红色经典口袋书

《多收了三五斗》《茶馆》等10册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版权信息

书　　名　红色经典口袋书

作　　者　老舍 鲁迅 叶圣陶等

出版发行　上海文艺出版社

关注我们的微博：@上海文艺出版社

关注我们的微信：shanghaiwenyi

总目录

茶馆

中国人民的脚步声

多收了三五斗

二月

光明在我们的面前层

红烛

可爱的中国

呐喊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小二黑结婚

人物

王利发——男。最初与我们见面，他才二十多岁。因父亲早死，他很年轻就做了裕泰茶馆的掌柜。精明、有些自私，而心眼不坏。

唐铁嘴——男。三十来岁。相面为生，吸鸦片。

松二爷——男。三十来岁。胆小而爱说话。

常四爷——男。三十来岁。松二爷的好友，都是裕泰的主顾。正直，体格好。

李　三——男。三十多岁。裕泰的跑堂的。勤恳，心眼好。

二德子——男。二十多岁。善扑营当差。

马五爷——男。三十多岁。吃洋教的小恶霸。

刘麻子——男。三十来岁。说媒拉纤，心狠意毒。

康　六——男。四十岁。京郊贫农。

黄胖子——男。四十多岁。流氓头子。

秦仲义——男。王掌柜的房东。在第一幕里二十多岁。阔少，后来成了维新的资本家。

老　人——男。八十二岁。无倚无靠。

乡　妇——女。三十多岁。穷得出卖小女儿。

小　妞——女。十岁。乡妇的女儿。

庞太监——男。四十岁。发财之后，想娶老婆。

小牛儿——男。十多岁。庞太监的书童。

宋恩子——男。二十多岁。老式特务。

吴祥子——男。二十多岁。宋恩子的同事。

康顺子——女。在第一幕中十五岁。康六的女儿。被卖给庞太监为妻。

王淑芬——女。四十来岁。王利发掌柜的妻。比丈夫更公平正直些。

巡　警——男。二十多岁。

报　童——男。十六岁。

康大力——男。十二岁。庞太监买来的义子，后与康顺子相依为命。

老　林——男。三十多岁。逃兵。

老　陈——男。三十岁。逃兵。老林的把弟。

崔久峰——男。四十多岁。作过国会议员，后来修道，住在裕泰附设的公寓里。

军　官——男。三十岁。

王大拴——男。四十岁左右，王掌柜的长子。为人正直。

周秀花——女。四十岁。大拴的妻。

王小花——女。十三岁。大拴的女儿。

丁　宝——女。十七岁。女招待。有胆有识。

小刘麻子——男。三十多岁。刘麻子之子，继承父业而发展之。

取电灯费的——男。四十多岁。

小唐铁嘴——男。三十多岁。唐铁嘴之子，继承父业，有作天师的愿望。

明师傅——男。五十多岁。包办酒席的厨师傅。

邹福远——男。四十多岁。说评书的名手。

卫福喜——男。三十多岁。邹的师弟，先说评书，后改唱京戏。

方　六——男。四十多岁。打小鼓的，奸诈。

车当当——男。三十岁左右。买卖现洋为生。

庞四奶奶——女。四十岁。丑恶，要作皇后。庞太监的四侄媳妇。

春　梅——女。十九岁。庞四奶奶的丫环。

老　杨——男。三十多岁。卖杂货的。

小二德子——男。三十岁。二德子之子，打手。

于厚斋——男。四十多岁。小学教员，王小花的老师。

谢勇仁——男。三十多岁。与于厚斋同事。

小宋恩子——男。三十来岁。宋恩子之子，承袭父业，作特务。

小吴祥子——男。三十来岁。吴祥子之子，世袭特务。

小心眼——女。十九岁。女招待。

沈处长——男。四十岁。宪兵司令部某处处长。

茶客若干人，都是男的。

茶房一两个，都是男的。

难民数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

大兵三五人，都是男的。

公寓住客数人，都是男的。

押大令的兵七人，都是男的。

宪兵四人。男。

傻　杨——男。数来宝的。

第一幕

人物　王利发、刘麻子、庞太监、唐铁嘴、康六、小牛儿、松二爷、黄胖子、宋恩子、常四爷、秦仲义、吴祥子、李三、老人、康顺子、二德子、乡妇、茶客甲、乙、丙、丁、马五爷、小妞、茶房一二人。

时间　一八九八年（戊戌）初秋，康梁等的维新运动失败了。早半天。

地点　北京，裕泰大茶馆。

〔幕启：这种大茶馆现在已经不见了。在几十年前，每城都起码有一处。这里卖茶，也卖简单的点心与菜饭。玩鸟的人们，每天在蹓够了画眉、黄鸟等之后，要到这里歇歇腿，喝喝茶，并使鸟儿表演歌唱。商议事情的，说媒拉纤的，也到这里来。那年月，时常有打群架的，但是总会有朋友出头给双方调解；三五十口子打手，经调人东说西说，便都喝碗茶，吃碗烂肉面（大茶馆特殊的食品，价钱便宜，作起来快当），就可以化干戈为玉帛了。总之，这是当日非常重要的地方，有事无事都可以来坐半天。

〔在这里，可以听到最荒唐的新闻，如某处的大蜘蛛怎么成了精，受到雷击。奇怪的意见也在这里可以听到，像把海边上都修上大墙，就足以挡住洋兵上岸。这里还可以听到某京戏演员新近创造了什么腔儿，和煎熬鸦片烟的最好的方法。这里也可以看到某人新得到的奇珍——一个出土的玉扇坠儿，或三彩的鼻烟壶。这真是个重要的地方，简直可以算作文化交流的所在。

〔我们现在就要看见这样的一座茶馆。

〔一进门是柜台与炉灶——为省点事，我们的舞台上可以不要炉灶；后面有些锅勺的响声也就够了。屋子非常高大，摆着长桌与方桌，长凳与小凳，都是茶座儿。隔窗可见后院，高搭着凉棚，棚下也有茶座儿。屋里和凉棚下都有挂鸟笼的地方。各处都贴着“莫谈国事”的纸条。

〔有两位茶客，不知姓名，正眯着眼，摇着头，拍板低唱。有两三位茶客，也不知姓名，正入神地欣赏瓦罐里的蟋蟀。两位穿灰色大衫的——宋恩子与吴祥子，正低声地谈话，看样子他们是北衙门的办案的（侦缉）。

〔今天又有一起打群架的，据说是为了争一只家鸽，惹起非用武力解决不可的纠纷。假若真打起来，非出人命不可，因为被约的打手中包括着善扑营的哥儿们和库兵，身手都十分厉害。好在，不能真打起来，因为双方还没把打手约齐，已有人出面调停了——现在双方在这里会面。三三两两的打手，都横眉立目，短打扮，随时进来，往后院去。

〔马五爷在不惹人注意的角落，独自坐着喝茶。

〔王利发高高地坐在柜台里。

〔唐铁嘴趿拉着鞋，身穿一件极长极脏的大布衫，耳上夹着几张小纸片，进来。

王利发　唐先生，你外边蹓蹓吧！

唐铁嘴　（惨笑）王掌柜，捧捧唐铁嘴吧！送给我碗茶喝，我就先给您相相面吧！手相奉送，不取分文！（不容分说，拉过王利发的手来）今年是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您贵庚是……

王利发　（夺回手去）算了吧，我送给你一碗茶喝，你就甭卖那套生意口啦！用不着相面，咱们既在江湖内，都是苦命人！（由柜台内走出，让唐铁嘴坐下）坐下！我告诉你，你要是不戒了大烟，就永远交不了好运！这是我的相法，比你的更灵验！

〔松二爷和常四爷都提着鸟笼进来，王利发向他们打招呼。他们先把鸟笼子挂好，找地方坐下。松二爷文绉绉的，提着小黄

鸟笼；常四爷雄赳赳的，提着大而高的画眉笼。茶房李三赶紧过来，沏上盖碗茶。他们自带茶叶。茶沏好，松二爷、常四爷向邻近的茶座让了让。

松二爷　常四爷　您喝这个！（然后，往后院看了看）

松二爷　好像又有事儿？

常四爷　反正打不起来！要真打的话，早到城外头去啦；到茶馆来干吗？

〔二德子，一位打手，恰好进来，听见了常四爷的话。

二德子　（凑过去）你这是对谁甩闲话呢？

常四爷　（不肯示弱）你问我哪？花钱喝茶，难道还教谁管着吗？

松二爷　（打量了二德子一番）我说这位爷，您是营里当差的吧？来，坐下喝一碗，我们也都是外场人。

二德子　你管我当差不当差呢！

常四爷　要抖威风，跟洋人干去，洋人厉害！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尊家吃着官饷，可没见您去冲锋打仗！

二德子　甭说打洋人不打，我先管教管教你！（要动手）

〔别的茶客依旧进行他们自己的事。王利发急忙跑过来。

王利发　哥儿们，都是街面上的朋友，有话好说。德爷，您后边坐！

〔二德子不听王利发的话，一下子把一个盖碗搂下桌去，摔碎。翻手要抓常四爷的脖领。

常四爷　（闪过）你要怎么着？

二德子　怎么着？我碰不了洋人，还碰不了你吗？

马五爷　（并未立起）二德子，你威风啊！

二德子　（四下扫视，看到马五爷）喝，马五爷，您在这儿哪？我可眼拙，没看见您！（过去请安）

马五爷　有什么事好好地说，干吗动不动地就讲打？

二德子　嘘！您说的对！我到后头坐坐去。李三，这儿的茶钱我候啦！（往后面走去）

常四爷　（凑过来，要对马五爷发牢骚）这位爷，您圣明，您给评评理！

马五爷　（立起来）我还有事，再见！（走出去）

常四爷　（对王利发）邪！这倒是个怪人！

王利发　您不知道这是马五爷呀！怪不得您也得罪了他！

常四爷　我也得罪了他？我今天出门没挑好日子！

王利发　（低声地）刚才您说洋人怎样，他就是吃洋饭的。信洋教，说洋话，有事情可以一直地找宛平县的县太爷去，要不怎么连官面上都不惹他呢！

常四爷　（往原处走）哼，我就不佩服吃洋饭的！

王利发　（向宋恩子、吴祥子那边稍一歪头，低声地）说话请留点神！（大声地）李三，再给这儿沏一碗来！（拾起地上的碎瓷片）

松二爷　盖碗多少钱？我赔！外场人不作老娘们事！

王利发　不忙，待会儿再算吧！（走开）

〔纤手刘麻子领着康六进来。刘麻子先向松二爷、常四爷打招呼。

刘麻子　您二位真早班儿！（掏出鼻烟壶，倒烟）您试试这个！刚装来的，地道英国造，又细又纯！

常四爷　唉！连鼻烟也得从外洋来！这得往外流多少银子啊！

刘麻子　咱们大清国有的是金山银山，永远花不完！您坐着，我办点小事！（领康六找了个座儿）

〔李三拿过一碗茶来。

刘麻子　说说吧，十两银子行不行？你说干脆的！我忙，没工夫专侍候你！

康　六　刘爷！十五岁的大姑娘，就值十两银子吗？

刘麻子　卖到窑子去，也许多拿一两八钱的，可是你又不肯！

康　六　那是我的亲女儿！我能够……

刘麻子　有女儿，你可养活不起，这怪谁呢？

康　六　那不是因为乡下种地的都没法子混了吗？一家大小要是一天能吃上一顿粥，我要还想卖女儿，我就不是人！

刘麻子　那是你们乡下的事，我管不着。我受你之托，教你不吃亏，又教你女儿有个吃饱饭的地方，这还不好吗？

康　六　到底给谁呢？

刘麻子　我一说，你必定从心眼里乐意！一位在宫里当差的！

康　六　宫里当差的谁要个乡下丫头呢？

刘麻子　那不是你女儿的命好吗？

康　六　谁呢？

刘麻子　庞总管！你也听说过庞总管吧？侍候着太后，红的不得了，连家里打醋的瓶子都是玛瑙作的！

康　六　刘大爷，把女儿给太监作老婆，我怎么对得起人呢？

刘麻子　卖女儿，无论怎么卖，也对不起女儿！你糊涂！你看，姑娘一过门，吃的是珍馐美味，穿的是绫罗绸缎，这不是造化吗？怎样，摇头不算点头算，来个干脆的！

康　六　自古以来，哪有……他就给十两银子？

刘麻子　找遍了你们全村儿，找得出十两银子找不出？在乡下，五斤白面就换个孩子，你不是不知道！

康　六　我，唉！我得跟姑娘商量一下！

刘麻子　告诉你，过了这个村可没有这个店，耽误了事别怨我！快去快来！

康　六　唉！我一会儿就回来！

刘麻子　我在这儿等着你！

康　六　（慢慢地走出去）

刘麻子　（凑到松二爷、常四爷这边来）乡下人真难办事，永远没有个痛痛快快！

松二爷　这号生意又不小吧？

刘麻子　也甜不到哪儿去，弄好了，赚个元宝！

常四爷　乡下是怎么了？会弄得这么卖儿卖女的！

刘麻子　谁知道！要不怎么说，就是一条狗也得托生在北京城里嘛！

常四爷　刘爷，您可真有个狠劲儿，给拉拢这路事！

刘麻子　我要不分心，他们还许找不到买主呢！（忙岔话）松二爷（掏出个小时表来），您看这个！

松二爷　（接表）好体面的小表！

刘麻子　您听听，嘎登嘎登地响！

松二爷　（听）这得多少钱？

刘麻子　您爱吗？就让给您！一句话，五两银子！您玩够了，不爱再要了，我还照数退钱！东西真地道，传家的玩意儿！

常四爷　我这儿正咂摸这个味儿：咱们一个人身上有多少洋玩意儿啊！老刘，就看你身上吧：洋鼻烟，洋表，洋缎大衫，洋布褲褂……

刘麻子　洋东西可是真漂亮呢！我要是穿一身土布，像个乡下脑壳，谁还理我呀！

常四爷　我老觉乎着咱们的大缎子，川绸，更体面！

刘麻子　松二爷，留下这个表吧，这年月，戴着这么好的洋表，会教人另眼看待！是不是这么说，您哪？

松二爷　（真爱表，但又嫌贵）我……

刘麻子　您先戴两天，改日再给钱！

〔黄胖子进来。

黄胖子　（严重的砂眼，看不清楚，进门就请安）哥儿们，都瞧我啦！我请安了！都是自己弟兄，别伤了和气呀！

王利发　这不是他们，他们在后院哪！

黄胖子　我看不大清楚啊！掌柜的，预备烂肉面，有我黄胖子，谁也打不起来！（往里走）

二德子　（出来迎接）两边已经见了面，您快来吧！

〔二德子同黄胖子入内。

〔茶房们一趟又一趟地往后面送茶水。老人进来，拿着些牙签、胡梳、耳挖勺之类的小东西，低着头慢慢地挨着茶座儿走；没人买他的东西。他要往后院去，被李三截住。

李　三　老大爷，您外边蹓蹓吧！后院里，人家正说和事呢，没人买您的东西！（顺手儿把剩茶递给老人一碗）

松二爷　（低声地）李三！（指后院）他们到底为了什么事，要这么拿刀动杖的？

李　三　（低声地）听说是为一只鸽子。张宅的鸽子飞到了李宅去，李宅不肯交还……唉，咱们还是少说话好，（问老人）老大爷您高寿啦？

老　人　（喝了茶）多谢！八十二了，没人管！这年月呀，人还不如一只鸽子呢！唉！（慢慢走出去）

〔秦仲义，穿得很讲究，满面春风，走进来。

王利发　哎哟！秦二爷，您怎么这样闲在，会想起下茶馆来了？也没带个底下人？

秦仲义　来看看，看看你这年轻小伙子会作生意不会！

王利发　唉，一边作一边学吧，指着这个吃饭嘛。谁叫我爸爸死的早，我不干不行啊！好在照顾主儿都是我父亲的老朋友，我有不周到的地方，都肯包涵，闭闭眼就过去了。在街面上混饭吃，人缘儿顶要紧。我按着我父亲遗留下的老办法，多说好话，多请安，讨人人的喜欢，就不会出大岔子！您坐下，我给您沏碗小叶茶去！

秦仲义　我不喝！也不坐着！

王利发　坐一坐！有您在我这儿坐坐，我脸上有光！

秦仲义　也好吧！（坐）可是，用不着奉承我！

王利发　李三，沏一碗高的来！二爷，府上都好？您的事情都顺心吧？

秦仲义　不怎么太好！

王利发　您怕什么呢？那么多的买卖，您的小手指头都比我的腰还粗！

唐铁嘴　（凑过来）这位爷好相貌，真是天庭饱满，地阁方圆，虽无宰相之权，而有陶朱之富！

秦仲义　躲开我！去！

王利发　先生，你喝够了茶，该外边活动活动去！（把唐铁嘴轻轻推开）

唐铁嘴　唉！（垂头走出去）

秦仲义　小王，这儿的房租是不是得往上提那么一提呢？当年你爸爸给我的那点租钱，还不够我喝茶用的呢！

王利发　二爷，您说的对，太对了！可是，这点小事用不着您分心，您派管事的来一趟，我跟他商量，该长多少租钱，我一定照办！是！嗻！

秦仲义　你这小子，比你爸爸还滑！哼，等着吧，早晚我把房子收回去！

王利发　您甭吓唬着我玩，我知道您多么照应我，心疼我，决不会叫我挑着大茶壶，到街上卖热茶去！

秦仲义　你等着瞧吧！

〔乡妇拉着个十来岁的小妞进来。小妞的头上插着一根草标。李三本想不许她们往前走，可是心中一难过，没管。她们俩慢慢地往里走。茶客们忽然都停止说笑，看着她们。

小　妞　（走到屋子中间，立住）妈，我饿！我饿！

〔乡妇呆视着小妞，忽然腿一软，坐在地上，掩面低泣。

秦仲义　（对王利发）轰出去！

王利发　是！出去吧，这里坐不住！

乡　妇　哪位行行好？要这个孩子，二两银子！

常四爷　李三，要两个烂肉面，带她们到门外吃去！

李　三　是啦！（过去对乡妇）起来，门口等着去，我给你们端面来！

乡　妇　（立起，抹泪往外走，好像忘了孩子；走了两步，又转回身来，搂住小妞吻她）宝贝！宝贝！

王利发　快着点吧！

〔乡妇、小妞走出去。李三随后端出两碗面去。

王利发　（过来）常四爷，您是积德行好，赏给她们面吃！可是，我告诉您：这路事儿太多了，太多了！谁也管不了！

（对秦仲义）二爷，您看我说的对不对？

常四爷　（对松二爷）二爷，我看哪，大清国要完！

秦仲义　（老气横秋地）完不完，并不在乎有人给穷人们一碗面吃没有。小王，说真的，我真想收回这里的房子！

王利发　您别那么办哪，二爷！

秦仲义　我不但收回房子，而且把乡下的地，城里的买卖也都卖了！

王利发　那为什么呢？

秦仲义　把本钱拢在一块儿，开工厂！

王利发　开工厂？

秦仲义　嗯，顶大顶大的工厂！那才救得了穷人，那才能抵制外货，那才能救国！（对王利发说而眼看着常四爷）唉，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你不懂！

王利发　您就专为别人，把财产都出手，不顾自己了吗？

秦仲义　你不懂！只有那么办，国家才能富强！好啦，我该走啦。我亲眼看见了，你的生意不错，你甭再耍无赖，不长房钱！

王利发　您等等，我给您叫车去！

秦仲义　用不着，我愿意蹓跶蹓跶！

〔秦仲义往外走，王利发送。

〔小牛儿搀着庞太监走进来。小牛儿提着水烟袋。

庞太监　哟！秦二爷！

秦仲义　庞老爷！这两天您心里安顿了吧？

庞太监　那还用说吗？天下太平了：圣旨下来，谭嗣同问斩！告诉您，谁敢改祖宗的章程，谁就掉脑袋！

秦仲义　我早就知道！

〔茶客们忽然全静寂起来，几乎是闭住呼吸地听着。

庞太监　您聪明，二爷，要不然您怎么发财呢！

秦仲义　我那点财产，不值一提！

庞太监　太客气了吧？您看，全北京城谁不知道秦二爷！您比作官的还厉害呢！听说呀，好些财主都讲维新！

秦仲义　不能这么说，我那点威风在您的面前可就施展不出来了！哈哈哈！

庞太监　说得好，咱们就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吧！哈哈哈！

秦仲义　改天过去给您请安，再见！（下）

庞太监　（自言自语）哼，凭这么个小财主也敢跟我逗嘴皮子，年头真是改了！（问王利发）刘麻子在这儿哪？

王利发　总管，您里边歇着吧！

〔刘麻子早已看见庞太监，但不敢靠近，怕打搅了庞太监、秦

仲义的谈话。

刘麻子　喝，我的老爷子！您吉祥！我等了您好大半天了！

〔宋恩子、吴祥子过来请安，庞太监对他们耳语。

〔众茶客静默了一阵之后，开始议论纷纷。

茶客甲　谭嗣同是谁？

茶客乙　好像听说过！反正犯了大罪，要不，怎么会问斩呀！

茶客丙　这两三个月了，有些作官的，念书的，乱折腾乱闹，咱们怎能知道他们捣的什么鬼呀！

茶客丁　得！不管怎么说，我的铁杆庄稼又保住了！姓谭的，还有那个康有为，不是说叫旗兵不关钱粮，去自谋生计吗？心眼多毒！

茶客丙　一份钱粮倒叫上头克扣去一大半，咱们也不好过！

茶客丁　那总比没有强啊！好死不如赖活着，叫我去自己谋生，非死不可！

王利发　诸位主顾，咱们还是莫谈国事吧！

〔大家安静下来，都又各谈各的事。

庞太监　（已坐下）怎么说？一个乡下丫头，要二百银子？

刘麻子　（侍立）乡下人，可长得俊呀！带进城来，好好地一打扮、调教，准保是又好看，又有规矩！我给您办事，比给我亲爸爸作事都更尽心，一丝一毫不能马虎！

〔唐铁嘴又回来了。

王利发　铁嘴，你怎么又回来了？

唐铁嘴　街上兵荒马乱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庞太监　还能不搜查搜查谭嗣同的余党吗？唐铁嘴，你放心，没人抓你！

唐铁嘴　嘘，总管，您要能赏给我几个烟泡儿，我可就更有出息了！

〔有几个茶客好像预感到什么灾祸，一个个往外溜。

松二爷　咱们也该走啦吧！天不早啦！

常四爷　嘘！走吧！

〔二灰衣人——宋恩子和吴祥子走过来。

宋恩子　等等！

常四爷　怎么啦？

宋恩子　刚才你说“大清国要完”？

常四爷　我，我爱大清国，怕它完了！

吴祥子　（对松二爷）你听见了？他是这么说的吗？

松二爷　哥儿们，我们天天在这儿喝茶。王掌柜知道：我们都是地道老好人！

吴祥子　问你听见了没有？

松二爷　那，有话好说，二位请坐！

宋恩子　你不说，连你也锁了走！他说“大清国要完”，就是跟谭嗣同一党！

松二爷　我，我听见了，他是说……

宋恩子　（对常四爷）走！

常四爷　上哪儿？事情要交代明白了啊！

宋恩子　你还想拒捕吗？我这儿可带着“王法”呢！（掏出腰中带着的铁链子）

常四爷　告诉你们，我可是旗人！

吴祥子　旗人当汉奸，罪加一等！锁上他！

常四爷　甭锁，我跑不了！

宋恩子　谅你也跑不了！（对松二爷）你也走一趟，到堂上实话实说，没你的事！

〔黄胖子同三五个人由后院过来。

黄胖子　得啦，一天云雾散，算我没白跑腿！

松二爷　黄爷！黄爷！

黄胖子　（揉揉眼）谁呀？

松二爷　我！松二！您过来，给说句好话！

黄胖子　（看清）哟，宋爷，吴爷，二位爷办案哪？请吧！

松二爷　黄爷，帮帮忙，给美言两句！

黄胖子　官厅儿管不了的事，我管！官厅儿能管的事呀，我不便多嘴！（问大家）是不是？

众　　嘘！对！

〔宋恩子、吴祥子带着常四爷、松二爷往外走。

松二爷　（对王利发）看着点我们的鸟笼子！

王利发　您放心，我给送到家里去！

〔常四爷、松二爷、宋恩子、吴祥子同下。

黄胖子　（唐铁嘴告以庞太监在此）哟，老爷在这儿哪？听说要安份儿家，我先给您道喜！

庞太监　等吃喜酒吧！

黄胖子　您赏脸！您赏脸！（下）

〔乡妇端着空碗进来，往柜上放。小妞跟进来。

小　妞　妈！我还饿！

王利发　唉！出去吧！

乡　妇　走吧，乖！

小　妞　不卖妞妞啦？妈！不卖啦？妈！

乡　妇　乖！（哭着，携小妞下）

〔康六带着康顺子进来，立在柜台前。

康　六　姑娘！顺子！爸爸不是人，是畜生！可你叫我怎办呢？你不找个吃饭的地方，你饿死！我不弄到手几两银子，就得叫东家活活地打死！你呀，顺子，认命吧，积德吧！

康顺子　我，我……（说不出话来）

刘麻子　（跑过来）你们回来啦？点头啦？好！来见见总管！给总管磕头！

康顺子　我……（要晕倒）

康　六　（扶住女儿）顺子！顺子！

刘麻子　怎么啦？

康　六　又饿又气，昏过去了！顺子！顺子！

庞太监　我要活的，可不要死的！

〔静场。

茶客甲　（正与茶客乙下象棋）将！你完啦！

——幕落

第二幕

人物　王淑芬、报童、康顺子、李三、常四爷、康大力、王利发、松二爷、老林、难民数人、宋恩子、老陈、巡警、吴祥子、崔久峰、押大令的兵七人、公寓住客二三人、军官、唐铁嘴、刘麻子、大兵三五人。

时间　与前幕相隔十余年，现在是袁世凯死后，帝国主义指使中国军阀进行割据，时时发动内战的时候。初夏，上午。

地点　同前幕。

〔幕启：北京城内的大茶馆已先后相继关了门。“裕泰”是硕果仅存的一家了，可是为避免被淘汰，它已改变了样子与作风。现在，它的前部仍然卖茶，后部却改成了公寓。前部只卖茶和瓜子什么的；“烂肉面”等等已成为历史名词。厨房挪到后边去，专包公寓住客的伙食。茶座也大加改良：一律是小桌与藤椅，桌上铺着浅绿桌布。墙上的“醉八仙”大画，连财神龛，均已撤去，代以时装美人——外国香烟公司的广告画。“莫谈国事”的纸条可是保存了下来，而且字写的更大。王利发真像个“圣之时者也”，不但没使“裕泰”灭亡，而且使它有了新的发展。

〔因为修理门面，茶馆停了几天营业，预备明天开张。王淑芬正和李三忙着布置，把桌椅移了又移，摆了又摆，以期尽善尽美。

〔王淑芬梳时兴的圆髻，而李三却还带着小辫儿。

〔二三学生由后面来，与他们打招呼，出去。

王淑芬　（看李三的辫子碍事）三爷，咱们的茶馆改了良，你的小辫儿也该剪了吧？

李　三　改良！改良！越改越凉，冰凉！

王淑芬　也不能那么说！三爷你看，听说西直门的德泰，北新桥的广泰，鼓楼前的天泰，这些大茶馆全先后脚儿关了门！只有咱们裕泰还开着，为什么？不是因为拴子的爸爸懂得改良吗？

李　三　哼！皇上没啦，总算大改良吧？可是改来改去，袁世凯还是要作皇上。袁世凯死后，天下大乱，今儿个打炮，明儿个关城，改良？哼！我还留着我的小辫儿，万一把皇上改回来呢！

王淑芬　别顽固啦，三爷！人家给咱们改了民国，咱们还能不随着走吗？你看，咱们这么一收拾，不比以前干净，好看？专招待文明人，不更体面？可是，你要还带着小辫儿，看着多么不顺眼哪！

李　三　太太，你觉得不顺眼，我还不顺心呢！

王淑芬　哟，你不顺心？怎么？

李　三　你还不明白？前面茶馆，后面公寓，全仗着掌柜的跟我两个人，无论怎么说，也忙不过来呀！

王淑芬　前面的事归他，后面的事不是还有我帮助你吗？

李　三　就算有你帮助，打扫二十来间屋子，侍候二十多人的伙食，还要沏茶灌水，买东西送信，问问你自己，受得了受不了！

王淑芬　三爷，你说的对！可是呀，这兵荒马乱的年月，能有个事儿作也就得念佛！咱们都得忍着点！

李　三　我干不了！天天睡四五个钟头的觉，谁也不是铁打的！

王淑芬　唉！三爷，这年月谁也舒服不了！你等着，大拴子暑假就高小毕业，二拴子也快长起来，他们一有用处，咱们可就清闲点啦。从老王掌柜在世的时候，你就帮助我们，老朋友，老伙

计啦！

〔王利发老气横秋地从后面进来。

李　三　老伙计？二十多年了，他们可给我长过工钱？什么都改良，为什么工钱不跟着改良呢？

王利发　哟！你这是什么话呀？咱们的买卖要是越作越好，我能不给你长工钱吗？得了，明天咱们开张，取个吉利，先别吵嘴，就这么办吧！All right？[1]

李　三　就怎么办啦？不改我的良，我干不下去啦！

〔后面叫：李三！李三！

王利发　崔先生叫，你快去！咱们的事，有工夫再细研究！

李　三　哼！

王淑芬　我说，昨天就关了城门，今儿个还说不定关不关，三爷，这里的事交给掌柜的，你去买点菜吧！别的不说，咸菜总得买下点呀！

〔后面又叫：李三！李三！

李　三　对，后边叫，前边催，把我劈成两半儿好不好！（忿忿地往后走）

王利发　拴子的妈，他岁数大了点，你可得……

王淑芬　他抱怨了大半天了！可是抱怨的对！当着他，我不便直说；对你，我可得说实话：咱们得添人！

王利发　添人得给工钱，咱们赚得出来吗？我要是会干别的，可是还开茶馆，我是孙子！

〔远处隐隐有炮声。

王利发　听听，又他妈的开炮了！你闹，闹！明天开得了张才怪！这是

怎么说的！

王淑芬　明白人别说糊涂话，开炮是我闹的？

王利发　别再瞎扯，干活儿去！嘿！

王淑芬　早晚不是累死，就得叫炮轰死，我看透了！（慢慢地往后边走）

王利发　（温和了些）拴子的妈，甭害怕，开过多少回炮，一回也没打死咱们，北京城是宝地！

王淑芬　心哪，老跳到嗓子眼里，宝地！我给三爷拿菜钱去。（下）

〔一群男女难民在门外央告。

难　民　掌柜的，行行好，可怜可怜吧！

王利发　走吧，我这儿不打发，还没开张！

难　民　可怜可怜吧！我们都是逃难的！

王利发　别耽误工夫！我自己还顾不了自己呢！

〔巡警上。

巡　警　走！滚！快着！

〔难民散去。

王利发　怎样啊？六爷！又打得紧吗？

巡　警　紧！紧得厉害！仗打得不紧，怎能够有这么多难民呢！上面交派下来，你出八十斤大饼，十二点交齐！城里的兵带着干粮，才能出去打仗啊！

王利发　您圣明，我这儿现在光包后面的伙食，不再卖饭，也还没开张，别说八十斤大饼，一斤也交不出啊！

巡　警　你有你的理由，我有我的命令，你瞧着办吧！（要走）

王利发　您等等！我这儿千真万确还没开张，这您知道！开张以后，还得多麻烦您呢！得啦，您买包茶叶喝吧！（递钞票）您多给美言几句，我感恩不尽！

巡　警　（接票子）我给你说说看，行不行可不保准！

〔三五个大兵，军装破烂，都背着枪，闯进门口。

巡　警　老总们，我这儿正查户口呢，这儿还没开张！

大　兵　屌！

巡　警　王掌柜，孝敬老总们点茶钱，请他们到别处喝去吧！

王利发　老总们，实在对不起，还没开张，要不然，诸位住在这儿，一定欢迎！（递钞票给巡警）

巡　警　（转递给兵们）得啦，老总们多原谅，他实在没法招待诸位！

大　兵　屌！谁要钞票？要现大洋！

王利发　老总们，让我哪儿找现洋去呢？

大　兵　屌！揍他个小舅子！

巡　警　快！再添点！

王利发　（掏）老总们，我要是还有一块，请把房子烧了！（递钞票）

大　兵　屌！（接钱下，顺手拿走两块新桌布）

巡　警　得，我给你挡住了一场大祸！他们不走呀，你就全完，连一个茶碗也剩不下！

王利发　我永远忘不了您这点好处！

巡　警　可是为这点功劳，你不得另有份意思吗？

王利发　对！您圣明，我胡涂！可是，您搜我吧，真一个铜子儿也没有啦！（掀起褂子，让他搜）您搜！您搜！

巡　警　我干不过你！明天见，明天还不定是风是雨呢！（下）

王利发　您慢走！（看巡警走去，跺脚）他妈的！打仗，打仗！今天打，明天打，老打，打他妈的什么呢？

〔唐铁嘴进来，还是那么瘦，那么脏，可是穿着绸子夹袍。

唐铁嘴　王掌柜！我来给你道喜！

王利发　（还生着气）哟！唐先生？我可不再白送茶喝！（打量，有了笑容）你混的不错呀！穿上绸子啦！

唐铁嘴　比从前好了一点！我感谢这个年月！

王利发　这个年月还值得感谢！听着有点不搭调！

唐铁嘴　年头越乱，我的生意越好！这年月，谁活着谁死都碰运气，怎能不多算算命、相相面呢？你说对不对？

王利发　Yes[2]，也有这么一说！

唐铁嘴　听说后面改了公寓，租给我一间屋子，好不好？

王利发　唐先生，你那点嗜好，在我这儿恐怕……

唐铁嘴　我已经不吃大烟了！

王利发　真的？你可真要发财了！

唐铁嘴　我改抽“白面儿”啦。（指墙上的香烟广告）你看，哈德门烟是又长又松，（掏出烟来表演）一顿就空出一大块，正好放“白面儿”。大英帝国的烟，日本的“白面儿”，两大强国侍候着我一个人，这点福气还小吗？

王利发　福气不小！不小！可是，我这儿已经住满了人，什么时候有了空房，我准给你留着！

唐铁嘴　你呀，看不起我，怕我给不了房租！

王利发　没有的事！都是久在街面上混的人，谁能看不起谁呢？这是知心话吧？

唐铁嘴　你的嘴呀比我的还花哨！

王利发　我可不光耍嘴皮子，我的心放得正！这十多年了，你白喝过我多少碗茶？你自己算算！你现在混的不错，你想着还我茶钱没有？

唐铁嘴　赶明儿我一总还给你，那一共才有几个钱呢！（搭讪着往外走）

〔街上卖报的喊叫："长辛店大战的新闻，买报瞧，瞧长辛店大战的新闻！"报童向内探头。

报　童　掌柜的，长辛店大战的新闻，来一张瞧瞧？

王利发　有不打仗的新闻没有？

报　童　也许有，您自己找！

王利发　走！不瞧！

报　童　掌柜的，你不瞧也照样打仗！（对唐铁嘴）先生，您照顾照顾？

唐铁嘴　我不像他，（指王利发）我最关心国事！（拿了一张报，没给钱即走）

〔报童追唐铁嘴下。

王利发　（自言自语）长辛店！长辛店！离这里不远啦！（喊）三爷，三爷！你倒是抓早儿买点菜去呀，待一会儿准关城门，就什么也买不到啦！嘿！（听后面没人应声，含怒往后跑）

〔常四爷提着一串腌萝卜，两只鸡，走进来。

常四爷　王掌柜！

王利发　谁？哟，四爷！您干什么哪？

常四爷　我卖菜呢！自食其力，不含糊！今儿个城外头乱乱哄哄，买不到菜；东抓西抓，抓到这么两只鸡，几斤老腌萝卜。听说你明天开张，也许用的着，特意给你送来了！

王利发　我谢谢您！我这儿正没有辙呢！

常四爷　（四下里看）好啊！好啊！收拾得好啊！大茶馆全关了，就是你有心路，能随机应变地改良！

王利发　别夸奖我啦！我尽力而为，可就怕天下老这么乱七八糟！

常四爷　像我这样的人算是坐不起这样的茶馆喽！

〔松二爷走进来，穿的很寒酸，可是还提着鸟笼。

松二爷　王掌柜！听说明天开张，我来道喜！（看见常四爷）哎哟！四爷，可想死我喽！

常四爷　二哥！你好哇？

王利发　都坐下吧！

松二爷　王掌柜，你好？太太好？少爷好？生意好？

王利发　（一劲儿说）好！托福！（提起鸡与咸菜）四爷，多少钱？

常四爷　瞧着给，该给多少给多少！

王利发　对！我给你们弄壶茶来！（提物到后面去）

松二爷　四爷，你，你怎么样啊？

常四爷　卖青菜哪！铁杆庄稼没有啦，还不卖膀子力气吗？二爷，您怎么样啊？

松二爷　怎么样？我想大哭一场！看见我这身衣裳没有？我还像个人吗？

常四爷　二哥，您能写能算，难道找不到点事儿作？

松二爷　嘘，谁愿意瞪着眼挨饿呢！可是，谁要咱们旗人呢！想起来呀，大清国不一定好啊，可是到了民国，我挨了饿！

王利发　（端着一壶茶回来。给常四爷钱）不知道您花了多少，我就给这么点吧！

常四爷　（接钱，没看，揣在怀里）没关系！

王利发　二爷，（指鸟笼）还是黄鸟吧？哨的怎样？

松二爷　嘘，还是黄鸟！我饿着，也不能叫鸟儿饿着！（有了点精神）你看看，看看，（打开罩子）多么体面！一看见它呀，我就舍不得死啦！

王利发　松二爷，不准说死！有那么一天，您还会走一步好运！

常四爷　二哥，走！找个地方喝两盅儿去！一醉解千愁！王掌柜，我可就不让你啦，没有那么多的钱！

王利发　我也分不开身，就不陪了！

〔常四爷、松二爷正往外走，宋恩子和吴祥子进来。他们俩仍穿灰色大衫，但袖口瘦了，而且罩上青布马褂。

松二爷　（看清楚是他们，不由地上前请安）原来是你们二位爷！

〔王利发似乎受了松二爷的感染，也请安，弄得二人愣住了。

宋恩子　这是怎么啦？民国好几年了，怎么还请安？你们不会鞠躬吗？

松二爷　我看见您二位的灰大褂呀，就想起了前清的事儿！不能不请安！

王利发　我也那样！我觉得请安比鞠躬更过瘾！

吴祥子　哈哈哈哈！松二爷，你们的铁杆庄稼不行了，我们的灰色大褂反倒成了铁杆庄稼，哈哈哈！（看见常四爷）这不是常四爷吗？

常四爷　是呀，您的眼力不错！戊戌年我就在这儿说了句“大清国要完”，叫您二位给抓了走，坐了一年多的牢！

宋恩子　您的记性可也不错！混的还好吧？

常四爷　托福！从牢里出来，不久就赶上庚子年；扶清灭洋，我当了义和团，跟洋人打了几仗！闹来闹去，大清国到底是亡了，该亡！我是旗人，可是我得说公道话！现在，每天起五更弄一挑子青菜，绕到十点来钟就卖光。凭力气挣饭吃，我的身上更有劲了！什么时候洋人敢再动兵，我姓常的还准备跟他们打打呢！我是旗人，旗人也是中国人哪！您二位怎么样？

吴祥子　瞎混呗！有皇上的时候，我们给皇上效力，有袁大总统的时候，我们给袁大总统效力；现而今，宋恩子，该怎么说啦？

宋恩子　谁给饭吃，咱们给谁效力！

常四爷　要是洋人给饭吃呢？

松二爷　四爷，咱们走吧！

吴祥子　告诉你，常四爷，要我们效力的都仗着洋人撑腰！没有洋枪洋炮，怎能够打起仗来呢？

松二爷　您说的对！嘘！四爷，走吧！

常四爷　再见吧，二位，盼着你们快快升官发财！（同松二爷下）

宋恩子　这小子！

王利发　（倒茶）常四爷老是那么又倔又硬，别计较他！（让茶）二位喝碗吧，刚沏好的。

宋恩子　后面住着的都是什么人？

王利发　多半是大学生，还有几位熟人。我有登记簿子，随时报告给“巡警阁子”。我拿来，二位看看？

吴祥子　我们不看簿子，看人！

王利发　您甭看，准保都是靠得住的人！

宋恩子　你为什么爱租学生们呢？学生不是什么老实家伙呀！

王利发　这年月，作官的今天上任，明天撤职，作买卖的今天开市，明天关门，都不可靠！只有学生有钱，能够按月交房租，没钱的就上不了大学啊！您看，是这么一笔账不是？

宋恩子　都叫你咂摸透了！你想的对！现在，连我们也欠饷啊！

吴祥子　是呀，所以非天天拿人不可，好得点津贴！

宋恩子　就仗着有错拿，没错放的，拿住人就有津贴！走吧，到后边看看去！

吴祥子　走！

王利发　二位，二位！您放心，准保没错儿！

宋恩子　不看，拿不到人，谁给我们津贴呢？

吴祥子　王掌柜不愿意咱们看，王掌柜必会给咱们想办法！咱们得给王掌柜留个面子！对吧？王掌柜！

王利发　我……

宋恩子　我出个不很高明的主意：干脆来个包月，每月一号，按阳历算，你把那点……

吴祥子　那点意思！

宋恩子　对，那点意思送到，你省事，我们也省事！

王利发　那点意思得多少呢？

吴祥子　多年的交情，你看着办！你聪明，还能把那点意思闹成不好意思吗？

李　三　（提着菜筐由后面出来）喝，二位爷！（请安）今儿个又得关城门吧！（没等回答，往外走）

〔二三学生匆匆地回来。

学　生　三爷，先别出去，街上抓佚呢！（往后面走去）

李　三　（还往外走）抓去也好，在哪儿也是当苦力！

〔刘麻子丢了魂似的跑来，和李三碰了个满怀。

李　三　怎么回事呀？吓掉了魂儿啦！

刘麻子　（喘着）别，别，别出去！我差点叫他们抓了去！

王利发　三爷，等一等吧！

李　三　午饭怎么开呢？

王利发　跟大家说一声，中午咸菜饭，没别的办法！晚上吃那两只鸡！

李　三　好吧！（往回走）

刘麻子　我的妈呀，吓死我啦！

宋恩子　你活着，也不过多买卖几个大姑娘！

刘麻子　有人卖，有人买，我不过在中间帮帮忙，能怪我吗？

吴祥子　我可是告诉你，我们哥儿们从前清起就专办革命党，不大爱管贩卖人口，拐带妇女什么的臭事。可是你要叫我们碰见，我们也不再睁一眼闭一眼！还有，像你这样的人，弄进去，准锁在尿桶上！

刘麻子　二位爷，别那么说呀！我不是也快挨饿了吗？您看，以前，我走八旗老爷们、宫里太监们的门子。这么一革命啊，可苦了

我啦！现在，人家总长次长，团长师长，要娶姨太太讲究要唱落子的坤角，戏班里的女名角，一花就三千五千现大洋！我干瞧着，摸不着门！我那点芝麻粒大的生意算得了什么呢？

宋恩子　你呀，非锁在尿桶上，不会说好的！

刘麻子　得啦，今天我孝敬不了二位，改天我必有一份儿人心！

吴祥子　你今天就有买卖，要不然，兵荒马乱的，你不会出来！

刘麻子　没有！没有！

宋恩子　你嘴里半句实话也没有！不对我们说真话，没有你的好处！王掌柜，我们出去绕绕；下月一号，按阳历算，别忘了！

王利发　我忘了姓什么，也忘不了您二位这回事！

吴祥子　一言为定啦！（同宋恩子下）

王利发　刘爷，茶喝够了吧？该出去活动活动！

刘麻子　你忙你的，我在这儿等两个朋友。

王利发　咱们可把话说开了，从今以后，你不能再在这儿作你的生意，这儿现在改了良，文明啦！

〔康顺子提着个小包，带着康大力，往里边探头。

康大力　是这里吗？

康顺子　地方对呀，怎么改了样儿？（进来，细看，看见了刘麻子）大力，进来，是这儿！

康大力　找对啦？妈！

康顺子　没错儿！有他在这儿，不会错！

王利发　您找谁？

康顺子　（不语，直奔刘麻子去）刘麻子，你还认识我吗？（要打，但是伸不出手去，一劲地颤抖）你，你，你个……（要骂，也感到困难）

刘麻子　你这个娘儿们，无缘无故地跟我捣什么乱呢？

康顺子　（挣扎）无缘无故？你，你看看我是谁？一个男子汉，干什么吃不了饭，偏干伤天害理的事！呸！呸！

王利发　这位大嫂，有话好好说！

康顺子　你是掌柜的？你忘了吗？十几年前，有个娶媳妇的太监？

王利发　您，您就是庞太监的那个……

康顺子　都是他（指刘麻子）作的好事，我今天跟他算算账！（又要打，仍未成功）

刘麻子　（躲）你敢！你敢！我好男不跟女斗！（随说随往后退）我，我找人来帮我说说理！（撒腿往后面跑）

王利发　（对康顺子）大嫂，你坐下，有话慢慢说！庞太监呢？

康顺子　（坐下喘气）死啦。叫他的侄子们给饿死的。一改民国呀，他还有钱，可没了势力，所以侄子们敢欺负他。他一死，他的侄子们把我们轰出来了，连一床被子都没给我们！

王利发　这，这是……

康顺子　我的儿子！

王利发　您的……

康顺子　也是买来的，给太监当儿子。

康大力　妈！你爸爸当初就在这儿卖了你的？

康顺子　对了，乖！就是这儿，一进这儿的门，我就晕过去了，我永远忘不了这个地方！

康大力　我可不记得我爸爸在哪里卖了我的！

康顺子　那时候，你不是才一岁吗？妈妈把你养大了的，你跟妈妈一条心，对不对？乖！

康大力　那个老东西，掐你，拧你，咬你，还用烟签子扎我！他们人多，咱们打不过他们！要不是你，妈，我准叫他们给打死了！

康顺子　对！他们人多，咱们又太老实！你看，看见刘麻子，我想咬他几口，可是，可是，连一个嘴巴也没打上，我伸不出手去！

康大力　妈，等我长大了，我帮助你打！我不知道亲妈妈是谁，你就是我的亲妈妈！

康顺子　好！好！咱们永远在一块儿，我去挣钱，你去念书！（稍愣了一会儿）掌柜的，当初我在这儿叫人买了去，咱们总算有缘，你能不能帮帮忙，给我找点事作？我饿死不要紧，可不能饿死这个无倚无靠的好孩子！

〔王淑芬出来，立在后边听着。

王利发　你会干什么呢？

康顺子　洗洗涮涮、缝缝补补、作家常饭，都会！我是乡下人，我能吃苦，只要不再作太监的老婆，什么苦处都是甜的！

王利发　要多少钱呢？

康顺子　有三顿饭吃，有个地方睡觉，够大力上学的，就行！

王利发　好吧，我慢慢给你打听着！你看，十多年前那回事，我到今天还没忘，想起来心里就不痛快！

康顺子　可是，现在我们母子上哪儿去呢？

王利发　回乡下找你的老父亲去！

康顺子　他？他是活是死，我不知道。就是活着，我也不能去找他！他

对不起女儿，女儿也不必再叫他爸爸！

王利发　马上就找事，可不大容易！

王淑芬　（过来）她能洗能作，又不多要钱，我留下她了！

王利发　你？

王淑芬　难道我不是内掌柜的？难道我跟李三爷就该累死？

康顺子　掌柜的，试试我！看我不行，您说话，我走！

王淑芬　大嫂，跟我来！

康顺子　当初我是在这儿卖出去的，现在就拿这儿当作娘家吧！大力，来吧！

康大力　掌柜的，你要不打我呀，我会帮助妈妈干活儿！（同王淑芬、康顺子下）

王利发　好家伙，一添就是两张嘴！太监取消了，可把太监的家眷交到这里来了！

李　三　（掩护着刘麻子出来）快走吧！（回去）

王利发　就走吧，还等着真挨两个脆的吗？

刘麻子　我不是说过了吗，等两个朋友？

王利发　你呀，叫我说什么才好呢！

刘麻子　有什么法子呢！隔行如隔山，你老得开茶馆，我老得干我这一行！到什么时候，我也得干我这一行！

〔老林和老陈满面笑容地走进来。

刘麻子　（二人都比他年轻，他却称呼他们哥哥）林大哥，陈二哥！（看王利发不满意，赶紧说）王掌柜，这儿现在没有人，我借个光，下不为例！

王利发　她（指后边）可是还在这儿呢！

刘麻子　不要紧了，她不会打人！就是真打，他们二位也会帮助我！

王利发　你呀！哼！（到后边去）

刘麻子　坐下吧，谈谈！

老　林　你说吧！老二！

老　陈　你说吧！哥！

刘麻子　谁说不一样啊！

老　陈　你说吧，你是大哥！

老　林　那个，你看，我们俩是把兄弟！

老　陈　对！把兄弟，两个人穿一条裤子的交情！

老　林　他有几块现大洋！

刘麻子　现大洋？

老　陈　林大哥也有几块现大洋！

刘麻子　一共多少块呢？说个数目！

老　林　那，还不能告诉你咧！

老　陈　事儿能办才说咧！

刘麻子　有现大洋，没有办不了的事！

老　林　老陈真的？

刘麻子　说假话是孙子！

老　林　那么，你说吧，老二！

老　陈　还是你说，哥！

老　林　你看，我们是两个人吧？

刘麻子　嗯！

老　陈　两个人穿一条裤子的交情吧？

刘麻子　嗯！

老　林　没人耻笑我们的交情吧？

刘麻子　交情嘛，没人耻笑！

老　陈　也没人耻笑三个人的交情吧？

刘麻子　三个人？都是谁？

老　林　还有个娘儿们！

刘麻子　嗯！嗯！嗯！我明白了！可是不好办，我没办过！你看，平常都说小两口儿，哪有小三口儿的呢！

老　林　不好办？

刘麻子　太不好办啦！

老　林　（问老陈）你看呢？

老　陈　还能白拉倒吗？

老　林　不能拉倒！当了十几年兵，连半个媳妇都娶不上！他妈的！

刘麻子　不能拉倒，咱们再想想！你们到底一共有多少块现大洋？

〔王利发和崔久峰由后面慢慢走来。刘麻子等停止谈话。

王利发　崔先生，昨天秦二爷派人来请您，您怎么不去呢？您这么有学问，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又作过国会议员，可是住在我这

里，天天念经；干吗不出去作点事呢？您这样的好人，应当出去作官！有您这样的清官，我们小民才能过太平日子！

崔久峰　惭愧！惭愧！作过国会议员，那真是造孽呀！革命有什么用呢，不过自误误人而已！唉！现在我只能修持，忏悔！

王利发　您看秦二爷，他又办工厂，又忙着开银号！

崔久峰　办了工厂、银号又怎么样呢？他说实业救国，他救了谁？救了他自己，他越来越有钱了！可是他那点事业，哼，外国人伸出一个小指头，就把他推倒在地，再也起不来！

王利发　您别这么说呀！难道咱们就一点盼望也没有了吗？

崔久峰　难说！很难说！你看，今天王大帅打李大帅，明天赵大帅又打王大帅。是谁叫他们打的？

王利发　谁？哪个混蛋？

崔久峰　洋人！

王利发　洋人？我不能明白！

崔久峰　慢慢地你就明白了。有那么一天，你我都得作亡国奴！我干过革命，我的话不是随便说的！

王利发　那么，您就不想想主意，卖卖力气，别叫大家作亡国奴？

崔久峰　我年轻的时候，以天下为己任，的确那么想过！现在，我可看透了，中国非亡不可！

王利发　那也得死马当活马治呀！

崔久峰　死马当活马治？那是妄想！死马不能再活，活马可早晚得死！好啦，我到弘济寺去，秦二爷再派人来找我，你就说，我只会念经，不会干别的！（下）

〔宋恩子、吴祥子又回来了。

王利发　二位！有什么消息没有？

〔宋恩子、吴祥子不语，坐在靠近门口的地方，看着刘麻子等。

〔刘麻子不知如何是好，低下头去。

〔老陈、老林也不知如何是好，相视无言。

〔静默了有一分钟。

老　陈　哥，走吧？

老　林　走！

宋恩子　等等！（立起来，挡住路）

老　陈　怎么啦？

吴祥子　（也立起）你说怎么啦？

〔四人呆呆相视一会儿。

宋恩子　乖乖地跟我们走！

老　林　上哪儿？

吴祥子　逃兵，是吧？有些现大洋，想在北京藏起来，是吧？有钱就藏起来，没钱就当土匪，是吧？

老　陈　你管得着吗？我一个人揍你这样的八个。（要打）

宋恩子　你？可惜你把枪卖了，是吧？没有枪的干不过有枪的，是吧？（拍了拍身上的枪）我一个人揍你这样的八个！

老　林　都是弟兄，何必呢？都是弟兄！

吴祥子　对啦！坐下谈谈吧！你们是要命呢？还是要现大洋？

老　陈　我们那点钱来的不容易！谁发饷，我们给谁打仗，我们打过多少次仗啊！

宋恩子　逃兵的罪过，你们可也不是不知道！

老　林　咱们讲讲吧，谁叫咱们是弟兄呢！

吴祥子　这像句自己人的话！谈谈吧！

王利发　（在门口）诸位，大令过来了！

老　陈　老林啊！（惊惶失措，要往里边跑）

宋恩子　别动！君子一言，把现大洋分给我们一半，保你们俩没事！咱们是自己人！

老　林　老陈就那么办！自己人！

〔“大令”进来：二捧刀——刀缠红布——背枪者前导，手捧令箭的在中，四持黑红棍者在后。军官在最后押队。

吴祥子　（和宋恩子、老林、老陈一齐立正，从帽中取出证章，叫军官看）报告官长，我们正在这儿盘查一个逃兵。

军　官　就是他吗？（指刘麻子）

吴祥子　（指刘麻子）就是他！

军　官　绑！

刘麻子　（喊）老爷！我不是！不是！

军　官　绑！（同下）

吴祥子　（对宋恩子）到后面抓两个学生！

宋恩子　走！（同往后疾走）

——幕落

[1]“All right”在这里是“好吧”的意思。

[2]“Yes”即“对”的意思。

第三幕

人物　王大拴、明师傅、于厚斋、周秀花、邹福远、小宋恩子、王小花、卫福喜、小吴祥子、康顺子、方六、常四爷、丁宝、车当当、秦仲义、王利发、庞四奶奶、小心眼、茶客甲、乙、春梅、沈处长、小刘麻子、老杨、宪兵四人、取电灯费的、小二德子、小唐铁嘴、谢勇仁。

时间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特务和美国兵在北京横行的时候。秋，清晨。

地点　同前幕。

〔幕启：现在，裕泰茶馆的样子可不像前幕那么体面了。藤椅已不见，代以小凳与条凳。自房屋至家具都显着暗淡无光。假若有什么突出惹眼的东西，那就是“莫谈国事”的纸条更多，字也更大了。在这些条子旁边还贴着“茶钱先付”的新纸条。

〔一清早，还没有下窗板。王利发的儿子王大拴，垂头丧气地独自收拾屋子。

〔王大拴的妻周秀花，领着小女儿王小花，由后面出来。她们一边走一边说话儿。

王小花　妈，晌午给我作点热汤面吧！好多天没吃过啦！

周秀花　我知道，乖！可谁知道买得着面买不着呢！就是粮食店里可巧有面，谁知道咱们有钱没有呢！唉！

王小花　就盼着两样都有吧！妈！

周秀花　你倒想得好，可哪能那么容易！去吧，小花，在路上留神吉普车！

王大拴　小花，等等！

王小花　干吗？爸！

王大拴　昨天晚上……

周秀花　我已经嘱咐过她了！她懂事！

王大拴　你大力叔叔的事万不可对别人说呀！说了，咱们全家都得死！明白吧！

王小花　我不说，打死我也不说！有人问我大力叔叔回来过没有，我就说：他走了好几年，一点消息也没有！

〔康顺子由后面走来。她的腰有点弯，但还硬朗。她一边走一边叫王小花。

康顺子　小花！小花！还没走哪？

王小花　康婆婆，干吗呀？

康顺子　小花，乖！婆婆再看你一眼！（抚弄王小花的头）多体面哪！吃的不足啊，要不然还得更好看呢！

周秀花　大婶，您是要走吧？

康顺子　是呀！我走，好让你们省点嚼谷呀！大力是我拉扯大的，他叫我走，我怎能不走呢？当初，我刚到这里的时候，他还没有小花这么高呢！

王小花　看大力叔叔现在多么壮实，多么大气！

康顺子　是呀，虽然他只在这儿坐了一袋烟的工夫呀，可是叫我年轻了好几岁！我本来什么也没有，一见着他呀，好像忽然间我什么都有啦！我走，跟着他走，受什么累，吃什么苦，也是香甜的！看他那两只大手，那两只大脚，简直是个顶天立地的

男子汉！

王小花　婆婆，我也跟您去！

康顺子　小花，你乖乖地去上学，我会回来看你！

王大拴　小花，上学吧，别迟到！

王小花　婆婆，等我下了学您再走！

康顺子　哎！哎！去吧，乖！（王小花下）

王大拴　大婶，我爸爸叫您走吗？

康顺子　他还没打好了主意。我倒怕呀，大力回来的事儿万一叫人家知道了啊，我又忽然这么一走，也许要连累了你们！这年月不是天天抓人吗？我不能作对不起你们的事！

周秀花　大婶，您走您的，谁逃出去谁得活命！喝茶的不是常低声儿说：想要活命得上西山[1]吗？

王大拴　对！

康顺子　小花的妈，来吧，咱们再商量商量！我不能专顾自己，叫你们吃亏！老大，你也好好想想！（同周秀花下）

〔丁宝进来。

丁　宝　嗨，掌柜的，我来啦！

王大拴　你是谁？

丁　宝　小丁宝！小刘麻子叫我来的，他说这儿的老掌柜托他请个女招待。

王大拴　姑娘，你看看，这么个破茶馆，能用女招待吗？我们老掌柜呀，穷得乱出主意！

〔王利发慢慢地走出来，他还硬朗，穿的可很不整齐。

王利发　老大，你怎么老在背后褒贬老人呢？谁穷得乱出主意呀？下板子去！什么时候了，还不开门！

〔王大拴去下窗板。

丁　宝　老掌柜，你硬朗啊？

王利发　嗯！要有炸酱面的话，我还能吃三大碗呢，可惜没有！十几了？姑娘！

丁　宝　十七！

王利发　才十七？

丁　宝　是呀！妈妈是寡妇，带着我过日子。胜利以后呀，政府硬说我爸爸给我们留下的一所小房子是逆产，给没收啦！妈妈气死了，我作了女招待！老掌柜，我到今天还不明白什么叫逆产，您知道吗？

王利发　姑娘，说话留点神！一句话说错了，什么都可以变成逆产！你看，这后边呀，是秦二爷的仓库，有人一瞪眼，说是逆产，就给没收啦！就是这么一回事！

〔王大拴回来。

丁　宝　老掌柜，您说对了！连我也是逆产，谁的胳臂粗，我就得侍候谁！他妈的，我才十七，就常想还不如死了呢！死了落个整尸首，干这一行，活着身上就烂了！

王大拴　爸，您真想要女招待吗？

王利发　我跟小刘麻子瞎聊来着！我一辈子老爱改良，看着生意这么不好，我着急！

王大拴　您着急，我也着急！可是，您就忘记老裕泰这个老字号了吗？六十多年的老字号，用女招待？

丁　宝　什么老字号啊！越老越不值钱！不信，我现在要是二十八岁，就是叫小小丁宝，小丁宝贝，也没人看我一眼！

〔茶客甲、乙上。

王利发　二位早班儿！带着叶子哪？老大拿开水去！（王大拴下）二位，对不起，茶钱先付！

茶客甲　没听说过！

王利发　我开过几十年茶馆，也没听说过！可是，您圣明：茶叶、煤球儿都一会儿一个价钱，也许您正喝着茶，茶叶又长了价钱！您看，先收茶钱不是省得麻烦吗？

茶客乙　我看哪，不喝更省事！（同茶客甲下）

王大拴　（提来开水）怎么？走啦！

王利发　这你就明白了！

丁　宝　我要是过去说一声："来了？小子！"他们准给一块现大洋！

王利发　你呀，老大，比石头还顽固！

王大拴　（放下壶）好吧，我出去蹓蹓，这里出不来气！（下）

王利发　你出不来气，我还憋得慌呢！

〔小刘麻子上，穿着洋服，夹着皮包。

小刘麻子　小丁宝，你来啦？

丁　宝　有你的话，谁敢不来呀！

小刘麻子　王掌柜，看我给你找来的小宝贝怎样？人材、岁数打扮、经验，样样出色！

王利发　就怕我用不起吧？

小刘麻子　没的事！她不要工钱！是吧，小丁宝？

王利发　不要工钱？

小刘麻子　老头儿，你都甭管，全听我的，我跟小丁宝有我们一套办法！是吧，小丁宝？

丁　宝　要是没你那一套办法，怎会缺德呢！

小刘麻子　缺德？你算说对了！当初，我爸爸就是由这儿绑出去的；不信，你问王掌柜。是吧，王掌柜？

王利发　我亲眼得见！

小刘麻子　你看，小丁宝，我不乱吹吧？绑出去，就在马路中间，磕喳一刀！是吧，老掌柜？

王利发　听得真真的！

小刘麻子　我不说假话吧？小丁宝！可是，我爸爸到底差点事，一辈子混的并不怎样。轮到我自己出头露面了，我必得干的特别出色。（打开皮包，拿出计划书）看，小丁宝，看看我的计划！

丁　宝　我没那么大的工夫！我看哪，我该回家，休息一天，明天来上工。

王利发　丁宝，我还没想好呢！

小刘麻子　王掌柜，我都替你想好啦！不信，你等着看，明天早上，小丁宝在门口儿歪着头那么一站，马上就进来二百多茶座儿！小丁宝，你听听我的计划，跟你有关系。

丁　宝　哼！但愿跟我没关系！

小刘麻子　你呀，小丁宝，不够积极！听着……

〔取电灯费的进来。

取电灯费的　掌柜的，电灯费！

王利发　电灯费？欠几个月的啦？

取电灯费的　三个月的！

王利发　再等三个月，凑半年，我也还是没办法！

取电灯费的　那像什么话呢？

小刘麻子　地道真话嘛！这儿属沈处长管。知道沈处长吧？市党部的委员，宪兵司令部的处长！你愿意收他的电费吗？说！

取电灯费的　什么话呢，当然不收！对不起，我走错了门儿！（下）

小刘麻子　看，王掌柜，你不听我的行不行？你那套光绪年的办法太守旧了！

王利发　对！要不怎么说，人要活到老学到老呢！我还得多学！

小刘麻子　就是嘛！

〔小唐铁嘴进来，穿着绸子夹袍，新缎鞋。

小刘麻子　哎哟，他妈的是你，小唐铁嘴！

小唐铁嘴　哎哟，他妈的是你，小刘麻子！来，叫爷爷看看！（看前看后）你小子行，洋服穿的像那么一回事，由后边看哪，你比洋人还更像洋人！老王掌柜，我夜观天象，紫微星发亮，不久必有真龙天子出现，所以你看我跟小刘麻子，和这位……

小刘麻子　小丁宝，九城闻名！

小唐铁嘴　……和这位小丁宝，才都这么才貌双全，文武带打，我们是应运而生，活在这个时代，真是如鱼得水！老掌柜，把脸转正了，我看看！好，好，印堂发亮，还有一步好运！来吧，给我碗喝吧！

王利发　小唐铁嘴！

小唐铁嘴　别再叫唐铁嘴，我现在叫唐天师！

小刘麻子　谁封你作了天师？

小唐铁嘴　待两天你就知道了。

王利发　天师，可别忘了，你爸爸白喝了我一辈子的茶，这可不能世袭！

小唐铁嘴　王掌柜，等我穿上八卦仙衣的时候，你会后悔刚才说了什么！你等着吧！

小刘麻子　小唐，待会儿我请你去喝咖啡，小丁宝作陪，你先听我说点正经事，好不好？

小唐铁嘴　王掌柜，你就不想想，天师今天白喝你点茶，将来会给你个县知事作作吗？好吧，小刘你说！

小刘麻子　我这儿刚跟小丁宝说，我有个伟大的计划！

小唐铁嘴　好！洗耳恭听！

小刘麻子　我要组织一个“拖拉撕”。这是个美国字，也许你不懂，翻成北京话就是“包圆儿”。

小唐铁嘴　我懂！就是说，所有的姑娘全由你包办。

小刘麻子　对！你的脑力不坏！小丁宝，听着，这跟你有密切关系！甚至于跟王掌柜也有关系！

王利发　我这儿听着呢！

小刘麻子　我要把舞女、明娼、暗娼、吉普女郎和女招待全组织起来，成立那么一个大“拖拉撕”。

小唐铁嘴　（闭着眼问）官方上疏通好了没有？

小刘麻子　当然！沈处长作董事长，我当总经理！

小唐铁嘴　我呢？

小刘麻子　你要是能琢磨出个好名字来，请你作顾问！

小唐铁嘴　车马费不要法币！

小刘麻子　每月送几块美钞！

小唐铁嘴　往下说！

小刘麻子　业务方面包括：买卖部、转运部、训练部、供应部，四大部。谁买姑娘，还是谁卖姑娘；由上海调运到天津，还是由汉口调运到重庆；训练吉普女郎，还是训练女招待；是供应美国军队，还是各级官员，都由公司统一承办，保证人人满意。你看怎样？

小唐铁嘴　太好！太好！在道理上，这合乎统制一切的原则。在实际上，这首先能满足美国兵的需要，对国家有利！

小刘麻子　好吧，你就给想个好名字吧！想个文雅的，像“柳叶眉，杏核眼，樱桃小口一点点”那种诗那么文雅的！

小唐铁嘴　嗯——“拖拉撕”，“拖拉撕”……不雅！拖进来，拉进来，不听话就撕成两半儿，倒好像是绑票儿撕票儿，不雅！

小刘麻子　对，是不大雅！可那是美国字，吃香啊！

小唐铁嘴　还是联合公司响亮、大方！

小刘麻子　有你这么一说！什么联合公司呢？

丁　宝　缺德公司就挺好！

小刘麻子　小丁宝，谈正经事，不许乱说！你好好干，将来你有作女招待总教官的希望！

小唐铁嘴　看这个怎样——花花联合公司？姑娘是什么？鲜花嘛！要姑娘就得多花钱，花呀花呀，所以花花！“青是山，绿是水，花花世界”，又有典故，出自《武家坡》！好不好？

小刘麻子　小唐，我谢谢你，谢谢你！（热烈握手）我马上找沈处长去研究一下，他一赞成，你的顾问就算当上了！

王利发　我说，丁宝的事到底怎么办？

小刘麻子　没告诉你不用管吗？“拖拉撕”统办一切，我先在这里试验试验。

丁　宝　你不是说喝咖啡去吗？

小刘麻子　问小唐去不去？

小唐铁嘴　你们先去吧，我还在这儿等个人。

小刘麻子　咱们走吧，小丁宝！

丁　宝　明天见，老掌柜！再见，天师！（同小刘麻子下）

小唐铁嘴　王掌柜，拿报来看看！

王利发　那，我得慢慢地找去。二年前的还许有几张！

小唐铁嘴　废话！

〔进来三位茶客：明师傅、邹福远和卫福喜。明师傅独坐，邹福远与卫福喜同坐。王利发都认识，向大家点头。

王利发　哥儿们，对不起啊，茶钱先付！

明师傅　没错儿，老哥哥！

王利发　唉！“茶钱先付”，说着都烫嘴！（忙着沏茶）

邹福远　怎样啊？王掌柜！晚上还添评书不添啊？

王利发　试验过了，不行！光费电，不上座儿！

邹福远　对！您看，前天我在会仙馆，开三侠四义五霸十雄十三杰九老十五小，大破凤凰山，百鸟朝凤，棍打凤腿，您猜上了多少座儿？

王利发　多少？那点书现在除了您，没有人会说！

邹福远　您说的在行！可是，才上了五个人，还有俩听蹭儿的！

卫福喜　师哥，无论怎么说，你比我强！我又闲了一个多月啦！

邹福远　可谁叫你跳了行，改唱戏了呢？

卫福喜　我有嗓子，有扮相嘛！

邹福远　可是上了台，你又不好好地唱！

卫福喜　妈的唱一出戏，挣不上三个杂合面饼子的钱，我干吗卖力气呢？我疯啦？

邹福远　唉！福喜，咱们哪，全叫流行歌曲跟《纺棉花》给顶垮喽！我是这么看，咱们死，咱们活着，还在其次，顶伤心的是咱们这点玩意儿，再过几年都得失传！咱们对不起祖师爷！常言道：邪不侵正。这年头就是邪年头，正经东西全得连根儿烂！

王利发　唉！（转至明师傅处）明师傅，可老没来啦！

明师傅　出不来喽！包监狱里的伙食呢！

王利发　您！就凭您，办一二百桌满汉全席的手儿，去给他们蒸窝窝头？

明师傅　那有什么办法呢，现而今就是狱里人多呀！满汉全席？我连家伙都卖喽！

〔方六拿着几张画儿进来。

明师傅　六爷，这儿！六爷，那两桌家伙怎样啦？我等钱用！

方　六　明师傅，您挑一张画儿吧！

明师傅　啊？我要画儿干吗呢？

方　六　这可画的不错！六大山人、董弱梅画的！

明师傅　画的天好，当不了饭吃啊！

方　六　他把画儿交给我的时候，直掉眼泪！

明师傅　我把家伙交给你的时候，也直掉眼泪！

方　六　谁掉眼泪，谁吃炖肉，我都知道！要不怎么我累心呢！你当是干我们这一行，专凭打打小鼓就行哪？

明师傅　六爷，人总有颗人心哪，你还能坑老朋友吗？

方　六　一共不是才两桌家伙吗？小事儿，别再提啦，再提就好像不大懂交情了！

〔车当当敲着两块洋钱，进来。

车当当　谁买两块？买两块吧？天师，照顾照顾？（小唐铁嘴不语）

王利发　当当！别处转转吧，我连现洋什么模样都忘了！

车当当　那，你老人家就细细看看吧！白看，不用买票！（往桌上扔钱）

〔庞四奶奶进来，带着春梅。庞四奶奶的手上戴满各种戒指，打扮得像个女妖精。卖杂货的老杨跟进来。

小唐铁嘴　娘娘！

方　六　车当当娘娘！

庞四奶奶　天师！

小唐铁嘴　侍候娘娘！（让庞四奶奶坐，给她倒茶）

庞四奶奶　（看车当当要出去）当当，你等等！

车当当　嘘！

老杨（打开货箱）娘娘，看看吧！

庞四奶奶　唱唱那套词儿，还倒怪有个意思！

老　杨　是！美国针、美国线、美国牙膏、美国消炎片。还有口红、雪花膏、玻璃袜子细毛线。箱子小，货物全，就是不卖原子弹！

庞四奶奶　哈哈哈！（挑了两双袜子）春梅，拿着！当当，你跟老杨算账吧！

车当当　娘娘，别那么办哪！

庞四奶奶　我给你拿的本钱，利滚利，你欠我多少啦？天师，查账！

小唐铁嘴　是！（掏小本）

车当当　天师，你甭操心，我跟老杨算去！

老　杨　娘娘，您行好吧！他能给我钱吗？

庞四奶奶　老杨，他坑不了你，都有我呢！

老　杨　是！（向众）还有哪位照顾照顾？（又要唱）美国针……

庞四奶奶　听够了！走！

老　杨　是！美国针、美国线，我要不走是浑蛋！走，当当！（同车当当下）

方六（过来）娘娘，我得到一堂景泰蓝的五供儿，东西老，地道，也便宜，坛上用顶体面，您看看吧？

庞四奶奶　请皇上看看吧！

方　六　是！皇上不是快登基了吗？我先给您道喜！我马上取去，送到坛上！娘娘多给美言几句，我必有份人心！（往外走）

明师傅　六爷，我的事呢？！

方　六　你先给我看着那几张画！（下）

明师傅　你等等！坑我两桌家伙，我还有把切菜刀呢！（追下）

庞四奶奶　王掌柜，康妈妈在这儿哪？请她出来！

小唐铁嘴　我去！（跑到后门）康老太太，您来一下！

王利发　什么事？

小唐铁嘴　朝廷大事！

〔康顺子上。

康顺子　干什么呀？

庞四奶奶　（迎上去）婆母！我是您的四侄媳妇，来接您，快坐下吧！（拉康顺子坐下）

康顺子　四侄媳妇？

庞四奶奶　是呀，您离开庞家的时候，我还没过门哪。

康顺子　我跟庞家一刀两断啦，找我干吗？

庞四奶奶　您的四侄子海顺呀，是三皇道的大坛主，国民党的大党员，又是沈处长的把兄弟，快作皇上啦，您不喜欢吗？

康顺子　快作皇上？

庞四奶奶　啊！龙袍都作好啦，就快在西山登基！

康顺子　在西山？

小唐铁嘴　老太太，西山一带有八路军。庞四爷在那一带登基，消灭八路，南京能够不愿意吗？

庞四奶奶　四爷呀都好，近来可是有点贪酒好色。他已经弄了好几个小老婆！

小唐铁嘴　娘娘，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可有书可查呀！

庞四奶奶　你不是娘娘，怎么知道娘娘的委屈！老太太，我是这么想：您要是跟我一条心，我叫您作老太后，咱们俩一齐管着皇上，我这个娘娘不就好作一点了吗？老太太，您跟我去，吃好的喝好的，兜儿里老带着那么几块当当响的洋钱，够多么好啊！

康顺子　我要是不跟你去呢？

庞四奶奶　啊？不去？（要翻脸）

小唐铁嘴　让老太太想想，想想！

康顺子　用不着想，我不会再跟庞家的人打交道！四媳妇，你作你的娘娘，我作我的苦老婆子，谁也别管谁！刚才你要瞪眼睛，你当我怕你吗？我在外边也混了这么多年，磨练出来点了，谁跟我瞪眼，我会伸手打！（立起，往后走）

小唐铁嘴　老太太！老太太！

康顺子　（立住，转身对小唐铁嘴）你呀，小伙子，挺起腰板来，去挣碗干净饭吃，不好吗？（下）

庞四奶奶　（移怒于王利发）王掌柜，过来！你去跟那个老婆子说说，说好了，我送给你一袋子白面！说不好，我砸了你的茶馆！天师，走！

小唐铁嘴　王掌柜，我晚上还来，听你的回话！

王利发　万一我下半天就死了呢？

庞四奶奶　呸！你还不该死吗？（与小唐铁嘴、春梅同下）

王利发　哼！

邹福远　师弟，你看这算哪一出？哈哈哈！

卫福喜　我会二百多出戏，就是不懂这一出！你知道那个娘儿们的出身吗？

邹福远　我还能不知道！东霸天的女儿，在娘家就生过……得，别细说，我看这群浑蛋都有点回光反照，长不了！

〔王大拴回来。

王利发　看着点，老大。我到后面商量点事！（下）

小二德子　（在外边大吼一声）闪开了！（进来）大拴哥，沏壶顶好的，我有钱！（掏出四块现洋，一块一块地放下）给算算，刚才花了一块，这儿还有四块，五毛打一个，我一共打了几个？

王大拴　十个。

小二德子　（用手指算）对！前天四个，昨天六个，可不是十个！大拴哥，你拿两块吧！没钱，我白喝你的茶；有钱，就给你！你拿吧！（吹一块，放在耳旁听听）这块好，就一块当两块吧，给你！

王大拴　（没接钱）小二德子，什么生意这么好啊？现大洋不容易看到啊！

小二德子　念书去了！

王大拴　把“一”字都念成扁担，你念什么书啊？

小二德子　（拿起桌上的壶来，对着壶嘴喝了一气，低声说）市党部派我去的，法政学院。没当过这么美的差事，太美，太过瘾！比在天桥好的多！打一个学生，五毛现洋！昨天揍了几个来着？

王大拴　六个。

小二德子　对！里边还有两个女学生！一拳一拳地下去，太美，太过瘾！大拴哥，你摸摸，摸摸！（伸臂）铁筋洋灰的！用这个揍男女学生，你想想，美不美？

王大拴　他们就那么老实，乖乖地叫你打？

小二德子　我专找老实的打呀！你当我是傻子哪？

王大拴　小二德子，听我说，打人不对！

小二德子　可也难说！你看教党义的那个教务长，上课先把手枪拍在桌上，我不过抡抡拳头，没动手枪啊！

王大拴　什么教务长啊，流氓！

小二德子　对！流氓！不对，那我也是流氓喽！大拴哥，你怎么绕着脖子骂我呢？大拴哥，你有骨头！不怕我这铁筋洋灰的胳臂！

王大拴　你就是把我打死，我不服你还是不服你，不是吗？

小二德子　喝，这么绕脖子的话，你怎么想出来的？大拴哥，你应当去教党义，你有文才！好啦，反正今天我不再打学生！

王大拴　干吗光是今天不打？永远不打才对！

小二德子　不是今天我另有差事吗？

王大拴　什么差事？

小二德子　今天打教员！

王大拴　干吗打教员？打学生就不对，还打教员？

小二德子　上边怎么交派，我怎么干！他们说，教员要罢课。罢课就是不老实，不老实就得揍！他们叫我上这儿等着，看见教员就揍！

邹福远　（嗅出危险）师弟，咱们走吧！

卫福喜　走！（同邹福远下）

小二德子　大拴哥，你拿着这块钱吧！

王大拴　打女学生的钱，我不要！

小二德子　（另拿一块）换换，这块是打男学生的，行了吧？（看王大拴还是摇头）这么办，你替我看着点，我出去买点好吃的，请请你，活着还不为吃点喝点老三点吗？（收起现洋，下）

〔康顺子提着小包出来。王利发与周秀花跟着。

康顺子　王掌柜，你要是改了主意，不让我走，我还可以不走！

王利发　我……

周秀花　庞四奶奶也未必敢砸茶馆！

王利发　你怎么知道？三皇道是好惹的？

康顺子　我顶不放心的还是大力的事！只要一走漏了消息，大家全完！那比砸茶馆更厉害！

王大拴　大婶，走！我送您去！爸爸，我送送她老人家，可以吧？

王利发　嗯——

周秀花　大婶在这儿受了多少年的苦，帮了咱们多少忙，还不应当送送？

王利发　我并没说不叫他送！送！送！

王大拴　大婶，等等，我拿件衣服去！（下）

周秀花　爸，您怎么啦？

王利发　别再问我什么，我心里乱！一辈子没这么乱过！媳妇，你先陪大婶走，我叫老大追你们！大婶，外边不行啊，就还回来！

周秀花　老太太，这儿永远是您的家！

王利发　可谁知道也许……

康顺子　我也不会忘了你们！老掌柜，你硬硬朗朗的吧！（同周秀花下）

王利发　（送了两步，立住）硬硬朗朗的干什么呢？

〔谢勇仁和于厚斋进来。

谢勇仁　（看看墙上，先把茶钱放在桌上）老人家，沏一壶来。（坐）

王利发　（先收钱）好吧。

于厚斋　勇仁，这恐怕是咱们末一次坐茶馆了吧？

谢勇仁　以后我倒许常来。我决定改行，去蹬三轮儿！

于厚斋　蹬三轮一定比当小学教员强！

谢勇仁　我偏偏教体育，我饿，学生们饿，还要运动，不是笑话吗？

〔王小花跑进来。

王利发　小花，怎这么早就下了学呢？

王小花　老师们罢课啦！（看见于厚斋、谢勇仁）于老师，谢老师！你们都没上学去，不教我们啦？还教我们吧！见不着老师，同学们都哭啦！我们开了个会，商量好，以后一定都守规矩，不招老师们生气！

于厚斋　小花！老师们也不愿意耽误了你们的功课。可是，吃不上饭，怎么教书呢？我们家里也有孩子，为教别人的孩子，叫自己的孩子挨饿，不是不公道吗？好孩子，别着急，喝完茶，我们开会去，也许能够想出点办法来！

谢勇仁　好好在家温书，别乱跑去，小花！

〔王大拴由后面出来，夹着个小包。

王小花　爸，这是我的两位老师！

王大拴　老师们，快走！他们埋伏下了打手！

王利发　谁？

王大拴　小二德子！他刚出去，就回来！

王利发　二位先生，茶钱退回，（递钱）请吧！快！

王大拴　随我来！

〔小二德子上。

小二德子　街上有游行的，他妈的什么也买不着！大拴哥，你上哪儿？这俩是谁？

王大拴　喝茶的！（同于厚斋、谢勇仁往外走）

小二德子　站住！（三人还走）怎么？不听话？先揍了再说！

王利发　小二德子！

小二德子　（拳已出去）尝尝这个！

谢勇仁　（上面一个嘴巴，下面一脚）尝尝这个！

小二德子　哎哟！（倒下）

王小花　该！该！

谢勇仁　起来，再打！

小二德子　（起来，捂着脸）喝！喝！（往后退）喝！

王大拴　快走！（扯二人下）

小二德子　（迁怒）老掌柜，你等着吧，你放走了他们，待会儿我跟你算账！打不了他们，还打不了你这个糟老头子吗？（下）

王小花　爷爷，爷爷！小二德子追老师们去了吧？那可怎么好！

王利发　他不敢！这路人我见多了，都是软的欺，硬的怕！

王小花　他要是回来打您呢？

王利发　我？爷爷会说好话呀。

王小花　爸爸干什么去了？

王利发　出去一会儿，你甭管！上后边温书去吧，乖！

王小花　老师们可别吃了亏呀，我真不放心！（下）

〔丁宝跑进来。

丁　宝　老掌柜，老掌柜！告诉你点事！

王利发　说吧，姑娘！

丁　宝　小刘麻子呀，没安着好心，他要霸占这个茶馆！

王利发　怎么霸占？这个破茶馆还值得他们霸占？

丁　宝　待会儿他们就来，我没工夫细说，你打个主意吧！

王利发　姑娘，我谢谢你！

丁　宝　我好心好意来告诉你，你可不能卖了我呀！

王利发　姑娘，我还没老胡涂了！放心吧！

丁　宝　好！待会儿见！（下）

（周秀花回来。

周秀花　爸，他们走啦。

王利发　好！

周秀花　小花的爸说，叫您放心，他送到了地方就回来。

王利发　回来不回来都随他的便吧！

周秀花　爸，您怎么啦？干吗这么不高兴？

王利发　没事！没事！看小花去吧。她不是想吃热汤面吗？要是还有点面的话，给她作一碗吧，孩子怪可怜的，什么也吃不着！

周秀花　一点白面也没有！我看看去，给她作点杂合面疙瘩汤吧！（下）

〔小唐铁嘴回来。

小唐铁嘴　王掌柜，说好了吗？

王利发　晚上，晚上一定给你回话！

小唐铁嘴　王掌柜，你说我爸爸白喝了一辈子的茶，我送你几句救命的话，算是替他还账吧。告诉你，三皇道现在比日本人在这儿的时候更厉害，砸你的茶馆比砸个砂锅还容易！你别太大意了！

王利发　我知道！你既买我的好，又好去对娘娘表表功！是吧？

〔小宋恩子和小吴祥子进来，都穿着新洋服。

小唐铁嘴　二位，今天可够忙的？

小宋恩子　忙得厉害！教员们大暴动！

王利发　二位，“罢课”改了名儿，叫“暴动”啦？

小唐铁嘴　怎么啦？

小吴祥子　他们还能反到天上去吗？到现在为止，已经抓了一百多，打了七十几个，叫他们反吧！

小宋恩子　太不知好歹！他们老老实实的，美国会送来大米、白面嘛！

小唐铁嘴　就是！二位，有大米、白面，可别忘了我！以后，给大家的坟地看风水，我一定尽义务！好！二位忙吧！（下）

小吴祥子　你刚才问，“罢课”改叫“暴动”啦？王掌柜！

王利发　岁数大了，不懂新事，问问！

小宋恩子　哼！你就跟他们是一路货！

王利发　我？您太高抬我啦！

小吴祥子　我们忙，没工夫跟你废话，说干脆的吧！

王利发　什么干脆的？

小宋恩子　教员们暴动，必有主使的人！

王利发　谁？

小吴祥子　昨天晚上谁上这儿来啦？

王利发　康大力！

小宋恩子　就是他！你把他交出来吧！

王利发　我要是知道他是哪路人，还能够随便说出来吗？我跟你们的爸爸打交道多少年，还不懂这点道理？

小吴祥子　甭跟我们拍老腔，说真的吧！

王利发　交人，还是拿钱，对吧？

小宋恩子　你真是我爸爸教出来的！对啦，要是不交人，就把你的金条拿出来！别的铺子都随开随倒，你可混了这么多年，必定有点底！

〔小二德子匆匆跑来。

小二德子　快走！街上的人不够用啦！快走！

小吴祥子　你小子管干吗的？

小二德子　我没闲着，看，脸都肿啦！

小宋恩子　掌柜的，我们马上回来，你打主意吧！

王利发　不怕我跑了吗？

小吴祥子　老梆子，你真逗气儿！你跑到阴间去，我们也会把你抓回来！（打了王利发一掌，同小宋恩子、小二德子下）

王利发　（向后叫）小花！小花的妈！

周秀花　（同王小花跑出来）我都听见了！怎么办？

王利发　快走！追上康妈妈！快！

王小花　我拿书包去！（下）

周秀花　拿上两件衣裳，小花！爸，剩您一个人怎么办？

王利发　这是我的茶馆，我活在这儿，死在这儿！

〔王小花挎着书包，夹着点东西跑回来。

周秀花　爸爸！

王小花　爷爷！

王利发　都别难过，走！（从怀中掏出所有的钱和一张旧像片）媳妇，拿着这点钱！小花，拿着这个，老裕泰三十年前的像片，交给你爸爸！走吧！

〔小刘麻子同丁宝回来。

小刘麻子　小花，教员罢课，你住姥姥家去呀？

王小花　对啦！

王利发　（假意地）媳妇，早点回来！

周秀花　爸，我们住两天就回来！（同王小花下）

小刘麻子　王掌柜，好消息！沈处长批准了我的计划！

王利发　大喜，大喜！

小刘麻子　您也大喜，处长也批准修理这个茶馆！我一说，处长说好！他呀老把“好”说成“蒿”，特别有个洋味儿！

王利发　都是怎么一回事？

小刘麻子　从此你算省心了！这儿全属我管啦，你搬出去！我先跟你说好了，省得以后你麻烦我！

王利发　那不能！凑巧，我正想搬家呢。

丁　宝　小刘，老掌柜在这儿多少年啦，你就不照顾他一点吗？

小刘麻子　看吧！我办事永远厚道！王掌柜，我接处长去，叫他看看这个地方。你把这儿好好收拾一下！小丁宝，你把小心眼找来，迎接处长！带点香水，好好喷一气，这里臭哄哄的！走！（同丁宝下）

王利发　好！真好！太好！哈哈哈！

〔常四爷提着小筐进来，筐里有些纸钱和花生米。他虽年过七十，可是腰板还不太弯。

常四爷　什么事这么好哇，老朋友！

王利发　哎哟！常四哥！我正想找你这么一个人说说话儿呢！我沏一壶顶好的茶来，咱们喝喝！（去沏茶）

〔秦仲义进来。他老的不像样子了，衣服也破旧不堪。

秦仲义　王掌柜在吗？

常四爷　在！您是……

秦仲义　我姓秦。

常四爷　秦二爷！

王利发　（端茶来）谁？秦二爷？正想去告诉您一声，这儿要大改良！坐！坐！

常四爷　我这儿有点花生米，（抓）喝茶吃花生米，这可真是个乐子！

秦仲义　可是谁嚼得动呢？

王利发　看多么邪门，好容易有了花生米，可全嚼不动！多么可笑！怎样啊？秦二爷！（都坐下）

秦仲义　别人都不理我啦，我来跟你说说：我到天津去了一趟，看看我的工厂！

王利发　不是没收了吗？又物归原主啦？这可是喜事！

秦仲义　拆了！

常四爷　王利发拆了？

秦仲义　拆了！我四十年的心血啊，拆了！别人不知道，王掌柜你知道：我从二十多岁起，就主张实业救国。到而今……抢去我的工厂，好，我的势力小，干不过他们！可倒好好地办哪，那是富国裕民的事业呀！结果，拆了，机器都当碎铜烂铁卖了！全世界，全世界找得到这样的政府找不到？我问你！

王利发　当初，我开的好好的公寓，您非盖仓库不可。看，仓库查封，货物全叫他们偷光！当初，我劝您别把财产都出手，您非都卖了开工厂不可！

常四爷　还记得吧？当初，我给那个卖小妞的小媳妇一碗面吃，您还说风凉话呢。

秦仲义　现在我明白了！王掌柜，求你一件事吧：（掏出一二机器小零件和一支钢笔管来）工厂拆平了，这是我由那儿捡来的小东西。这支笔上刻着我的名字呢，它知道，我用它签过多少张支票，写过多少计划书。我把它们交给你，没事的时候，你可以跟喝茶的人们当个笑话谈谈，你说呀：当初有那么一个

不知好歹的秦某人，爱办实业。办了几十年，临完他只由工厂的土堆里捡回来这么点小东西！你应当劝告大家，有钱哪，就该吃喝嫖赌，胡作非为，可千万别干好事！告诉他们哪，秦某人七十多岁了才明白这点大道理！他是天生来的笨蛋！

王利发　您自己拿着这支笔吧，我马上就搬家啦！

常四爷　搬到哪儿去？

王利发　哪儿不一样呢！秦二爷，常四爷，我跟你们不一样：二爷财大业大心胸大，树大可就招风啊！四爷你，一辈子不服软，敢作敢当，专打抱不平。我呢，作了一辈子顺民，见谁都请安、鞠躬、作揖。我只盼着呀，孩子们有出息，冻不着，饿不着，没灾没病！可是，日本人在这儿，二拴子逃跑啦，老婆想儿子想死啦！好容易，日本人走啦，该缓一口气了吧？谁知道，（惨笑）哈哈，哈哈，哈哈！

常四爷　我也不比你强啊！自食其力，凭良心干了一辈子啊，我一事无成！七十多了，只落得卖花生米！个人算什么呢，我盼哪，盼哪，只盼国家像个样儿，不受外国人欺侮。可是……哈哈！

秦仲义　日本人在这儿，说什么合作，把我的工厂就合作过去了。咱们的政府回来了，工厂也不知怎么又变成了逆产。仓库里（指后边）有多少货呀，全完！哈哈！

王利发　改良，我老没忘了改良，总不肯落在人家后头。卖茶不行啊，开公寓。公寓没啦，添评书！评书也不叫座儿呀，好，不怕丢人，想添女招待！人总得活着吧？我变尽了方法，不过是为活下去！是呀，该贿赂的，我就递包袱。我可没作过缺德的事，伤天害理的事，为什么就不叫我活着呢？我得罪了谁？谁？皇上、娘娘那些狗男女都活得有滋有味的，单不许我吃窝窝头，谁出的主意？

常四爷　盼哪，盼哪，只盼谁都讲理，谁也不欺侮谁！可是，眼看着老朋友们一个个的不是饿死，就是叫人家杀了，我呀就是有眼泪也流不出来喽！松二爷，我的朋友，饿死啦，连棺材还是

我给他化缘化来的！他还有我这么个朋友，给他化了一口四块板的棺材；我自己呢？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看，（从筐中拿出些纸钱）遇见出殡的，我就捡几张纸钱。没有寿衣，没有棺材，我只好给自己预备下点纸钱吧，哈哈，哈哈！

秦仲义　四爷，让咱们祭奠祭奠自己，把纸钱撒起来，算咱们三个老头子的吧！

王利发　对！四爷，照老年间出殡的规矩，喊喊！

常四爷　（立起，喊）四角儿的跟夫，本家赏钱一百二十吊！（撒起几张纸钱）[2]

秦仲义　王利发一百二十吊！

秦仲义　（一手拉住一个）我没的说了，再见吧！（下）

王利发　再见！

常四爷　再喝你一碗！（一饮而尽）再见！（下）

王利发　再见！

〔丁宝与小心眼进来。

丁　宝　他们来啦，老大爷！（往屋中喷香水）

王利发　好，他们来，我躲开！（捡起纸钱，往后边走）

小心眼　老大爷，干吗撒纸钱呢？

王利发　谁知道！（下）

〔小刘麻子进来。

小刘麻子　来啦！一边一个站好！

〔丁宝、小心眼分左右在门内立好。

〔门外有汽车停住声，先进来两个宪兵。沈处长进来，穿军便服；高靴，带马刺；手执小鞭。后面跟着二宪兵。

沈处长　（检阅似的，看丁宝、小心眼，看完一个说一声）好（蒿）！

〔丁宝摆上一把椅子，请沈处长坐。

小刘麻子　报告处长，老裕泰开了六十多年，九城闻名，地点也好，借着这个老字号，作我们的一个据点，一定成功！我打算照旧卖茶，派（指）小丁宝和小心眼作招待。有我在这儿监视着三教九流，各色人等，一定能够得到大量的情报，捉拿共产党！

沈处长　好（蒿）！

〔丁宝由宪兵手里接过骆驼牌烟，上前献烟；小心眼接过打火机，点烟。

小刘麻子　后面原来是仓库，货物已由处长都处理了，现在空着。我打算修理一下，中间作小舞厅，两旁布置几间卧室，都带卫生设备。处长清闲的时候，可以来跳跳舞，玩玩牌，喝喝咖啡。天晚了，高兴住下，您就住下。这就算是处长个人的小俱乐部，由我管理，一定要比公馆里更洒脱一点，方便一点，热闹一点！

沈处长　好（蒿）！

丁　宝　处长，我可以请示一下吗？

沈处长　好（蒿）！

丁　宝　这儿的老掌柜怪可怜的。好不好给他作一身制服，叫他看看门，招呼贵宾们上下汽车？他在这儿几十年了，谁都认识他，简直可以算是老头儿商标！

沈处长　好（蒿）！传！

小刘麻子　是！（往后跑）王掌柜！老掌柜！我爸爸的老朋友，老大爷！（入。过一会儿又跑回来）报告处长，他也不知怎么上

了吊，吊死啦！

沈处长　好（蒿）！好（蒿）！

——幕落·全剧终

[1]北京西山一带当时是八路军的游击区。——絮青注。

[2]三四十年前，北京富人出殡，要用三十二人、四十八人或六十四人抬棺材，也叫抬杠。另有四位杠夫拿着拨旗，在四角跟随。杠夫换班须注意拨旗，以便进退有序；一班也叫一拨儿。起杠时和路祭时，领杠者须喊“加钱”——本家或姑奶奶赏给杠夫酒钱。加钱数目须夸大地喊出。在喊加钱时，有人撒起纸钱来。

初版前记

这本书里共收了三篇中篇小说，即《红石山》《望南山》和《北线》。三篇小说先前都曾单独出版过，为什么现在又集到一起呢？

三篇东西虽然各有各的人物，各有各的故事，互相并不联系，但从每篇故事发生的地点来说，从每篇故事发展的时间来看，却是紧密地连在一起。我所写的都是当年晋察冀边区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斗争的一些侧影。

《红石山》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原先察哈尔省一座铁矿上的工人向日本帝国主义所展开的斗争。日寇是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却紧接着向人民发动了内战，疯狂地进攻解放区。人民可永远不会屈服。《望南山》就是写的察哈尔南部的农民怎样在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下坚持斗争的情形。在《北线》里，我写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一角。我写的是我们由八路军改编的一支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张家口撤退后，转战华北，终于和友军互相配合，解放了华北的人民。

从抗日战争以来，前后十几年了。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们人民所走过的道路是艰难的，痛苦的。就在这条漫长而艰苦的道路上，我们的人民跟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后边，一步一步，前面的人跌倒了，后面的人又涌上去，冲着胜利走上前去。

今天我们是胜利了，可是谁能忘记那些艰苦的年月，谁能忘记那些创造胜利的人呢？我重新整理着这几篇小说，我的感情不能宁静。我太无用了，记不下我们人民所走过的那条伟大的道路。我所能献给人民的只有这一点点，只有这几篇模糊而无力的小说。可是，就是从这几篇东西里，也许可以听见我们人民前进的脚步声吧！

明白过去，我们才更能知道珍惜今天。今天是胜利了，但我们要走的路还远着呢，挡在我们前面的还有各色各样的困难，还有各色各样的

敌人。

毛泽东的旗帜正在飘展。让我们追随着先烈英雄的脚步，踏着已经开辟出来的道路，继续前进，走向更大的胜利。

因此，我集了这本小说，并叫它是：“中国人民的脚步声”。

一九五三年六月。

红石山

帽子

察哈尔龙关西南二十里有座高山，原名黄泉岭，俗话讹做黄草梁。山头是古时的战争要塞锁阳关。察哈尔南部一带的人民，一提起锁阳关，就会津津有味地讲着樊梨花等人的故事。关底涌出一条黑沙河，向西流过一带黄土小平原，一直流入宣化的洋河。黑沙河的南北两岸全是拔海八百到一千米的高山，山头一起一伏的，像是浪头。先前这些山荒凉透了，密密丛丛的尽是一人多高的荆条，难得见到人烟。春三月间，遍山热闹闹地开着野芍药，野蔷薇，紫丁香……一到秋风落叶的季节，霜雪来得早，深山里只有风吼、狼嗥，连砍柴放羊的人也不见了。

一九一二年，龙关当地的农民忽然在山上寻到一种宝贝。乍看来是些红石头，拿到手里，碰到衣裳上，可就染得赤红，洗都洗不净。于是动手挖掘这些红石头，做成颜料，贩到市上去卖。一九一四年，一个瑞典人在北京市上看见了说："这是铁呀！"从此，龙烟铁矿的宝藏才被发现。首先由段祺瑞经营开采，经过二十多年的变迁，"七七事变"后落到日寇手里，红石山一时热闹起来。

这座山坐落在黑沙河的南岸，从地质上说，是由太古代、原生代和第四纪层所组成。矿床躺在原生代的岩石中间，有葡萄状、鱼卵状等矿层，质量强，产量更富。一条铁路支线从宣化直修到山半腰。山上更修起变电所、风机房、马机道、电车道、高线架子、水泵房等电气装备。火车整天轰隆轰隆地开走，又轰隆轰隆地开来。开走的装满"红"（矿石），开来的装满工人。这不是人，简直是一群一群要宰的牲口，火车也就像装满牲口的屠车，送到屠宰场来。

现在，又有一列屠车开上山了。……

一　屠车

正是一九四一年十月的一天，夜来落过头一场霜，满山的野草打得垂头丧气的，骤然老了。傍晌，霜一化，地面冒着热腾腾的湿气。从宣化开来的火车到了红石山脚时，车头掉到后尾，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慢慢地推着车爬上山来。赶到停在半山腰，满寿山顶正拉着歇晌工的汽笛。

车上走下个四十来岁的人，头戴青礼帽，身上穿着件古铜色线春小棉袄，敞着前胸。这人叫杜老五，是日本大工头清水的心腹，性子挺阴。他长着一张驴脸，眉毛挺淡，眼角耷拉着，从来不正眼看人，只从眼角哨来哨去。笑的时候一咧嘴，皮笑肉不笑，露出当门的两颗大金牙。清水坐在北京，从来不上山，组里大权都操在组长杜老五手里。在矿山上，有许许多多这样的组，每组都有自己的工头，到处设法骗取工人上山，由组长向矿方包活做，从中剥削工人的劳力和工资。这回是杜老五从山下招工刚回来。

杜老五走到一辆铁闷子车前，打开锁，嘎啷啷地推开车门，里面冒出一股熏人的屎尿气味。车里塞满了人，每人前襟上都挂着个黄布条，写着龙烟铁矿多少多少号。遇到暑天，车里闷热，锁得又严，曾经有一次，一车人全在半路上活活憋死。现在天凉了，不过闷得个个人也是半死不活的。

杜老五朝着车里催道："下车吧，别等人请了！"

车里就爬出许多人，乍一见亮，眼睛都刺得睁不开。当中有个老头，快五十了，高眉棱骨，方嘴巴子，走路摇摇晃晃的，精神挺坏。旁边一个二十几岁的高大汉子搀着他的手，又回头关照后边一个妇女说："大婶，庆儿兄弟下来没有？"

老头叫董长兴，顺德府人，家里原有八九亩破地，头年闹旱灾，收成不够吃的，托人向一家财主借了一斗粮，秋天要还五斗。不想越渴越吃盐，今年偏巧又闹蝗灾，粒米未收，还不起债，地都被地主顶了账夺

去，自己也变成了财主的雇工。搀着他的那人叫殷冬水，低脑门子，大嘴，胳膊有碗口粗，自少孤人一个，给那家财主扛长活。看着董长兴的事，殷冬水气得骂道：“我×他奶奶，他的心叫狼吃了，怎么干出这样没人味的事！”董长兴怕惹事，忧愁总闷在肚子里，埋着头不响，头发可一下子白了许多。

有一天，两人正在地里替财主割马草，忽然被几个伪军绑进顺德城，后来才知道是地主从他们身上拿到一百元安家费，把两人卖给红石山下来招工的杜老五。董长兴的老婆得到信，带着孩子庆儿找到城里去，拉着丈夫的衣裳只是哭。杜老五端量着庆儿，见他也有十四五岁，滚圆的头，脸腮像火一样红，两眼一眨一眨的，长眼毛挂下来，好像帘子，心里想道：“这小子倒壮，弄上山也可以下坑道。”就假意说：“别哭了。我这个人就是心软，叫你哭得我也不好受。也罢，你们娘俩也跟着上山去吧，好赖有你们吃的。”

庆儿娘感激得说不出话，当场给杜老五磕了个头。在路上，他们被锁在闷子车里，一天发两个黑馒头，连塞嗓子眼也不够，又饿又渴，好容易熬过命来，总算到了矿山，满心希望前面会有什么好命运等着他们，但是他们却被吞进虎口里了。

二　“红”

一上矿山，最刺眼的是红色。山岭、道路、房屋，矿工的手、脸、衣服，甚至于天上飞的山鸟，地上长的野草，没一处不被矿石染得红嫣嫣的，所以工人们都叫矿石是“红”。矿区共分三部。中部以满寿山为主，日本的管理机构都设在这，就数劳务科最惹人恨。配给工人食粮，发给工人工资，都由劳务科管，工头组长就和日本人勾结一气，千方百计剥工人的皮，恨得大家叫劳务科是“老虎科”。西部全是坑道。翻过东山梁，朝东部沙子地一望，却是一片华丽精巧的洋房。山上的日本人全住在这，过着幽雅的生活。为了保护这些骄子，这里驻扎着矿山自卫队，还在一座大疙瘩上修造一座营房，广岛小队长带着六七十“皇军”镇守全山。工人区散在各地山洼里，低矮的小屋，又脏又臭。杜老五的清水组住在满寿山紧下边，因为山上人太密，只占了一间大工房，对面两铺大炕，能挤六十多人。组里有百十来口子，睡不下，杜老五心眼灵，把工人分成昼夜两班做活，这一班来，那一班去，都在这间房子里倒腾着住。房子的屋顶墙壁被烟熏得黝黑，窗上糊着发黄的旧报纸，报纸破的地方，又挡上破草帘子，白天房里也暗得辨不清颜色。董长兴带着家族，单在旁边找了间小土窑，又黑又矮，进屋直不起腰。

这人瘦得像个猴子，马蜂腰，洼口眼，戴着顶柳条帽斗，随手不离一根小铆头，一走一摇。他也真能克扣工人。每逢开支，欺负工人不识字，又扣伙食，又刨给工头组长班长等的扣头，算盘珠一扒拉，剩的钱也就没几个了，有时还说你亏钱，逼着你赔。开支时还常发大烟，坐价特别便宜，日本人故意纵容着工人抽。不过贾二旦也有点顾忌，就是不大敢惹一个叫胡金海的人。

董长兴新来那天，正在小窑里忙着扫炕、撮土，胡金海拿着领破草帘子走进来，怪腼腆地笑道：“天冷了，门上得有个挡风的东西。你们新来乍到，东西不凑手，先将就着这个用吧。”就动手帮董长兴往门上挂帘子。

董长兴连声道谢，不觉仔细打量了胡金海几眼，只见他的四方脸上尽管抹得红一块，黑一块，竟是个俊人物：中流身材，宽肩膀，大眼

睛，两条眉毛又长又黑，像是蝴蝶须。董长兴一生吃亏太多，不想沾旁人的光，也怕受人的害，见了人总是平平和和的，不远不近。于今这个壮小伙子初次见面，人生面不熟的，可叫他欢喜。从此他便常常接近胡金海，见他做事利落，为人又有血性，只可惜落到矿山上当苦力，有一次忍不住问道："你有能耐，又是有家有业的，怎么来受这个罪？"

胡金海道："我有什么家，还不是跟你一样？"

原来他本是河北饶阳人，有一年滹沱河闹大水，他爹拉着他和姐姐流落到龙关。爹死了，姐姐嫁给一个叫王世武的木匠，他也就靠着姐姐住在红石山西南二十来里的大坝口村。别看他外表羞答答的，秉性可强，从少受不得一点闲气。他给人放羊，做零活，主人家骂他一句、打他一巴掌，就赌气跑回去，惹得姐姐哭道："咱爹就留下你这条根子，你怎么学得像个槐树虫，一走一个罗锅，就不肯迈个正经步！"

可是胡金海越长越拧。十七岁上，日本人在红石山闹铁，他上了矿山。从这组跳到那组，那组跳到这组，最后落到杜老五手里。不过他也学乖了，明知道杜老五的心胸活像蜘蛛网，密密层层的，专想害人，可是离开他，又能往哪去呢？走遍天下，还不是得受气。于是忍口气想道："算了，别由着意闹吧！"他吃的苦头最多，也最能体会旁人的苦楚，这种同情心把他和董长兴紧紧地连在一起。

三　坑道里

天变了脸，纷纷扬扬下了一夜雪。赶天明，北山后猛然起了风，一翻过山头，就像百万大军，呼啸着厮杀过来，吹得半空的大雪片子飘飘横飞，漫山的积雪也卷起来，上天下地，白茫茫的混沌一片。

这样坏天气，工人们谁愿上班。无奈“老虎科”的汽笛一早紧响，贾二旦尖着嗓子叫道：“下点雪算什么？你们也不是金枝玉叶，变得这样娇！谁不去就罚他一天工钱！”

工人的衣裳都是又破又烂，有个抽大烟的工人身上连一丝棉絮都没有，光披着破麻包，腿上包着洋灰袋子。大家只好披上烂棉被，拿条草绳拦腰绑住，权且挡挡风寒。

他们顶着风雪，抖抖索索走到活地，点起黄铜小瓦斯灯，钻进洞子，浑身的肉好像叫风撕得稀烂。大毛驴突然从黑影里闪出来。这是采矿事务所日本人冷野的外号，因他性子恶，动不动踢人。他的身后尾巴似的跟着两条狗：一条是叫“富士”的狼狗，另一条是他的中国助手“烂剥皮”。

大毛驴举起左腕，就着灯光看了看表，呜噜呜噜地叫道：“怎么的这样晚！怎么的这样晚！”一边不顾死活地乱踢一阵，撵着工人快走。

坑道里又潮又冷，顶上挂着一球一球的冰，溜光滚圆。每隔十来步便挂着盏电灯，散出些黄光，照着一片飞扬的红末子，像是红雾。来来往往的人看来都像黑纸铰的影子，扁扁的，变了原形。五颜六色更分不清，样样东西只显得说红不红，说黑不黑，说黄不黄。

正是用风钻朝矿层打眼的时候，到处只听见风钻突突地吼叫，把人都震聋了。

贾二旦带着工人来到一座“拂面”前（顺着矿层向上打红的槽），上边挂着盏小电灯，暗幽幽的，照见“拂面”的斜坡上放着一张铁板做流

子，许多“红”堆在那，还没运走。他提着瓦斯灯，拄着小头，先爬到高头，挂起灯来，左手托着红顶，右手拿小头东敲敲，西敲敲，侧着耳朵听了一阵，听起来顶还结实，不至于塌，便招了招手，殷冬水就抱着个龙虾似的二尺来长的风钻，跟着胡金海爬上去。

打眼经常得三个人。胡金海眼精手快，殷冬水又有股蛮劲，两个人一盘钻，也就绰绰有余。正在他们打眼的当儿，董长兴跟庆儿等人都在装车运红。他们把“红”从“拂面”的铁板上扒拉下来，撮进轱辘马（矿车），一辆一辆顺着轨道推出去。轱辘马冰得可怕，一沾手，像咬似的痛，大家就用肩膀推。董长兴和那个抽大烟的工人合推一辆，铁轱轮碾得轨道轰隆轰隆响，震得耳朵嗡嗡的，好像灌满水。

快到洞口，董长兴一眼望见烂剥皮站在一堆柴火前。他知道这家伙惯会豆腐里挑骨头，诈财骗钱，怕他找碴，就连忙肘了他的同伴一下，推着车跑起来。

烂剥皮早在后面喝道：“慌什么？又没有鬼追命！”三步两步抢过来，紧眨着左眼，拍着车沿骂道：“操你个奶奶，你们这是来骗谁，车装得满都不满！”董长兴明知他要诈财，可是腰里掏不出钱。烂剥皮更火了，用手翻了翻“红”，叫得更凶：“装不满也罢，怎么还有石头？非扣你们的车数不可！”

那个抽大烟的工人僵在洞口，风搅着雪，一阵一阵白旋风绕着他打转。他肚里无食，身上无衣，又有口瘾，早冻得受不住了，浑身直打冷战。烂剥皮对准他的腿腕子就是一脚，恶狠狠地骂道：“滚你妈的蛋，别在这装蒜！”

那人哼了一声，一头栽倒，只是哆嗦。烂剥皮还不肯放松，对着他的头又铿铿地踩了几脚，一面骂道：“好杂种操的，再叫你装死！我看你的脑壳硬不硬，硬就得干活！”

那人蹬了蹬脚，不动了。董长兴上去摸摸他的胸口，吃惊地道：“唉，他冻死啦！”

烂剥皮先还不信，用手试了试死人的嘴，也有点慌，随后敛住神色喝道：“死就死了吧！反正有的是中国人，死一个半个不算什么！”就把死人横拖竖拉到洞外的沟沿上，拿脚一踹，死尸顺着山坡骨碌骨碌滚到沟底去。风雪正紧，转眼把死尸埋在大雪里了。

四　坑道里之二

“拂面”上正在打眼。一开手，胡金海显得并不精明。他把风钻上的风签对着矿层平打，有意无意一歪扭，风签喀嚓地断成两截。

大毛驴爬上来，皱皱眉头，呜噜呜噜叫了一阵，随后端量端量石头碴，摸出根粉笔，上上下下画了二十来个白圈，又做着手势，亲自指挥胡金海照着他画的地方钻眼。

胡金海在矿山上混了几年，心里像灯一样亮，明知打眼要看好石头碴，才能多崩出红，可是故意装傻，装得像经大毛驴这一指点，才通了窍。就跟殷冬水重新在风钻上装好风签，又动手打眼。

这回，两个人拿出本事来了。

殷冬水抱着风钻，顶在胸脯上，像钳子箍住一样牢实。胡金海叉开腿，拿肩膀扛着风钻的前端，右手稳当当地托住风签。风门一开，大股风从风管流进风钻，突突地响，顶得风签紧打着转，咯啦咯啦地钻进红石头去。他们浑身的筋肉一时就像过了电，震得乱跳。

风签转得越快，红末子四处乱飞，把灯都遮暗了。胡金海嘴里咬着块布，左胳膊平伸出去，竖起巴掌，挡开红末子，不时对殷冬水做着手势。一会把手往下压，一会翻着手掌向上提，一会往左撇，一会又往右摆，殷冬水便随着他的手势挪动风钻的方向。风签转得一慢，殷冬水赶紧搬搬风门，只听扑哧扑哧的几声，大团的红末子从风门喷出来，接着又突突地响起来了。

大毛驴守在旁边，绷着个脸，也不禁暗暗叫好。对着表一看，打个一米多深的眼，还不用十分钟。前后不到三个钟头，二十来个白圈都打完了。两个人也冒了汗。

大毛驴一走，殷冬水对着胡金海的耳朵叫道：“真背幸，今天算白卖冤枉力气了！”

胡金海低着眼一笑，也叫道：“不要紧，应该显显本事，别叫大毛驴抓咱白帽子（傻瓜）！别看他鬼，回头看我摆弄他吧！”打完眼就该放炮。庆儿拐着篮子，送上炸药和炮土。胡金海拿起一卷火药撕开一头，塞进炮眼去，接着又塞第二卷，第三卷……浮头塞进的炸药才带着雷管，拖着根黑漆捻子。装完药，又塞炮土。殷冬水拿起根棍子，使力往里捣。胡金海接过棍子，只轻轻戳了两下，回头对殷冬水一笑。殷冬水明白了，咧开大嘴，照样做去，接着又去摘电灯，撤电线，装进篮子里，领着庆儿先走了。

胡金海拧了拧瓦斯灯的水门挺子，对着水门吹了几口，灯苗猛的大了，足有半尺来长。他擎着灯照照“拂面”下面，见没有人，便用灯苗点炮。先点顶炮，再点中间的，末尾才点底炮。点完炮，不慌不忙走下“拂面”，提着灯往外走。走不到一百步，耳朵嗡地一震，接着又是第二下，第三下，……他一路走，一路数着炮，赶来到大巷子里伙伴们坐着烤火的地方，炮也停了，就问道：“你们听清没有，怎么短了一炮？”

伙伴们正围着火听董长兴诉说那个伙计冻死的情形，殷冬水听得冒火，发急道：“管他什么炮不炮呢！这些事，简直叫人气破肚子！依我的意，先揍死烂剥皮这个兔崽子再讲！”

不知谁道：“一个大烟鬼，死就死了吧，有什么可惜的！”

董长兴叹道：“你不知道，他的心可不坏呢。我也劝过他：‘你不好把大烟忌了么？日本人让咱抽，自己可不抽，明明是坑害人！’你当他不懊悔么！懊悔得掉泪呢。还答应我忌烟，可是过一天又对我说：‘我不忌了。咱们这样人，早晚没有好死，抽烟，迷迷荡荡的，倒能忘了那些难受事！’”

又有人道：“你们没看见，那小伙子刚来，拳头粗胳膊硬的，可壮啦。一抽上大烟，越来越瘦，瘦得竟像高粱秸，真是杀人不见血！”

正议论着，大毛驴又走过来。他一心一意只惦着自己亲手画的白圈，以为凭他的老经验，亲自指挥打眼，一炮起码也能崩下一车红，就跺踩脚上的雪催促道：“你们还坐着干什么，怎么也不看看去！”

胡金海皱了皱眉答道：“有一炮还没响呢……”

大毛驴挥着手，不耐烦地呜噜道：“快快地看看去，死不了的！”

殷冬水站起身，使气嘟囔道："死不了就去！"一手提起盛灯泡的篮子，一手提着瓦斯灯就走。胡金海从背后叫道："你可当心哪！"

整个坑道里的风钻都停了，洞子里静悄悄的，只有风管漏气的地方，刺刺地响。灯泡怕点炮崩坏，差不多都摘了，坑道里比往常更黑。好在殷冬水会看石头碴，往上跷的那面是北，坡的那面是南，方向辨清，便不会错到旁的巷子去。

"拂面"上烟还没散，火药味挺重，呛得他直咳嗽。提起灯照照，净是红烟，什么都看不见。他爬上"拂面"，拧开风管，先让风把烟吹散，然后细细一看，原来有根捻子受了潮，烧到半截灭了。铁板上是一大堆新崩的红。

他挂起瓦斯灯，动手去按电灯。瓦斯灯苗忽然缩得像豆粒一样小，看看要灭了。都怪他粗心，一天没添水，还会不灭？碰巧脚下有半截小黄火药，不知推扔的。他一哈腰拾起来，对着灯苗点着。就在这时，耳边轰的一声，眼前立时变得漆黑，觉得左手一阵烫热。气得他一跺脚道："真他妈的捣蛋，哪里放炮，把灯都给震灭了！"一边摸下"拂面"，骂骂咧咧地走出去。刚走到火堆前，胡金海忽地跳起来道："哎呀，你的手怎么的啦？"

殷冬水一低头，看见左手血淋淋地郎当下来，只觉得又麻又热，可丝毫不痛。他呆了呆，忽然把大嘴一闭，咬着牙，咯吱地扭下那只断手，往地下一摔道："操他娘，我这下子算完了！"

胡金海踩着脚道："嗐，嗐！怕你出事，就出事啦！"

殷冬水的神色很惨，勉强笑道："倒不管那一炮的事。是瓦斯灯要灭，我点了块小黄火药……"

胡金海忍不住叫道："就炸啦！是不是？你怎么这样傻，就不知道日本人怕咱们点火药当灯亮，常在火药里装炮胆，有意使坏！"

工人们乱噪噪地替殷冬水包伤，又扶着他到医院去。大毛驴可不管那一套，心里只惦着究竟崩下多少红来。赶去一看，一炮竟连半车也不够。他脸上抹不开，心里纳闷，只有无缘无故踢人。

胡金海不言语，心里可透亮透亮的。炮土不塞紧，炸力定规不大；

点炮先点顶炮，不先点中间的，崩的自然也不会多。这就是他要摆弄大毛驴的手段。

五　翻身饼

阴历小尽，腊月二十九，“老虎科”还叫工人“紧红”（加紧出铁的意思）。各组长传出日本人的话道：“一年四季，熬的就是个年，本来该放一天假，不过‘皇军，正在太平洋上打胜仗，咱们也该下点力，多多打红，好完成‘大东亚圣战’。不过也不能叫大家白辛苦，每人配给一斤头箩白面，初一早上好吃饺子。”

工人们谁也不信这套鬼话。老吹这里那里胜利，眼前矿山上可就慌得不行。四处都在赶修炮楼，沙子地按上电网，满寿山顶还特意加修一座大炮楼。甚至于工人区也安上电网，假意说是保护工人，骨子里是把工人圈起来，防备闹事。工人区里常有来历不明的人，穿的比工人还坏，爬窗户，溜墙根，偷听工人的动静，找着碴讹人，动不动就掏出腰里掖的盒子炮，说你私通八路，把人逮到沙子地自卫队的地牢去。工人们时常交头接耳，私下悄悄议论着已经打到四乡的八路军。有从关南来的，见过八路军，日夜巴望他们能早一天上山，也有不清楚的，未免胆虚，可又盼望他们果真会来，先闹个天翻地覆。

后半晌，董长兴紧红去了，庆儿跑到“老虎科”，受了一大堆闲气，才领到一家人配给的三斤白面。扛回家时，西山头上正闪着亮晶晶的大猫星。

他娘正在破瓦盆里洗着几个烂土豆子。这个妇人整年累月愁眉苦脸地操劳着，只知道怨命。她用哭似的声音埋怨道：“你这孩子，一出去就是半天，也不知到哪贪玩去啦。缸里水都没有，还不去敲点冰，好做夜饭。”

庆儿一肚子委屈，眼泪汪汪地说：“谁贪玩？我才没贪玩呢！”噘着嘴不再言语，把面搁到锅台上，呵了呵皴得裂了口子的小手，拿起家什，走到外边去敲冰凌。

庆儿娘拉过面口袋，捏了点闻闻，蹙着鼻子想：“哎呀，这是什么面，怎么有一股邪味？”

不过有面吃就烧高香啦，哪顾上挑肥拣瘦的。心里又惦惙道：“大年下，有现成的面，胡金海也说要来家过年，还是烙个翻身饼，吃个吉利吧！”

庆儿不知从谁家房檐上敲了些冰柱回来，化成水，帮着娘合起面来。面又黑又黏，净是毛。烙饼时，往热锅里一放，不知怎的，越烙越小，面也散得收不起来。吃起来也黏牙。庆儿娘经过几次艰年，吃过观音粉，恨地说道：“面里净是假，连土粉子也掺进去啦！”

娘俩把饼对付着烙完，天大黑了，还不见董长兴回来。庆儿娘拿起件又红又脏的烂褂子，坐到灶火前，补着补丁，痴痴地等起来。

六　亡命的人

山顶上紧红紧得正热闹。“老虎科”门前插起两面绸子旗，一面红的，一面白的，预备发给头奖二奖。山头上按着大喇叭，隔不一回，便有广播放送出来，报告全山紧红的新闻，还有音乐，唱着日本的流行歌。组长平时不见面，也上山了。哪组出红出的多，日本人就给组长十字披红。从早到晚，满山的机器一刻不停。天一黑，满寿山顶的大探照灯放出光来，雪亮雪亮的，掉了针也能找到。

洞子里还是阴惨惨的。瓦斯灯的灯苗渐渐地不再发黄，越来越亮，胡金海就知道洞子外天黑了。自从殷冬水进了医院，就换了董长兴和一个脆萝卜嗓子的工人来抱风钻。大毛驴拿着小镐，带着狼狗，两条腿格外勤，时时跑上来，呜噜呜噜地叫一阵，催大家快干。他一来，胡金海装得挺带劲，一走胡金海就吹着口哨，慢慢地动着手脚。打完八九个眼，风钻虽说照样突突地响，可是风签撞着红石头，光是咯啦咯啦响，不大肯往里走。

脆萝卜嗓子对着胡金海的耳朵叫道：“风机房怎么回事？风不硬，打不进去。”

胡金海摆摆手道：“管他呢，没有风更好。”

打了一阵，眼都挺浅，顶多能装两卷火药。董长兴有点多虑，指着旁边满满的一筐火药道：“别的不怕，只是火药装不完，查出来怎么弄？”

胡金海拧起蝴蝶须似的长眉毛，想了想，蹲下身捡出一些火药，提起剩下的半筐药，诡秘地笑道：“你们装药吧，这些归我摆布。”便带上把铁锹摸下“拂面”去。

他贴着边溜到个黑角落去，搁下筐子，三铁锹两铁锹挖了个坑，埋进火药，又用锹平上土，拿脚踩了几下，才要往回走，冷不防有人抓住他的胳膊腕子。……

烂剥皮当场把胡金海揪到事务所去。董长兴和脆萝卜嗓子也叫人押去了。事务所里电灯通明，大毛驴仰在一张摇椅里，腿跷在桌子上。

烂剥皮颠着脚后跟走上去，把半筐火药往桌上一搁，得意地眨着左眼道："你看看，简直反啦！连火药都埋了，定规是要卖给八路军。我望见他贴着边溜，猜到有鬼。"

大毛驴霍地跳起来，也不问情由，左右开弓打了胡金海两个耳光子，又卡住胡金海的脖子使劲地摇，摇得胡金海的帽斗都掉了。然后几绊子把胡金海绊倒，气凶凶地骂道："操你个奶奶，你卖了多少火药给八路军？"

胡金海蹲起来，红脸涨成紫色，呼哧呼哧地喘着，低着眼冷笑道："别冤枉人，谁看见我卖给八路啦？今天风小，打的眼浅用不完，原打算埋着明天用……"

烂剥皮喝道："他妈的，还敢顶嘴，非打不行！"

就有几个人马上把胡金海按倒。大毛驴抡起根镐把子，没头没脸地乱打一阵，打一下，问一句道："你卖没卖？你卖没卖？"

胡金海一点不肯服软，直着嗓子辩道："我就没卖！你们也不能骨头上按花朵，瞎造是非！"

董长兴往前走一步，颤着胡子央告道："掌柜的，他说的是实情，我们连八路的影也没见，上哪卖呢？"

大毛驴的气头一转，一撒手，朝着董长兴撇过镐把子去，正打中董长兴的膝骨拐，痛得董长兴扑咚地跌倒。

又闹腾一阵，大毛驴见一时问不出情由，紧红紧得又急，挥着手叫："先回去干活，先回去干活，一会再问！"

这伙人一走，大毛驴乏得要命，一屁股坐到椅子上，闭着眼养神。"富士"望望主人，又望望窗外，打个呵欠躺到炉子边去。昏昏沉沉中，大毛驴想着刚才的事，想到风机房，忽然好像有把钥匙在他脑子里一拧，弄开了窍，霍地睁开眼道："他妈的，这些苦力明明是存心捣蛋，破坏紧红，非办几个不可！"他正要站起身，门开了，胡金海像是

道电光，飕地闪进来。大毛驴一呆，没等定过神来，胡金海早窜到跟前，举起手里的洋镐，劈头打下来。大毛驴慌地拿胳膊一挡，跳起来想跑，第二镐又打过来，恰巧打中他的脑袋，冒了血花。

“富士”呜的一声扑上来，咬住胡金海的破棉裤，使劲摆头。胡金海连打几镐，打得它吭唧吭唧叫着钻到桌子底下去。胡金海抡着镐，又朝大毛驴的头打了几镐，然后撇了家伙，冷笑一声窜出去。

刚交半夜，天阴得挺厚，风刮得正猛。他四下望了望，顺着一道又高又陡的山坡爬上去，转眼溶化进黑茫茫的夜色里。

一刻钟后，有人到事务所来，发现大毛驴死在地上，死尸旁边掉了个工牌，写着胡金海的名字。自卫队立刻四处抓人，早没了影。连夜追到大坝口他姐姐家，又扑了空。一连闹腾几天，总访查不出胡金海的踪影。工人们纷纷揣测，认为准是胡金海那晚上逃走，天黑雪滑，摔死在哪个山沟里了。

七 “一上山，命就不是你的了！”

胡金海失踪的第二天，董长兴就病了。一个上年纪的人，受了蹂躏，心上又挂点火，一时发起烧来。庆儿娘有点发慌。董长兴道：“你慌什么？也不是什么大病，今天歇一天班，养养就好啦。”便叫庆儿给他去告假。不一会，杜老五和贾二旦一前一后走进来。

杜老五拿牙签剔着大金牙，瞟了病人一眼，冷冰冰地问道：“怎么，有病啦？”

庆儿娘小声答道：“可不是，黑间折腾了大半夜，也不想吃东西。”

杜老五嗤着鼻子道：“谁也不是铁打的，哪能没有个三灾两难的，要是个个人一不精神就歇班，矿山早得停工啦！”

董长兴翻了个身，哼哼着道：“我但凡能动弹，也不愿歇，实在是熬不住啦！”

杜老五好像没听见，耷拉着驴脸道：“起来吧！一星半点病，也要不了命！都是关南人，乡里乡亲的，别闹得大家脸红！”

董长兴哼哼着，还是不动。

贾二旦发急道：“你装什么聋！难道没听见组长的话？”

庆儿娘用哭音哀告道：“你们可怜可怜他，饶了他吧！也不是装病，不看见他的嘴都烧起泡来啦！”

贾二旦哪里肯听，尖着嗓子骂道：“给你脸不要脸，偏要自讨没趣，我看你能动弹不能动弹！”说着上去就开被窝，横拖竖拉地把董长兴扯下炕，一直往门外拖。

董长兴病得两脚没根，叫贾二旦拉得一个斤头一个斤头的，一时又

要咳嗽，呛得脸红脖子粗，喘不过气来。

庆儿娘叫道：“你们这是做什么？人家有病，也没把命卖给你们，就不许人家躺一天？”上去要拦。贾二旦一回手把她推出多远，喝道：“靠后点！一上山，命就不是你的了！”

庆儿闹愣了，一会跑着追出去，约莫半顿饭工夫，又把他爹搀回来。董长兴耷拉着头，胡子上挂着红痰，一步一哼哼，好容易挨到炕边，一头攮下去，眼一闭，半句话也不开口。

庆儿娘慌了神，忙着给男人盖上被，哭着问道：“你这是怎么的啦？”

庆儿噘着嘴，气虎虎地说道：“都是姓贾的那小子不是人！他硬拉着爹走，爹倒了，走不动，他还打，看看实在不行，才扔下爹！”

这一折磨，董长兴的病一时重，一时轻，缠到身上再也不去。

八　长夜漫漫何时旦？

人是经不起折磨的，可又顶耐折磨。董长兴比起乍来时，走样了。高大的骨格瘦嶙嶙的，两腮洼下去，头发胡子乱蓬蓬的，亚赛霜打的枯草。庆儿娘见他血气越来越衰，有时为了吃的，一能动弹，还得挣扎着上班，日夜担忧他支撑不住。可是也算他命大，熬过一个春天又一个春天，熬过一个秋天，于今又入秋了。刚过五十的人，记性坏得颠三倒四的，心事又重，好不好便带着忧愁的神情，问他老婆道："你说咱们离家几年啦？"

庆儿娘掐着指头，怯生生地算道："前年冬底来的，去年一年，今年是第三个年头了。"

董长兴就叹气道："哎，日子真难过，怎么好像有几十年啦！"

殷冬水早出了院，瘦了，嘴显得更大，左胳膊郎当着，袖口空荡荡的，性子变得更烈。每逢谈起这些事，他就要破口骂道："他娘的，算起来日子不多，倒霉可倒到家了！光肥了日本人！你们看山上，一年兴旺是一年！"

可不是，矿山上数着这时候人多，房子和土窑塞得满噔噔的，还占不下。新抓来挺多人只得露天搭窝棚，秋天雨多，一连阴，漏得泥汤浆水的，站脚的地方都没有。

庆儿娘又像哭似的埋怨道："光知道到处抓人，拿什么给吃的！前次领了点小米，他爹还高兴呢，谁知是捂了的坏米，焖干饭吃，臭得像屎，一闻就恶心发哕，哪里咽得下去！这一程子，想吃臭米也吃不到，光配给山药蛋了。"

还是烂的，都生了芽。米缸里没有一颗存粮，白水煮烂山药蛋，乍吃也香。一遭香，两遭臭，赶吃到第三遭，见了就发醋。大人还可以强咽，庆儿快长成人，正是能吃的时候，饥一顿，饱一顿，哪能经得起？他只觉得肚子发坠，想要拉屎，可是又没屎，扑哧扑哧的，拉的尽是白

沫。不上几天，这孩子便爬不起了。先是发冷，浑身好像浸在冰里，直打寒战，后来又发热，跟火热一样，两脚乱蹬，盖不住东西。翻腾一宿，眼窝便塌下去，说话都没力气。

庆儿娘守在旁边，擦眼抹泪的，觉也不睡。儿子哼一声，她赶忙问："庆儿，你哪里难受？"儿子蹬开被，她又赶忙替盖上，接长补短地小声问道："庆儿，你喝不喝水？你想不想吃东西？"

庆儿闭着眼，糊里糊涂的，一味地摇头。天亮以后，他安生点，睡了半天，又醒了，要吃东西。他娘从锅里拾了碗烂山药蛋，剥光皮，喂一个到他嘴里。他嚼了嚼，哕了一口，都吐出来，呻吟着说："娘，我吃不下！"

他娘这一阵寒心，扑落落掉下泪来。除了山药蛋，即使翻倒土窑，也刮不出半点旁的吃食。她活到四十，跟前只这块心尖上的肉，剜出她的心，也要救活他。就咽下口泪，对儿子悄悄说道："庆儿，你耐一下心，娘给你找好吃的去！"一边抹着泪，赶到杜老五家里去，没开口，先流下泪来道："行行好，你给上'老虎科'说一声，开点白面票吧！我那孩子病啦，顶到脚下，连口汤水也没喝！"

杜老五挂下驴脸道："呃！庆儿又歇班啦？你们家那两个人是怎么回事，三日打鱼，二日晒网，这又不是在你们家里，怎么这样随便！"

庆儿娘拿袖口擦着泪，低声下气道："我也知道歇班不好，谁想到他就病了。先求组长借点面，以后病好了，叫他补多少工都行。"

杜老五瞟了她一眼，望着贾二旦说："你听听，不上班，倒要借面，净是他们的便宜了！一些臭苦力，也都长嫩了，这个病，那个病，光我们组里，两天就躺下四五个。"

全山病的还多呢。有的害热病，多少日子水米不沾牙；有的害血伤寒，鼻子淌出一大摊血，传染得顶快；也有结火太大，拉不出屎，尿不出尿的。工人们都怪山药蛋，"老虎科"传出话来说：过三两天定准发面。面当真发下来了，灰不溜丢的，夹着杂七杂八的黑皮，原来是黑豆面。刚吃上一顿，许多人拉起稀来，有的转成痢疾。言语没腿，走得可快，全山很快都耳闻一件事：日本人怕吃了黑豆面不消食，特意在里边掺进黑白丑（一种吃了就泻吐的草）。灾病一流行，矿山的日本医生平野闹不清是什么病，不论男女，抓到人就按倒，把根两三寸长的玻璃管

插进屁眼里，抽粪验病，吓得工人见了就跑。

庆儿害的是热病，从早到晚昏迷着。这天傍黑，他爹拖着个病身子从活地回来，老两口悄悄地守着儿子。听着儿子喘气的声音，半晌半晌，女人终归忍不住，抽抽搭搭哭道："咱们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他死了么？连点能吃的东西都不替他弄！"

董长兴闷着头不响，眼珠死挺挺的，转都不转。好半天，他喘了口气，抓起菜刀掖在怀里，颤颤哆嗦地拉开门，走到外面去。女人吃惊地叫道："你做什么去？"他早走远了。

约莫过了两个钟头，董长兴才跌跌撞撞走回来，回身关上窑门，又顶上根大栓。他的全身沾着露水，满头冒着汗珠，气色很不定。庆儿娘吓得紧盯着他，只见他走到锅台边，从怀里掏出菜刀，又掏出一大堆新割的高粱穗，一面喘嘘嘘地说道："我活这么大年纪，柴火棍也没沾人的，于今逼得我去偷！庄稼主弄点庄稼，那是容易的？要不是走投无路，我姓董的一万辈子也不干这种寒伧事！"说着掉下几滴眼泪。

两口俩立时偷着摘高粱，提心吊胆的，就怕碰上特务或是自卫队。摘了一些，在锅里熬成粥，先舀了一碗给儿子。庆儿闻见饭香，半睁开眼，在娘手里喝了两三口，便摇摇头不吃了。做娘的禁不住悄悄哭道："唉，这苦日子，几时才能熬到个头，倒不如死了好！"

董长兴瘫在炕上，半点也不想吃。

九　死亡线上

庆儿没好，他爹又跟着害起热病了。炕上躺着两个病人，忽冷忽热，整天昏迷不醒，全靠庆儿娘招呼。一发高烧，老头子仰着脖子，胡子挂着黏痰，含含混混地乱说胡话。庆儿闹得慌，翻来覆去，顺着嘴乱说："回家去，回家去，我要回家去！……"发起冷来，这孩子便直着嗓子嚷："哎哟嚎！哎哟嚎！"一下子就厥过去。

庆儿娘日夜不脱衣裳，伴着病人悄悄地哭，心里又焦急，憔悴得黄皮骨瘦的，好像拿栀子水洗过脸，本来没病，也带上五分病了。爷俩都不挣工钱，一天一天，家里绝粮了。长兴清醒点，喝口白水，像是个馋嘴的孩子，哼哼着说："哎，要有口米汤喝多好！我就想口米汤喝！"

可是从哪弄呢？庆儿娘还是昨天晌午吞了几个半生不熟的烂山药蛋，顶到脚下饿着肚子。人穷志短，爽性抹下脸，出去讨口饭吧！碰巧能要点米汤，也说不定。就端着个破碗，走到外面来。

区里的光景竟大变了，死亡统治着全山。四下静悄悄的，难得遇见个活人。就是遇见个把人，也只剩下副骨头架子，走路摇摇晃晃的，快进棺材了。前沟后沟，扔得满是死尸，有的卷着破席头，有的光着身子，死尸的臭味熏得人恶心。要哭么？哭吧！哭几回也就没劲了，不哭了，活着的人还得活呀！

庆儿娘拿手扶着墙，走几步，歇一会，挨到一家门口，朝里伸着个破碗，有气无力地小声说："行行好吧，乡亲们，有剩饭赏我一口！"可是，这家门口摆着死人，那家炕上病倒好几口，第三家的病人快要断气，娘们小孩正围着凄凄惨惨地哭。自己都顾不了自己，谁还能分心可怜旁人。庆儿娘直着眼，时常不小心，一脚踹着人家墙根放的死尸，绊个斤头，哄起大群的金头苍蝇。她也不在意，竟像叫木头绊倒一样，爬起身又走。

走过几栋房子，耳闻到有人呜噜呜噜地叫，不知噪闹什么。她顺着叫声走去，转了个弯，来到一所大工房前，只见那个日本医生平野嘴上

蒙着白口罩，手上带着白手套，正在发脾气。他专管工人区的卫生，打从流行病发生，显得格外关心，天天来查房子，一来便大呼小叫，有时嫌工房龌龊，不管刮风下雨，高低也要这家把病人挪到门外去，打扫屋子。病人死了，他却整一整口罩，掉开脸骂："谁叫你们不讲卫生，病了又不吃药，统统死了活该！"

这当儿，平野离大工房站得远远的，嫌口罩不紧，又拿手捂着鼻子嘴，指手划脚地叫道："传染病！传染病！快快抬出去埋了，好封门！"

就有个跟来的中国职员跑到各家门前嚷道："埋人去，埋人去啦！"

庆儿娘倚着墙，茫然地望着大工房，只见里边对面两铺大炕，排满了人，全都伸着腿，光着脚，直挺挺地不动。屋角带有四五个死尸，堆在一起，像是柴火。原来一屋子人都害热病死绝了。

那个职员白嚷一阵，嗓子都哑了，跑回来喘道："真没法子，全区都跑遍了，也找不到一个像样的活人！能动的早上班啦！"

平野指一指扔在各家门前和山沟里的死尸，又呜噜呜噜叫道："这些怎么也不埋？昨天不是告诉了要埋么！"

那个职员说："昨天死的都埋了，这都是今天新死的。"

平野就像和谁赌气，恨恨地道："死吧，死吧，中国人死光了没关系！"

庆儿娘寻思平野是"老虎科"的人，也许肯借点粮食，救救他们一家三口，便走过去跪下磕头道："掌柜的，发发慈悲吧！我家里有两口病人，一天没生火了！……"

平野一扭头，掩着鼻子倒退几步道："臭死了，给我滚开！"连忙跑了。

庆儿娘跪在地上，披散着头发，两眼直瞪瞪的，再没有力气爬起来。她心里空落落的，各种念头都断了，只觉得周身软绵绵的，一点一点瘫化下去。这都是命，听凭命摆弄她吧！背后来了一阵脚步声，有人压着嗓门唤她。她听见了，可像在梦里，连说话的气力也没有。来的人俯到她的头上，连声问道："大婶，你怎么啦？呃！你怎么啦？"

她拨拉开头发，抬起眼，看见殷冬水站在跟前。殷冬水敞着胸膛，满脸是汗，右手叉着腰，肩膀上扛着个挺沉的口袋。他也不等回答，性急地问道：“大叔他们好点么？我刚从乡村买回点米，就怕碰上混帐的自卫队，说是犯私，给我没收去。走吧，赶紧回家去吧！”

就扶了他大婶一把，搀她起来，两个人东张西望地溜回家来。

十　阶级的爱

不发寒热时，董长兴的神智挺清醒，只是不能动，更懒得说话。深更半夜不合眼，夜夜听见大群的狼嗥，抢着吃山沟的死人，吃红了眼，有时大月亮地，也敢闯进工人区里，前爪扑上窗，把嘴伸进工人的家来。越到夜静，左邻右舍的大人小孩唧哇乱叫，一会就有女人一声天一声地地哭着亲人。董长兴不禁要想到自己的身世，离乡背井，拉家带口的，眼前病得下不来炕，万一有个好歹，剩下他们娘俩怎么弄？一个老人家，受苦受难，心上磨得起茧，归期落得这样惨，思前想后，忍不住一阵心酸，簌簌地淌下泪来。

起初，一早一晚，贾二旦也不让他安生，常在窗外尖着嗓子骂道："真背幸，辛辛苦苦一个月，到头分不到钱，还得喝西北风！组里也不像个组了，东倒西歪的，简直是鸡巴毛炒韭菜，乱七八糟！别拿死降着人，又不是什么宝贝，有鼻子有眼的人，天下还不有的是！要死快死，好倒地方给旁人！"

一来二去，慢慢地不大骂了。董长兴幸喜没人噪聒，心里可寻思道："那个刻薄鬼莫非是吞了糨糊，黏得张不开嘴？"

殷冬水招着庆儿娘迈进门时，董长兴又在流泪，一时有点难为情，拿鸡爪子似的黑手抹干净泪，苦笑道："你看我越老越不成材了！也不知怎的，动不动就好哭！"

殷冬水拿右手揪住肩膀上的米袋子，一哈腰撂在地上，拿胳膊往低脑门子上一擦说："他娘的，剩下一只手，做事到底不灵了。"一回身又说："大叔，你也不用过意不去，这袋米是买给你和我兄弟的。我孤人一个，这两年勒紧肚子，好歹攒下几个钱，今天总算用得着了。"

董长兴一阵感激，背过脸说不出话。他女人小声哭道："多亏大哥操心啦！人到这地步，也说不出旁的了。这也是天数，赶上这个灾难，只好听天由命吧！"

殷冬水揪着破袄襟擦擦胸膛上的红汗，又忽打忽打地搧着风，亮开大嗓门说道："什么天数？我再不信这一套了！你就是说的黄河水倒流，我也不信了！要说是天数，为什么日本人不死，偏偏就是咱们出苦力的该死！依我的歪看法，这都是几年来肚里无食，身上无衣，劳累过分，一下洞子再受些阴寒，才熬出这场大病大灾，旁的都是假话！"

董长兴闭着眼，上气不接下气地道："冬水，你说的是……我一辈子做事，一步迈出去两个脚印，心胸放得正，几时亏过人？不该把我往死路上挤！……"

殷冬水一歪身坐到炕沿上说："大叔，放宽心吧！人往高处想，水往低处流，等你病好了，咱们回家去。……"可是又即时改口悄声道："不过我真等不及了，打算就走呢。"

董长兴从枕头上抬起头道："他们放你走么？"

殷冬水把大嘴一闭，又压着嗓子说："腿是我的，他们管得着么？丢了一只手算了，不能把命再丢在这。组里有些人，也都想跑。"

董长兴颤颤哆嗦地伸出手，使劲抓住殷冬水的手背，好半晌才颤着声说："跑吧，趁着翅膀没断，赶早跑吧！……你大叔算是完了，再不能活着见到家乡人啦！……记着我的好处，忘了我的坏处，咱们二位这世有缘，来世见吧！"

殷冬水心里好惨，咽了口唾沫，不能出声。

已经是晚半天，工人下了班，只听贾二旦在外面尖着嗓子叫道："埋人去啦！'老虎科'叫埋死人去啦！"

殷冬水便骂道："这小子，太没人味，病人死活不管，光知道顶着死人的名字，报虚名，吃空钱，下自己的腰包。"

贾二旦又在外面指着名叫道："殷冬水，殷冬水，埋人去啦！——这家伙，也不言语一声，就旷半天工，钻到他娘的肚子里去了不成？"

殷冬水提起嗓子回骂道："你吃了屎不成，满嘴不干不净的，混骂大街！老子就在这，别当我也怕你！"一边气虎虎地往外走，可是个子大，忘记低头，一下子碰到门框子上，痛得直揉头。这一下倒想起件

事，连忙回过身说：“他娘的，正经事没办，倒气昏了！这有两粒牛黄解毒丸，刚给大叔他们掏换的，人家说治这个病顶灵，留着吃吧。”

说着从怀里摸出个纸包，递给庆儿娘，一掉腚又走了。

十一　茫茫的夜路

这天黑间，月亮滴溜圆。正当半夜，一小股人摸出工人区，顺着一道陡坡溜到沟底，悄悄地偷下山去。一起是十个人，被窝卷成长条，斜捆在身上，有的后腰上还绑着个破包袱，手里一律提着根镐把子。领头的是殷冬水，闪着个大身量，脚步总不能放轻，往往踩得石头响。后尾都是本组的光身伙友，脆萝卜嗓子也在里边。死逼到头上，谁不想跳出死地？三言两语，彼此透露心事，又一商量，就在今黑间觑个空，搭着伴奔下山去。

月亮光白花花的，满山的灯火好像褪了色，也好像比往日稀落了。这股人掩掩藏藏的，一路小跑，快到山脚时，影影绰绰地瞭见前面有一座炮楼，枪眼里透出灯光。

殷冬水收住脚，悄悄喊道："这边来，这边来！"领着大伙爬上个斜坡，翻出了沟。

满地都是大秋，正待收割。伏里雨水缺，庄稼人又不断地得给日本人修路，摊差事，难得细锄草，庄稼便瘦得可怜，四处全露地皮。殷冬水领着大家插在庄稼地走，奔着宣化那个方向。从谷地钻进高粱地，高粱地又钻进豆子地，才认为摸到正路，不曾想走到个断崖上。

脆萝卜嗓子叫棘子挂破腿，嘟囔道："这是往哪走啊？瞎闯一阵，走的就不是路！"

殷冬水拿镐把子拨着庄稼，一边走，一边说："管他是路不是路，碰碰再说。"

转来转去，殷冬水也烦了，把镐把子一摔，爽神坐下去，赌气道："歇歇再走吧。看起来方向不错啊，怎么老摸不着正道？"

脆萝卜嗓子朝后望望，还瞭得见红石山上的几点灯火，就发急道："也不知道天什么时了？顶多才跑出十里地。万一日本人撵来怎么

闹？”

殷冬水大声大气道：“撵来就干！下山以前，大伙不是讲得明白，一个人一根镐把子，要是来追，豁出去拚了，也不走回头路！不是我吹牛夸口，别看我缺胳膊手腿的，来个三对五对，还不放在眼里。只要天亮赶到宣化，一上火车，天大的事也不怕了。”

脆萝卜嗓子忽然指着远处道：“你们看，那是什么？”

原来是辆汽车，亮着灯光开过来。大家慌得急忙躲到庄稼里，灯光却慢慢转了方向，开过去了。

有人喘了口气道：“这准是从龙关往宣化开的，不知又有什么急事？可也巧，咱们正摸不着道，原来在那。”

大家连忙整整行李，迈上大道，顺着一铲平地放开脚步。原先那个焦急心慌啊，这会子恨不能一步迈到宣化。风露更大，庄稼散出股青味，各人都想起家，恍惚闻到家乡的土味。

鸡叫了三遍，月亮偏到大西边，满地乱摇着庄稼影子越来越淡。白天和黑夜仿佛只隔一条门坎，跨过这一步，天就亮了。他们赶得口干舌燥，浑身发黏，来到一个小村，可巧有家干饼子铺，刚开门。大家正要找水喝，从东又开来辆汽车，碾得尘土飞扬。殷冬水瞪了大伙一眼，迈步想跑，汽车早闯到跟前，车上有人大声喝道：“不许动，谁动就打死谁！”

两挺机枪架在头一辆车上，正瞄着大家。杜老五伺候着广岛小队长立在车上，自卫队和日本“大部队”纷纷跳下来，一阵撕打，把十个人全都绑起。

一回矿山，杜老五马上保出脆萝卜嗓子等九个人，好言好语对他们说：“我这个人就是心软，你们可以对不起我，我可不能对不起你们。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无非错听了姓殷的一套胡话，一时糊涂上当，往后可得规规矩矩做事，再闹出漏子，就怨不得我了。”

殷冬水真像犯了滔天大罪，五花大绑，立时捆到沙子地地牢去。半个月后，工人们早晨上班，路过满寿山，发现“老虎科”前搁个小木笼，里面摆着个人头。那头的肉皮叫药水泡得白里透青，脑门子很低，玻璃

似的眼睛半睁半闭的，大嘴却闭得紧紧的，带着种激愤不平的神气。

认识的人失声叫道：“哎呀，这不是殷冬水么？”

可不是。杀鸡给狗看，他被认做八路军，竟叫日本兵拿机枪打烂下身，又绑到柱子上，练习刺枪，直到全身都烂了，才割下头，挂在这里示众。

十二　春天来了

春天来了，正是一九四四年。吹上几阵东风，红石山上各色各样的花草都冒了头。黄玫瑰开得最早，香喷喷的，遍山遍野都是。工人区的石碓臼里积的雪都化成水，几只山鸦雀落到碓臼边上，尾巴一跷一跷的，抢着跳进雪水里，亮开翅膀，头往水里一扎，翅膀拍打着水，洗起澡来。

董长兴的心一点都没苏醒。去年爷俩病时，庆儿吃了丸药，再加上他娘侍候得熨熨帖帖的，躺了二十来天就好了。做爹的到底老了，从秋天躺到冬天，冬天又拖到春天，刚好点，别做事情，做事别累着，别撑着也别饿着，更不要焦急，一焦急，那病也就犯了。就这样，时好时犯，整整拖了半年，拖得老头子只剩下一把瘦骨头。

殷冬水的死信传到老人的耳朵时，他一天没吃饭。殷冬水是他近邻，又是他从小摸着头长大的，死得这样惨，哪能不伤心？

节气一改，庆儿娘心里又存了点指望，天天辨别着男人的气色，悄悄想道："病怕春秋雨季，开春没添病，也许不要紧了。"

土窑外下起雨来，沙沙的，一阵松，一阵紧。顶到半夜，庆儿才推开门进来，浑身湿淋淋的，又是红汗，又是泥水，乏得什么似的，一屁股坐到炕上说："饿坏我了！快给我点吃的罢，娘！"

他有十七岁了，一半像大人，一半像孩子，身量才拔起来，脖子显得很长，劳累得又瘦，只剩一对大眼，挂着帘子似的红眼睫毛。他娘连忙拾了一碗红高粱面窝窝头，递给儿子，站在旁边看着儿子狼吞虎咽地吃，一面问道："今天怎么回来的又是这样晚？"

庆儿塞得满嘴是干粮，呜噜呜噜说道："还不又是紧红。日本要指着数要我们四百吨红，出不齐，只好打连班，下雨也得干，熬得大伙又乏又饿，骨头都断了！"

庆儿娘又像哭似的说："真作孽呀！咱们这些人前世做了什么损德事，落在这里活遭罪！就不会有个活神仙，下来救救咱们！"

满寿山忽然拉起汽笛来，又急又尖。……

起根只当是下夜班，没人留心。可是汽笛一个劲叫，隐隐约约还有枪响。庆儿撂下吃的往外就走。天空一片乌黑，雨下得正急。工人们差不多全起来了，胆大的打开门，出来探望，互相问道："哪里响枪？"谁也摸不清，只听见这个山头也放，那个山头也放。汽笛忽然断了，满寿山一带灯火全灭，黑咕隆咚的，人又叫，枪又响，乱做一团。

杜老五黑地里慌慌张张嚷道："快进屋去，准是土匪来砸明火！"

贾二旦也尖着嗓门骂起大街来："王八蛋操的，你们是死人不成？还不去关电网的门，好合闸！"

可是没等通上电，电网外一阵脚步声，一大伙人影早从入口处涌进来。当头的影子又矮又壮，像个小孩，领的路一步不错。好几条嗓子齐声喊道："老乡，咱们是八路军，不用害怕！"

工人们大半没见过八路军，光看见日本人把八路军画成蓝靛脸，红胡子，还有犄角。他们未免惊慌，赶紧往家跑，砰砰磅磅乱关门。庆儿头脚进来，二脚就闩上门，赶忙拧灭电灯，喘嘘嘘地说："他们到底来做什么？"

半空响了雷，打起闪来。雨地里又是人跑，又是人叫。庆儿娘吓得一屁股坐到地上去，衣裳扫在锅台上，哗啦一声，几个碗跌得稀碎。

就在这时，有人跳到窑门前，一边捶门，一边叫道："开门，开门，赶快开门！"

窑里的人都噤住声，动都不敢动。

门外叫得更急。董长兴的精神一震，觉得嗓音好熟，再一细听，骤然撑起半个身道："庆儿，快开！"

门一开，黑影里闯进来的是胡金海。

十三　黑人

自从打死大毛驴后，胡金海其实一直躲在大坝口他姐姐家里，隐姓埋名，不敢露面，变成个黑人，像埋在土里一样。

他姐姐先时很担心事，再三叮咛道："往后可别由着你的心意胡来啦。虽说这是八路军的地面，那些死鬼子汉奸可不断地来，再惹出祸，连你姐夫也要受牵连。"

他姐夫王世武是个细高挑，长得细眉细眼的，为人精细老到，见事透亮。家里房无一间，地无一垅，自少耍的是木匠手艺，好不容易攒下几个钱，将近三十才成家，日子过得还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一九四〇年春天，八路军开辟了平北根据地，一个罗区长来到龙延怀八区（龙关、延庆、怀来的混合县），帮助穷人减租减息，增加工资，又挑了十个年轻、腿快、胆子大的人，编成游击小队，专管替八路军送信带路。王世武亲身参加了增资斗争，日子过得强了，干得起劲，又当了小队长，从此跟革命血肉相连了。他从早觉得胡金海刚硬要强，是条汉子。过了一阵子，看看没人追问，就替胡金海揽了群小羊羔放。

这当中，胡金海时常碰见八路军，都是些挺和气的人，穿着灰军装，有时是过路，到村问问地名，坐在街上歇歇乏就走了。有时也在村里住宿，悄悄地来了，悄悄地又走了，一点都不惊动人。深更半夜，还往往有人来敲王世武家的门。这些人穿着便衣，包着头，跟庄稼人一模一样，只差身上背着个挎包。每逢有人来，胡金海一定要帮着姐姐替客人烧水，或是做点吃的。

有一个黑间，罗区长来了。三十左右年纪，一身蓝粗布裤褂，磨飞边了，鞋也绽了底，露出脚指头来，身上背着杆单打一的牛枪。脸盘又扁又平，鼻子眼长得朴朴实实，厚厚道道的，走到哪都不惹眼。见了人也不大言语，只是一味地咧着嘴笑。

胡金海端着一大碗开水送给他喝。罗区长含着笑点点头，从上到下打量胡金海几眼，又笑了笑，才问王世武道："这是你的什么人哪？怎

么早日没见过。”听见说起胡金海的来历，就变严肃了，点着头赞道：“噢，倒真有骨气！”接着一低头，看见胡金海脚上趿着只破鞋，底和帮快分家了，便叹道：“嗐，怎么连双鞋都混不上穿的！我这有一双，你先拿去穿吧。”一边从挎包里拿出双崭新的布鞋。

胡金海哪里肯接，怪腼腆地低着眼道：“区长留着自己穿吧，你的鞋也破了。”

罗区长硬把鞋塞到胡金海怀里，含笑说道：“拿着吧，拿着吧，我就是再苦，也比你强。”

胡金海收下鞋，说不出的欢喜。他先前只当是世上的人都是只顾自己，不顾旁人，骑在旁人身上扇扇子，哪管你死活。像罗区长这样好人，他做梦也没梦见过。从此心坎里便留下罗区长的影子，时时刻刻也忘不了。

隔不几天，胡金海正在野地放羊，望见三个军人扑着村走来，扛着枪，大模大样的，也不避人。近前一觑，原来是矿山上的自卫队。

他的心闪电似的想道：“这是来抓我的！”急忙闪到一块大石头后。

庄稼人多半到地里送粪去了，村里空落落的。三个自卫队进了村，也不见什么动静。青草正发芽，小羊羔吃得欢，四处乱跑，专找嫩芽吃。胡金海由着它们跑去，也没心照管。足足有一顿饭工夫，村里忽然响了声手榴弹，紧跟着又是一声。

胡金海正在纳闷，只见有个自卫队逃出村来，光着头、赤着一只脚，没命地跑，后边追着王世武和一个武大郎形的矬子。他心里明白一半，跳起来迎上前去。

自卫队看见觌面来了人，扭头又跑。胡金海捞起块石头，飕地扔出去，大声叫道：“你往哪跑？看我的手榴弹！”

自卫队吃这一吓，一下子颠到沟里去。胡金海抢到沟沿上，张着膀子跳下去，一屁股骑到自卫队的身上，按住他的头，回过脸叫道：“拿绳子给我，捆起他来！”

就由王世武帮着捆了个结实。

自卫队的脸擦着地，满嘴告饶道：“大哥，大哥，你饶过我吧！”

王世武眯缝着细眼笑道：“我饶了你，你可不饶我。话糙理不糙，这也不能怨我不讲交情，谁叫你自讨苦吃。”又转脸对胡金海说：“你看这些不知死活的东西，真是馋猫鼻子尖，吃腥嘴了，跑到咱这来要草鸡。我把他们稳在村公所，说是出来找鸡，可把吴黑找回去了。”便指一指刚刚跑上来的那个矬子。那人长得不过三尺来高，头有斗大，戴着顶大草帽子，活像蘑菇。

只听吴黑接嘴笑道：“找到我能有什么好处？还不是送他们两颗手榴弹，炸得死的死，伤的伤，这个家伙草鸡没吃成，倒先草鸡了！”

十四　你们看我行，就写上我吧！

区里给吴黑庆功戴花的那天，胡金海在会上也受到罗区长的表扬。胡金海佩服吴黑，就拉拉王世武的衣角，关心地问道：“这个人长得怎么这样出奇？”

王世武笑道：“你别看他长的丑，可有内秀。最会拉朋友，套交情，常常借口给日本人送情报，跑到矿山上探听消息，跟自卫队熟得动手动脚的，不分彼此。”

会场上飞起一片掌声。罗区长站到石台阶上，伸出两手压平满场的声音，慢静静地笑道：“吴黑同志这回的功劳真算不小，殊不知也是整个咱小队的功劳。你们看咱小队的同志，差不多个个都是年轻力壮，勇敢大胆，土枪土炮，手榴弹地雷，来了就够敌人受的！不过咱们的人还不大够，大家还该多多参加，谁愿意，现在就可以自动报名。”

胡金海的心猛然一跳，脸色都变了。先前他在矿山上，熟人很多，可总觉得孤零零的，没个依靠。今天在场的挑不出几个熟人，个个生龙活虎似的，仿佛都是亲人。他模模糊糊觉得这当中有股挺大的力量招引着他。他的两眼直盯着罗区长，想开口又开不得。

罗区长望了他一眼，看出他的心事，带着笑问：“胡金海，你的意思怎么样？”

胡金海的心一下子落下去，长眼眉舒展开，有点害羞说：“你们看我行，就写上我吧。”

从这天起，他加入游击队，好像重新从土里钻出来，腰板也直起，只觉得四面八方都是力量，支撑着他。罗区长更像盏黑路上的灯亮，领着他前进。菠菜上市，小羊羔吃草长大了，归了大群，他不再放羊，索性跟游击队跑到矿山附近，闹铁、割电线、打游击、摸炮楼，日夜不休，轰轰烈烈的，直顶到一九四四年春天。

十五　霹雷闪电的黑间（一）

夜里十一点钟，天下着雨，沙沙地，一阵松、一阵紧。吴黑戴着大草帽子，挎着个篮子，里边盛着新炸的油糕，用布盖着，从红石山背面爬上来。天黑路滑，走的又是放羊小道，全仗他路熟，领着胡金海等二十几个人一直摸到满寿山顶那座大炮楼近前。

炮楼下边紧邻着“老虎科”。矿工们不知吃了“老虎科”多少苦头，游击队决心要攮这个黑心几刀子。临时从各村调集五十多人，分做两路：一路由王世武领头，去砸“老虎科”；另一路就是胡金海、吴黑等人，要首先抢占这座炮楼。

事前吴黑费了番心事，探清山上敌人没添防，这两天可巧又是他认识的一个叫高义的自卫队守炮楼。头天下午，他像个鸭子，摆呀摆呀的，特意从炮楼前走。

高义从枪眼里叫道：“吴黑，你孤鬼冤魂的，往哪瞎逛荡？”

吴黑假装一愣，笑骂道：“操你娘，我当是谁！”又扬了扬手里拿的黄芹说：“我摘山茶来了，你要不要？”

高义的尖鼻子伸进枪眼，叫道：“我当什么好东西，谁稀罕你的。要孝敬老子就孝敬点好吃的东西。”

吴黑仰着脸笑道：“看把你美的！你想吃什么？我家里还有糕，给你送些来好不好？”

高义喜得道：“要送可早点来，别叫鬼子看见，又给霸去吃了。”

现在正是来送糕。炮楼矗立在黑地里，显得又粗又高，怪怕人的。中间一层的枪眼亮洼洼的，正有人影闪动。吴黑朝后做个手势，胡金海等人全趴下，他独自个走到炮楼跟前，手捏着大草帽子边，仰着头喊道：“高大哥，高大哥，睡了没有？”

上边喝道：“哪一个？站远一点！”就听见搬得枪闩响，竟不是高义。

吴黑吃惊地想：“坏了，怎么换人啦！”仍旧壮着胆子说：“我是吴黑，高大哥叫我来送糕。”

这才听见高义睡得矇矇眬眬地问：“你怎么天不亮就来了？”

吴黑笑道：“下雨天，谁知道什么时候了？我怕你饿，就手也给你来送情报条子。”

枪眼里的人影乱晃，楼梯响了一阵，只听嘎啦一声，铁门开了。吴黑一进去，高义立刻又关上门。

炮楼一共用木板搭成三层。底下的一层盘着炉灶，放着吃食东西。二层是住人的：当中一张桌子，三张小凳；地上铺着席子，被窝得很乱；靠墙倚着两杆枪，机枪架上还有挺歪把子。第三层只有打仗时才有人上去。

高义抢过篮子去，抓起块糕就吃，领着吴黑往二层走。素日都拿吴黑当玩意，便取笑道：“好孩子，到底是你孝顺，往后多送点吃的来，干老子也不会忘了你的好处。你不知道，这一阵乡村闹得太不像话，三个两个人就不敢下去弄东西，一下去准吃亏。”

楼梯口站着个瘦鬼，瞌睡眼，肿眼泡子。吴黑自来熟，爬上去笑道：“你这位老哥也太不客气，人家来送糕，也不是来送死，你倒要开枪。”

瘦鬼大口吃着糕，响着黏痰嗓子道：“你也别瞎埋怨，你还把我吓了一跳呢。这一向八路闹得凶，闹得‘皇军’黑间都不敢上炮楼，光派我们来。要说我，还有比我更的呢！”

吴黑竖起脚尖，把情报条子搁到桌子上说：“今黑夜放心大胆好了，八路军来的也不多，只有千数人。”

瘦鬼的手一颤，糕掉到地上。高义拿油手一摸吴黑的脸说：“乖乖，瞧你油嘴滑舌的，多会说话。别尽着赖在这，滚你的吧！”

吴黑摘下大草帽子，甩着雨水笑道：“我刚刚才来，又叫我走。外

边正下雨，叫我往哪去呢？”

高义道：“你爱往哪去就往哪去，管我什么事。反正我要睡觉了，别在这碍事。”说着揪住吴黑的头发便往楼梯口拖。

吴黑的小短腿一绊一绊的，大草帽子也丢了，笑着骂道：“操你娘，过了河拆桥，连篮子也不给我。”

高义早把他轰下楼，打开铁门，叉着他的后脖颈子往外揪。吴黑拿手抵住门框子，不出去，也不让他们关门，笑着大声叫道：“救人哪！救人哪！”

门外卷进一阵风，胡金海飕地跳进来，高声喝道：“不许动！”牛枪便顶住高义的心窝。随后许多人一拥而进，捆起两个自卫队，缴了枪。

胡金海派人押走俘虏，从腰里拔出把斧子，猛力一砍电线，炮楼子立时乌黑。

这是个信号。王世武看见炮楼子拿下来，领着大家喊了一声，冲进“老虎科”，砰砰磅磅，乱砸起来。满寿山上的汽笛响了，又急又尖。全山的炮楼也闹不清哪里出了岔子，一处放枪，四处乱放。电线又被人砍断，警笛一下子断了，满寿山一带顿时漆黑。

胡金海打了声呼啸，领着人朝工人区扑去。

十六　霹雷闪电的黑间（二）

只听贾二旦尖着嗓门骂道："王八旦操的，你们是死人不成？还不去关电网的门，好合闸！"

可是晚了，吴黑早领人抢到电网的入口处，汹涌而进，一边喊道："老乡，咱们是八路军，不用害怕！"

工人们又惊又疑，抢着往屋里躲，又开门，又灭灯。胡金海几步窜进一座大工房，靠门站着，摆着手道："伙计们，不要害怕！原先我也在山上受苦，你们不认识我么？"

工人当中有从棺材缝里爬出来的旧人，疑疑思思说道："你不是那个打死大毛驴的……"

胡金海应声说道："不是我是谁！我于今当了八路军，这回进来，知道哥们苦得不行，特意往外救大家。想活命的跟我走吧！"

工人们愣住一回，一时明白过来，扑咚扑咚跳下炕，抱着被子便跑。有些人热病缠身，下不了地，急得地哭。

雨正急，天空打起闪来，一亮一亮的，雷就响了，轰隆轰隆，轰隆轰隆，满天打滚。跑在雨地里的人齐声叫道："跑啊，跑啊，不跑还等什么？"

这一叫，许多工房纷纷地打开门，工人争着往外挤，有的拖着长音叫："大爷呀，你们可来啦！"

人越来越多，足有六七百，辨不清方向，也不知道该往哪去，只听领头的吴黑一会喊："往南！往南！"一会又喊："往西！往西！"大家便追着这个声音向前跑。六七百人的脚步哗哗的，跟雨声也分不清。……

十七　霹雷闪电的黑间（三）

胡金海抽身跳到董长兴的窑门前，叫开窑门。灯一亮，董长兴恍恍惚惚还当是做梦，不敢真信。他流着泪，颤着花白胡子道："金海，真是你么？"一会又流着泪笑道："唉，唉，想不到果真是你！我只说这辈子再也见不着你的面了！"

胡金海有点心酸。董长兴早先多么硬朗啊！几年光景就糟蹋得弯腰曲背，像是干柴扎的人。他心里焦急，不能久站，劈头说道："大叔，以后咱们爷俩再细谈。你们先跟上我走吧，强是在这活遭罪！"

庆儿乐道："我早就想走了。娘，快收拾东西……"

庆儿娘幽幽地说："你这孩子，光会说走，也不看看你爹病在炕上，连动都不能动，怎么个走法？"

董长兴颤着声道："孩子，要走你就走吧，不用管我。我但凡能动，爬也要爬出去的！只要我看见你活着离开这里，死了也放心！"

庆儿娘哭道："庆儿，你不要走！要死就死在一块，强是七零八落的，弄得家不像家！"

外面又是雷声，又是雨声，又是枪声，又是人声。好几百人的脚步哗哗的，震动全山，地面都震得乱颤。

胡金海心里发急，主意一转，几步跳到门口，回过头说："大叔，你宽心养病吧，我兄弟也不焦急走，以后再跟你们通消息。"说着拉开门，一窜窜到雨地里去。

董长兴仿佛要抓住他似的，兴奋得用拐肘撑起身子，头探到炕沿外，直僵僵地望着门外，惨笑了笑，想说什么，可是一阵昏晕，一头扑到枕头上。

庆儿娘使力摇着他的肩膀，哭着叫道：“庆儿他爹，庆儿他爹。你醒醒吧！”

摇了半天，董长兴才醒过来，半睁着眼，望望女人，心里挺明白，精力可耗完了，就像灯碗里熬干了油，火焰就要灭了。

庆儿娘只是哭，董长兴的眼角也流下泪来，轻轻说道：“庆儿呢？”

庆儿忍着泪往前凑了凑，小声说道：“爹，我在这！”

董长兴握着儿子的手，半晌说道：“孩子，我是不中用了！……我死了，要好好孝顺你娘……这个地方也待不得，能走就走吧！……我的尸骨，也别丢在外乡，千万送我到老家去，别叫你爹做个孤鬼，就算安我的心了！”

庆儿娘放声哭道：“庆儿他爹，你当真就撇下我们娘俩走了么？”

董长兴断断续续说道：“我……我也管不了你们了！”

他的气力接不上去，慢慢地合上眼。庆儿娘号啕大哭起来，庆儿也流着泪叫道：“爹，爹！”过了半晌，老人又睁开眼，微微笑道：“别哭了，我正乐呢！……临死，我到底见到亮了！”带着这个微笑，他重新闭上眼，再也不睁开了。

电光一闪一闪的，雷从远处滚来，越滚越近，越近越响，盖过了雨声、枪声、人声、脚步声。红石山一时卷在霹雷闪电里，震得山摇地动。……

***

几天以后，大坝口开庆功会，当场成立了红石山游击队，跑下山的工人大半参加了，胡金海被举做队长。

十八　地下军

一九四五年五月的一天，王世武拿着个锛子，上了红石山。他是得到罗区长的指示，特意去找董庆儿，为了执行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当时给沦陷区所规定的任务：“共产党人应该号召一切抗日人民……将自己组织于各色团体中，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一俟时机成熟，配合从外部进攻的军队，里应外合地消灭日本侵略者。”庆儿在山上给游击队通风报信，已经成了条最可靠的关系。为了怕惹眼，王世武换上胡金海早先的一套破衣服，红嫣嫣的，像个矿工。转过山嘴，就听见风机、卷扬机……响成一片。他顺着偏僻小路，避开“老虎科”，绕到工人区，一路打听着来到庆儿的土窑前，掀开破草帘子走进去，一边问道：“庆儿兄弟在家么？”

庆儿站起来，直愣愣地望着这个细眉细眼的细高挑。

王世武笑嘻嘻地小声说道：“你不认识我么？说起来都是熟人，我是你金海哥的——”

庆儿瞥见他的锛子，脱口道：“金海哥的姐夫，是不是？”

王世武拉着庆儿的手笑道：“就是，就是。今天我找上门来，想托你点人情，有木匠活帮我揽点做做。在家里横竖没正经营生，闲着也不是事。”

庆儿狡猾地望着他，嗤地笑道：“你来了定规有门道，也不用哄我，别当我不懂。”

王世武拍拍庆儿的手笑道：“算你机灵，怨不得金海常常提起你。这件事，我也不好对你说，你也别露口风，往后自然会明白。眼时先替我揽点活，影住身子。”

庆儿想了想道：“木匠活咱摸不清，有活也说不上话。要当苦力还好办。我们组里死的死，跑的跑，杜老五正愁人手缺，我去说一声，就

说我爹活着的时候就跟你熟，你看好不好？”

王世武点点头笑道：“这也好，就是要苦了我的脸，明天该变成关帝爷了。”

庆儿去一说，果然有点望。杜老五到底厉害，把王世武叫去，从眼梢瞟来瞟去，问长问短，挺不放心。幸好王世武是个精细人，早换了名字。他的嘴又巧，问了半天也问不倒，一点不漏缝。杜老五倒认为他靠实，一口答应留在组里。上班以后，王世武很会做人，不跟人吵，不跟人闹，一点都不咬群。装车运红，手脚自然不灵，有一个一差二错，贾二旦瞪着洼口眼，刚要骂，他自己先倒骂道：“呸，我这个人有个屁用，只配回家给老婆洗裹脚条子！”说得贾二旦也笑了。

组里人都爱亲近他，一些年轻人更拿着他当宝贝看，有点闲空，便缠着他说书。说起来也怪，他肚子里装的陈谷烂芝麻，也不知道怎么那样多，今天是“说岳”，明天又是“梁山泊”，好像掏个十年八年也掏不完。庆儿更着了迷，整天粘在他身边，像个尾巴。

过了十天半月，大家熟了，王世武已经看中脆萝卜嗓子等几个有血性的人。一天夜里，恰巧都挤在庆儿的土窑里，围着他说古今。庆儿娘现在常揽点针线活，替些独身汉缝缝补补，挣点零钱。她正坐在炕头上，带着灯补一件穿酥了的破红褂子，推了庆儿一把说：“起来点，你把亮都挡死了，叫我怎么看得见？”

庆儿笑道：“娘，人家说得这么热闹，你怎么也不听听？”

他娘一边做活，一边说道：“听书也不用手听。我一个字也没漏，你当我没听见。”就问王世武道：“后来戚继光怎么的啦？”

王世武坐在炕当中，眯缝着细眼，咳嗽一声，又一字一句，不紧不慢地讲起来。今黑间他讲的是戚继光大破倭寇的故事，早年从老人嘴里零零碎碎听到一点，便添枝添叶，顺着嘴胡编。等他编到戚继光怎样单人独马，一连刺死十几个东洋海贼时，庆儿娘停下针，听出了神，叹口气道：“哎！于今要有他这样个人就好了。”

王世武笑道：“话糙理不糙，古今中外，能人多着咧，只怪咱眼瞎，有眼不识泰山。单拿我自己来说吧，常听人提起什么几路几路军的，可是心里糊涂，老闹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脆萝卜嗓子悄悄笑道："你说的是八路军吧！连这个都不知道，还配叫什么百事通，简直变成白屎桶了。"

王世武打了自己的后脑瓜子一下，笑道："对啦，对啦，一点不错。我真是仰巴壳下蛋，犁巴鸡！各位都是远处来的，走的路多，见的事广，别光听我耍贫嘴啦，也该讲讲这位猪八戒的本家故事，让我开开窍。"

脆萝卜嗓子小声叹道："你们都是正经人，也不必瞒哄你们，我家里就是八路军的地面，前些年秋里鬼子'扫荡'，把我硬圈来下坑道，哪日哪夜不叫我想那伙人？可仁义啦，专替受苦人打算，地主想多讹诈一粒租也不行，真是咱们的救命星！"

王世武紧摇着头道："不信，不信，我就不信。人嘴两张皮，说东又说西，要说是咱们的救命星，山上一万多人，不死不活的，怎么他们瞪着眼不管？"

有人抢着说道："王大哥呀，你这么个人，怎么也咬着屎橛子不撒嘴！人家打上山，救出多少人去，难道就没听见说？"

王世武惊道："这是真的么？怎么日本人常说他们爱吃活人？"

好几个人齐声说："你还信这些话呢，放屁辣臊的，哄小孩也没人信。"

王世武立时悄悄问道："要是这么着，你们为什么不加入，也好有个救？"

大家都低了头，不知谁咕哝道："这事一来没有门路，二来也担惊受怕的，得有点胆气。"

王世武道："怕什么，哪里会走漏风声？我先还糊涂，听你们一说，心里透亮了，倒真想加入。我们堡子里时常也有八路军来，等我回去问问，要不要咱们，要就加入，你们看好不好？"

大家你望望我，我望望你，末后齐声说道："也好，你就回去问问吧。"

第二天，王世武告了两天假，下山探亲。回来时，还带着一篮子糕

分给组里的伙友吃。前次那几个人都跑到庆儿的土窑里，眼巴巴地等着他。他一进屋，把手一拍，脚一跺道："嗐，这个事真叫我懊悔不迭！"

大家瞪大眼问："怎么的啦？"

王世武悄悄道："我这叫做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原先怎么不早加入？你没见人家罗区长，待人那个和气呀，一听说咱们要加入，喜欢的什么似的，还告诉我说，日本的德国把兄弟什么的……"便用手按着鬓角想了想道："我也记不清了，不是'拉稀的'，就是'稀的拉'，反正是个屎包，前几天叫苏联打瘪了。这一下子，日本人算完蛋啦，于今还屎克螂掉在驴槽里，泥充大科豆！殊不知八路军早把矿山围住了，工人加入的更不在少数。"

庆儿娘放下针线，蹙着黄脸，幽幽地说："但愿有一天，老天爷睁睁眼，保佑保佑咱们这些苦命人！"

王世武望着庆儿娘笑道："话糙理不糙，说什么命啊，老天爷呀，都是没有影的话！天下的人谁不是一个鼻子两个眼，要不是那些有钱有势的勾结着敌人，拿着咱们当泥搓，难道谁还比谁少几辈，为什么要当孙子？共产党能解救咱们，就是活神仙，求求倒有用。不过凡事还得靠自己，这回咱们加入，也得进进步，做点事情。"

脆萝卜嗓子问道："怎么就叫进步啊？"

王世武道："进步就是说每人都该在山上多做些事，帮助革命。比方说山上有好人，也有坏人，凡是不取奸弄巧的，又可靠，务必拉在咱们一道，人越多，力量越大，越好办事，——这是头一件。二件更要大胆才行。敌人在山上拚命弄铁，无非想多造家伙，来杀咱们的人，咱们必得变着方法跟他作对，不让他随心随意。山上的铁，也可以多弄些下山，好造枪。将来有一天，八路军往里攻，咱们往外杀，来个里应外合！"

董庆儿把脖子一缩，伸了伸舌头说："这不是要命的事么？"

有人怨他道："要命就别干！瞧你那个兔子胆，没等怎么的先吓哆嗦了！"

庆儿发急道："哆嗦？我才不哆嗦呢！明天做个样你瞧瞧，管保不

比你差。”

当场王世武便悄悄地登记了几个人的名字，庆儿也正式加入了。

十九　火山

现在，矿山已经变成一座火山了，虽说没喷火，地面早顶得晃摇起来。凡是日本人都挂上枪，不三不四的特务绕山转。天一黑，山上山下，山左山右，哩哩啦啦地常响冷枪，最善于听枪的老鬼子也辨不出是种什么枪，引得各山头的炮楼子乱放罗锅炮。

活地里更不稳。灯泡子用不上三四天就碎了，风钻的零件扔得七零八落，风签用着用着便不见了，火药费得不像话，可不见多出红。烂剥皮早就疑心是工人把风签火药一类东西送给了游击队，工人们辩白道："头上有青天，凭良心说话，山上有万儿八千人，人多手杂，你就是有十只眼，哪里看得过来？"

烂剥皮紧眨着左眼骂道："无风不起浪，没水不行船，反正你们脱不了牵连！"但又抓不到真凭实据。

破坏越来越凶。机器一开，变压器会忽然烧起来，怎么也查不出是谁把变压器油倒干了。有一天，风机正开足马力，外边猛然响了一声，工人慌得赶出来一看，只见一个二百五十吨的风缸蹦起一丈多高，摔到山沟里去。细一察看，原来谁把风缸的送风门关上，气出不去，憋得蹦走了。

急得日本小队长广岛瞪着牛眼，擂着桌子叫道："马猴子（八路军）！马猴子！里里外外统统的是马猴子！"

于是乱抓人。不过也是瞎诈唬，"皇军"先就怯了，不见太阳不敢动，一出事就拿自卫队煞气，骂他们跟八路军一个鼻孔出气。这些伪军当真也不可靠，有时三个两个，连枪带人，无缘无故不见了。

八月十号那天，情形更乱。采矿所的日本人急头癞脸地催着工人拆几架一百马力的风机，当天要往张家口运。听说张家口那面怕人炸，急着要用风钻打山洞，好藏飞机。日本人急得要命，工人却像老太太坐牛车，慢吞吞地不慌不忙。直弄到深夜，好歹才把一架风机的零件装上火

车。

火车不便再误，先开走了。下了矿山，顺着黑沙河套往前直奔。铁道旁一路是些狼烟墩台，黄土垒的，丈把高，古时候边境吃紧，便在墩上沤起狼粪来报警。车头的灯一会亮，一会灭。再一亮时，司机忽然发现前边的铁道扒了两丈多长，翻到一边。他连忙煞住闸，要停车，炸弹就响了。墩台上，墩台后，转出大群的人，有农民，也有今夜刚从山上下来配合的工人，直扑上来。手榴弹炸得天响，闪着红光。闪光里，影影绰绰望见一座墩台上立着个人，正在挥着牛枪发号施令。这是胡金海。

火车一打趴下，胡金海跳到车上，缴了路警的枪。游击队把坐车的工人集合一起，胡金海扬了扬长眼眉，就像蝴蝶动着须，大声说道："乡亲们，你们受惊了！咱们扒铁道，是要断绝山上鬼子的去路，大家也不用害怕。今天还有桩天大的喜事告诉大家：夜来八月九号，苏联跟日本开仗了！单是八路军，日本还招呼不住，再加上苏联，眼瞅着就要了他的小命！这就是咱们全国大反攻的时候来啦！"

工人们听说一声，乐得双脚跳，也不管三七二十一，跟着游击队冲上车，又砸又摔，一霎眼工夫，车上的风机早破坏得五骨分尸，七零八落。胡金海拿了包炸药，塞进车头的汽筒里，接上芯子，点着火炸了。然后他把大拇指和食指塞进嘴里，打了几声口哨，游击队就地卷起一阵风，眨眨眼不见了。

那伙子配合游击队袭击火车的工人也散开，各自悄悄地转回山去。庆儿便是其中的一个。他们各带着老虎钳子，是专门来起道钉的。

庆儿太兴奋了，一时半刻也不能安生，走到半山坡，又从腰里摸出个雷管，按上芯子，点着扔到半空，炸得像枪响，引得炮楼里又放起罗锅炮。

但当他推开窑门走进家时，杜老五却把他迎头堵住，擎起手枪，沉着驴脸问道："你这一整宿到哪去啦？又不是夜班。"

庆儿一时说不出话。他娘道："我说明天是你爹的阴寿，你连夜下山买纸钱去了，他又不信。"

杜老五乜斜着眼，龇了龇大金牙，抓住庆儿就翻。先翻出那把钳

子，又翻出几块黄炸药，张开左手扇了庆儿一巴掌，咬着牙骂道：“小兔崽子，还想在我面前耍歪掉猴的！我早看透了你这个坏蛋，钉你不止一天了，还有什么说的！”

便用手枪狠命戳了庆儿的心窝一下，把他押到沙子地自卫队去，下了地牢。

二十　勇敢，勇敢，再勇敢！

接连过了几夜堂，庆儿受了非刑吊打，浑身上下青一块，紫一块，没有一处好地方。这是第四夜了，过完堂，自卫队把他押回来，打开牢门，使劲一推，他便一头栽进去。

牢里黜黑，发出一股潮湿的霉味。犯人挤得满噔噔的，十有八九犯的是“思想不良”罪。一批一批抓进来，又一批一批押出去，也不知道把些工人断送到哪去了。庆儿趴在地上，一时动不得，只觉浑身生痛，可又说不清是哪块痛。灌火油，跪老虎凳，都熬得过，今晚上日本特务更歹毒，把他扒光膀子，拿着烧红的烙铁烙他的肋巴条，烙一下，问一句：“你说不说，山上还有谁是你的同伙？”

庆儿痛得惨叫，豆大的汗珠子满脸乱滚，厥过去几次，可是一个人不露，一口咬定说：“屈死我啦！屈死我啦！我连八路军的影也没见过，怎么赖我是八路军？”气得一个特务下死劲踹了他一脚，骂道：“拉他回去，明天崩了他算啦，省得费事！”

庆儿想起这几句话，心比伤口更痛。旁的可以丢手，唯独舍不得他娘。他一死，娘哭也哭死了。爹叫人家活活折磨死，这口冤气没出，哪甘心自己又白白死了。于是就想起王世武近来惯说的话：“鼓足劲干吧！别看日本人耀武扬威的，过不几天就该塌台了！毛主席早就告诉咱们要勇敢，勇敢，再勇敢！再加一把劲，胜利就是咱们的了！”

是的，他该更勇敢点。这些天，山上山下的同志，不正拿出勇敢，勇敢，再勇敢的精神，对敌人来了个大反攻？游击队逼近矿山，攻炮楼，喊话，夜夜不休。工人区里四处飞着油印的传单，写的是：“共产党八路军是人民的救星！”“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能得救！”“工人们起来，夺取敌人武装，打倒日本鬼子！”

庆儿不知道这些详情，听见到处枪响，也猜出是胡金海他们进攻得急了。远处又响了枪。牢门口两个哨兵嘀嘀咕咕议论道：“你听，你听，简直像捅了马蜂窝！”

第二个人道：“这伙人真惹不起，胆子又壮，夜来黑间，独自一个就敢闯进自卫队的营房里摘枪，炮楼听见了，拿机枪封住了路，那小子也灵，抱着十一条枪就地几滚就滚出去了——听说就是那个打死大毛驴的人干的。”

先前那人又说：“我看咱们这也不稳，开小差的也不少了。咱们哥俩也该早打主意，别等上了贼船，后悔就来不及了。”

庆儿忘记了痛，两手搬着地牢的铁栅栏，脸挤到栅栏缝里。他的脸烫热，浑身的伤火辣辣的，像是火烧。他的心可更像火，早长了翅膀，飞出地牢，跟着成千成万的同志在一起厮杀。……

二十一　移山倒海的人民

听说沙子地又枪毙人，保不准庆儿也死在里头。庆儿娘心都碎了，披散着头发，一路哭，一路往沙子地奔去。一连几天她吃不下饭，喝不进水，白天黑夜只是哭，憔悴得又瘦又黄，眼睛肿得像烂桃。等她爬上东山梁，望见了沙子地，一个斤斗栽到山坡上，累得爬不动。

沙子地竟像翻江倒海似的，乱成一团。这地方风景最好，八月间，漫山漫坡盛开着宝蓝色的蓝铃花，衬着一栋一栋精巧的小洋房，日本人住在当中，舒服得像些神仙。今天可不然了。日本人男女老幼，慌慌张张地挤在电网门口，叽叽咕咕地乱叫，也有女人擦眼抹泪地哭。那个日本医生平野戴着白口罩，白手套，满头是汗，恶狠狠地吆呼着一群工人替大家搬东西。

庆儿娘心里疑惑不定，冷不防大疙瘩上一个放哨的日本兵朝下喝道："你是干什么的？"说着地放了一枪。

庆儿娘这一吓，爬起来就跑，不想一阵昏晕，一头栽倒，顺着山坡滚下去，跌闭了气。

好半天才苏醒过来，只听见山顶上轰轰的，一个劲响。起根只当是崩红，越听越不像，倒像是炮。她的心七上八下的，又怕又慌，硬撑着身子又跑。

工人区的情形更变了。谁也不上班，成群大伙地站在屋子前，东谈西讲，又议论、又争辩，脸上的神情带着惊讶，又带着高兴。不知谁在墙上贴了许多标语，大群的人围着看，还有人指指点点地念。

贾二旦三把两把掀开工人，伸手去撕标语，嘴里骂着大街，脆萝卜嗓子横着肩膀扛了他一膀子，骂道："靠后点，我看你敢不敢撕！你吃鬼子屎，喝鬼子尿，到今天别再想唬洋气了！"

贾二旦张手要打，好多人齐声嚷道："揍这个王八蛋操的！"哄地扑

上去。贾二旦见势头不妙，抱着头窜出人圈子，一边跑一边骂道："好小子，等着瞧吧，我不掐出你们的腚门黄就不姓贾！"

庆儿娘拉着个人，惊惊惶惶问道："糊涂死我了，难道日头从西出来啦，你们就敢这样闹？"

许多人嘻嘻哈哈笑起来，那人答道："山上闹到这个地步，你怎么还蒙着睡大觉，不知道日本人刚才都拿起腿跑啦！火药库也点了，你听听，炸得正凶呢！"

庆儿娘心里糊涂，张着手到处去找王世武，顶头却碰见脆萝卜嗓子。脆萝卜嗓子眉开眼笑地问道："大婶，人家都乐，你怎么还是愁眉苦脸地掉眼泪？"

庆儿娘再也支撑不住，一屁股坐到地上，擤着鼻涕哭道："我有什么好乐的？庆儿死活不知，这会子连王世武也不照面了！"

脆萝卜嗓子蹲下身，悄悄说道："你找王世武做什么？他夜来黑间就下山了，是罗区长招呼他回去商量事情。这边时时刻刻有人去送消息，你有事告诉我吧！"

庆儿娘抹着泪道："我能有什么事？只盼他们早一刻来，好叫我少受一刻罪！"

工人们忽然都朝东跑去，拥在电网前，探着脖子，踮着脚尖，纷纷地议论着什么事。脆萝卜嗓子丢下庆儿娘，也跑过去。只见东山梁翻下三四十人，怀里全抱着枪，有的两支，有的三支，正朝这边赶来。当头的人正是王世武。后面跟的人穿着破破烂烂的红衣裳，光着头，赤着脚，身上好像带着伤，走路挺不方便。

隔老远工人便叫着问道："老王，你打哪来的？"

王世武眯缝着细眼，笑着点头，又伸出大拇指头朝肩后轻轻一指说："沙子地。"

他一上了坡，工人们便围上去，闹嚷嚷地发出问话，闹得王世武紧摆着手笑道："慢一点，慢一点，大家都问，叫我答应谁是。你们先别嚷，鸦静一点，听我告诉你们一件大事。"

工人们静下来，王世武扩着嗓子说道：“你们不知道，日本鬼子已经无条件投降啦！从今往后，再也不必受日本鬼子的气了！这个日子，是八路军给咱老百姓打出来的，咱们的队伍就在四围，一会就上山啦。”

工人们一听说日本已经投降了，吼了一声，发了疯似的乱蹦乱跳，乱嚷嚷地噪成一片。气粗的见了东西便砸，发泄肚子里多年的怨气。一转眼，这个工人区，那个工人区，都听到信，满山嗡嗡的，净是胜利的欢笑。

原来日本在八月十四号那天便正式投降了。一得到消息，罗区长立时把先前派进矿山的人叫出去，知道山上还有六七十日本兵，再就是一百四五十名自卫队。王世武被派出给自卫队送信，叫他们投降，不想伪军早吓胆寒了，有的先自奔了八路军，有的撂下枪，换上便衣，先一步溜走了。日本小队长广岛慌了手脚，把各炮楼的人都撤回去，死守着大疙瘩不敢动。地牢里的犯人急得乱摇门，王世武赶来，砸开锁，领着大伙收拾了伪军的枪。

庆儿娘坐在地上，王世武刚才的话听倒是听见了，心里可木辣辣的，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她乐么？自然乐。可又乐不起来。活到四十多岁，吃不饱，穿不暖，受苦受气，到头死了男人，丢了儿子，剩下她一个孤寡老婆，将来还有什么指望？还不如两腿一伸，咽下这口气去倒干净。

她越想越难过，眼泪哗哗地直流，这时却有人来搀她的胳膊说：“娘啊，你坐在这哭什么？”

她抬起头一看，竟是庆儿。还怕是自己眼错，赶忙擦干净眼泪再看，不是他是谁？庆儿瘦得嘴巴都尖了，脸上一缕一缕的尽是伤，两只眼忽闪忽闪的，却像灯笼。庆儿娘这一阵伤心，忍不住哭出声道：“我只当你抛下苦命的娘，到阴世找你爹去啦！没曾想你还能活着回到娘跟前，娘死也甘心了！”

庆儿的眼睫毛也湿了，忍着泪笑道：“娘，你该笑啊，怎么倒哭起来！”

庆儿娘的嘴角一牵一牵的，忽然笑了，一边笑，一边更哗哗地流泪。这个泪又酸又甜，叫人心痛，也叫人欢喜。从她懂事那一天起，她

的脸就像变成石头，永远愁眉苦脸的，没点好颜色。今天却第一回笑了。笑着笑着，忽然又伤心地哭道：“咱们总算熬到头啦！只是你爹死得太惨，要是他能知道今天的事，死在地下也会笑的！”

游击队上山了。红石山尽顶上首先飞出一面红色的战旗，只听山后雷似的这个叫啊，大队便从后坡翻上来，占领了各山头的炮楼。一时从东到西，山脊梁上绺绺的，尽是人，数不清有多少。

王世武直着嗓子叫道：“伙计们，这里有的是枪，有胆子的跟我走，咱们迎上大队，到大疙瘩上去弄广岛他们的枪！”

许多人应声叫道：“我去！”“我去！”大家抢着去拿枪。有些是原来的地下军，一大半是临时起来的工人。没抓到枪的也不甘心落后，拿起镐把子铁锹追上去。庆儿丢了娘，不顾创痛，也跟上去。

各山头的炮楼点起了火，冒着大烟。烟一落，火苗蹿出多高，烘烘的，烧红了半边天。山顶的人喊，半山坡的人叫，全山都震动了。一股人走下山头，两个人走在最前面：一个大约三十左右岁，面貌长的朴实厚道，只是含着笑点头；另一个却是长眉大眼，又洒脱、又英俊。

这自然是罗区长和胡金海。

罗区长要赶到工人区，召集全山的工人开会。胡金海扬起蝴蝶须似的长眼眉，招呼一声，带着游击队跟王世武他们汇合—起，赶去包围了大疙瘩，写信进去，叫广岛投降。

广岛早抓瞎了，但是接到他长官的命令，只许把枪缴给国民党，不许缴给共产党。广岛明白重庆国民党政府一贯和日本眉来眼去，有些意思，串通一起反共的事也干了不止一次，便打定主意不降，乐得在中国烧上把火，挑起反共的内战。这天黑夜，他不顾死活，领着人攀登一座没有路的大山，撞出包围圈，连夜窜到龙关去。

胡金海把手一挥道：“撵这个狗×的！不投降就揍他个稀里哗啦！”

他领着游击队和浑身是红的工人武装，带上新缴的枪，连夜撵下山去。全山的炮楼还在烧着，黑夜里，只见一个一个山头冒着红光，恍惚是火山喷出火来。夜静当中，隐隐约约地听见西北上正响着炮，隆隆的，仿佛是雷——八路军的大队已经逼近张家口了。

就这样，大块大块叫敌人蹂躏了八年的土地到底解放出来，百姓也抬起头，重新见到天日。这个胜利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经过八年抗战的结果，是全国人民拿着血肉生命换来的果实，更是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大胜利。说什么青山不改，绿水常流，人民就有移山倒海的大力量。红石山看起来还是原来的红石山，但已不是原来的红石山了。红石山已经彻头彻尾翻了个个儿，变成人民的矿山了。

二十二　胜利的果实

转眼过了一年，又是八月中旬，这天恰有趟火车从宣化开到红石山。火车到站，一个斯斯文文的后生走下车来，戴着顶蓝学生帽，穿着白衬衫和蓝学生装裤子，蓝褂子搭在右胳膊上，站上的工人看见他，赶着招呼道："胡队长，你这一阵在哪工作，怎么老不见？"

胡金海怪腼腆地笑道："我现在学习呢。"点点头走上山来。

自从抗日胜利后，他率领的红石山游击队便分散了，各自回到本地去参加生产。胡金海觉得从小受罪，不认识字，很吃亏，便转到宣化一家中学念书，提高自己的文化。离开矿山，将近一年了，乍一回来，看起来事事亲切，可又事事陌生。工人区不似先前那么破烂了，好些家门口种着青菜，养着八月菊、粟鸡花。娘们小孩，从头到脚，都有穿有戴的，气色也好。山坡上放着白羊，一群一群的小鸡刚出窝，跟着老母鸡满地跑。老母鸡找到吃的，拿嘴吁着，咕咕地叫，小鸡便唧唧吱吱地抢着吃。老母猪带着成群大伙的小猪，噘着嘴乱拱，一会又到墙边蹭起痒来。小猪看见生人，直竖竖地望着，忽然把耳朵一摆，摇着小尾巴撒欢跑了。谁家的小毛驴牵出去放青，吃饱了，自个往回走，几条小狗好顽皮，往驴身上一个劲扑，汪汪地乱咬。

胡金海看了笑道："你们这倒好，比乡村都热闹。"

一个女人坐在门坎上纳鞋底，怀里奶着孩子，回手在头发上磨磨锥子，笑着答道："可不是，要在早先，你想听个鸡呀狗呀叫的，也听不见。谁敢养只鸡？要叫鬼子汉奸看见，就说犯法，拿去吃了不要紧，还得受罚呢！"

胡金海顺便问道："董家大婶是不是还住在原先的小土窑里？"

女人道："你是说庆儿他娘吧？早搬了，谁还住那种坏地方。她就搬到从这数第二栋房子里……"便张着嗓子叫道："庆儿娘，有人找你呢！"

庆儿娘从门里探出身子，张着两手，满手粘着面，愣了一愣才认出胡金海来，赶忙迎出来笑道：“你这是打哪来呀？快到家里坐吧。差不多有一年不见了，我哪天不跟庆儿重念你。庆儿又听人说你当了什么战斗英雄，嘴坏的就说：‘人家一做官，哪瞧得起旧日这些穷伙计！’我就知道你不是那种人，再说八路军也不兴这样。”

胡金海悬着腿坐到炕上，笑着表白几句，一面打量着屋子。屋子不大宽敞，收拾得却干净。炕上铺着席子，靠窗放着几床半新不旧的铺盖，都是解放后开支新置的。炕里头摆着几个洋铁桶，专盛米面。庆儿娘的头上络着块蓝布，穿着一身青细布裤褂。—年光景，她竟变成另外一个人：先前整天皱皱着眉头，唉声叹气的，说话像哭，在人前也不大敢说话，于今可又说又笑，神气开朗多了。

门口挤着一大堆小孩，有的咂着指头，有的挖着鼻孔眼，直竖竖地瞪着眼瞧。也有几个隔壁邻居的妇道人家在门外探着头望。庆儿娘忙着做水，又道：“你来得正巧，不瞒你说，今天是庆儿的生日，我正赶面条。长到十九岁，从小没好命，饭都吃不饱，哪捞得着过生日？就算他刚下生，今天给他过个周岁吧！”

胡金海问道：“我兄弟还在组里做活么？怎么不见他？”

庆儿娘道：“他一个瞎字不识，不卖苦力做什么？”便对一个小孩说：“你到上边工会看看，就说他金海大哥来了，开完会快下来，别尽着贪玩。”

门口一个女人笑着插嘴道：“像庆儿那孩子，你再嫌不好，你还想要个什么样的孩子？又孝顺，又务正，工会里做着份事，再说不好，可是恨铁不成钢了。”

庆儿娘笑道：“千说万说，不识字，总没出息。我老了，要不老，晚半天定准也到上坎的学校里去念书。说起组里的事，也不大像从前了。组长是大伙举的，都是百里挑一的好人，下洞子的时候虽说也弄一身红，回家就有水洗，再换上套干净的衣裳，一年到头没病没灾的，看起来也像个人了。哪像杜老五在的时候，一个个糟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哪年不死上千八百个，想起来还叫人掉泪！”说着眼圈红了。

提起杜老五，门外的几个女人都动了气，索性挤进屋子，你一言我一语地讲起来。这个说：“那个死杂种，怎么也不抓住他，叫他跑

了！”第二个便说：“当时乱糟糟的，坏人跑的也不止他一个。听说都跑到天津北京去啦，照样唬人。几时解放军过去，好好地治他们一治。”第三个便道：“像他这种害人精，抓到了一定不会饶他。不过对烂剥皮跟贾二旦，应该再严点。依我说，宰了也不冤！咱们解放区待人真宽，交给区里以后，贾二旦赔出些钱，当众一坦白，就宽大啦。烂剥皮判了个罪，不过也没要他的命。我也明知道不错，只是心里不痛快。”

屋里一时只听见娘们的嗓子噪噪嚷嚷的。胡金海文文静静坐在旁边，像个大姑娘，羞答答地笑着。一个女人忽然转过脸问道：“可是呀，那些日本人跑了后到底怎么的啦？也该给他们点罪受受。”

胡金海低着眼笑道：“一些日本老百姓，也不担多大罪，咱们还打发俘虏回国呢。就是广岛这类家伙坏，一跑到国民党地面去，国民党的反动分子像得了宝贝一样，倒把他们和汉奸队都封了官，又勾结他们来打咱们解放区。”

庆儿娘正在炕上放了张小桌，泡上壶山茶，听了惊道：“怎么，又打仗了么？好好的日子不过，这都是为的什么！”

胡金海道：“就为的是你的日子太好过了，反动分子才来打你。你要翻身，他们偏要骑着你的脖子拉屎！”

正说着，董庆儿喘嘘嘘地跑回来了。他完全长成个筋肉结实的小伙子，推着滚圆的头，脸腮放着红光，帘子似的黑眼睫毛，忽闪忽闪地眨着。一进门就拉着金海的手不放，劈头笑着说道：“我知道，你是不是又要上山来组织游击队啦？我第一个先报名。刚才工会开会，告诉说蒋介石仗着美国撑腰，已经动手来打咱解放区了。这种混账东西，有什么理好讲，只有揍他！沙锅子捣蒜，一锤子的买卖，揍烂他算啦！”

庆儿娘生气道：“人家听见打仗，都不高兴，你倒乐得笑。这也不是搭台子唱戏，有什么热闹好赶！”

胡金海道：“大婶，你心里也不用不踏实，咱们的天下算定啦。姓蒋的要能讨到便宜，除非是驴长角！”

庆儿又拉着金海的手笑问道：“王世武他们哪去啦？”

胡金海说：“王世武和吴黑都又出来闹民兵自卫队了。罗区长于今

在宣化武装部，倒是叫我就便看看山上的情形。”

庆儿挽起袖子，对他娘道：“娘，我帮你擀面，留金海大哥在这吃饭。”

胡金海摆着手道：“不行，我还得到大坝口去一趟。”

庆儿道：“雨来啦，你走什么？”

胡金海望望天，果然从南面上来一大片黑云，罩住山头，一时阴沉沉的，天地都变了颜色。但是云彩没根，他便放心道：“不碍事，一阵雨就过去了。”

没下雨，先起了风，窗门碰得乱响。一转眼暴雨来了，只听大风呜呜地叫，吹得雨丝横飞，像是股烟，一路飘下山去。可是北方七八月间，注定是熟庄稼的好天气，不管这阵雨多猛，不久终归要晴的。天一晴，太阳露出头来，晒着满山满野的庄稼，农民就该磨快镰刀，动手收割他们亲手播种的好庄稼了。

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五号夜写在龙关红石山上。

望南山

前记

一九四六年七月，国民党反动派撕毁了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对解放区发动了疯狂的进攻，并在十月间向张家口进犯。当时在毛主席正确的战略方针领导下，我军暂时“避开优势敌人的致命打击，并转移军力求得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主动地撤出张家口，转到另外战线上歼灭敌人。察南蔚县川一时陷到敌人的魔手里，土匪跟地主就和敌人勾结在一起，对一度获得解放的人民进行了残酷的蹂躏。但人民决不屈服。人民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游击队，经过千辛万苦，流血牺牲，始终不屈不挠，坚持着斗争，直到一九四八年春天，毛主席的战略方针终于胜利，解放军重新打回察南，和当地人民武装会合，消灭了反动势力，蔚县川的人民也重新得到解放。

这就是这篇小说的历史背景。

瓜儿不离秧，孩儿不离娘，察哈尔蔚县川的人民依靠着大南山，就像偎在娘怀里。这片大山坐落在察哈尔河北交界，冬天顶着满头白雪，夏天蒙着云雾，灰钢钢的，水气挺重，春秋两季天气豁朗，山色黑苍苍的，显得又俊，又庄重。山上长着松树、杉树、白杨、桦木，密密层层，也没主，谁有力气，砍一天柴火挑到蔚县城，就能换到吃的。百姓常说：“这是穷人的活路！”又都是活山，数吧：九宫口、飞狐口、新开岭、石门峪、四十里峪、净口子，往南直通涞源和完唐二县，来来往往，脚运不断。

新开岭下有个村庄叫大王疃，离蔚县城二十五里，全村一百九十户。先前掌权的是地主蔡八翠。这人长的像个肉墩子，两只小绿豆眼总盯着人，打旁人的算盘，人家一望他，就赶紧眨巴眨巴眼。都说他胎子硬，跟大同地面一个外号叫齐天大圣的土匪是拜把子兄弟，仗着这点恶势力，欺压本乡的人。

他家里的长工邹多喜，就是他最吃顺嘴的一块肉。多喜原来是涞源人，七八年前，他奶奶拉着他跟兄弟河渠，一担子东西逃荒逃到大王疃。弟兄两个一点都不一样。河渠是个小个子，挺精干，两个黄眼珠一闪一闪的，像电光，嘴老闭得绷紧，不大言语。多喜可长了个大痴个子，说话大舌头，做活像牛一样出死力。八翠见多喜听使唤，又是外路人，好欺负，出了挺少一点钱雇他当了长工，安插他住在旁院一个小场屋里。老奶奶也跟着挤进去住下。八翠乐得管她口剩饭吃，支使她拆拆洗洗，缝缝补补。河渠性子别扭，不肯听话，地主便发话道：“我这也不是圣人庙，供养闲（贤）人，要住就得掏房钱。”

河渠一赌气走出去，被本村一个开豆腐房的许老用收留着住下，日久天长，也没过什么礼，村里人都公认他是许老用的干儿子了。从此，河渠就是那属野鸡的，吃碰头食。背柴揽工，有时跟当村一个叫赵璧的木匠做零活，一来二去，倒学了一手好泥水手艺。

说起许老用，真招人笑。平五十的人了，看起来可只四十郎当岁。

尖鼻子，尖嘴巴，也不长胡子，嗓音挺脆，满嘴净是巧话。年轻时爱唱小旦，一辈子没攒下钱。到如今还是个老光棍子，靠着卖豆腐糊弄着过。十年穿了一件破棉袄，又油又烂，常爱自己取笑道："你们别不认识货，这就叫滚龙（窿）袍。你看我——"就唱道："前面也是窿（龙），后面也是窿，浑身上下净是窿！"

逢上天冷夜长，吃罢晚饭，大伙惯爱凑到他豆腐房里，说说家长里短。赵璧跟一个叫大毛栏儿的楞头青走动得最勤。蔡八翠的底细，许老用摸得一清二楚，常对他们抖搂他的老底说：

"他这个人哪，三字经横念，人姓狗！说起话来天官赐福，做起事来男盗女娼。早先那几年，哪里赶集没有他，围着粮食市可转啦。见了粮食就抓一把，又看成色，又问价钱，你当他真买么？冷子揣进兜里。一个集赶完，他的口袋也装满啦。一到冬天，闲着没事，还到外堡子去要饭，爷爷奶奶叫得挺欢，要的毛糕筱面，统统埋在个窟窿里，攒多了，赶着牲口去驮回来喂猪。……"

赵璧是个慷慨人，不信世间上会有这种刻薄鬼，摆着手笑道："我不信。我看你是吃柳条，拉筐子，肚子里编。"

许老用急得尖起脆嗓门说："你看，当泥鳅的不怕迷眼，再丑的事他也干得出来。你没见他老婆，蒺藜子拌草，更不是好料。带个大马尾髻，打扮得鬼画符，不是脖子上捏几道红道，就是脑门子上拔几个火罐子，整天躺在炕上，拿手捂着脑瓜子，哼哼呀呀的，叫河渠奶奶给她揉肚子，捶腰。不过也怪，多喜就是在院里做差事，她也看得见，爬起来就咬牙切齿地骂"可恨！"这一对宝贝，真是太监骑马，少了鸡巴没有蛋，缺德货凑到一块了！"

其实并不止这点，蔡八翠还有更歹毒的手段。他最会放高利贷，黑驴打滚，臭虫利，连本带利翻上几番，穷人还不了帐，死逼着就得把地给他。大毛栏儿家里原有六亩地，有一年春天没落一滴雨，到处是一片白地，他爹跟蔡八翠借了二十块白洋，熬着过日子。转年老驴下了个小驴驹，可有活命的路子，全家正欢喜，蔡八翠找上门来对爹说："你这两头驴还不够我的利钱呢！地你也别种了，两头驴也给我，看着咱们是老相好的，欠下的零头欠着吧！"爹一口气没喘上来，气了个死，一会醒过来，半天不说话。闺女太小，不懂话，光哭着吵饿，爹正没处出气，拾起根棍子，一下就把闺女打死了。八翠倒满街说："这样的大人，穷极生疯，真是狠心！"

就靠这种种毒辣办法，蔡八翠横行霸道，全村的地差不多叫他捞去一半，害得许多人都变得像牲口似的，替他做活，缰绳握在他手里，由着他打骂。可是沙砾也有翻身日，蔡八翠横行的日子到底也有个头。一九四五年秋天，八路军来了，撵走日本鬼子，再后来又做土地改革。领着农民翻身的是区委书记周连元。他一来，大家争着诉说八翠的坏处，要求跟八翠评评旧理。也不知怎么透了风，蔡八翠不等人斗，先一天收拾收拾值钱东西，半夜溜了，都说是投奔齐天大圣去了。

他老婆披头散发，装疯卖傻的，挡在大门口，对着来评理的人又磕响头，又哀告，哭着哭着就昏过去，躺在地上吐白沫。河渠这后生平时像个没嘴的葫芦，胆量可有天大，大伙举他做新农会主任，领着头翻身。八翠老婆看看装死吓不倒人，又装熊，躺在炕上睁着眼说胡话。

河渠捅破她道："你闹也是白闹，反正挨不过去。咱们也无非要讨还欠债，照样会给你留吃留穿。就是八翠不跑，也不要紧。"

她可假装发烧，烧得满炕乱跌，嚷着说穿大红袄的吊死鬼来缠她。这也无用，她家拖欠农民的孽债还是清算了，拿出房子地顶了账。

一个叫吴宝山的地主假装开明，先献了地。这人长得白净大眼，嘴巴下一把疏疏落落的山羊胡子。早年在北京一家当铺做管账先生，识点字，平时最会献功买好，见风使舵。村里人多半是老粗，拿不动笔，他便披着人皮混到农民队伍里，依旧在村里做做文墨事，骨子里却是跟蔡八翠一条线。

大家喜欢赵璧做人豪爽，推他顶了八翠当村长。这一来，村里人第一次冲破了地主的黑牢，见了光明。早先被霸占去土地的人重新拿回原地，早先没地的人也分到地了。多年压在大家心口上的石头猛一下子掀掉，多年磨折着大家的痛苦一下子消除了。他们在地里流着汗做活，心里一想到这是自己的地，这是替自己干活，秋天打下的粮食也是自己的粮食，全家可以吃得饱，还可以换回棉花和布来，冬天添补件新棉袄，他们的心里就开了花，脸上也透出喜色来了。多喜跟老奶奶喜气洋洋地搬到八翠家的正屋去，河渠也回来宿了。八翠老婆挪到厢房去住。

许老用更乐，龙袍脱了，分到三亩地和一件光板老羊皮袄，做梦也没想到，喜得他拉着区委书记周连元说："这是从哪打着灯笼找来的呀！庄稼人没地，好比草拔了根，活不长远。我白吃了五十年饭，风吹雨淋的，今天才算扎了根了。"

一

这时候是一九四六年十月十日，一连几天，队伍从张家口那边过来，顺着山口退到山南去。河渠和村里人天天立在村头上，也没心思做活，手搭着凉篷，远远瞭望着大路上撤退的队伍。赶十三那天，掩护的部队最后一走，就再不见人了。

河渠好像忽然丢了心，肚子里不知是苦是酸，说不出是什么滋味。他踮起脚尖，伸长脖子往北瞭，只盼望还会有人上来。但是平川上空落落的，人牙也不见，只有风卷着黄草，满地打滚。他再回头望望南山，山口封锁着飞尘，透不过信来，那片莽莽苍苍的大南山竟把他跟自己最亲的队伍隔开了。

当天黑夜，哪个人也没正经地合一合眼。拿到斗争果实的农民都把要紧东西拾掇好，心吊在半空，只等村里一筛锣，便朝南山跑。许老用的豆腐房里也不像往常时那样热闹了。盆里泡着豆子，他哪有心情磨豆腐，坐在胡麻油灯旁边，吧嗒吧嗒光抽烟，抽完一袋又一袋，闷着头不响。赵璧、邹多喜、大毛栏儿，东倒西歪躺在炕上，也像吃了哑巴药。外面刮着大风，呼呼地，卷着沙土，摇得窗门乱响。谁要不经意朝门一望，旁人立时都抬起眼，心也缩做一团。

大毛栏儿绰号气虫子，动不动冒火，一不顺心便说七道八的，人倒是个直性人，这时又发牢骚说："八路军这一走，咱们又摔下虎背来了！往常他们对咱们多好，怎么说声走，就丢下咱们不管啦！"

许老用悄悄说道："你大声小气嚷什么，怕外头听不见？当初分果实，你比骡驹子蹦得都欢。这回可倒好，打仗没上阵，先尿啦。"

大毛栏儿急得分辩道："你别门缝里看人，看扁人了！我又不是草鸡蛋，怕谁咬我的×！我是说八路军不该说走就走，走得一干二净，连根人毛也不留。"

门外有人接嘴说："我就没走啊！"说着推开门进来。

大家一看是周连元。他有三十几岁，个子不高，红漆脸，长得十分壮实。从他身上，谁都能感到一股力量。你看他走路那个稳劲，举动那么干脆，说起话来，每个字都有一定的分量，处处表露出他的坚强的意志。他对人又特别和气，解决个问题，三次两次跟人谈，也不嫌烦。还时常跑到地里帮人锄豆子，拔草，说说笑笑，一点没架子。就连三岁五岁的小孩见了他，也要缠着他不放，热呼呼地管他叫老周。

当下大家一齐乐得说道："老周你从哪来的呀！吃了饭没有，要不要烧点水喝？"

周连元把手里的驳壳枪往皮腰带里一插，摆着手说："别麻烦，别麻烦！"一面踏着锅台跳到热炕头上，盘起腿坐下问道："河渠呢？"

许老用又恢复了平日说笑的本事，拔起脆生生的嗓子道："放哨去啦。他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放个哨，顽固军要真来了，一筛锣，大家也好跑。大毛栏儿，你也别光放屁，天这么冷，还不去换他回来。"

大毛栏儿走后，周连元问起堡子里的情形，赵璧挪动挪动大身量说："看起来有点不大稳，人心惶惶的，就连我们当干部的，心里也没底。你这一来，才吃了定心丸。究竟是怎么回事？"

周连元心里自然有底。他知道敌人已经收了齐天大圣那帮土匪，改编做保安队，天黑到了蔚县城。但他是冀中来的干部，经过日本人"五·一"最残酷的大"扫荡"，也炼出来了，向来有把握，就蹲起来滔滔说道："怕啥？咱们大江大海，粗风暴雨，什么没经过，眼前再艰苦，也不会超过抗日那个时候。你别看国民党进攻得凶，占了张家口，其实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丢个城，丢块地方，咱们不在乎，要紧的是歼灭他的力量，城也就夺回来了。军队撤走了，是要转出去打敌人。咱们都不走，又有区小队、县大队，有把握坚持这块地方！"

河渠差不多是跑回来的，脸冻得通红，浑身一股冷气，一进门就说："老周，你想坏我了！你看咱该咋办？"说着蹲到灶口前，张着两手烤煤火。

周连元笑着："咱们正商量这事呢。"便把刚才的话重新念道一遍，又说："村里的地呢？分了。地主跟土匪顽军准要倒算……"

河渠一扬眉说："我不怕倒算，只要你有章程，我就敢干！"

周连元道：“你真是团火！我的章程也是大伙的章程。分到的地，谁也不愿再叫人夺去。眼前只有一条路，就是组织护地队，保卫翻身的果实！”

邹多喜蹩拉着大舌头说：“恐怕不大行吧？光几支破枪，哪敌得过人家！”

河渠站起身，一摔手道：“你不干我干！哪天组织呢？”

周连元也在炕上立起来说：“这也不是描花样，说干就干！区里又打起游击来啦，我得先到旁的村去联络联络，明天再碰头。”一边拔出枪，跳下炕来。

鸡叫了头遍，大风呼呼的，刮过一阵又一阵，永没个停。远处隐隐约约有一声枪响，周连元抓住门，扭回头说：“明天可得小心情况！”

三

明天直到后半晌，才发现了敌情。堡子里的年轻男女先一步挟着包袱，带上黄糕，毛糕，筱面饼子一类吃食，跑到南山脚下。这一块是个慢坡，上上下下，净是沟啊坎的，顶容易藏。有些沟曲拉拐弯的，打日本那时候，村里人顺着沟挖了许多小窑躲敌情，生人找都找不着。

河渠抱着支大套筒枪，还是早两年村里民兵使的，爬在块土坎后，一瞭见敌人忙用胳膊弯子肘了赵璧几下。敌人离的少说也有三里地，像些小黑点，总有三十来个，接近大王疃村时，散开了，畏畏缩缩好一阵工夫，才进了堡子。河渠的眼冒出火来，觉得敌人好像走进他的心口，踩得他的心火辣辣地痛。他们在堡子里干些什么断子绝孙的事呢？不知道。足足闷了有两顿饭时候，才见又一个小黑点闪出村，掩掩藏藏朝山根奔来，有人吓得说："顽固军来啦！"慌得要跑。河渠抓紧枪，纹丝不动。一个半个敌人敢来，干脆就送他回老家！他瞪着黄眼珠，见那小黑点一会显在地面上，一会又没到洼地去，越来越近，看清楚不是敌人，倒是个本村人：穿着青棉袍，嘴巴下一把山羊胡子。

赵璧招着手叫道："吴宝山，吴宝山，堡子里到底咋样啦？"

吴宝山提起大襟，几步奔到赵璧跟前，气也喘不匀，呼哧呼哧说道："托村长的福，总算没遭害。我怕你焦急，不来送信不好，来吧，提心吊胆的，真叫人害怕。后来一想，村长为大家，出多大死力，我一条老命能值几个钱，就跑来了。"

赵璧皱了皱眉。吴宝山又连忙改口说："村里平平安安的，兴许不要紧。来的那帮人是城里保安队的，一进街这个嚷啊：八路来了，你们烧茶烧水，就不能给咱口凉水喝？我看看势头不对，挺着脖子出来支应吧，要啥给啥，说一不二，好歹压服下去啦。他们问我是不是干部，我说：干部都跟八路走了。他们说：怕啥！都是中国人，回来露露名就行了。"

河渠冷丁问道："蔡八翠回来没有？"问得吴宝山打了个冷闪，赶紧

答道：“这个摸不清，反正我没碰见他。”

有的娘们挂着家，也赶到近前问道：“你看回家要不要紧？”

吴宝山说：“谁敢保险！不过村里倒没怎么糟蹋。”

娘们松了气，惦起家来。圈里的猪一天没喂了，鸡窝黑夜不盖严，别叫黄鼠狼给叼去。破家值万贯，哪摆得开？嘁嘁喳喳一商量，胆壮的就想回去。河渠怕受敌人骗，拚命拦挡也拦挡不住，零零星星走了几个。回去后果真挺安稳，也没出什么事。

赶三天头上，邹多喜拿起镰刀、绳子搭到肩上，望着河渠说：“老二，我也家去啦。撇下奶奶自个，我也不放心。”

赵璧急得插嘴道：“咱们可都分了地，地主又不是老绵羊，你不怕他倒咬一嘴！”

河渠也闪着眼说：“你怎么这样糊涂，回去不是明着找死！你就别想我肯放你走！”

多喜挠挠脖子道：“你说的！他们也不是老虎，还会吃人！”他一心只惦着老奶奶，便贵贱不听人劝，悄悄溜到一边去，瞒着河渠割了把柴，装做没事的样子背起来往回走。堡子围着道土墙，门口站着个保安队，穿得一身青，瞪了他一眼，也没多问。他心里挺胆虚，走到蔡八翠大门口，前脚刚迈进门坎，却见八翠老婆从厕所走出来，手捂着脑门子，哼哼哟哟地叫：“哎呀！哎呀！……”一眼望见多喜，脸刷地变了，手指着多喜，咬着牙骂道：“你这块阎王爷也不上账“的穷骨头，往哪瞎撞？别把丧气带到我家来！八路一滚，你当还是你们穷鬼的天下呢！”

骂得多喜哪敢吭声，慌忙退出去，走进旁边那个场院去。老奶奶听出他的脚步声，在小场屋里问道：“是多喜么？”一面焦急地走出来。

奶奶有七十了，高身量，腰板挺直，白头发脱得剩不几根，还在脑后挽了个小鬃——一看就是个刚硬要强的人。她把多喜一把拉进屋去，关上门，指了指隔壁说道：“那主又回来了！你来家做啥？你不知道奶奶心里多急！”

多喜吓了一跳，问道：“八翠回来了么？”

奶奶说：“不是那坏蛆是谁！前天领着保安队一块来的。眼时村里光许进，不许出，也不知安的啥心肠。那天一来，八翠老婆就把我撵出正屋来啦，打呀骂的，把咱们的东西扬得满院都是，摔碎好几个碗。我要搬粮食，八翠推了我一跤，也不叫搬。这两天，我就光咽土豆子了。别再耽误时候啦，你快走吧！”

说得多喜很慌，懊悔自己不该不听河渠的话，拔脚想走。正在这时，门砰地踢开，蔡八翠像个肉墩子，冷不防出现在门口。这家伙霎着两个小绿豆眼骂道：“你们这些侉属们，真恶透了！村里搅了个天昏地暗，都是你们侉子领头闹的！背后还说小话！怎么？这笔帐不该算算么？”一面迈进屋，点着多喜的鼻子骂得更凶：“人心都是肉长的，你也得把心搁在当中，别搁在肋巴骨里。我哪点亏待了你？当初你们逃难过来，不是我养活着，早做了外乡鬼！你倒恩将仇报，斗争起我来！地分也就分了，我也不要了，可有一宗，你们得给我租子。”

老奶奶气得颤着头说：“秋天打的粮食，几大瓮，都叫你霸去了，你还要啥租子？”

八翠嚷道：“嘿嘿，是你霸去我的，还是我霸去你的！你们分了我六亩平川好地，赖年头，也能打两石，按三七分，二七一十四，你们得交我一石四斗租子，少一粒不行！”

老奶奶道：“你这不是逼人么？叫我到哪给你弄去？”

八翠上去打了老奶奶一个嘴巴子，骂道：“老白菜帮子，再敢撒泼！你不说理，我找人跟你说理！”一跺脚走了。

奶奶见八翠一走，赶紧推着多喜说：“你快跑吧，省得吃亏。我这条老命，豁出去算啦！”可是又哪跑得及？没到街上，八翠早把多喜堵住，指着他对两个保安队嚷道：“先拿住他！这些侉子最恶。”保安队便动手捆人。

老奶奶拉着多喜的胳膊叫道：“你们都钻泥了，坏了心了！要拿就拿我吧，我这条老命也不要啦！”

八翠双手把她一推，一推推了个脚朝天，冷笑道：“拿你做啥！你要孙子就使米来赎，不赎就准备棺材吧！”一面挥着手，叫保安队把多喜横拖竖拉绑走了。

四

奶奶跌到个粪堆上，头嗡嗡的，小髭也跌散了，两眼发直，可没一滴泪。她一辈子遭的罪，比她吃的饭都多，心磨得疙疙瘩瘩的，有点木了。早年也许把泪流干，从来不哭。哭有啥用，你还指望谁可怜你？老奶奶就是这样刚强。她喜欢河渠的性子，看不惯多喜那么呆头呆脑的，没有定心骨，好像短个心眼，吃亏到底就吃在这上头。总得想法救他呀。可又从哪弄一石四斗米呢？

老奶奶爬起身，头一阵发昏，赶紧抓住身旁一棵杏树，闭了会眼，才挺住了。到许老用家去吧，试试能不能挪借到米。她挺着腰板，慢慢走到街上，才知道村里闹翻了天了。

蔡八翠起初跟吴宝山串通一气，先缩着头不做声，想骗村里人回来，看看效果不大，现时又跟邹家撕破脸，索性现了原形，拿着把牛耳尖刀，明晃晃的，满街嚷道："穷小子们，有本领的出来斗吧！地凭文书官凭印，我是地主，今天就要收地租！"便指使那些保安队闯进新农会会员家里，牵牲口，拉粮食，搬东西，银钱手饰都下了腰包，弄个鸡犬不留。赵璧的家抄得更乱，他媳妇坐在风地里哭，绾头的簪子叫人拔去，头发披散着，棉袄也扯掉了几个扣门。

老奶奶颤颤巍巍地走着，却像没听见，也没看见。她浑身上下，从头发梢到脚掌，泡在苦水里泡了七十年，什么苦难还能吓倒她？走到许老用豆腐房前，怪呀，单独没事，门也悄悄地掩着，门缝里直冒热气。她推开门进去。屋里热气腾腾的，许老用坐在灶火前拉着风箱，锅里正熬着一锅豆腐。

许老用苍老多了，脸上平空添了些皱纹，眼神挺黏。说笑也提不起劲，见了奶奶，强打精神招呼说："大婶，你怎么有闲心出来串门？上炕头坐吧，挺热火。是不是不舒服，脸色不大好看。"

奶奶爬上炕说："我只恨自己老不死，要能得病死了，两腿一伸，倒真享福！"

许老用停住手不拉风箱，望着奶奶问道：“家里出事了吧？”

许奶奶说：“人都逮走啦！”便把刚才的事一五一十告诉了一遍，临末了说：“你看叫我从哪弄米赎他？只指望大叔你了。”

许老用且不答话，拿起个黑瓷罐子，往锅里点了卤，随后盛了碗豆腐脑，送到奶奶跟前说：“趁热吃吧。吃一碗半碗豆腐，我还敢做主。别看我天天紧忙乎，又磨豆腐又点浆，其实是奶妈抱孩子，人家的。保安队一来，八翠就下了圣旨，天天逼我做一锅豆腐，也不给钱。缸里剩的几斗黑豆，眼看露出缸底，正愁没法掏换呢。我没长皇帝的命，倒长了皇帝的身子，你瞧，这不是‘龙袍’又加身了。”便苦笑着张开胳膊，让奶奶看他那件穿了十年的烂棉袄，接着又道：“羊皮袄给我剥去啦，新棉鞋给我换去啦，于今的日子是老羊赶山，赶到哪算哪吧！”

奶奶手托着腮，直僵僵地盯着炕席道：“难道说我那孩子就白白糟蹋了么？”

许老用说：“大婶，你也不用难受，赶明天咱去保他。多喜给蔡家不知出了多少死力，莫非说还能崩了他？”

第二天前半晌，许老用扶着奶奶，包了斤豆腐，到村公所去探望多喜。夜来下了大霜，树枝上挂得满满的，天也冷得出奇。庄户人早起挑水，满街拉搭的水滴，滑刺溜的，都冻了冰。他们才进了院，就听见上房里发出清脆的巴掌声，接着是蔡八翠气汹汹地问道：“你说，你说，还有谁是民兵？”一连问了几遍，不听见答言，蔡八翠便喝道：“不说吊起他来！”过了一阵，忽然听见有人破着嗓子叫道：“哎呀，我的娘啊！”

老奶奶停在当院，脸色都变了，颤着音叫：“多喜！多喜！”一面扑进屋去。

梁上吊的是另外一个农民，痛得咬着舌头，咬得血顺着嘴角往外直淌，两条腿使力往上拳，拳着拳着忍不住了，腿一伸，又发出一声不像人的惨叫。

蔡八翠见奶奶撞进来，瞪着小绿豆眼喝道：“你吃啥迷了心窍，跑到这来赶热闹！”

奶奶气短得提不起音，像要断气似的说：“我想来看我那孙子……”

许老用从后边接腔说道：“对啦，我是陪她来望望多喜，小小不然的罪，你就开开恩，饶了他吧。”

蔡八翠伸出手道：“租子拿来没有？”

许老用说：“正在凑呢。”

蔡八翠连推带掀地叫道：“不交租子就要人，世间上没那么便宜事！滚出去，滚出去！别在这碍手碍脚的！”

老奶奶被掀得一个踉跄又一个踉跄的，嘴里说道：“我给孙子送点吃的还不行么？”

蔡八翠说：“要送就到后院去！”说着砰地把门关上。

一到后院，奶奶的腿一软，扑咚地瘫到地上。难道说她到了十八层地狱不成？只见露天一个大坑，坑底泼了一寸多深的水，冻得噔噔的。多喜的棉袄叫人剥去，鞋袜也剥光，赤着脚躺在冰上，脸是泥皮色，胡子上挂的冰有三四寸长，早不像人样了。还有个农民剥得赤条条的，下半截埋在土里，又泼上水，脖子上带着枷，早冻得像石头一样硬了。

许老用要拉奶奶起来，她哪有气力，挣着命爬到坑沿上，嘶着嗓子唤道：“多喜，多喜——你叫人害得好苦啊！”

多喜的眼皮动了动，半睁开眼，直盯着奶奶，想说什么，可是嘴早冻僵，光颤了颤嘴唇，话都不会说了。

许老用恨得悄悄骂道：“八翠这个驴操的，太没人味啦，死了狗都不啃——先喂他点吃的吧，好提提精神。”便跳下坑去，用手捏了块豆腐，塞进多喜嘴里。多喜嚼了两下，含着豆腐就不会再嚼。连看差的保安队都觉得不忍心，说道：“你们赶紧赎他回去吧，搁在热炕上暖和暖和，兴许还有救。”

奶奶回去后，求亲告友，盛粮食的缸底都扫光了，七拼八凑才对付了两斗多米，由许老用扛着，又回到村公所。当时已经擦黑，蔡八翠正要回家，奶奶拦住他说：“我一时实在不凑手，就这点粮食，你先将就着收下，放了他吧，往后叫他当牛当马，挣着还你。”

蔡八翠眨了眨眼道：“你来赎多喜么？这点就这点吧，你去弄他走吧，我也不计较啦。”

八翠忽然变得这样容易说话，奶奶觉得奇怪，可是也顾不上追究，挺着腰板朝后院走去，只愁怎样抬走多喜。但是多喜已经不在冰牢里。哪去了呢？她四处一瞅，猛地发现他躺在个墙角落里，头叫人铡掉了，像段木头轱轮。那样一个大个子，一死，缩得像个孩子。奶奶的眼前一阵乌黑，天地都在打旋，身子一仰，立时昏迷过去。……

赶她缓醒过来，已经躺在自家炕上。天大黑了，屋里点着盏胡麻油灯，昏沉沉的，灯后设着个木头牌位，供着碗白水。许老用和赵璧媳妇不知从哪弄到几张白纸，正在灯影里糊阴魂幡。这是做啥？她起初不懂，忽然触起刚才的事，心像咬的一样痛，哼出声道：“多喜，你死得好屈呀！”

赵璧媳妇坐到炕沿上说：“奶奶，你好点么？人死了，哭也哭不活了！这年月，早死一天，倒是前世修下的！”说着眼圈先红了。

奶奶倒没有一滴泪，硬撑着坐起身，脸色冰冷，两眼发直，盯着那个牌位有气无力地问道：“我那多喜呢？”

许老用道：“抬回来啦，停在外边。他劳累了一辈子，明天让他拣个地方去睡吧，再也不用起五更，爬半夜了。”

奶奶点点头，又说：“他吃饭了没有？我知道孩子爱吃糕，赶明天给他做点糕。我活一天，也有他吃的，我死了，他也就没人管了！”说得赵璧媳妇抽打着鼻子，小声哭起来。

奶奶又默住声，直盯着多喜的牌位。好久好久，两眼忽然间闪了闪，好像黑夜里透出的东方亮，伸手到炕席底下，一摸摸出把锋快的剪刀。

赵璧媳妇抓住她的手腕子叫道：“奶奶，你这是干啥？”

奶奶浑身乱颤说：“我要八翠的命！我捅了他也好，他捅了我也好！”

这工夫，就在隔壁八翠家里，热闹刚散。保安队是人家齐大队长特

意借给用的，尽管是自己插香头的好哥们，总有点客情，短不了得整点酒菜，邀几个小队长来家喝两盅。客人走后，老婆打扫打扫屋子，把煤炉子通旺，加上些炭，坐上壶水，哼哼哟哟地捶着腰，上炕先睡了。八翠挪过灯来，翻开小账本，滴溜滴溜拨着算盘珠，想算算这两天究竟拉回多少粮食。老婆嫌他熬夜费灯油，催他几遍也不睡，便嘟囔道："你天天说我费，怎么就不看看自己！"

八翠急忙把灯苗拨小，一面说道："费点也补得上。这两天，可叫我划拉了一大把。他们说老年丧子最痛，我说除了割肉痛，就是往外拿钱痛了！"

这一说，老婆想起多喜奶奶，便问道："可是啊，多喜冻死以后，你叫人铡下他的头，送到城里有啥用？"

八翠道："那是齐大队长要的。他害偏头风，听说用人脑子配药最灵，叫我给他找的。"

老婆拿手捂着头，哼哼哟哟说："哎呀，哎呀，痛死我啦！也不知道是不是偏头风？"

八翠一心一意只顾算账，哪有闲心睬她。弄到老半夜，觉得有点冷，一看，火要过了，赶忙添了点煤，想要脱衣裳睡觉，大门外有人拍了几下门。

八翠高声问道："谁呀？"

大门外应道："城里来的，齐大队长有信给你。"

八翠像接圣旨一样，连忙趿着鞋出去开门，一边问道："送去的头送到了么？能不能用？"说着打开门，冷不妨闪进几条黑影。当头一个挺精干的小个子立时拿大枪逼住他说："不许嚷！"一听就听出是河渠。

八翠扑咚地跪下去，哭着求饶。才一出声，便叫河渠小声喝住道："你嚷就崩了你！"吓得八翠不敢出声，光磕响头。最后还是跌跌撞撞，给带走了。

等八翠老婆发觉嚷起来，人早走远。在堡子门口，又发现个放哨的保安队，绑得四马攒蹄的，嘴里塞着他的衣角。第二天一早，保安队在

村南一条沟口找到八翠的尸首，胸口拿石头压着封信，写道：

“反动地主蔡八翠和顽军土匪勾结一条腿，向人民倒算，罪恶滔天。我们为了保卫自己的土地，保卫翻身果实，特把他处决，并正告其他地主，有再敢打反攻的，决逃不出人民的惩罚！”

下首写着：“蔚县三区护地队”。

五

那天，多喜悄悄走了以后，村里人正不知怎样才好，周连元恰巧赶来了。大伙一见他，立时稳定下来，轰地把他围住，七嘴八舌地问道："老周，老周，你看顽固军占了村，咱们倒是回去好不回去好？"

周连元先不回答，反问道："我说咱们愿意当人，还是愿意当牲口？"

大家急躁躁地说道："修行几辈子才转生个人，谁愿意当牲口！"

周连元变得特别严肃地说道："愿意当人就不能向敌人低头。保安队那些家伙没个正经物件，别看现时不做声，说不定藏着什么花招，一低头准给你套上笼头。大伙也不用慌，先找些土窑歇歇，吃点干粮。堡子里的情形，我想法探听清楚，再告诉大家。"

村里人松了口气，一齐找地方歇息去了。这里周连元派了个后生放上哨，又派大毛栏儿去侦察消息，然后拉着河渠跟赵璧坐到就近一个小土窑里，悄悄说道："川下现时可紧啦。敌人到处成立了大乡，又有奋勇队，都是些地主武装，已经不容易活动。靠山几个村抗日时期有基础，又偏僻，还能站脚。我跟那几个村的干部联络好，心挺齐，都下决心要组织护地队，只要齐心，吐的唾沫也能把敌人淹死！"

河渠的黄眼珠电似的闪了闪，问道："那么枪咋办呢？"

周连元说："各村都有几支，将就着能使，主要的还是手榴弹，区里可以供给，不成问题。大王疃村是哪些人可以参加？"

赵璧拿指头点了点他和河渠，又说出大毛栏儿等几个年轻农民的名字。

周连元不停地点着头说："这就好，合起那些村的人来，也有三十多，先拿南山一带做根据地，跟敌人打游击——你们以前打过仗没

有？”

河渠轻轻笑道：“仗没打过，狐子倒打得不少，顽固军再滑也滑不过狐子吧！”

正说着，只听见大毛栏儿在附近叫道：“老周！老周！你们跑到哪去啦？”

周连元应声走出去，看见他带着个半老不老的本村农民，正在找不着人发急。这个农民本来待在堡子里，蔡八翠一抓走多喜，动手倒算，吓得他从堡子上顺着绳子溜下来，跑到半道碰见大毛栏儿，就被带来。他张嘴结舌地说了一遍蔡八翠倒算的情形，大毛栏儿的火早冒起一丈高。

河渠气得直瞪瞪地望着周连元说：“老周，人家的刀已经搁到咱的脖子上啦，咱还站着等啥？”

一时一刻也不能等了。周连元当天便传齐了各村联络好的人，集合到南山脚下谢家沟里。这沟弯弯曲曲净是小岔，有一条小岔顶严密，原有两个旧日挖好的土窑，现在铺上些干草，恰好能容三十来人。这伙人都是靠山各村的干部和年轻力壮的翻身农民，有血性，好样的。他们你挨着我，我挨着你，紧挤在土窑前的太阳地里，竖起耳朵听着。周连元说道：

“蔡八翠干的事，大伙都知道啦。咱们受了几千年的肮脏气，刚翻了个身，蒋介石那小子又支使土匪地主一群王八蛋，想把咱们压下去。多喜的事，真叫人痛心。你们看，谁要是警惕性一松，定准吃亏！眼前咱们只有跟敌人斗争到底，才是活路！”

河渠忍不住跳起来，摇着拳头发誓道：“要命行，要地万万不能！谁要想叫我不翻身，豁出命也要跟他拚个你死我活！”全场的人都哄地叫起来了。

周连元的红漆脸兴奋得更红，话说得更有力量：“不过咱也不能光凭着一股劲，也应该讲究个战术。敌人来得少咱就打，来得多了，咱就掩护着村里人撤到南山上，不让大伙吃亏。咱们的目的是抗粮抗丁……”

河渠接嘴叫道：“还要打击敌人！”

就这样，护地队一把火便点起来了。河渠的斗争性强，自小爱摆弄火枪打狐子，枪法顶有准头，当场被举做队长。第二天，多喜的死信传到他耳朵后，简直气炸了肺，当夜带着大毛栏儿几个人，手脚麻利地收拾了蔡八翠。这一镇压，全区凡是想乘机倒算的地主都缩回盖子里，不敢探头。大王疃的保安队本来数目不大，又是蔡八翠特意从齐天大圣借来搞倒算的，八翠一死，又不清楚护地队的声势究竟多大，赶忙撤走了。

这一来，一拉溜村庄谁不高兴，大王疃的老乡格外欢喜，被八翠拉走的粮食又归了原主。周连元抓紧机会对大家说：“敌人退是退了，可得防备他们再来。粮食一定得马上坚壁起来，省得再叫他们抢去，各家也该在山里有各家的土窑，好躲避他们抓丁。咱们组织得越周密，越不怕敌人。”

就由周连元亲自帮助村里整顿起原先的民兵，白天黑夜站岗放哨。各家连夜都到山沟野地去窖粮食，外边只留下十天半月吃的。护地队变成一支机动武装，经常拿谢家沟的两个土窑做落脚地，四处扰乱敌人。

保安队财迷心窍，十个八个，有时想来抢粮讹诈，没等进村，左也响枪，右也打手榴弹，也不知有多少人，看又看不见，谁知道藏在什么坑坑坎坎里。他们听说过什么麻雀战，也许这就是吧。吓得夹着尾巴跑了。

人少不行，就调大队来。护地队果真不敢顶，保安队一路冲进村来。可是村里除了跑不动的老老少少外，都走光了。家家倒锁着门，想去砸开，又怕有地雷炸弹。不管跳进哪个院，粮食，粮食找不着，牲口，牲口找不见。都弄到大南山去了。护地队顶多一二十支破烂枪。顶啥用？追去！不知死活的保安队便闯到南山根底，满心想圈走些壮丁，好回去补兵。但是东一条沟，西一个坎，哪有正经路，一个人也碰不见。冷枪倒来了，吱吱的，压得他们不敢抬头。忽然间，半山顶上发一声喊，一时就像山崩地裂似的，大石头从各个山头忽隆忽隆滚下来，打得那些保安队又叫爹，又叫娘，抱着头往回乱窜。

护地队声势却越来越壮，劲头十足。川下的电线一宿工夫就会搅走几大盘，电线杆子也好不好叫人锯断，不知抬到哪去烧火了。汽车路上走的大车，驮着县里的布匹、军装，冷不防会响了枪，河渠他们就会从

路旁跳出来，吆呼一声连车带东西一起赶走。

敌人气极生疯，便集中许多队伍来“扫荡”，闯到村里乱抢东西，有时还点房子，闹完了就走。吴宝山趁机暗暗散出一些破坏话说：“恶煞星临头，大王疃该遭劫啦！今年太岁在南，准应在河渠那侉子头上！”

大毛栏儿是个直筒筒，烧煤冒黑烟，烧柴冒蓝烟。吴宝山见他常说个怪话，觉得是个空子，可以钻一钻。有一天，护地队宿在村里，大毛栏儿早晨在堡子上放哨，冻僵了，就着真武庙廊檐下点起堆柴火，蹲着烤火。吴宝山悄悄走上去，咝咝地吸着气，也蹲到火前说：“这个天真够冷的。你太辛苦啦，老弟，为了大家，自己熬夜受冻的，真叫人过意不去。”

大毛栏儿往火上架了几根干树枝说：“咱天生是挨冻的命，没啥。”

吴宝山道：“虽说没啥，总叫我心里难过。不瞒你说，老弟，我心里有块病，老放不下。要是别人，我就不说了，你比他们都开朗，说出来也不要紧。我觉得咱们枪又不多，这样干恐怕不大好……”

大毛栏儿抢着道：“有什么不大好的。远的不管，你就看看往北十五里那些村吧，糟成个啥样子？人都圈到堡子里，出门就得花钱买路条，一回一张。粮啊草的不算，还要什么买兵款、买马费、买枪费、羊皮费、狗皮费，叫不上名的糊涂费。又乱抓兵，家里搜，路上拾，撵得走投无路，好多人都跑上大南山了。咱这仗着有护地队，总算没受大害。”

吴宝山摇摇头道：“但愿不受大害！我一个草木之人，拙嘴笨舌的，说话也没分寸。我跟你是一个性子，心里存不住话，说错了，你也别怪。”

吴宝山走后，大毛栏儿腻味得不行。别看他粗，可又粗中有细。他越想越不对，当时找到周连元，告诉了这事。

周连元听了说道：“吴宝山这人里外讨好，我早就疑心他不可靠，你先不要打草惊蛇，好好钉住他再讲。”

斗争一紧，大王疃的年轻的男女怕叫敌人堵在家里，不管刮风下雪，夜夜要睡到山沟野坡去。吴宝山抓紧空子，背后偷偷撺掇说：“像

这样下去，几时是个头，倒不如出点粮款，支应支应，也就算啦。”有些熬不过的人，嗷嗷嘈嘈，都跟着埋怨起来。

周连元便对大家道：“眼前苦是苦，可是俗话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再说咱们在这，并不孤立。旁的区，旁的县，到处都有护地队。咱们的大队，又在南山那边，东挡西杀的，支持着咱，咱也配合着他们。各方面联在一起，就像一根链子，早早晚晚一定会把敌人勒死的！”

六

从此，人们在那些战斗的日子里，风里雪里，雨里雾里，不管多艰苦，一想到他们的人就在南山那边支持着他们，斗争得就更坚强。在人们眼里，大南山似乎不是没有性灵的石头，倒像最知心知意的亲人，有什么酸甜苦辣的话，都可以对他说。

他们对南山诉苦，说着掏心的话，便更能从南山得到无比的力量。好消息常从山那边传来，一时说消灭了敌人几个团，一时又说拿下这个那个城。他们就是死心眼，相信有一天，自己的人必然能杀过山来，这就更鼓舞了他们的斗志。大家有时犯急，心里难免盼望说："同志，你们怎么还不回来啊！"不管是在坡里背柴，地里做活，堡子上放哨，也不管是在家里推磨轧碾，人们好不好便抬起头，朝大南山望两眼。谁也说不定在望什么，谁也明白是望什么。黑夜睡在山沟里，听见点动静，就会有人悄悄说道："你们听，怎么像脚步响？""是啊，是啊，这是脚步！"大伙就披着衣服坐起身，竖着耳朵听半天。但这不是脚步，是风声，草声，是狼蹄子踏落山崖的石头。他们的人并没回来。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他们挺着胸膛迎接着每个战斗的日子。山顶的雪消了，山坡的草绿了、红了、黄了，刮上一场大风，白雪又披上山头。战斗的日子熬过一年，转眼早是一九四七年冬底。有一天，周连元到县里开会，回来时，红漆脸上堆满笑，搓着手说："有了好消息啦，你们愿听不愿听？咱们的大队拿下石家庄，边区（当时还是冀察晋边区）内地的敌人都扫光了，说不定哪天就会打回察南来！"

真要回来么？我的亲人啊，可想死我了！不过大队一来，上千上万，拿什么给人家吃呢？人家远来风尘的，也不能光给糊糊饭喝呀！赵璧老婆说："我情愿吃糠，粮食都给他们！"老奶奶道："我饿着肚子也行！"于是也不用敛，哄地一声都往外掏粮食、掏卤盐，掩藏到一起。缸里腌的酸菜更舍不得动，孩子馋的张着手要，大人说："委屈点吧，儿啊，那是留给咱们同志吃的！"

从早到晚，人们有事无事往一堆凑，眼更离不开南山。可是一天两

天，年都过了，新开岭那条山道上还是风卷着雪，连个人影也不见。

有人等得发急道：“都说是铁腿夜眼的神八路，这回怎么走得这样慢？”

许老用的脸上放出光，一字一板说道：“你倒是好烟袋嘴，玉石的，会说。咱们出出进进围着锅台转，敢情容易。人家老周不是说嘛，同志们要从石家庄来——你们知道石家庄到底有多远？”

谁也说不清。许老用扳着指头，嗓音挑得更脆道：“大约摸说吧，反正不近，总有千把里路。就打老周回来那天算起，一天走七十，今天是第十三天头上，满打满算九百里，现时准过了涞源。我看再等一半天，准有信了。”

说得大毛栏儿的一颗心像起了火，烧得再也耐不住，忽地站起身说：“我迎迎去！”

河渠问道：“你到哪迎啊？”

大毛栏儿道：“涞源啵！”一面扛起大套筒枪，掉头走了，当天就翻过山去。

又是三天过去了。这晚上落着大雪，唰唰地响得十分柔和。周连元正跟大王疃的村干部在谢家沟土窑里算公粮账，外边雪地里咯吱咯吱一阵响，大毛栏儿揭起窑口挂的破席，满身是雪钻进来，咕咚地坐倒。大伙见他回来，欢喜得不行，丢下了账，七嘴八舌地争着问道：“迎着没有？迎着没有？”

大毛栏儿低着头，也不吭声，半晌半晌，忽然颤着声说：“我算白跑了一趟！”

周连元拍拍他的肩膀说道：“难过什么！胜利要靠本身去争取，不能光靠旁人。咱们已经坚持了一年多，好像爬山头，再加一把劲，就爬到山顶了，胜利也就来啦。”

河渠的黄眼珠闪着亮光，拿起枪，对护地队一招手说：“走，今晚上搞敌人去！咱们不能光坐着等大队！”

七

第二天，堡子里又出了谣言，先是说：“解放军终归是个后娘，拿着咱就不会像老解放区一样，管你死活呢！”

后来就说：“解放军早叫人消灭光了，人毛也没剩，还盼个啥？大毛栏儿在涞源亲自听说的。”

赵璧心眼直，谣言搅得他光会发躁。河渠是个有心人，觉得村里谣言不断，有些蹊跷，听见谣言就追。三追两追，好几个人都道：“咱也不知道，咱是听吴宝山说的。”两人赶紧到谢家沟土窑去给周连元汇报。

周连元听了蹲起来道：“事情已经明明白白了，吴宝山是个地主分子，暗藏在咱们里边做破坏工作。没有家香，引不来外鬼——谣言且不说，怎么八翠没斗，先走了信？明摆着也是他搞的鬼。……”

说话当中，外面土窑顶上哗啦地掉下一片土，河渠问道：“谁？”探出头去望了望，也没动静。

周连元继续说道：“前次大毛栏儿告诉我后，我也盯了他好久。现在可不能再大意了，没别的，先把他逮起来再讲。”

大毛栏儿撸着袖子说：“逮就逮呀！”

可是赶大毛栏儿到了吴宝山家里，吴家的人迎着他道：“他到川下给你们买盐去啦，说是给大队预备的。”

要是周连元知道正当他们说话的当儿，吴宝山在窑顶上偷听了去，事情就好了。可惜早几天他们确实交代过吴宝山给大队去买盐，竟没十分多心。周连元只吩咐等吴宝山一回来，就逮起来，可没想到在吴宝山回来前，会干出什么事情。

当夜，周连元跟护地队都宿在谢家沟，带着灯开了个会，布置支援军队的工作，直到三星偏西，才各各拿着羊皮袄蒙着头，蜷着腿，紧挨在一起睡着了。

周连元心里事杂，一时睡不熟。他做起事来，真像快刀斩乱麻，干净利落，谁也猜不到他会有什么难心事。事实上也真难不倒他。回想从张家口撤退以来，一年多当中，经过了千辛万苦，但是到底坚持过来了。时常有些事在他心里挽着套，焦思苦虑，黑夜睡不着。白天在人面前，他可永远挺精神，挺高兴。但他终归老了，不到四十的人，先拔了顶，拔得一个脑袋顶又光又亮，同志们都叫它电灯泡。拔就拔吧，为了人民，就是掉了脑袋又算啥？他迷迷糊糊睡过去，脑子里可仍然很乱。一时仿佛在河北平原的地道里跟日本鬼子进行地道战，一时又仿佛叫鬼子包围住了，一个手榴弹扔到他脚前，轰地炸了。

他猛一惊，掀开皮袄坐起来，河渠也忽地坐起身问："是不是枪响？"

是枪响，就在窑跟前。窑里黑糊糊的，只有窑口挂的席缝里透进点浅蓝色的亮光。河渠爬到窑口，才一掀席，叭叭地又是几枪打过来，还听见吴宝山在窑顶上说道："我不是说吗，大队长，捉不到这些土鳖砍我的头！"

吴宝山是在被人看破后，当时溜走。自己既然存不住身，索性来个毒的，出头领保安队回来抓人。绰号齐天大圣的齐大队长亲自出了马。这人生得长脸，大嘴巴子，一脸灰气，据说夜夜离不开女人。齐天大圣调出一个连的兵力，分做两股，一股从西抄到谢家沟，另一股由他亲自带着，一直扑到大王疃。天已经傍明，放哨的民兵打了个手榴弹，露宿的人从睡梦里惊醒，忽隆忽隆都往山上跑，却被另一股顶住。吴宝山领着齐天大圣一直奔到谢家沟那两个土窑前，堵住了护地队。

齐天大圣命令一班人守住土窑对面的沟沿，用火力封锁住窑口，自己带着人站在窑顶上，朝下叫道："出来出来！不出来就打啦！"

吴宝山也顺着叫："我看你们还有啥挺头！趁大队长在这，出来该领个啥罪就领个啥罪吧！"

大毛栏儿在窑里开了腔："把你娘的，爷要投降，就不是我爹做的！"

齐天大圣朝下咔咔打了两枪，骂道：“不知死活的东西，看你硬得起来！你就别想跑的了！”

话没说完，一个好像是人的东西从窑里飕地飞出来，引得两面沟沿的枪一齐响了。就在敌人顶上第二排子弹以前的空子里，窑里忽地涌出许多人，周连元跟河渠当头，一面铿铿地撂手榴弹，一面顺着沟飞跑。保安队一时吓住，赶再顶上子弹，周连元跟河渠早带着一伙人钻进另一个沟，奔着大南山冲去了。冲得后一步的人却被子弹封锁住，冲不过去，赶紧缩回土窑去。赵璧腿上中了一枪，摔在窑口，幸亏大毛栏儿手快，把他拖进窑里。

齐天大圣望着那个最先出来的东西，原来是件捆得像人的羊皮袄。这是周连元跟日本人打游击时学到的巧妙办法，先用这个假目标虚晃一下，骗了敌人的子弹，他却本着冲锋在前的精神，领着河渠他们冲出去了。齐天大圣又气又恨，吩咐保安队好好地看紧，不让窑里人再冲，一边叫拿火烧，拿烟熏。

村里人连男带女，共总百十来口子，抱着被窝，牵着小孩，都被圈在沟沿上。保安队动手夺被子，剥人家身上的皮袄棉袄，架起柴火点着，扔到土窑前。沟里一时烟火腾腾的，陈年的宿草也烧起来，熏得上边的人都直流泪。

小孩哭了，有的女人抽抽搭搭的，响着鼻子。男人们却说：“哭什么？留着你那些眼泪吧！”

齐天大圣连声叫道：“你们归降不归降？再不归降就烧死你们！”得到的回答却是一阵手榴弹，吓得那些保安队闪得老远，不敢靠前。窑里又一个劲往外撮土，火一烧到窑口，就被压灭。

齐天大圣看看火烧不行，又叫当兵的拿刺刀从窑顶往下掘土，想要把大家活埋了。大堆大堆的黄土好像瀑布，顺着窑面哗啦哗啦直流，两个窑口的土也就越堆越高，眼看着就要封死口了。这时轰隆一声，一个窑顶挖薄了，土塌下去，陷了个大窟窿。手榴弹飕飕地几颗，立时就从下边扔上来。

从天亮打起，直到日头偏西，窑里的枪声断了，手榴弹也稀稀拉拉地隔半天扔一个。百姓都急得要命，有人悄悄叹道：“准是子弹打干了！”正在万分紧急的当儿，忽然轰轰地一连几声，地面也像地震似的

摇了摇。保安队刷地一下，闪出七八步远。就见窑顶那个窟窿冲出一股尘土，小旋风一卷，像根柱子似的卷起多高。

窑里悄没声的，好像两窑人睡得正酣。保安队磨蹭半天，才壮着胆子走过去，逼着一些百姓刨开窑口，只见每个窑里躺着一堆血糊淋拉的尸体，炸弹的碎片飞得到处都是。他们是在打到最后，眼看窑口封死，冲又不能冲，打又不能打，每人光剩下一颗手榴弹时，赵璧先领着大家毁了文件，砸坏了枪，然后熬着伤痛爬到窑口上，从没封严的土缝里对隔窑问道："喂，同志，你们那边怎么样？"

隔窑应道："怎么也不怎么的！"

"文件呢？"——"烧啦。"

"枪呢？"——"砸啦。"

"子弹呢？"——"光剩点手榴弹了。"

赵璧便道："有手榴弹就好。今天咱们是走不出去了，难道咱们能对敌人屈服么？"

隔窑激愤地答道："死了也不屈服！"

赵璧就笑道："好，好，你们真是察南人民的好儿子！咱们替人民服务，要替人民尽忠，也是时候了！再见吧，同志，打开你们手榴弹的保险盖吧！"

他扭回身，大毛栏儿以及其他护地队员都在一霎不霎地望着他。他跟他们对望许久，一句话不讲，最后问道："你们还有什么事么？"

对方一齐答道："没有啦。"

赵璧大声笑道："没有咱们就一道走吧！老周跟河渠他们一定不会忘了咱们，一定能坚持到胜利，替咱们报这个仇！"他就怀着这样胜利的信心，最先拉了手榴弹的弦。……

两窑里一共抬出八个死节的英雄。齐天大圣得意到透顶，要不冲出去那一伙人，岂不是全胜？他吩咐人从村里弄来铡刀，一个一个把头铡下来。又弄了两个驴，驮上头，绑走六十多个青壮年，轰猪似的一起轰

进城去。青壮年先关在牢里，留着补兵。人头都用铁丝穿着耳朵。挂在蔚县三关前的电线杆子和树上。赵璧跟大毛栏儿的头挂在棵杏树上，一天一天变得发灰，发青，发黑，走了原样。杏树迎着春天，却在一天一天发柔，发光，打了骨朵儿。

八

就在杏花半开的一天，许老用披着他那件“龙袍”，没精打采地坐在街头晒太阳。他的光嘴巴，脆嗓子，原先使他像棵“老来娇”，总不显老，这一阵发生的事情，却像一场大霜，打得他垂头丧气的，坐到那就爱打瞌睡。有时勉强说几句巧话，自己都觉得刺耳。

大南山一冬的积雪又消了，许老用漠不经心地瞟了南山一眼，头一耷拉，闭着眼打起盹来，心里却像有人用草棍拨着，不能安生。刚才那一瞟，他恍恍惚惚觉得有个什么东西从新开岭背后翻上来。该不是人吧？唉，别疑心妄想了，还不是你老花了眼，拿着绳子当长虫，自己闹鬼。他尽管在心里嘲笑自己，到底忍不住又睁开眼。太阳光照得他的眼乱蹦金星，眼真花了，居然看见新开岭上乱跳着一长串什么东西。他揉了揉眼，探着身子定神一望，忽然爬起来，指着南山嚷道：“哎，哎，咱们的大队来了！”

好几家子登时打开门，跑出人来，跟着嚷道：“可不是，可不是，大队来啦！”

就见新开岭那条黄色的山道上，走下一队小人。看的人越聚越多，许老用也不知从哪来的精神，一个劲嚷：“这就好啦，这就好啦！猛虎下山，看那些地老鼠往哪钻吧！”

便点着指头数道：“一二三四五六七……”怎么只有八十？不会吧，一定是他眼错，没数清。回头另数，还是八十。直数到第三遍，也没多出半个来。他垂下手，一瘫瘫到地上，自言自语道：“顶多是县大队。光八十个人还是不行啊！”

河渠可早兴奋得坐不住了。那天随周连元冲出来后，他带着护地队，仍然在本区坚持着战斗。现在一见南山来了队伍，马上跟周连元领着人迎上去了。

这晚上，许老用不点灯就上炕睡了。可是哪睡得着？上年纪人本来

觉少，翻来覆去，硌得骨头都痛。顶到二更天，隐隐约约听见远处响了声枪，立刻从枕头上抬起头，竖着耳朵再听：四下静悄悄的，本村狗也不咬，哪有什么动静。别哄自个了！别哄自个了！他拉一拉破棉袍子，蒙着头想睡，这时明明白白又听见一阵枪响，街上还有人说话。他披上“龙袍”迈出来，只见黑糊影里站了一堆人，深夜的寒气逼得几个老汉不住地咳嗽。有人悄悄问道：“哪响枪？”不知谁答道：“东北上，大半是打代王城（蔚县东一个大据点）。”又有人说：“不，是西北。你听这不是蔚县那个方向？”许老用插嘴说道：“大西边也打呢。”一个媳妇打着冷战问：“八十个人怎么能拿这些地方？”许老用好像本来知道的比谁都多，笑着说道：“你呀，大嫂子，上炕认识剪子，下炕认识勺子，就是眼皮子浅！大南山也不光这一个口子，你怎么知道出来多少？”那媳妇顶他道：“你还说是县大队呢。县大队哪有这么多人？”许老用拔尖嗓子辩道：“我几时说过？我早就估摸着是咱们的野战大队。”

他们站在露天里，也忘了冷，直听了一夜，直谈论到天明，正要派人下去探听探听消息，河渠背着支崭新的三八枪，跑似的迈进村，脸像抹了油，锃亮锃亮，不等人问，开口就说：“代王城拿下来了，蔚县城也包围住了，蔚县川里的据点差不多都扫光啦！”

赵璧媳妇止不住哭出声道：“我那屈死的人哪，你的仇到底有人来报啦！”

河渠继续说道：“夜来黑间我们跟大队打代王城，现在还得去打蔚县城。我回来是区里叫我告诉大伙给大队预备粮食。”

许老用说：“还用预备！他们要是肯吃我的肉，我也割给他们！”

老奶奶牵着河渠就走，一面说：“走吧，我正打算看看咱们的人去？”

河渠劝道：“别去了，奶奶，你走不动。”

奶奶把腰板一挺说：“争着这口气，我爬也要爬去！”

许多人都要去。赵璧媳妇跟一些烈士的家属早把心煎熬碎了，憋着满心的痛苦，更要向自己的人诉说诉说。

许老用道：“咱们要去也得带点礼物啊。”

赵璧媳妇抹着泪道："我啥都抢光了，光剩这颗心，我要把心掏给他们！"

于是这帮人，老的老，少的少，还有带着热孝的，一齐朝蔚县城边赶去。半道上时常碰见一群一群的俘虏，正往后方送。老奶奶气得点着指头说："现世现报，看你们厉害，还是俺们厉害！"

赶离城不大远，他们走近个村，恰巧有一连解放军集合在村边上，个个都是昂头挺胸，精神饱满，静听着指导员的战前动员讲话。老奶奶这样一个刚硬要强的人，从来不肯在人面前服软，忽然一阵心酸，眼泪哗哗地往下直流，扑上去拉着指导员的手哭道："好啊，恩人，可盼来了！……"于是一边哭，一边说，再也听不清说些什么。赵璧媳妇等也随着哭起来。

指导员一面用手背擦着泪，一面扶着老奶奶说："老大娘，我们走后这一年多，东打西打，都是为着你们，你有话都告诉我们吧，我们一定替你出这口气！"

老奶奶就转过身，点着指头对战士们哭诉道："自打你们走后，这一年多，我们算掉到火坑里了！……"便从头说起大王疃遭的劫，说了哭，哭了又说，赶说到谢家沟那场惨案时，赵璧媳妇忽然号了一声，一口气上不来，昏厥到地上。旁的妇女赶忙给她揉胸口，叫她，半晌她缓过来，放开长声哭道："我只说这辈子再也报不了这个仇，不曾想还有今天！同志们，你们替我报这个仇吧！"

战士们耸动着肩膀，哭得头都抬不起。指导员哭得眼圈红红的，举起拳头高叫道："同志们，光哭不行！我们一定要用坚决的行动，打开蔚县城，消灭敌人，给察南的人民报仇！"

炮响了，轰隆轰隆，越来越密，炮弹爆发出红光，一闪一闪的，像是雷电。大团的烟尘飞腾起来，连成一片，淹没了整个蔚县城。忽然间，漫山漫野震动一声，战士们从四面八方冲向城去，冲向那个挂着人头的血腥大堡垒。就在这一刻，敌人在察南的土匪统治被轰碎了，冲垮了。

城头飞起一条金龙，胜利的信号正照着华北的天空。

九

现在让我交代交代这个故事的收场。

蔚县解放后第三天，我到大王疃见到区委书记周连元。他曾经领导本区人民走过艰苦的战斗路程，达到胜利，现在正领导人民开展本区新的工作。头天下午，村里已经把那些烈士的头拿回来，重新跟它的尸身安葬到一块。被抓去的青壮年都被解放军从牢里救出来了。我去那天，大家正在自动地从山沟挖他们坚壁的粮食，准备送给解放军吃。民主县政府由城里拨来一批缴获的黄米，赵璧媳妇和大毛栏儿等人的家属都得到救济。

许老用又要做豆腐卖，可是正忙着支援军队，还没顾得上。他抽空陪我去看了看老奶奶。这位老大娘真硬，谈起以往的事，气急时，两眼瞪得挺直，再也不流泪了。河渠已经调到区里去，许老用对我赞道："老子卖酱卖醋，我那干儿像他奶奶一样，真是块铁！"接着他又告诉我，从解放后，八翠老婆跟吴宝山家里人活像耗子一样，钻在洞里不敢露头了。

我顺便对他说道："吴宝山已经抓到了，齐天大圣也落了网，民主政府一定要按罪治罪，也不会随便叫他们家里人顶罪。"

许老用点着头笑道："这才叫天从人愿！我分到的地，也牢靠了。"说着脸上突地放出光彩，显出一种稀奇的活力。

但我明白，这正是土地给人的力量。这力量使人在斗争中变得坚强，变得伟大。在这种力量底下，千千万万人团结在一起，团结得像一座大山，最终把敌人压成稀泥烂浆。

北线

胜利决定于两腿，

胳膊只是胜利的手段。

*

主要的武器是人。

——苏沃罗夫语。

一

一九四六年秋后的一天，天色黄昏，怀来平原上漫着一层苍苍茫茫的烟雾。满野熟透的庄稼，无数压得弯了腰的向日葵，一时好像也化成烟，模模糊糊看不真了。白天一整天，进攻张家口的敌人十六军拿大炮不断朝怀来轰，轰得尘土障天，末尾又像头几天一样，半步也没进，天一黑先怯了，累得皮靴子都拖不动，蹒蹒跚跚退回原阵地去了。这时从怀来南山上却扑下无数队伍，穿过密密的庄稼地，葵花地，赛跑似的越过敌人的火网，直扑着敌人的两个团奔去。从大清早起，敌人只吃了些半生不熟的大米饭，饿了一天，正在村里烧火做饭，手榴弹一响，机关炮还在牲口上驮着，解放军早像老鹰抓小鸡似的，一阵猛冲，把敌人从村南直压到村北。敌人乱开枪，还想挣扎，解放军一支轻巧的部队冷不防迂迴到屁股后，一排手榴弹打开道路，当头的是个叫马铁头的战士，喊一声杀，朝前一扑，一把抓住挺重机枪。枪筒打得火热，烫伤马铁头的手。他也不觉得痛，夺过枪冲着敌人扫起来。敌人往小巷里，往屋里，四处乱窜。有个敌人手脚像猫一样快，身子一纵，扳住墙头想跳墙逃跑。马铁头窜上去，用铁钳子似的手一把逮住。星月的光亮里，影影绰绰望见那人的右腮上有块伤疤，像只飞鸟一样。

附近村庄的敌人谁不怕夜战？也不敢出来，光是瞎打枪。一时间四围响起流水似的枪声，红绿色的闪光弹满空乱飞。月牙卧在向日葵梢上，解放军带着大群的俘虏，扛着大批新缴的枪炮，天不放亮，又翻回南山去了。老百姓们迎着胜利归来的战士，喜得围上来说：“有你们这些同志啊，反动派要想占张家口，可应了那句古话，鼻上抹蜜糖，干馋捞不着！”

谁知就在当天下午，部队忽然奉到紧急命令，立时往山里撤退。

二

为什么说撤就撤呢？战士们又纳闷，又丧气，个个憋着满肚子不舒服，无缘无故直想发脾气。私下里也听到风声，说是西边绥远的敌人配合东面夹击张家口，已经偷偷摸摸逼到跟前了。来了就揍他狗操的，干啥偏要撤呢！战士们走过大片大片的葡萄园，正当大熟的时候，一架一架的，挂得挺厚，从心里觉得难过。这些土地，这些田园，都是劳苦人跟着解放军苦斗了八年，从日寇手里解放过来的，熬星星，熬月亮，手磨得起茧，才用血汗摆弄出这些果实。蒋介石这号人却像那专吃等食的野雀子，瞅人不防备，就想飞上去乱叫乱啄。战士们谁服这口气，一面走一面哇哇地叫："好杂种操的，先别得意！老子要不叫你把吞下去的再吐出来，就算我娘没给我安上骨头！"

马铁头夹在队伍里，丧着个脸，格外怄气。他就是这么泼泼辣辣的，直出直入。人长得也是样：长方脸，黑里透红，总挺着胸脯，像是只斗胜了的大公鸡。家在河南信阳，无父无母，十五岁跟着乡亲来到口外当矿工，和家乡断了消息，张家口从日寇手里一解放，高高兴兴参了军，又参加了党，从此就跟革命血肉难分了。品性最好，有了钱就花在旁人身上，有了东西就给了人，一天到晚欢欢喜喜的，胸襟永远那么敞亮。这回一撤，他只觉得浑身的力气没处使，心里窝着股火，拾起块石头朝着偷葡萄吃的野雀子摔去，嘴里骂道："滚你娘的蛋！你倒会藏奸取巧，净吃现成的！"

走在马铁头背后的是在丰镇解放过来的乔文海，左腮长着个瘤子，都叫他疙瘩乔，这时直着嗓子干嚷道："渴死我啦！渴死我啦！"一插插到葡萄地里，摘下一嘟噜紫葡萄就吃。

马铁头睁大眼说："你怎么犯群众纪律呀？"

疙瘩乔吃得更欢，呜噜呜噜说道："大纪律不犯，小纪律不断，横竖不是枪毙的罪！这年月，今天伤五个，明天伤六个，说不定哪天就死了，不吃才是傻瓜！"就掉过脸，对一个叫魏三宝的新战士道："你说是不是？当这个解放军，死不了也活不成！人家有的是火车汽车，飞机大

炮，还净美国造。咱们呢，光靠两条腿，枪又是那么些破枪，还会不打败仗！”

魏三宝是河北安国的农民，才十八岁，长脸蛋，高鼻子，在家里当过民兵，跟一个亲戚到张家口一家电料行当学徒，情况一紧，自己跑到队伍上来。他缺乏锻炼，脚上又穿着双新鞋，磨得脚痛，瘸瘸点点走不动，惹得班长杜富海蹙起扫帚眉，又发了“花机关”[1]的暴躁脾气叫：“快点走啊！你也不是新媳妇，还用人搀！”骂得魏三宝憋着一肚子委屈。

马铁头闪过身来，要替他背枪。魏三宝要强不让，马铁头硬夺过来说：“给我吧！明天我有困难，你再帮我。”

部队走了两天，一爬山，敌人的飞机在头上打了几个圈，扫了几梭子机关枪，有些战士发了慌。疙瘩乔也不听班长的指挥，自个儿瞎跑，对着战士们说：“这不完毬蛋啦！咱们就是长着兔子腿，也跑不过飞机！”

飞机一走，疙瘩乔躺在沟里不起来，杜富海招呼前进，他闭着眼干喘道：“我的腿走拧筋啦，你们先走吧，我一会赶你们。”

杜富海叫道：“你耍什么油腻！游击队也不能这样吊儿郎当的！”

疙瘩乔嘟囔道：“吊儿郎当做皇上，八路军就是这个劲嘛！”僵得没法，临末了只好给他找了头毛驴骑。

这黑夜宿营，山疙落里村小，房子不够住，许多部队都露营。马铁头他们找个背风的地方，割些草铺上，将就着睡下。半夜偏偏变了天，雨挟着雪，淅淅沥沥下起来。疙瘩乔一淋醒，大呼小叫地乱嚷。马铁头在黑影里叫道：“别光乱噪噪的，正经得想个遮雨的办法！”大伙七手八脚忙了一阵，头顶上搭起个棚，摞垛似的又挤着躺下。马铁头却蹲在一边光抽烟。魏三宝问他，才发现他拿出被子搭了棚，自己冻得不能睡。马铁头倒还说：“你们睡吧，明天好赶路。我身板骨硬，淋点冻点不碍事。”魏三宝拉他过来，两个人盖着一条小被子熬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一看，雨早变了雪，露营的人都埋着一层雪。疙瘩乔一肚子气没处出，对着一块石头骂道：“操你娘啊，给你一枪！”砰的就是一枪。出发以前，全连集合起来，连长龙起云迈到队前。他人长得魁肥，大脸盘冻得通红，带着激愤的神情打开粗嗓门说：

“我们在怀来打了胜仗，冷丁又撤啦，别说你们纳闷，上级不说，我也想不通。难道说我们愿意随随便便撤么？谁也不愿意！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个仇！张家口东边有狼，西边有虎，起根就没安好心肠！我们决不肯当傻瓜，跟敌人在张家口拚伤亡！敌人发了疯进攻，我们就闪开他，打到旁处去！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眼前也不必在意一城一地的得失，只要拿出全力歼灭敌人，有一天一定能重新拿回张家口来！这正是按着毛主席的主张行事。撤出张家口，也丢下个大包袱，以后可以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跟敌人打运动战，消灭敌人！”

疙瘩乔在嗓子眼里咕哝道：“什么运动不运动，我看是叫人追得鸡不下蛋！”也有人想道：“哼，什么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反正力量小，要是力量大，为什么不守着呢？多一个地方总比少一个地方好！”

龙起云继续说道：“有些人认为咱们打不过敌人，逼得才退，我说咱们一直就在前进，从来也没后退！想想早年在冀中平原上刚成立那时候，一个连八九十人，一挺歪把子，步枪也无非是大套筒，四套环，汉阳造，净没口的杂拌儿货！地里解手，随便撅老乡的甜高粱吃，黑间行军，报告班长去解手，可去摘人家两个梨。打起仗来，谁懂得利用地形地物？人家老百姓场上堆的谷糠，也当了工事，还有钻到秫秸垛当间的。以后会打小伏击了，会打增援了，眼时呢，枪也不错，炮也有啦，够自然不够，这就得咱们卖一把力气，再多夺敌人的枪、敌人的炮才行。同志们，难道说这是退么？现在听我的口令：起立，前进！”

说是说，战士们可大半不信。不过劲鼓起来了，腰挺起来了，灰心丧气的情绪一时也压倒了。一星期后，队伍转到京汉路北缉，背靠着山地驻扎下来。

注释：

[1]“花机关”是种枪，容易走火，战士用它比爱发脾气的人。

三

这一路长行军，雨淋汗溻，战士们的衣服湿了干，干了湿，滚得不像样子。一驻军，头一件事是进行清洁卫生。上午休息半天，下半天，连部的伙房烧了两大锅滚开的水，叫大伙烫衣服。理发员在连部院里放了张板凳子，挽起袖子，忙忙碌碌地给大家剃头。

马铁头独自个儿挑了两半筲热水，回到班里，一进院就叫："同志们，快起来消灭小蒋介石吧！"

疙瘩乔躺在炕上咕哝道："消灭个屌！我的骨头都走苏啦，几时回家，睡他一辈子也不下炕，报报这个仇！"可是虱子咬得浑身发痒，还是爬起来换了衬衣，跟大家来到院里，把脏衣服丢到瓦盆里，倒上开水烫着。

入冬了，河北平原刚见霜，太阳地里依旧暖洋洋的。大伙在院里搓衣服，洗裹腿，马铁头刷着双踏得净泥的山鞋，揪住鞋跟连摔几下说："你们瞧，这鞋多硬梆，穿上去踢死牛，再爬两趟山也坏不了！"

一个战士伸了伸舌头说："你还没过够山瘾哪！这一道光穿山沟，把我脑袋都给挤扁啦。"

马铁头笑起来道："你怎么啦？是不是也要给山磕个头？"这一说，大家想起出山那天，疙瘩乔回身对山磕了个响头，还说："阿弥陀佛，这回可离开你了！"——一时忍不住都笑了。

班长杜富海道："笑话多着呢。去年秋里日本投降，队伍从冀中往张家口开，乍一见山，青乎乎的，真稀罕。进山头一天，累得要命，可是不等吃饭，排长就领大家上山玩去了。——那时候排长还是卢文保。"

魏三宝晃着个青鸭蛋似的头道："对啦，我才在连部理发，大伙嚷嚷说卢文保派到咱连当指导员，一会儿就来，说是还有些新同志一道

来。”

杜富海早得到信了。原先那个指导员在前线上雨地里淋着，湿地里趴着，长了疥，又害回归热，半道送到医院休养去了。卢文保和杜富海差不多是一九四四年前脚后脚参军的。卢文保进步快，日本投降时候升做排长，绥西战役打国民党反动派，负了伤，养好伤后进了随营学校学习，现时又派回本连来。杜富海嘴里说：“咱落后，比不了人家！”内里可装着一肚子意见，老觉得自己早年在旧军队里干过，军事上有一套，比别人强。同志们批评他从旧军队里也染了点军阀残余的旧习气，他很不服气，辩白道：“惯兵如杀兵，不严怎么行？”部队从游击队编做主力，强调正规化，他自以为占了理说：“我早就说嘛，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一家人也得有个当家的，军队怎么能不讲究个上下级？”于是更发展了强迫命令的作风。战士们怪他暴躁，背后都叫他“花机关”。

大伙洗了阵衣服，又在院里吊起几根背包绳，搭起来晒，连部的通讯员小张跑来告诉说补充的战士到了，叫杜富海去领人。不大工夫，杜富海就领回两个新同志来了。

这两人一个是安国的翻身农民，叫李全喜，大耳朵，厚嘴唇，黏黏糊糊的，闷着头不大吭声，跟魏三宝一碰面，原来还是一个村的老街坊邻居。另一个叫林四牙，河南人，长身材，上眼皮子挺厚，总耷拉着，显得有点阴，有时一抬眼，印堂皱起四条竖纹。马铁头觉得这人有点面熟，望着他右腮一个飞鸟似的伤疤，左思右想，猛一下记起来了，不禁心里笑道：“噢，这不是我在怀来俘虏的那个人么！”

班里人笑着让他们坐，马铁头忙着递烟，林四牙赶紧说：“我来我来！”夺过烟去，反倒一支一支敬大家，还说：“俺新来乍到的，什么事不懂，有什么错，同志们多包涵点。”大家正讲着眼面前的话，司号员在房顶上吹了开饭号。林四牙又抢着跟大家去打饭。李全喜却显得怪认生的，吃饭不大好意思夹菜。有人笑道：“吃吧！你这是做新媳妇？你娘嘱咐你别吃饱了，怕人笑话！”

疙瘩乔捧着碗干饭蹲到菜盆前，拿筷子搅了搅熬白菜，皱着眉说：“这算什么菜？照镜子倒好！”

杜富海瞪起眼道：“你说什么？我看你真是猪八戒照镜子，不知道丑！——想坐禁闭了！”

疙瘩乔一扭头，在嗓子眼里咕哝道：“坐禁闭大休息，掉了脑袋透空气！反正论堆说一百多斤，爱怎么就怎么的！”幸好杜富海没听真。

大伙本来正在热热闹闹地吃饭，这下子弄得挺不对劲，谁也不说话了。正在这时，门口有人问道：“这是哪班住在这儿？”随着走进个人，约莫二十四五岁，高颧骨，两只大眼又深又黑，透出股深思的神情。

来的正是新指导员卢文保。他一把抓住杜富海的胳膊，跟大家笑着招呼道：“我刚来，怪想大家的，先来看看。棉衣都发了吧！天凉了，黑间睡觉冷不冷？”一连串问了几句，又走进屋去，摸摸战士的被子，按按炕席，回头对杜富海说：“不行，不弄点铺头，黑间受不了。跟房东说一声，顶好借点麦秸。可别借人家秆草呀，秆草一铺，牲口就不吃了。”一转身又到了院里，扫了大家一眼，点点头笑道：“你们先吃饭吧，停一会咱们再说话。”趋溜的不见影了。他那一眼，可一直钻到每个战士的心眼里。

四

卢文保在各班打了个转，也不用深问，一眼看出战士们的情绪不大对头。他本人是战士当中的一个，摸得准战士的心事，喜欢什么，怕什么，从神色表情，行动言论，一看就猜到八九分。自己从小当长工，数不清受了多少折磨，最能体贴旁人的苦楚，处处也最能替人着想。在排里时，战士就常说："老卢，你怎么像钻到我心里看了一样！"眼时他还捉摸不透连队不稳定的道理，光觉得班里懒懒散散的，好像缺乏主心骨。

回到连部，连长龙起云先吃了饭，正跟通讯员小张下象棋，车叫人家马踩了，赖得按着小张夺棋子，一见卢文保回来就说："你怎么回来得这样晚？饭菜都撂凉啦。"

卢文保笑道："唉，我落后！"一面坐到炕上，往嘴里扒拉着冷干饭说："连长，趁这个闲空，你给我念叨念叨连里的情形吧。"

龙起云推了棋盘说："念叨什么？你才离开几个月，也不是不知道。大胆去做得啦。我顶看不惯小手小脚的那个别扭劲。"说着点点头出去了。

卢文保低下眼，露出深思的模样。连长是他的老上级，老脾气依旧没改。战斗作风硬，做起事来雷厉风行，就是主观性太强，多年的游击习气一时改不了，也不十分重视政治。卢文保再没心思吃饭，搁下饭碗，正一正帽子又往班里走，急着要闹清楚连队的情况。走不几步，迎面碰见马铁头背着一大垛谷秸，压得腰都弯了，紧后边跟着房东老大伯，也背着草。

老大伯一见卢文保是个干部模样，笑着朝马铁头一扬脸说："你瞧瞧这个同志，真仁义！我从场上往家弄柴火，他非帮不行。一背就是百十来斤，压赛半匹牛！"

卢文保提起嗓子笑道："你光见他能做，还没见他能吃呢。吃炸

糕，一吃就是二十四个。——来，老大伯，我帮你背这一段。”

老大伯拚命摆着手不肯，卢文保硬给他把草扳下来，自己背上肩膀，一直送到他家里。

马铁头撂下谷秸，脑瓜子上冒了汗珠，热得要解扣子，卢文保止住他说：“小心着凉！歇一歇汗就消了。”便拉他坐到门外碾盘上，问道：“你们是不是天天帮群众做活？”

马铁头道：“说不上天天，反正谁爱做就做，不做拉倒。”

卢文保奇怪道：“班长也不管？”

马铁头面对面望着卢文保说：“指导员，你知道我这个人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藏不住话。班长坏是不坏，就是爱耍态度，一说话吹胡子瞪眼的，正经事倒不管了。班里闹得挺不团结，一个疙瘩乔，净说破坏话，你叫他帮房东挑水，听他嘟囔吧：‘你爱护老百姓，有本领多增加点地盘不好，何必替他们当长工？’这家伙说不定有问题，又找不到他的证据。班长光会骂，也不讲究教育。”

卢文保瞪大眼道：“班里问题这样多，你们也不汇报？”

马铁头哼了一声说：“向谁汇报？支部自古以来不开会，小组生活也不过，我连支部书记是谁都不知道。咱们的连长操场上真有一套，可就不肯找咱谈谈。”

卢文保的心就像针扎的一样痛，但这下子也摸到连队的痛处。这天，他到处找支部委员谈，找战士谈，直到吹了熄灯号一大后，才摸着黑回去。连部的人早睡了，灯也灭了，龙起云躺在黑影里问了一声，卢文保应了一句，轻手轻脚解开背包，挤到炕头上躺下去，然后悄悄说道：“连长，咱们明天召集个支部会好不好？”

龙起云翻个身说：“往后闲着再召集吧。现在军事要紧，别把军事课目占住了。”

卢文保略略提高声音说：“军事要紧，政治也要紧。咱们的支部生活太散漫，党员不做党的工作，支部要垮台；支部不能保证连队工作，还能打什么胜仗？”

龙起云老声老气说：“咱是个大老粗，比碾盘还粗，光会出死力打仗，哪敢跟你比政治理论！”

卢文保笑道：“连长，我们都是革命同志，我说话也不会转弯——战士们对你可有点意见。”

龙起云呼啦地坐起来，亮开粗嗓门说：“什么意见？又是不讲民主！你别听见风，就是雨，信他们那一套。家有千百口，主事在一人，十八口乱当家，目无组织，那不成了没王的蜂啦！”

卢文保平心静气道：“一人没有两人能，两人没有三人精，旁的先不管，党的力量必得发挥起来，当做最高领导，军队才能有主心骨。”

龙起云憋着口气，一头倒下去，不再做声。卢文保心里盘算来，盘算去，直顶到半夜驴叫，才迷糊过去。第二天召开支部大会，全支部有四十多个党员，只来了二十几个，卢文保亲自去叫，二三十分钟才叫齐。当场规定出经常的汇报会议制度，这样拿党员做骨干，可以掌握部队的思想情绪，进行教育，又要党员事事带头，推动大家。也有人不满意说：“怎么指导员一来，事就多了。”还是依了他的主意。互助组普遍组织起来，三人一组，不论行军打仗，规定要一起行动，互相帮助。马铁头当了互助组长，林四牙李全喜都是他的组员。

五

这一来，可忙坏了马铁头。素常不用他管的事，还抢着插手做，再一把任务交代给他，自然更挂心，吃饭睡觉也忘不了林四牙和李全喜。他拉他俩走到院里的谷秸垛前，放倒两个谷秸垫着坐下，晒着太阳，跟他们谈心。他谈自己的历史，谈解放军的情形，想叫他们了解自己，也想引他们多谈谈个人的事。林四牙耷拉着厚眼皮，留心地听着，末了眼皮一翻，笑着说道："组长，你放心好啦。人心换人心，八两换半斤，解放军的好处谁都看得见，我参加也是自个要求的。"

马铁头见李全喜低着个头，无精打采的，就问道："你先前没出过远门，乍一到部队上来，是不是过不惯？"

李全喜拿树枝在地上乱划拉着，也不说话。林四牙把眼眉一皱说："瞧你这个窝囊劲，压死也挤不出一个响屁来！组长问你话，倒是说呀！"

李全喜横了他一眼，有点脸红，半天嘟噜出几句话道："谁参军也不是逼出来的！我家里分到地，更是自愿。"

可是李全喜并不想参加野战军。他家里有娘，一个刚成人的兄弟，再就是自己去年新娶的媳妇。土地改革后动员参军，他原以为是保护本乡本土，不离开本地面，跟着参军的大流报了名。赶往外一拉，傻了眼。这一出去山南海北，说不定扯到天边去，又惦着兄弟年轻，撑不起门户，少夫少妻的，更难免有点依恋。心里就挽了个套，不时解不开，弄得没情没绪的，光想睡觉。往前方开时，一步挪不动二指，多好走的路，也拉上段距离，后边催他，他就更加恼闷，心想在家里，赶集上市，爱走多慢走多慢，这可好，简直像追命一样。补到班里后，整天恍恍惚惚，开会就打盹，坐着坐着就睡了，再不就呆头呆脑地发愣。惹得杜富海刺打他说："我活这么大，从来没见你这号人，真是属核桃的，非砸着吃不行！"

马铁头见李全喜的情绪越来越坏，明知他是想家，又不便当面点破

他，只说：“你是不大精神，歇几天就好了。”便扶他躺到炕上。李全喜一躺下去，拉过被子蒙住头，委屈得心里发酸。在家里，有个病啊灾的，老的给刮刮，媳妇端汤送水的，于今倒好，死了又是谁的儿子？本来没病，心情一坏，不想吃，不想喝，倒果真发起烧来。杜富海冷言冷语说道：“我看他是没病，没病，天天想病！”马铁头见李全喜这样，去跟指导员借了点钱，买些酸干，熬了碗水端到他眼前说：“起来喝了吧，发发汗就轻松了，出门在外的，身子骨要紧。”

李全喜刚喝了酸干水，卢文保就来了，手里提着个小篮子，里边装着鸡蛋、白面，往炕上一搁，问李全喜道：“听说你发烧，厉不厉害？”一面爬上炕摸摸他的脑袋，又问道：“你想不想吃东西？——不吃就睡吧，别胡思乱想，给自己添病。”转过脸又问马铁头道：“有尿盆没有，给他找个吧。黑间冷，别叫他出去再闪着。几时他想吃东西，就替他擀点面条，多照顾他些。”说完轻轻走了，顺手带上房门。

李全喜一阵感激，差一点没掉下泪来。在家里，老的、媳妇也不过这样，自己倒闹情绪，抱怨这个，抱怨那个，实在对不住人。不过那个家真叫他撂不开。庄稼是不是都收回去了？下过好几场霜，园子里种的卷心白菜长得什么样啦？他挂家挂得要命，又骂自己不该挂家，翻来覆去闹腾半夜，不知几时才睡过去。

早晨一睁眼，满窗都是太阳光，照得他眼花。班里的同志早起来了，背包打得又紧又光，并排摆在炕里边，屋里一个人也没有，想是都出操去了。他翻了个身，叹了口气。马铁头从外屋迈进来，笑嘻嘻地说：“你醒啦？出汗没有？我看你睡得挺香，也不敢惊动你。面早擀得啦，水也开啦，你先喝碗水，我这就下面你吃。”便忙着替他端水，一会又端进面来，擀得挺细致，面里还打了两个白果。

李全喜吃着面，心里真不是滋味，眼泪巴搭巴搭掉到碗里去。马铁头趁机问道：“你难受什么？是不是想家？”

李全喜窝窝囊囊说道：“我太落后啦，你们还对我这样好！”

马铁头劝道：“这也难怪，谁乍离家，还不像丢了魂似的！哪个人也不能越了锅台上炕，都有这一步，过一阵就惯啦。我给你找了点纸，写封信回家吧。”

可是两个人都不会写，犯了阵愁，直等魏三宝从操场上跳跳蹦蹦回

来，趴在炕上，拿舌尖舔着铅笔，好歹帮着写成。写完信，魏三宝一翻身仰脸躺着，两手扣在后脑袋上，望着李全喜说：“你怎么老是愁眉不展的？换个人，家里分到地，乐都乐不够呢。你瞧瞧察南的老百姓，刚翻身，吃豆腐还扎牙根，又落到反动派手里。往常听人说：‘不消灭蒋介石，翻身翻不彻底’这个明理，现时我才懂了。你过去的日子，也够苦的，不要拔出锥子忘了痛，光图家里舒服。”

说得李全喜的脑门子渗出汗珠，抬不起头，半天半天吞吞吐吐说道：“我心里就是恼闷！……你知道我没打过仗，想起来有点发冷……”

马铁头喜眉笑眼说道：“艺高人胆大，胆子都是练出来的。你没见我头一遭打仗，又淋了点雨，一个劲哆嗦，使力憋气也憋不住。其实打仗也不算难，等你病好了，我教你。”

李全喜多一半害的是心病，心略微一松，第二天便跟马铁头出操去了。部队正抓紧战争的空隙上课练兵。操场上这里练投弹，那里练刺杀。跑步突刺，防左刺，防右刺，哇哇地叫得挺带劲。机枪班的战士拿手巾蒙着眼，练习不用眼装卸机枪零件。

马铁头领李全喜、林四牙来到块土坡前，比比划划讲了一阵，教李全喜放枪。林四牙站在旁边，手发痒，直想露一手。马铁头看出他的意思，腾出地方说：“来，林四牙，你放一枪给他瞧瞧。”

林四牙卧下去，瞄着前面的枪靶，一搂火，正打在红心上。马铁头叫李全喜也试一枪，他犹豫一会，也就趴下去，拿指头勾着发火机，心里扑腾扑腾乱跳，枪一响，子弹都不知飞到哪里去了。马铁头叫他起来，他却说：“组长，让我再试一下。……”

从此以后，李全喜慢慢地也不那么死板了。杜富海可不放心，怕他开小差，老钉着他，也钉旁的战士。一见有人上茅厕工夫久了，杜富海就要假装解手，进去看看；黑夜睡觉，不管天多冷，总借口炕上挤不开，在当门口支起扇门板睡，堵着门。马铁头看不入眼，把这情形都对卢文保说了。卢文保跟杜富海个别谈了好几回，批评他不从思想教育着手的错误。杜富海把头一扭，只当耳旁风，心里想道：“你去思想教育吧！不等你教育好，人早跑光了！”

李全喜发觉班长像个尾巴似的跟着他，寻思自己是老解放区的战士，再不争气，也不肯开小差，呕着一肚子气。林四牙跟班长却是一个

针尖，一个麦芒，谁也不让谁。

六

起先，马铁头觉得林四牙非常积极。你看他能说会道的，操场动作又熟练，打饭扫院子，事事抢着干，手脚利索得不行。日久天长，又觉得难于捉摸。你想跟他谈谈心里话，他光在嘴皮上说几句漂亮话，喀啷一声，心口插上道闩，关得风雨不透。

林四牙这人机灵倒真机灵，就是没用在正道上，有点奸滑。先前在河南当过保安团，又在十六军混了几年，满脑子灌的是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一类邪魔鬼道的话。在怀来刚一解放，提心吊胆的，心想究竟活了活不了，碰运气吧。有人招呼他洗脸，给他熬粥喝，他倒想："也许是先顺着毛摸我，等我什么都说出来了，再料理死我！不管你有千变万计，反正我有一定之规！"自个是国民党员，单怕国民党点名册子弄着了，没有活命，便想跑。怎么跑呢？一个蛇蚤顶不起被单来，不如拉几个人一齐干，又苦于同屋的俘虏都是人生面不熟的，不敢轻易说出这个心事。这当儿，有个过来早一点的解放战士是他相隔二十来里的老乡，坐下来跟他闲谈。一谈谈到宽大政策，林四牙抢白道："你不用瞒哄我，我什么不知道！"心里可有了点底，猜想性命也许没多大关系了。过了几天，人家待情得挺好，问大伙愿意干什么。有的说愿意回家，林四牙挺着身子站起来说："我参军！"当时写了挑战书，带动许多人到了前线。私下里，他可这样想："问还不是装装样子！自个是炮灰里清出来的，不参军行么？刘备摔孩子，装假就装假！"从此表面上处处积极，骨子里可藏着另外一套花样。

补到班里，开头实在过不惯。吃的穿的，都不如意，规矩又多，吃老乡几个长生果也算犯纪律。傍晚全连点名，指导员几次表扬他工作积极，军事动作好，他就觉得自己那两手真了不起，眼睛里不大有别人。

疙瘩乔的眼风话口中间，跟他倒挺靠近，一次眼前没人，指着他的绿军装说："我看咱们俩准是一道的。"林四牙瞟了他一眼，也不搭理他。疙瘩乔又悄悄说道："反正咱们这些解放战士，天生比人家子弟兵矮一头！别看他们捧上天，其实是蜜糖嘴，刀子心，根本不拿你当人待。"

这话是真是假呢？林四牙当时不响，可存了心。碰巧当天大伙擦枪，李全喜伸出脚，指着一个疮说：“你们看看，我脚上这么个疮，班长还叫我出操，能不能行？”杜富海嚷道：“你说这话，就该把脸藏到裤裆里！亏你还是个翻身农民，连林四牙都不如！”

林四牙听了，好像有个毛虫掉到脖子里，浑身都不舒服。像李全喜这样的一个大脓包，还不应该不如自己？为什么要拿自己跟他比呢！心眼一不顺，别扭事都来了。冬天炕凉，马铁头主张大伙把棉袄平铺开，连在一起，垫着睡暖和。他认定这是故意叫左右的人压着他的棉袄，防备他黑更半夜开小差。一个人有事出去，猛一回头，准碰上杜富海的眼睛，他的心就烦了。

这天傍黑，点完名散了队，他对杜富海说：“班长，我要解手，你派个人跟我去吧。”杜富海说：“不用。”却偷偷地看着，眼瞅着他进了当街一个厕所，不上半袋烟工夫，忽然从后墙跳出去，撒腿就跑。杜富海这一急，立时叫起来，全班闹哄哄的，分头去追，哪追到个影？赶他们噪噪嚷嚷回到班里，进屋一看，林四牙先自回来了，挺安闲地坐在屋里，撮着嘴唇吹口哨。众人都僵住了，也有暗暗发笑的。马铁头半天才找出句话笑道：“老林，你真会开玩笑！”

林四牙把眼眉一皱，眉心皱起四条竖纹说：“还不知道是谁开谁的玩笑呢？我实心实意来革命，你们倒拿人家当贼待，世间上哪有这个道理？”

马铁头见他急了眼，拉着他的手笑道：“走，咱们出去蹓跶蹓跶。”林四牙甩着手不肯去，马铁头好劝歹劝，才把他哄出去。天黑了，有点风，挺冷。两人找个背风的墙角落蹲下去，抽着烟，烟头的火光一闪一闪的，嘁嘁喳喳好一阵。临了马铁头说：“哪个庙没有龇牙鬼？班长的缺点是不少，赶明天我把你的意见反映上去，帮助他进步。你工作积极，谁也不是没长眼睛。……”

林四牙接口道：“积极也是白搭！咱们这号人，横竖没有前途，也就是当一辈子兵，卖多大力气，死了算了！”

马铁头道：“你这可说错了。解放战士当连排长的有的是，不信我数给你听——”便说出一大串人名。

林四牙冷笑道：“人家跟咱又不一样，咱有政治嫌疑。你没见班长

老在会上问谁是国民党员，明指的是我。”

马铁头道：“真是也没有妨碍，说了事情就完啦。”

林四牙想道：“你不用套我，一露馅，还不要了我的命！”眼一转，马上来了个心计道：“我是我就说，有什么怕的？反正我知道有几个三青团员，缩着头不吭气。”便扳着指头说了三四个怀来解放的战士。

马铁头钉问道：“你闹不错吧？”林四牙说：“还错的了？”一面从旁边悄悄看风色。那几个人先还不肯承认，林四牙出来作证，才没的赖了。这可该他们遭殃啦。可是一天两天，屁事也没有，自个肚子里装着块心病，反倒老不安稳。有一天指导员给全连上政治课，讲共产党的斗争历史。听着听着，林四牙的心里好像冷丁开了扇窗，这才明白共产党是怎么回事。下了课，他一把抓住马铁头的手说：“组长，我要写退党书。”马铁头摸不着头脑，闹愣了。林四牙耷拉着厚眼皮道：“我是个国民党员，我要退出国民党。”

心病一挖掉，又受到连长指导员的褒奖，林四牙干的倒真有几分起劲了。不过每逢听说解放军的力量多大多大，就不入耳。头阳历年，有一回指导员又讲胜利消息，说是豫北滑县一带歼灭了国民党两个整旅，他的汗毛直发麻，暗暗冷笑道：“王婆子卖瓜，自卖自夸！解放军算个什么？无非是些土头土脑的土游击队，哪敌得过国民党的机械化兵团？打不过人家，地方丢了，丢就丢了吧，还卖乖说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瞎猫碰上个死耗子，碰巧歼灭几个敌人，就吹牛说连旅长也俘虏了。人家一个旅长有多少卫队，听你那一套？”

他正在心里冷嘲热骂，通讯员小张慌里慌张跑到卢文保跟前，递上一张连长写的拧成个花的纸条。卢文保拆开纸条扫了几眼，望着大家说：“任务来啦！现在提前吃饭，准备行动。”

林四牙耳朵尖，恍恍惚惚听见野炮响了。

七

平地上，没有山挡着，野炮能听四五十里地。战士们一时紧起来，武器弹药拾掇好，塞饱了肚子，班长领着头擦枪，准备战斗。这种时候，大伙最喜欢瞎猜，你一言我一语的，揣测着情况。这个说："咱们倒是往前走，还是往后走呢？"那个说："杀了我的头，我也不退了！光说不怕丢地方，没地方，你吃什么？"第三个人又说："你听，炮紧着响呢，找上门来欺负你！"疙瘩乔侧着耳朵听了一回道："还是美国炮呢！原子弹要拿出来，一炸广岛一个岛，更够咱呛的！"杜富海把大枪在地上一顿骂道："放你的屁！你几时叫美国鬼子操怕了，净说没影的话！"

傍黑了，司号员嘀嘀嗒嘀嘀嗒吹起紧急集合号来，战士们跑步奔到集合点去。马铁头百忙里跟房东老大伯说了道别的话，然后才走了。队伍一到齐，连长亮开粗嗓门说："敌人起保定出来啦，有三个团。一个是五十三军的三八八团，是蒋介石他美国干爸爸装备的，再有刘化南的两个杂拌儿团。眼时正向满城进攻，已经到了北大流那一块，离城还有二十来里。你们想不想报仇？想不想过个好阳历年？"

战士们雷似的应道："想！"

连长直着嗓子喊道："想咱们就先开开晕，吃掉敌人再讲！"说完一挥手，带着队伍就走。

路挺黑，越往前走，炮响得越厉害。疙瘩乔走在林四牙背后，说起小话道："前方打得一定很急，你瞅吧，一会准拿咱解放战士挡炮眼！"

林四牙早先也听说过什么逼着解放战士身上绑炸弹去炸地堡。可不可靠呢？是也罢，不是也罢，经一回战斗再说，死不了另想门路。临到离北大流八里路光景，队伍开进一个村，坐到道边上休息，等候命令。街上黑鸦鸦的，挤满了兄弟部队。有的战士走乏了，靠在墙上打起呼噜来。后边上来的人马弹药，不断地往前开。炮正在钢钢地响，有敌人的，也有我们的，红光一闪一闪的，东北方一会照得锃亮，一会又变得漆黑。林四牙心想："平常不出眼，解放军的队伍还真不少呢。"再一

看，有些老战士正拚命鼓大伙的劲。是不是想叫我挡炮眼呢？心里直犯嘀咕，就想试探试探口气。炮火一闪，看见龙起云从人缝里挤过来，他就故意站起来要求突击任务。龙起云拍拍他的肩膀说：“有种！一会听指挥吧！”还是没试探出个道理来。

天亮以前，队伍继续朝前开，离北大流三四里路又停下了。林四牙正在思疑不定，龙起云叫大家先挖工事隐避，防备天亮来飞机，指导员也吩咐炊事员煮山药粥喝。他们做了预备队。

李全喜一接近火线，吓迷了，东西南北分不清。炮火够吓人了，平空又添出一小团一小团的红光，像鬼火一样，四处乱飞。这是些什么玩意呢？马铁头告诉他说：“那是发光弹，黑夜能看弹落点，并不厉害。你跟紧我好啦，保险没事。”李全喜就像个不识数的小孩，半步也不敢离开马铁头。一个眼错不见，便急得哇哇地叫组长。挖工事本来是笨手活，下惯庄稼地不难做。李全喜心慌，地又冻了，挖了老半天还藏不住个人。马铁头把自己挖好的让给他，又接手挖他的。

李全喜一钻进坑里，缩着头再也不出来。山药粥熬熟了，炊事员送上来，叫吃饭。李全喜心慌得哪里吃得下，又怕一探头，炮弹子弹碰着他。马铁头说：“打仗这事情，吃一顿算一顿，下一顿不定什么时候才沾嘴，可不能饿着。”便给他盛了一碗送过去。吃完饭，东方天也亮了，一架小飞机出现在灰蒙蒙的天空里，绕着北大流直打旋，脑袋猛一低，一头扎下来，嘎嘎嘎嘎一阵机枪，仰着头又窜到云彩里去。李全喜的厚嘴唇都吓白了，飞机一走，急忙说道：“组长，我肚子坏了，要跑肚！”哈着腰跑到一块土坡后，空蹲了半天，又回来了。林四牙笑道：“你不是跑肚么？我看你是吓的。”

李全喜吃不住劲了。他这个人，不说话就不说话，说起话来一杠子也能打死人。只听他嘟囔道：“你们不怕死，为什么缴枪？”

林四牙唰地变了脸说：“打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我也没挖你家的祖坟，何必这样？”

马铁头急得两边摆着手笑道：“算啦算啦！看你们都像小孩子，闹着闹着就恼了！”又对林四牙说：“他没经历过，你也该帮着他点，别光笑他。”这一来，林四牙虽说受了批评，倒也有脸，气也就消了。

可是前边究竟怎么回事呢？我们的大炮轰隆轰隆紧响，折腾了大半

天，光见往下抬伤号，还是没解决战斗。龙起云耐不住，见到伤号便打听消息，才知道攻击的部队过分迷信炮，总盼望炮火先把敌人的前沿打烂了，再发起冲锋。冲锋时上得又慢，几次叫敌人反突下来，伤了些人。赶过晌，有人喊道："贾团长上来了！"这是个经过十年内战的老红军，小个子，眼神非常灵活，显然是个判断力很强的人。他带着两个警卫员，走得挺快，扑着营指挥所去了。炮火一时停了。老战士都明白这是团长在重新组织火力。果真不错，个把钟头后，炮又响了，轰得烟气腾腾的。就在这个节骨眼，冲锋号吹起来了。……

冬天日子短，早黑了。龙起云这一连人也开上去，准备投入战斗。村里敌人慌了神，直打照明弹，亮光里照见离村沿一百米达左右，躺着三个战士，不知是牺牲了，还是挂了花。杜富海这个班接受了个轻任务，叫去弄下那几个同志来。一个战士跑到半路上，被敌人发觉，中了机枪，跌在那儿不动了。

杜富海拧起两道扫帚眉，脱下棉袄往地上一摔，咬着牙骂道："操他个奶奶，我上去！"哈着腰就窜出几步去。敌人的机枪一响，他朝前一扑，就地几滚滚上去。照明弹照得雪亮，子弹扑扑地打得他四围直冒烟。杜富海也不动了。战士们惊得瞪大了眼，喘不过气来。几分钟后，照明弹灭了，忽然看见一团黑影像个车轮子，忽忽地滚下来。原来正是杜富海。他坐起身，撂下三条枪说："都牺牲了！"便要了根绳子，在敌人的照明弹底下，冒着子弹滚上滚下，不歇气地把三个烈士都拖下来。末了又滚到那个刚刚打倒的战士跟前，伸手一拉，那个战士哼起来道："班长，我不中用啦……你不用管我了！"杜富海说："什么话？我不管你还算个人！"就把那战士背到自己身上，爬起来便跑。子弹贴着他的头皮乱飞，他喘得嗓子眼冒烟，东倒西歪地跑着，跑几步一个筋斗，跑几步一个筋斗，力气差不多用干了。

林四牙早看呆了。平常总恨"花机关"光会骂人，到了腰眼上，竟这样仁义，从来也没见像解放军这样团结的！人家好赖是个班长，还这样不要命地干，自己倒狗眼看人低，净拿坏心揣度人！他的心一阵翻腾，说不出的难过。

这工夫，敌人忽然打了两个信号弹，一个绿的，一个红的。贾团长从营指挥所传出命令，判断敌人准要突围，叫队伍立时冲。李全喜正缩着脑袋蹲在工事里，马铁头戳了他一下说："敌人要跑了，冲锋的好机会来啦！"李全喜探出头一看，到处净自己人，哗哗地往上跑，他也就夹在马铁头和林四牙当间，跟着跑。

敌人正集合在村里一条街上，黑糊糊的一大片，预备突，冷不防四外叫道：“交枪交枪！”猛一惊，许多敌人颤着音叫道：“是，是，我们交枪！”也有想跑的，手榴弹就撩过去。马铁头等撵着几个散兵，满野地跑。马铁头撩手榴弹，李全喜也撩，可是他撩的都不响。马铁头一边跑一边笑道：“你不打开保险盖就会响啦？”李全喜说：“那不炸了自己啦！”马铁头打开个手榴弹的保险盖，递给他。他接过来一扔，果真炸了，还炸倒个敌人，乐得跳了跳脚道：“打仗就这样打呀？往后我也行喽！”马铁头说：“你看你的胆练得也不赖歹了。”他们俘虏了那几个散兵，回头一望，村边敌人的小地堡都点了火。

俘获的又是美国枪，又是美国炮，还有反坦克枪。战士们七嘴八舌地笑着嚷道：“不是说美国装备厉害么？怎么像块嫩豆腐，一滑溜就吞下去啦！”也有人说：“赶明儿该换武器了，咱们也变成美械化了！”

马铁头拿起枝美国枪，上上下下端量着。魏三宝从旁边一把夺过去，朝天噗地放了一枪，眉花眼笑地说：“震动力不算大，就是苗子太短，拚刺刀不及三八枪！”马铁头咧着嘴说：“这行子啊，老太太赶集，有限（线）！”

但在战后总结这次战斗经验时，上级首长认为打得不够坚决，才增加了伤亡，号召以后要发扬中国红军的顽强精神，提倡猛打猛冲猛追。龙起云拍拍宽胸脯，望着卢文保笑道：“这一仗要包给我呀，管保不会出这个毛病！”

八

自从北大流这一仗后，战士们尝到了歼灭战的滋味，一听说有敌情就磨拳擦掌地叫着“吃掉它！”可是敌人在保定一带挤了个大疙瘩，我们也挤了个疙瘩，两边扭来扭去，老不能下手。战士们急了眼，每逢听到友邻地区的捷报便嚷道：“人家净是吃香的喝辣的，咱们这算干什么，光跟敌人顶牛，顶得头昏眼花，连牛骨头也啃不上！”高级首长及时改变了作战计划，决定“先打分散孤立之敌……”就在阴历大年初一，拉着队伍往南便走，直奔着定县的敌人扑去。

傍黑出发，天正下着大雪，飘飘扬扬的，北风一卷，迷得人睁不开眼。大雪坎子一二尺深，一脚插进去，直湿到脖罗盖。雪又硌脚，许多新战士腿没跑惯，不会走路，脚都打了泡，远呀累呀瞎嘟囔。李全喜一边走，一边喘粗气，队伍过村时，看见有的人家带着灯纺线，白纸窗上映着灯光，真想敲开门进去暖暖。马铁头瞧他一拐一拐的挺吃劲，把他的背包和枪都抢到自己肩膀上。李全喜好难受。人家组长不累呀，待咱这样有恩情，便硬挺着跟上去。

疙瘩乔一路不住嘴地发牢骚：“这算什么战？简直是瞎拉扯着玩，拿着人当狗熊耍！”

马铁头说：“这就叫运动，运动不灵，就缴不到大炮。”

疙瘩乔冷笑道：“哼！大炮没缴成，先缴了一脚小炮（泡）！”瞅人不看见，好几回拿拳头戳林四牙。

林四牙头也不回，只装不知道。前些天，疙瘩乔老告诉他解放军怎样怎样苦，几次拉拢他开小差，还说：“要在北京，进戏园子，吃饭馆子，多自在！在这，可倒好，穷得咱一个大钱没有，一个大地方去不了，有钱也买不到东西！”又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吃粮当差，哪里不是一样，何必单在这受罪？”林四牙故意吓他说：“要跑咱们就带枪跑。”疙瘩乔伸了伸舌头说：“带枪可是死罪呀！”林四牙说：“你怕死还跑什么？”可也没对马铁头汇报这件事，自个肚子里另有划算。这回走

在路上，心想先前在国民党那边，说声走，迈迈腿就上了火车汽车，两脚不动地方，转眼千儿八百里。这可倒好，光靠两条腿没昼没夜地死走，有什么指望。越往南离家越近了，能打下定县就干，要是打不下来，可见解放军势力还小，队伍尽管是好队伍，出路不大，也没干头。千顷地，万顷庄，也是为了吃穿，那时不如回家当老百姓，混口饭吃。

龙起云的精神可正鼓得十足。任凭风吹雪打，你看他略微偏着个通红的大脸，依旧像飞似的走在前头，有时脚一滑，咕咚地摔倒，两手只顾护着枪，爬起来说："摔了人不要紧，可不能摔枪！摔坏枪，战斗上人也吃亏！"接着又走，旁人跟不上他也不理，惹得疙瘩乔嘟嘟囔囔说怪话："我看咱们连长八成是兔子做的！"

龙起云这时巴不得长出两只翅膀，一飞飞进定县城，把敌人捂在窝里。当夜人不歇脚，马不停蹄，直撵到定县城边，四面大军都围上了，围了个风雨不透。城里的敌人耳闻有点情况，做梦也料不到解放军会上来得这样快，天亮一望，雪停了，到处白茫茫的，积雪照得人眼发花，连一个解放军的影子也不见。其实解放军个个人都翻穿着棉袄，白袄里跟雪一个颜色，悄悄隐藏在四外村里，睡足吃饱，正准备黄昏攻城。

卢文保抓紧空隙，先召集了党员大会，号召每个党员要在战斗里拿出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的精神，带动群众，接着又开了全连的动员大会。龙起云布置了战斗任务：一排抬梯子，二排爬城，三排做预备队。马铁头是一排的战士，当时蹦起来，挺着胸脯，像只大公鸡，对二排挑战说："我们保险安上梯子，送你们上城！"二排像回音似的即刻应道："只要你们安上梯子，我们准上城！"开完会，卢文保约龙起云去看地形，走到村外，只见一铲平地上雪铺冰盖，远在几里外的定县城墙显得格外黑。龙起云瞭了瞭，停下脚说："这个地形，一眼望到头，看不看不吃劲，还是留着力气等打仗吧。"便半路退回去了。

顶太阳压山，一排二十多人扛着梯子悄悄运动到离城半里来路的一块坟圈子后。大梯子是由两截梯子绑在一起的，足有两丈五尺高，上下两头都有轱轮，上边那头还挽着根粗绳子。马铁头力气大，出名的半匹牛，扛梯子排头第一位。杜富海专管拉那根大绳子。炮手刚试罢了两炮，掩护攻击的轻重机枪还没准备妥当，龙起云急得像团火，一个劲挥着手叫："冲啊！冲啊！"

号令一下，这个排扛着大梯子就上。眼前一片大平地，到城墙还有七八十弓，天不黑，又没有炮火掩护，城上的敌人看得真真的，自然开

了火。一个战士倒了，跑着跑着又倒了一个。……有人趔趔趄趄的想靠后退，马铁头像支箭，扯着梯子硬往上抢。积雪一脚深一脚浅，子弹打得雪冒了烟。李全喜的脚插到雪窟窿里，使力一拔，拔出个光袜底，急得咋唬道："组长，组长，我的鞋掉啦！"马铁头只顾上说："不要叫！不要叫！掉了一会再找。"眼看跑到城根底下，再加几把劲，就能搭梯子了。马铁头打了冷战，绕着原地打起转来。

原来前面挡着条护城河，水没冻严，靠边的冰凌上漫着层雪，衬得河水像墨一样黑。谁也没料到有这条河，一时过不去，弄得抓了瞎。城上打得更急，又有几个人撂倒了。杜富海急得骂道："你们乱个什么劲，还不赶紧趴下！"大伙就轰的一声扑到雪地上，拿出小铁锹忙着做工事。

龙起云在后边还是亮着粗嗓门嚷道："上啊！上啊！怎么不上啦？"

杜富海探着短脖子照量照量护城河，皱着扫帚眉叫道："把梯子搭到对岸上，架个桥！"

马铁头听说一声，朝前猛一蹿，顺着挺陡的河堤溜下去。冰冻得太薄，架不住人，哗啦地碎了，他的两腿插到河里，水齐到脖罗盖上。林四牙心想："要死也不能装孬包！"跟着滑下去。紧接着魏三宝等几个战士也扑腾扑腾下了河。天色已经黑糊糊的了，城头上的敌人乱嚷乱笑，机枪对着河心一味地扫射，压得他们不能动弹。炮又响了，只见刺溜刺溜一道火光，轰地一下，正在城根底炸起一大团尘土。这不像敌人的炮，倒像自己的。果然不错，跟着炮就不停了，都砸到城顶上去。敌人的火力被压得稀稀拉拉的，趁这个节骨眼，马铁头领人趟着齐脖罗盖深的冰水，把梯子的一头撮到河对岸上。这样一来，爬城的云梯横搁在护城河上，恰好搭成个桥。剩下的人踏着梯子跑过去，二排的战士也趁机过了河，各自挖个坑隐蔽好。

马铁头领着人在水里蹚来蹚去，又帮着岸上把梯子运过河去，才爬上岸，棉裤里外都湿透了，冻得直打战。远远近近，枪炮连成一片，黑糊影里，净看见一闪一闪的红光，总攻开始了。马铁头忘了冷，立时夹在众人当间去架梯子。大伙一撮，杜富海憋着气一拉绳子，云梯前端的轱辘顺着城墙滚上去。接连又是几撮几拉，梯子便搭好了。二排的战士拥上来，猴子爬竿似的一个连一个爬上去。刚到半腰，当头的战士中了枪，一撒手滚下来，打得后边的人忽隆忽隆都跌下去。

马铁头动了火，一手拿着手榴弹，抓着梯子往上就爬，后边紧跟着又上来许多人。城上瞎打枪，也不看目标，慌得不行。马铁头冒着子弹爬到顶上去，左手扳着城墙，刚要朝上翻，不想人多梯子不牢，只听喀嚓一声，当间压断了，连人带梯子都摔下去。马铁头的两脚落了空，身子一坠，丢当几丢当，急忙把右手的手榴弹摔上去，一把也扳住城墙边，悬空吊在那儿。城上敌人的动静，听得清清楚楚，只听有人呼呼地喘着粗气说："好险，好险，打下去啦！"也不知挂了多大工夫，马铁头只觉得手冻得发木，胳膊腕子又酸又软，一时一刻也熬不住了。我们的炮紧响，砸得城墙一震一震的，他的身子也震得乱颤。掩护登城的机枪又响了，子弹一溜歪斜从他头顶飞过去。他急得乱蹬脚，只想用脚尖找个砖缝缓缓力气，忽然触到个什么硬实东西，马上明白这是云梯绑好又顺上来了。他的精神一振，力量凭空添了十倍，脚踏着梯子，从腰里拔出手榴弹，飕地撂上去，爆炸一响，趁势跳上城，就地一滚滚到旁边去，接连又扔出几个手榴弹，炸倒了眼前的敌人，占领了阵地。这当儿，战士们不断地涌上城，轰轰地直扔炸弹，立时朝两翼扩张。有人点了支信号，一道火光冲上天去，但见漆黑的天空亮着一团火，越坠越长，转眼变成一条金龙。东城上照样腾起一条火龙，知道那面也攻破了。马铁头领着人正往左压缩敌人，一颗手榴弹正巧打到他的头上，懵了，东倒西歪退后好几步，那颗手榴弹也就炸了，碎片子扑着他飞来，把他打了个大斤斗。他的脑子忽忽悠悠的，先还听见战士们冲锋喊杀的声音，一会迷迷糊糊的，什么不知道，死过去了。……

赶天亮，战斗结束，敌人全部被歼灭，部队撤到四围乡村里吃饭睡觉。卢文保又困又乏，眼皮子直打架，单好使草棍支起来。他顺手捞起把雪搓了搓脸，清醒些了，像条鱼似的串来串去，转到各排各班去检查伤亡，整顿组织。一排只剩了十七八个人，个个滚得浑身净泥，炕上炕下倒满了，呼噜呼噜睡得正酣。排长跟杜富海夹在人缝里，轻言轻语地合计事情。卢文保问过伤亡情形，又打听马铁头。杜富海两眼血红，胡子扎煞的像个刺猬，摇摇头说："怕是完了！"抬下的伤号不见马铁头，尸首也不见，也许埋到炮弹坑里去了。卢文保又问战士的情绪，一排长说："打了胜仗，情绪倒是挺欢，就是伤亡大，有些人对连长指挥上有意见，觉得太冒失。"

卢文保立在那儿不言声了。高颧骨像是一对小山，耷拉着又深又黑的大眼，又显出那副深思的神情。这话恰恰碰了他的心，当时也不多说，又到各班走了一阵，然后回到连部。通讯员小张打回饭来，叫连长吃饭。龙起云正贪睡，一摇他的腿，呼啦地坐起来。这是老军人的习

性，睡也睡得警醒。他用大手揉揉眼眵，拿起饭碗，望着卢文保笑道：“老卢，你怎么老像猴子一样精神，也不知道困？”

卢文保答道：“我是挂着班里的事，才去转了转，士气还不坏。”

龙起云乐得用大巴掌使劲一拍卢文保的肩膀，亮开粗嗓门笑道：“自然不坏喽！这一仗打得总算硬吧？”

卢文保淡淡地笑道：“硬是硬，就是伤亡大，没做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地步。”

龙起云显得有点不耐烦说：“你怎么学得婆婆妈妈的？吃饭还拉搭米粒，哪免有一星半点伤亡。”

卢文保说：“要看伤亡能不能避免。你打仗猛是猛，一点不含糊，可就有点粗枝大叶。不看地形，准备得也不细，弄得净出错，这个仗打得就没有准备，没有把握……”

龙起云把筷子一放说：“你真是四十里不换肩，抬杠好手！这是你的意见么？”

卢文保说：“还不止是我自己的，许多战士都有这个意见。”

龙起云生气道：“我过去也没听说过，单你一来，事就多了。不管怎么说，你提三百六十遍，我也不听。带兵要没个正主意可不行，你这是扰乱干部的决心，做了战士的尾巴！”

卢文保说：“尾巴不尾巴我不知道，反正我们不能不听群众的意见，这是个原则。”

龙起云急红了脸，一下子在炕上站起来，嚷道：“你懂得什么叫原则？我当排长那时候，你还是个兵，难道我不比你知道的多！这样可成了极端民主化了！”

卢文保平心静气地笑道：“你这可是讹人的话。毛主席为什么还要当老百姓的小学生？咱们是一个人看好几百人，战士是好几百人看一个人，毛主席就是能听群众意见。”

说的龙起云又笑了，坐下道：“好，好，你给我上起政治课了！瞧

你啰里啰嗦的，还有点门道。”

可是卢文保明白连长并没心服。吃完饭，召开支部会，检讨这次战斗，转到评伤亡，卢文保又提起这篇话，着重批评了连长的粗心主观，还说要是不能发挥士兵的民主，连队样样工作也搞不好。旁的人也当面对连长提出了批评。龙起云是个直肠子人，打仗勇敢，一旦回过劲来，改正错误也勇敢。卢文保最后问他：“你说对不对？”他光是笑。卢文保追问道：“你笑什么？到底对不对呀？”他把腰一挺道：“我现在没说的，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

正在这时，街门口有人大声问道：“这是连部么？”接着是许多脚踩得雪咯吱咯吱响。卢文保立时迎出去，却见四个老乡抬着扇门进来，上面用棉被盖着个人。他跑上去揭开被一看，竟是马铁头。原来马铁头的天灵盖和大腿全挂了花，当时昏过去，赶缓醒回来，同志们都冲下城去，往街心压缩敌人去了。他又冷又痛，想动一动，一翻身滚下城坡去，滚到一家种菜园子的老乡门口，又跌了个半死，哼哼呀呀地叫人。老乡隔着门问明白是解放军，急忙把他救进屋去，给他包伤，喂他鸡蛋吃，体贴得什么似的。天一明，就找了几个邻居抬着他往部队送。可是他一定要回原部队，绕了许多冤枉路才算找到。

卢文保赶忙动手把他抬进屋，又派人到村里去要担架，准备送他到后方去住医院。马铁头硬撑着抬起身说：“指导员，别送我走！……我的伤不重，随队休养几天就好了。”实际他的伤可真不轻，血流得又多，那张长方脸本来黑里透红，现时变得煞白。卢文保好歹把他说服，花钱买了点团粉，冲了一碗喂他吃了，又叫卫生员给他换了换药，然后才送他走。李全喜、林四牙等人也赶来送他。他却像小孩初次离家，难舍难分，拉着指导员的手，望着众人，眼泪转在眼圈里，差一点没掉下来，老重复着一句话说：“大家千万给我来信哪！”

九

马铁头叫人抬着走了两天，一站倒一站，每站都有村里妇女端水端饭，关心着痛痒，最后到了后方医院。医院就设在安国的一个小乡村里，病房都是农民临时腾出的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窗也用白纸糊得严严实实的。马铁头的伤本来不轻，路上又受了点风，一到就发起高烧来。迷迷糊糊当中，也知道医生来给他治病疗伤，卫生员给他打饭换药，出出进进还常见两个妇道人家，一个青年，冷啊热的照应他。这天晚间，热退了，心里清醒些，嘴是苦的，觉得肚子有点空，想吃东西，睁眼一看，桌子上点着盏棉花籽油灯，灯影里坐着个花白头发的老大娘，正在上一只纳得挺结实的军鞋。他才一动弹，老大娘连忙搁下鞋走到炕前，笑着问道："同志，你好点没有？饭坐在锅里，想不想吃？"

马铁头点了点脑袋，老大娘回过脸去，朝着对面屋大声说道："你先不要纺线了，给同志把饭端来吧。"

对面屋应了一声，呜呜响着的纺车立时停了，不一会门帘一撩，走进个粗手粗脚的媳妇，端着碗热腾腾的京米稀饭，随着又闪进个刚成年的半大小子，闯闯辣辣的，也学大人的模样，叼着根小烟袋。那个半大小子挤上前来，动手要扶马铁头坐起来吃饭，可是手脚重，不小心弄痛了病人头上的伤口，惹得老大娘骂了一句，亲手来扶病人。马铁头喝了几口粥，又躺下去，望着老大娘轻轻说道："唉，太麻烦你们了！几时等我养好了，再报大娘的恩吧。"

老大娘道："都是一家人，别说这样见外话了。我儿子也在野战军里，跟你一样，你知不知道他在哪呀？"

那个粗手粗脚的媳妇笑道："人家同志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怎么会知道他在哪儿？"

老大娘就笑着说："可也是，我真是老糊涂了！我那儿子小名叫喜子，大名叫李全喜。"

马铁头听了一愣，还怕是重了名字，细一追问，才知道这果真就是他班里那个李全喜的家。那个粗手粗脚的妇道人家正是李全喜的媳妇，愣头愣脑的青年是他兄弟，小名二愣子。再一打听魏三宝，原来就住在斜对门，家里光剩叔叔婶子了。李全喜阖家人一听说马铁头跟李全喜的关系，变得格外亲热。当时已是三月末，天气还冷，一天三顿饭，有两顿火烧到马铁头睡的炕里。不管是焖粥还是焖山药，总端一碗到马铁头枕头前，好心好意劝他吃。马铁头连伤带病，虚弱得厉害，汤饭水药，不用开口，一家人都抢着替卫生员做了。

全喜媳妇更能耐，炕上炕下，家里地里，样样拿得起，赛过个男人。也不用村里代耕，有活就跟二愣子一块下地，要不就听她摇的纺车呜呜响。她几次对马铁头说："你们在前方打仗，俺们妇女要是好吃懒做不生产，哪对得住人！"

马铁头告诉她李全喜怎样挂家，怕荒了地，老大娘啧啧着舌头说："用得着他挂！那孩子天生是老太太的脚指头，窝囊一辈子！明天写封信告诉他，他连他媳妇的小拇指头也不敌呢！"

提起写信，马铁头心里乱糟糟的，不能安全。这些天，也不知军队开到哪去了？每逢见了医生和卫生员，不断地问，一点音信也没有。日里夜里，吃饭睡觉，无时无刻不巴望指导员他们的信，巴望久了，难免埋怨起来，以为同志们忘了他。有一天，麦子长得没脚脖子深了，二愣子闯到他的炕前说："你知道么，老马，队伍八成往南开啦，老百姓的担架都奔着西南去了。"

他娘一听这信，急了，拍着大腿说："哎呀，队伍一走，要是保定敌人出来，咱们这块不又遭殃啦！"

马铁头可另有一番见解。老跟敌人在保定一带顶牛，实在不是事。上级三番五次说要打运动战，这回兴许运动开了。从此以后，他不再盼信，天天光盼着胜利消息。这倒没叫他空盼。梨花开的时候，打下京汉线南段的正定，麦子秀穗的当儿，又打下正太线上的井陉、娘子关、寿阳等地，前后歼灭了上万的敌人，把个石家庄孤零零地陷在那儿。村公所天天有人站在房顶上，拿大喇叭筒子对全村广播，听得马铁头心都飞了，恨不得马上赶到前线去。单恨自己的啰喀伤，经过一场病，身板骨软，格外不容易好，到于今刚能拄着拐杖迈几步。

这些好消息也给村里添上把火。交公粮，做军鞋，出担架，更撂不

下生产，忙得大伙没一刻闲空，像打仗一样紧。赶六七月，村里又进行土地复查。正是雨水勤的时候，庄稼要锄，全村人就白天下地，黑间一筛锣，都集合到村头大庙里开会。有好一阵子，全喜媳妇和二愣子跟马铁头连话也说不上几句，天一亮，小叔嫂子带着露水去下地，两顿饭在地里吃，傍黑回家，胡乱填饱肚子，脚不沾地又赶到大庙去了。全喜娘也是忙得滴溜转，烧饭送饭，都是老婆子的事，马铁头更分她的心，照应的跟从前一样，有空就坐到炕边上，做着针线，念叨些复查的事。有一回学着区干部的口气说："这也是打仗嘛！消灭封建，不卖力气哪行？"又说："土地改革起初可有点二五眼，大地主掏出些地，像拔了根汗毛一样，照样抖威风，嘴巧的都给编成歌啦，说什么：行走骑着高头马，摇摇摆摆赛活神，水晶石头架子镜，画眉笼子有人抡……又是：九间九进朝王殿，七间七进宝厦厅，一对棋杆一对棍，一对狮子把大门……编得真是活灵活现。这回老天爷有眼，可灭了地主的威风，顶多给他们丢下点吃喝，剥削穷人的东西都得归还原主。真是冤有头，债有主，世界上也算有了公道！"

马铁头先还听她说话，后来竖着耳朵，光听远处去了。正赶上顺风，只听见大庙里又拍巴掌，又喊口号，一会还敲锣敲鼓，会开得正在热闹头上。土地改革做的一到家，你看老百姓的情绪这个高啊！努力山成玉，同心土变金，前后方一齐心，还会不打胜仗？顶叫他牵肠挂肚的还是军队。他心眼实落，别看打仗像猛虎，一想起连里那些同志，比小孩还软，难过得直想哭。第二天见了医生便要求归队。医生说他伤没养好，不答应。他急得说话都结巴了，又用好话哄恿医生道："我真好了嘛，不信走给你看看！"便不听人劝，也不拄棍子，硬到院里来往走了几趟。可是腿有点软，头更发晕，要不是医生把他扶住，险乎没跌倒。

隔不几天，军队上到底有了信啦。那是纵队给魏三宝家捎的报功信，说是魏三宝在井陉立了大功。区公所打发专人把信送来，还要给魏家送匾庆功。这天大的喜事一时轰动开了，送匾那一天，村里比唱戏都热闹，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站在街上尽等着看新鲜。

马铁头拄着拐杖，一早就坐到魏三宝家里，像个主人一样，乐得闭不上嘴，呱呱地净说他跟魏三宝在一块的事。魏大叔和魏大婶都换了一套新衣裳，屋里院里打扫得没一根草棍，听见狗咬就走出去瞧瞧。赶晌，村外传来了锣鼓音，小喇叭吹着"得胜令"，响得挺欢。马铁头跟着魏大叔迎出门去，只见街上挤满了人，外村的也来赶热闹。一队锣鼓正排开众人走过来，后边是四个人抬着块匾，挂着彩绸，横写着"人民功

臣”四个大字，再后边走着区长等许许多多人。

魏大叔闪到门旁，让匾抬进去，陪着区长走进家。贺喜的亲朋邻居哄地拥进院，拥进屋子，里外挤得满满噔噔。抬匾的七手八脚往正屋迎面墙上挂匾，有些上年纪的人便瞎三话四，说七道八地议论起来。这个说：“你看三宝那孩子，才是几天还光着屁股绕街跑，鼻涕抹着个蝴蝶嘴，现在就中了武状元，你说稀罕不稀罕？”那个道：“这也是他老人坟地出的。他爹他娘埋的真是地方，两条大道是轿杆，坟坐在当中，主着出贵人。”第三个又道：“怪不得头几天黑间一个星星呼啦地落到村里来！”年轻人忍不住哈哈大笑，嘴直地高声笑道：“别说这种落后话啦！成神不论人，修行在个人，这是人家三宝拿血汗挣的功劳，星星不星星有什么相干！”

一点不错。区长立起身报告立功经过时，从怀里掏出张纵队捎来的油印报纸，照着上面记的事情念起来：

这次南线战役，队伍甩开保定的敌人，集中兵力攻击南线，是我们争取主动的起点。魏三宝在连续作战当中，不怕疲劳，不怕牺牲，还用团结友爱的精神感动了落后战士疙瘩乔，立了大功。疙瘩乔是出名的怪话大王，浪里浪荡，惯说破坏话，许多人疑心他有政治问题，指导员卢文保却一直主张用教育方式感化他。魏三宝是疙瘩乔的互助组长，主要的任务自然落到他的肩膀上。疙瘩乔见他年轻，蹦蹦跳跳打打闹闹的，带着十足的孩子气，时常冷言冷语刺他道：“哼，你不过是新鞋新袜，两天半的新兵，成得了什么器！”要不就说：“吃饭打冲锋，打仗就发蒙——我早看透你们的本领了！不用猪鼻子插大葱，在我面前装象！”魏三宝要强好胜，哪受得了，可是他现时是个党员，转变落后战士是党给他的任务，就压下一口火，也不记恨，照样接近疙瘩乔，倒把疙瘩乔当成个老大哥看待，事事跟他商量。人总不是木头做的，日久天长，疙瘩乔倒也喜欢魏三宝性子爽朗，彼此渐渐有几分投契了。不过人心隔肚皮，里外不相知，魏三宝始终吃不透疙瘩乔是怎样个人。

打下正定的第二天晚上，旅宣传队演戏，疙瘩乔推说头痛，告假不去。魏三宝不放心，买了包烟，从伙房提着壶水回去，想找他谈谈。一进院望见他的影子在纸窗上乱晃，赶进屋，他可又躺在炕上装睡。魏三宝见他鞋上绑着带，头下枕的背包打得绷紧，有八九分明白他是要开小差，只假装不知，笑着叫他起来喝水抽烟。疙瘩乔翻身坐起，黑着个脸问道：“你回来监视我做什么？”

魏三宝叫起屈道："你这话真冤枉人！我怕你闷出病来，好意回来看你，你倒说这个！"随着坐到疙瘩乔对面，给他倒水递烟，好言好语哄恿他，哄得他忍不住笑了。魏三宝就说："来，老乔，坐着也是坐着，你走过南京，到过西京，告诉告诉我你都见过些什么场面，叫我也开开眼。"

疙瘩乔正眼也不看他一眼说："你有屎去拉去，有屁去放去，别来缠我！我过的桥，接起来比你走的路都长，你算老几？"可是触动了他旧日的事，不觉夸起富来，说他家原来怎样是绥远隆盛庄的首富，住的什么，吃的什么，穿的什么，越说越有味，说到后来，又带着夸耀的口气叹道："我这一辈子总算也没白活，十岁上抽大烟，十九岁就娶了两房姨太太，吃喝玩乐，家业踢蹬光了，福也享尽了，混来混去当了兵，于今也算活该倒霉！"他屡次想开小差，心想当"国军"还能掏摸几个钱，再开开瘾，又一想跑过去早晚还不是得抓过来，就弄得恍恍惚惚，二心不定。这些话他没说出口，这晚间的一篇话却叫大家明白了他的来历根性。

打井陉那天，拂晓攻击，魏三宝参加了突击组，夺取矿上的一个大碉堡。碉堡围着道一丈多深的大沟，沟外是一层电网，两层铁丝网。战士们拿铡刀一连砍断两层铁丝网，对电网可傻了眼，不敢动手去破。魏三宝住过电料行，人又灵，先藏好一把包着橡皮的钳子，由机枪掩护着，跑上去三下两下绞断了电网，首先钻过去。前面就是那道大沟，上边有块跳板，敌人慌慌张张忘记撤，临时才发现，赶紧抢着撤，却叫魏三宝用手榴弹炸倒两个人。碉堡上的敌人红了眼，朝魏三宝乱打机枪。魏三宝趴在沟沿上，手脸全是血，也不知哪里挂了花，一味望对面打枪，不让敌人接近跳板，立待我们的战士纷纷突过电网，踏着跳板跑过沟去，冲进了碉堡。天傍明，有副担架要抬魏三宝下去。这当儿，魏三宝发现疙瘩乔躺在电网旁边，前胸净是血，受了重伤，便一定叫人先抬疙瘩乔，还说："不要救我，先救他，他的伤比我重！"人在生死关头，感情最真。疙瘩乔躺在担架上，拉着魏三宝的手不放，似乎想说什么，脸上露出懊悔的神气，末尾才有气无力地说道："三宝……我真对不住你们！只要我不死……"可是赶魏三宝到绷带所时，疙瘩乔先一刻死了。……

马铁头听到这儿，浑身酥酥的，感动得不行。区长念完报，锣鼓喇叭又大吹大擂起来，老乡们争着给魏大叔魏大婶作揖道贺。个个人都是

一脸喜色，只有全喜媳妇藏在人背后，脸色冷淡淡的，笑得也怪勉强，像有什么不顺心的事。

十

顶到散会，马铁头回去一看，全喜媳妇不知几时先回来了，盘着腿坐在院里阴凉地方纺线，头也不抬，避着脸不愿见人。二愣子逗她道："嫂子，你是不是想我哥了？"她翻了翻眼，一扭身说："我恨都恨不死他，还想他呢！"马铁头嘻嘻地笑道："这可不是实心话，老李现在要回来，你就不恨他了。"全喜媳妇是个泼泼辣辣的人，当时把纺车一撂，生气道："你这个同志怎么也不懂事？人要脸，树要皮，你看对门三宝家，庆功挂匾的，祖宗三代都光彩！他呢，可倒好，一千锥子也扎不出滴血，净给我丢脸，叫我见了人都挺不起腰来！"马铁头翘起大拇指头笑道："大嫂，你真是这样的！明天我见了他，非叫他替你立一功不可。"全喜媳妇又扑哧地笑道："你不用油嘴滑舌的，净讲驴粪球外面光的话！说正经的，以后你回到队伍上，可得多开导开导他，省得他不进步。"

马铁头果真准备走了。伤差不离快好利索，人还有点弱，架不住，他三番五次要求归队，医生只好答应替他打听打听部队的方向。事情也算凑巧，不出半月，碰上大队又从南往北开了。这时候早交秋凉，部队又在津浦线上青沧一带打了个大胜仗，抓紧空隙休整了几天，不等敌人喘过口气，现在又扑着保定以北开上去。头一天先头部队一露面，老百姓就知道要过大队了，凡是过路口的村庄都烧好几锅水凉着，街里摆着桌子，烧饼油条，鸡蛋枣子，堆的满桌子都是。马铁头这个村窝脚，队伍走不上，吃完下午饭，早早赶到大路口去等着，全喜媳妇和二愣子也挎着篮子吃食东西去慰劳。太阳落山的当儿，远处趟起烟瘴瘴的灰尘，一转眼工夫，凡是眼睛望得见的大道上都有了队伍，像是几个浪头滚过来，黑鸦鸦的不知有多少，比天上的星星都厚。近前一看，马铁头惊得变成根木头橛子了。这是原先那个队伍么？你瞧吧，过去一个连又一个连，一个营又一个营，一个团又一个团……战士们扛的不是三八大盖，就是美国式，净顶呱呱的好家伙。轻机枪，重机枪，六零炮，掷弹筒，看得够花眼了，不曾想又过来大炮，骡子驮的，大车拉的——还有八个骡子拉的大野炮呢，一尊又一尊，碾得地面乱震。离开军队才几个月，装备一下子这样强，难道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马铁头兴奋得直起鸡皮

疙瘩，拉着一个战士问道：“这些炮都是咱们的么？”那个战士笑道：“原本是美国给老蒋的，现在可送给咱啦！”

从傍晚到半夜，月亮挂得多高，队伍还是忽隆忽隆地过，仿佛永没个完。马铁头认来认去，不见一个熟人，打听他那个团也打听不着，急得乱打磨磨。全喜媳妇早把那篮子吃食东西往战士口袋里塞光了，看看七星都要落了，就劝马铁头先回去歇歇，明天再找。

三个人带着月亮，一路走一路讲，回到家时，做娘的还没睡，正在灶口前烧水，一面跟房门坎上坐的个战士拉家常话。马铁头先只当是新来的伤病号，不想那人迎着他站起来。灯影里一端量，大耳朵，厚嘴唇，原来是李全喜。乐得马铁头跳上去抱着他的肩膀，拿拳头乱揍他说：“操你奶奶，到处找你们找不着，你倒回家来啦！”

李全喜瞟了媳妇一眼，脸一红，驴头不对马嘴地回答着马铁头的话。马铁头心里一闪：他是不是开小差回来的？抱着李全喜的那只胳膊也就松了。

媳妇似乎也起了疑心，盯着他问道：“你怎么回来啦？”

李全喜半半截截说：“唉，唉，我一路没歇脚，连夜撵回来的。”

媳妇没好气道：“谁问你这个！你一没立功，二没受奖，难道还会披红挂彩，拿高头大马送你回来？我问你回来做什么？”

这几句话顶得李全喜真够呛。他本来是怕马铁头笑他想老婆，才显得不尴不尬的，老婆这一凶，弄得更难堪，窝了半天火，一赌气说：“我也不是自己要回来的！指导员看我离家近了，叫我回来住一宿，明天赶队伍，你们不高兴我这就走！”说着真做出要走的样子。

马铁头按住他笑道：“算了，算了，别耍牛脾气啦。”又望着他媳妇道：“你不是说老李一千锥子也扎不出血来，怎么叫你—锥子就冒了火？”

媳妇红着脸赔笑道：“我才见他蝎蝎螫螫的，还当他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李全喜叹口气道：“我当了这些日子解放军，好赖也有了点政治，

难道还会开小差？”接着慢吞吞地说起他在正太线上无人区所见的情形，那里的老百姓怎样穷得吃树叶，屁股露着肉，饿得像金人一样。末了说道：“回头再看看咱们解放区，家家乐和和的，土地复查后更好了，自家槽头上也拴了只大叫驴。大家要不保田保家，万一敌人打过来，这好日子岂不叫人一脚踹了！”这篇话说得入情入理，听的人都挺顺耳。他娘瘪着嘴笑道：“你看喜子那么个笨人，嘴也学巧了，可见人是摔打出来的。”马铁头望着全喜媳妇笑道：“嫂子，你再敢不敢小视人了？请等着戴凤冠霞帔吧！”

马铁头插在一家人当间，说东道西的，正在热闹当口，鸡笼子里的大公鸡冷丁拍拍翅膀，喔喔地叫起来了。做娘的忙道：“哎呀，光顾说闲话，眼看天就亮啦。”便催大家去睡觉。

才眯瞪眯瞪眼，太阳就露了嘴。李全喜爬起来，把水缸挑满，用土垫了垫驴栏，又把自己捎回来的小包袱撂给他娘说：“这净是些破衣料裳，囫囵点的补一补，二愣子能穿，太破的你们留着打贝壳吧。”

吃完早饭，马铁头拿着医院开的介绍信，和李全喜搭着伴去撵队伍。出村不远，马铁头笑嘻嘻地说道：“老李，你记得你刚到队伍上，高低也是想家，旁人还当你叫裹脚条子缠住了呢。”

李全喜心情顺适，心眼也变机灵了，蔫不唧地笑道：“早先我有思想病，思想一开窍，病也自然好啦。”如今，他果然变成另一个人，行军打仗，总是吭哧吭哧闷着头干，不叫苦，也不显白自己。

十一

变的不光是李全喜一个人，马铁头当天赶回原部队后，碰见的净新鲜事。相熟的同志一见他，热乎得要命，单好把贴己话一口气说完。班里原先的熟人可并不多。疙瘩乔牺牲了，魏三宝在后方养伤，除了杜富海，林四牙，李全喜等人外，大半是生脸，多一半还是新补充的解放战士。这天恰巧休息，战士们歇过乏来，也不用杜富海发话，自各就去挑水扫院子，也有帮房东到地里收桃子的。卢文保像条鱼似的趋溜趋溜各班串，原不奇怪。龙起云也下来了，走到哪儿大说大笑，活像个顽皮的大小子。先前谁见他来看过战士？吃下午饭时候，班里凑出点钱，切了两大盘枣糕，欢迎马铁头。还没动筷，龙起云咕咚地跳进来，笑着叫道："啊，请客不请我，还瞒得过我！"端起一盘糕往外就跑。战士们拦住他不放，他用手抓起一块往嘴里填，其余的还给战士，呜噜呜噜笑道："小气死了，当我真抢你们的嘴！"又对马铁头说："吃完饭到连部来一趟，跟你有话谈。"笑着走了。

马铁头怕有要紧事，胡乱吃饱，放下筷子就跑去，却见龙起云在院里跟通讯员司号员等扳腕子，见了他乐得叫道："来，来，他们都不行，试试你的！"便跟马铁头角起力来。正扳到吃紧关口，卢文保走出屋子叫道："喂，别闪了你的杨柳细腰！"龙起云一笑，松了劲，就叫马铁头把手腕子扳下去。他不认输，吵着要再扳，卢文保说："别玩不够了，谈点正经的吧。"三个人便坐到台阶上。

卢文保望着马铁头先开口道："我们打算提升你做副班长，你的意见怎样？"

马铁头愣了愣道："我怕不行吧。"

龙起云说："别前怕狼后怕虎的，干就是了。老杜打起仗来，真是员虎将，就是有个花机关的暴躁脾气，做事不讲方式，你得帮着他点。"

马铁头立刻说："上级叫我干我就干，我没有意见。不过我脱离部

队太久，部队进步得又快，一时半时恐怕摸不着头。”

卢文保笑道：“水大没不了鸭子，你愁什么？南线战役加强了政策纪律教育，部队的情绪是比从前饱满多了。领导上说：‘要打胜仗，一半靠军事，一半靠纪律。’庄稼话也说：‘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这点你要牢牢记住。”

龙起云插嘴笑道：“老卢，你知道有个调皮鬼，背后叫你三八枪，因为你张口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闭口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天天点名唱歌，也唱：‘革命军人个个要记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卢文保正正经经说道：“不这样紧重念着点就不行！——你有什么对他说的？”

龙起云拿大手摸摸方嘴巴子，想了想道：“别的先不说，反正我算认识军事民主的好处了。先前我总认为打仗讲民主是脱裤子放屁，白费一道手续。这回打南线，你看吧，飞雷，手榴弹绑炸药，掷弹筒平射，都是战士想出来的巧办法。三个臭皮匠，一个诸葛亮，光凭指挥员的脑瓜子呀，反攻就不容易胜利！”

反攻？莫非说反攻了么？马铁头听得真真的，探着脖子钉问道：“你说我们反攻了么？”

龙起云奇怪道：“怎么，难道你还不知道？头六月底刘邓大军过了黄河，咱们就转到战略进攻了。你看咱们说打哪里，哧嚓喀嚓一阵，就把他打的个稀里哗啦！照这样下去，我们越来越大，敌人越来越小，有一天，定准能把敌人歼灭个精光！”

马铁头听呆了，眼睛瞪得像灯笼，闪亮闪亮的，插嘴问道：“这回咱们往北去，也要哧嚓喀嚓给他一阵么？”

龙起云哈哈笑道：“不哧嚓喀嚓给他一阵，谁有闲空去蹓跶着玩？”

马铁头可又问道：“明天就走么？”

明天队伍继续前进。

十二

队伍越过保定，到了徐水地面。一路上，你看战士们又笑又唱，走得可欢啦。怎么能不欢呢？刘邓大军过了黄河，再有三四个月，不过长江才怪呢。咱们的任务呢？拿保定！拿北京！好肥的羊肉摆在嘴边，哪个不乐？卢文保忙着解释道："大家可不能中了速胜论的毒！仗打得正紧，胜利不是摸摸脑瓜子就拿到手的。"这是个明理，战士们可总盼着会有什么奇迹发生。马铁头好几回对林四牙说："这遭快啦，我看咱们老家也该解放了！"

林四牙应声轻轻笑道："呃，我看蒋介石就像那痨病鬼，紧七慢八十个月，没几天活头！"

自从打下定县以后，林四牙早不大耍什么心计了。本来嘛，许多事都是他自己疑神疑鬼，自找苦恼。要论解放军，凭良心说话，一点不含糊。自己不混军队便罢，想混军队，只有这条出路。一朝天子一朝臣，以后可得好好干，弄个露水官做做，也算有脸。从此，他不再表面假装积极，倒真上了劲，样样事抢着做，伸伸手就做好了。马铁头屡次想拿话口套问他的底细，他可有意回避道："唉！净鸡毛蒜皮的事，不值得提。"弄得马铁头干瞪眼。

队伍进了敌区，光景不大一样了。到处有烧坏的房子，老百姓愁眉苦脸的，衣裳遮不住屁股，憔悴得不像人样。有的门口还挂着红灯，一问才知道都是解放军的家属，敌人挂上灯，谁进去也可以糟蹋这家的妇女。老百姓见到军队，就像快冻死的人见到火，一围一大群，拉着战士的手硬往家拖，哭着诉说敌人怎样抢东西抓人，糟害人民，说到后尾抹抹泪又笑了："幸亏你们又来了！这可好了！"

当夜宿营，房子分配好，杜富海领着本班人进屋一看，气得蹙着扫帚眉叫道："这是谁分配的房子，叫我们跟死人打交道么？"原来外屋停着口黑棺材，棺材头前点着盏萤火虫似的小油灯。他要换房子，部队住的太密，再也找不到插脚的地方，只好气鼓鼓地住下。

第二天清早起，卢文保听说这个班对房子有意见，特意跑来看大家，一进门却见灶口前坐着个老太太，罗锅着腰，眼肿得像烂桃，摸摸索索地正在做饭。这景象好惨，他蹲下去要帮老太太烧火，老太太不依，他顺便问道："老大娘，你家里几口人哪？"

老太太叹口气说："命苦啊，光我孤人一个！"

卢文保又问死的是她什么人，老太太才说了句："媳妇！"眼里扑落扑落直掉泪，赶紧扯着袖口擦，越擦泪越多，末尾忍不住抽抽咽咽哭道："同志，你不知道，我那媳妇死得好屈呀！"再三再四问，可就不肯告诉是怎么死的，光用袖口捂着眼哭道："这种丢脸事，叫我老婆子怎么说的出口啊！"

卢文保早猜到七八分，叫老太太哭得好难受，抹了把泪道："有什么难心事你就说吧，老大娘！这不是丢脸的事，我们大家就是来给你报仇的！"一面用手朝旁边一指。

老太太这两天哭得火蒙了眼，瞎摸索的看不真，光看见棺材前黑糊糊的站着一片人。卢文保派人招呼一声，转眼又来了几个班。门里门外站满了，齐崭崭的，望着老太太异口同声催促道："说吧，说吧，老大娘！多大的冤屈，我们也要给你出这口气！"

老太太扶着卢文保的肩膀立起身，另一只手扶着棺材，颤颤哆嗦地哭着数落道："说了你们别见笑，我那媳妇是叫顽固军奸死的呀！同志们早来两天，她就死不了！也是她心孝，那天顽固军来抢东西，她贵贱不肯丢下家跑，就叫人堵住了。……那群伤天害理的畜生呀，没一个是娘养的！不顾死活地糟蹋她，直糟蹋得她光剩出气，没有入气，挨到黑也就……"

说到这儿，老太太哭得断了音。有人忽然陪着她哭起来，大家一看是林四牙，脸对着墙角落，跺着脚哭道："这些王八蛋操的，真是害人精啊！我不吃了他们的肉，爹娘也不饶我！"

马铁头上去拉着他的胳膊道："别哭啦！你有什么憋屈事，当着众人也说说吧，大家给你做主！"

林四牙转过脸抹抹眼泪说道："我说！我说！我原先怕丢脸，不愿说……你们光知道我当过顽固军，不知道我也受过他们的害！我十四岁

那年，我爹就叫顽固军抓去了！我爹已经四五十的年纪，怎么能当兵呢？甲长那个王八蛋说：‘把你的胡子剃去，不就行了么？’硬绑走了。我娘拉着我没法过，跟当地保安团一个营长家借了三斗米，滚来滚去还不起，营长翻了脸说：‘要账不是要饭的，还不起卖你活人妻！’半夜三更赶来个黑毛驴，硬把我娘卖给人。娘抓脸碰头，满脸流血，我拉着驴尾巴不让走。营长一脚把我踢倒，拿着卖娘的钱说欠他的账还差个零，眼皮也不抬往外走，还骂什么：‘差两块钱你们还不起，只当我逛了趟窑子！’……过不几天，把我又抓到保安团，给他老婆当勤务。……”

这以后，林四牙每天两个饱一个倒，胡混瞎混。染坊缸哪有干净手，日久天长，也学会了喝酒耍钱，坏了根性。有一回输大了，拿起腿溜了，半道又叫十六军抓去，下了迫击炮连。他忘了爹娘的仇，只图眼前快活，也跟着讹诈穷人，还开枪抢过老百姓。有时想起当年的苦楚，反而觉得丢人，不愿提。今天他才回过味来，又痛苦、又悔恨，哪忍得住眼泪不哗哗地直流呢！

卢文保听着听着挂下了泪，气昂昂地喊道：“穷人杂蓬菜，不灭了敌人，我们永世也不能翻身！”

林四牙几步抢到死人的灵前，擎起拳头高叫道：“我对天起誓，要不替我爹娘和老大娘报这个仇，叫我天诛地灭！现在当着指导员的面，我提出要求，这回打仗，让我抱炸药！”

战士们接二连三叫道：“让我扛梯子！”“让我登城！”……马铁头跳出来说：“我提议给团首长写信，要求主攻任务！”四下里一迭连声应道：“赞成！赞成！叫指导员马上就写！”卢文保的大眼好像要喷出火来，一句话不说，把指头伸到嘴里使力一咬，就在灵前滴着血写成封决心书，送给上级。

第二天黄昏打徐水，命令下来了，他们的任务却是阻击定兴的敌人。徐水的工事强，连打几夜没打下，粘住了。迷信速胜论的吃不住气，发急道：“这是怎么搞的？打不着狐子惹一身臊，没用的废物！”也有人说：“羊肉吃不上，倒碰掉大牙，那才冤呢！”正议论着，连部猛地吹起紧急集合号。全团以营为单位，营又把各连分散开，马上出发。往哪个方向去呢？大白天行军，也是自古少有的事。天哪，怎么往南开呢！老乡一见队伍要走，男人、妇女、老头、小孩，哄地围上来，拦住了路，死拉住战士不放。一个一哭，许多人都嘁嘁地哭起来，一面哭一面说：“同志，你们不要走，走了我们活不了！”弄得战士们个个心酸，

不知说什么好。卢文保挂着两行泪说：“大娘大伯，你们也不用难过，我们走了还要回来的！你们的仇，就是我们的仇，我们走到哪也要打敌人，好救出大娘大伯！”战士们硬着心肠离开这些哭哭啼啼的老乡亲，如果不是命令，谁肯走？心里都想：不是说反攻了么，怎么越走越远？是不是敌人增援，情况紧急，队伍撤了？要不，为什么赶路赶得这样急呢？

十三

急得简直像追命，十里不歇，三十里也不大休息，一个劲往前撵，撵得个个人呼哧累喘的，直冒大汗。顶到大后晌，一口气走了五十里地，靠近保定地面，肚子都饿瘪了。队伍进了村，龙起云吩咐号房子休息，吃完饭再走。这一停下，队伍扑通一声，仰面朝天躺下去，塞满了当街。龙起云学着卢文保的作风，到处先看看有没有病号，问问冷热，战士们却哼呀哈的，爱理不理，急得他想发脾气，憋得大脸通红，拉着卢文保说道："你怎么也不敲敲巩固部队的头通鼓！你看部队软骨丢当的，哪有骨头？"

卢文保擦着脑瓜子的汗笑道："政治本来是部队的骨头嘛！我早通知党的小组长来开个会，你慌什么？"

不一会，部队进了房子，小组长集合到连部里来。一问部队情绪，都说原本求战的情绪挺高，就怕打不上仗，猛一撤，都觉得北边人民的灾难太重了，不应该离开。林四牙那天激起了仇，有空就磨刺刀，恨不得捅敌人几个透眼透的大窟窿。今早晨一上路，好像谁该他几吊钱，厚眼皮子更耷拉着，动不动寻事，常爱说个反话："哼，这回可真反攻了！反攻要不拿屁股对着敌人，怎么能使臭炮崩？"还无缘无故地出大气："唉，烧鸡窝脖，气都给你噎住了！"马铁头说："这是任务！"他摆着手冷笑道："不用卖狗皮膏药啦！又是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是不是？"

卢文保低着又深又黑的大眼，听着汇报，觉得这些不正常的思想后也藏着饱满的战斗情绪。今天猛然来了个大变化，他也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光接到上级的死命令，叫队伍不管夜行军，急行军，吃没吃饭，喝没喝水，也得往望都一带赶，只有党才能保证这个任务，他号召每个共产党员都得发挥带头作用，人人当指导员，人人做政治工作，克服各种困难，又吩咐事务长拿柴票跟老乡换些谷草，发到各班，每人编个防空圈，也好遮太阳。

一个半钟头后，队伍重新集合，每人头上戴着个防空圈，上面插满

蒿子，也有插上些杂七杂八的野花的，像个大花冠。吃过饭，党内分别经过动员，四下里又听到嘻嘻哈哈的笑音了。卢文保混在当间问道："吃饱了没有？"只听一个音答道："吃饱了！"卢文保笑道："吃惯的嘴，跑惯的腿，吃饱了可得跑路。这是上级的命令！你们要说服从毛主席，就得服从上级命令。毛主席往光明大道领咱们，不会领咱们到黑路去，跟着他走，保险没错！"杜富海挺一挺腰应道："走就走！老子英雄儿好汉，强将手下无弱兵，咱们不能给毛主席丢脸！"李全喜好像对自己说："这一顿饭，再走百八十里也行！"

精神头一大，走得又带劲了。正是阳历十月二十头左右，秋末天气，正晌午走得冒汗，太阳一落，小风凉飕飕的，露水挺大，又有点冷。每走个十里八里，便歇一歇。屁股一沾地，战士们把腿直挺挺地搁到高处，歇不几分钟，爬起来又走。摸着黑走到半夜，又撂出六七十里地去，队伍真乏了，有肿脚的，有打泡的，有时候不知道谁哼哼道："哎呀，我痛得走不了啦！"可是瘸瘸点点地还是一骨碌不拉。有个解放战士越走腿肚子越软，两只脚也像插在烂泥塘里，拔也拔不动，走几步一个斤斗，走几步一个斤斗，末尾摔倒了再也爬不起来。马铁头去扶他，那人上气不接下气地喘道："我一步……也走不动了！……副班长……你打……打死我吧！"马铁头看看拉不动他，招呼林四牙把他撮到自己身上，背着走了三四里地，队伍大休息时，才放下来。那人早睡熟了，身子一仰歪到一边，呼呼地醒都不醒。

马铁头也是又困又乏，狠命一咬手指头，提起精神，从后腰解下个包袱，笑着叫道："同志们，会餐来呀！"原来白天打尖时，他带了些剩饭，留给大家半道吃。战士们像饿虎扑食似的，一人抓了一把，转眼光了。可是困比饿更厉害。有人饭放进嘴里，嚼着嚼着就睡了。

马铁头直发迷糊，光想睡觉，笑着哀求杜富海说："班长，你打我一巴掌吧！"杜富海迷迷瞪瞪说："我打你你也得打我呀！"马铁头笑道："那是自然，同志们要讲互助嘛！"杜富海就使劲搧了马铁头一个耳光子，马铁头也结结实实给了他一拳，两个人精神一振，抱着大笑起来。

这工夫，连长张着大嗓门叫道："村里给咱烧好水，大家赶紧洗脚喝水！"杜富海和马铁头分头叫醒大家，洗过脚，挑了泡，接着赶路。正是黎明前那一阵，最困最乏。李全喜一边走一边打盹，脚底下猛然叫土疙瘩一绊，自言自语地说："哎呀，我做了个大梦！"走着走着离开了队伍，歪到旁边去。林四牙叫他一声，他吃吃地傻笑道："哎呀，又做

了个大梦！”

自然会有说小话的：“走，走，不等反攻胜利，还不走死了！”也有人念念叨叨说：“怎么天还不亮啊！”夜行军乏透了，谁不巴着天亮？天一亮，也怪，人马上有了精神，前前后后也有了说笑的声音。

前面来到个大镇子，烟气腾腾的，早雾还没消。当街乱哄哄的净本营的人，洗脚的洗脚，吃饭的吃饭。房顶上有人拿着大喇叭筒子喊起来道：“又来队伍啦，赶快往外抬水！”不一时，就有许多老百姓抬出一桶一桶的热水，倒到盆里，叫大家洗脚。连龙起云、卢文保都闹愣了，猜不透究竟是怎么回事。洗就洗吧。洗完脚，妇女们又抬出一大筐烙饼，发给大家。战士们狼吞虎咽地吃着饼，喝着开水，正在乱猜一气，就见短小精悍的贾团长不知从哪里闪出来，满脸带着喜色，朝着他们走来，劈头说道：

“同志们，你们不到一天一夜走了一百五十里，走得好！你们愿不愿意打大胜仗？愿不愿意报仇？要报仇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石家庄的匪首三军军长罗历戎带着四个团出来了，要到保定夹击咱们，已经走了两天，过了定县。这口菜可送来了！现在敌人离保定还有一百多里，我们赶得离敌人也就是一百多里了。我们能不能歼灭敌人，就看这两条腿能不能走过敌人，我们一定要不分昼夜地走，走不动爬，爬不动滚，滚也要滚上去，把敌人挡住，消灭个干净，活捉罗历戎立大功！”

战士们听说一声，早丢了饼，乐得直拍巴掌。卢文保涨红着脸，领着头喊道：“我们要为人民立功，替人民报仇！谁是英雄谁好汉，走路比比看！”林四牙的心火辣辣的，肚子里好像点起把火，跳起来也喊：“看谁缴的枪多？看谁抓的俘虏多？咱们打胜仗大比赛！”累呀，痛呀，饿呀，大伙早忘个干净，光顾嗡嗡地嚷道：“走走走，还坐着等什么？”

队伍这一走，全营集结起来。也不止一个营，你望吧，漫野密密的净是人，不知有几个团！五路纵队，六路纵队，八路纵队，一扑面子涌上去。你帮他背枪，他帮你背背包，就怕旁人走不动。机枪班的机枪变成宝贝，争都争不到肩。卢文保瞅不冷从后边把机枪夺过去，扛着就跑。前边跑后边追，一插插到旁的连里，战士们就叫：“指导员开小差了！”

马铁头一路没断过替旁人背东西。脊梁上堆得像个骡驮子。人总是

肉长的，累得脚拐了，胯裆也磨破了，走一步就像针尖扎的一样痛。卢文保看出来，轻轻问道：“你觉着怎么样？”马铁头的鼻子一酸，扑落地掉下滴泪，急忙掉过脸擦干净，笑道：“指导员，你放心吧，我死也不能沾污共产党员这个名字！”林四牙见他走路有点扭，笑着问他道：“副班长，你怎么扭起秧歌来啦？”马铁头索性拉扒开腿，笑着叫道：“我就是要扭个秧歌你们看！”便用嘴打着锣鼓，趁着腿脚那个痛劲，一扭一扭的可欢啦，惹得大伙哄笑起来。

老乡都知道信了，每逢队伍过村，街上挤得满满的，只留出当间一条缝。不少人套起大车，拦住路说：“把背包放下吧，同志，我给你们送去！”

顶到后半晌，飞机来了，又扔炸弹又扫射，想阻止队伍前进。谁睬他呢！四面八方，漫地漫野，队伍扑面子散开，一步也不停。飞机朝哪块打，哪块的人才趴下，飞机一过去，爬起来又紧走。战士们早把自己的生死扔到脑后，一分一秒，一尺一寸也不放松，就怕走得慢，敌人跑了。

可是敌人到底哪去了呢？怎么过了望都，来到定县地面，还是不见影？个个人急得心口冒火，脚步也就更紧。林四牙人精，耳朵也尖，忽然立住脚道：“听啊，这不是枪响！”不光步枪，还有机枪呢。先是隐隐约约的，越往前走，听得越真。这当儿，一匹大青马冲着队伍跑来，蹄子仿佛离了地，尾巴后踢起一团黄烟，转眼到了贾团长跟前。通讯员翻身下马，递上一封信。这是旅部的命令，叫本团从东逼近清风店，包围一个叫西南合的村庄。

当天晚上，队伍及时到达指定地点，前后三十三个钟头，走了二百七十里地。战士们竟像铁打的一样，枪炮一紧，一点不累了，脚也不痛了，纷纷给团长写信，提出立功计划，要求当突击队，跟敌人拚刺刀。团长却按兵不动，拿出一部分兵力监视敌人，命令其余的人洗脚吃饭，争取时间睡觉。

十四

贾团长自己可没工夫睡，一到就跟团政委到旅指挥所去接受任务，开完会又打着马往回跑，立时要召集各营干部布置战斗。情况弄清楚，心里有了底，不过精神也更紧了。原来罗历戎带着三军七师的三个团和十六军的一个团起石家庄出发后，也知道要走过二百多里的解放区是刀尖上翻斤斗，玩命的事，一路球到一起，紧往前奔。这天奔到清风店附近，隔保定只剩九十里，再有一天路程就到了，刚松了半口气，不料解放军一个大运动，迎头堵住，前哨一接触，连忙缩到西南合等五个村里。贾团长带着人连夜上来时，先一脚赶到的兄弟部队早打上了。捉到的俘虏说罗历戎的军部就在西南合，恰巧是贾团长所属这个旅的攻击目标。

马跑到半路，贾团长想亲自到前边察看察看情形，便跳下马，叫政委先回指挥所召集人，自己拿起腿往前走了。天上黑打糊的，阴得挺厚。飞机在头顶上一个劲转，尾巴上亮着小灯，嗡嗡嗡嗡，也不敢炸。西南合的敌人也怕炸错了，当村烧起堆柴火做信号，映红了半边天。西北上枪声挺急，知道是兄弟部队正在加紧压缩敌人。村里接长补短地直打照明弹，砰地一个，砰地一个，照得四围锃亮。战士们也不理，光顾挖工事。有人悄悄叫道："你看，这怎么大黑间变成白天了！"

照明弹一亮，贾团长看见许多战士也不管深夜多冷，脱光膀子，呼哧呼哧地抡着铁锹紧挖。累了就直起腰，往手心吐两口唾沫，对搓一搓，接着又挖。问他们累不累，他们笑道："不累！，消灭了敌人咱们再大铺大盖睡他两天两夜！"

贾团长走到个坟堆后，挨着哨兵趴下去，借着照明弹的光探着脖子看地形。前面就是西南合，相隔不到一里地，中间是一溜平地，荞麦红薯花生一类晚庄稼还没收。村里那堆柴火烧得更旺，叭叭地常朝外打冷枪。贾团长说："可得留心，别叫敌人扑咱一家伙！"那个哨兵轻轻笑道："他还敢扑？早慌啦！别看他又打照明弹又放枪，明明是害怕想壮胆！"贾团长一听就知道这是个久经战斗的战士，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哨兵说："我叫林四牙。"忽然照明弹一灭，林四牙推上子弹，朝

前喝问道："口令？"

贾团长的眼力也不弱，早看见前面跳起两个黑影，一前一后，插着野地跑过来。林四牙紧接着又喝一声道："口令？再不言语开枪啦！"这时一个挺脆的嗓子答道："是我们——我和连长！"

一转眼，龙起云带着通讯员小张跑到跟前，前身净土，看样子是在地上爬来爬去爬了好久。贾团长叫住他问道："前边情形怎样？"龙起云没想到团长在这儿，好像无意中找到要找的东西那么高兴，单腿跪到贾团长旁边，远远点划着村沿说："我才爬到尽前边看地形，看见敌人正修工事，大小道口都堵死了，地堡也不在少数。不过依我看，只要突破口选对了，要突破也不算难。"

贾团长回过头问道："你说该选在哪儿？"

龙起云拘拘束束笑道："我觉得那一带最好……"说着伸手一指，敌人的照明弹正好给照出一片大砖房，高高的，房顶上还有早日用砖垒的小炮楼。这是村沿上顶牢固的地方，看起来顶不好攻。龙起云赶着解释道："越是这样地方，敌人的守备越弱，也不会修那么多地堡，只要集中炮火轰他一阵，用全力一突，说突破就突破了。"

贾团长灵活的眼神动了动，立刻肯定了这个意见，也肯定了龙起云这个人。原先龙起云是个多莽撞的人哪！战斗作风硬，可就不大用脑子，一冲了事。战争本身终于把他教乖了。他已经会精心计划地去选择突破点，组织步炮火力，更懂得集中兵力，集中火力的诀窍。这些歼灭战的基本战术说起来容易，可是要受过多少教训才能学会运用啊！

这时，龙起云像个孩子向大人讨不该讨的东西似的，磨磨蹭蹭说道："团长，把这次的突击任务给我们吧！"

贾团长忍不住想笑，跳起来抱住龙起云，使力捶着对方的宽脊梁笑道："好小子，好小子，拿出你的猛劲吧！猛打！猛冲！猛追！哪里有敌人上哪打！哪里响枪上哪打！——一定有你的任务。"

当夜贾团长对各营布置战斗时，就把龙起云选择的地方指定是主要的突破点。可是龙起云并没得到突击任务，又当了预备队。

十五

第二天黄昏，各兄弟部队从四面八方发起总攻，包围圈越来越紧，敌人由五个村缩到三个，末尾万把人都球到不足四百户的西南合去。龙起云这连人可热了眼，正擦的子弹梭子和刺刀都丢了手，光顾看了，看得干焦急使不上力气。你听这个排炮吧，钢钢的，四围响成一个音，砸得西南合变成一团烟，百么不见。李全喜咧着厚嘴唇笑道："这个炮啊，震也把你震得鼻子嘴流血！"

马铁头嚷道："步兵上啦！"炮火一闪，就见许多黑影绺绺的，一个劲上，趁着敌人叫炮打得蒙头转向，一直逼到敌人的眼皮子底下近迫作业。可是炮怎么停了？傻瓜！再打不打了自己人。炮喘了口气，又响了，这回不再打前沿，专打纵深了。

突啊！突啊！龙起云真急坏了，大拳头握得绷紧，眼睛直盯着那片黑糊糊的大砖房。轰！爆炸响了。轰！又是一下。哪儿炸开了口子呢？反正不是他选的那个突破点。急得他直跺脚道："怎么回事？睡觉了么？要是让我上去，不给他突个大窟窿才怪呢！"

李全喜蹲到背风的地方，卷着支烟说："抽支烟吧！运动战像包饺子，有擀皮的，有拌馅的，有包的，有烧水的……不临到咱的事，急也白搭。"

林四牙早急得火烧心，顶他道："我就要当个吃饺子的，谁耐烦光站在旁边傻看，看得叫人眼馋！"

马铁头笑道："这样一大锅饺子，你还愁吃不到嘴！照说蒋介石真够笨了，千里迢迢地给咱来送吃的，这种指挥法准是喝了迷魂汤！"

杜富海绷着胡子扎撒的刺猬脸说："哼，蒋介石也不能做主，上边还有人指挥他！"

大家奇怪道："谁呀？"

杜富海说：“解放军呗！”这一说，他自己也绷不住，跟着大家笑了。

可是从黄昏打到半夜，前边到底打出个什么名堂呢？卢文保派通讯员去探听探听消息，小张回来报告道：“好几面都炸开口子了，就是敌人反突得凶，一个反突就把我们挫到墙圈外，我们用手榴弹飞雷又突上去，敌人又把我们突出来，来回拉锯，老钉不住脚。”

龙起云粗声粗气问道：“咱们这面呢？”小张没闹清楚。可巧营部通讯员来了，叫他去接受任务。马铁头拍着屁股跳道：“下雨不打伞，淋（临）着咱啦！”

营长在一片柏树坟里迎住龙起云道：“那片大砖房炸倒三间了，你快上去巩固住突破口，得手就向纵深发展。”龙起云二话不说，带着队伍跑步上去。

敌人正反扑，突破口上的情形正在吃紧。只听敌人喊道：“上刺刀，准备冲锋！”

一排手榴弹撇过来，随着像挨刀的猪似的，哇哇地叫着胡冲乱撞。

这可惹起了龙起云的那股蛮劲，吼了一声，领着头冲上去。一颗手榴弹迎面撇来，轰地炸了，把他摔了一跤。他翻身坐起来，一扬手扔出个飞雷去，吐着满嘴的泥土叫道：“投弹组上，砸这些狗×的！”

投弹组马上抢占了阵地，手榴弹飞雷唰唰地盖过去，红光闪闪里，一个敌人两手一张朝后跌倒，又一个跌倒了，剩下的夹着尾巴就跑。龙起云把手里的驳壳枪一挥，带着人猛扑上去，接连夺取了七八间房子。可是敌人狗急跳墙，并不死心。当官的连叫带骂，又是一排手榴弹撇过来，哇哇地又反突上来。我们的战士脚根还没站稳，有人经受不起，掉头想跑。只听卢文保在黑地里叫道：“共产党员起模范作用！我们能进一尺，不退一寸！”手榴弹飞雷立时又像雨点似的压住了敌人。……

李全喜等好几个人每人挎着篮子手榴弹，到处爬着分给大家，分完了又从后边往上运。战士们一见手榴弹，争着拿，一边叫道：“嘿，大白馒头！嘿，大白馒头！”转眼光了。

不知不觉天就亮了，敌人的劲头也衰了。原来正像龙起云判断的那

样，这一面的敌人兵力最弱，几次反突失败，缺口越来越大，一时调不上部队，自然乱了营了。解放军却像潮水似的，又从这个突破口涌进两个团，忽隆忽隆的，三路纵队，不一时漫了小半个村。龙起云决不会错过腰眼，当时便向纵深发展下去。

马铁头扔手榴弹扔得胳膊发木，甩了甩笑道："真是个贱胎！几天不打仗，就养娇了！"林四牙伸过手说："副班长，你看看我！"原来他打了满把的手榴弹弦。自从那天诉苦以后，林四牙的思想一咬破口，狡猾变成机警，但总有点逞强好胜，不大服人。从此又多了个心眼，暗暗跟马铁头摽上了。最刺他的是马铁头是个党员，他不是。常在心里弯着股劲想："别看你是党员，我就不信比你差！我不是党员，照样也干革命工作！"骨子里可恨不得立时变成党员。夜来黑间一上战场，他就一直摽着马铁头打，存心要立功，抓到俘虏就问军部在哪，问到第三个，俘虏哆哆嗦嗦朝远处一指说："那不就在那边！我就是军部特务营的。"

战士们抢着往那边跑，林四牙抢头抢得更厉害。但在一个要路口，敌人军部的特务营占着个地堡，机枪扫得满街冒烟，挡住了路。绕路也绕不过去，有人急得拍屁股。杜富海骂道："操他祖宗，揭掉他的王八盖！炸药呢？"

偏偏没带。马铁头望着李全喜说："老李，你快到后边去拿去！"

卢文保往前靠了靠，张开嗓子叫道："乡亲们，缴枪吧，不要替蒋介石卖命啦！"

地堡里还是打枪。好些战士也叫道："枪是老蒋的，命是自己的，解放军要枪不要命！"

地堡里的机枪有点松劲，就听见有个公鸭嗓子骂道："打呀！打呀！别听这些六亲不认的共产党放屁！咱们的援军昨晚上就到了望都，再顶一顶就到了！"

卢文保笑着嚷道："这才是大瞪两眼说瞎话！你们的援军不到保定早给挡住啦，一辈子也来不了！"

机枪一下子停了。那个公鸭嗓子恶狠狠地叫起来："你打不打？不打我先崩了你！"机枪便又响了。

龙起云抡着驳壳枪叫道："简直是成心找死——下炸药去！"

可是李全喜还不见影。拿药拿到哪去了呢？人在这时候顶容易发火，杜富海的"花机关"脾气又走了火，骂道："叫谁去不好，偏叫他去！我看他就是那软盖子王八，早晚是敌人的刺刀库！"

林四牙一挺腰说："炸药没来就用手榴弹炸——给我这个任务！"当时绑了一把手榴弹，闪到一家大梢门旁边。龙起云说一声："火力掩护！"几挺机枪开了腔，压得地堡变成个大哑巴。机枪一停，林四牙三窜两窜窜出三四丈远，不等地堡打枪，早趴到个粪堆后。机枪再一掩护，便窜上去了，伸手把那捆手榴弹塞进地堡眼去，扭头跑出二三十步，背后咣地响了，炸得气浪掀了他个大斤斗。回头一看，地堡好好的，原来敌人把手榴弹又扔出来，差一点没炸着他。

杜富海把脚一踩，气得脸色铁青，咬着牙骂道："我操他祖宗！看老子的，我就不信玩不过你！"一面便扒棉袄。

龙起云拿大手拍着他的肩膀说："老杜，我许你一功。"

杜富海眼皮也不抬，拿着一把绑结实的手榴弹便走，嘴里说道："功不功是小事，我干革命不为这个！"走几步又转回来，拾起棉袄掏摸一阵，把口袋的钱都掏出来，一古脑儿交给卢文保。卢文保不明白他的意思，杜富海说："这是我最后一回的党费，都交啦！"卢文保的心一颤，使力握着他的手，才要说话，杜富海早挣脱了手，扭回头望着机枪射手叫道："你们是死人么？打呀！不打我怎么上？"

机枪一掩护，只见杜富海像支箭，飞似的向前跃进。跑到半路，敌人的枪响了，他的身子一震，一头攮到地下去，左膀子的衬衣透出血来。他挂花了，也许完了——怎么一动不动呢？大家正在发急，眼前一晃，他忽地又跳起来，一阵风冲上去，伸手把手榴弹塞进地堡去。敌人又要往外扔，才塞出个头，却叫他拿手堵住。里边拚命朝外推，他就拚命往里按，谁也不让谁。马铁头急得嚷道："班长，快跑吧，手榴弹要炸啦！"杜富海一个大转身，却不下去，倒用后脊梁挡住枪眼，咬着牙，瞪着眼，胡子眉毛都炸起来。就在这一霎眼的工夫，轰的一声，地堡冒了烟，砖头瓦块四处乱飞，杜富海的影子也不见了。……

卢文保激昂地喊道："我们要替杜班长报仇，坚决消灭敌人！"战士们一时像是火里加了盐，吼了一声，直冲到军部去。

军部占了两个大院，砖墙都有一丈五尺高，屋顶上摆着十挺重机枪。当官的一面欺骗，一面威逼，当兵的只好昏头昏脑地瞎打。这时各路解放军全涌上来，里三层，外三层，把军部围了个严。炮吊近了，打得更准；手榴弹像大龙蛋，砰拉叭拉都砸到军部房顶上去。两边的距离也就是房子挨房子，敌人的飞机急疯了，炸又不敢炸，在半空干扑拉着翅膀打磨磨。爆炸响了，一面墙上炸了个大缺口，解放军哗哗地冲进去，敌人吓得唧哇乱叫："别打，别打，我们交枪！"美国步枪、机枪、六零小炮……转眼堆了满院子，足有半人高。房顶上有几挺重机枪还在乱嚎，忽然有个人提着挺美国冲锋枪跳上房去，几梭子便把敌人扫倒。马铁头在下边望得清楚，叫起来道："李全喜！李全喜！"

不是他是谁。他是去取炸药，半道挨了敌人一炮，震出一丈多远，蒙了，心里也知道数，就是爬不起来。过了半拉钟头才能动，前后都找不到本部队了。心想上级不是叫哪里有敌人上哪打，机动作战么？便跟上个兄弟部队，自动叫人家指挥他，一路打到军部来。……

这当儿早晌午了，战斗结束，大群大群的俘虏押出了村。罗历戎、师长、团长……个个人垂头丧气的，夹在俘虏当间，叫被害的老百姓数落得大气都不敢出，恨不能把脑袋装到裤裆里去。解放军的伤员躺在担架上吹着口号，唱着歌。战士们驾着新缴的美国山炮、平射炮、步兵炮，扛着火箭筒、火焰喷射器等，一路打打闹闹撤出战场。有些同志牺牲了，不在眼前了，自然有点难过。杜富海的死给全军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兵团司令部追认他是模范党员和特等功臣，特意向全军通报表扬他说：

他牺牲的是个人的生命，他的生命却保证了整个战役的胜利。他的精神将永垂不朽！

马铁头等人更是忘不了杜富海。但从战场往下撤时，大家还是高兴的面多，互相怪腔怪调地俏皮道："哎呀，我痛得走不了啦！"

马铁头笑嘻嘻地问林四牙道："还卖不卖狗皮膏药啦？"

林四牙脸一红说："可不卖膏药。不大踏步前进就不能打胜仗！"接着他东摇西晃的，学着李全喜的声调说："哎呀，我做了个大梦！"

李全喜叫他冤成个大红脸，半天半天把手里的冲锋枪一扬说："就你好！你缴到几支这样枪？"

林四牙不服气道：“你不用得意，打石家庄再瞧！”

马铁头道：“可真是，这一仗，石家庄可以拿了！”

打石家庄！打石家庄！从下到上，许许多多人异口同声地叫着。就那么个孤零零的据点，原本靠三军撑门面，眼时吃掉了他的军部和一个师，剩下个三十二师，再加上七零八碎的杂拌儿武装，顶多两万来人，拾掇起来还费事？于是箭头一指，大军便包围了石家庄。

十六

但这是个设防坚固的城市。一道外市沟，又一道内市沟，都有两丈多宽，两丈多深，拦着电网，隔十来公尺一个伏地堡，摆一挺机枪，隔两米多又是一个散兵掩体。两道市沟当间修着条环城铁路，火车来回转着警戒。市内的高楼上，马路上，到处有钢骨水泥工事。在市中心，更拿火车站，大石桥，正太饭店等做主体，挖满了枪眼，遍地是暗堡，高堡，伏地堡，一道壕沟，又一道壕沟，一层电网，又一层电网，重重叠叠，密密麻麻——叫做核心工事。

解放军是头一回打这样大城，自然有那信心不足的人想："打不打得下呢？"

上级传达下来朱总司令的号召："技术加勇敢！"战士们便提出"人到工事到"的响应，到处叫着："多流汗，少流血！""工事做得牢，炮弹打不着！"交通壕好像蜘蛛网，一直挖到敌人的前沿。挑战啊！竞赛啊！立功计划呀！每个连部都挂着石家庄的小地图，做一个演习的地堡，清风店新解放过来的战士报告内里情况。"诸葛亮会"开起来了，捉摸，讨论，大家想办法。林四牙在敌人方面混得久，摸得熟，想得最周密。有人耽心满街是钢骨水泥伏地堡，炸又不好炸，他一撩厚眼皮说："别看皮表，其实光一层洋灰，一炸，哼，秃子头上的虱子，漏出来了！要不躲着走也行，房掏房，墙掏墙，不要走街。"

马铁头已经补了杜富海那个坑，摸着嘴巴子问道："不走街，部队怎么运动得开呢？"

林四牙轻轻笑道："要像清风店那样，忽隆忽隆挤一大堆，光剩吃亏了！城市楼房高，工事又多，应当拿互助小组做单位。"

外边闹哄哄地正讲究打技术，内里的敌人却打肿脸装胖子，说石家庄设有"永久性强固防御工事"，"铜墙铁壁，万无一失！"打个游击战、运动战嘛，共产党还有两套，要攻坚，力量差远了。哪知正是敌人自己给解放军送上门来的美国榴弹炮，山炮，野炮……轰隆轰隆，一齐开了

火，不等敌人清醒过来——

铜墙铁壁的外市沟突破了！

环城铁路炸断了！

内市沟又突破了！爆炸的黑烟正往上升，龙起云便带着人冲进黑烟，楔入市区。这天正是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日，靠近傍晚，四面的重炮连成一个音，突破口到处是爆炸的红光，一闪一闪的，好像雷电。大火烧起来，遍地都是，烘烘的，形成一片火海。敌人从好几处侧射，子弹飞得很低。龙起云一扬头，耳朵旁刺地一声，帽子歪了。摘下帽子一看，刚巧打了个窟窿，望着卢文保笑道："呵，上靶不上环！"

市内倒是挺静，大马路上不见个人。营长来了命令：龙起云这个连做第一梯队，朝市中心挺。当下把三个排分散开，贴着墙根一条线前进。每个排又分成三个班，马路左首一个，右首一个，机枪班在后边支应两面，像个大蟹子钳。马铁头那个班就是大钳当中的一个，又分做三个战斗小组，林四牙、李全喜各带一个，他本人带一个压后，形成个三角，慢慢搜索着前进。

冬天日子短，早黑了。队伍漫过几座楼房，也不见动静。忽然听见李全喜按着规定的记号拍了三下枪把子，马铁头连忙赶过去。李全喜把嘴凑到他的耳朵上说："你瞧，里边有人呢！"原来到了个大院前，里边有座楼房，点得灯火通明，窗上乱晃着人影。

马铁头跟机枪班接上头，带着摸进院，吩咐架起机枪，远远趴下，自己悄悄闪到楼房旁边，隔着玻璃窗一望，只见屋里东倒西歪的净是敌人，有的睡觉，有的掷小骰，靠窗有伙人围着盆炭火说话。当中一个叹口气道："哎，这个炮啊，还说人家没炮呢！军长的消息也不知是真是假，怎么背后都噪噪着？"一个冬瓜脸的人道："谁说是假的？我亲自听那些放回来的人说的。他们的鼻子眼也都好好的，从前说剜心挖眼的事也是瞎话。"先前那个便说："回来做什么？大炮打死了，没人买棺材，死到督战队手里更冤枉！"第三个人忙道："说话可得留点神，叫人加个通匪的罪，脑袋该搬家了！……前面打的怎么更紧，你也不看看去？"那个冬瓜脸便站起来，顺手拿起把腰刀，懒洋洋地往外走。

马铁头赶紧退回来，蹲到黑树影里，等那人走到跟前，一下子跳起来，刺刀堵住了他的心口窝。那人吓得刀也掉了，接着笑道："老兄，

你是哪一部分的，别闹误会了？”马铁头明白他是真误会了，有意诈他道：“你不是解放军的坐探？”那人急得辩白道：“什么话？我就是这个营部的侦察！”马铁头笑道：“你要叫解放军俘虏了怕不怕？”那人生起气来：“我干么要叫他们俘虏去呢？”马铁头忍着笑往亮处一闪，露出前胸的符号。冬瓜脸吓傻了，像个泥胎子塑在那儿。马铁头笑着解释道：“不用怕，解放军保证宽大。”那人透出口气道：“知道，知道，早听说了。你们莫非会腾云驾雾，怎么神不知鬼不觉就进来了？”马铁头说：“进来的多着呢，到师部就有十来个团，师长也抓住了。你能领我去缴营部的枪不能？”东瓜脸认为大势已去，爽爽快快应道：“能！”马铁头朝后虚张声势叫道：“一连向左，二连向右，三连跟我来，带两挺机枪上来！”林四牙机灵地应了一声，跟着机枪跑上去。

靠前一走，楼里听见咋唬，打了两颗手榴弹。冬瓜脸连忙喊道：“别打，是我！”里边说：“怎么嚷呢？”马铁头接嘴道：“发生误会了。”一面说一面跑上去，瞅不冷拿机枪堵住楼门。敌人都发了毛，动弹不得。冬瓜脸从旁劝道：“转遭都包围好了，咱们一动，就死无葬身之地！赶紧缴枪吧，也好找条活路！”靠门口的先扔下枪，随着砰拉叭拉一阵，扔得满地都是。林四牙马上架起敌人的歪把子，马铁头挥着手喊：“靠外带！”

什么地方忽然响了枪。原来楼窗上，楼梯口，都探出敌人的机枪。真疏忽！光顾下边，忘记楼上会有人！一个俘虏说：“是我们营长在上面！”怪不得还耍死狗。马铁头喊话，楼上也不理。冲又不好冲，只能使手榴弹往上砸，也砸不准。大伙正在瞪着眼发急，楼上忽然连炸了好几声，一时只听见大呼小叫的，楼板踩得通通乱响。趁这个乱劲，马铁头领着人跑上楼去，却见李全喜带着本组几个人把敌人都逼到墙角上，两挺机枪也抢到手。敌人的营长戴着顶“牛屄朝天”帽，威风也灭了，两手举得比谁都高。

马铁头乐得大声问道：“老李，你是从哪攻上来的？”

李全喜也不多说，憨头憨脑地笑着朝后楼一个小窗指了指，一边拿手抹去满脸网的蜘蛛丝。你瞧他不声不响的，摸摸索索的不知从哪搜寻到一架梯子，悄悄钻进小窗来，冷不防把敌人都吓昏了。刚才爬梯子，他弄掉一只鞋，又没穿袜子，光脚走在冷地板上，里里外外忙着收枪，真够受的。地板上丢着几双破鞋，他顺手拾起一只穿在脚上，走几步又停下，一撩脚把鞋甩掉，难为情地望着马铁头说：“我又犯农民意识了！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挨点冻不算啥，城市纪律要紧！”便用自己

的手巾包起脚来。

也有人望着沙发上的丝绒眼馋，想用刺刀割下来做棉鞋垫，李全喜就说：“同志啊，东西有限，名誉不好！这是咱们自己的城市了，弄坏了，花钱修，也是自己的钱！”

营部派人接收了俘虏，队伍像把锥子，继续朝前钻。摸不清哪儿有敌人，怕吃亏，全排便分做两拨，马铁头这个班带着挺机枪走楼顶上，盖顶警戒，另一个班配着挺机枪在楼底下挖房子，掏墙，打邻居交通前进。

天阴着，也没个星星，估摸着有半夜了。站在楼顶上一望，四面炮火闪着红光，炮弹一炸，楼房也震得打颤。市内好几处发生了枪声，想必又突进几路来。马铁头等人在楼顶上一会跳，一会窜，一会爬，一会又朝下溜，压到哪里，楼下也进到哪里。将要搜索完一条街，林四牙眼快，影影绰绰瞭见前面街口安着挺机枪。他一时一刻也没忘记立功计划，总想胜过旁人，心里更有个热辣辣的愿望，便从马铁头要到任务，下楼去跟排长联络。排长要派人两面包抄，林四牙道：“斗智不斗力，这事交给我一个人就行了。”当时闪到街上，大辣辣地走在马路当间，冲着机枪一直过去。敌人听见脚步响，喝问道：“哪一部分？”林四牙赚他道：“自己人。”一面走到眼前，见枪口正对着他，灵机一动说：“敌人都过来了，你们怎么还做梦？”敌人岔了声问道：“在哪？”林四牙胡乱朝旁边一指，趁敌人回头的当儿，伸手把枪口一推，一把抓过枪来，恰好对准了敌人，嘴里说道：“这不就在这！”

从俘虏嘴里知道前面便是敌人三十二师的师部，还有炮。马铁头一帮人都下了楼，全排又摆成三角形，由一个俘虏领路，朝师部搜索前进。不一会，马铁头等人逼近个大院，里边黑糊糊的，也不见啥，光看见右首有一溜马棚，马嚼的秆草咯吱咯吱响，也有刨蹄子的。马铁头叫林四牙那一组顺着马棚搜索，李全喜贴着左墙根，自己居中。走到尽头，来到一道横墙前，只见墙上有个窟窿，墙下一个防炮洞，里边发出一片鼾鼾的鼾睡声。隔着墙，望得见有两尊黑糊糊的大炮，还有一辆装甲车。马铁头急忙拍着枪把子，那两个组立刻赶过来。他做个手势叫李全喜守住洞，又把林四牙靠窟窿一推，林四牙立即带着人钻过墙去。他自己那组人迂回到隔院的正门，轻手轻脚摸进去，却叫守炮的敌人发觉了，气虎虎地喝道：“干什么的？到这瞎串！”

马铁头骗他道：“师部来的。敌人进了街，有紧急情况！”

装甲车上的机枪手骂起来道："操他娘的！水筲没梁，都是饭桶，怎么就叫人进来了？"

马铁头道："你下来，我给你说！"

机枪手粗声说道："说就说吧，何必下去！"一面却立起身，从顶盖上跨出一条腿，才要往下跳，有个战士沉不住气，先自喊道："缴枪不杀！"机枪手立时缩进去，也来不及关盖，抓住机枪就扫，瞅不冷脖子上却挨了一刺刀，人断了气，枪也断了气。这是林四牙从后边跳上去干的。

几个炮手吓掉了魂，钻进墙窟窿想跑，李全喜他们拦住喊道："缴枪！缴枪！"防炮洞里的炮兵射手和弹药手睡得迷离模糊的，还当是做梦，慌慌张张也举起手来。

可惊动了核心工事的敌人，响了六零炮，打得挺密。有人趴下去躲，林四牙拉着他跑开说："跑过去就没事了。这种炮一打一个梅花形，不动准挨揍！"贾团长传来命令，说敌人已经混乱，不要再剥皮，干脆动手掏心。全连一汇合，马上协同旁的连队朝核心工事进攻。刚逼近车站，就听见踢蹬咕咚踢蹬咕咚一阵紧响，一辆火车头闪着雪亮的光，直冲过来，枪炮立时像飞沙走石一样，拦住了去路。战士们赶紧隐蔽好，只见一辆坦克横在火车上，火车后尾又拖着一列铁甲车，飞似的开过去，转眼又开回来。战士们恼了火，照着铁甲车一顿乱枪，那物件却像个大狗熊叫蚊子叮了几口似的，满不在乎，照样忽忽地过来，忽忽地过去，拿火力逼住人，简直不肯离开这一带了。

龙起云窜到前边，一个劲叫："战防炮！战防炮！叫战防炮上来！"偏巧战防炮一时运不上来。敌人的坦克和铁甲车可得了意，又是炮，又是枪，沿着铁道来回扫，你进也进，你退也退，你想越过铁道去，几回都把你的队伍插断，受了损失。

龙起云真急了眼，抡着驳壳枪喊道："崩！崩！拿炸药崩！"当时已经薄明，能够辨出人影了。只见两个战士跳起来，一个抱着炸药，一个拿着小铁锹，哈着腰朝前飞跑。跑到半路，铁甲车却像通人事似的，猛地转回来，一阵机枪，两个人都扑倒了。铁甲车开过去后，拿锹的跳起来又跑，抱炸药的却不动了。马铁头急得冒汗，蹦起来就往前上，另一个人却先一脚窜出去了。这是林四牙。他的两腿像是车轮子，赶上去捡起炸药，奔命似的奔到铁道上。拿锹的早跪在那儿，拚命挖坑。挖呀！

挖呀！赶快挖呀！刚挖一半，火车头就开过来了，灯光发红，照得两个人没一点遮掩。林四牙把同伴一推，躺到铁轨旁边，不跑，也不动。车头照直冲过来了，子弹像泼水似的，打得他的脚一麻，腿也一震。这时他脑子里什么不想，只有一个念头：炸！炸！一定要把敌人炸成烂泥，炸得稀碎！铁甲车碾过去了，他爬起来摇摇同伴，死了。死也要炸！他拿起铁锹，浑身的力气都度到手上，接手又挖。可是杂种操的，铁甲车明明存心作对，屁股一偎，立时又退回来了。离他只剩四十公尺了，三十公尺了，二十公尺了……他把炸药埋到坑里，一拉火，扭头就跑，跑出十来步，腿一软，扑通地摔倒。他的腿脚都挂了花，满是血，又痛又软，再也迈不动步。不跑又怎么行呢？炸药马上要响了！就咬着牙，连滚带爬，往前死挣。这当口，红光一闪，嗡地一下，前后铁甲车一阵乱碰，滑出轨道，翻了几辆，就像那仰巴壳的王八，干蹬腿，再也翻不过来了。

龙起云扩着嗓子叫了声："冲啊！"抡着驳壳枪，闪着大身量，第一个冲上前去。他不睬铁甲车，也不抓俘虏，三步两步跳上火车，爬到坦克顶上，拿枪敲着铁盖，朝下叫道："开！开！开了没事！"下边不响，他气得又叫："不开老子就再崩你！"坦克盖吓得揭开了，他钻进去，朝前一指喝道："掉转炮口！"炮口转了。"开炮！"炮就响了，咚的一声，正好落到正太饭店去。龙起云喝起彩来："打得好！再来！"于是咚咚咚，一发连一发，一发也不落空。突击队早越过铁路，冲进核心工事去了。……

林四牙看得热眼，忘了痛，爬起来又要冲，有人却把他搀住，扶他躺下。卢文保的大眼闪着火热的感情，连连说道："四牙，你该立功，你该立大功！"一面撕碎自己的衬衣，替他绑伤。林四牙心里那个热辣辣的愿望拨浪地跳出来，眼睛直挺挺地望着卢文保，想说又不知道该不该说。

卢文保一抬头觉察他的眼神，探过身子问道："四牙，你有什么话说么？"

林四牙轻轻说道："指导员，我只够立功的条件么？"

卢文保没弄清他的意思，直愣愣地望着他。林四牙耷拉下厚眼皮说："我不知道够不够入党的资格？"

卢文保一把抓住他的手，提高嗓音说："不够？你还不够？你为了

解放石家庄二十几万人民，流了血，性命都不顾，石家庄的人民就是你最好的介绍人！我现在就代表组织，批准你入党！”

林四牙又是欢喜，又是感动，唰地流下泪来，硬撑着坐起身，抓住卢文保的胳膊说道：“指导员，只要我不死，我一辈子都要把命交给人民！”只在这一霎那，他才从心眼里明白一个道理：个人的争强好胜，狗屁不值，只有跟人民的解放事业结合—起，光荣才真光荣，英雄才真英雄。正是这种革命的英雄主义燃烧着杜富海，燃烧着龙起云，燃烧着马铁头，燃烧着李全喜，更燃烧着千千万万个战士。现在这千千万万个战士正从四面包围了核心工事，动手要干净彻底全部地消灭敌人。……

西北风吹得正紧，呜呜的，刮得满树的干叶子哗哗直落，绕地打滚。也不知从哪来那么多乌鸦，叫炮火震蒙了，满天都是，乱飞乱叫，天却已经大亮了。

十七

钢要使在刀刃上，不要使在刀背上。这支大军经过千锤百炼，磨刀加钢，就在解放石家庄后，全军进行了三查诉苦，新式整军。平时看马铁头一天到晚笑嘻嘻的，无忧无虑，哪知却是个在苦水里泡大的孩子。听他在全连诉苦大会上的说话吧：

“谁都知道我无父无母，是孤人一个。可是我也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呀！我爹我娘哪去了呢？我爹原给一家姓刘的老财扛长活，娘做奶妈。还有一个姐姐，一个兄弟。后来又养活个妹妹，刚生下来就叫娘掐死了。娘哭着说：‘不是做娘的狠心，留下你，奶就不够人家少爷吃的了！’转年大灾荒，到三四月没落滴雨，到处一片白地。老财天天吃香的，喝辣的，倒说粮食不够吃，把俺一家人都轰出来了。爹愁了两天，上外乡走了，想设法弄点东西。他走以后，全家望干了眼。娘说：‘叫咱喝西北风等着他么？’就把十五岁的姐姐卖给人家当童养媳，换了一斗棒子。吃完这斗粮食，姐姐也叫人折磨死了。那年五月端午晚上，娘病在床上，哼哼着要吃馍。我给娘烧了一碗水，咦，怎么听不见俺兄弟闹啦？一看，娘呀，兄弟死了，肚皮塌在骨头上，可还睁着眼！我哭了一大会，问娘还喝水不？你猜怎么样，娘也没气了！我守着两口死尸，哭了一夜，哭了几个死。天快明了，听见外边有突突擦擦的声音，吓了一跳。我问：‘谁呀？’‘我！’呀，爹回来了！我连说带哭把走后的事都告诉他，只说他累了在躺着听我呢，谁知他也没气啦！叫了半天才醒过来，只说：‘你记住给你老的争口气，现在是有苦难讲的世界！’说话不清了，再喊也是不行，爹又死了！我跑到口外去挖煤，直到八路军来了，福也来了，上赶着参加了军队。……”

马铁头说得一字一泪，听的人也是伤心伤肝。一引起头，战士们争着诉说自己的苦楚。也怪，解放军战士也好，子弟兵也好，人不是一样人，模不是一样模，受的气却都差不多。真是苦瓜秧结苦瓜，苦娘抱着苦娃娃，原来都是一条蔓串的苦孩子！

魏三宝刚从医院归队，转了转眼珠，手一拍，猛然明白过来道：“我说呀！怪不得蒋介石有他美国干爸爸撑腰，飞机大炮有的是，

可总打败仗！”

卢文保急忙问道：“你说这个病根子在哪？”

魏三宝道：“在哪？蒋介石的兵十有八九是抓来的受苦人，在家就受这号人的欺压，恨都恨不死他，谁肯替他卖力气！解放军呢？一起根就是解救穷苦人的队伍。你看吧：土地一翻身，忽隆忽隆净参军的；俘虏一过来，隔不几天都补上了。打仗就是打他们的死对头，解放就是解放自己，谁不豁出命干！”

许多解放战士一齐道：“你真说到痛处了。在那边，有个病啊灾的，当官的恨不得你死了，好吃你的空名字！到这，生点疥，指导员也给你上药，帮你拿秆草烤。过去是左手打右手，眼时算认清谁是敌人了。”

这天诉苦会开到掌灯才散。晚上起了风，半夜掉下几点小雪花来。睡到傍明，还没吹起床号，卢文保起来解手，老远望见操场上有伙人，刺刀一闪一闪的，不知在搞什么鬼。扣着扣子走过去，一看是群战士早早起来练刺刀，便笑道：“嗐，天这么冷，这早起来干什么！”战士们对他又信服，又喜欢，热呼呼地围上来，抢着说：“练本领嘛，好打老蒋！”有人递给他一支烟卷，划根洋火帮他点着，照见是支咖啡牌的。卢文保多了心，笑着问道：“石家庄捡的洋捞吧！”那人忙道：“可不敢犯城市纪律！这是石家庄新解放的同志随身带的，分给班里同志们抽。”那个新解放战士正好在场，就问道：“不是说解放军不要城么？怎么又这样保护石家庄，连一丁点东西也不许动？”

卢文保夹着烟也忘记抽，光顾解释道：“我们说不在一城一地之得失，是说首先要歼灭敌人，然后才能拿到城市。没有清风店，就没有石家庄。石家庄就是清风店歼灭战的结果！仗打了不到一年半；一转就转到进攻，正是因为已经歼灭了蒋介石一百六十九万人，我们的力量大大地超过了敌人！这都是毛主席的十大军事原则领导正确——噢，还有不懂十大原则的么？一时说也说不完，改一天上课细细讲，反正上面说的就是顶要紧的一条。”

忽然有人哈哈笑道：“你脸也不洗，倒在这摆开龙门阵了。别光讲战略，也该讲讲战术呀！”大家一看是龙起云，大脸通红，五冬六夏用冷水洗脸，叫冷风一吹，脸色显得格外新鲜。他摆着手走过来笑道：“想想早先那个蹩脚劲，笑话多得多呢！日本乍一投降，去打静

海，个个人顶一脑袋高粱花子，军装也没有。鬼子守着个破岗楼，不肯交枪。打吧，就两发迫击炮，打一发不敢打了。干瞪着眼看，鬼子也看，两边愣着，后尾还是让鬼子跑了。”

上操的陆陆续续都来了。一些老战士听见说，忍不住笑了。有人说道：“后来缴到炮，起初也是不会使。有一回我们占了阵地，后边的炮还是一个劲在自己站的地方落！”

马铁头没张嘴先笑起来：“你没见守怀来那工夫，小飞机一来，争着看。飞机一打，子弹这么长，指头一比，有五六寸！飞机投东西，一撒，咕哧咕哧十来个。这是什么？还有人混充明公说：‘这是母机下小飞机！’”说得大家哄地笑了。龙起云笑得更凶，哈着腰，笑出泪来。

李全喜两手抄在袄袖筒里，笑了一会，蔫不唧地说道：“那会子蒋介石还逞能呢！现在呀，哼，我看一到年底，准得完蛋！”

通讯员小张用脆生生的嗓子问道：“你怎么知道呢？”

李全喜一本正经说：“我会掐算！刘伯温推背图上不是说嘛，中华民国有七十四年寿行。于今过一个阳历年，一个阴历年，一年算两年。今年是民国三十七年，到年底，岂不是七十四年？”

笑声又像浪似的掀起来。魏三宝拿指头点着他笑道：“你呀，老李，简直是个庄户孙！”

李全喜咧着厚嘴，慢吞吞地说道：“逗笑嘛！要不闷着有啥意思！”

笑话是笑话，谁不愿意蒋介石早一天完蛋哪！诉苦运动一开展，战士们觉悟提高，请求书像雪片似的飞到上级首长手里，要求早日出征。腹地的敌人扫光了，不打出去还等什么？当年春天，各旅各团都轰轰烈烈地开着出征宣誓大会。就在一个春风飘荡的早晨，大军北上了。战士们真是雄赳赳，气昂昂的，一路不停地叫着：“好啊，这回可该报张家口那个仇了！”走路有点热，人又兴奋，个个脸色黑里透红，闪耀着青春的光彩。每逢过村，老乡们都挤在街上，小学生打着霸王鞭，唱着歌，欢送出征。老太太们总是更能体贴人，拿着些花生枣子，往战士口袋里硬塞，一面像对自己儿子一样叮咛道：“这回出去，可打好仗啊！”战士们就扬起声音笑道：“老大娘，你等着听胜利消息吧！”老头们叼着烟袋，笑眯眯地点着头，不住嘴地说：“看这个队伍，真是人强

马壮！”他们看得顶细，一张脸也不放，只想认出熟人来。熟人可真不少。瞧吧！那不是龙起云过来了，他已经升做副营长；卢文保过来了，他当了连长。那个挺着高胸脯，像只斗胜了的大公鸡的不是马铁头么？人家喊他马排长了。李全喜、魏三宝，咦，林四牙也养好伤回来了，个个都当了班长。就是这些经过千锤百炼的人民功臣，以及千千万万像这样的英雄，组成了钢铁的连队，组成了这支无敌于天下的人民大军，从游击战运动战转入攻坚，从乡村开始转入城市，现在正顺着一年半前从张家口撤退的原路，浩浩荡荡转到大进攻了。队伍的最前头竖着面大旗，风一飘，一团火焰似的飞舞。……

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三日，新华社记者对华北以后的战局这样写道：

“……在北线，华北解放军配合了东北解放军解放全东北的作战。这时北线出现了这样的局势，解放军首先在华北敌人的东头京古线上展开进攻，当敌人集中兵力增援到京古线时，解放军就又在敌人的西线横扫京绥线的张家口至集宁段；当敌人自东线回援时，解放军又在京绥线北京至张家口段展开了进攻，接着又打向京绥线的西端，攻克了包头。……这时，东北国民党匪军全军崩溃了。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解放全东北后不过二十天，东北解放军汹涌入关，解放全华北的伟大战争开始了。

“像疾风暴雨一样从东西两端，接着是从四面八方打来的东北解放军和华北解放军，没有让敌人来得及收缩集结兵力，就把敌人完全分割包围于张家口、新保安、北京、天津和塘沽五个孤立据点内。紧接着于十二月十二日至二十四日先后歼灭了新保安和张家口的敌人，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又歼灭了坚决抵抗的天津守敌并解放了塘沽。这些胜利使完全陷于绝境的北京国民党军最后接受了解放军的提议，和平解决了北京问题。一月三十一日，解放军正式开入北京城，这个世界著名的古都从此解放。

“从抗日战争以来，经过了十一年七个月长期的残酷的斗争的华北解放区军民，在华北战场不仅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而且战胜了美帝国主义扶助的国民党反动派。华北的历史现在正翻开新的一页。”

一九四九年八月三十一日写在北京西山。

夜

一条不很整洁的里里，一幢一楼一底的屋内，桌上的煤油灯发出黄晕的光，照得所有的器物模糊，惨淡，好像反而加浓了阴暗。桌旁坐着个老妇人，手里抱着一个大约不过两周岁的孩子。那老妇人的状貌没有什么特点，额上虽然已画上好几条皱纹，还不见得怎么衰老。只是她的眼睛有点儿怪，深陷的眼眶里，红筋连连牵牵的，发亮；放大的瞳子注视着孩子的脸，定定的，凄然失神。她想孩子因为受着突然的打击，红润的颜色已转成苍白，肌肉也宽松不少了。

近来，那孩子特别爱哭，犹如半年前刚断奶的时候。仿佛给谁骤然打了一下，不知怎么一来就拉开喉咙直叫。叫开了头便难得停，好比大暑天的蝉。老妇人于是百般抚慰，把自己年轻时抚慰孩子的语句一一背了出来。可是不大见效，似平孩子嫌那些语句太古旧又太拙劣了。直到他自己没了力，一面呜咽，一面让眼皮一会儿开一会儿闭而终于阖拢，才算收场。

今晚那老妇人却似乎感觉特别安慰；时候到了，孩子的哭还不见开场，假如就这样倦下来睡着，岂不是难得的安静的一晚。然而在另一方面，她又感觉特别不安；不知道快要回来的阿弟将怎么说，不知道几天来醒里梦里系念着的可怜的宝贝到底有没有着落。

晚上，在她，这几天真不好过。除了孩子的啼哭，黄晕的灯光里，她仿佛看见隐隐闪闪的好些形象。有时又仿佛看见鲜红的一摊，在这里或是那里——那是血！里外，汽车奔驰而过，笨重的运货车的铁轮有韵律地响着，她就仿佛看见一辆汽车载着被捆绑的两个，他们手足上是累赘而击触有声的镣铐。门首时时有轻重徐疾的脚步声经过，她总觉得害怕，以为或者就是来找她和孩子的。邻家的门环一声响，那更使她心头突地一跳。本来已届少眠年龄的她，这样提心吊胆地细尝恐怖的味道，就一刻也不得入梦。睡时，灯是不敢点的，她怕楼上的灯光招惹是非，也希冀眼前干净些，完全一片黑。然而没有用，隐隐闪闪的那些形象还

是显现，鲜红的一摊还是落山的太阳一般似乎尽在那里扩大开来。于是，只得紧紧地抱住梦里时而呜咽的孩子……

这时候，她注视着孩子，在她衰弱而创伤的脑里，涌现着雾海似的迷茫的未来。往哪方走才是道路呢？她丝毫不能辨认。怕有些猛兽或者陷阱隐在雾海里吧？她想那是十分之九会有的。而伴同前去冒险的，只有这方才学话的孩子；简直等于自己孤零零一个。她不敢再想，无聊地问孩子："大男乖的，你姓什么？"

"张，"大男随口回答。孩子在尚未了解姓的意义的时候，自己的姓往往被教练成回头的熟语，同叫爹爹妈妈一样地习惯。

"不！不！"老妇人轻轻呵斥。她想他的新功课还没练熟，有点儿发愁，只得重行矫正他说，"不要瞎说，哪个姓张！我教你，大男姓孙。记着，孙，孙……"

"孙，"大男并不坚持，仰起脸来看老妇人的脸，就这样学着说，发音带十二分的稚气。

老妇人的眼睛重重地闭了两闭；她的泪泉差不多枯竭了，眼睛闭两闭就表示心头一阵酸，周身经验到哭泣时的一切感觉。"不错，姓孙，孙。再来问你，大男姓什么？"

"孙，"大男顽皮地学舌，同时伸手想去取老妇人头上那翡翠簪儿。

"乖的，大男乖的。"老妇人把大男紧紧抱住，脸贴着他的花洋布衫，"不管哪个问你，你说姓孙，你说姓孙……"声音渐渐凄咽了。

大男的胳臂给老妇人抱住，不能取那翡翠簪儿，"哇……"突然哭起来了。小身躯死命地挣扎，泪水淌得满脸。

老妇人知道每晚的常课又开头了，安然而过已成梦想，便故意做出柔和的声音呜他道："大男乖的……不要哭呀……花囝囝来看大男了……坐着红轿子来了……坐着花马车来了……"

大男照例不理睬，喉咙却张得更大了，"哇……妈妈呀……妈妈呀……"

这样的哭最使老妇人又伤心又害怕。伤心的是一声就像一针，针针

刺着自己的心。害怕的是单墙薄壁，左右邻舍留心一听就会起疑念。然而治他的哭却不容易；一句明知无效的“妈妈就会来的”战战兢兢地说了再说，只使他哭得更响些，而且张大了水汪汪的眼睛四望，看妈妈从哪里来。

老妇人于是站起来踱步，让大男躺在臂弯里；从她那动作的滞钝以及步履的沉重，又见得她确实有点衰老了。她来回地踱着，背诵那些又古旧又拙劣的抚慰孩子的语句。屋内的器物仿佛跟着哭声的震荡而晃动起来，灯焰似乎在化得大，化得大——啊，一摊血！她闭上疲劳的眼，不敢再看。耳际虽有孩子撕裂似的哭声，却如同在神怪的空山里一样，幽寂得使血都变冷。

嗒，嗒，外面有叩门声，同时，躺在跨街楼底下的那条癞黄狗汪汪地叫起来。她吓得一跳，但随即省悟这声音极熟，一定是阿弟回来了，便匆遽地走去开门。

门才开一道缝，外面的人便闪了进来；连忙，轻轻地，转身把门关上，好像提防别的什么东西也乘势掩了进来。

“怎么样？”老妇人悄然而焦急地问。她恨不得阿弟挖一颗心给她看，让她一下子知道他所知道的一切。

阿弟走进屋内，向四下看了一周，便一屁股坐下来，张开口腔喘气。是四十左右商人模样的人，眼睛颇细，四围刻着纤细的皱纹形成永久的笑意，鼻子也不大，额上渍着汗水发亮，但是他正感觉一阵阵寒冷呢。他见大男啼哭，想起袋子里的几个荸荠，便掏出来授给他，“你吃荸荠，不要哭吧。”

大男原也倦了，几个荸荠又多少有点儿引诱力，便伸出两只小手接了，一面抽咽一面咬荸荠。这才让老妇人仍得坐在桌旁。

“唉！总算看见了。”阿弟摸着额角，颓然，像完全消失了力气。

“看见了？”老妇人的眼睛张得可怕地大，心头是一种超乎悲痛的麻麻辣辣的况味。

“才看见了来。”

老妇人几乎要拉了阿弟便引她跑出去看，但恐怖心告诉她不应该这样卤莽，只得怅然地："喔！"

"阿姊，你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好人，是不是？其实也不一定，像今天遇见的那个弟兄，他就是个好人。"他感服地竖起右手的大拇指。

"就是你去找他的那一个不是？"

"是呀。我找着了他，在一家小茶馆里。我好言好语同他说，有这样这样两个人，想来该有数。现在，人是完了，求他的恩典，大慈大悲，指点我去认一认他们的棺材。"他眉头一皱，原有的眼睛四围的皱纹见得更为显著，同时搔头咂嘴，表示进行得并不顺利，"他却不大理睬，说：'别麻烦吧，完了的人也多得很，男的，女的，穿长衫的，披短褂的，谁记得清这样两个、那样两个；况且棺材是不让去认的。'我既然找着了他，哪里肯放手。我又朝他说了，我说这两个人怎样可怜，是夫妻两个，女的有年老的娘，他们的孩子天天在外婆手里啼哭，叫着妈妈，妈妈……请他看老的小的面上发点儿慈悲心……唉！不用说吧，总之什么都说了，只少跪下来对他叩头。"

老妇人听着，凄然垂下眼光看手中的孩子；孩子蒙眬欲睡了，几个荸荠已落在她的袖弯里。

"这一番话却动了他的心，"阿弟带着矜夸的声调继续说；永久作笑意的脸上浮现真实的笑，但立刻就收敛了，"这叫人情人情，只要是人，跟他讲情，没有讲不通的。他不像开头那样讲官话了，想了想叹口气说：'人是有这样两个的。谁不是爷娘的心肝骨肉！听你说得伤心，就给你指点了吧。不过好好儿夫妻两个，为什么不安分过日子，却去干那些勾当！'我说这可不大明白，我们生意人不懂他们念书人的心思，大概是——"

"嘘……"老妇人舒一口气，她感觉心胸被压得太紧结了。她同阿弟一样不懂女儿女婿的心思，但她清楚地知道，他们同脸生横肉声带杀气的那些囚徒绝不是一类人。不是一类人为什么得到同样的结果？这是她近来时刻想起，老想不通，以致非常苦闷的问题。可是没有人给她解答。

"他约我六点钟在某路转角等他。我自然千恩万谢，哪里还敢怠慢，提早就到那里去等着。六点过他果真来了，换了平常人的衣服。他

引着我向野外走，一路同我谈。啊——”

他停住了。他不敢回想；然而那些见闻偏同无赖汉一般撩拨着他，叫他不得不回想。他想如果照样说出来，太伤阿姊的心了，说不定她会昏厥不省人事。——两个人向野外走。没有路灯。天上也没有星月，是闷郁得像要压到头顶上来的黑暗。远处树木和建筑物的黑影动也不动，像怪物摆着阵势。偶或有两三点萤火飘起又落下，这不是鬼在跳舞，快活得眨眼么？狗吠声同汽车的呜呜声远得几乎渺茫，好像在天末的那边。却有微细的嘶嘶声在空中流荡，那是些才得到生命的小虫子。早上还下雨，湿泥地不容易走，又看不清，好几回险些儿跌倒。那弟兄唇边粘着支烟卷，一壁吸烟一壁幽幽地说：“他们两个都和善，到这儿满脸的气愤，可还是透着和善。他们你看我，我看你，看了几眼就低头，想说话又说不上。你知道，这样的家伙我们就怕。我们不怕打仗，抬起枪来一阵地扳机关，我想你也该会，就只怕你抬不动枪。敌人在前面呀，打中的，打不中的，你都不知道他们面长面短。若说人是捆好在前面，一根头发一根眉毛都看得清楚，要动手，那就怕。没有别的，到底明明白白是一个人呀。尤其是那些和善得很的，又加上瘦骨伶仃，吹口气就会跌倒似的，那简直干不了。那一天，我们那个弟兄，上头的命令呀，退缩了好几回，才皱着眉头，砰的一响放出去。哪知道这就差了准儿，中在男的胳膊上。他痛得一阵挣扎。女的好像发了狂，直叫起来。老实说，我心里难受了，回转头不想再看。又是三响，才算结果了，两个染了满身红。”那弟兄这样叙述，他听得似乎气都透不过来了；两腿僵僵的提起了不敢放下，仿佛踏下去就会触着个骷髅。然而总得要走，只好紧紧跟随那弟兄的步子，前胸差不多贴着他的背。

老妇人见阿弟瞪着细眼凝想，同时搔着头皮，知道有下文，愕然问：“他谈些什么？他看见他们那个的么？”

他们怎样“那个”的，这问题，她也想了好几天好几夜了，但终于苦闷。枪，看见过的，兵和警察背在背上，是乌亮的一根管子。难道结果女儿女婿的就是那东西么？她不信。女儿女婿的形象，真是画都画得出。哪一处地方该吃枪弹呢？她不能想象。血，怎样从他们身体里流出来？气，怎样消散消散而终于断绝？这些都模糊之极，像个朦胧的梦。因此，她有时感觉到女儿女婿实在并没有“那个”，会有一天，嗒，嗒，嗒，叩门声是他们特别的调子，开进来，是肩并肩的活泼可爱的两个。但只是这么感觉到而已，而且也有点模糊，像个朦胧的梦。

“他没看见，”阿弟连忙躲闪，“他说那男的很慷慨，几件衣服都送

了人，他得到一条外国裤子，身上穿的就是。”

“那是淡灰色的，去年八月里做的。”老妇人眯着眼凝视着灯火说。

“这没看清，因为天黑，野外没有灯。湿泥地真难走，好几回险些儿滑跌；幸亏是皮底鞋，不然一定湿透。走到一处，他说到了。我仔细地看，十来棵大黑树站在那边，树下一条一条死白的东西就是棺材。”阿弟低下头来了，微秃的额顶在灯光里发亮。受了那弟兄“十七号，十八号，你去认一认吧”的指示而向那些棺材走去时的心情，他不敢说，也不能说。种种可怕的尸体，皱着眉咬着牙的，裂了肩穿了胸的，鼻子开花的，腿膀成段的，仿佛就将踢开棺材板一齐撞到他身上来。心情是超过了恐惧而几乎麻木了。还是那弟兄划着几根火柴提醒他说“这就是，你看，十七，十八”，他才迷惘地向小火光所指的白板面看。起初似乎是蠕蠕而动的蛇样的东西，定睛再看，这才不动了，是墨笔写的十七，那一边，十八，两个外国号码。“甥女儿，我看你来了。”他默默祝祷，望她不要跟了来，连忙逃回小路。——这些不说吧，他想定了，继续说，“他说棺材上都写着号码，他记得清楚，十七十八两号是他们俩。我们逐一认去，认到了，一横一竖放着，上面外国号码十七十八我识得。”

“十七，十八！”老妇人忘其所以地喊出来，脸色凄惨，眼眶里亮着仅有的泪。她重行经验那天晚上那个人幽幽悄悄来报告恶消息时的况味；惊吓，悲伤，晕眩，寒冷，种种搅和在一起，使她感觉心头异样空虚，身体也似乎飘飘浮浮的，一点儿不倚着什么。她知道嗒，嗒，嗒，叩门声是他们特别的调子，开进来，是肩并肩的活泼可爱的两个，这种事情绝对不会有的了。已被收起了，号码十七，十八，这是铁一般的真凭实据！一阵忿恨的烈焰在她空虚的心里直冒起来，泪膜底下的眼珠闪着猛兽似的光芒，“那辈该死的东西！”

阿弟看阿姊这样，没精没采回转头，叹着说：“我看棺还好的，板不算薄。”——分明是句善意的谎话。不知道怎么，阿弟忽然起了不可遏抑的疑念，那弟兄不要记错了号码吧。再想总不至于，但这疑念仍然毒蛇般钻他的心。

“我告诉你，”老妇人咬着牙说，身体索索地震动。睡着的孩子胳臂张动，似乎要醒来，结果翻了个身。老妇人一面理平孩子的花洋布衫，继续说，“我不想什么了，明天死好，立刻死也好。这样的年纪，这样的命！”以下转为郁抑的低诉。“你姊夫去世那年，你甥女儿还只五岁。

把她养大来，像像样样成个人，在孤苦的我，不是容易的事啊！她嫁了，女婿是个清秀的人，我喜欢。她生儿子了，是个聪明活泼的孩子（她右手下意识地抚摩孩子的头顶），我喜欢。他们俩高高兴兴当教员，和和爱爱互相对待，我更喜欢，因为这样才像人样儿。唉！像人样儿的却成十七，十八！真是突地天坍下来，骇得我魂都散了。为了什么呢？是我的女儿，我的女婿呀，总得让我知道。却说不必问了。就是你，也说不必问了，问没有好处。——怕什么呢！我是映川的娘，姓张的是我的女婿，我要到街上去喊，看有谁把我怎样！”忿恨的火差不多燃烧着她全身，说到后段，语声转成哀厉而响亮，再不存丝毫顾忌。她拍着孩子的背，又说，“说什么姓孙，我们大男姓张，姓张！啊！我只恨没有本领处置那辈该死的东西，给年轻的女儿女婿报仇！”

阿弟听呆了，怀着莫可名状的恐惧，侧耳听了听外面有无声息，勉勉强强地说：“这何必，这何必，就说姓孙又有什么关系？——喔，我想起了，”他伸手掏衣袋。他记起刚才在黑暗的途中，那弟兄给他一团折皱的硬纸，说是那男的托他想法送与亲人的，忘了，一直留在外国裤子袋里。他的手软软地不敢便接，好像遇见了怪秘的魔物；又不好不接，便用手心去承受，松松地捏着，偷窃似的赶忙往衣袋里一塞。于是，本来惴惴的心又加增老大的不自在。

“他们留着字条呢！”他说着，衣袋里有铜元触击的声音。

“啊！字条！”老妇人身体一挺，周身的神经都拉得十分紧张。一种热望（自己切念的人在门外叩门，急忙迎出去时怀着的那种热望）一忽儿完全占领了她。不接触女儿女婿的声音笑貌，虽只十天还不到，似乎已隔绝了不知几多年。现在这字条将诉说他们的一切，解答她的种种疑问，使她与他们心心相通，那自然成了她目前整个的世界。

字条拿出来了，是撕破了的一个联珠牌卷烟匣子，印着好几个指印，又有一处焦痕，反面写着八分潦草的一行铅笔字。

阿弟凝着细眼凑近煤油灯念那字条。“‘儿等今死，无所恨，请勿念。’嗤！这个话才叫怪。没了命，倒说没有什么恨！‘恳求善视大男，大男即儿等也。’他们的意思，没有别的，求你好好看养大男；说大男就是他们，大男好，就等于他们没死。只这‘无所恨’真是怪，真是怪！”

“拿来我看，”老妇人伸手攫取那字条，定睛直望，像嗜好读书的人想把书完全吞下去那样地专注。但是她并不识字。

室内十分静寂；小孩的鼾声微细到几乎听不见。

虽然不识字，她看明白那字条了。岂但看明白，并且参透了里头的意义，懂得了向来不懂得的女儿女婿的心思。就仿佛有一股新的生活力周布全身，心中也觉得充实了好些。睁眼四看，一些器物同平时一样，静处在灯光里。侧耳听外面，没有别的，有远处送来的唱戏声，和着圆熟的胡琴。

“大男，我的心肝，楼上去睡吧。”她站起来朝楼梯走，嘴唇贴着孩子的头顶，字条按在孩子的胸口，憔悴的眼透出母性的热光，脚步比先前轻快。她已决定勇敢地再担负一回母亲的责任了。

“哇……”孩子给颠醒了，并不睁开眼，皱着小眉心直叫，“妈妈呀……”

1927年9月作

赤着的脚

中山先生站在台上，闪着沉毅的光的眼睛直望前面；虽然是六十将近的年纪，躯干还是柱石那样直挺。他的夫人，宋庆龄女士，站在他旁边，一身飘逸的纱衣恰称她秀美的姿态，视线也直注前面，严肃而带激动，像面对着神圣。

前面广场上差不多挤满了人。望过去，窠里的蜜蜂一般一刻不停地蠕动着的是人头，大部分戴着草帽，其余的光着，让太阳直晒，沾湿了的头发乌油油发亮。广场的四围是浓绿的高树，枝叶一动不动，仿佛特意严饰这会场似的。

这是举行第一次广东全省农民大会的一天。会众从广东的各县跑来，经过许多许多的路。他们手里提着篮子或是坛子，盛放那些随身需用的简陋的东西。他们的衫裤旧而且脏；原来是白色的，几乎无从辨认，原来是黑色的，反射着油腻的光。聚集这么多的人在一起开会，他们感觉异常新鲜又异常奇怪。

但是他们脸上全都表现出异常热烈虔诚的神情。广东型的深凹的眼睛凝望着台上的中山先生，相他的开阔的前额，相他的浓厚的眉毛，相他的渐近苍白的髭须；同时仿佛觉得中山先生渐渐凑近他们，几乎鼻子贴着鼻子。他们的颧颊部分现出比笑更有深意的表情，厚厚的嘴唇忘形地微微张开着。

他们中间彼此招呼，说话。因为人多，声音自然不小。但是显然不含浮扬的意味，可见他们心头很沉着。

人还是陆续地来。人头铺成的平面几乎全没罅隙，却不如先前那样蠕动得厉害了。

仿佛证实了理想一样，一种欣慰的感觉浮上中山先生心头，他不自

觉地阖了阖眼。

这会儿他的视线向下斜注。看到的是站在前排的农民的脚：赤着，留着昨天午后雨中沾上的泥，静脉管蚯蚓一般蟠曲着，脚底粘着似的贴在地面上。

好像遇见奇迹，好像第一次看见那些赤着的脚，他一霎时入于沉思了。虽说一霎时的沉思，却回溯到几十年以前：

他想到自己的多山的乡间，山路很不容易走，但是自己在十五岁以前，就像现在站在前面的那些人一样，总是赤着脚。他想到那时候家族的运命也同现在站在前面的那些人相仿，全靠一双手糊口，因为米价贵，吃不起饭，只好吃山芋。他想到就从这一点，自己开始怀着革命思想：中国的农民不应该再这样困顿下去，中国的孩子必须有鞋穿，有米饭吃。他想到关于社会，关于经济，自己不倦地考察，不倦地研究，从而知道革命的事业必须农民参加，而革命的结果，农民生活应该得到改善。他想到为了这些意思撰文，演说，找书，访人，不觉延续了三四十年了。

而眼前，他想，满场站着的正是比三四十年前更困顿的农民，他们身上，有形无形的压迫胜过他们的前一代。但是，他们今天赶来开会了，在革命的旗帜下聚集起来了。这是中国一股新的力量，革命前途的——

这些想头差不多是同时涌起的。他重又看那些赤着的脚，一缕感动的酸楚意味从胸膈向上直冒，闪着沉毅的光的眼睛便潮润了；心头燃烧着亲一亲那些赤着的脚的热望。

他回头看他夫人，她正举起她的手巾。

1927年10月作

冥世别

白髯皂袍的冥王坐在上面，说：“你们为什么又要到阳世去呢？我不是早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尽了做人的光荣的本分了，再没有什么遗憾；我这里虽然阴森些，但是公平，有秩序，正适宜于你们永久安息。就此安心住下来吧。你们已经答应了我，说阳世的事自有别人在那里尽他们的本分，在那里干，你们是决定安心住下来了。为什么现在又要来对我告别呢？”

冥王的眼光满含着离愁；他的语调柔和到极点，可是带着凄惋，犹如慈母舍不得她的爱子，用她特有的动情的调子，希望把他们的脚步挽住。这使两旁的判官鬼卒觉得诧异，都呆着怪丑的脸向他呆望。他们想：“就是送十全的善人超生仙界，我们的王也从来不曾这样依依不舍。今天，这几个青年说要去了，他却显出这样一副神态，忘了他冥王的威严，多怪！怪！……”

站在前面的青年有五个。两个各把自己的头颅提在手里，那是从电线杆上取回来的。其他三个的头上脸上都有血色转殷的凹陷处，两处三处不等，是枪弹的成绩。他们五个听冥王说罢，互相看了一眼，那高个儿手里的头颅便开口说：“我们很感激你的盛情。但是，我们不得不再到阳世去作一回人。请看这一篇文字吧，我们今天发现的。”说着，空着的一只手从衣袋里扬出一张阳世的报纸，授给冥王。

“莫非阳世涌现了极乐世界么？你们爱热闹，一定要去看看。”冥王自言自语，翻开报纸来看。虽然白髯铺满了胸前，还无须乎戴眼镜，他视线一上一下移动得很快，一会儿已经看完了用五号字排的一横栏。他忽然愤怒起来，脸色转成铁青，眼睛里仿佛闪着猛烈的火焰，厉声说：“竟说出这样的话来！应该把这班东西抓来，关进我的拔舌地狱！”

“请不要动怒，”那高个儿把头颅提高些，面对着冥王，抱歉似的说，“你以为哪些句子看不顺眼呢？”

“什么叫‘率学生而反对校长，反对教员，亦未始非宣传……’？什么叫‘有地位有家室有经验者多不肯冒险一试，学生更事不多，激动较易……为最便于利用之工具’？什么叫‘牺牲一部分青年之利益，以政治学上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之要求衡之，尚非不值’？”冥王一句比一句严厉地喝问，他没想到站在他面前的并非他所要审判的鬼犯。

站在右边的一个青年接上说：“这正是表白心理的自供状呀。冥王，你是永远干那审判工作的，在审判工作者面前，表白心理的自供状不是很可贵的吗？”这声音是从血肉模糊的凹陷处发出来的，因为左颊中了枪弹，嘴就同伤口并了家；大概牙齿已经去了好几颗，舌头也受了伤，所以发音丝丝地，好像嘴里含着什么火烫的东西。

“唔，是表白心理的自供状……”冥王沉吟了；他闭了闭眼睛，把新认识的人世的罪恶深深记在心里，对站在他面前的几个青年起了深刻的怜悯。他恻然说：“你们只作了工具，只作了牺牲，我为你们悲伤！你们临命终时，绝不曾料想到会有人这样说你们的吧，我想。”

“感谢你的同情，”五个青年齐声回答，随即摇头，两颗提在手里的头颅尤其摇得厉害，像奔马项颈下的铃铎。他们说，“但是，请你不要为我们悲伤，因为我们自己都不觉得悲伤。”

“为什么？你们死得冤枉，死者还要受诬蔑，这在别人，要伤心得哭出血来了。”

较矮的一个提着头颅沉静地回答说：“因为我们自信不曾作他们那批人的工具。说到工具，农人耕田，工人制造器物，几是不吝惜自身的劳力的，谁都为大家，谁都是工具。我们又怎么能不作工具呢？只是不曾作那批把我们称作工具的人的工具。那时候，他们贪恋他们的地位，守护着他们的家室，依据他们的经验，像瑟瑟发抖的老鼠。他们用惊讶而无情的眼光偷偷地望着我们，心里想的是发育还没有完全呀，知识经验还没有具备呀，还不能离开成年人的辅导而独立呀，那一套。他们以为我们只能盲从，有谁指鹿为马，我们就哄然响应，说那的确是马。到现在，他们就‘工具呀工具呀’唱个没有完儿。他们无论如何不能了解我们，就像夏虫不懂得冰，井蛙不懂得海。”

较矮的那个说着，挺直了身子，把头颅举得高过了削平的项肩，显出一种异样的不可一世的神态。接着又激昂地说：“我们正因为是青年，脑子还清白，没染上那种腐臭的经验的毒。我们懂得什么该接受，

什么该拒绝，懂得有所为和有所不为。凡是接受的信仰的，事情不论大小，我们自己负绝对的责任，成功了不是沾了谁的光，失败了也不是上了谁的当。冥王，请你想，侦探密布，大刀队四处游行，局面这样恐怖，要不是衷心有所执著，肯胡乱盲从，出来当个工具吗？正因为这样，所以头颅挂在电线杆上，枪弹钻进肌肉里边，从那个时候直到现在，我们绝不悲伤；这样的下场是题目中应有之义，假如过后要悲伤，我们先前就不做这个题目了。他们哪儿能了解这些呢？只看见我们死了，而他们还活着，就说我们作了他们这批人的工具！”

冥王不禁叹气了。他想这几个青年的态度还跟初到来时那样坦然。说他们没有经验，其实也对，那识别罪恶的经验，他们的确太缺乏了。他把上身凑向前些，指着报纸上的文字，提示说：“你们仔细看。这篇文章是说‘率学生’，说‘激动’，说‘牺牲’，明明是他们在后边支配你们呢！他们把你们挑在枪头上，往敌人的阵营里乱刺。”

“不，不，他们哪里能支配我们！”五个青年齐声说，手里的头颅和颈上的头颅顽强地摇着，“只有我们鞭策他们，叫他们不得不从社会的角落里踅出来，像乌龟一个样，不得不迈上几步。”

“那么这篇文章为什么这样说呢？”

“是他们的夸大，根据他们的卑鄙的心理而虚构出来的夸大。他们这样说，就见得是我们的行动都出于他们的计划，他们有何等的远谋深算。第二，只要看这篇文章的题目：他们现在讨厌我们这样的人了；要说不应该再出现我们这样的人，就不能不加上些理论，世间有许多出于私欲和冲动的事，都给加上了找来的理论的外套呢！”说这段话的本来是个清秀的青年，从丰满的前额和清朗的眉目可以知道；但是右颊和鼻梁都中了一枪，下颌又受了刀伤，成了个残破的脸。

“不错，的确有许多出于私欲和冲动的事都给加上了找来的理论的外套。”冥王凝着惯于谛视阳世的眼睛，连连点头。心想他们虽然态度那么坦然，识别罪恶的经验到底不见得缺欠，刚才未免错认他们了。他又问：“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又要到阳世去呢？我这里公平，有秩序，丝毫不讨厌你们，正适宜于你们永远安息。”

先前不曾开口的青年耸了耸肩，两手按住露出肚肠的腹部，简洁有力地回答：“因为看了这篇文章，觉悟到我们还没有尽我们的本分，所以要再去一趟。”

“阳世的事儿，不是有别人在那里干，在那里尽他们的本分吗？”

“别人尽也罢，不尽也罢，那是别人的事。我们觉悟到还没有尽本分，对于自己非常不满，因而急于要鞭策自己，无论如何不愿意就这样永远安息！”

“你们是这样的意思，那么去吧，去吧，我不应留住你们！”泪水含在冥王的眼眶里了，像两颗明莹的珠子。他看着两旁的判官鬼卒，似乎他已经看透了他们刚才的疑惑，故而提起他们的注意，要他们各自分辨十全的善人与这几个青年有怎样的不同。

判官鬼卒都点头，仿佛回答冥王说，他们分辨清楚了。

“我不应该留住你们。请你们领受我的一杯别酒吧。”

听冥王这样说，鬼卒们就忙起陈设酒浆的事情来。

1927年12月作

某城纪事

一

“进去了么？”

菊生不待父亲坐下，看定父亲略感劳顿的灰色脸，就这样问；声音是压得很低的，仿佛只在喉间转气罢了。

父亲听说，本能似的向左右望，看有没有什么靠不住的耳朵。结果是没有，才闭了闭他那近视眼，右手从衣襟一重一重探进去，掏出两罐美丽牌卷烟来。含有鄙薄意味的笑浮现在他栽着十余茎短髭的唇边了。

“都是些饭桶！我带了四罐，你看，都没有印花票；他们查得出来么？”菊生看父亲继续掏出两罐卷烟摆在桌子上，几乎有点儿悠然的样子，再耐不住了，又问：

“爹爹，这回到上海，进去了没有？”

“忙什么？”

自然是呵斥，但声音里掩不过那种所谓“舐犊之爱”的情调，同时抬起眼光瞅着虽不壮健却比自己高过半个头的儿子，说：

“进去了；你我两个都进去了。”

嘴里这样说，心里通过一阵舒适，除了给儿子娶亲那一天，这种舒适简直不曾体会过。于是坐下，一只手玩弄那不贴印花票的卷烟罐，享受这种稀有的舒适况味。

“进去了怎么样呢？”

肯定的“进去了”三个字好像一道电流，菊生只感觉一阵震撼；经过这震撼，似乎全身都改变了，怎样改变当然说不清，总之与以前不同了。勉强打比方，有如穿上了一件灿烂的金甲，但也可以说捆上了一条无形的绳索。不胜重负的倦怠心情随着萌生，所以他急于知道“进去了”的下文。

“现在还没有什么工作。”

父亲说向来生疏的“工作”二字，用特别郑重的声调；自己像这样地使用这个名词，实在是几乎不能相信的得意事。他接上说：

“可是也快了。待军事势力一到这里，我们的工作要忙不过来呢。”

“唔。”

菊生答应得很含糊。他离开学校将近三年，在家里陪夫人“打五关”消遣；出去吃茶时也偶尔看看流行的小报，小报上的文章都没有讲明白工作是什么的。

父亲又瞥了菊生一眼，意思是“你不明白么？”但并不含有责备的成分。他解释说：

“最重要的工作是宣传。四万万民众大家知道要——那个，那个还不成功么？宣传的工作就是让大家知道。先总理（他仿佛觉得这三个字很不顺口，但一种亲热之感同时油然而生，自己宛然是父母膝下的娇小的孩子了）说行易知难，真是确切不移。可惜没有把那本书带来给你看。其实一点不要紧，莫说搜查，连衣角也没人来碰我一碰。他们胆子小，硬叫我不要带……”

“莲轩，你回来了？”

父亲的话被这声音打断了；因为是熟极的声音，他不感觉一毫恐慌，反而略微提高声音，得意地说：

“回来了！昨晚上在那边多耽搁了一会儿，没有赶得上今天七点的早车；车是挤得不堪设想，不准时刻，又开得慢，所以这时候才到。”

“这是第三趟来看你了。”

说着坐下来的是陈莲轩的姊丈周仲篪，一撮浓黑的髭须特别吸引人家的注意，就好像耳目口鼻都是普通而又普通的型式，再没有描写的必要；皮色很白，衬着浓黑的髭须，很明显地给人家白与黑的印象。春寒的傍晚时分，太阳又躲在破棉絮一样的云背后，他的额上却缀着细粒的汗滴。

仲篪把圆顶小帽抬起一点儿，用手巾擦着额上的汗滴，急切地问：

“进去了么？”

“进去了；我们父子两个都进去了。”

“这也好。”

仲篪像沉在水中的人握住了一棵水草一样，虽然命运尚不可知，这消息多少是眼前的一点儿安慰。

“单为我，我真不高兴多麻烦。这样的时世，火车窗洞里爬进爬出，到上海去难道是开心的事么？我都为的菊生啊！他这么大了，不能不给他开一条路。”

菊生听父亲这样说，搔着头皮，懒懒地坐在父亲侧边。

“他们说起我么？”

仲篪来了三趟，就为这一句。

“没有说起。”

“没有说起？”

“不过连带说起一点儿。我几乎填不成表格呢；他们说我是周仲篪的内弟。”

“那一定说周仲篪怎么样怎么样了？”

“是呀。他们说你曾经列名上袁世凯的劝进表；说你平时靠省议员

的旧头衔，包揽词讼，把持地方；是十二分合格的土豪劣绅。”

“土豪劣绅……”

仲篪勉强地笑。

“我就驳他们说，古人罪不及妻孥；难道处在现在的时代，干那样的事业，只因姊丈是土豪劣绅，就不容参加么？”

“他们又怎么说？”

“又怎么说呢？还不是拣出空白表格来就让我填。我填得很不坏呢。表格中有一项要叙述对于改善中国的意见，我就写，要中国兴盛起来，非事事彻底做去不可；譬如打倒土豪劣绅，要打得一个不剩方休。”

“啊！”

仲篪不觉惊叫；他对于土豪劣绅似乎已经居之不疑，因而惊讶莲轩怎么会打起他来。

“土豪劣绅是民众的蟊贼，地方的灾殃，不打个干净，就不用说什么革——”

莲轩说得很严正，非唯没有觉察仲篪的居之不疑，似乎连刚才自己说的话也忘了；昨天看的几本小册子还留在脑子里，这里说的他自信是由衷之谈。他接着说：

“昨天他们在那里拟议，说要规定几个非打倒不可的；待军事势力一到，就大书特书揭示出来，让民众有个明确的目标。这的确是个好办法。”

仲篪忽然受了针刺似的，跳起来说：

“我要上海去！我要上海去！”

“怎么？你也——”

仲篪不答理莲轩的问题，只是在室内来回地走；他那黑与白的脸，

白的部分皱起来了，黑的部分抬高，几乎居于中央。一出出可怕的戏文在他脑子里闪现：不知多少短衣服粗胳臂的人拥到家里来，所有的家具都被捣毁，收藏得最隐秘的私蓄也被发现出来；随后是大门上钉上两片交叉的木板，还有墨色印刷加朱批的封条糊在上面，朱批里少不了“土豪劣绅”那几个字；报上的广告栏里有自己的照片登出，下面的文字——总之是不堪入目的话；大太太姨太太当然被撵走了，老太太在“发逆”时代吃的那些苦，她们一定是全本照抄；至于那所“大仙殿”，不用说，迷信！一把火烧个精光……

他闭了闭眼睛，不敢看那凶暴残酷的一把火。眼睛再张开来时，火仿佛消灭了。阑珊地望着莲轩说：

“我要上海去；我在这里不方便。”

莲轩方才觉醒似的，用两个指头弹着前额说：

“不错。已经到杭州了；现在分两路向这边来，说慢点儿也不过五六天工夫；这边抵抗是没有的事。所以你到上海去避避是不错的。”

“我同你商量——”

仲篪弓着身，浓黑的髭须似乎扫着莲轩的颧颊，低低地诉说把自己的资产名义上全转移给莲轩的计划。菊生的头也凑拢来，用好奇的眼光看定仲篪的翕张的嘴，心里想，不要说什么名义上，就实际上转移了过来，那多好呢。

仲篪说完他的急就的计划，结句说：

“我们至亲，一定可以帮忙吧？”

“当然，当然，我们至亲！”

莲轩满口承应，心头似乎更舒展了许多；虽然只是名义上，总算兼并了一份不小的财产。

菊生把身子坐正，咽了一口馋馋的唾沫。

莲轩夫人不知道什么时候进来的，坐在饱和着暮色的角落里，像个鬼影。她不明白父子两个“进去了”之后是吉是凶；想到前巷那个姓李的

小伙子，听说也因为“进去了”，才被解到南京去枪毙的，她再也不敢想了，只连连默念着“阿弥陀佛”。对于姑老爷的异乎平时的神态，她知道他遇到什么倒霉事了，因而又代姑太太担起无所着落的忧愁来。

二

县学的明伦堂作为党部的大会堂，正中挂起中山先生的遗像，两旁是照例的六言联语，上边交叉张着党旗国旗。堂前两旁的斋舍作为各部的办公室，每室都有标名，是用淡墨潦草地写在白纸上的。常务委员办公室的板壁上有一个电话机，是新装的，光亮的色彩同板壁的暗淡对比，像花手帕挂在乞丐身上。

陈莲轩坐在宣传部里。桌子上一个砚台，满渍着水；三支“大京水”都秃了头，横七竖八地躺在旁边。他看到桌面，就要叹一口闷气。

他具有热心，愿意贡献自己的一切，来成就中华民族唯一的大事业。可是几天以来，竟候不到机会效一点儿力，哪得叫他不闷？预备发布《告民众书》时，轮到他撰稿，他于是翻检新近公开的《建国方略》《三民主义》等书，以便先立定个主旨；但是常务委员应松厓等他不及，自己一挥而就，书也没有翻。要给本城新闻纸登一篇文章解释党义时，他自告奋勇说由他担任，第二天就能把草稿起好；但是应松厓说那样第二天来不及见报，便提起笔来，歪歪斜斜写满三纸，派人立刻送往报馆。类此的事还有好几件。这使他呆看着未被使用的笔砚愤慨地想：不料这几天里却长了一种经验，原来小伙子做事是那样粗率，不经意，罔知权限的！

虽然闷，又愤慨，他还是每天到；草创时代无所谓规定的办公时间，但他总要吃过晚饭才回家，就是有规定绝不会再算他旷缺。他这样想，才几天工夫，眉目还没见，无论如何要耐着性儿守；若为些少的不满就掉转头走开，那是血气之徒的行径，到后来难免要懊悔失去了什么机缘的。

破纸窗敞开着，外面时时有几个带着探究神情的脸凑近来。有的竟把整个脑袋伸在窗台里面，旋向这边又旋向那边，看有没有一个角落里

藏着什么神秘的东西。甚至于穿黄布寿衣牙齿脱落到不存一颗的老太婆，也扶着孙女儿到县学里来看，意思是见识见识那种新花样，待见阎王时也交代得过。尘封了不知多少年的县学，每年只有春秋二季由县官和士绅们来这里串一回祭祀的把戏，现在却比庙会市集尤其热闹。“到学里看过么？”成为新流行的寒暄语，而一些卖豆腐浆牛肉汤的，也挑着担子到县学门前赶生意来了。

“有什么好看的？”

对于每一个凑近窗边的脸，莲轩都给他们这句嫌厌的问语；问不用口，代替的是近视眼定定地一瞪。这不是什么有味的事，多问了几眼当然会厌烦；便索性脸朝着里，给他们看背心；自己呢，在心头展览几天来做的那些闪动而朦胧的现实的梦——

炮声每隔两三分钟一发，震得玻璃窗都作回响。全城的人心好像再也不能安放在腔子里了，都突突地窜动着，只待跳出来碰到枪弹或炮弹破毁了完事。然而出乎意料的消息传来，说原来在这里的兵队昨夜开走了，隆隆的炮声并非是对垒。这就使每一颗心都安定下来，“好了，如今是！”有人发起出城去欢迎，举起胳臂擎起纸制小旗来响应的就有四五千。几个重要人物，如应松厓等，坐了小汽船先发，好让被欢迎的早点儿领受全县的好意。四五千人的队伍多么盛大，多么热烈啊；陆陆续续，延长到三四条巷，步伐是轻快而有力；刚才上口的歌，因为简单，很能够唱得协调，“齐欢唱，齐欢唱”的声音像海潮一样泛滥起来，弥漫在全城的空间；牛肉，馒头，牙刷，毛巾等慰劳品，成担地挑着，夹在队伍中间，比迎神赛会中的汉玉如意，古铜彝器，更惹路旁观者注目。路并不少，出了城有二十来里；但大家并不觉得累，反而越走越有劲。终于欢迎的队伍与被欢迎的会面了；初次试喊的口号带着好奇跃动的心情喊起来，什么万岁什么万岁接连高唱，多至一二十个，脆弱一点儿的人感动得只好淌泪。慰劳品是毫不吝啬地分送着；受慰劳的两手捧得满满了，还有牙刷毛巾之类像归鸟一样翩然落在上面。仔细看那些被欢迎的，正合两句衡文的老话，“入人意中”，但又“出人意外”。服装不甚漂亮，面容多少有点儿憔悴，以及掮着的枪械器用，排着的行列形式，都同其他队伍无甚差别，这是“入人意中”。然而，不甚漂亮的服装里面好像包含着一颗强毅热烈的心；多少有点儿憔悴的面容足见他们为排除民族的障碍所受的苦辛；他们的态度又好像非常温和，莫说所谓“国骂”未必逢人脱口而出，简直叫人兴起走近去同他们抱一抱的愿望：这些是看见了其他队伍决不会感到的，是所谓“出人意外”……显然可见的改变跟

着来了。凡在大众的意念中，与土豪劣绅多少会引起联想的那些人，移住上海租界的早就走了，没走的也废止了每天上茶馆的常课，虽然揭示土豪劣绅姓名的拟议还没见实行。各色的人都成了热石头上的蚂蚁，一时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但是有一个共通的新认识，就是今后每个人必须归属于一个社或会，无所归属的人犹如荒野的孤客，要吃尽意想不到的苦。前县知事是乘欢迎队伍出发的当儿溜走了，全县的权力像风中飞絮一样飘荡无着；但飘荡不到半天，便由临时组织的县行政委员会把它从空中一把抓在手里。而县行政委员会的一切措施又须取决于党部。大众不曾料到那突然涌现的党部竟是全县的主人……

隔壁电话机上一阵铃响，把莲轩温理新梦的心思打断了。他听见接电话的仍是劳顿了几天以致喉咙沙糙的应松厓。

“……喔，你问‘大仙殿’，不是昨天已经发封了么？……你提起僧寺，尼庵，道院；这些都要不得，我们自然也要取缔。……不过要从长讨论，似乎与‘大仙殿’情形不同。……四点钟的会议时面谈吧。”

听筒刚挂起，铃声又急促地响起来了。

“你们哪里？……喔，久大米店，什么事？……啊！打伤了人？谁同谁打？……打米司务打伤了打米司务？他们该是一伙儿，怎么打起来了？……唔，明白了；他们要停工组织工会，看见你们店里的司务还在那里工作，就打起来了。是不是这样？……我们这里就派人去。你们务须劝止他们不要再打，一切待党部派员到时再说。”

隔不到一分钟，听得应松厓在那里接待好些客人了；客人的语调都是故作温文而实则粗陋的一流，极容易唤起市肆扰攘的印象。

“先生，我们有的是公所；听说现在不行了，要立什么商民协会。可有这句话么？”

“是的，商人须组织商民协会。”

“先生们定出来的章程，我们有什么说的，只有照着章程做。”

“不过我们全都不明白。好比瞎子走生路，全靠别人指点，是不是？商民协会该怎么搞，怎么发起，怎么召集……我们现在是两眼墨黑。”

“听说资本家老板不在其内。可有这句话么？”

“商民协会的目的在加薪水；有了资本家老板，再不要想通过加薪水的议案了；当然不让他们加入。你不相信，可以问这位党里的先生。”

“这句话如果实在，兄弟可要先走了。兄弟开一爿五十平的小杂货店，惭愧之至，也要算资本家老板呢。”

“我想还有资本家协会老板协会吧？”

几个商人毫无间歇地接连说话，各顾表白自己的意见。应松厓只好默不发声，等他们索性把话筐子倒空了。他们见开口的机会还有，又提出入会手续该怎样，每人会费要多少等等随心想到的问题。

一阵皮鞋声近来，急遽而不沉着，莲轩听得清是儿子菊生。“到底他是小伙子，只一味高兴。”才这样想时，菊生已经进来了，差不多是跳进来的；灰哔叽的中山装，衣袖裤管的折痕笔挺，脸上现着平时难得的鲜红色，似乎他的血液经过一番清洗了。他站住在父亲桌子边，取帽子在手作为扇子扇着，趣味地笑说：

“刚才去调解的是一家理发铺的争执。三个伙计向开店的说，从今起，手里做下来的工钱要对分了。若不答应，那就罢工！开店的也回答得妙，‘好！你们的办法真妥当！我情愿把剃刀轧剪一切家伙奉送给你们，由你们去开店，我做伙计；做下来的工钱对分。’”

“哈哈，伙计碰着钉子了。”

“不，并不。伙计说，‘我们不要做什么开店的。大家知道店是你开的，我们就同你讲话。要知道，现在是革命的世界了，革命的世界里，伙计是……’”

“你怎么给他们调解？”

莲轩抢着问，他要看看儿子的才具。

“伙计的话不错呀；世界不同了，他们的要求也不见得过分。”

“啊？”

莲轩诧异儿子有这偏激的见解，不自主地瞥了他一眼；新式的服装带来个异样的灵魂了么？一转念间，又这样想：几天以来，他从应松厓他们那里沾染得太快了。

沾染得快固然可以欣慰，说不定也是一条路，但可虑之处究竟不少；父亲的心错综地思忖着。

“不过开店的也有为难之处；小本营生，哪里担得起那么一副重担子。”

“唔。”

莲轩这才点头，发于内心地赏赞儿子，究竟没忘掉中庸之道；这证明了并没有沾染得“太”快，但另一方面的可以欣慰，似乎很足以相抵。

“所以我给他们判断，四六开拆；伙计四，开店的六。”

“他们听从么？”

“不。伙计一定要对分，做不到就不让开店门。”

“那末还是个未了之局呢。”

“是呀，得再给他们调解。”

“这种事你可以回绝不去的。我看局面总不能这样乱糟糟地维持下去；一定会变，变到怎么样当然看不定。你何必跟着他们出头露面呢？他们正起劲，所有的几斧头还没使完，让他们去使好了！”

莲轩忽然感到古君子因怀才不见用而激发的一种高蹈心情，低声这样说；他的意思，最好儿子也同他一样，隐居在党部的房间里，这才党而不党，不党而党，是最合适的态度。

“事情太多了，大家尽自己的力量做去。”

菊生是满不在乎的口气；对于父亲的嘱咐，他实在没有充分了解，只觉得几天来跑进跑出，口讲手指，是以前不曾经历过的新生活，到此刻还不觉厌倦呢。他用两手拉着上衣的下缘，理平当胸部分的些少皱纹；同时身子一旋，似乎又预备拔脚做“工作”去了。

正好隔壁应松厓听罢了电话，喊道：

“密司脱陈，下午三点，人力车工会开成立大会，要我们派一个人去指导，就请你走一趟吧。要立刻去，现在三点差十分了。”

菊生不等应松厓说完，头也不回就跑走。

于是莲轩又独留在宣传部里。眼光偶然投到宣传部长的桌子上，同样的满渍着水的砚台，同样的横七竖八的几支秃笔，不过多了一堆散乱的小册子和单张印刷品。他又叹了口闷气。移身朝外，窗外凑近来的脸还是陆续有，从显有菜色的以至涂脂抹粉的，从十分愕然的以至嘻嘻哈哈的，都有；有几个孩子竟把上半身爬在窗台上，扮了个鬼脸，然后老鼠一样缩了出去。

他想：怎样一个离奇纷扰的境界啊！几天以前，摹拟那将要涌现的新境界，像是个渺茫的梦，总勾不成粗略的轮廓。谁知道涌现出来的是这么个样子。似乎太远于愿望了。再改变一下吧！不论改变到怎样，总比现在会使他高兴一点儿。……然而，在改变的端倪尚未显露以前，他还得天天来看守这间屋子；闷固然闷，但是人间的事能单顾闷不闷么？

“告诉你一个消息，很怪！”

这人说话时夹着喘息，莲轩知道新得“机关枪”绰号的宣传部长在隔壁了。便听应松厓问：

“什么消息？”

“有人说周仲篪回来了，新任不知第几军的秘书长，有两个‘盒子炮’跟着呢！”

“谁看见的？”

“谁看见倒不知道，不过外面传说很盛。”

“不见得确实吧，我知道他躲在上海旅馆里。”

应松厓的声调故意作得泰然，但掩不没将信将疑的惶惑。

“本该大书特书把他打倒的。我们为什么终于没有做？”

“机关枪”言下颇有“悔之晚矣”的意味。

莲轩不免好笑；昨晚上还接到仲篪改姓换名的明信片，说“托庇粗安”，怎么忽然当起秘书长来了。他又笑应松厓他们外强中干；周仲篪就是真回来，难道就把他们吃掉了？心思更往深处钻，突然间，仿佛撞见了可爱的光明；他的心不免跳得急促了，想道：也许改变的端倪来了吧。

三

半个月以后，县学里远没有先前那样热闹了；大家已经明白，这里边确实同以前一样，没有什么神秘的东西。几所破旧的殿堂斋舍，有什么可看的？电话机的铃子尽在那里默着，好像哑了似的；偶然叮铃铃地响起来，也只是问某人在不在罢了。先前为了贡献意见，为了冲突打架，为了请示办法，曾经打电话过来或者亲自跑来的人，现在都在家里擦着眼睛，疑惑地想：“不是做了个梦么？”应松厓之流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他们原无所谓；就大局而言，他们只是港湾里水滩边的几棵小草。但是一阵掀天的恶潮涌起时，余波折入港湾，便把小草冲走了。

然而陈莲轩还是在县学里。不过已移到了隔壁一间；又，以前是守，现在是——该怎么说呢？说他坐镇，该不算辱没吧？——坐镇：这些是不同的地方。

这时候他刚抽罢一枝卷烟，好像生命又经过一番刷新，有许多的事要做。如介绍姊丈周仲篪就是其中的一件。他投过一眼看那坐在对面捻着浓黑髭须的仲篪，觉得在任何方面，自己都不如他；现在重要事务正堆到自己身上来，他是个必不可少的帮手。便说：

“你现在就填一张表格吧；等会儿我来提出。”

仲篪泰然笑说：

“填就填一张。论参加革命，你是知道的，我的行辈并不低呢，辛亥光复以前就加入了同盟会。”

“现在‘继续努力’，正是理所应当。”

“确然应当！”

仲篪的神态显得很庄严，又说：

“他们小伙子革命，我们已经看过了，结果革成了‘反革命’！（他相信现在确有资格使用这三个字了）那只好还是我们老辈来革命了。”

莲轩会心地点头；对于自己的出任艰巨，更觉得有重大的意义。

“我那所房子的事也就提一提吧。”

仲篪像随便说一声似的，悠然的眼光仰望着承尘。

“是的，我马上要提出。”

对于许多要做的事中间的又一件，莲轩很有把握。

“相信大仙，迷信！那当然。不过是人家走上门来烧香求签的，惩罚迷信也罚不到有屋子的人。从今以后，把大仙的神位撤去了也就完事；房子总该发还的。”

这时候菊生从外面跳了进来，还是从前那副起劲的神气（他现在是宣传部长了），对父亲说例会时间已到，许多人坐在会议室里了。

“赶快把表格填了。”

莲轩对仲篪说罢，预备站起来，同时默念等会儿要当众背诵的“遗嘱”。

1928年7月6日作

某镇纪事

甘蔗渣铺得满地；卖豆腐浆的不停地使用他的铜勺；做海棠糕的摊子上，男女手忙脚乱，搅面糊，拨炭炉子，翻转烘到半熟的糕，沿摊子站着男女老少，都瞪着馋馋的眼睛。每年新年头（当然是阴历的），这破寺前的旷场上有类乎这样的热闹。这一天是初夏时令。欣欣然有生意的野草给成百成千只脚践踏着，叶断茎折，疲乏地倒了。人体是前后左右相互接触着，碰撞着。直射的太阳光照在或梳辫或剪发或挽发髻的头顶上，仿佛有一层热气浮起来。汗臭随着不定向的轻风往这边那边吹送。“新年里没有这样挤呀！”“咦，今天的人为什么这样多？”大众喃喃说这些话，足见这天的热闹胜似新年了。

“还不来么？”虽然略带厌倦意味，还是满怀热望的口吻。

“肚皮饿瘪了。还不来，还得锇。”

“不好回船吃了饭再来么。”

“只怕正回船吃饭，却就来了。”

“我们还是天发亮的时光吃的饭呢。”

“你们哪里？”

“陶村。”

“二十多里路呢。”

“比我们远的还有。东塘也来了好几条船，都走在我们前头。”

“赶春台戏也没有这样起劲。”

“自然咯。春台戏年年看，七省巡按御史一般身份的人，一世也难得见一回。他又是我们大家知道的李大爷的儿子，更要看看他的威风。”

“他的身份，我知道是好比从前的钦差，十八省的事他都管得着。”是傲然的声音，分明嫌那个人说七省短了十一省。

“他该是个高个儿，圆圆的官脸。”

“他十几岁的时光我看见过，矮小得很，瘦瘦的脸，同几个学生就在这场上乱跑。到现在不过十年，想来不会有什么大变化。”

听说看见过，惊异羡慕的眼光从各方射过来，收集这些眼光的便露出得意的神色。

“时来运来，官有官相。我想，现在他一定变成个高个儿，圆圆的官脸了。”

那边有另外的一组在谈话，同这边的一组一样，把声音提得很高。

“老伯伯，你难得，这一把年纪，今天也来看热闹了。”

那老农人抬起红筋满封的病眼，兴奋地说：“我是快要没得看了，故而今天出来看看。你们小伙子，活的日子还多，现当田里忙的时节，何犯着丢下生活也来看热闹？”

“革命里的官府从没见过，谁不想看看？”

“这倒不错。我们都要看看什么叫革命，可是看不清白。有的说革命就是减我们的租来，但是去年并没减。今天到这里来看看革命里的官府李家少爷，在他身上总该看得出点儿什么叫革命来；那末我死了去见阎王也交代得过，总算懂得革命了。”

“我听人家说，革命就是年轻人当权柄，像李家少爷的年纪最交时运，老一点儿的都不行。”

“我听人家说，在这镇上，赵大爷的天下被压倒了；不要他当乡董老爷，不要他管一切的事，全得让给小伙子李家少爷。”那沙嗓门的中年农人说时故意压低了声音。

“那自然咯。不听见么？李家少爷好比从前的巡按大人，管到一十八省！这里是个镇，就在一十八省里头，本该由他带管。”

“赵大爷也管够了，”先前说话的老农人蹙起眉头回忆，“他当乡董足有三十个年头；起初也是个清秀小伙子，现在胡须都花白了。你们不知道，在他前头当乡董的就是李家少爷的叔祖老爷。现在又轮到了李家。这里的天下，总在他们赵李两家手里。”

“老伯伯说得不错，总在他们赵李两家手里。”

停顿了一会儿，一个说：“这回下来察看了，不知道要怎样办。”

“自然是重兴寺院了。有宋朝画的观世音菩萨，是几千年的东西，还不该改造山门么？”

“真的，敬神奉佛比修桥补路还要紧。”

“那墙壁上画的观世音菩萨，我们也常见，哪知道倒是古董宝贝。”

“你不知道那观世音菩萨也实在灵，对他烧香求儿子，没有不如愿的。他是‘送子观音’。”

“你叫你的家婆来烧个香吧。”

“他的家婆是烧一辈子香也不会生儿子的。不相信，你问他。”

“谁给你说的？”

“哈，哈，哈……”

“来了！”

“来了！”

谁也不知道是谁开头说的，大家只觉得感受一种波动，因而向前后左右碰撞；年轻姑娘不免吃点儿亏，身体的某部分受着故意的倾轧，随即含羞带娇地说些习用的骂人话；同时像感应了电气似的，每个人以为等着瞻仰的人物来了。

“在哪里？”

“在哪里？”

脑袋的海的平面顿时涨起了波浪。

“不是的，是巡警捉赌摊。”

“连人连赌盘带走了。”

“难道那人没有孝敬巡警先生么？”

“不会的，摆到赌摊总懂得规矩。”

“巡警先生很恼怒，在那里咕噜着说，怎么今天也来摆赌摊。”

“为什么唯有今天不好摆？”

“其中总有道理。”

“那末李家少爷还没来呢。”虽然略带厌倦意味，对于未来的瞬间仍旧怀着美满的希望。

李大爷家里差不多像办喜事，只大门上的红绸换了交叉的党国旗。十名临时雇工穿着借来的不称身的长衫，跑出跑进像寻食的蚂蚁。香烟要换“白金龙”哩，看茶炉子有没有沸哩，往南栅头去探听汽油船有没有到哩，款留尊客的房间还得作最后的整理哩：他们做来全身是劲儿。桌子，交椅，屏风，炕床，一律是红木的，李大爷陈设了自家所有，还向别家借来了好几套，仿佛是展览全镇木器的精华。几十盆月季是镇上养花名手张家的，散置在各处的几案上，一朵花儿就是一个欢迎的笑脸。

预备尊客住宿的房间在后进，是一平排五楼五底，打扫得不留一丝儿尘埃。上下除开当中的一间，两旁都搭起临时床铺。近二十床的薄绸被也聚集了全镇的精华，有些是新嫁娘借出来的，放散脂粉与发肤混和着的香气。楼上正中一间，朝外放一架留声机，大喇叭张着沉默的笑口。

厨房里，镇上头等名厨叫做阿鲜的正在检点特地进城瞒过反日会向南货铺私下买来的鱼翅，他惟恐等会儿端上去，李大爷皱皱眉头，嫌他

煮得不烂。白板桌上，盛在白洋瓷盆里的巧克力糖有点儿融化了，消失了方形的棱角；剖开的花旗蜜橘引来三四个苍蝇，摇头搓脚表示尝到了异味的欢喜。野鸡的尸骸横躺在灶沿，精赤的胸脯肉显露一二处中了枪弹的伤痕。野鸡的脚爪边躺着浮切了四五刀的鳜鱼，张开大嘴，等着到沸滚的油里去游泳。

这一回，阿鲜可也“才尽”了。问他顶丰盛顶讲究的筵席会弄么，他回说还不是爷们吃惯了的八元席。说八元席太寒伧了，得好好儿加些名色，他回说那只有进城去挑选上好的鱼翅、燕窝、白木耳，一面呢，用了鸡鸭再加上几色野味。又问能不能再讨好点儿，他回说再讨好十倍也愿意，怎样下手容他细细想。但是他想了两天两夜，把知道的食谱都背熟了，还是想不出再讨好点儿的头绪。第三天他灵机忽动，马上搭小火轮跑上海，回来时带着一大网篮西式点心糖果，以及渡过太平洋远道而来的橘子、苹果之类。阿鲜说，这叫没法里想出办法来。在这镇上，大批地消费这类东西，的确是破天荒。

一个雇工气咻咻地跑进厨房，“喂，阿鲜，李大爷特地叫我赶回来吩咐你，等会儿鱼翅要做各客的。”

“知道了。幸亏我预备得多。”

阿鲜一转身又去检点下手剥好的莲心；他知道吃了他生平第一大手笔的菜的尊客，一定不吃干饭吃稀饭，格外讨好，在他的食单上准备了百果粥。

汽油船慢慢靠岸，公安分所仅有的两只军号吹起致敬礼的调子，二十四名警察双手举枪，站成两垛墙，中间是一条弄；警察的墙外探起无数脑袋，虽然阳光照耀，每个脑袋的两个眼睛都睁得很大。埠头上站满迎迓的士绅，或脱帽，或作揖，或扬起一只手，各人表演自以为最适当的姿势。这地方嚷嚷了有两三个钟头，这会儿却完全静下来了，让军号声独自占领了空间。每一个人感觉全身紧张，每一颗心的跳动不同寻常。

委员专家们登岸了。士绅上前寒暄，逐一递呈名片，这才觉得肩背上轻松了些。

“贵处有这样的古迹，光荣之至。设法保存，自是目前紧要的事。”

以东道主自居的李大爷正在肚里斟酌答语，乃郎却抢着说：“我们先去看过观音画像再休息吧。各位急切要赏鉴古美术，想必同意。”

“当然先去看。”

“那末我们往寺里走。”说着，按一按中山服的领圈，像带队的兵官一样在前头大踏步走。

李大爷看儿子脱略礼数，未免暗地咂嘴；但从另一方面想，却大有可以欣慰之处，便堆着笑脸与其他士绅让尊客们先走，说着这里没有车，竹轿太不舒服，只好有劳贵步之类的抱歉话。

二里长的市街一清早由公安分所的清洁夫打扫干净了，是真扫，也算得干净。各家的盆桶篮子以及卖东西的摊子一律不准沿街摆，街就似乎宽了好多。站岗警察拦住两旁的人，要站成截齐的一线。在这中间，穿长衫的与穿中山服的混合着的行列徐徐经过。随后是掮枪开慢步的二十四名警察。再后是先前在南栅头伸长了脖子看的人们，他们不免嘻嘻哈哈，但是能节制，不至过于放纵，正像迎神赛会时跟在神轿背后走一样。一家布店的伙计低低向站在柜台前的警察说：“你为什么把枪放下了？走在最后的两个穿布长衫的老头子，是鼎鼎有名的委员呢，报上常有他们的照片。”

“真的么？”这念头蓦地在那警察的心头刺戳，他缩回擦额汗的手重又举枪，没想到两个穿布长衫的老头子早已走过了。

“你看，李家的儿子好势威，带了一大批阔人来。”

“他到底当的什么差使？”

“有人说他当了巡按大人了，引得团团二三十里的乡下人都摇船来看，此刻寺场上比年初一还挤，挤到十倍还不止。其实革命时代哪里有什么巡按大人！巡按大人明朝才有，听说书就知道。”

“他的职位总不小吧。”

“没有什么，是什么地方——倒忘记了——一个调查员。”

“听老李在茶馆里亲口说的么？”

“虽不是老李亲口说，是听老李的妻舅王老三说的，靠得住。”

“就是调查员，将来总有执行委员的巴望，只要看同他一道来的是何等样人物。”是咀嚼着得意风光而吐露出来的叹羡的调子。

寺场上群众又是一阵波动，脑袋的海的波浪汹涌起伏，更比先前厉害。嘈杂的人声凝成压在头顶上的团块。太阳转了西，照见每个脸上都亮光光的像涂了一层油，然而并不显得疲乏；好比看春台戏，是业余的有兴的游乐，晒点儿太阳哪里算一回事？“这回真的来了！”大家受到这样的默示，恍惚地想将要显现在眼前的景象该是这样：李家少爷像戏台上的大官员，穿起不知什么花色的大袍，拂袖，做身段；不是四个便是八个跟班，两旁护卫，手里执着长旗和枪刀，其中一个也许带一支有小流苏的马鞭……

但是，行列到山门时，阵势忽然改变，二十四名警察围成圈子，把闲杂人拦开，让尊客们士绅们走在中心；这不得不靠枪柄的帮助，于是“哎呀！”“唷唷！”“怎么就打？”种种叫声历乱齐作，而波动也更加扩大，直到大殿的前阶；有些人竟至于脚不点地，身体让别人的身体给抬起来了。

一个老委员低低地叹了一声气；他想起平时说得烂熟的“民众”两个字，明明在民众中间，却给武装的墙把自己同他们分隔开了。然而这只同诗人言愁说恨一样，是淡而又淡的感想；况兼这样的经历，年来已经见惯，再一转念时，也就没有什么。他于是仰起了头，悠然望那山门顶上颇为精工可是残破了的人物浮雕。

另一个老委员随口说：“这里人这么多。”

“是本镇和附近各乡的民众，特地来瞻仰先生们的。”李大爷的儿子想这句话算不得谄媚，可是很得体。

尊客们听了都相信，大家让各地的民众瞻仰过来了，这里的民众当然有他们的一份。

“哪一个呢？”

“哪一个呢？”

“喏，那个穿外国衣裳的。”

“是么？”

“看不见呀！”

眼光从警察的肩头和胁下历乱地射过去，身躯吃饱了枪柄，还是看不真切，圈子里一簇人，不知道谁是有巡按大人身份的李家少爷。看得清楚的是圈子里并没有穿着不知什么花色的大袍、拂袖、做身段的人物；对于这—点，群众颇有点儿爽然。

专家发现了隐在山门背面墙角里的一块碑，要去看，以警察为边缘的整个集团便向墙角移动。碑面长着苔藓，又有积年的尘垢，字迹模糊了。李大爷满不在乎地掏出一方洁白的绸手巾，抢前一步，去擦那石碑。

其他的客人想这位乡绅考古的嗜好竟比专家还胜一筹，在这样的场合，是应该也读一读那模糊的碑文的；便都伛着身躯让眼睛凑近去。

随后是专家的考证和论断，其他诸人的唯唯诺诺。

集团以外的群众是莫名其妙，约略望见这一簇人对着一块破烂石板，你也摸一摸，我也相一相，像发现了珍奇的宝贝。

“他不是高个子呢。”

“好像脸也不见得圆圆的。”

“你说他一只手能管天下百姓的事么？”

“为什么不能？你看他带着一大批老的少的，不管天下事哪里有这许多跟班？”

“穿起外国衣裳总不像个大官府。”

“革命里的官府，派头就是这样，都穿外国衣裳。”

一壁议论，一壁窥伺探望，待发现了心目中以为是李家少爷的人物时，各自贪婪地但又茫然地朝他看个不歇。传说了好几天，盼望了好几

天，又在这寺场上等候了大半天的无所为的希望总算达到了，身份好比巡按大人的人物总算看见了。

但是，一个人用冷笑的声音说：“李家少爷哪里有工夫来，来的是他的替身！”

这句话的力量可不小，凡是听到的，心里都疑惑，都失望，“难道李家少爷真不得看见么？”同时又想到丢了田里的活，来这里白站白饿大半天，未免不值得。

这时候，集团分开挤紧的人群向大殿转移。大殿正门像怪物的张开的大口，里面一片乌黑。尊客们士绅们被吞进去时，阵势又一变，二十四名警察当门一字儿排开，代替了栅栏。

“他们进去拜观音菩萨了。”

“拜菩萨去了。”

“……菩萨……”

1929年8月25日作

多收了三五斗

万盛米行的河埠头，横七竖八停泊着乡村里出来的敞口船。船里装载的是新米，把船身压得很低。齐船舷的菜叶和垃圾给白腻的泡沫包围着，一漾一漾地，填没了这船和那船之间的空隙。

河埠上去是仅容两三个人并排走的街道。万盛米行就在街道的那一边。朝晨的太阳光从破了的明瓦天棚斜射下来，光柱子落在柜台外面晃动着的几顶旧毡帽上。

那些戴旧毡帽的大清早摇船出来，到了埠头，气也不透一口，便来到柜台前面占卜他们的命运。

“糙米五块，谷三块。”米行里的先生有气没力地回答他们。

“什么！”旧毡帽朋友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美满的希望突然一沉，一会儿大家都呆了。

“在六月里，你们不是卖十三块么？”

“十五块也卖过，不要说十三块。”

“哪里有跌得这样厉害的！”

“现在是什么时候，你们不知道么？各处的米像潮水一般涌来，过几天还要跌呢！”

刚才出力摇船犹如赛龙船似的一股劲儿，现在在每个人的身体里松懈下来了。今年天照应，雨水调匀，小虫子也不来作梗，一亩田多收这么三五斗，谁都以为该得透一透气了。哪里知道临到最后的占卜，却得到比往年更坏的课兆！

“还是不要粜的好，我们摇回去放在家里吧！”从简单的心里喷出了这样的愤激的话。

“嗤，”先生冷笑着，“你们不粜，人家就饿死了么？各处地方多的是洋米，洋面，头几批还没吃完，外洋大轮船又有几批运来了。”

洋米，洋面，外洋大轮船，那是遥远的事情，仿佛可以不管。而不粜那已经送到河埠头来的米，却只能作为一句愤激的话说说罢了。怎么能够不粜呢？田主方面的租是要缴的，为了雇帮工，买肥料，吃饱肚皮，借下的债是要还的。

“我们摇到范墓去粜吧，”在范墓，或许有比较好的命运等候着他们，有人这么想。

但是，先生又来了一个“嗤”，捻着稀微的短髭说道：“不要说范墓，就是摇到城里去也一样。我们同行公议，这两天的价钱是糙米五块，谷三块。”

“到范墓去粜没有好处，”同伴间也提出了驳议，“这里到范墓要过两个局子，知道他们捐我们多少钱！就说依他们捐，哪里来的现洋钱？”

“先生，能不能抬高一点？”差不多是哀求的声气。

“抬高一点儿，说说倒是很容易的一句话。我们这米行是拿本钱来开的，你们要知道，抬高一点，就是说替你们白当差，这样的傻事谁肯干？”

“这个价钱实在太低了，我们做梦也没想到。去年的粜价是七块半，今年的米价又卖到十三块，不，你先生说的，十五块也卖过；我们想，今年总该比七块半多一点儿吧。哪里知道只有五块！”

“先生，就是去年的老价钱，七块半吧。”

“先生，种田人可怜，你们行行好心，少赚一点吧。”

另一位先生听得厌烦，把嘴里的香烟屁股扔到街心，睁大了眼睛说：“你们嫌价钱低，不要粜好了。是你们自己来的，并没有请你们来。只管多啰嗦做什么！我们有的是洋钱，不买你们的，有别人的好

买。你们看，船埠头又有两只船停在那里了。”

三四顶旧毡帽从石级下升上来，旧毡帽下面是表现着希望的酱赤的脸。他们随即加入先到的一群。斜伸下来的光柱子落在他们的破布袄的肩背上。

“听听看，今年什么价钱。”

“比去年都不如，只有五块钱！”伴着一副懊丧到无可奈何的神色。

“什么！”希望犹如肥皂泡，一会儿又迸裂了三四个。

希望的肥皂泡虽然迸裂了，载在敞口船里的米可总得粜出；而且命里注定，只有卖给这一家万盛米行。米行里有的是洋钱，而破布袄的空口袋里正需要洋钱。

在米质好和坏的辩论之中，在斛子浅和满的争持之下，结果船埠头的敞口船真个敞口朝天了；船身浮起了好些，填没了这船那船之间的空隙的菜叶和垃圾就看不见了。旧毡帽朋友把自己种出来的米送进了万盛米行的廒间，换到手的是或多或少的一沓钞票。

“先生，给现洋钱，袁世凯，不行么？”白白的米换不到白白的现洋钱，好像又被他们打了个折扣，怪不舒服。

“乡下曲辫子！”夹着一支水笔的手按在算盘珠上，鄙夷不屑的眼光从眼镜上边射出来，“一块钱钞票就作一块钱用，谁好少作你们一个铜板。我们这里没有现洋钱，只有钞票。”

“那末，换中国银行的吧。”从花纹上辨认，知道手里的钞票不是中国银行的。

“吓！”声音很严厉，左手的食指强硬地指着，“这是中央银行的，你们不要，可是要想吃官司？”

不要这钞票就得吃官司，这个道理弄不明白。但是谁也不想弄明白；大家看了看钞票上的人像，又彼此交换了将信将疑的一眼，便把钞票塞进破布袄的空口袋或者缠着裤腰的空褡裢。

一批人咕噜着离开了万盛米行，另一批人又从船埠头跨上来。同样

地，在柜台前迸裂了希望的肥皂泡，赶走了入秋以来望着沉重的稻穗所感到的快乐。同样地，把万分舍不得的白白的米送进万盛的廒间，换到了并非白白的现洋钱的钞票。

街道上见得热闹起来了。

旧毡帽朋友今天上镇来，原来有很多的计划的。洋肥皂用完了，须得买十块八块回去。洋火也要带几匣。洋油向挑着担子到村里去的小贩买，十个铜板只有这么一小瓢，太吃亏了；如果几家人家合买一听分来用，就便宜得多。陈列在橱窗里的花花绿绿的洋布听说只要八分半一尺，女人早已眼红了好久，今天粜米就嚷着要一同出来，自己几尺，阿大几尺，阿二几尺，都有了预算。有些女人的预算里还有一面蛋圆的洋镜，一方雪白的毛巾，或者一顶结得很好看的绒线的小囝帽。难得今年天照应，一亩田多收这么三五斗，让一向捏得紧紧的手稍微放松一点，谁说不应该？缴租，还债，解会钱，大概能够对付过去吧；对付过去之外，大概还有多余吧。在这样的心境之下，有些人甚至想买一个热水瓶。这东西实在怪，不用生火，热水冲下去，等会儿倒出来照旧是烫的；比起稻柴做成的茶壶窠来，真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他们咕噜着离开万盛米行的时候，犹如走出一个一向于己不利的赌场——这回又输了！输多少呢？他们不知道。总之，袋里的一沓钞票没有半张或者一角是自己的了。还要添补上不知在哪里的多少张钞票给人家，人家才会满意，这要等人家说了才知道。

输是输定了，马上开船回去未必就会好多少；镇上走一转，买点东西回去，也不过在输账上加上一笔，况且有些东西实在等着要用。于是街道上见得热闹起来了。

他们三个一群，五个一簇，拖着短短的身影，在狭窄的街道上走。嘴里还是咕噜着，复算刚才得到的代价，咒骂那黑良心的米行。女人臂弯里勾着篮子，或者一只手牵着小孩，眼光只是向两旁的店家直溜。小孩给赛璐珞的洋囝囝，老虎，狗，以及红红绿绿的洋铁铜鼓，洋铁喇叭勾引住了，赖在那里不肯走开。

“小弟弟，好玩呢，洋铜鼓，洋喇叭，买一个去。”故意作一种引诱的声调。接着是——冬，冬，冬，——叭，叭，叭。

当，当，当，——“洋瓷面盆刮刮叫，四角一只真公道，乡亲，带

一只去吧。”

“喂，乡亲，这里有各色花洋布，特别大减价，八分五一尺，足尺加三，要不要剪些回去？”

万源祥大利老福兴几家的店伙特别卖力，不惜工本叫着“乡亲”，同时拉拉扯扯地牵住“乡亲”的布袄；他们知道唯有今天，“乡亲”的口袋是充实的，这是不容放过的好机会。

在节约预算的踌躇之后，“乡亲”把刚到手的钞票一张两张地交到店伙手里。洋火，洋肥皂之类必需用，不能不买，只好少买一点。整听的洋油价钱太“咬手”，不买吧，还是十个铜板一小瓢向小贩零沽。衣料呢，预备剪两件的就剪了一件，预备娘儿子俩一同剪的就单剪了儿子的。蛋圆的洋镜拿到了手里又放进了橱窗。绒线的帽子套在小孩头上试戴，刚刚合适，给爷老子一句“不要买吧”，便又脱了下来。想买热水瓶的简直不敢问一声价。说不定要一块块半吧。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买回去，别的不说，几个白头发的老太公老太婆就要一阵阵地骂：“这样的年时，你们贪安逸，花了一块块半买这些东西来用，永世不得翻身是应该的！你们看，我们这么一把年纪，谁用过这些东西来！”这啰嗦也就够受了。有几个女人拗不过孩子的欲望，便给他们买了最便宜的小洋囝囝。小洋囝囝的腿臂可以转动，要他坐就坐，要他站就站，要他举手就举手；这不但使拿不到手的别的孩子眼睛里几乎冒火，就是大人看了也觉得怪有兴趣。

“乡亲”还沽了一点酒，向熟肉店里买了一点肉，回到停泊在万盛米行船埠头的自家的船上，又从船梢头拿出盛着咸菜和豆腐汤之类的碗碟来，便坐在船头开始喝酒。女人在船梢头煮饭。一会儿，这条船也冒烟，那条船也冒烟，各个人淌着眼泪。小孩在敞口朝天的空舱里跌跤打滚，又捞起浮在河面的脏东西来玩，唯有他们有说不出的快乐。

酒到了肚里，话就多起来。相识的，不相识的，落在同一的命运里，又在同一的河面上喝酒，你端起酒碗来说几句，我放下筷子来接几声，中听的，喊声“对”，不中听，骂一顿：大家觉得正需要这样的发泄。

“五块钱一担，真是碰见了鬼！”

“去年是水灾，收成不好，亏本。今年算是好年时，收成好，还是

亏本！”

“今年亏本比去年都厉害；去年还粜七块半呢。”

“又得把自己吃的米粜出去了。唉，种田人吃不到自己种出来的米！”

“为什么要粜出去呢，你这死鬼！我一定要留在家里，给老婆吃，给儿子吃。我不缴租，宁可跑去吃官司，让他们关起来！”

“也只好不缴租呀。缴租立刻借新债。借了四分钱五分钱的债去缴租，贪图些什么，难道贪图明年背着更重的债！”

“田真个种不得了！”

“退了租逃荒去吧。我看逃荒的倒是满写意的。”

“逃荒去，债也赖了，会钱也不用解了，好打算，我们一块儿去！”

“谁出来当头脑？他们逃荒的有几个头脑，男男女女，老老小小，都听头脑的话。”

“我看，到上海去做工也不坏。我们村里的小王，不是么？在上海什么厂里做工，听说一个月工钱有十五块。十五块，照今天的价钱，就是三担米呢！”

“你翻什么隔年旧历本！上海东洋人打仗，好多的厂关了门，小王在那里做叫化子了，你还不知道？”

路路断绝。一时大家沉默了。酱赤的脸受着太阳光又加上酒力，个个难看不过，好像就会有殷红的血从皮肤里迸出来似的。

“我们年年种田，到底替谁种的？”一个人呷了一口酒，幽幽地提出疑问。

就有另一个人指着万盛的半新不旧的金字招牌说：“近在眼前，就是替他们种的。我们吃辛吃苦，赔重利钱借债，种了出来，他们嘴唇皮一动，说，‘五块钱一担！’就把我们的油水一古脑儿吞了去！”

“要是让我们自己定价钱，那就好了。凭良心说，八块钱一担，我也不想多要。”

“你这囚犯，在那里做什么梦！你不听见么？他们米行是拿本钱来开的，不肯替我们白当差。”

“那末，我们的田也是拿本钱来种的，为什么要替他们白当差！为什么要替田主白当差！”

“我刚才在廒间里这么想：现在让你们占便宜，米放在这里；往后没得吃，就来吃你们的！”故意把声音压得很低，网着红丝的眼睛向岸上斜溜。

“真个没得吃的时候，什么地方有米，拿点来吃是不犯王法的！”理直气壮的声口。

“今年春天，丰桥地方不是闹过抢米么？”

“保卫团开了枪，打死两个人。”

“今天在这里的，说不定也会吃枪。谁知道！”

散乱的谈话当然没有什么议决案。酒喝干了，饭吃过了，大家开船回自己的乡村。船埠头便冷清清地荡漾着暗绿色的脏水。

第二天又有一批敞口船来到这里停泊。镇上便表演着同样的故事。这种故事也正在各处市镇上表演着，真是平常而又平常的。

“谷贱伤农”的古语成为都市间报上的时兴标题。

地主感觉收租棘手，便开会，发通电，大意说：今年收成特丰，粮食过剩，粮价低落，农民不堪其苦，应请共筹救济的方案。

金融界本来在那里要做买卖，便提出了救济的方案：（一）由各大银行钱庄筹集资本，向各地收买粮米，指定适当地点屯积，到来年青黄不接的当儿陆续售出，使米价保持平衡；（二）提倡粮米抵押，使米商不至群相采购，造成无期的屯积；（三）由金融界负责募款，购屯粮米，到出售后结算，依盈亏的比例分别发还。

工业界是不声不响。米价低落，工人的“米贴”之类可以免除，在他们是有利的。

社会科学家在各种杂志上发表论文，从统计，从学理，提出粮食过剩之说简直是笑话；“谷贱伤农”也未必然，谷即使不贱，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双重压迫之下，农也得伤。

这些都是都市里的事情，在“乡亲”是一点也不知道。他们有的粜了自己吃的米，卖了可怜的耕牛，或者借了四分钱五分钱的债缴租；有的挺身而出，被关在拘押所里，两角三角地，忍痛缴纳自己的饭钱；有的沉溺在赌博里，希望骨牌骰子有灵，一场赢它十块八块；有的求人去说好话，向田主退租，准备做一个干干净净的穷光蛋；有的溜之大吉，悄悄地爬上开往上海的四等车。

1933年6月作

我们的骄傲

我们四个四十五以上的人一路走着，谈着幼年同学时候的情形：某先生上理科，开头讲油菜，那十字形的小黄花的观察引起了大家对自然界的惊奇；某先生教体操，说明开步走必须用力在脚尖上，大家听了他的话，连平时走路也是一步一踢的了；为了让厨夫受窘，大家相约多吃一碗饭，结果饭桶空了，添饭的人围着饭桶大声叫唤，个个露出胜利的笑容；为了偷看《红楼梦》一类的小说，大家把学校发给的蜡烛省下来，到摇了息灯铃，就点起蜡烛来，几个人头凑头地围在一起看，偶尔听到老鼠的响动，以为黄先生查寝室来了，急忙吹灭了蜡烛，伏在暗中连气也不敢透……

重庆市上横冲直撞的人力车以及突然窜过的汽车，对于我们只像淡淡的影子。后来我们拐了弯，走着下坡路，那难走的坡子也好像没有什么了。我们的心都沉没在回忆里，我们回到三十多年以前去了。

邹君拍着戈君的肩膀说："还记得吗？那一回开恳亲会，你当众作文。来宾出了个题目，你匆忙之中看错了，写的文章牛头不对马嘴。散会之后，先生和同学都责备你，你直哭了半夜。"

戈君的两颊已经生满浓黑的短须，额上也有了好几条皱纹，这时候他脸上显出童稚的羞惭神情，回答邹君说："你也哭了的，你当级长，带领我们往操场上运动，你要踢球，我们要赛跑。你因为大家不听你的号令，就哭到黄先生那儿去了。"

"黄先生并不顶严厉，可是大家怕他；怕他又不像老鼠见了猫似的，是真心地信服他。"孙君这么自言自语，似乎有意把话题引到别的方面去。

我就接着说："他的一句话不只是一句话，还带着一股深入人心的力量，所以能叫人信服。我小时候常常陪父亲喝酒，有半斤的酒量，自

从听了黄先生的修身课，说喝酒有种种害处，就立志不喝，一直继续了三年。在那三年里，真是一点一滴也没有沾唇。”

“教室里的讲话能在学生生活上发生影响，那是顶了不起的事。”当了十多年中学校长的孙君感叹地说。

我们这样谈着走着，不觉已到了黄先生借住的那所学校。由校工引导，走上坡子，绕过了两棵黄桷树，校工指着靠左的一间屋子，含糊地说了一句什么，就转身走了。我们敲那屋子的门。

门开了，“啊，你们四位，准时刻来了，”那声音沉着有力，跟我们小时候听惯的一模一样，“咱们多年不见了。你们四位，往常也难得见面吧？今天在这儿聚会，真是料想不到的事。”

我在上海跟黄先生遇见，还在十二三年以前，那十二三年的时间加在黄先生身上的痕迹，仅仅是一头白发，一脸纤细的皱纹。他的眼光依然那么敏锐有神，他的躯干依然那么挺拔，岂但跟十二三年前没有两样，简直可以说三十多年来没有丝毫改变。我这么想着，就问他一路跋涉该受了很多辛苦吧。

黄先生让我们坐了，就叙述这回辗转入川的经历。他说在广州遇到了八次空袭，有一次最危险了，落弹的地点就在两丈以外，他在浑忘生死的心境中体验到彻底的宁定。他说桂林的山好像盆景，一座一座地拔地而起，形状尽有奇怪的，可惜没有千岩万壑莽莽苍苍的气概，就只能引人赏玩，不足以移人神情了。他说在海棠溪小茶馆里躲避空袭，一班工人不知道利害，还在呼幺喝六地赌钱，他就给他们讲，叫他们非守秩序不可。

他说得很多，滔滔汩汩，有条理又有情趣，也跟三十多年前授课时候一个样儿。

等他的叙述告个段落，邹君就问他从家乡沦陷直到离开家乡的经过。

“我不能不离开了，”他的声音有些激昂，“我是将近六十的人了，不能像他们一样，糊糊涂涂的，没有一点儿操守。我宁肯挤在公路车里跑长途，几乎把肠子都震断；我宁肯伏在树林里避空袭，差不多把性命跟日本飞机打赌；我宁肯两手空空，跑到这儿来，做一个无业难民；我

再不愿留在家乡了。”

听到这儿，我才注意那个房间。以前大概是阅报室或者学生自治会的会议室吧，一张长方桌子七八个凳子以外，就只有黄先生的一张床铺，床底下横放着一只破了两个角的柳条提箱；要是没有窗外繁密的竹枝，那个房间真太萧条了。

黄先生略微停顿了一下，就从家乡沦陷的时候说起。他说那时候他在乡间，办理收容难民的事，一百多家人家，男女老少一共四百多人，总算完全安顿停当了，他才回到城里。于是这个也来找他了，那个也来找他了，要他出来参加维持会。话都说得挺好听，家乡糜烂，不能不设法挽救啊，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啊，无非那一套。他的回答非常干脆，他说：“人各有志，不能相强。你们要这么做，我没有那种感化力量叫你们不这么做，可是我决不跟着你们这么做。”接着他愤慨地说：“这些人都是你们熟悉的，都是诗礼之家的人物，在临到考验的时候，他们的骨头却软了，酥了。我现在想，越是诗礼之家的人物，仿佛应着重庆人的一句话，越是‘要不得’！”

一霎间我好像看见了家乡那些熟悉的人的状貌，卑躬屈节，头都抬不起来，尴尬的笑脸对着敌人的枪刺。“在他们从小到大的教养之中，从来没有机会知道什么叫作民族吧。”我这么想着，觉得黄先生对于诗礼之家的人物的感慨是切当的。

黄先生又说拒绝了那些人的邀请以后，他们好像并不觉得没趣，还是时常跟他纠缠不清。县政府成立了，要请他当学务委员，薪水多少；省政府成立了，要请他当教育厅科长，薪水多少；原因是他以前当过省督学多年，全省六十多县的教育界人物，没有谁比他更熟悉的了。他为避免麻烦起见，就在上海一个教会女学校里担任两班国文；人家有职务在这儿，你们总不好意思再来拖三拉四的了。于是他到上海去，咬紧了牙对城门口的日本兵鞠躬，侧转了头让车站上的日本兵检验良民证。说到这儿，他掏出一个旧皮夹子，从里边取出一张纸来授给我们看，他说：“你们一定想看看这东西。这东西上贴得有照片，我算是米店的掌柜，到上海办米去的。你们看，还像吗？”

我们四个传观之后，良民证回到黄先生手里。黄先生又授给孙君说：“送给你吧。你拿到学校里去，也可以叫你的学生知道，现在正有不知多少同胞在忍辱受屈，让敌人在身上打着耻辱的戳记！”

孙君接了，珍重地放进衣袋里。黄先生又说他到了上海以后，半年中间，教书很愉快，那些女学生不但用心听课，还知道现在是个非常严重的时代，一个人必须在书本子以外懂些什么，做些什么。但是，在两个月之前，纠缠又来了，上海的什么政府送来了一份聘书，请他当教育方面的委员，没有特定的事务，只要在开会的时候出几回席，尽不妨兼任，月薪两百元。事前不经过商谈，突然送来了聘书，显而易见的，那意思是你识抬举便罢，要是说半个不字，哼，那可不行！

“我不能不走了。我回想光绪末年的时候，一壁办学校，一壁捧着教育学心理学的书本子死啃，穷，辛苦，都不当一回事，原来认定教育是一种神圣的事业，它的前程展开着一个美善的境界。后来我总是不肯脱离教育界，缘故也就在此。我怎么能借了教育的名义，去叫人家当顺民当奴隶呢！我筹措了两百块钱，也不通知家里人，就跨上了开往香港的轮船。”

“我们有黄先生这样一位老师，是我们的骄傲！”戈君激动地说着，讷讷然的，说得不很清楚。

我心里想，戈君的话正是我要说的。再看黄先生，他那敏锐的眼光普遍注射到我们四个，脸上现出一种感慰的神情。他大概在想我们四个都知道自好，能够做点儿正当事情，还不愧为他的学生吧。

1940年3月5日作

皮包

赵科员嘴唇上黏着枝烟卷。窗口伸进来斜方柱体的阳光。一缕烟穿过那斜方柱体，懒懒地往上袅。

两只麻雀唧唧喳喳赶了进来。来回飞了一阵子，便歇在竹椽上，啄那盖屋顶的稻草。尘埃往张书记的后脑勺直撒，因为他低着头在检他的抽屉。

“讨厌，”张书记推上抽屉，站起来，两手掸后脑勺，刚剪了发似的。

屋子里响着嗡嗡之声，可是看不见蜜蜂。

王科员打个呵欠。

丁书记传染了，也打个呵欠。

薄板门呀地开了，黄科长挺了进来。

赵科员把烟卷吐到地上，伸出一只脚踩着。他的眼睛斜过去，尽在黄科长身上搜索。他觉得黄科长有些异样，可是找不出异样在哪儿。高个子，稍稍凸起的腹部，红红的脸，两条浓眉毛，往后直梳的头发，一身半新不旧的藏青哔叽中山装，都跟平日一模一样。

“丢了！”黄科长突然叫起来，眼睛直瞪着垂下的右臂，左手拉着藤椅子的靠背。

“什么？”王科员站起半截，“科长。”

“我的皮包丢了！”

“唔，”赵科员点了点头，恍然领悟。

屋子里八九双眼睛都朝黄科长看。又朝黄科长的办公桌看。右角上没有了那熟识的装得饱饱的黑皮包，有些儿寂寞似的，仿佛不像一张办公桌了。

“怎么丢了的？科长。”王科员站直了，走到黄科长右半边，稍稍偏后些。

“让我想一想。”黄科长的左手移到前额，右臂依然垂下，手心向上，像托着个皮包的样子。

“也许是在科长公馆里，没有带出来。”丁书记悄悄地说。

“哪有这回事！”黄科长看定丁书记说，“我办公办了二十年，从来不曾离开我的皮包，怎么会没有带出来呢？”

“也许是在主任室或者二科三科里。”

“哪有这回事！我进了门一径来到这儿。”

“那么，”丁书记红了脸，不再说下去。

“拜访了朱委员出来，皮包在手里。公园里转了个圈儿，皮包在手里。公园门口坐上黄包车，皮包也在手里。”

“科长坐了黄包车？”王科员说。

“包车送两个孩子上学去了。为要拜访朱委员，等不及，就坐了黄包车。”

“那一定留在黄包车上了，”王科员说，“来！公差。”

薄板门呀的一声，进来个穿一件灰布军服的公差。

“报告：什么事？王科员。”

“你赶快到门前去，看科长坐来的黄包车还在不在。如果不在，你去追，卫兵也去追。把他拉回来。”

“是。”

薄板门又是呀的一声。

赵科员也站了起来，走到黄科长左半边。

“科长记不记得那黄包车的号头？”

“看也没看，怎么会记得？我又不是才上城来的乡巴佬。”

“记得号头就好了，”赵科员惋惜地说，“按照号头查，保证查得到。”

“咱们给警察局关照一声。”黄科长说。

“那当然得关照，”赵科员说，“不过号头……”

黄科长颓然坐下，朝办公桌的右角上溜了一眼，那儿只有几本土纸的公报和杂志。他把藤椅子移动一下，回转头望那扇薄板门。

王科员、赵科员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张书记、丁书记还有三个书记磨起墨来。还有几个科员翻开了早就搁在手边的卷宗。

两只麻雀又在屋子里追赶一阵子，从赵科员右手边的窗口飞出去了。

公差回来了，直喘着气，朝王科员那边走。

“追到没有？”黄科长把他叫住。

“报告：”公差咽了一口口水，“走到门口，科长坐来的黄包车不在了。”

“那么你去追？”

“报告：”

“糟糕！咱们不是军队，不说‘报告’行不行？”

“报告：在军队里说惯了，科长。——科长坐来的黄包车不在了，我拔脚就追，往那边儿追。卫兵往那边儿追。往头里跑的黄包车也有十来挂，可不知道哪一挂是科长坐来的。”

“你就回来了？”

“报告：是的。”

“你去打个电话给警察局，说我的皮包丢了，在一挂黄包车上。各局警察须要留心侦察，在最短期间取回原物。听清楚了没有？你说一遍我听。”

“报告：我去打个电话给警察局，说黄科长的皮包丢了，在一挂黄包车上。各局警察须要留心侦察，在最短期间取回原物。”

“对了，去吧。”

张书记磨好了墨，拉开抽屉取写件。

“这么个皮包，按照现在的市价，值到五百块呢。”他这话仿佛说给抽屉听的。

“哪止五百块，”丁书记说，同时修剔他的笔毛，“前些日子我走过一家皮件店，看见个教授模样的人在买皮包。店家说是纹皮，其实哪儿是。绷硬的，稀粗的，比起科长那皮包来，差远了。你知道卖多少？”

“多少？”

“七百五十块，定价，没有少。”

“我的皮包确实是好纹皮，”黄科长说，右手摸着下巴，眼睛望着屋顶，一副回忆好梦的样子。“在上海先施公司买的，才只有六块半钱。用了这么些年头，还没有走样。”

“这么好的一个皮包，丢了太可惜了，”王科员说，“非责成警察局取回来不可。”

“皮包倒没有什么可惜，再买一个就是。只是一些文件都在里头，一些重要文件，随时要查的，丢了怎么行！”

黄科长的声调有些激昂。屋子里八九双眼睛都朝他看，又朝办公桌右角上几本土纸的公报和杂志看，同时拟想黄科长平时开皮包查文件的情形，似乎非常生疏。他们只记得皮包随了黄科长进来，静静地躺在那儿，又由黄科长带了出去，每天如此。

“什么都不丢，偏偏丢了重要文件！”黄科长责备谁似的说。

“科长，”赵科员站起半截，“我们的签呈……”

“什么？”

“我说昨天我们交上来的签呈，关于今天处务会报本科的提案的，在不在科长的皮包里？”

“没有，”黄科长坚决地说，“我记得放在抽屉里。”

他拉开右手边上面那个抽屉，在送文簿、公用信封信笺、《大公报》、《中央日报》以及横斜放着的一沓来信之间一阵子找，没有。又拉开下面那个抽屉，只见个中国茶叶公司建国茶的纸匣儿，还有十来颗老鼠粪。于是检点左手边两个抽屉，也没有。

“哪里去了？”

最后他看桌面。笔筒，铅笔，毛笔，砚台，水盂，热水瓶，茶杯，裁纸刀，几本土纸的公报和杂志，一层细细的尘埃，哪儿有什么签呈。

“你们重写一遍吧，”他说，“处务会报是下午两点，你们得马上写。”

“是。”赵科员坐下，跟左手边的同僚嘁嘁喳喳讨论起来。

“王科员，”黄科长说。

王科员站起来，斜转身子朝黄科长。

“你代我写篇演说辞。今天下午六点，华中大学同学会开大会。我是老同学，得宣读一篇演说辞。稿子已经写好，可是在皮包里。这会儿没有工夫重写，你替我写了吧。”

“是。同学会……”

“只要说同学会的宗旨在联络感情。现在的社会，单枪匹马，各干各的，是不行了。须要同学们团结起来才是。无非是这么个意思。”

“不用很长吧？”

“有个三四千字也就够了。”

“是，三四千字。”王科员塌地坐下，像有一只无形的大手压着他似的。

张书记回头看了看黄科长，站起来，拿张便笺送到黄科长桌子上。

“科长，本周已办未办文件的数目。”

“已办三十四件，未办一百零六件，唔。”

“科长，昨天下午，二科李科长找科长来了。”

“做什么？”

“他说上个月请科长会签意见的那份工作计划书，昨天主任曾经问起过。”

“喔，那份工作计划书。”

四个抽屉又被搜索一遍，没有那份工作计划书。桌子上显然也没有。

“大概在我的皮包里，”黄科长稍稍有些颓唐，“早不丢，迟不丢，正好今天丢了！”

张书记没有什么说的，搔搔头皮，回他的座位。

灰布军服的公差一本正经走进来。

“报告科长：门口卫兵说，他想起来了。”

“警察局的电话打了？”

“报告：打了。打了三回才打通。头一回，有人讲话，线不空。第二回……”

“别说了。你说门口卫兵怎么样？”

“报告：他想起来了。刚才科长下了黄包车，黄包车拖走了，他把车背后一个怪字认了一眼。”

“什么怪字？”

“报告：他说那个字怪生，把它认了一眼，可是不相识。像个复兴的兴字，中间可不一样，是个黄包车的车字。”

“是舆字，”几个声音一齐说。

“一定查得到了，”赵科员兴奋起来，放下了笔，“那是舆新车行的车子。他们有几挂车子，哪个号头哪个车夫拉，一查就是。”

“舆新车行在哪儿？”黄科长说，他的眼睛发亮。

“科长，”赵科员把椅子往后一推，站起来说，“让警察局去办好了，他们方便。我认识一个白警官，这件事儿归我负责。”

“费你的心，”黄科长点点头，嘴角边透露着笑意，身子往后靠，贴着藤椅子的靠背。

一条阳光从稻草屋顶斜穿进来，筷子那么粗细，落在黄科长头发往后直梳的圆脑袋上。

第二天早晨，白警官闯进赵科员的办公室，跟赵科员拉手。

“找到了？仰仗，仰仗！”赵科员一眼就认出他的老朋友——油光光的，饱鼓鼓的，由两条皮带捆住，是黄科长的皮包，现在正在白警官的左手里。

“找到了，”白警官挺挺胸，右手按着风纪扣，“昨天派巡长去告诉舆新车行说，这儿黄科长的皮包丢了，就在他们行里的一挂车子上。得

原封不动送回，不能少一张纸片儿。若说半个不字，别再想营业了。”

“他们果然送回了？”

“不送回，他们哪里敢！晚上八点光景，老板来了，说那个车夫老实，捡了皮包开也没开，就交到行里。”

“仰仗，仰仗！我们科长……”

“到底开了没有，谁知道。咱们检点一下吧。要是少了什么，再去问老板。”

白警官把皮包放在赵科员的桌子上，解了皮带，两半边摊开。

屋子里几个签了到的人都走过来，围住白警官看，看戏法似的。

白警官在皮包的左半边一掏，又在右半边一掏，里面的东西全掏出来了。他把瘪皮包搁在一边，开始检点那些东西。

三本《法学通论讲义》，叠起来有两寸多厚，油印的，缮印技术不高明，乌一搭花一搭的。

一本张恨水的《啼笑姻缘》，封面撕掉半边，脊封裂了，下方书角大都折转。

三封没有发出的信，一封毛笔写，两封钢笔写，都封了口，贴上了八分的邮票。

十多封来信，各式的字写着黄科长的姓字或职衔，开口处错落不齐，是随手撕的。

一封电报，写着“敦聘台端为训育主任，薪津五百，米五斗，电复。”

一沓人家的名片，大小不一律，纸质也不一律，右上方至少有一行职衔。

两方用过了没洗的手绢。

一本任毕明的《社会大学》，有几页上，歪斜地画着红铅笔的线条。

一沓折皱了的公用信笺。

两张电影说明书，一张是《大独裁者》，一张是《华清春暖》。

一张华中大学的毕业证书，铜版纸转成烟叶的颜色，折转的处所有些破裂了。

一本胡小岩的《服务要义》，一本黄鹿鸣的《最新公文程式详释》，封面上都写着“敬求教正”。

二三十张便笺，有写了几行字的，有写了十来个两三个字的，也有一个字也没写的。

一份工作计划书，工楷缮写，一笔不苟，有这么三四十页。

“这就是昨天主任问起的了。”张书记自言自语。

“不是的。”丁书记说。

“怎么不是？”

“你看纸角上刻的是不是咱们的机关？”

白警官检点完毕，做个手势，说：“都在这儿了。倘若少什么，我再派人去查。”

“太费心了。”赵科员说。

“赵科员托我，又是这儿黄科长的事儿，应当效劳。我走了。”

赵科员送走白警官，回进来，看戏法的同僚已经各归原位，在谈着关于取回皮包的感想。他就把所有东西装进皮包，按照原来的次序。

薄板门呀的一声，黄科长挺了进来的时候，赵科员双手捧了皮包迎上去。

“科长，皮包回来了。刚才白警官亲自送来的。”

“居然找到了。”黄科长接皮包在手。

“里面的东西，白警官检点过了，请科长自己也检点一下。倘若少了什么，他说他再派人去查。”

黄科长略微皱了皱眉头，解开皮包大略一看。

“没少什么。”他说。就把皮包放上老位置，压着那几本土纸的公报和杂志。

屋子里八九双眼睛都朝黄科长看，又朝科长的办公桌看。仿佛觉得这才像个科长，像张办公桌了。

1943年4月4日作

邻舍吴老先生

一天早晨，太阳很好，可没见同院的吴老先生出来晒他的手提皮箱。一打听知道他病倒了。说是病其实不大贴切，既不发烧，又没什么痛楚，不过头脑有些儿发胀，胸口有些儿发闷，就懒得起来。他那儿子任夫先生，一个公务员，对我解释道："只为昨天表兄来了，随随便便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呢？"

"家父问他家乡情形怎么样，他说秩序还不错，地方上跟日本人处得很好，日本人常常说，你们这儿的人是最出色的中国人。就是这么一句话。"

"他老先生听了怎么说？"

"他听了闭上眼睛皱着眉，不说什么。半晌才看定了我，'我决意做迁川第一世祖了。'他说，'最出色的中国人，日本人亲口评定的，咱们不能跟他们一伙儿住。我是老了，无所谓，你还年轻，还有小林儿，我希望你们的骨头有些斤两。四川也好，就住四川吧。往后有人问你贵处哪儿，你就说敝籍四川。千万不要把家乡的名儿说出来，打这会子起，我对家乡的名儿感到羞愧，我不好意思再说我是某地方人。'他老人家说了这么些话，到夜就没有吃晚饭。"

"他老先生原是最巴望回去的，听说成渝铁路又将动工他高兴，听说盟国在计划发展民航事业他高兴，今儿胜利等不到明儿动身似的。"

"你看他见着太阳总不忘晒他的手提皮箱，只怕动身日子一到，为了晒皮箱耽搁。"

"他老先生真的就横了心，不想回去了吗？"

“我想也不过说说罢了。昨天他说了，我当然顺着他，说做四川人也好。到那一天把日本人赶了出去，我们还不是钻头觅缝想办法，最好挤上头一班下水船？我们为什么不回去？你想，人家是动也没动一动，死守在本乡本土，当顺民，当小汉奸，到了那个时候，你们哪儿还说得嘴响？我们可完全不一样，我们是吃尽辛苦，跑了几千里路，跟着政府内迁的，我们是义民——谁说的，一下子想不起来了。总之没有错，我们是义民。地方上有什么事啊务的，还不该由我们来承担？就是说两句公众话，我们的当然也特别有力量。我们为什么不回去？”

我虽然跟他们吴氏父子一样，家乡还在沦陷中，自己是寄寓在四川，可没有想到将来回去可以享受特殊权益，像任夫先生说的。我想这个想头有些妙，一时说不下去，只见任夫先生嫌他的身材不够高似的，狠狠地挺了一挺。

两天过去，吴老先生好了，可是从此以后，太阳虽好，再没见他晒他的手提皮箱。廊沿前他种着两盆石斛，以前几乎见我一回说一回，石斛这东西滋阴，清内热，煎汤喝是最妙的饮料，回去的时候一定要带着走，哪怕多花些脚力，川石斛，在下江是太名贵了，这些话现在他也不再说了。

他改变了不出门的习惯，正月初七游草堂寺，春二三月青羊宫赶花会，四月初八望江楼看放生，有什么应景的名目他都要去看看。回来就气吁吁地躺在廊下那张竹榻上，见着我或是他儿子，往往说：“成都确也不错，成都确也不错……”有时还加上说：“只是菜吃不惯，吃了足足六个年头还没有惯，样样要加些花椒面和辣子，还有葱蒜，简直是跟舌头鼻子为难。”

门前有挑着树苗卖的，随便讲价讲成了，他老先生买了两株橘树苗。他叫他儿子种在院子里，他在一旁相度，两株该距离多少远将来才可以各自发展。种停当了，他坐下来，自言自语道：“开花，总得七八年，结果，总得十来年吧。不过没关系，反正有人闻它的花香，吃它的橘子就是了。”

从橘子谈到了四川省的水果。他说除了橘子、广柑、苹果、龙眼以外，其他都不好吃，尤其是枇杷，一层厚皮包着几颗核儿，单单忘了长肉。他说他们家里有两株大枇杷树，每年结上五六担，红毛白沙，个儿有核桃大，甜得胜过冰糖，冰糖没有它那股鲜味。他说现在是采枇杷的时令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突然朝我说：“叶先生，古人说到处为家，你看是不是有些道理？”

“人不比树木，树木生根在地里，移动不得，人当然可以到哪儿住哪儿。”我迎合老先生的意思。

“你看，这儿四川这么多人，打听他们的祖先，都是旁的地方来的。他们来了，住下了，一样在这儿成立了家室，长养了子孙。”

任夫先生朝我看看，同时擦掉他手掌心的土。

吴老先生低下头，喃喃地念着不知道哪儿来的文句：“其俗柔靡，人轻节义……”

1944年5月5日作

辞职

一天黄昏时分，刘博生来了，带来个破皮箱，说改行了，那个皮箱带着麻烦，准备寄存在我这儿。

“已经辞了职吗？”

“辞了。前星期就跟您说过，要不依从他的意思，拿他分给我的二十万，就只有走路。你要保住清白，又要继续干下去，那是不可能的。他会把你看成眼中的钉，心中的仇敌，借个什么名儿把你开除了，才倒霉呢。不如早些辞职，落得干净，让他也觉得痛快。”

刘博生是个会计员，干了两年，没出什么毛病。今年他那个所里调任了个新主任，看他年纪轻轻，不声不响，每天八个钟头的办公时间内，不写私信，不看小说，总是弄那些阿拉伯数字，拨他的算盘珠儿，就中意了他。曾经找他谈过话，说：“你靠得住，我知道。旁人也许要调动，你的位置是牢靠的，安心做事就是了。”刘博生听了自然高兴，不免格外熬好，办公时间内有若干放不下手的事情，就带回宿舍里去做，宁可牺牲了杂志和小说的阅读。约摸过了一个多月，主任又找他了。起初是闲谈，问他的家世，问他的生活状况，又说到物价飞涨，公务员一些薪津实在没法维持，对于他那身补了好几处的灰布学生服以及那双张开了嘴的皮鞋，表示十分同情，说应该换穿新的才好。最后才来了正文，说所里有八十几万的积余，白白缴出去也是呆，不如把它开销了，只要账目做得仔细，神不知鬼不觉的。他愿意分二十万给刘博生，说也可以补贴补贴，缝几身衣服，买一双新皮鞋。刘博生一时回答不上来，主任又提醒他说：“这算不得一回事，有麻雀子的地方都有。况且，账是你做的，你要做得怎样周到就怎样周到，那些办事员全是女孩子家，什么也不懂得，哪儿会有漏子让人家找出来？”后来刘博生把这个事儿告诉我，他说他也知道自己干得来，可是不知道怎么的，他总不愿意干。也不是怕坏了声名，也不是怕吃官司，只觉得干了就像掉在一个深坑里，一辈子也爬不起来。又说他原以为这类事儿好比故事里的魔

窟，实际上不会碰到的，谁知道又真实，又切近，就在自己身边，主任说的不错，“有麻雀子的地方都有”，使他觉得害怕。我听了他的话肃然起敬，像对于一切认得清义利之辨的人一样，因而夸奖他几句，说不干自然是一千个对，一万个对。可是主任催他来了，问他到底同意不同意，言语之间带着威胁的意味，同意，到手二十万，不同意，亏有你吃的。刘博生也想过把这件事宣扬开来，但是一转念间就知道行不通；自身抓在人家手里，哪儿分得清个青红皂白？于是来了退缩的想头，辞职。他把这个想头告诉我，是前个星期天，现在他果然辞职了。我问道：“所长就一口答应了你？”

“所长问到主任，主任没说别的，只说‘让他辞了也好’，所长就批准了。今天下办公室的时候，我向主任告辞。他似乎关心似乎不关心地看了我一眼，那一眼藏着许多的话，‘你傻子！’‘你不识抬举！’‘你熬好，要清白！’‘你道我没有了你就干不成事！’诸如此类。”

“他的愿望总之可以达到的，”我说，“只要你的后任随和些，没有你那股傻劲儿。”

“后任已经来了，不然我怎么能够办了交代跑出来？是主任的同乡，听说还关些亲，一个能说能笑的漂亮人物。”

“那就得其所哉了。”

“我也明明知道我这么做毫不彻底。无论如何，那八十几万的积余总之不是公家的了，我不帮他拿，自有人帮他拿。不过我总算对他表示了抗议，虽然没有什么实际效果，至少叫他感到一丝一毫的不痛快。就是这一丝一毫的不痛快，不能说对他绝无影响。同时，我也代表了许许多多的人警告了他。他不要以为有麻雀子的地方尽是些与他一路的货色，要知道比较正派的人到底还有，例如我。”

我听了刘博生这些话想得很远，转过话头问他道：“现在你准备往哪儿去？”

“一个同学在外县中学里当教务主任，他招我去教数学。我想学校总该好一些，跟一班少年在一块儿，该不会有那种不三不四的事儿吧。”

我想说话，可是止住了，只点点头，暂时维持他的想望。

1944年5月13日作

春联儿

出城回家常坐鸡公车。十来个推车的差不多全熟识了，只要望见靠坐在车座上的人影儿，或是那些抽叶子烟的烟杆儿，就辨得清谁是谁。其中有个老俞，最善于招揽主顾，见你远远儿走过去，就站起来打招呼，转过身子，拍拍草垫，把车柄儿提在手里。这就教旁的车夫不好意思跟他竞争，主顾自然坐了他的。

老俞推车，一路跟你谈话。他原籍眉州，苏东坡的家乡，五世祖放过道台，只因家道不好，到他手里流落到成都。他在队伍上当过差，到过雅州和打箭炉。他做过庄稼，利息薄，不够一家子吃的，把田退了，跟小儿子各推一挂鸡公车为生。大儿子在前方打国仗，由二等兵升到了排长，隔个把月二十来天就来封信，封封都是航空挂。他记不清那些时常改变的地名儿，往往说："他又调动了，调到什么地方——他信封上写得清清楚楚，下回告诉你老师吧。"

约摸有三四回出城没遇见老俞。听旁的车夫说，老俞的小儿子胸口害了外症，他娘听信邻舍妇人家的话，没让老俞知道请医生给开了刀，不上三天就死了。老俞哭得好伤心，哭一阵子跟他老婆拼一阵子命。哭了大半天才想起收拾他儿子，把两口猪卖了买棺材。那两口猪本来打算腊月间卖，有了这本钱，他可以做些小买卖，不再推鸡公车，如今可不成了。

一天，我又坐老俞的车。看他那模样儿，上下眼皮红红的，似乎喝过几两干酒，颧骨以下的面颊全陷了进去，左边陷进更深，嘴就见得歪了。他改变了往常的习惯，只顾推车，不开口说话，呼呼的喘息声越来越粗，我的胸口也仿佛感到压迫。

"老师，我在这儿想，通常说因果报应，到底有没有？"他终于开口了。

我知道他说这个话的所以然，回答他说有或者没有，同样嫌啰嗦，就含糊其词应接道：“有人说有的，我也不大清楚。”

“有的吗？我自己摸摸心，考问自己，没占过人家的便宜，没糟蹋过老天爷生下来的东西，连小鸡儿也没踩死过一只，为什么处罚我这样凶？老师，你看见的，长得结实干得活儿的一个孩儿，一下子没有了！莫非我干了什么恶事，自己不知道。我不知道，可以显个神通告诉我，不能马上处罚我！”

这跟《伯夷列传》里的“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倘所谓天道，是耶非耶？”是同样的调子，我想。我不敢多问，随口说：“你把他埋了？”

“埋了，就在邻舍张家的地里。两口猪，卖了四千元，一千元的地价，三千元的棺材——只是几片薄板，像个火柴盒儿。”

“两口猪才卖得四千元？”

“腊月间卖当然不止，五千六千也卖得。如今是你去央求人家，人家买你的是帮你的忙，还论甚么高啊低的。唉，说不得了，孩子死了，猪也卖了，先前想的只是个梦，往后还是推我的车子——独个儿推车子，推到老，推到死！”

我想起他跟我同岁，甲午生，平头五十，莫说推到死，就是再推上五年六年，未免太困苦了。于是转换话头，问他的大儿子最近有没有信来。

“有，有，前五天接了他的信。我回复他，告诉他弟弟死了。只怕送不到他手里，我寄了航空双挂号。我说如今只剩你一个了，你在外头要格外保重。打国仗的事情要紧，不能叫你回来，将来把东洋鬼子赶了出去，你赶紧就回来。”

“你明白，”我着实有些激动。

“我当然明白。国仗打不赢，谁也没有好日子过，第一要紧是把国仗打赢，旁的都在其次。——他信上说，这回作战，他们一排弟兄，轻机关枪夺了三挺，东洋鬼子活捉了五个，只两个弟兄受了伤，都在腿上，没关系。老师，我那儿子有这么一手，也亏他的。”

他又琐琐碎碎地告诉我他儿子信上其他的话，吃些什么，宿在哪儿，那边的米价多少，老百姓怎么样，上个月抽空儿自己缝了一件小汗褂，鬼子的皮鞋穿上脚不及草鞋轻便，等等。我猜他把那封信总该看了几十遍，每个字都让他嚼得稀烂，消化了。

他似乎暂时忘了他的小儿子。

新年将近，老俞要我替他拟一副春联儿，由他自己去写，贴在门上。他说好几年没贴春联儿了，这会子非要贴它一副，洗刷洗刷晦气。我就给他拟了一副：

有子荷戈庶无愧

为人推毂亦复佳

约略给他解释一下，他自去写了。

有一回我又坐他的车，他提起步子就说：“你老师替我拟的那副春联儿，书塾里老师仔细讲给我听了。好，确实好，切，切得很，就是我要说的话。有个儿子在前方打国仗，总算对得起国家。推鸡公车，气力换饭吃，比哪一行正经行业都不差。老师，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回转身子点点头。

“你老师真是摸到了人家心窝里，哈哈！”

1944年5月22日作

小引

冲锋的战士，天真的孤儿，年青的寡妇，热情的女人，各有主义的新式公子们，死气沉沉而交头接耳的旧社会，倒也并非如蜘蛛张网，专一在待飞翔的游人，但在寻求安静的青年的眼中，却化为不安的大苦痛，这大苦痛，便是社会的可怜的椒盐，和战士孤儿等辈一同，给无聊的社会一些味道，使他们无聊地持续下去。

浊浪在拍岸，站在山冈上者和飞沫不相干，弄潮儿则于涛头且不在意，惟有衣履尚整，徘徊海滨的人，一溅水花，便觉得有所沾湿，狼狈起来。这从上述的两类人们看来，是都觉得诧异的。但我们书中的青年萧君，便正落在这境遇里。他极想有为，怀着热爱，而有所顾惜，过于矜持，终于连安住几年之处，也不可得。他其实并不能成为一小齿轮，跟着大齿轮转动，他仅是外来的一粒石子，所以轧了几下，发几声响，便被挤到女佛山——上海去了。

他幸而还坚硬，没有变成润泽齿轮的油。

但是，瞿昙（释迦牟尼）从夜半醒来，目睹宫女们睡态之丑，于是慨然出家，而霍善斯坦因以为是醉饱后的呕吐。那么，萧君的决心遁走，恐怕是胃弱而禁食的了，虽然我还无从明白其前因，是由于气质的本然，还是战后的暂时的劳顿。

我从作者用了工妙的技术所写成的草稿上，看见了近代青年中这样的一种典型，周遭的人物，也都生动，便写下一些印象，算是序文。大概明敏的读者，所得必当更多于我，而且由读时所生的诧异或同感，照见自己的姿态的罢？那实在是很有意义的。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日，鲁迅记于上海。

是阴历二月初，立春刚过了不久，而天气却奇异地热，几乎热的和初夏一样。在芙蓉镇的一所中学校底会客室内，坐着三位青年教师，静寂地各人看着各人自己手内底报纸。他们有时用手拭一拭额上的汗珠，有时眼睛向门外瞟一眼，好像等待什么人似的，可是他们没有说一句话。这样过去半点钟，其中脸色和衣着最漂亮的一位，名叫钱正兴，却放下报纸，站起，走向窗边将向东的几扇百页窗一齐都打开。一边，他稍稍有些恼怒的样子，说道：

“天也忘记做天的职司了！为什么将五月的天气现在就送到人间来呢？今天我已经换过两次的衣服了：上午由羔皮换了一件灰鼠，下午由灰鼠换了这件青缎袍子，莫非还叫我脱掉赤膊不成么？陶慕侃，你想，今年又要有变卦的灾异了——战争，荒歉，时疫，总有一件要发生呢？”

陶慕侃是坐在书架的旁边，一位年约三十岁，脸孔圆黑微胖的人；就是这所中学的创办人，现在的校长。他没有向钱正兴回话，只向他微笑的看一眼。而坐在他对面的一位，身躯结实而稍矮的人，却响应着粗的喉咙，说道：

“嗨，灾害是年年不免的，在我们这个老大的国内！近三年来，有多少事：江浙大战，甘肃地震，河南盗匪，山东水灾，你们想？不过像我们这芙蓉镇呢，总还算是世外桃源，过的太平日子。”

“要来的，要来的，”钱正兴接着恼怒地说，“像这样的天气！”

前一位就站了起来，没趣地向陶慕侃问，“陶校长，你以为天时的不正，是社会不安的预兆么？”

这位校长先生，又向门外望了一望，于是放下报纸，运用他老是稳

健的心，笑迷迷地诚恳似的答道，

“那里有这种的话呢！天气的变化是自然底现象，而人间底灾害，大半都是人类自己底多事造出来的；譬如战争……”

他没有说完，又抬头看一看天色，却转了低沉的语气说道：

“恐怕要响雷了，天气有要下雷雨的样子。”

这时挂在壁上的钟，正铛铛铛的敲了三下。房内静寂片刻，陶慕侃又说：

“已经三点钟了，萧先生为什么还不到呢？方谋，照时候计算应当到了。假如下雨，他是要淋的湿的。”

就在他对面的那位方谋，应道：

“应当来了，轮船到埠已经有两点钟的样子。从埠到这里总只有十余里路。”

钱正兴也向窗外望一望，余怒未泄的说，“谁保险他今天一定来的吗？那里此刻还不会到呢？他又不是小脚啊。”

“来的，”陶慕侃那么微笑的随口答，“他从来不失信。前天的挂号信，说是的的确确今天会到这里。而且嘱我叫一位校役去接行李，我已叫阿荣去了。”

“那末，再等一下罢。”

钱正兴有些不耐烦的小姐般的态度，回到他的原位子上坐着。

正这时，有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学生，快乐地气喘地跑进会客室里来，通报的样子，叫道：

“萧先生来了，萧先生来了，穿着学生装的。”

于是他们就都站起来，表示异常的快乐，向门口一边望着。随后一两分钟，就见一位青年从校外走进来。他中等身材，脸色方正，稍稍憔悴青白的，两眼莹莹有光，一副慈惠的微笑，在他两颊浮动着。看他底

头发就可知道他是跑了很远的旅路来的，既长，又有灰尘。身穿着一套厚哔叽的藏青的学生装，姿势挺直。足下一双黑色长统的皮鞋，跟着挑行李的阿荣，一步步向校门踏进。陶慕侃等立刻迎上门口，校长伸出手，两人紧紧地握着。陶校长说：

“辛苦，辛苦，老友，难得你到敝地来，我们底孩子真是幸福不浅。”

新到的青年谦和地稍轻的答，

“我呼吸着美丽而自然底新清空气了！乡村真是可爱哟，我许久没有见过这样甜蜜的初春底天气哩！”

陶校长又介绍了他们，个个点头微笑一微笑，重又回到会客室内。陶慕侃一边指挥挑行李的阿荣，一边高声说，

“我们足足有六年没有见面，足足有六年了。老友，你却苍老了不少呢！”

新来的青年坐在书架前面的一把椅子上，同时环视了会客室——也就是这校的图书并阅报室。一边他回答那位忠诚的老友：

“是的，我恐怕和在师范学校时大不相同，你是还和当年一样青春。”

方谋坐在旁边插进说：

“此刻看来，萧先生底年龄要比陶先生大了。萧先生今年的贵庚呢？”

“廿七岁。”

“照阴历算的么？那和我同年的。”他非常高兴的样子。

而陶慕侃谦逊的曲了背，似快乐到全身发起抖来：

“劳苦的人容易老颜，可见我们没有长进。钱先生，你以为对吗？”

钱正兴正呆坐着不知想什么，经这一问，似受了刺讽一般的答，

“对的，大概对的。”

这时天渐暗下来，云密集，实在有下雨的趋势。

他名叫萧涧秋，是一位无父母，无家庭的人。六年前和陶慕侃同在杭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当时他们两人底感情非常好，是同在一间自修室内读书，也同在一张桌子上吃饭的。可是毕业以后，因为志趣不同，就各人走上各人自己底路上了。萧涧秋在这六年之中，风萍浪迹，跑过中国底大部分的疆土。他到过汉口。又到过广州，近三年来都住在北京，因他喜欢看骆驼底昂然顾盼的姿势，和冬天底尖厉的北方底怒号的风声，所以在北京算住的最久。终因感觉到生活上的厌倦了，所以答应陶慕侃底聘请，回到浙江来。浙江本是他底故乡，可是在他底故乡内，他却没有一椽房子，一片土地的。从小就死了父母，只孑然一身，跟着一位堂姊生活。后来堂姊又供给他读书的费用，由小学而考入师范，不料在他师范学校临毕业的一年，堂姊也死去了。他满想对他底堂姊报一点恩，而他堂姊却没有看见他底毕业证书就瞑目长睡了。因此，他在人间更形孤独，他底思想，态度，也更倾向于悲哀，凄凉了。知己的朋友也很少，因为陶慕侃还是和以前同样地记着他，有时两人也通通信。陶慕侃一半也佩服他对于学问的努力，所以趁着这学期学校的改组和扩充了，再三要求他到芙蓉镇来帮忙。

当他将这座学校仔细地观察了一下以后，他觉得很满意。他心想——愿意在这校内住二三年，如有更久的可能还愿更久的做。医生说他心脏衰弱，他自己有时也感到对于都市生活有种种厌弃，只有看到孩子，这是人类纯洁而天真的花，可以使他微笑的。况且这座学校的房子，虽然不大，却是新造的，半西式的；布置，光线，都像一座学校。陶慕侃又将他底房间，位置在靠小花园的一边，当时他打开窗，就望见梅花还在落瓣。他在房内走了两圈，似乎他底过去，没有一事使他挂念的，他要在这里新生着了，从此新生着了。因为一星期的旅路的劳苦，他就向新床上睡下去。因为他是常要将他自己底快乐反映到人类底不幸的心上去的，所以，这时，他的三点钟前在船上所见的一幕，一件悲惨的故事底后影，在他脑内复现了：

小轮船从海市到芙蓉镇，须时三点钟，全在平静的河内驶的。他坐在统舱的栏杆边，眺望两岸的衰草。他对面，却有一位青年妇人，身穿着青布夹衣，满脸愁戚的。她很有大方的温良的态度，可是从她底两眼内，可以瞧出极烈的悲哀，如骤雨在夏午一般地落过了。她底膝前倚着一位约七岁的女孩，眼秀颊红，小口子如樱桃，非常可爱。手里捻着两

只橘子，正在玩弄，似橘子底红色可以使她心醉。在妇人底怀内，抱着一个约两周的小孩，啜着乳。这也有一位老人，就向坐在她旁边的一位老妇问，

“李先生到底怎么哩？”

那位老妇凄惨地答，

“真的打死了！”

“真的打死了吗？”

老人惊骇地重复问。老妇继续答，她开始是无聊赖的，以后却起劲地说下去了：

“可怜真的打死了！什么惠州一役打死的，打死在惠州底北门外。听说惠州的城门，真似铜墙铁壁一样坚固。里面又排着阵图，李先生这边的兵，打了半个月，一点也打不进去。以后李先生愤怒起来，可怜的孩子，真不懂事，他自讨令箭，要一个人去冲锋。说他那时，一手捻着手提机关枪，腰里佩着一把钢刀，藏着一颗炸弹；背上又背着一支短枪，真像古代的猛将，说起来吓死人！就趁半夜漆黑的时候，他去偷营。谁知城墙还没有爬上去，那边就是一炮，接着就是雨点似的排枪。李先生立刻就从半城墙上跌下来，打死了！”老妇人擦一擦眼泪，继续说，“从李先生这次偷营以后，惠州果然打进去了。城内的敌兵，见这边有这样忠勇的人，胆也吓坏了，他们自己逃散了。不过李先生终究打死了！李先生的身体，他底朋友看见，打的和蜂窠一样，千穿百孔，血肉模糊，那里还有鼻头眼睛，说起来怕死人！”她又气和缓一些，说，“我们这次到上海去，也白跑了一趟。李先生底行李衣服都没有了，恤金一时也领不到。他们说上海还是一个姓孙的管的，他和守惠州的人一契的，都是李先生这边的敌人。所以我们也没处去多说，跑了两三处都不像衙门的样子的地方，这地方是秘密的。

他们告诉我，恤金是有的，可不知道什么时候一定有。我们白住在上海也费钱，只得回家。”稍停一息，又说，“以后，可怜她们母子二人，不知怎样过活！家里一块田地也没有，屋后一方种菜的园地也在前年卖掉给李先生做盘费到广东去。两年来。他也没有寄回家一个钱。现在竟连性命都送掉了！李先生本是个有志的人，人又非常好；可是总不得志，东跑西奔了几年。于是当兵去，是骗了他底妻去的，对她是说到

广东考武官。谁知刚刚有些升上去，竟给一炮打死了！”

两旁的人都听得摇头叹息，嘈杂地说——像李先生这样的青年死的如此惨，实在冤枉，实在可惜。但亦无可奈何！

这时，那位青年寡妇，止不住流出泪来。她不愿她自己底悲伤的润光给船内的众眼瞧见，几次转过头，提起她青夹衫底衣襟将泪拭了。老妇人说到末段的时候，她更低头看着小孩底脸，似乎从小孩底白嫩的包含未来之隐光的脸上可以安慰一些她内心底酸痛和绝望。女孩仍是痴痴地，微笑的，一味玩着橘子底圆和红色。一时她仰头向她底母亲问，“妈妈，家里就到了喔？”

“就到了。”

妇人轻轻而冷淡的答。女孩又问，

“到了家就可吃橘子了喔？”

“此刻吃好了。”

女孩听到，简直跳起来。随即剥了橘子底皮，将红色的橘皮在手心上抛了数下，藏在她母亲底怀内。又将橘子分一半给她弟弟和母亲，一边她自己吃起来，又抬头向她母亲问，

“家里就到了喔？”

“是呀，就到了。”

妇人不耐烦地。女孩又叫，

“家里真好呀！家里还有娃娃呢！”

这样，萧涧秋就离开栏杆，向船头默默地走去。

船到埠，他先望见妇人，一手抱着小孩，一手牵着少女。那位述故事的老妇人是提着衣包走在前面。她们慢慢的一步步地向一条小径走去。

这样想了一回，他从床上起来。似乎精神有些不安定，失落了物件

在船上一样。站在窗前向窗外望了一望，天已经刮起风，小雨点也在干燥的空气中落下几滴。于是他又打开箱子，将几部他所喜欢的旧书都拿出来，整齐地放在书架之上。又抽出一本古诗来，读了几首，要排遣方才的回忆似的。

二

从北方送来的风，一阵比一阵猛烈，日间的热气，到傍晚全有些寒意了。

陶慕侃领着萧涧秋方谋钱正兴三人到他家里吃当夜的晚饭。他底家离校约一里路，是旧式的大家庭的房子。朱色的柱已经为久远的日光晒的变黑。陶慕侃给他们坐在一间书房内。房内的橱，桌，椅子，天花板，耀着灯光，全交映出淡红的颜色。这个感觉使萧涧秋觉得有些陌生的样子，似发现他渺茫的少年的心底阅历。他们都是静静地没有多讲话，好像有一种严肃的力笼罩全屋内，各人都不敢高声似的。坐了一息，就听见窗外有女子的声音，在萧涧秋底耳里还似曾经听过一回的。这时陶慕侃走进房内说，

“萧呀，我底妹妹要见你一见呢！”

同着这句话底末音时，就出现一位二十三四岁模样的女子在门口，而且嬉笑的活泼的说，

“哥哥，你不要说，我可以猜得着那位是萧先生。”

于是陶慕侃说，

“那末让你自己介绍你自己罢。”

可是她又痴痴地，两眼凝视着萧涧秋底脸上，慢慢的说，

“要我自己来介绍什么呢？还不是已经知道了？往后我们认识就是了。”

陶慕侃笑向他底新朋友道，

“萧，你走遍中国底南北，怕不曾见过有像我妹妹底脾气的。”

她却似厌倦了，倚在房门的旁边。低下头将她自然的快乐换成一种凝思的愁态。一忽，又转呈微笑的脸问，

“我好似曾经见过萧先生的？”

萧涧秋答，

“我记不得了。”

她又依样淡淡地问，

“三年前你有没有一个暑假住过杭州底葛岭呢？”

萧涧秋想了一想答，

“曾经住过一月的。”

“是了，那时我和姊姊们就住在葛岭的旁边。我们一到傍晚，就看见你在里湖岸上徘徊，徘徊了一点钟，才不见你，天天如是。那时你还蓄着长发拖到颈后的，是么？”

萧涧秋微笑了一笑，“大概是我了。八月以后我就到北京。”

她接着叹息的向她哥哥说，

“哥哥，可惜我那时不知道就是萧先生，假如知道，我一定会冒昧地叫他起来。”又转脸向萧涧秋说，“萧先生，我是很冒昧的，简直粗糙和野蛮，往后你要原谅我。我们以前失了一个聚集的机会，以后我们可以尽量谈天了。你学问是渊博的，哥哥常是谈起你，我以后什么都要请教你，你能毫不客气地教我么？我是一个无学识的女子，——本来，‘女子’这个可怜的名词，和‘学识’二字是连接不拢来的。你查，学识底人名表册上，能有几个女子底名字么？可是我，硬想要有学识。我说过我是野蛮的，别人以为女子做不好的事，我却偏要去做。结果，我被别人笑一趟，自己底研究还是得不到。像我这样的女子是可怜的，萧先生，哥哥常说我古怪倒不如说我可怜切贴些，因为我没有学问而任意胡闹，我现在只有一位老母——她此刻在灶间里，——和这位哥哥，他们非常爱我，所以由我任意胡闹。我在高中毕业了，我是学理科的；我

又到大学读二年，又转学法科了。现在母亲和哥哥说我有病，叫我在家里。但我又不想学法科转想学文学了。我本来喜欢艺术的，因为人家说女子不能做数学家，我偏要去学理科。可是实在感不到兴味。以后想，穷人打官司总是输，我还是将来做一个律师，代穷人做状纸，辩诉。可是现在又知道不可能了。萧先生，哥哥说你于音乐有

研究的人，我此后还是跟你学音乐罢。不过你还要教我一点做人的智识，我知道你同时又是一位哲学家呢！你或者以为我是太会讲话了，如此，我可详细地将自己介绍给你，你以后可以尽力来教导我，纠正我。萧先生，你能立刻答应我这个请求么？”

她这样滔滔地婉转地说下去，简直房内是她一人占领着一样。她一时眼看着地，一时又瞧一瞧萧，一时似悲哀的，一时又快乐起来，她底态度非常自然而柔媚，同时又施展几分娇养的女孩的习气，简直使房内的几个人呆看了。萧涧秋是微笑的听着她底话，同时极注意的瞧着她的。她真是一个非常美貌的人，——脸色柔嫩，肥满，洁白；两眼大，有光彩，眉黑，鼻方正，唇红，口子小，黑发长到耳根，一见就可知道她是有勇气而又非常美丽的。这时，他向慕侃说道，

“陶，我从来没有这样被窘迫过像你妹妹今夜的愚弄我。”又为难地低头向她说，“我简直倒霉极了，我不知道向你怎样回答呢？”

她随即笑一笑说，

“就这样回答罢。我还要你怎样回答呢？萧先生，你有带你底乐谱来么？”

“带了几本来。”

“可以借我看一看么？”

“可以的。”

“我家里也有一架旧的钢琴呢，我是弹他不成调的，而给悲多汶还是一样地能够弹出月光曲来。萧先生请明天来弹一阕罢？”

“我底手指生疏了，我好久没有习练。”

“何必客气呢？”

她低声说了一句。这时方谋才惘惘然说，“萧先生会弹很好的曲么？”

“他会的，”陶慕侃说，“他在校时就好，何况以后又努力。”

“那我也要跟萧先生学习学习呢！”

“你们何必这样窘我！”他有些惭愧的说，“事实不能掩饰的，以后我弹，你们评定就是了。”

“好的。”

这样，大家静寂了一息。倚在门边的陶岚，——慕侃底妹妹，却似一时不快乐起来，她没有向任何人看，只是低头深思的，微皱一皱她底两眉。钱正兴一声也不响，抖着腿，抬着头向天花板望，似思索文章似的。当每次陶岚开口的时候，他立刻向她注意看着，等她说完，他又去望着天花板底花纹了。一时，陶岚又冷淡地说，

“哥哥，听说文嫂回来了，可怜的很呢！”

“她回来了？李……？”

她没有等她哥哥说完，又转脸向萧问，“萧先生，你在船内有没有看见一位廿六七岁的妇人，领着一个少女和孩子的？”萧涧秋立刻垂下头，非常不愿提起似的答，

“有的，我知道她们底底细了。”

女的接着说，伤心地，

“是呀，哥哥，李先生真的打死了。”

校长皱一皱眉，好像表示一下悲哀以后说，

“死总死一个真的，死不会死一个假呢！虽则假死的也有，在他可是有谁说过？萧，你也记得我们在师范学校的第一年，有一个时常和我一块的姓李的同学么？打死的就是此人。”

萧想了一想，说，

“是，他读了一年就停学了，人是很慷慨激昂的。”

“现在，”校长说，“你船上所见的，就是他底寡妻和孤儿啊！”

各人底心一时似乎都被这事牵引去，而且寒风隐约的在他们底心底四周吹动。可是一忽，校长却首先谈起别的来，谈起时局的混沌，不知怎样开展；青年死了之多，都是些爱国有志之士，而且家境贫寒的一批，家境稍富裕，就不愿做冒险的事业，虽则有志，也从别的方面去发展了。因此，他创办这所中学是有理由的，所谓培植人材。他愿此后忠心于教育事业，对未来的青年谋一种切实的福利。同时，陶慕侃更提高声音，似要将他对于这座学校的计划，方针，都宣布出来，并议论些此后的改善，扩充等事。可是用人传话，晚餐已经在桌上布置好了。他们就不得不停止说话，向厅堂走去。方谋喃喃地说，“我们正谈的有趣，可是要吃饭了！有时候，在我是常常，谈话比吃饭更有兴趣的。”

陶慕侃说，“吃了饭尽兴地谈罢，现在的夜是长长的。”

陶岚没有同在这席上吃。可是当他们吃了一半以后，她又站出来，倚在壁边，笑嘻嘻地说，

“我是痴的，不知礼的，我喜欢看别人吃饭。也要听听你们高谈些什么，见识见识。”

他们正在谈论着“主义”，好似这时的青年没有主义，就根本失掉青年底意义了。方谋底话最多，他喜欢每一个人都有一种主义，他说，“主义是确定他个人底生命的；和指示着社会底前途的机运的，”于是他说他自己是信仰三民主义，因为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想救国的青年，当然信仰救国主义，那当然信仰三民主义了。”一边又转问，

“可不知道你们信仰什么？”

于是钱正兴兴致勃勃，同时做着一种姿势，好叫旁人听得满意一般，开口说道，

“我却赞成资本主义！因为非商战，不能打倒外国。中国已经是欧美日本的商场了，中国人底财源的血，已经要被他们一口一口地吸燥

了。别的任凭什么主义，还是不能救国的。空口喊主义，和穷人空口喊吃素会成佛一样的！所以我不信仰三民主义，我只信仰资本主义。惟有资本主义可以压倒军阀；国内的交通，实业，教育，都可以发达起来。所以我以为要救国，还是首先要提倡资本主义，提倡商战！”

他起劲地说到这里，眼不瞬的看着坐在他对面的这位新客，似要引他底赞同或驳论。可是萧涧秋低着头不做声响，陶慕侃也没有说，于是方谋又说，提倡资本主义是三民主义里底一部分，民生主义上是说借外债来兴本国底实业的。陶岚在旁边几次向她哥哥和萧涧秋注目，而萧涧秋却向慕侃说，他要吃饭了，有话吃了饭再谈。方谋带着酒兴，几乎手足乱舞地阻止着，一边强迫地问他，

“萧先生，你呢？你是什么主义者？我想，你一定有一个主义的。主义是意志力的外现，像你这样意志强固的人，一定有高妙的主义的。”

萧涧秋微笑地答，

“我没有。——主义到了高妙，又有什么用处呢？所以我没有。”

“你会没有？”方谋起劲地，“你没有看过一本主义的书么？”

“看是看过一点。”

“那末你在那书里找不出一点信仰么？”

“信仰是有的，可是不能说出来，所以我还是个没有主义的人。”

在方谋底酒意的心里一时疑惑起来，心想他一定是个共产主义者。但转想，——共产主义有什么要紧呢？在党的政策之下，岂不是联共联俄的么？虽则共产主义就是……于是他没有推究了，转过头来向壁边呆站着的陶岚问，

“Miss陶，你呢？请你告诉我们，你是什么主义者呀？我们统统说过了：你底哥哥是人才教育主义，钱先生是资本主义，……你呢？”

陶岚却冷冷地严峻地几乎含泪的答，

“我么？你问我么？我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者！社会以我为中

心，于我有利的拿了来，于我无利的推了去！”

萧涧秋随即向她奇异地望了一眼。方谋底已红的脸，似更羞涩似的。于是各人没有话。陶慕侃就叫用人端出饭来。

吃了饭以后，他们就从校长底家里走出来。风一阵一阵地刮大了。天气骤然很寒冷，还飘着细细的雨花在空中。

三

萧涧秋次日一早就醒来。他望见窗外有白光，他就坐起。可是窗外的白光是有些闪动的。他奇怪，随即将向小花园一边的窗的布幕打开，只见窗外飞着极大的雪。地上已一片白色；草，花，树枝上，都积着约有小半寸厚。正是一天的大雪，在空中密集的飞舞。

他穿好衣服，开出门。阿荣给他来倒脸水，他们迎面说了几句关于天气奇变的话，阿荣结尾说，

“昨天有许多穷人以为天气从此会和暖了，将棉衣都送到当铺里去。谁知今天又突然冷起来，恐怕有的要冻死了。”

他无心地洗好脸，在沿廊下走来走去的走了许多圈。他又想着昨天船中的所见。他想寡妇与少女三人，或者竟要冻死了，如阿荣所说。他心里非常地不安，仍在廊下走着。最后，他决计到她们那里去看一趟，且正趁今天是星期日。于是就走向阿荣底房里，阿荣立刻站起来问，

“萧先生，你要什么？”

“我不要什么，”他答，“我问你，你可知道一个她丈夫姓李的在广东打死的底妇人的家里在那里么？”

阿荣凝想了一息，立刻答，

“就是昨天从上海回来的么？”

“是呀。”

“她和你同船到芙蓉镇的。”

“是呀。你知道她底家么？”

“我知道。她底家是在西村，离此地只有三里。”

“怎么走呢？”

“萧先生要到她家里去么？”

“是，我想去，因为她丈夫是我同学。”

“呵，便当的。”阿荣一边做起手势来。“从校门出去向西转，一直去，过了桥，就沿河滨走，走去，望见几株大柏树的，就是西村。你再进去一问，便知道了，她底家在西村门口，便当的，离此地只有三里。”

于是他又回到房内。轻轻的愁一愁眉，便站在窗前，对小花园呆看着下雪的景象。

九点钟，雪还一样大。他按着阿荣所告诉他的路径，一直望西村走去。他外表还是和昨天一样，不过加上一件米色的旧的大衣在身外，一双黑皮鞋，头上一顶学生帽，在大雪之下，一片白色的河边，一片白光的野中，走的非常快。他有时低着头，有时向前面望一望，他全身似乎有一种热力，有一种勇气，似一只有大翼的猛禽。他想着，她们会不会认得他就是昨天船上的客人。但认得又有什么呢？他自己解释了。他只愿一切都随着自然做去，他对她们也没有预定的计划，一任时光老人来指挥他，摸摸他底头，微笑的叫他一声小娃娃，而且说“你这样玩罢，很好的呢！”但无可讳免，他已爱着那位少女，同情于那位妇人底不幸的运命了。因此，他非努力向前走不可。雪上的脚印，一步一步的留在他的身后，整齐的，蜿蜒的，又有力的，绳索一般地穿在他底足跟上，从校门起，现在是一脚一脚地踏近她们门前了。

他一时直立在她底门外，约五分钟，他听不出里面有什么声音。他就用手轻轻的敲了几下门，一息，门就开了。出现那位妇人，她两眼红肿的，泪珠还在眼檐上，满脸愁容，又蓬乱着头发。她以为敲门的是昨天的老妇人，可是一见是一位陌生的青年，她随想将门关上。萧涧秋却随手将门推住，愁着眉，温和的说，

“请原谅我，这里是不是李先生底家呢？”

妇人一时气咽的答不出话。许久，才问道，

“你是谁？”

萧涧秋随手将帽脱下来，抖了一抖雪慢慢的凄凉的说道，

“我姓萧，我是李先生的朋友。我本不知道李先生死了，我只记念着他已有多年没有寄信给我。现在我是芙蓉镇中学里的教师，我也还是昨天到的。我一到就向陶慕侃先生问起李先生的情形，谁知李先生不幸过去了！我又知道关于你们家中底状况。我因为切念故友，所以不辞冒昧的，特地来访一访。李先生还有子女，可否使我认识他们？我一见他们，或者和见李先生一样，你能允许吗？”

年青的寡妇，她一时觉得手足无措。她含泪的两眼，仔细地向他看了一看；到此，她已不能拒绝这一位非亲非戚的男子的访谒了，随说，

“请进来罢，可是我底家是不像一个家的。”

她衣单，全身为寒冷而战抖，她底语气是非常辛酸的，每个声音都从震颤的身心中发出来。他低着头跟她进去，又为她掩好门。屋内是灰暗的，四壁满是尘灰。于是又向一门弯进，就是她底内室。在地窖似的房内，两个孩子在一张半新半旧的大床上坐着拥着七穿八洞的棉被，似乎冷的不能起来。女孩子这时手里捻着一块饼干，在喂着她底弟弟，小孩正带着哭的嚼着。这时妇人就向女孩说，“采莲，有一位叔叔来看你！”

女孩扬着眉向来客望，她底小眼是睁得大大的。萧涧秋走到她底床前，一时，她微笑着。萧涧秋随即坐下床边，凑近头向女孩问，

“小妹妹，你认得我吗？”

女孩拿着饼干，摇了两摇头。他又说，

“小妹妹，我却早已认识你了。”

“那里呢？”

女孩奇怪的问了一句。他说，

“你是喜欢橘子的，是不是？”

女孩笑了。他继续说，

“可惜我今天忘记带来了。明天我当给你两只很大的橘子。”

一边就将女孩底红肿的小手取去，小手是冰冷的，放在他自己底唇上吻了一吻，就回到窗边一把椅上坐着。纸窗的外边，雪正下的起劲。于是他又看一遍房内，房内是破旧的，各种零星的器物上，都反映着一种说不出的凄惨的黝色。妇人这时候取着床边的位子，给女孩穿着衣服，她一句也没有话，好像心已被冻的结成一块冰。小孩子呆呆的向来客看看。又咬了一口饼干，——这当然是新从上海带来的。又向他的母亲哭着叫冷。女孩也奇怪的向萧涧秋底脸上看，深思的女孩子，她也同演着这一幕的悲哀，叫不出话似的。全身发抖着，时时将手放在口边呵气。这样，房内沉寂片时，只听窗外嘶嘶的下雪声。有时一两片大雪也飞来敲她底破纸窗。以后，萧涧秋说了，

“你们以后怎样的过去呢？”

妇人奇怪的看他一眼，慢慢的答，

“先生，我们还有怎样的过去呀？我们想不到怎样的过去啊！”

“产业？”

“这已经不能说起。有一点儿，都给死者卖光了！”

她底眼圈里又涌起泪。他随问，

“亲戚呢？”

“穷人会有亲戚么？”

她又假做的笑了一笑。他一时默着，实在选择不出当相的话来说。于是妇人接着问道，

“先生，人总能活过去的罢？”

“自然，”他答，“否则，天真是没有眼睛。”

“你还相信天的么？”妇人稍稍起劲的，“我是早已不相信天了！先生，天底眼睛在那里呢？”

“不是，不过我相信好人终究不会受委曲的。”

“先生，你是照戏台上的看法。戏台上一定是好人团圆的。现在我底丈夫却是被枪炮打死了！先生，叫我怎样养大我底孩子呢？”

妇人竟如疯一般说出来，泪从她底眼中飞涌出来。他一时呆着。女孩子又在她旁边叫冷，她又向壁旁取出一件破旧而大的棉衣给她穿上。穿得女孩只有一双眼是伶俐的，全身竟像一只桶子。妇人一息又说，

“先生，我本不愿将穷酸的情形诉说给人家听，可是为了这两个造孽的孩子，我不能不说出这句话来了！”一边她气咽的几乎说不成声，“在我底家里，只有一升米了。”

萧涧秋到此，就立刻站起来，强装着温和，好像不使人受惊一般，说，

“我到这里来为什么呢？我告诉你罢，——我此后愿意负责你底两个孩子的责任。采莲，你能舍得她离开么？我当带她到校里去读书。我每月有三十元的收入，我没有用处，我可以以一半供给你们。你觉得怎样呢？我到这里来，我是计算好来的。”

妇人却伸直两手，简直呆了似的睁眼视他，说道，

“先生，你是……？”

“我是青年，我是一个无家无室的青年。这里，——”他语声颤抖的同时向袋内取出一张五元的钞票，“你……”一边更苦笑起来，手微颤地将钱放在桌上，“现在你可以买米。”

妇人身向床倾，几乎昏去似的说，

“先生，你究竟是……！你是菩萨么？……？”

“不要说了，也无用介意的。”一边转向采莲，“采莲，你以后有一位叔叔了，你愿意叫我叔叔么？”

女孩子也在旁边听呆着，这时却点了两点头。萧涧秋走到她底身边，轻轻的将她抱起来。在她左右两颊上吻了两吻，又放在地上，一边说，

“现在我要回校去了。明天我又来带你去读书。你愿意读书么？”

“愿意的。”

女孩终于娇憨的说出话来。他随即又取了她底冰冷的手吻了一吻，又放在他自己底颈边，回头向妇人说，“我要回校去了。望你以后勿为过去的事情悲伤。”一边就向门外走出，他底心非常愉快。女孩却在后面跟出来，她似乎不愿意这位多情的来客急速回去，眼睛不移的看着他底后影。萧涧秋又回转头，用手向她挥了两挥，没有说话，竟一径踏雪走远了。妇人非常痴呆地想着，眼看着桌上的钱。竟想得又流出眼泪。她对于这件突然的天降的福利，不知如何处置好。但她能拒绝一位陌生的青年的所赐么？天知道，为了孩子的缘故，她正心诚意地接受了。

四

萧涧秋在雪上走，有如一只鹤在云中飞一样。他贪恋这时田野中的雪景，白色的绒花，装点了世界如带素的美女，他顾盼着，他跳跃着，他底内心竟有一种说不出的微妙的愉悦。这时他想到了宋人黄庭坚有一首咏雪的诗。他轻轻念，后四句是这样的：

贫巷有人衣不纩，

北窗惊我眼飞花。

高楼处处催沽酒，

谁念寒生泣白华！

一边，他很快的一息，就回到校内。

他向他自己底房门一手推进去，他满望在他自己底房内自由舒展一下，他似乎这两点钟为冰冷的空气所凝结了。不料陶岚却站在他底书架的面前，好像检查员一样的在翻阅他底书。她听到声音立刻将书盖拢，微笑的迎着。萧涧秋一时似乎不敢走进去。陶岚说，

“萧先生，恕我冒昧。我在你底房内，已经翻了一点多钟的书了。几乎你所有的书，都给我翻完了。”

他一边坐下床上，一边回答，

“好的，可惜我没有法律的书。你或者都不喜欢它们的呢？”

她怔了一怔，似乎听得不愿意。慢慢的答道，

“喜欢的，我以后还想读它几本。虽则，我恐怕不会懂它。”

这时萧涧秋却自供一般的说，

“我此刻到过姓李的妇人底家里了。”

“我已经知道。”

陶岚回答的非常奇怪；一息，补说，

“阿荣告诉我的。她们现在怎样呢？”

萧涧秋也慢慢的答，同时磨擦他底两手，低着头，

“可怜的很，孩子叫冷，米也没有。”

陶岚一时静默着，她似乎说不出话。于是萧又说道，

“我看她们底孩子是可爱的，所以我允许救济她们。”

她却没有等他说完，又说，简慢的，

“我已经知道。”

萧涧秋却稍稍奇怪地笑着问她，

“事情我还没有做，你怎样就知道呢？”

她也强笑的好像小孩一般的，说，

“我知道的。否则你为什么到她们那里去？我们又为什么不去呢？天岂不是下大雪？哥哥他们都围在火炉的旁边喝酒，你为什么独自冒雪出去呢？”

这时他却睁大两眼，一瞬不瞬地看住她。可是他却看不出她底别的，只从她底脸上看出更美来了：柔白的脸孔，这时两颊起了红色，润腻的，光洁的。她低头，只动着两眼，她底眼毛很长，同时在她深黑的眼珠底四周衬的非常之美。萧仔细的觉察出——他底心胸也起伏起来。于是他站起，在房内走了一圈。陶岚说，

“我不知自己怎样，总将自己关在狭小的笼里。我不知道笼外还有

怎样的世界，我恐怕这一世是飞不出去的了。”

“你为什么说这话呢？”

“是呀，我不必说。又为什么要说呢？”

“你不坐么？”

“好的，”她笑了一笑，“我还没有将为什么到你这里来的原意告诉你。我是来请你弹琴的。我今天一早就将琴的位置搬移好，叫两个用人收拾。又在琴的旁边安置好火炉。我是完全想到自己的。于是我来叫你，我和跑一样快的走来。可是你不在，阿荣说，你到西村去，我就知道你底意思了。现在，已经没有上半天了，你也愿意吃好中饭就到我家里来么？”

“愿意的，我一定来。”

“呵！”她简直叫起来，“我真快乐，我是什么要求都得到满足的。”

她又仔细的向萧涧秋看了一眼，于是说，她要去了。于是一边她还在房内站着不动，又似不愿去的样子。

白光晃耀的下午，雪已霁了！地上满是极大的绣球花。

萧涧秋腋下挟着几本泰西名家的歌曲集，走到陶岚底家里。陶岚早已在门口迎着他。他们走进了一间厢房，果然整洁，幽雅，所谓明窗净几。壁上挂着几幅半新旧的书画，桌上放着两三样古董。萧涧秋对于这些，是从来不留意的，于是一径坐在琴边。他谦逊了几句，一边又将两手放在火炉上温暖了一下。他就翻开一阕进行曲，弹了起来，他弹的是平常的，虽则陶岚说了一句“很好”，他也能听得出这是普通照例的称赞。于是他又弹了一首跳舞曲，这比较是艰难一些，可是他底手指并不怎样流畅。他弹到中段，戛然停止下来，向她笑了一笑。这样，他弹起歌来。他弹了数首浪漫主义的作家底歌，竟使陶岚听得沉醉了。她靠在钢琴边，用她全部的注意力放在音键底每个发音上，她听出婴记号与变记号的半音来。她两眼沉沉地视着壁上的一点，似乎不肯将半丝的音波忽略过去。这时，萧涧秋说，

“就是这样了。音乐对于我已经似久放出笼的小鸟对于旧主人一

样，不再认得了。”

“请再弹一曲。”她追求的。

“我是不会作曲的，可是我曾补过一首歌。现在奏一奏我自己底。你不能笑我，你必得首先允许。”

“好，”陶岚叫起来。

同时他向一本旧的每页脱开的音乐书上，拿出了两张图画纸。在这个上面，抄着萧涧秋自填的一首诗歌，题着“青春不再来”五字。他展开在琴面上，向陶岚看了一看，似乎先要了解她的感情底同感程度的深浅如何。而她这时是愁着两眉向他微笑着。他于是坐正身子，做出一种姿势，默默地想了一息，就用十指放在键上，弹着。一边轻轻的这样唱下去：

荒烟，白雾，

迷漫的早晨。

你投向何处去？

无路中的人呀！

洪濛转在你底脚底，

无边引在你底前身，

但你终年只伴着一个孤影，

你应慢慢行呀慢慢行。

记得明媚灿烂的秋与春，

月色长绕着海浪在前行。

但白发却丛生到你底头顶，

落霞要映入你心坎之沁深。

只留古墓边的暮景，

只留白衣上底泪痕，

永远剪不断的愁闷！

一去不回来的青春。

青春呀青春，

你是过头云；

你是离枝花，

任风埋泥尘。

琴声是舒卷的一丝丝在室内飞舞，又冲荡而漏出到窗外，蜷伏在雪底凛冽的怀抱里；一时又回到陶岚底心坎内，于是她底心颤动了，这是冷酷的颤动，又是悲哀的颤动，她也愁闷了。她耳听出一个个字底美的妙音，又想尽了一个个字所含有的真的意义。她想不到萧涧秋是这样一个人，她要在他底心之深处感到惆怅而渺茫。当他底琴声悠长地停止以后，她没精打采地问他：

“什么时候做成这首歌的呢？”

“三年了，”他答。

“你为什么作这首歌的呢？”

“为了我在一个秋天的时分。”

她一看不看的继续说：

“不，春天还未到，现在还是二月呀！”

他将两手按在键盘上，呆呆地答，

“我自己是始终了解的：我是喜欢长阴的秋云里底飘落的黄叶的一个人。”

“你不要弹这种歌曲罢！”

她还是毫无心思的说出。萧涧秋却振一振精神，说：

“哈，我却无意地在你面前发表我底弱点了。不过这个弱点，我已经用我意志之力克服了，所以我近来没有一点诗歌里的思想与成分。感动了你么？这是我底错误，假如我在路里预想一想我对你应该弹些什么曲，适宜于你底快乐的，那我断不会拣选这一个。现在……”

他看陶岚还是没有心思听他底话，于是他将话收止住。一边，他底心也飘浮起来，似乎为她底情意所迷醉。一边，他翻起一首极艰深的歌曲，他两眼专注地看在乐谱上。

陶岚却想到极荒渺的人生底边际上去。她估量她自己所有的青春，这青春又不知是怎样的一种面具。一边，她又极力追求萧涧秋的过去到底是如何的创伤，对于她，又是怎样的配置。但这不是冥想所能构成的，——眼前的事实，她可以触一触他底手，她可以按一按他底心罢？她不能沉她自身到一层极深的渊底里去观测她底自身，于是她只有将她自己看作极飘渺的空幻化——她有如一只蜉蝣，在大海上行走。

许久，他们没有交谈一句话。窗外也寂静如冰冻的，只有雪水一滴滴的从檐上落到地面，似和尚在夜半敲磬一般。

萧涧秋一边站起，恍恍忽忽的让琴给她：

“请你弹一曲罢。”

她睁大眼痴痴地：

“我？我？……噫！”

十分羞却地推辞着。

萧涧秋重又坐在琴凳上，十分无聊赖似的，擦擦两手，似怕冷一

样。

五

当晚七点钟，萧涧秋坐在他自己房内的灯下，这样的想：

——我已经完全为环境所支配！一个上午，一个下午，我接触了两种模型不同的女性底感情的飞沫，我几乎将自己拿来麻痹了！幸福么？苦痛呢？这还是一个开始。不过我应该当心，应该避开女子没有理智的目光的辉照。

他想到最后的一字的时候，有人敲门。他就开他进来，是陶慕侃。这位中庸的校长先生，笑迷迷的从衣袋内取出一封信，递给他。一边说，

“这是我底妹妹写给你的，她说要向你借什么书。她晚上发了一晚上的呆，也没有吃夜饭，此刻已经睡了。我底妹妹是有些古怪的，实在因她太聪明了。她不当我阿哥是什么一回事，她可以指挥我，利用我。她也不信任母亲，有意见就独断独行。我和母亲都叫她王后，别人们也都叫她‘Queen’。我有这样的一位妹妹，真使我觉得无可如何。你未来以前，她又说要学音乐。现在你来，当然可以说配合她底胃口。她可以说是‘一学便会’的人，现在或者要向你借音乐书了。”陶慕侃说到这里为止，没有等萧说，

“你那里能猜得到，音乐书我已经借给她了。”

就笑着走出去了。

萧涧秋不拆信，他还似永远不愿去拆它的样子，将这个蓝信封的爱神的翅膀一般的信放在抽斗内。他在房内走了几圈。他本来想要预备一下明天的教课，可是这时他不知怎样，将教学法翻在案前，他总看不进去。他似觉得倦怠，他无心预备了。他想起了陶岚，实在是一位希有的可爱的人。于是不由他不又将抽斗开出来，仍将这封信捧在手内。一时

他想，

“我应该看看她到底说些什么话。”

一边就拆了，抽出二张蓝色的信纸来。他细细的读下：

萧先生：

这是我给你的第一封信，你可在你底日记上记下的。

我和你认识不到二十四小时，谈话不上四点钟。而你底人格，态度，动作，思想，却使我一世也不能忘记了。我底生命的心碑上，已经深深地刻上你底名字和影子，终我一身，恐怕不能泯灭了。唉，你底五色的光辉，天使送你到我这里来的么？

我从来没有像今天下午这样苦痛过，从来没有！虽则吐血，要死，我也不曾感觉得像今天下午这样使我难受。萧先生。那时我没有哭么？我为什么没有哭的声音呢？萧先生，你也知道我那时的眼泪，向心之深处流罢？唉，我为什么如此苦痛呢？因为你提醒我真的人生来了。你伤悼你底青春，可知你始终还有青春的。我想，我呢？我却简直没有青春，简直没有青春！这是怎样说法的？萧先生！

我自从知道人间有丑恶和痛苦之后，——总是七八年以前了，我底智识是开窍的很早的。——我就将我自己所有的快乐，放在人生底假的一面去吸收。我简直好像玩弄猫儿一样的玩弄起社会和人类来，我什么都看得不真实，我只用许许多多的各种不同的颜色，涂上我自己底幸福之口边去。我竟似在雾中一样的舞起我自己底身体来。唉，我只有在雾中，我那里有青春！我只有晨曦以前的妖现，我只有红日正中的怪热，我是没有青春的。我一觉到人性似魔鬼，便很快的将我底青春放走了，自杀一样的放走了！几年来，我全是在雾中的过去，——我还以为我自己是幸福的。我真可怜，到今天下午才觉得，是你提醒我，用你真实的生命底哀音唤醒我！

萧先生，你或者以为我是一个发疯的女子，——放浪，无礼，骄傲，痴心，你或者以为我是这一类的人么？萧先生，假如你来对我说一声轻轻的“是”，我简直就要自杀！但试问我以前是不是如此？是不是放浪，无礼，骄傲，痴心等等呢？我可以重重地自己回

答一句，“我是的！”萧先生，你也想得到我现在是怎样的苦痛？你用神圣的钥匙，将我从假的门里开出放进真的门内去，我有如一个久埋地下的死人活转来，我是如何的委曲，悲伤！

我为什么到了如此？我如一只冰岛上的白熊似的，我在寒威的白色的光芒里喘息我自己底生命。母亲，哥哥，唉，我亦不愿责备人世了！萧先生，你以为人底本性都是善的么？在你慈悲的眼球内或者都是些良好的活动影子，而我却都视它们是丑恶的一团呢！现在，我亦不要说这许多空泛话，你或许要怪我浪费你有用的光阴。可是无论怎样，我想此后找住我底青春，追回我底青春，尽力地享受一下我底残余的青春！萧先生，希望你给我一封回信，希望你以对待那位青年寡妇的心来对待我，我是受着精神的磨折和伤害的！

祝你在我们这块小园地内得到快乐！

陶岚敬上

他读完这封信，一时心里非常地踌躇起来。叫他怎样回答呢？假如这时陶岚在他的身边，他除出睁着眼，紧紧地用手捻住她底手以外，他会说不出一句话来，半天，他会说不出一句话来的，可是这时，房内只有他独自。校内的空气也全是冷寂的，窗外的微风，吹动着树枝，他也可以听得出树枝上的积雪就此簌簌的落下来，好像小鸟在绿叶里跳动一样。他微笑了一笑，又冥想了一冥想。抽出一张纸，他自己愿意的预备写几句回信了，一边也就磨起墨。可是又有人推进门来，这却是同事方谋。他来并没有目的的，似乎专为慨叹这天气之冷，以及夜长，早睡睡不着，要和这位有经历的青年人谈谈而已。方谋底脸孔是有些方的，谈起话来好像特别诚恳的样子。他开始问北京的情形和时局，无非是些外交怎么样，这次的内阁总理究竟是怎么样的人，以及教育部对于教育经费独立，小学教员加薪案到底如何了等。萧涧秋一一据他所知回答他，也使他听得满意。他虽心里记着回信，可是他并没有要方谋出去的态度。两人谈的很久，话又转到中国未来的推测方面，就是革命的希望，革命成功的预料。萧涧秋谈到这里，就一句没有谈，几乎全让方谋一个人滔滔地说个不尽。方谋说，革命军不久就可以打到江浙，国民党党员到处活动的很厉害，中国不久就可以强盛起来，似乎在三个月以后，一切不平等条约就可取消，领土就可收回，国民就可不做弱国的国民，

一变而为世界的强族。他说，“萧先生，我国是四千年来的古国，开化最早，一切礼教文物，都超越乎泰西诸邦。而现在竟为外人所欺

侮，尤为东邻弹丸小国所辱，岂非大耻？我希望革命早些成功，使中华二字一跃而惊人，为世界的泱泱乎大国！”萧涧秋只是微笑的点点头，并没有插进半句嘴。方谋也就停止他底宏论。房内一时又寂然。方谋坐着思索，忽然看见桌上的蓝信封，——在信封上是写着陶岚二字。——于是又鼓起兴致来，欣然地向萧涧秋问道，

“是密司陶岚写给你的么？”一边就伸出手取了信封看了一看。

“是的。”萧答。

方谋没有声音的读着信封上的“烦哥哥交——”等字样，他也就毫无异疑地接着说道，几乎一口气的：

“密司陶岚是一位奇怪的女子呢！人实在是美丽，怕像她这样美丽的人是不多有的。也异常的聪明：古文做的很好，中学毕业第一。可是有古怪的脾气，也骄傲的非常。她对人从没有好礼貌，你到她底家里去找她底哥哥，她一见就不理你的走进房，叫一个用人来回覆你，她自己是从不肯对你说一句‘哥哥不在家’的话的。听说她在外边读书，有许多青年，竟被她弄的神魂颠倒，他们写信，送礼物，求见，很多很多，却都被她胡乱地玩弄一下，笑嬉嬉地走散。她批评男子的目光很锐利，无论你怎样，被她一眼，就全体看得透明了。所以她到现在，——已经廿三四岁了罢？——婚姻还没有落定。听说她还没有一个意中人，虽则也有人毁谤她，攻击她，终究似乎还没有一个意中人。现在，你知道么？密司脱钱正积极地进行，媒人是隔一天一个的跑到慕侃底家里。慕侃底母亲，大有允许的样子，因为密司脱钱是我们芙蓉

镇里最富有的人家，父亲做过大官，门第是阔的。他自己又是商科大学的毕业生，头戴着方帽子，家里也挂着一块‘学士第’的直竖匾额在大门口的。虽则密司陶不爱钱，可是密司陶总爱钱的，况且母兄作主，她也没有什么办法。女子一过廿五岁，许配人就有些为难，况且密司脱钱，也还生的漂亮。她母亲又以为女儿嫁在同村，见面便当。所以这婚姻，恐怕不长久了，明年二月，我们大有吃喜酒的希望。”

方谋说完，又哈哈笑一声。萧涧秋也只是微笑的静默地听着。

钟已经敲十下。在乡间，十时已是一个很迟的时候，况且又是寒天，雪夜，谁都应当睡了。于是方谋寒肃的抖着站起身说，

“萧先生，旅路惫劳，天气又冷，早些睡罢。”

一边又说句“明天会”，走出门外。

萧涧秋在房内走了两圈，他不想写那封回信了，不知为什么，他总不想立刻就写了，并不是他怕冷，想睡，爱情本来是无日无夜，无冬无夏的，但萧涧秋好像没有爱情。最少，他不愿说这个就是爱情，况且正是别人良缘进行的时候。

于是他将那张预备好写回信的纸，放还原处。他拿出教科书，预备明天的功课。

第二天，天晴了，阳光出现。他教了几点钟的功课，学生们都听得他非常欢喜。

下午三点钟以后，他又跑到西村。青年寡妇开始一见他竟啜泣起来，以后她和采莲都对他非常快乐。她们泡很沸的茶，茶里放很多的茶叶，请他喝。这是她想的唯一的酬答。她问萧涧秋是什么地方人，并问何时与她底故夫是同学。而且问的非常低声，客气。萧涧秋一边抱着采莲，采莲也对他毫不陌生了，一边简短的回答她。可是当妇人听到他说他是无家无室的时候，不禁又含起泪来悲伤，惊骇，她温柔地问，

“像萧先生这样的人竟没有家么？”

萧涧秋答，

“有家倒不能自由；现在我是心想怎样，就可以怎样做去的。”

寡妇却说，

“总要有一个家才好，像萧先生这样好的人，应该有一个好的家。”

她底这个“家”意思就是“妻子”。萧涧秋不愿与她多说，他以为女人只有感情，没有哲学的。就和她谈到采莲底读书的事。妇人底意思，似乎要想她读，又似乎不好牵累萧涧秋。并说，她底父亲在时，是想培植她的，因为女孩子非常聪明听话。于是萧说，

“跟我去就是了。钱所费是很少的。”

他们就议定，叫采莲每天早晨从西村到芙蓉镇校里，母亲送她过桥。下午从芙蓉镇回家，萧涧秋送她过桥，就从后天起。女孩子一听到读书，也快活的跳起来，因为西村也还有到芙蓉镇读书的儿童，他们背着书包走路的姿势，早已使她底小心羡慕的了。

六

当天晚上，萧涧秋坐在他自己底房内，心境好像一件悬案未曾解决一般的不安。并不全是为一天所见的钱正兴，使他反映地想起陶岚，其中就生一种恐惧和伤感；——钱正兴在他底眼中，不过是一个纨！子弟，同世界上一切纨！子弟一样的。用大块的美容霜擦白他底脸孔，整瓶的香发油倒在他已光滑如镜子的头发上。衣服香而鲜艳，四边总用和衣料颜色相对比的做镶边，彩蝶的翅膀一样。讲话时做腔作势，而又带着心不在焉的样子，这似乎都是纨！子弟的特征，普遍而一律的。而他重读昨夜的那封信，对于一个相知未深的女子底感情底澎湃，实在不知如何处置好。不写回信呢，是可以伤破女子的神经质的脆弱之心的，写回信呢，她岂不是同事正在进行的妻么？他又找不出一句辩论，说这样的通信是交际社会的一切通常信札，并不是情书。他要在回信里写上些什么呢？他想了又想，选择了又选择，可是没有相当的简洁的而可以安慰她的字类，似乎全部字典，他这时要将它掷在废纸堆里了。他在房内徘徊，沉思，吟咏，陶岚的态度，不住地在他底冷静的心幕上演上，一微笑，一瞬眼，一点头，他都非常清楚地记得她。可是他却不知道怎样对付这个难题。他几乎这样空费了半点钟，竟连他自己对他自己痴笑起来，于是他结论自语道，轻轻的，

“说不出话，就不必说话罢。”

一边他就坐下椅子，翻开社会学的书来，他不写回信了。并用一种人工假造的理论来辩护他自己，以为这样做，正是他底理智战胜。

第二天上午十时，萧涧秋刚退了课，他预备到花园去走一圈，借以晒一回阳光。可是当他回进房，而后面跟进一个人来，这正是陶岚。她只是对他微笑，一时气喘的，并没有说一句话。镇定了好久以后，才说，

“收到哥哥转交的信么？”

“收到的，”萧答。

“你不想给我一封回信么？”

“叫我从什么开端说起？”

她痴痴的一笑，好像笑他是一个傻子一样。同时她深深地将她胸中底郁积，向她鼻孔中无声地呼出来。呆了半晌，又说，

“现在我却又要向你说话了。”

一边就从她衣袋内取出一封信，仔细地交给他，像交给一件宝贝一样。萧涧秋微笑地受去，只略略的看一看封面，也就仔细地将她藏进抽斗内。这种藏法也似要传之久远一般。

陶岚将他底房内看一遍，就低下头问，

“你已叫采莲妹来这里读书么？”

“是的，明天开始来。”

“你要她做你底干女儿么？”

“谁说？”

萧涧秋奇怪地反问。她又笑一笑，不认真的。又说，

“不必问他了。”

萧涧秋也转叹息的口气说，

“女孩子是聪明可爱的。”

“是，”她无心的，“可是我还没有见过她。”

停一息，忽然又高兴地说，

“等她来时，我想送她一套衣服。”

又转了慢慢的冷淡的口气说，

“萧先生，我们是乡下，农村，村内底消息是传的非常快的。”

“什么呢？”萧涧秋全不懂得地问。

她却又苦笑了一笑，说，

“没有什么。”

萧涧秋转过他底头向窗外。她立刻接着说，

“我要回去了。以后我在校内有课，中一的英文，我已向哥哥嚷着要来了。每天上午十时至十一时一点钟。哥哥以前原要我担任一点教课，我却仰起头对他说，‘我是在家养病的。’现在他不要我教，我却偏要教，哥哥没有办法。他有对你说过么？嗨，我自己是不知道什么缘故。”

一边，她就得胜似的走出门外，萧涧秋也向她点一点头。

他坐在床上，几乎发起愁来。可是一时又自觉好笑了。他很快的走到桌边，将那封信重新取出来，用剪刀裁了口，抽出一张信纸，他靠在桌边，几乎和看福音书一样，他看下去：

萧先生，我今天失望了你两次的回音：日中，傍晚，孩子放学回家的时候。此次已夜十时了，我决计明天亲身到你身边来索取！

我知道你一定不以我为一位发疯的女子？不会罢？那你应该给我一封回信。说什么呢？随你说去，正似随我说来一样，——我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的。

你应告诉我你底思想，并不是宇宙人生的大道理，这是我所不懂得的，是对我要批评的地方。我知道我自己底缺点很多，所谓坏脾气。但母亲哥哥都不能指摘我，我是不听从他们底话的。现在，望你校正我罢！

你也应告诉我你底将来，你底家乡和家庭等。

因为对面倒反说不出话，还是以笔代便些，所以你必得写回

信，虽则邮差就是我自己。

你在此地生活不舒服么？——这是哥哥告诉我的，他说你心里好似不快。还有别的原因么？校内几个人的模型是不同的，你该原谅他们，他们中有的实在是可怜——无聊而又无聊的。

一个望你回音的人

他看完这封信，心头却激烈地跳动起来，似乎幸福挤进他底心，他将要晕倒了！他在桌边一时痴呆地，他想，他在人间是孤零的，单独的，虽在中国的疆土上，跑了不少的地面，可是终究是孤独的。现在他不料来这小镇内，却被一位天真可爱而又极端美丽的姑娘，用爱丝来绕住他，几乎使他不得动弹。虽则他明了，她是一个感情奔放的人，或者她是用玩洋囡囡的态度来玩他，可是谁能否定这不是“爱”呢？爱，他对于这个字却仔细地解剖过的。但现在，他能说他不爱她么？这时，似乎他底秋天的思想，被夏天的浓云的动作来密布了。他还是用前夜未曾写过的那张信纸。他写下：

我先不知道对你称呼什么好些？一个青年可以在他敬爱的姑娘前面叫名字么？我想，你有少年人底理性和勇敢，你还是做我底弟弟罢。

我读你底信，我是苦痛的。你几乎将我底过去的寂寞的影子云重重地翻起，给我清冷的前途，打的零星粉碎。弟弟，请你制止一下你底红热的感情，热力是要传播的。

我底过去我只带着我自己底影子伴个到处。我有和野蛮人同样的思想，认影子就是灵魂，实在，我除了影子以外还有什么呢？我是一无所有的人，所以我还愿以出诸过去的，现诸未来。因为“自由”是我底真谛，家庭是自由的羁绊。

而且这样的社会，而且这样的国家，家庭的幸福，我是不希望得到了。我只有淡漠一点看一切，真诚地爱我心内所要爱的人，一生的光阴是有限的，愿勇敢抛过去，等最后给我安息。不过弟弟底烂熳的野火般的感情我是非常敬爱的，火花是美丽的，热是生命的原动力。不过弟弟不必以智慧之尺来度量一切，结果苦恼自己。

说不出别的话，祝你快乐！

他一边写完这封信，随手站起，走到箱子傍，翻开那箱子。它里面乱放着旧书，衣服，用具等。他就从一本书内，取出二片很大的绛红色的非常可爱的枫叶来，这显然已是两三年前的东西了，因他保存得好，好像标本。这时他就将它夹在信纸内，一同放入信封中。

放昼学的铃响了，他一同和小朋友们出去。几乎走了两个转角，他找住一个孩子，——他是陶岚指定的，住在她的左邻。——将信轻轻的交给他，嘱他带去。聪明的孩子，也笑着点头，轻跳了两步，跑去了。

仍在当天下午，陶慕侃从校外似乎不愉快地跑进来。萧涧秋迎着，向他谈了几句关于校务的话。慕侃接着，却请他到校园去，他要向他谈谈。二人一面散步，一面慕侃几乎和求他援助一般，向他说道：

“萧，你知道我底妹妹的事真不好办，我竟被她弄得处处为难了。你知道密司脱钱很想娶我底妹妹，当初母亲大有满意的样子。我因为妹妹终身的事情，任妹妹自己作主，我不加入意见。而妹妹却向母亲声明，只要有人愿意每年肯供给她三千元钱，让她到外国去跑三年，她回来就可以同这人结婚，无论这人是怎么样，瞎眼，跛足，六十岁或十六岁都好。可是密司脱钱偏答应了，不过条件稍稍修改一些，是先结了婚；后同她到美国去。而我底母亲偏同意这修改的条件。虽则妹妹不肯答应，母亲却也不愿让一个女孩儿到各国去乱跑。萧，你想，天下也会有这样的呆子，放割断了线的金纸鸢么？所以母亲对于钱的求婚，竟是半允许了。所谓半允许，实际也就是允许的一面。不料今天吃午饭时，母亲又将上午钱家又差人来说的情形告诉妹妹，并拣日送过订婚礼来。妹妹一听，却立刻放下筷，跑到房内去哭了！母亲是非常爱妹妹的，她再三问妹妹，而妹妹对母亲却表示不满，要母亲立刻拒绝，在今天一天之内。”陶说到这里，向四周看一看，提防别人听去一样。接着又轻轻地说，“母亲见劝的无效，那有不依她。于是来叫我去，难题目又落到我底身上了。妹妹并限我在半夜以前，要将一切回覆手续做完。萧，我底妹妹是Queen，你想，叫我怎样办呢？密司脱钱是此地的同事，他一听消息，首当辞退教务。这还不要紧，而他家也是贵族，他父亲是做官的，曾经做过财政部次长。会由我们允就允，否就否，随随便便么？妹妹虽可对他执住当初的条件，可是母亲却暗下和他改议过了。现在却叫我去办，这虽不是一件离婚案，实际却比离婚案更难，离婚可提出理由，叫我现在提出什么理由呢？”

他说到这里，竟非常担忧地，搔搔他底头发。停一息，又叹了一口气，说，

“萧，你是一个精明的人，代我想想法子，叫我怎样办好？”

这时萧涧秋向他看了一看，几乎疑心这位诚实的朋友有意刺他。可是他还是镇静的真实地答道，

“延宕就是了。使对方慢慢地冷去，假如你妹妹真的不愿的话。”

“真的不愿。”慕侃勾一勾头，着重的。

萧又说，

“那只好延宕。”

慕侃还是愁眉的，为难的说，

“延宕，延宕，谁知道我妹妹真的又想怎样呢？我代她延宕，而妹妹却偏不延宕了，叫我怎样办呢？”

萧涧秋忽然似乎红了脸，他转过头取笑说，

“这却只好难为了哥哥！”

二人又绕走了一圈路，于是回到各人底房内。

七

采莲——女孩子来校读书的早晨。

这天早晨，萧涧秋迎她到桥边，而青年寡妇也送她到桥边，于是大家遇着了。这是一个非常新鲜幽丽的早晨，阳光晒的大地镀上金色，空气是清冷而甜蜜的。田野中的青苗，好像顿然青长了几寸；桥下的河水，也悠悠地流着，流着；小鱼已经在清澈的水内活泼地争食了。萧涧秋将采莲轻轻抱起，放在唇边亲吻了几下，于是说，

“现在我们到校里去罢。”一边又对那妇人说，

“你回去好了，你站着，女孩子是不肯走的。”

女孩子依依地视了一回母亲，又转脸慢慢地看了一回萧涧秋，——在她弱小的脑内，这时已经知道这位男子，是等于她爸爸一样的人了。她底喜悦的脸孔倒反变得惆怅起来，妇人轻轻的整一整她底衣，向她说，

“采莲，你以后要听萧伯伯底话的，也不要同别的人去闹，好好的玩，好好的读书，记得么？”

“记得的。”女孩子回答。

一时她又举头向青年说，

“萧伯伯，学校里有橘子树么？妈妈说学校里有橘子树呢！”

妇人笑起来，萧涧秋也明白这是引诱她的话，回答说，

“有的，我一定买给你。”

于是他牵着她底手，离开妇人，一步一步向往校这条路走。她几次回头看她的母亲，她母亲也几次回头来看她，并遥远向她挥手说，

“去，去，跟萧伯伯去，晚上妈妈就来接你。”

萧涧秋却牵她的袖子，要使她不回头去，对她说，

“采莲，校里是什么都有的，橘子树，苹果的花，你知道苹果么？嗨，学校里还有大群的小朋友，他们会做老虎，做羊，做老鹰，做小鸡，一同玩着，我带你去看。”

采莲就和他谈起关于儿童的事情来。不久，她就变作很喜悦的样子。

到了学校底会客室，陶慕侃方谋等几位教师也围拢来。他们称赞了一回女孩子底面貌，又惋惜了一回女孩子底运命，高声说，她底父亲是为国牺牲的。最后，陶慕侃还老老实实地拍拍萧涧秋底肩膀说，

“老弟，你真有救世的心肠，你将来会变成一尊菩萨呢！”

方谋又附和着嘲笑说，

“将来女孩子得到一个佳婿，萧先生还和老丈人一般地享福呵！”

萧涧秋摇摇头，觉得话是愈说愈讨厌。一边正经的向慕侃说，

“不要说笑话，我希望你免了她底学费。”

慕侃急忙答，

“当然，当然，书籍用具也由我出。”

一边就跑出做事去了。萧涧秋又叫了三数个中学部的学生，对他们说，

“领这位小妹妹到花园，标本室去玩一趟罢。”

小学生也一大群围拢她，拥她去，谁也忘记了她是一个贫苦的孤女。萧涧秋在后面想，

“她倒真像一位Queen呢！”

十点钟，陶岚来教她英文的功课。她也首先看一看女孩子，也一见便疼爱她了。似乎采莲的黑小眼，比陶岚底还要引人注意。陶岚搂了她一回，问了她一些话。女孩子也毫不畏缩的答她，答的非常简单，清楚。她一回又展开了她底手，嫩白的小手，竟似荷花刚开放的瓣儿，她又在她手心上吻了几吻。萧涧秋走来，她却慢慢地离开了陶岚，走近到他底身边去，偎依着他。他就问她，

“你已记熟了字么？”

“记熟了。”采莲答。

“你背诵一遍看。”

她就缓缓的好像不得不依地背诵了一遍。

陶岚和萧涧秋同时相对笑了。萧在她底小手上拍拍，女孩接着问，

“萧伯伯，那边唱什么呢？”

“唱歌。”

“我将来也唱的么？”

“是呀，下半天就唱了。”

她就做出非常快乐而有希望的样子。萧涧秋向陶岚说，

“她和你底性情相同的，她也喜欢音乐呢。”

陶岚媚媚地一笑，轻说，“和你也相同的，你也喜欢音乐。”

萧向她看了一眼，又问女孩子，指着陶岚说，

“你叫这位先生是什么呢？”

女孩子一时呆呆的，摇摇头，不知所答。陶岚却接着说，

“采莲，你叫我姊姊罢，你叫我陶姊姊就是了。”

萧涧秋向陶岚又睁眼看了一看，微微愁他底眉，向女孩说，

“叫陶先生。”

采莲点头。陶岚继续说，

“我做不像先生，我做不像先生，我只配做她底姊姊，我也愿永远做她底姊姊。‘陶先生’这个称呼，让我底哥哥领去罢。”

“好的，采莲，你就叫她陶姊姊罢。可是你以后叫我萧哥哥好了。”

“妈妈叫我叫你萧伯伯的。”

女孩子好像不解地娇憨地辩驳。陶岚笑说，

“你失败了。”

同时萧涧秋摇摇头。

上课铃响了，于是她们三人分离的走向三个教室去，带着各人底美满的心。

萧涧秋几乎没有心吃这餐中饭。他关了门，在房内走来走去。桌上是赫赫然展着陶岚一时前临走时交给他的一封信，在信纸上面是这么清楚地写着：

萧先生：

你真能要我做你底弟弟么？你不以我为愚么？唉，我何等幸福，有像你这样的一个哥哥！我底亲哥哥是愚笨的，——我说他愚笨。——假如你是我底亲哥哥，我决计一世不嫁，——一世不嫁，——陪着你，伴着你，我服侍着你，以你献身给世的精神，我决愿做你一个助手。唉，你为什么不是我底一个亲哥哥？九泉之下的爸爸哟，你为什么不养一个这样的哥哥给我？我怎么这样不幸……但，但，不是一样么？你不好算我底亲哥哥么？我昏了，萧先生，你就是我惟一的亲爱的哥哥。

我底家庭底平和的空气，恐怕从此要破裂了。母亲以前是最爱我的，现在她也不爱我了，为的是我不肯听她底话。我以前一到极苦闷的时候，我就无端地跑到母亲底身前，伏在她底怀内哭起来，母亲问我什么缘故，我却愈被问愈大哭，及哭到我底泪似乎要完了为止。这时母亲还问我为什么缘故，我却气喘地向她说，“没有什么缘故，妈妈，我只觉得自己要哭呢！”母亲还问，“你想到什么啊？”“我不想到什么，只觉得自己要哭呢！”我就偎着母亲底脸，母亲也拍拍我底背，叫我几声痴女儿。于是我就到床上去睡，或者从此睡了一日一夜。这样，我底苦闷也减少些。可是现在，萧哥哥，母亲底怀内还让我去哭么？母亲底怀内还让我去哭么？我也怕走近她，天呀，叫我向何处去哭呢？连眼泪都没处流的人，这是人间最苦痛的人罢？

哥哥，现在我要问你。人生究竟是无意义的么？就随着环境的支配，好像一朵花落在水上一样，随着水性的流去，到消灭了为止这么么？还是应该挣扎一下，反抗一下，依着自己底意志的力底方向奋斗去这么呢？萧先生，我一定听从你底话，请你指示我一条罢！

说不尽别的话，嘱你康健！

你底永远的弟弟岚上

下面还附着几句：

红叶愿永远保藏，以为我俩见面的纪念。可是我送你什么呢？

萧涧秋不愿将这封信重读一遍，就仔细地将这封信拿起，藏在和往日一道的那只抽斗内。

一边，他又拿出了纸，在纸上写：

岚弟：

关于你底事情，你底哥哥已详细地告诉过我了。我也了解了那人，但叫我怎样说呢？除出我劝你稍稍性子宽缓一点，以免损伤你自己底身体以外。我还有什么话呢？

我常常自己对自己这么大声叫：不要专计算你自己底幸福之量，因为现在不是一个自求幸福之量加增的时候。岚弟，你也以为我这话是对的么？

两条路，这却不要我答的，因为你自己早就实行一条去了。不是你已经走着一条去了么？

希望你切勿以任性来伤害你底身体，勿流过多的眼泪。我已数年没有流过一滴泪，不是没有泪，——我少小时也惯会哭的，连吃饭时的饭，热了要哭，冷了又要哭。——现在，是我不要它流！

末尾，他就草草地具他底名字，也并没有加上别的情书式的冠词。

这封信，他似乎等不住到明天陶岚亲自来索取，他要借着小天使底两翼，仍叫着那位小学生，嘱他小心地飞似的送去。

他走到会客室内，想宁静他一种说不出的惆怅的心。几位教员正在饭后高谈着，却又谈的正是“主义”。方谋一见萧涧秋进去，就起劲地几乎手脚乱舞的说，

“喏，萧先生，我以前问他是什么主义，他总不肯说。现在，我看出他底主义来了。”萧同众人一时静着。“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底思想非常悲观，他对于中国的政治，社会，一切论调都非常悲观。”

陶慕侃也站了起来，他似乎要为这位忠实的朋友卖一个忠实的力，急忙说，

“不是，不是。他底人生的精神是非常积极的。悲观岂不是要消极了吗？我底这位老友底态度却勇敢而积极。我想赐他一个名词，假如每人都要有一个主义的话，他就是一个牺牲主义者。”

大家一时点点头。萧涧秋缓步地在房内走，一边说，

“主义不是像皇帝赐姓一般随你们乱给的。随你们说我什么都好，可是我终究是我。假如要我自己注释起来，我就这么说，——我好似冬天寒夜里底炉火傍的一二星火花，倏忽便要消灭了。”

这样，各人一时默然。

八

第三天，采莲没有到校里来读书。萧涧秋心里觉得奇怪，陶慕侃就说，

“小孩子总不喜欢读书。无论家里怎么样，总喜欢依在母亲底身边，母亲底身边就是她底极乐国。像我们这样的学校总不算坏的了，而采莲读了两天书，今天就不来。”

下午三点钟，萧涧秋退了课。他就如散步一样，走向她们底家里。他先经过一条街，买了两只苹果——苹果在芙蓉镇里，是算上等的难得的东西，外面包了一张纸，藏在透明的玻璃瓶内。——萧涧秋拿了苹果，依着河边，看看阴云将雨的天色，他心里非常凉爽地走去。

走过了柏树底荫下，他就望见采莲的家底门口，青年寡妇坐着补衣，她底孩子在旁边玩。萧涧秋走近去，他们也望见他了，远远的招呼着，孩子举着两手，似向他说话。他疑心采莲为什么不在，可是一边也就走近，拿出一个苹果来，叫道，

“喂，小弟弟，你要么？”

孩子跑向他，用走不完全的脚步跑向他。他就将他抱起，一个苹果交在他底手里，用他底两只小手捧着，也就将外面的一张包纸撕脱了，闻起来。萧涧秋便问道，

“你底姊姊呢？”

“姊姊？”

小孩子重复了一句。青年寡妇接着说，“她早晨忽然说肚子痛，我探探她底头有些热，我就叫她不要去读书了。采莲还想要去，是我叫她

不要去，我说先生不会骂的，中饭也没有吃，我想饿她一餐也好。现在睡在床内，也睡去好久了。”

“我去看看。”萧涧秋说。

同时三人就走进屋内。

等萧涧秋走近床边，采莲也就醒了，仿佛被他们底轻轻的脚步唤醒一样。萧低低地向她叫了一声，她立刻快乐地唤起来，

“萧伯伯，你来了么？”

“是呀，我因你不来读书，所以来看看你。”

“妈妈叫我不要读书的呢！”

女孩子向她母亲看了一眼。萧涧秋立刻接着说，

“不要紧，不要紧。”

很快的停了一息，又问，

“你现在身体觉得怎样？”

女孩微笑地答，

“我好了，我病好了，我要起来。”

“再睡一下罢，我给你一个苹果。”

同时萧涧秋将另一苹果交给她，并坐下她底床边。一边又摸了一摸她底额，觉得额上还有些微热的。又说，

“可惜我没有带了体温表来，否则也可以量一量她有没有热度高些。”

妇人也探了一下，说，

“还好，这不过是睡醒如此。”

采莲拿着苹果，非常喜悦的，似从来没有见过苹果一样，放在唇边，又放在手心上。这时这两个苹果的功效，如旅行沙漠中的人，久不得水时所见到的一样，两个小孩底心，竟被两个苹果占领了去。萧涧秋看得呆了，一边他向采莲凑近问，

“你要吃么？”

“要吃的。”

妇人接着说，

“再玩一玩罢，吃了就没有。贵的东西应该保存一下才好。”

萧涧秋说，

“不要紧，要吃就吃了；我明天再买两个来。”

妇人接着凄凉地说，

“不要买，太贵呢！小孩子底心又那里能填得满足。”

可是萧涧秋终于从衣袋内拿出纸刀子来，将苹果的皮刮去了。

这样大概又过了半点钟。窗外却突然落起了小雨。萧随即对采莲说，

“小妹妹，我要回去了，天已下雨。”

女孩子却妖娇地说，

“等一等，萧伯伯，你再等一等。”

可是一下，雨却更大了。萧涧秋愁起眉说，

“趁早，小妹妹，我要走；否则，天暗了我更走不来路。”

“天会晴的，一息就会晴的。”

她底母亲也说，

“现在已经走不来路，雨太大了，我们家里连雨伞也没有。萧先生还是等一等罢，可惜没有菜蔬，或者吃了饭去。”

“还是走。”

他就站起身来，妇人说道，

“这样衣服要完全打湿的，让我借伞去罢。”

窗外的雨点已如麻绳一样，借伞的人简直又需要借伞了。萧涧秋重又坐下，阻止说，“不要去借，我再坐一息罢。”

女孩子也在床上欢喜的叫，

“妈妈，萧伯伯再坐一息呢！”

妇人留在房内，继续说，

“还是在这里吃了晚饭，我只烧两只鸡蛋就是。”

女孩应声又叫，牵着他底手，

“在我们这里吃饭，在我们这里吃饭。”

萧涧秋轻轻地向她说。

“吃了饭还是要去的？”

女孩想了一下，慢慢说，

“不要去，假如雨仍旧大，就不要去。我和萧伯伯睡在床底这一端，让妈妈和弟弟睡在床底那一端，不好么？”

萧涧秋微笑地向青年寡妇看了一眼，只见她脸色微红地低下头。房内一时冷静起来，而女孩终于奇怪的不懂事地问，

“妈妈，萧伯伯睡在这里有什么呢？”

妇人勉强的吞吐答，

“我们的床，睡不下萧先生的。”

采莲还是撒娇地，

“妈妈，我要萧伯伯也睡在这里呢？”妇人没有话，她底心被女孩底天真的话所拨乱，好像跳动的琴弦。各人抬起头来向各人一看，只觉接触了目光，便互相一笑，又低下头。妇人一时似想到了什么，可是止住她要送上眼眶来的泪珠，抱起孩子。萧涧秋也觉得不能再坐，他看一看窗外将晚的天色，雨点疏少些的时候，就向采莲轻微地说，

“小妹妹，现在校里那班先生们正在等着我吃饭了，我不去，他们要等的饭冷了。我要去了。”

女孩又问。

“先生们都等你吃饭的么？”

“对咯。”他答。

“陶姊姊也在等你么？”

萧涧秋又笑了一笑，随口答，

“是的。”

妇人在旁就问谁是陶姊姊，萧涧秋答是校长的妹妹。妇人蹙着眉说，

“采莲，你怎么好叫她陶姊姊呢？”

女孩没精打采地，

“陶姊姊要我叫她陶姊姊的。”

妇人微愁地说，

“女孩太娇养了，一点道理也不懂。”同时萧涧秋站起来说，

“不要管他，随便叫什么都可以的。”一边又向采莲问，

“我去了，你明天来读书么？”

女孩不快乐的说，似乎要哭的样子，

“我来的。”

他重重地在她脸上吻了两吻，吻去了她两眼底泪珠，说，

“好的，我等着你。”

这样，他举动迅速地别了床上含泪的女儿和正在沉思中的少妇，走出门外。

头上还是雨，他却在雨中走的非常起劲。只有十分钟，他就跑到了校内。已经是天将暗的时候，校内已吃过晚饭了。

九

萧涧秋底衣服终究被雨淋的湿了。他向他自己底房里推进门去，不知怎样一回事，陶岚正在阴暗中坐着，他几乎辨别不出是她。他走近她底身前，向她微笑的脸上，叫一声“岚弟！”同时他将他底右手轻放在她底左肩角上。心想，

“我却随便地对采莲答她等着，她却果然等着，这不是梦么？”

而陶岚好似挖苦地问，

“你从何处来？”

“看了采莲底病。”

“孩子有病了吗？”陶岚问。

随着，他就将她底病是轻微的，或者明天就可以来读书；因天雨，他坐着陪她玩了一趟；夜黑了，他不得不冒雨回来，也还没有吃饭等话，统统说了一遍。一边点亮灯，一边开了箱子拿出衣服来换。陶岚叙述说，“我是向你来问题目的。同时哥哥也叫我要你到我们家里去吃晚饭。可是我却似带了雨到你这里来，我也在这里坐了有一点钟了。我看托尔斯太的《艺术论》，看了几十沛迟。我不十分赞成这位老头子底思想。现在也不必枵腹论思想了，哥哥等着，你还是同我一道到家里吃晚饭去罢。”

萧将衣服换好，笑着说，

“不要，我随便在校里吃些。”

而她嬉谑的问。

“那末叫我此刻就回去么？还是叫我吃了饭再来呢？”

她简直用要挟孩子的手段来要挟他，可是他在她底面前也果然变成一个孩子了。借了两顶伞，灭下灯，两人就向门外走出去。

小雨点打着二人底伞上，响出寂寞的调子。黄昏底镇内，也异样地萧索。二人深思了一时，萧涧秋不知不觉地说道，

“钱正兴好似今天没有来校。”

“你不知道他底缘故么？”

陶岚睁眼地问。他微笑的，

“叫我从什么地方去知道呢？”

陶岚非常缓冷的说，

“他今天上午差人送一封信给哥哥。说要辞去中学的职务。原因完全关于我的，也关于你。”

同时她转过头向他看了一眼。萧随问，

“关于我？”

“是呀，可是哥哥坚嘱我不能告诉你。”

“不告诉我也好，免得我苦恼地去推究。不过我也会料到几分的，因为你已经说出来。”

“或者会。”陶岚说话时，总带着自然的冷淡的态度。

萧涧秋接着说，“不是么？因为我们互相的要好。”

她笑一笑，重复问，

“互相的要好？”

语气间似非常有趣。一息，又说，

“我们真是一对孩子，会一见就互相的要好。哈，孩子似的要好。你也是这个意思么？”

“是的。”

“可是钱正兴怎样猜想我们呢？神秘的天性，奇妙的可笑的人，他或者也猜的不错。”她没精打采的。一时，又微颤的嗫嚅的说，

“我本答应哥哥不告诉你的，但止不住不告诉你。他说：我已经爱上你了！虽则他知道我爱你的‘爱’是他爱我的‘爱’深一百倍，因为你是完全不知道怎样叫做‘爱’的一个人，他说，你好似一块冷的冰。但是他恨，恨他自己为什么要有家庭，要有钱；为什么不穷的只剩他孤独一身。否则，我便会爱他。”陶岚说上面每个“爱”字的时候，已经吃吃的说不出，这时她更红起脸来，匆忙继续说，“错了，你能原谅我么？他底语气没有这样厉害，是我格外形容的。卑鄙的东西！”

萧涧秋几乎感得身体要炸裂了。他没有别的话，只问，

“你还帮他辩护么？”

“我求你！你立刻将这几句话忘记去罢！”

她挨近他底身，两人几乎同在一顶伞子底下。小雨继续在他们的四周落下。他没有说。

“我求你。因我们是孩子般要好，才将这话告诉你的。”

他向她苦笑一笑，同时以一手紧紧地捻她底一手，一边说，

“岚，我恐怕要在你们芙蓉镇里死去了！”

她低头含泪的，

“我求你，你无论如何不要烦恼。”

“我从来没有烦恼过，我是不会烦恼的。”

“这样才好。”她默默地一息，又嚅嚅的说，“我真是世界上第一个坏人，我每每因为自己的真率，一言一动，就得罪了许多人。哥哥将钱

的信给我看，我看了简直手足气冷，我不责备钱，我大骂哥哥为什么要将这信给我看？哥哥无法可想，只说这是兄妹间的感情。他当时嘱咐我再三不要被你知道。当然，你知道了这话的气愤，和我知道时的气愤是一样的；我呢，”她向他看一眼，“不知怎样在你底身边竟和在上帝底身边一样，一些不能隐瞒，好似你已经洞悉我底胸中所想的一样，会不自觉地将话溜出口来。现在你要责备我，可以和我那时责备哥哥为什么要告诉，有意使你发怒一样。不过哥哥已说，‘这是兄妹间的感情’。我求你，为了兄妹间的感情，不要烦恼罢！”

他向她苦笑，说，

“没有什么。我也决不愤恨钱正兴，你无用再说了！”

他俩一句话也没有，走了一箭。她底门口就出现在眼前。这时萧涧秋和陶岚二人底心想完全各异，一个似乎不愿意走进去，要退回来；一个却要一箭射进去，愈快愈好；可是二人互相一看，假笑的，没有话，慢慢地走进门。

晚餐在五分钟以后就安排好。陶慕侃，陶岚，萧涧秋三人在同一张小桌子上。陶慕侃俨然似大阿哥模样坐在中央，他们两人孩子似的据在两边。主人每餐须喝一斤酒，似成了习惯。萧涧秋的面前只放着一只小杯，因为诚实的陶慕侃知道他是不会喝的。可是这一次，萧一连喝了三杯之后，还是向主人递过酒杯去，微笑的轻说，

“请你再给我一杯。”

陶慕侃奇怪地笑着对他说，

“怎样你今夜忽然会有酒兴呢？”

萧涧秋接杯子在手里又一口喝干了，又递过杯去，向他老友说，

“请你再给我一杯罢。”

陶慕侃提高声音叫，

“你底酒量不少呢！你底脸上还一些没有什么，你是会吃酒的，你往常是骗了我。今夜我们尽性吃一吃，换了大杯罢！”

同时他念出两句诗：

人生有酒须当醉，

莫使金樽空对月。

陶岚多次向萧涧秋做眼色，含愁地。萧却仍是一杯一杯的喝。这时她止不住的说道，“哥哥，萧先生是不会喝酒的，他此刻当酒是麻醉药呢！”

她底哥哥正如一班酒徒一样的应声道，“是呀，麻醉药！”

同时又念了两句诗：

何以解忧，

惟有杜康。

萧涧秋放下杯子，轻轻向他对面的人说，“岚，你放心，我不会以喝酒当作喝药的。我也不要麻醉自己。我为什么要麻醉自己呢？我只想自己兴奋一些，也可勇敢一些，我今天很疲倦了。”

这时，他们底年约六十的母亲从里面走出来，一位慈祥的老妇人，头发斑白的，向他们说。

“女儿，你怎么叫客人不要喝酒呢？给萧先生喝呀，就是喝醉，家里也有床铺，可以给萧先生睡在此地的。天又下大雨了，回去也不便。”

陶岚没有说，愁闷地。而且草草吃了一碗饭，不吃了，坐着，监视地眼看他们。

萧涧秋又喝了三杯，谈了几句关于报章所载的时事，无心地。于是说，

“够了，真的要麻醉起来了。”

慕侃不依，还是高高地提着酒壶，他要看看这位新酒友底程度到底如何。于是萧涧秋又喝了两杯；两人同时放下酒杯，同时吃饭。

在萧涧秋底脸上，终有夕阳反照的颜色了。他也觉得他底心脏不住地跳动，而他勉强挣扎着。他们坐在书室内，这位慈和的母亲，又给他们泡了两盏浓茶，萧涧秋立刻捧着喝起来。这时各人底心内都有一种离乎寻常所谈话的问题。陶慕侃看看眼前底朋友和他底妹妹，似乎愿意他们成为一对眷属，因一个是他所敬的，一个是他所爱的。那末对于钱正兴的那封信，究竟怎样答覆呢？他还是不知有所解决。在陶岚底心里，想着萧涧秋今夜的任情喝酒，是因她告诉了钱正兴对他的讽刺的缘故，可是她用什么话来安慰他呢？她想不出。萧涧秋底心，却几次想问一问这位老友对于钱正兴的辞职，究竟想如何。但他终于没有说，因她的缘故，他将话支吾到各处去，——广东，或直隶。因此，他们没有一字提到钱正兴。

萧涧秋说要回校，他们阻止他，因他酒醉，雨又大。他想，

“也好，我索兴睡在这里罢。”

他就留在那间书室内，对着明明的灯光，胡思乱想。——陶慕侃也带着酒意睡去了。——一息，陶岚又走进来，她还带她母亲同来，捧了两样果子放在他底前面。萧涧秋说不出的心里感到不舒服，这位慈爱的母亲问他一些话，简单的，并不像普通多嘴的老婆婆，无非关于住在乡下，舒服不舒服一类。萧涧秋是“一切都很好”，简单地回答了，母亲就走出去。于是陶岚笑微微地问他，“萧先生，你此刻还会喝酒么？”

“怎么呢？”

“更多地喝一点。”

她几分假意的。他却聚拢两眉向她一看，又低下头说，

“你却不知道，我那时不喝酒，我那时一定会哭起来。否则我也吃不完饭就要回到校里去。你知道，我是怎样的一个人，我是人间底一个孤零的人。现在你们一家底爱，个个用温柔的手来抚我，我不能不自己感到凄凉，悲伤起来。”

“不是为钱正兴么？”

“为什么我要为他呢？”

“噢！”陶岚似乎骇异了。

一时，她站在他身前慢慢说，

“你可以睡了。哥哥吃饭前私向我说，他已写信去坚决挽留。”

萧涧秋接着说，

“很好，明天他一定来上课的。我又可以碰见他。”

“你想他还会来么？”

“一定的，他不过试试你哥哥底态度。”

“胡！”她又说了一个字。

萧继续说，

“你不相信，你可以看你哥哥的信稿，对我一定有巧妙的话呢！”

她也没有话，伸出手，两人握了一握，她踌躇地走出房外，一边说，

“祝你晚安！”

十

如此过去一个月。

萧涧秋在芙蓉镇内终于受校内校外的人们底攻击了。非议向他而进行，不满也向他注视了。

一个孤身的青年，时常走进走出在一个年青寡妇底家里底门限，何况他底态度的亲昵，将他所收入的尽量地供给了她们，简直似一个孝顺的儿子对于慈爱的母亲似的。这能不引人疑异么？萧涧秋已将采莲和阿宝看作他自己底儿女一样了，爱着他们，留心着他们底未来，但社会，乡村的多嘴的群众，能明了这个么？开始是那班邻里的大人们私私议论，——惊骇挟讥笑的，继之，有几位妇人竟来到寡妇底前面，问长问短，关于萧涧秋底身上。最后，谣言飞到一班顽童底耳朵里，而那班顽童公然对采莲施骂起来，使采莲哭着跑回到她母亲底身前，咽着不休地说，“妈妈，他们骂我有一个野伯呢！”但她母亲听了女儿无故的被骂，除出也跟着她女儿流了一淌眼泪以外，又有什么办法呢？妇人只有忍着她创痛的心来接待萧涧秋，将她底苦恼隐藏在快乐底后面同萧涧秋谈话。可是萧涧秋，他知道，他知道乡人们用了卑鄙的心器来测量他们了，但他不管。他还是镇静地和她说话，活泼地和孩子们嬉笑，全是一副“笑骂由人笑骂，我行我素而已”的态度。在傍晚，他快乐的跑到西村，也快乐的跑回校内，表面全是快乐的。

可是校内，校内，又另有一种对待他的态度了。他和陶岚的每天的见面时的互相递受的通信，已经被学校的几位教员们知道了。陶岚是芙蓉镇里的孔雀，谁也愿意爱她，而她偏在以他们底目光看来等于江湖落魄者底身前展开锦尾来，他们能不妒忌么？以后，连这位忠厚的哥哥，也不以他妹妹底行为为然，他听得陶岚在萧涧秋底房内的笑声实在笑的太高了。一边，将学校里底教员们分成了党派，当每次在教务或校务会议的席上，互相厉害地争执起来，在陶慕侃底心里，以为全是他妹妹一人弄成一样。一次，他稍稍对他妹妹说，“我并不是叫你不要和萧先生

相爱，不过你应该尊重舆论一些，众口是可怕的。而且母亲还不知道，假使知道，母亲要怎样呢？这是你哥哥对你底诚意，你应审察一下。”而陶岚却一声不响，突然睁大眼睛，向她底哥哥火烧一般地看了一下，冷笑地答，“笑骂由人笑驾，我行我素而已。”

一天星期日底下午，陶岚坐在萧涧秋底房内。两人正在谈话甜蜜的时候，阿荣却突然送进一封信来，一面向萧涧秋说，

“有一个陌生人，叫我赶紧将这封信交给先生，不知什么事。”

“送信的人呢？”

“回去了。”

答完，阿荣自己也出去。萧涧秋望望信封，觉得奇怪。陶岚站在他身边向他说，

“不要看它好罢？”

“总得看一看。”

一边就拆开了，抽出一张纸，两人同时看下。果然，全不是信的格式，也没有具名，只这样八行字：

芙蓉芙蓉二月开，

一个教师外乡来。

两眼炯炯如鹰目，

内有一副好心裁。

左手抱着小寡妇，

右手还想折我梅！

此人若不驱逐了，

吾乡风化安在哉。

萧涧秋立刻脸转苍白，全身震动地，将这条白纸捻成一团，镇静着苦笑地对陶岚说，“我恐怕在这里住不长久了。”

一个也眼泪嗡嗡地说，

“上帝知道，不要留意这个罢！”

两人相对。他慢慢地低下头说，

“一星期前，我就想和你哥哥商量，脱离此间。因为顾念小妹妹底前途，和一时不忍离别你，所以忍止住。现在，你想，还是叫我早走罢！我们来商量一下采莲底事情。”

他底语气非常凄凉，好似别离就在眼前，一种离愁底滋味缠绕在两人之间。沉静地一息，陶岚有力地叫，

“你也听信流言吗？你也为卑鄙的计谋所中吗？你岂不是以理智来解剖感情的吗？”

他还是软弱地说，

“没有意志，我此刻就会昏去呢！”

陶岚立刻接着说，

“让我去澈查一下，这究竟是谁人造的谣。这字是谁写的，我拿这纸去，给哥哥看一下。”

一边她将桌上的纸团又展开了。他在旁说，

“不要给你哥哥看，他也是一个有同情心的人。”

“我定要澈查一下！”

她简直用王后的口气来说这句话的。萧涧秋向她问，

“就是查出又怎样？假如他肯和我决斗，他不写这种东西了。杀了我，岂不是干脆的多吗？”

于是陶岚忿忿地将这张纸条撕作粉碎。一边流出泪，执住他底两手说，

“不要说这话罢！不要记住那班卑鄙的人罢！萧先生，我要同你好，要他们来看看我们底好。他们将怎样呢？叫他们碰在石壁上去死去。萧先生，勇敢些，你要拿出一点勇气来。”

他勉强地微笑地说，

“好的，我们谈谈别的罢。”

空气紧张地沉静一息，他又说，

“我原想在这里多住几年，但无论住几年，我总该有最后的离开之一日的。就是三年，三年也只有一千零几日，最后的期限终究要到来的。那末，岚，那时的小妹妹，只好望你保护她了。”

“我不愿听这话。”她稍稍发怒的，“我没有力量。我该在你底视线中保护她。”

“不过，她母亲若能舍得她离开，我决愿永远带她在身边。”

正是这个时候，有人敲门。萧涧秋去迎她进来，是小妹妹采莲。她脸色跑到变青的，含着泪，气急地叫，

“萧伯伯！”

同时又向陶岚叫了一声。

两人惊奇地，随即问，

“小妹妹，你做什么呢？”

采莲走到他底面前，说不清地说，

“妈妈病了，她乱讲话呢！弟弟在她身边哭，她也不理弟弟。”

女孩流下泪。萧涧秋向陶岚摇摇头。同时他拉她到他底怀内，又对陶说，

“你想怎么样呢？”

陶岚答，

“我们就去望一望罢。我还没有到过她们底家。”

“你也想去吗？”

“我可以去吗？”

两人又苦笑一笑，陶岚继续说，

“请等一等，让我叫阿荣向校里借了体温表来，可以给她底母亲量一量体温。”

一边两人牵着女孩底各一只手同时走出房外。

十一

当他们走入妇人底门限时，就见妇人睡在床上，抱着小孩高声地叫，

“不要进来罢！不要进来罢！让我一个人跳下去好了！”

萧涧秋向陶岚愁眉说，

“她还在讲乱话，你听。”

陶岚低着头点一点，将手托在他底臂上。妇人继续叫，

“你们向后看看，唉！追着虎，追着虎！”

妇人几乎哭起来。萧涧秋立刻走到床边，推醒她说，

“是我，是我，你该醒一醒！”

小孩正在被内吸着乳。萧从头看到她底胸，胸起伏地。他垂下两眼，愁苦地看住床前。采莲走到她母亲的身边，不住地叫着妈妈，半哭半喊地。寡妇慢慢地转过脸，渐渐地清醒起来的样子。一下，她看见萧，立刻拉一拉破被，盖住小孩和她自己底胸膛，一面问，

“你在这里吗？”

“还有陶岚先生也在这里。”

陶岚向她点一点首，就问，

“此刻心里觉得怎样呢？”

妇人无力地慢慢地答，

“没有什么，只口子渴一些。”

“那末要茶吗？”

妇人没有答，眼上充来泪。陶岚就向房内乱找茶壶，采莲捧来递给她，里边一口水也没有。她就同采莲去烧茶。妇人向萧慨叹地说，

“多谢你们，我是没有病的。方才突然发起热来，人昏昏不知。女孩子大惊小怪，她招你们来的吗？”

“是我们自己要来看看的。”

妇人滴下泪在小孩底发上，用手拭去了，没有话。小孩正在吸奶。萧涧秋缓缓地说，

“你在发热的时候，最好不要将奶给小孩吃。”

“叫我用什么给他吃呢？——我没有什么病。”

萧涧秋愁闷地站着。

这样到了天暗，妇人已经能够起床。他们两人才回来。

当天晚上，陶岚又差人送来一封信。照信角上写的No．看起来，这已是她给他的第十五封信了，萧涧秋坐在灯下，将她底信展在桌上：

我亲爱的哥哥。我活了二十几年，简直似黑池里底鱼一样。除了自己以外，一些不知道人间还有苦痛。现在，却从你底手里，认识了真的世界和人生。

不知怎样我竟会和你同样地爱怜采莲妹妹底一家了。那位妇人，真是一位温良，和顺，有礼貌的妇人。虽则和我底个性有些相反，我却愿意引她做我底一位姊姊，以她底人生的经验，来调节我底粗疏与无智识的感情是最好的。但是，天呀！你为什么要夺去她底夫？造物生人，真是使人来受苦的么？即使她能忍得起苦，我却不能不诅咒天！

我坐在她们底房内，你也瞧着我吗？我几乎也流出眼泪来了。我看看她房底四壁，看看她底孩子和她所穿的衣服，又看看她青白而憔悴的脸，再想想她在病床上的一种凄凉苦况，天呀！为什么给她布置的如此凄惨呢？我幻想，假如你底两翅转了方向，不飞到我们村里来，有谁怜惜她们？有谁安慰她们？那她在这种呓语呻吟中的病的时候，我们只想见两个小孩在床前整天地哭，还有什么别的呢？哥哥，伟大的人，我已愿她做我底姊姊了。此后我们当互相帮助。

至于那个谣言，侃哥先向我谈起。在吃晚饭的时候，他照旧喝过一口酒感慨地说，“外边的空气，已甚于北风的凛凛。”哥哥也鄙夷他们，望你万勿（万勿！！！）介意。以后哥哥又喝了一口酒道，“此系小人之心，度君子之德也。”不过哥哥始终说，造这八句诗的人，决不是校内同事。我向他辩驳，不是孔方老爷，就是一万同志。他竟对我赌起咒来，弄得母亲都笑了。

萧先生，你此刻怎样？以你底见识，此刻想一定不为他们无端所恼？你千万不可有他念，你底真诚与坦白，终有笼罩吾全芙蓉镇之一日！祝你快乐地嚼着学校底清淡的饭。

弱弟岚上

萧涧秋一时呆着，似乎他所有底思路，一条条都被她的感情裁断了。他迟疑了许久，才恍惚地向抽斗拿出一张纸，用钢笔写道：

我不知怎样，只觉自己在漩涡里边转。我从来没有经过这个现象，现在，竟转的我几乎昏去。唉！我莫非在做梦吗？

你当也记得——采莲底母在呓语时所说的话。莫非我底背后真被追着老虎吗？那我非被这虎咬死不成？因为我感到，无论如何，不能让那位可怜的寡妇“一个人跳下去”！

我已将一切解剖过。几乎费了我今晚全个吃晚饭的时候。我是勇敢的，我也斗争的，我当预备好手枪，待真的虎来时，我就照准它底额一枪！岚弟，你不以为我残暴吗？打狼不能用打狗的方法的，你看，这位妇人为什么病了？从她底呓语里可以知道她病底根由。

我不烦恼，祝你快乐！

你底勇敢的秋白

他写好这信，睡在床上，自想他非常坚毅。

第二天一早，女孩来校。她带着书包首先就跑到萧涧秋底身边来，告诉他说，

“萧伯伯，妈妈说，妈妈底病已好了，谢谢你和陶姊姊。”

这时室内有好几位教师坐着，方谋也在座。他们个个屏息地用他们好奇的眼睛，做着恶意的笑的脸孔注视他和她。萧涧秋似乎有意要多说几句话，向女孩问道，

“你妈妈起来了吗？”

“起来了。”

“吃过粥吗？”

“吃过。”

“你底陶姊昨晚交给她的药也吃完吗？”

女孩似听不清楚，答，

“不知道。”

于是他和往日一样地向采莲底颊上吻一吻，女孩就跑去。

十二

第二天晚上，萧涧秋在房内走来走去，觉得非常地不安。虽则当夜的天气并不热，可是他以为他底房内是异常郁闷。他底桌上放着一张白信纸，似乎要写信的样子，可是他走来走去，并不曾写。一息，想去开了房门，放进冷气来，清凉一下他底脑子。可是当他将门拉开的时候，钱正兴一身华服，笑容可掬地走进来，正似他迎接他进来一样。钱正兴随问，声音温美的，

“萧先生要出去吗？”

“不。”

“有事吗？”

“没有。”

钱正兴又向桌上看一看，又问，“要写信吗？”

“想要写，写不出。”

“写给谁呢？”

他说这几句话的时候，眼向房内乱转，似要找出那位和他通信的人来。萧涧秋却立刻答，

“写给陶岚。”

这位漂亮的青年，一时默然。坐在墙边，眼看着地，似一位怕羞的姑娘底样子。萧转问他：

“钱先生有什么消息带来告诉我呢？”

钱正兴抬头，笑着，

“消息？”

“是呀，乡村底舆论。”

“有什么乡村底舆论呢？我们底镇内岂不是个个人对萧先生都敬重的么？虽则萧先生到我们这里来不上两月，而萧先生大名，却已经连一班牧童都知道了。”

萧涧秋附和着笑了一笑。心狐疑地猜想着，——对面这位情敌，不知对他究竟是善意，还是恶意？一边他说，

“那我在你们这里真是有幸福的。”

“假如萧先生以为有幸福，我希望萧先生永远住下去。”

“永远住下去？可以吗？”

“同我们一道做芙蓉镇底土著。”

很快的停一息，接着说，

“所以我想问一问，萧先生有心要组织一个家庭在芙蓉镇里吗？”

萧涧秋似快乐的心跳的样子，问，

“组织一个家庭？你这么说吗？”

“我也是听来的，望你勿责。”

他还是做着温柔的姿势。萧又哈的冷笑一声说，

“这于我是好事。可是外界说我和谁组织呢？”

“你当然有预备了。”

“没有，没有。”

“没有？”他也笑，“藏着一位很可爱的妇人呢！实在是一位难得的贤良妇人。”

萧冷冷地假笑问，

“谁呀？我自己根本还没有选择。”

“选择？”很快地停一息，“外界都说你爱上采莲底母亲。她诚然是可爱的，在西村，谁都称赞她贤惠。”

“胡说！我另有爱。”

萧涧秋感得几分怒忿，可是他用他底怒容带笑地表现出来。钱又娇态地问，

“谁呢？可以告诉我吗？”

“陶岚，慕侃底妹妹。”

“你爱她吗？”

“我爱她。”

萧自然有力地说出。钱一时默然。一息，萧又笑问，

“闻你也爱她？”

“是，也爱她，比爱自己底生命还甚。”语气凄凉地，萧接着笑问，

“她爱你吗？”

一个慢慢地答，

“爱过我。”

“现在还爱你吗？”

“不知道她底心。”

“那让我代告诉你罢，钱先生，她现在爱我。”

“爱你？”

“是。所以还好，假如她同时爱两人，那我和你非决斗不可。你也愿意决斗吗？”

“决斗？可以不必。这是西方的野蛮风。萧先生，为友谊不能让一个女人么？”

萧一时愁着，没有答。一息说，

“她不爱你，我可以强迫她爱你吗？”

钱正兴却几乎哭出来一般说，

“她是爱我的，萧先生，在你未来以前，她是爱我的，已经要同我订婚了。可是你一来，她却爱你了。在你到的那天晚上的一见，她就爱你了。可是我，我失恋的人，心里怎样呢？萧先生，你想，我比死还难受。我是十分爱陶岚的，时刻忘不了她，夜夜底梦里有她。现在，她爱你，——我早知道她爱你了，不过我料你不爱她，因为你是采莲底母亲的。现在，你也爱她，那叫我非自杀不可了！……”

他没有说完，萧涧秋不耐烦地插进说，“钱先生，你为什么对我说这些话呢？你爱陶岚，你向陶岚去求婚，对我说有什么用呢？”

钱正兴哀求似的接着说，

“不，我请求你！我一生底苦痛与幸福，关系在你这一点上。你肯许允，我连死后都感激，破产也可以。”

“钱先生，你可拿这话勇敢地向陶岚去说。我对你有什么帮助呢？”

“有的，萧先生，只要你不和她通信就可以。慕侃已不要她来校教书，假如你再不给她信，那她就会爱我了。一定会爱我的，我以过去的经验知道。那我一生底幸福，全受萧先生所赐。萧先生的胸怀是救世的，那先救救我罢！救救我底自杀，萧先生会这样做吗？”

“钱先生，情形不同了。她也不会再爱你了。”

“同的，同的，萧先生，只求你不和她通信，……”

他仍似没有说完，却突然停止住。萧涧秋非常愤激的，默默地注视着对面这位青年。他想不到这人是如此阴谋，软弱。他底全身几乎沸腾起来，这一种的请求，实在如决了堤的河水流来一样。一息，又听钱说道，

“而且，萧先生，我当极力报答你，你如爱采莲底母亲组织家庭。”

萧涧秋立刻站起来，愤愤地说，

“不要说了，钱先生，我一切照办，请你出去罢。”

一边他自己开了门，先走出去。他气塞地愤恨地一直跑到学校园内，倚身在一株冬青树的旁边。空间冰冷的，他似要溶化他底自身在这冰冷的空间内。他极力想制止他自己底思想，摆脱方才那位公子所给他的毫无理由的烦恼，他冷笑了一声。

他站了半点钟，竟觉全身灰冷的；于是慢慢转过身子，回到他底房内。钱正兴，无用的孩子已经走了。他蹙着眉又沉思了一息，就精疲力尽地向床上跌倒，一边喊，“爱呀，爱呀，摆脱了罢！”

十三

光阴是这样无谓地过去。三天以后，采莲又没有来校读书。上午十点钟，陶岚到校里来，问起她，萧涧秋答，

“恐怕她母亲又病了。”

陶岚迟疑地说，

“否则为什么呢？她底母亲也是一个多思多虑的人。处这样的境遇，外界又没有人同情她，还用带荆棘的言语向她身上打，不病也要病了！我们，”她眼向萧转一转，说错似的，“我，就可以不管人家，所以还好，不生病，——我的病是慢性的。——像她，……这个社会……你想孩子怎样好？”

她语句说不完全，似乎说的完全就没有意义了。萧接着说，

“我们下午再去看一看罢。”

正这时，话还未了，采莲含着泪珠跑来。他们惊奇了，萧立刻问，

“采莲，你怎么了？”

女孩子没有答，书袋仍在她底腋下。萧又问，

“你妈妈底病好了么？”

“妈妈好了。”

女孩非常难受地说出。她站着没有动。陶岚向她问，蹲下身子，

“小妹妹，你为什么到此刻才来呢？你不愿来读书么？”

女孩用手掩在眼上答，

“妈妈叫我不要告诉萧伯伯，还叫我来读书。弟弟又病了，昨夜身子热，过了一夜，妈妈昨夜一夜不曾睡。她说弟弟的病很厉害，叫我不要被萧伯伯知道。还叫我来读书。”

女孩要哭的样子。萧涧秋呆站着。陶岚将女孩抱在身边，用头偎着她头。向萧问，

“怎么呢？”

他愁一愁眉，仍呆立着没有说。

“怎么呢？”

“我简直不知道。”

“为社会嘴多，你又是一个热心的人。”

他忽然悔悟地笑一笑，说，

“时光快些给我过去罢，上课的铃，我听它打过了。”

同时他就向教务处走去。

在吃晚饭以前，萧涧秋仍和往常散步一样，微笑的，温良的，向采莲底家里走去。他感得在无形之中，他和她们都隔膜起来了。

当他走到她们底门外时，只听里面有哭声，是采莲底母亲底哭声。他立刻惊惶起来，向她底门推进，只见孩子睡在床上，妇人坐在床边，采莲不在。他立刻气急地问，

“孩子怎么了？”

妇人抬头向他看了一看，垂下头，止着哭。他又问，

“什么病呢？”

“从前天起，一刻刻地厉害。”

他走到孩子底身边，孩子微微地闭着眼。他放手在小孩底脸上一摸，脸是热的。看他底鼻孔一收一放地闪动着。他站着几分钟，有时又听他咳嗽，将痰咽下喉去。他心想，“莫非是肺炎么？”同时他问她，

“吃过药么？”

“吃过一点，是我自己想想给他吃的，没有看过医生。此刻看来不像样，又叫采莲去请一位诊费便宜些的伯伯去了。”

“要吃奶么？”

“也似不想吃。”

他又呆立一回，问，

“采莲去了多久？”

“半点钟的样子。大概女孩又走错路了，离这里是近的。”

“中国医生么？”

“嗨。”

于是他又在房内走了两圈，说，

“你也不用担忧，小孩总有他自己底运命。而且病是轻的，看几天医生，总可以好。不过此地没有西医么？”

“不知道。”

天渐渐黑下来，黄昏又现出原形来活动了。妇人慢慢地说，

“萧先生，这孩子底病有些不利。关于他，我做过了几个不祥的梦。昨夜又梦见一位红脸和一位黑脸的神，要从我底怀中夺去他！为什么我会梦这个呢？莫非李家连这点种子都留不下去么？”她停一停，泪来涌阻着她底声音。“先生，假如孩子真的没有办法，叫我……怎样……活……的下……去呢？”

萧涧秋心里是非常悲痛地。可是他走近她底身边说，

“你真是一个不懂事的人。为什么要说这话？梦是迷信呢！”

一边又踌躇地向房内走了一圈，又说，

“你现在只要用心看护这孩子，望他快些好起来。一切胡思乱想，你应当丢开它。”

他又向孩子看一回，孩子总是昏昏地，——呼吸着，咳着。

“梦算什么呢？梦是事实么？我昨夜也梦自己向一条深的河里跳下去，昏沉地失了知觉，似乎只抱着一块小木板，随河水流去，大概将要流到海里，于是我便——”他没有说出死字，转过说，“莫非今天我就真的要去跳河么？”

他想破除妇人底对于病人最不利的迷信，就这样轻缓的庄重地说出。而妇人说，

“先生，你不知道，——”

她底话没有说完，采莲气喘喘地跑进来。随后半分钟，也就走进一位几乎要请别人来给他诊的头发已雪白了的老医生。他先向萧涧秋慢慢地细看一回，伛着背又慢慢地戴起一副阔边的眼镜，给小孩诊病。他按了一回小孩底左手，又按了一回小孩底右手，翻开小孩底眼，又翻开小孩底口子，将小孩弄得哭起来。于是他说，

“没有什么病，没有什么病，过两三天就会好的。”

“没有什么病么？伯伯！”

妇人惊喜地问。老医生不屑似的答，

“以我行医六十年的经验，像这样的孩子底病是无用医的。现在姑且吃一服药罢。”

他从他底袖口内取出纸笔，看着灯下，写了十数味草根和草叶。妇人递给他四角钱，他稍稍客气地放入袋里。于是又向萧涧秋——这时他搂着采莲，愁思地。——仔细看了看。偻着背走出门外，妇人送着。

妇人回来向他狐疑地问，脸上微微喜悦地，

“萧先生，医生说他没有什么病呢？”

“所以我叫你不要忧愁。”

一个无心地答。

“看这样子会没有病么？”

“我代你们去买了药来再说罢。”

可是妇人愚笨地，一息说，

“萧先生，你还没有吃过晚饭呢？”

“买好药再回去吃。”

妇人痴痴地坐着，她自己是预备不吃晚饭了。萧涧秋拿着药方走出来。采莲也痴痴地跟到门口。

十四

第二天，萧涧秋又到采莲的家里去一趟。孩子底病依旧如故。他走去又走回来，都是空空地走，于孩子毫无帮助。妇人坐守着，对他也不发微笑。

晚上，陶岚又亲自到校里来，她拿了几本书来还萧，当递给他的时候，她苦笑说，

“里面还有话。”

同时她又向他借去几本图画。简直没有说另外的话，就回去了。

萧涧秋独自呆站在房内，他不想读她底信，他觉得这种举动是非常笨的，可笑的。可是终于向书内拿出一条长狭的纸，看着纸上底秀丽的笔迹：

计算，已经五天得不到你底回信了。当然，病与病来扰乱了你底心，但你何苦要如此烦恼呢？我看你底态度和以前初到时不同，你逐渐逐渐地消极起来了。你更愁更愁地愁闷起来了。侃哥也说你这几天瘦的厉害，萧先生，你自己知道么？

我，我确乎和以前两样。谢谢你，也谢谢天。我是勇敢起来了。你不知道罢。侃哥前几天不知怎样，叫我不要到校里来教书，强迫我辞职。而我对他一声冷笑。他最后说，“妹妹，你不辞职，那只好我辞职了！一队男教师里面夹着一位女教师，于外界底流言是不利的。”我就冷冷地对他说，“就是你辞了职，我也还有方法教下去，除非学校关门，不办。”到第二天，我在教室内对学生说了几句暗示的话，学生们当夜就向我底哥哥说，他们万不肯放“女陶先生”走，否则，他们就驱逐钱某。现在，侃哥已经悔悟了，再三讨我宽恕。并对你十二分敬佩。他说，他的对你的一切“不以为

然”现在都冰释了。此后钱某若再辞职，他一定准他。哥哥笑说，“为神圣的教育和神圣的友爱计，不能不下决心！”现在，我岂不是战胜了？最亲爱的哥哥，什么也没有问题，你安心一些罢！

请你给我一条叙述你底平安的回字。

再，采莲底弟弟底病，我下午去看过他，恐怕这位小生命不能久留在人世了，他底病，你也想得到吗？是她母亲底热传染给他的，再加他从椅子上跌下来，所以厉害了！不过为他母亲着想，死了也好。哈，你不会说我良心黑色罢？不过这有什么方法呢？以她底年龄来守几十年的寡，我以为是苦痛的。但身边带着一个孩子可以嫁给谁去呢？所以我想，万一孩子不幸死了，劝她转嫁。听说有一个年轻商人要想娶她的。

请你给我一条叙述你底平安的回字。

你底岚弟上

他坐在书案之前，苦恼地脸对着窗外。他决计不写回信，待陶岚明天来，他对面告诉她一切。他翻开学生们底习练簿子，拿起一支红笔浸着红墨水，他想校正它们。可是怎样，他却不自觉地于一忽之间，会在空白的纸间画上一朵桃花。他一看，自己苦笑了。就急忙将桃花涂掉，去找寻学生的习练簿上底错误。

第三天早晨，萧涧秋刚刚洗好脸，采莲跑来。他立刻问，“小妹妹，你这么早来做什么？”

女孩轻轻地答，

“妈妈说，弟弟恐怕要死了！”

“啊！”

“妈妈说，不知道萧伯伯有方法没有？”他随即牵着女孩底手，问，

“此刻你妈妈怎样？”

“妈妈只有哭。”

“我同你到你底家里去。”

一边，他就向另一位教师说了几句话，牵着女孩子，飞也似的走出校门来。清早的冷风吹着他们，有时萧涧秋咳嗽了一声女孩问，

“你咳嗽么？”

“是，好像伤风。”

“为什么伤风呢？”

“你不知道，我昨夜到半夜以后还一个人在操场上走来走去。”

“做什么呢？”

女孩仰头看他。一边脚步不停地前进。

“小妹妹，你是不懂得的。”

女孩没有话，小小的女孩，她似乎开始探究人生底秘密了。一息又问，

“你夜里要做梦么？因为要做梦就不去睡么？”

萧向她笑一笑，点一点头，答，

“是的。”

可是女孩又问，

“梦谁呢？”

“并不梦谁。”

“不梦妈妈么？不梦我么？”

“是，梦到你。”

于是女孩接着诉说，似乎故事一般。她说她曾经梦到他：他在山

里，不知怎样，后面来了一只狼，狼立刻衔着他去了。她于是在后面追，在后面叫，在后面哭。结果，她醒了，是她母亲唤醒她的。醒来以后，她就伏在她母亲底怀内，一动也不敢动。她末尾说，

“我向妈妈问：萧伯伯此刻不在山里么？在做什么呢？妈妈说：在校里，他正睡着，同我们一样。于是我放心了。”

这样，萧涧秋向她看看，似乎要从她底脸上，看出无限的意义来。同时，两人已经走到她底家，所有的观念，言语，都结束了，用另一种静默的表情向房内走进去。

这时妇人是坐着，因为她已想过她最后的运命。

萧走到孩子底身边，孩子照样闭着两眼呼吸紧促的。他轻轻向他叫一声，

“小弟弟。”

而孩子已无力张开眼来瞧他了！

他仔细将他底头，手，脚，摸了一遍。全身是微微热的；鼻子闪烁着。于是他又问了几句关于夜间的病状，就向妇人说，

“怎么好？此处又没有好的医生。孩子底病大概是肺炎，可是我只懂得一点医学的常识，叫我怎样呢？”

他几乎想得极紧迫样子，一息，又说，

“莫非任他这样下去么？让我施一回手术，看看有没有效。”

妇人却立刻跳起说，

“萧先生，你会医我底儿子么？”

“我本不会的，可是坐守着，又有什么办法？”

他稍稍踌躇一息，又向妇人说，

“你去烧一盆开水罢。拿一条手布给我。最好将房内弄的暖些。”

妇人却呆站着不动。采莲向她催促，

“妈妈，萧伯伯叫你拿一条手布。”

同时，这位可爱的姑娘，她就自己动手去拿了一条半新半旧的手布来，递给他，向他问，

“给弟弟洗脸么？”

“不是，浸一些热给你弟弟缚在胸上。”

这样，妇人两腿酸软地去预备开水。

萧涧秋用他底力气，叫妇人将孩子抱起来。一面他就将孩子底衣服解开，再拿出已浸在面盆里底沸水中的手巾，稍稍凉一凉，将过多的水绞去，等它的温度可以接触皮肤，他就将它缚在孩子底胸上。再将衣服给他裹好。孩子已经一天没有哭声，这时，似为他这种举动所扰乱，却不住地单声地哭，还是没有眼泪。母亲的心里微微地有些欢欣着，祝颂着，她从不知道一条手巾和沸水可以医病，这实在是一种天赐的秘法，她想，她儿子底病会好起来，一定无疑。一时房内清静地，她抱着孩子，将头靠在孩子底发上，斜看着身前坐在一把小椅子上也搂着采莲的青年。她底心是极辽远辽远地想起。她想他是一位不知从天涯还是从地角来的天使，将她阴云密布的天色，拨见日光，她恨不能对他跪下去，叫他一声“天呀！”

房内静寂约半点钟，似等着孩子底反应。他一边说，

“还得过了一点钟再换一次。”

这时妇人问，

“你不上课去么？”

“上午只有一课，已经告了假了。”

妇人又没有声音。他感到寂寞了，他慢慢地向采莲说，

“小妹妹，你去拿一本书来，我问问你。”

女孩向他一看，就跑去。妇人却忽然滴下眼泪来说，

“在我这一生怕无法报答你了！”

萧涧秋稍稍奇怪地问，——他似乎没有听清楚。

“什么？”

妇人仍旧低声地流泪的说，

“你对我们的情太大了！你是救了我们母子三人的命，救了我们这一家！但我们怎样报答你呢？”

他强笑地难以为情地说，

“不要说这话了！只要我们能好好地团聚下去，就是各人底幸福。”

女孩已经拿书到他底身边，他们就互相问答起来。妇人私语的：

“真是天差先生来的，天差先生来的。这样，孩子底病会不好么？哈，天是有它底大眼睛的。我还愁什么？天即使要辜负我，天也不敢辜负先生，孩子底病一定明天就会好。”

萧涧秋知道这位妇人因小孩底病的缠绕过度，神经有些变态，他奇怪地向她望一望。妇人转过脸，避开愁闷的样子。他仍低头和女孩说话。

十五

上午十时左右。

阳光似金花一般撒满人间。春天之使者似在各处舞跃：云间，树上，流动的河水中，还来到人类的各个底心内。在采莲底家里，病的孩子稍稍安静了，呼吸不似以前这么紧张。妇人坐在床边，强笑地静默想着。半空吊起的心似放下一些了。萧涧秋坐在一把小椅子上，女孩是在房内乱跑。酸性的房内，这时舒畅不少安慰不少了。

忽然有人走进来。站在他们底门口，而且气急地。——这是陶岚。他们随即转过头，女孩立刻叫起来向她跑去，她也就慢慢地问，“小弟弟怎么样？”

“谢谢天，好些了。”妇人答。

陶岚走进到孩子底身边，低下头向孩子底脸上看了看。采莲的母亲又说，

“萧先生用了新的方法使他睡去的。”

陶岚就转头问他，有些讥笑地，

“你会医病么？”

“不会。偶然知道这一种病，和这一种病的医法，还是偶然的。此地又没有好的医生，看孩子气急下去么？”

他难以为情地说。陶岚又道，

“我希望你做一尊万灵菩萨。”

萧涧秋当时就站起来，两手擦了一擦，向陶岚说，

“你来了，我要回去了。”

“为什么呢？”一个问。

“她已经知道这个手续，我下午再来一趟就是。”

“不，请你稍等片刻，我们同回去。”

青年妇人说，

“你不来也可以。有事，我会叫采莲来叫你的。”

陶岚向四周看一看，似侦探什么，随说，“那末我们走罢。”

女孩依依地跟到门口，他们向她摇摇头就走远了。一边陶岚问他，

“你要到什么地方去？”

“除出学校还有别的地方吗！”

“慢些，我们向那水边去走一趟罢，我还有话对你说。”

萧涧秋当即同意了。

他慢慢地抬头看她，可是一个已俯下头，问，

“钱正兴对你要求过什么呢？”

“什么？没有。”

“请你不要骗我罢。我知道在你底语言底成分中是没有一分谎的，何必对我要异样？”

“什么呢，岚弟？”

他似小孩一般。一个没精打采地说，

“你运用你另一副心对付我，我苦恼了。钱正兴是我最恨的，已经

是我底仇敌。一边毁坏你底名誉，一边也毁坏我底名誉。种种谣言的起来，他都同谋的。我说这话并不冤枉他，我有证据。他吃了饭没事做，就随便假造别人底秘密，你想可恨不可恨？”

萧这时插着说，

“那随他去便了，关系我们什么呢？”

一个冷淡地继续说，

“关系我们什么？你恐怕忘记了。昨夜，他却忽然又差人送给我一封信，我看了几乎死去！天下有这样一种不知羞耻的男子，我还是昨夜才发现！”她息一息，还是那么冷淡地，“我们一家都对他否认了，你为什么还要对他说，叫他勇敢地向我求婚呢？为友谊计？为什么呢？”

她完全是责备的口气。萧却态度严肃起来，眼光炯炯地问，

“岚弟，你说什么话呢？”

一个不响，从衣袋内取出一封信，递给他。这时两人已经走到一处清幽的河边，新绿的树叶底阴翳，铺在浅草地上。春色的荒野底光芒，静静地笼罩着他俩底四周。他们坐下。他就从信内抽出一张彩笺，读下：

亲爱的陶岚妹妹：

现在，你总可允诺我底请求了。因为你所爱的那个男子我和他商量他自己愿意将你让给我。他，当然另有深爱的；可以说，他从此不再爱你了。妹妹，你是我底妹妹！

妹妹。假如你再还我一个“否”字，我就决计去做和尚——自杀！我失了你，我底生命就不会再存在了。一月来，我底内心的苦楚，已在前函详述之矣，想邀妹妹青眼垂鉴。

我在秋后决定赴美游历，愿偕妹妹同往。那位男子如与那位寡妇结婚。我当以五千元畀之。

下面就是“敬请闺安”及具名。

他看了，表面倒反笑了一笑。向她说，——她是忿忿地看住一边的草地。

“你也会为这种请求所迷惑吗？”

她没有答。

“你以前岂不是告诉我说，你每收到一种无礼的要求的信的时候，你是冷笑一声，将信随随便便地撕破了抛在字纸篓内？现在，你不能这样做吗？”

她含泪的惘惘然回头说，

“他侮辱我底人格，但你怎么要同他讨论关于我底事情呢？”

萧涧秋这时心里觉得非常难受，一阵阵地悲伤起来，他想，——他亦何尝不侮辱他底人格呢？他愿意去同他说话么？而陶岚却一味责备他，正似他也是一个要杀她的刽子手，他不能不悲伤了！——一边他挨近她底身向她说，

“岚弟，那时设使你处在我底地位，你也一定将我所说的话对付他的。因为我已经完全明了你底人格，感情，志趣。你不相信我吗？”

“我相信你的，深深地相信你的。不过你不该对他说话。他是因为造我们底谣，我们不理他，才向你来软攻的，你竟被他计谋所中吗？”

“不是。我知道假如你还有一分爱他之心，为他某一种魔力所引诱，你不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那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叫他向你求婚的。何况，”他静止一息，“岚弟，不要说他罢！”

一边他垂下头去，两手靠在地上，悲伤地，似乎心都要炸裂了。陶岚慢慢地说，

“不过你为什么不……”她没有说完。

“什么呢，”

萧强笑地。她也强笑，

“你自己想一想罢。”

静寂落在两人之间。许久，萧震颤地说，“我们始终做一对兄弟罢，这比什么都好。你不相信吗？你不相信人间有真的爱吗？哈，我还自己不知道要做怎么的一个人，前途开拓在我身前的又是怎样的一种颜色。环境可以改变我，极大的漩涡可以卷我进去。所以，我始终——我也始终愿意你做我底一个弟弟。使我一生不致十分寂寞，错误也可有人来校正。你以为不是吗？”

岚无心地答，“是的，”意思几乎是——不是。

他继续凄凉的说，

“恋爱呢，我实在不愿意说它。结婚呢，我根本还没有想过。岚弟，我不立刻写回信给你，理由就在这里了！”停一息，又说，“而且生命，生命，这是一回什么事呢？在一群朋友底欢聚中，我会感到一己的凄怆，这一种情感我是不该有家庭的了。”

陶岚轻轻地答，

“你只可否认家庭，你不能否认爱情。除了爱情，人生还有什么呢？”

“爱情，我是不会否认的。就现在，我岂不是爱着一位小妹妹，也爱着一位大弟弟吗？不过我不愿尝出爱情底颜色的另一种滋味罢了。”

她这时身更接近他的娇羞地说，

“不过，萧哥，人终究是人呢！人是有一切人底附属性的。”

他垂下头没有声音。随着两人笑了一笑。

一切温柔都收入在阳光底散射中，两人似都管辖着各人自己底沉思。一息，陶岚又说，

“我希望在你底记忆中永远伴着我底影子。”

“我希望你也一样。”“我们回去罢？”

萧随即附和答，

“好的。”

十六

萧涧秋回到校内，心非常不舒服。当然，他是受了仇人底极大的侮辱以后。他脸色极青白，中饭吃的很少，引得阿荣问他，“萧先生，你身体好吗？”他答：“好的。”于是就在房内呆呆地坐着。几乎半点钟，他一动不动，似心与身同时为女子之爱力所僵化了。他不绝地想起陶岚，他底头壳内充满她底爱；她底爱有如无数个小孩子，穿着各种美丽的衣服，在他底头壳内游戏，跳舞。他隐隐地想去寻求他底前途上所遗失的宝物。但有什么呢？他于是看一看身边似乎这时有陶岚底倩影站着，可是他底身边是空虚的。这样又过十分钟，却有四五个年约十三四岁的少年学生走进来。他们开始就问，“萧先生，听说你身体不好吗？”

“好的。”他答。

“那你为什么上午告假呢？先生们都说你身体不好才告假的。我们到你底窗外来看看，你又没有睡在床上，我们很奇怪。”

一个面貌清秀的学生说。萧微笑地答，“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缘故要骗你们。我是因为采莲妹妹底小弟弟底病很厉害，我去看了一回。”

接着他就和采莲家里雇用的宣传员一样，说起她们底贫穷，苦楚，以及没人帮助的情形，统说了一遍。学生们个个低头叹息，里面一个说，

“他们为什么要讳言萧先生去救济呢？”

“我实在不知道。”萧答。

另一个学生插嘴道，

“他们妒忌罢？现在的时候，善心的人是有人妒忌的。”

一个在萧旁边的学生却立刻说，

“不是，不是，钱正兴先生岂不是对我们说过吗？他说萧先生要娶采莲妹妹底母亲？”

那位学生微笑地。萧愁眉问，

“他和你们谈这种话吗？”

“是的，他常常同我们说恋爱的事情。他教书教的不好，可是恋爱谈的很好，他每点钟总是上了半课以后，就和我们讲恋爱。他也常常讲到女陶先生，似乎不讲到她，心里就不舒服似的。”

萧涧秋仍旧悲哀地没有说。一个年龄小些的学生急急接上说，

“有什么兴味呢，讲这种话？书本教不完怎样办？他以后若再在讲台上讲恋爱，我和几个朋友一定要起来驱逐他！”

萧微笑地向他看一眼，那位小学生却态度激昂地，红着脸。

可是另一个学生却又向萧笑嘻嘻地问，“萧先生，你为什么不和女陶先生结婚呢？”

萧淡淡地骂，

“你们不要说这种话罢！这是你们所不懂得的。”

而那个学生还说，

“女陶先生是我们一镇的王后，萧先生假如和她结了婚，萧先生就变做我们一镇的皇帝了。”

萧涧秋说，

“我不想做皇帝，我只愿做一个永远的真正的平民。”

而那个学生又说，

“但女陶先生是爱萧先生的。”

这时陶慕侃却不及提防的推进门来，学生底嘈杂声音立刻静止下去。陶慕侃俨然校长模样地说，

“什么女陶先生男陶先生。那个叫你们这样说法的？”

可是学生们却一个个微笑地溜出房外去了。

陶慕侃目送学生们去了以后，他就坐在萧涧秋底桌子的对面，说，

“萧，这究竟是怎样一回事？昨天钱正兴向我说，又说你决计要同那位寡妇结婚？”

萧涧秋站了起来，似乎要走开的样子，说，

“老友，不要说这种事情罢。我们何必要将空气弄得酸苦呢？”

陶慕侃灰心地，

“我却被你和我底妹妹弄昏了。”

“并不是我，老友，假如你愿意，我此后决计专心为学校谋福利。我没有别的想念。”

陶慕侃坐了一回，上课铃也就打起了。

十七

阳光底脚跟带了时间移动，照旧过了两天。

萧涧秋和一队学生在操场上游戏。这是课外的随意的游戏，一个球从这人底手内传给那人底。他们底笑声是同春三月底阳光一样照耀，鲜明。将到了吃中饭的时候，操场上的人也预备休歇下来了。陶岚却突然出现在操场出入口的门边，一位小学生顽皮地叫，“萧先生，女陶先生叫你。”

萧涧秋随即将他手内底球抛给另一个学生，就汗喘喘地向她跑来。两人没有话，几乎似陶岚领着他，同到他底房内。他随即问，“你已吃过中饭了么？”

“没有，我刚从采莲底家里来。”

她萎靡地说。一个正洗着脸，又问，“小弟弟怎样呢？”

“已经死了。”

“死了？”

他随将手巾丢在面盆内，惊骇地。

“两点钟以前，”陶岚说，“我到她们家里，已经是孩子喘着他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孩子底喉咙已涨塞住，眼睛不会看他母亲了。他底母亲只有哭，采莲也在旁边哭，就在这哭声中，送去了一个可爱的孩子底灵魂了！我执着他底手，急想设法：可是法子没有想好，我觉得孩子底手冷去了，变青了！天呀，我是紧紧地执住他底手，好像这样执住，他才不致去了似的；谁知他灵魂之手，谁有力量不使他蜕化呢？他死了！造化是没有眼睛的，否则，见到妇人如此悲伤的情形，会不动他底心么？

妇人发狂一般地哭，她抱着孩子底死尸，伏在床上，哭的昏去。以后两位邻舍来，扶住她，劝着，她又那里能停止呢？孩子是永远睡去了！唉，小生命永远安息了！他丢开了他母亲与姊姊底爱，永远平安了！他母亲底号哭那里能唤得他回来呢？他又那里会知道他母亲是如此悲伤呢？”

陶岚泪珠莹莹地停了一息。这时学校摇着吃中饭的铃，她喘一口气说，

“你吃饭去罢。”

他站着一动不动地说，

“停一停，此刻不想吃。”

两人听铃摇完，学生们底脚步声音陆续地向膳厅走进，静寂一忽，萧说，

“现在她们怎样呢？”

陶岚一时不答，用手巾拭了一拭眼，更走近他一步，胆怯一般，慢慢说，

“妇人足足哭了半点钟，于是我们将昏昏的她放在床上，我又牵着采莲，一边托他们一位邻舍，去买一口小棺；又托一位去叫埋葬的人来，采莲底母亲向我说，她已经哭的没有力气了，她说，

“‘不要葬了他罢，放他在我底身边罢！他不能活着在他底家里，我也要他死着在家里呢！’

“我没有听她底话，向她劝解了几句。劝解是没有力量的，我就任自己底意思做。将孩子再穿上一通新衣服，其实并不怎样新，不过有几朵花，没有破就是，我再寻不出较好的衣服来。孩子是满想来穿新衣服的。像他这样没有一件好看的新衣服，孩子当然要去了，以后我又给他戴上一顶帽子。孩子整齐地，工人和小棺都来了。妇人在床上叫喊，‘在家里多放几天罢，在家里多放几天罢！’我们也没有听她，于是孩子就被两位工人抬去了。采莲，这位可爱的小妹妹，含泪问我，‘弟弟到那里去呢？’我答，‘到极乐国去了！’她又说，‘我也要到极乐国

去。’我用嘴向她一努，说，‘说不得的。’小妹妹又恍然苦笑地问，

“‘弟弟不再回来了么？’

“我吻着她底脸上说，

“‘会回来的，你想着他的时候。夜里你睡去以后，他也会来和你相见。’

“她又问，

“‘梦里弟弟会说话么？’

“‘会说的，只要你和他说。’

“于是她跑到她母亲底跟前，向她母亲推着叫：

“‘妈妈，弟弟梦里会来的。日里不见他，夜里会来的。陶姊姊说的，你不要哭呀。’

“可是她母亲这时非常旷达似的向我说，叫我走，她已经不悲伤了，悲伤也无益。我就到这里来。”

两人沉默一息，陶岚又说，

“事实发生的太悲惨了！这位可怜的妇人，她也有几餐没有吃饭，失去了她底肉，消瘦的不成样子。女孩虽跟在她旁边，终究不能安慰她。”

萧涧秋徐徐地说，

“我去走一趟，将女孩带到校里来。”

“此刻无用去，女孩一时也不愿离开她母亲的。”

“家里只有她们母女两人么？”

“邻舍都走了，我空空地坐也坐不住。”

一息，她又低头说，

“实在凄凉，悲伤，叫那位妇人怎么活得下去呢？”

萧涧秋呆呆地不动说，

“转嫁，只好劝她转嫁。”

一时又心绪繁乱地在房内走一圈，沉闷地继续说，

“转嫁，我想你总要负这点责任，找一个动听的理由告诉她。我呢，我不想到她们家里去了。我再没有帮助她的法子；我帮助她的法子，都失去了力量。我不想再到她们家里去了。女孩请你去带她到校里来。”

陶岚轻轻地说，

“我想劝她先到我们家里住几天。这个死孩的印象，在她这个环境内更容易引起悲感来的。以后再慢慢代她想法子。孩子刚刚死了就劝她转嫁，在我说不出口，在她也听不进去的。”

他向她看一看，似看他自己镜内的影子，强笑说，

“那很好。”

两人又无言地，各人深思着。学生们吃好饭，脚步声在他们的门外陆续地走来走去。房内许久没有声音。采莲，这位不幸的女孩，却含着泪背着书包，慢慢地向他们底门推进去，出现在他俩底前面。萧涧秋骇异地问，

“采莲，你还来读书么？”

“妈妈一定要我来。”

说着，就咽咽的哭起来。

他们两人又互相看一看，觉得事情非常奇怪。他愁着眉，又问，

“妈妈对你说什么话呢？”

女孩还是哭着说，

“妈妈叫我来读书，妈妈叫我跟萧伯伯好了！”

“你妈妈此刻在做什么呢？”

“睡着。”

“哭么？”

“不哭，妈妈说她会看见弟弟的，她会去找弟弟回来。”

萧涧秋心跳地向陶岚问，

“她似有自杀的想念？”

陶岚也泪澄澄的答，

“一定会有的。如我处在她这个境遇里，我便要自杀了。不过她能丢掉采莲么？”

“采莲是女孩子，在这男统的宗法社会里，女孩子不算得什么。况且她以为我或能收去这个孤女。”

同时他向采莲一看，采莲随拭泪说，

“萧伯伯，我不要读书，我要回家去。妈妈自己会不见掉的。”

萧涧秋随又向陶岚说，

“我们同女孩回去罢。我也只好鼓舞自己底勇气再到她们底家里去走一遭。看看那位运命被狼咀嚼着的妇人底行动，也问问她底心愿。你能去邀她到你家里住几天，是最好的了。我们同孩子走罢。”

“我不去，”陶岚摇摇头说，“我此刻不去。你去，我过一点钟再来。”

“为什么呢？”

“不必我们两人同时去。”

萧明白了。又向她仔细看了一看，听她说，

“你不吃点东西么？我肚子也饿了。”

“我不饿，”他急忙答，“采莲，我们走。”

一边就牵着女孩底手，跑出来。陶岚跟在后面，看他们两个影子向西村去的路上消逝了。她转到她底家里。

十八

妇人在房内整理旧东西。她将孩子所穿过的破小衣服丢在一旁。又将采莲底衣服折叠在桌上，一件一件地。她似要将孩子底一切，连踪迹也没有地掷到河里去，再将采莲底运命裹起来。如此，似悲伤可以灭绝了，而幸福就展开五彩之翅在她眼前翱翔。她没有哭，她底眼内是干燥的，连一丝隐闪的滋润的泪光也没有。她毫无精神地整理着，一时又沉入呆思，幻化她一步步要逼近来的时日：

——男孩是死了！只剩得一个女孩。——

——女孩算得什么呢？于是便空虚了！——

——没有一分产业，没有一分积蓄，——

——还得要人来帮忙，不成了！——

——一个男子像他一样，不成了！——

——我毁坏了他底名誉，以前是如此的，——

——为的忠贞于丈夫，也忍住他底苦痛，——

——他可以有幸福的，他可以有……——

——于是我底路……便完了——

女孩轻轻地先进门，站在她母亲底身前，她也不知觉。女孩叫一声，

“妈妈！”女孩含泪的。

“你没有去么？我叫你读书去！”

妇人愁结着眉，十分无力地发怒。

“萧伯伯带我回来的。”

妇人仰头一望，萧涧秋站在门边，妇人随即低下头去，没有说。

他远远地站着说了一句，似想了许久才想出来的，

“过去了的事情都过去了。”

妇人好像没有听懂，也不说。

萧一时非常急迫，他眼盯住看这妇人，他只从她脸上看出憔悴悲伤，他没有看出她别底。他继续说，

“不必想；要想的是以后怎么样。”

于是她抬头缓缓答，

“先生，我正在想以后怎么样呢！”

“是，你应该……”

一边他走近拢去。她说，声音轻到几乎听不见，

“应该这样。”

一个又转了极弱极和婉的口声，向她发问，

“那末你打算怎样呢？”

她底声音还是和以前一样轻地答，

“于是我底路，……便完了！”

他更走近，两手放在女孩底两肩上，说，“说重一点罢，你怕想错了，”

这时妇人止不住涌流出泪，半哭地说，提高声音，

“先生！我总感谢你底恩惠！我活着一分钟，就记得你一分钟。但这一世我用什么来报答你呢？我只有等待下世，变做一只牛马来报答你罢！”

“你为什么要说像这样陈腐的话呢？”

“从心深处说出来的。以前我满望孩子长大了来报答你底恩，现在孩子死去了，我底方法也完了！”一边拭着泪，又忍止住她底哭。

“还有采莲在。”

“采莲……”她向女孩看一看，“你能收受她去做你底丫头么？”

萧涧秋稍稍似怒地说，

“你们妇人真想不明白，愚蠢极了！一个未满三周的小孩，死了，就死了，算得什么？你想，他底父亲二十七八岁了，尚且给一炮打死！似这样小的小孩心痛他做什么？”

“先生，叫我怎样活得下去呢？”

他却向房内走了一圈，忍止不住地说出，“转嫁！我劝你转嫁。”

妇人却突然跳起来，似乎她从来没有听到过妇人是可以有这一个念头的。她迟疑地似无声的问，

“转嫁？”

他吞吐地，一息坐下，一息又站起，

“我以为这样办好。做一个人来吃几十年的苦有什么意思？还是择一位相当的你所喜欢的人……”

他终于说不全话，他反感到他自己说错了话了。对于这样贞洁的妇人的面，一边疑惑地转过头向壁上自己暗想，

“天呀，她会不会疑心我要娶她呢？”

妇人果然似触电一般，心急跳着，气促地，两眼盯在他底身上看，一时断续的说，

“你，你，你是我底恩人，你底恩和天一样大，我，我是报答不尽的。没有你，我们三人早已死了，这个短命的冤家，也不会到今天才死。”

他却要引开观念的又说，

“我们做人，可以活，总要忍着苦痛，设法活下去。”

妇人正经地说，

“死了也算完结呢！”

萧涧秋摇摇头说，

“你完全乱想，你一点不顾到你底采莲么？”

采莲却只有谁说话，就看着谁。在她母亲与先生之间，呆呆的。妇人这时将她抱去，一面说，

“你对我们太有心了，先生，我们愿做你一世的用人。”

“什么？”

萧吃惊地。她说，

“我愿我底女孩，跟做你一世的用人。”

“这是什么意思？”

“你能收我们去做仆役么，恩人？”

她似乎要跪倒的样子，流着泪。他实在看得非常动情，悲伤。他似乎操着这位不幸的妇人底生死之权在他手里，他极力镇定他自己，强笑说，

“以后再商量。我当极力帮助你们，是我所能做到的事。”

一边他心里 辘地想，

“假如我要娶妻，我就娶去这位妇人罢。”

同时他看这位妇人，不知她起一个什么想念和反动，脸孔变得更青；又见她两眼模糊地，她晕倒在地上了。

采莲立刻在她母亲底身边叫，“妈妈！妈妈！”她母亲没有答应，她便哭了。萧涧秋却非常急忙地跑到她底前面，用两手执着她底两臂，又摇着她底头，口里问，“怎样？怎样？”妇人底喉间有些哼哼的。他又用手摸一摸她底额，额冰冷，汗珠出来。于是他扶着她底颈，几乎将她抱起来，扶她到了床上，给她睡着。口子又问，夹并着愁与急的，

“怎样？你觉得怎样？”

“好了，好了，没有什么了。”

妇人低微着喘气，轻弱地答。用手擦着眼，似睡去一回一样。女孩在床边含泪的叫，“妈妈！妈妈！”

妇人又说，无力的，

“采莲呀，我没有什么，你不用慌。”

她将女孩底脸拉去，偎在她自己底脸上，继续喘气地说，

“你不用慌，你妈妈是没有什么的。”

萧涧秋站在床边，简直进退维谷的样子，低着头，似想不出什么方法。一时又听妇人说，声音是颤抖如弦的，

“采莲呀，万一你妈妈又怎样，你就跟萧伯伯去好了。萧伯伯对你的好，和你亲生的伯伯一样的。”

于是青年忧愁地问，

“你为什么又要说这话呢？”

“我觉得我自己底身体这几天来坏极！”

“你过于悲伤了，你过于疲倦了！”

“先生，孩子一病，我就没有咽下一口饭；孩子一死，我更咽不下一口水了！”

“不对的，不对的，你底思想太卑狭。”

妇人没有说，沉沉地睡在床上。一时又睁开眼向他看一看。他问，

“现在觉得怎样？”

“好了。”

“方才你想到什么吗？”

她迟疑一息，答，

“没有想什么。”

“那末你完全因为太悲伤而疲倦的缘故。”

妇人又没有说，还是睁着眼看他。他呆站一息，又强笑用手按一按她底额上，这时稍稍有些温，可是还有冷汗。又按了一按她底脉搏，觉得她底脉搏缓弱到几乎没有。他只得说，

“你应当吃点东西下去才好。”

“不想吃。”

“这是不对的，你要饿死你自己吗？”

她也强笑一笑。青年继续说，

“你要信任我才好，假如你自己以为我对你都是好意的话。人总有一回死，这样幼小的孩子，又算得什么？而且每个母亲总要死了她一个儿子，假如是做母亲的人，因为死了一个孩子，就自己应该挨饿几十天，那末天下的母亲一个也没有剩了。人底全部生命就是和运命苦斗，

我们应当战胜运命，到生命最后的一秒不能动弹为止。你应当听我底话才好。”

她似懂非懂地苦笑一笑，轻轻说，

“先生请回去罢，你底事是忙的。我想明白了，我照先生底话做。”

萧涧秋还是执着妇人底枯枝似的手。房内沉寂地，门却忽然又开了，出现一位女子。他随将她底手放回，转脸迎她。

女孩也从她母亲怀里起来。

十九

陶岚先生走近他底身前问，“你还没有去吗？”

他答，

“因她方才一时又晕去，所以我还在。”

她转头问她，一边也按着她底方才被萧涧秋捻过的手。

“怎样呢，现在？”

妇人似用力勉强答，

“好了，我请萧先生回校去。萧先生怕也还没有吃过中饭。”

“不要紧，”他说，“我想喝茶。方才她晕去的时候，我找不到一杯热的水。”

“让我来烧罢。”陶岚说，“还有采莲也没有吃中饭么？已经三点钟了。”

“可怜这小孩子也跟在旁边挨饿。”

陶岚却没有说，就走到灶间。倒水在一只壶里，折断生刺的柴枝来烧它。她似乎想水快一些沸，就用很多的柴塞在灶内，可是柴枝还青，不容易着火，弄得满屋子是烟，她底眼也滚出泪来。妇人在床上向采莲说，“你去烧一烧罢，怎么要陶先生烧呢？”

女孩跑到炉子的旁边，水也就沸了。又寻出几乎是茶梗的茶叶来，泡了两杯茶。端到她们底面前。

这样，房内似换了一种情景，好像他们各人底未来的人生问题，必须在这一小时内决定似的。女孩偎依在陶岚底身边，眼睁视着她母亲底脸上，好像她已不是她底母亲了，她底母亲已同她底弟弟同时死去了！而不幸的青年寡妇，似上帝命她来尝尽人间底苦汁的人，这时倒苦笑的，自然地，用她沉静的目光向坐在她床边的陶岚看了一回，又看一回；再向站在窗边垂头看地板的萧涧秋望了几望。她似乎要将他俩底全个身体与生命，剖解开来又联接拢去。似乎她看他俩底衣缘上，纽扣边，统统闪烁着光辉，出没着幸福。女孩在他们中间，也会有地位，有愿望地成长起来，于是她强笑了。严肃的悲惨的空气，过了约一刻钟。陶岚说，

“我想请你到我底家里去住几天。你现在处处看见都是伤心的，损坏了你底身体，又有什么用呢？况且小妹妹跟在你底身边也太苦，跟你流泪，跟你挨饿，弄坏小妹妹底身子也不忍。还是到我家里去住几天，关锁起这里的门来。”

她婉转低声地说到这里，妇人接着说，“谢谢你，我真不知怎样报答你们底善意。现在我已经不想到过去了，我只想怎样才可算是真正的报答你们底恩。”

稍停一息，对采莲说，

“采莲，你跟萧伯伯去罢！跟陶先生去罢！家里这几天没有人烧饭给你吃。我自己是一些东西也不想吃了。”

采莲仰头向陶岚瞧一瞧，同时陶岚也向她一微笑，更搂紧她，没有其他的表示。一息，陶岚又严肃地问，

“你要饿死你自己么？”

“我一时是死不了的。”

“那末到我家里去住几天罢。”妇人想了一想说，

“走也走不动，两腿醋一般酸。”

“叫人来抬你去。”

陶岚又和王后一般的口气。妇人答，

“不要，谢谢你，儿子刚死了，就逃到人家底家里去，也说不过去。过几天再商量罢。我身子也疲倦。让我睡几天。”

他们没有说。一息，她继续说，

“请你们回去罢！”

萧涧秋向窗外望了一望天色，向采莲说，“小妹妹，你跟我去罢。”

女孩走到他底身边。他向她们说，

“我两人先走了。”

“等一等。”陶岚接着说。

于是女孩问，

“妈妈也去吗？”

妇人却心里哽咽的，说不出“我不去”三个字，只摇一摇头。岚催促地说，

“你同去罢。”

“不，你们去，让我独自睡一天。”

“妈妈不去吗？”

“你跟陶先生去，明天再来看你底妈妈。”

他们没有办法，低着头走出房外。他们一时没有说话。离了西村，陶岚说，

“留着那位妇人，我不放心。”

“有什么方法？”

“你以为任她独自不要紧吗？”

“我想不出救她的法子。”

他底语气凄凉而整密的。一个急促地，“明天一早我再去叫她。”

这样，女孩跟陶岚到陶底家里。陶岚先拿了饼干给她吃。萧涧秋独自回到校内。

他愈想那位妇人，觉得危险愈逼近她。他自己非常地不安，好像一切祸患都从他身上出发一样。

他并不吃东西，肚子也不饿。关着房门足足在房内坐了一点钟。黄昏到了，阿荣来给他点上油灯。他就在灯下很快地写这几行信：

亲爱的岚！我不知怎样，好像生平所有底烦恼都集中在此时之一刻！我简直似一个杀人犯一样——我杀了人，不久还将被人去杀！

那位可怜的妇人，在三天之内，我当用正当的根本的方法救济她。我为了这事，我萦回，思想，考虑：岚，假如最后我仍没有第二条好法子的时候——我决计娶了那位寡妇来！你大概也听得欢喜的，因为对于她你和我都同样的思想。

过了明天，我想亲身去对她说明。岚弟，事实恐非这样不可了！但事实对于我们也处置的适宜的，你不要误会了。

写不出别的话，愿幸福与光荣降落于我们三人之间。

祝君善自珍爱！

萧涧秋上

他急忙将信封好。就差阿荣送去。自己仍兀自坐在房内，苦笑起来。

不上半点钟，一位小学生就送她底回信来了。那位小学生跑得气喘的向萧涧秋说，“萧先生，萧先生，陶先生请你最好到她底家里去一趟。采莲妹妹也不时要哭，哭着叫回到家里去。”

“好的。”萧向他点一点头。

学生去了。回信是这么写的：

萧先生！你底决定简直是一个霹雳，打的使我发抖。你非如此做不可吗？你就如此做罢！

可怜的岚

萧涧秋将信读了好几遍，简直已经读出陶岚写这信时的一种幽怨状态，但他还是两眼不转移地注视着她底秀劲潦草的笔迹上，要推敲到她心之极远处一样。

将近七时，他披上一件大衣，用没精打采的脚步走向陶岚底家里。

采莲吃好夜饭就睡着了，小女孩似倦怠的不堪。他们两人一见简直没有话，各人都用苦笑来表示心里底烦闷。几乎过去半时，陶岚问，

“我知道你，你非这样做不可吗？”

“我想不出比这更好的方法来。”

“你爱她吗？”

萧涧秋慢慢地，

“爱她的。”

陶岚冷酷地讥笑地做脸说，

“你一定要回答我。——假如我要自杀，你又怎样？”

“你为什么要说这话？”

他走上前一步。

“请你回答我。”

她还是那么冷淡地。他情急地说，

“莫非上帝叫我们几人都非死不可吗？”

沉寂一息，陶岚冷笑一声说，

“我知道你不相信自杀。就是我，我也偏要一个人活下去，活下去；孤独地活到八十岁，还要活下去！等待自然的死神降临，它给我安葬，它给我痛哭——一个孤独活了几十年的老婆婆，到此才会完结了！”一边她眼内含上泪，“在我底四周知道我心的人，只有一个你；现在你又不是我底哥哥了，我从此更成孤独。孤独也好，我也适宜于孤独的，以后天涯地角我当任意去游行。一个女子不好游行的么？那我剃了头发，扮做尼姑。我是不相信菩萨的，可是必要的时候，我会扮做尼姑。”

萧涧秋简直恍恍惚惚地，垂头说，“你为什么要说这话呢？”

“我想说，就说了。”

“为什么要有这种思想呢？”

“我觉到自己孤单。”

“不是的，在你的前路，炫耀着五彩的理想。至于我，我底肩膀上是没有美丽的羽翼的。岚，你不要想错了。”

一个丧气地向他看一看，说，

“萧哥，你是对的，你回去罢。”

同时她又执住他底手，好似又不肯放他走。一息，放下了，又背转过脸说，

“你回去，你爱她罢。”

他简直没有话，昏昏地向房外退出去。他站在她底大门外，大地漆黑地。他一时不知道要投向那里去，似无路可走的样子。仰头看一看天上的大熊星，好像大熊星在发怒道，

“人类是节外生枝，枝外又生节的——永远弄不清楚。”

二十

他回到校里，看见一队教师聚集在会客室内谈话。他们很起劲地说，又跟着高声的笑，好像他们都是些无牵挂的自由人。他为的要解除他自己底忧念，就向他们走近去。可是他们仍旧谈笑自若，而他总说不出一句话，好像他们是一桶水，他自己是一滴油，终究溶化不拢去。没有一息，陶慕侃跟着进来。他似来找萧涧秋的，可是他却非常不满意地向大众说起话来：

“事情是非常希奇的，可是我终在闷葫芦里，莫名其妙。萧先生是讲独身主义的，听说现在要结婚了。我底妹妹是讲恋爱的，今夜却突然要独身主义了！萧，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大家立时静止下来，头一齐转向萧，他微笑地答，

“我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是怎样一回事。”

方谋立刻就向慕侃问，

“那末萧先生要同谁结婚呢！”

慕侃答，

“你问萧自己罢。”

于是方谋立刻又问萧，萧说，

“请你去问将来罢。”

教师们一笑，哗然说，

“回答的话真巧妙，使人坠在五里雾中。”

熊侃接着说，慨叹地，

“所以，我做大阿哥的人，也给他们弄得莫名其妙了。我此刻回到家里，妹妹正在哭。我问母亲什么事，母亲说，——你妹妹从此要不嫁人了。我又问，母亲说，因为萧先生要结婚。这岂不是奇怪么？萧先生要结婚而妹妹偏不嫁，这究竟为什么呢？”

萧涧秋就接着说，

“无用奇怪，未来自然会告诉你的。至于现在，我自己也不甚清楚。”

说着，他站了起来似乎要走。各人一时默然。慕侃慢慢地又道，

“老友，我看你近来的态度太急促，像这样的办事要失败的。这是我妹妹的脾气，你为什么学她呢？”

萧涧秋在室内走来走去，一边强笑答，“不过我是知道要失败才去做的。不是希望失败，是大概要失败。你相信么？”

“全不懂，全不懂。”

慕侃摇了摇头。

正是这个时候，各人底疑团都聚集在各人底心内，推究着芙蓉镇里底奇闻。有一位陌生的老妇却从外边叫进来，阿荣领着她来找萧先生。萧涧秋立刻跑向前去，知道她就是前次在船上叙述采莲底父亲底故事那人。一边奇怪地向她问道，

“什么事？”

那位老妇只是战抖，简直吓的说不出话。一时，她似向室内底人们看遍了。她叫道，

“先生，采莲在那里呢？她底妈妈吊死了！”

“什么？”

萧大惊地。老妇气喘的说，

“我，我方才想到她两天来没有吃东西，于是烧了一碗粥送过去。我因为收拾好家里的事才送去，所以迟一点。谁知推不进她底门，我叫采莲，里面也没有人答应。我慌了，俯在板缝上向里一瞧，唉！天呀，她竟高高地吊着！我当时跌落粥碗，粥撒满一地，我立刻跑到门外喊救命，来了四五个男人，敲破进门，将她放下来，唉！气已断了！心头冰冷，脸孔发青，舌吐出来，模样极可怕，不能救了！现在，先生，请你去商量一下，她没有一个亲戚，怎样预备她底后事。”老妇人又向四周一看，问，

“采莲在那里呢？也叫她去哭她母亲几声。”

老妇人慌慌张张地，似又悲又怕。教师们也个个听得发呆。萧涧秋说，

“不要叫女孩，我去罢。”

他好似还可救活她一般地急走。陶慕侃与方谋等三四位教师们也跟去，似要去看看死人底可怕的脸。

他们一路没有说话，只是踢踢踏踏的脚步声，向西村急快地移动。田野是静寂地，黑暗地，猫头鹰底尖利鸣声从远处传来。在这时的各教师们底心内谁都感觉出寡妇的凄惨与可怜来。

四五位男人绕住寡妇底尸。他们走上前去。尸睡在床上，萧涧秋几乎口子喊出“不幸的妇人呀”一句话来。而他静静地站住，流出一两滴泪。他看妇人底脸，紧结着眉，愁思万种地。他就用一张棉被将她从发到脚跟盖上了。邻舍的男人们都退到门边去。就商量起明天出葬的事情来。一边，雇了两位胆大些的女工，当晚守望她底尸首。

于是人们从种种的议论中退到静寂底后面。

第二天一早，陶岚跑进校里来，萧涧秋还睡在床上，她进去。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陶岚问，含起泪珠。

“事情竟和悲剧一般地演出来……女孩呢？”

“她还不知道，叫着要到她妈妈那里去，我想带她去见一见她母亲底最后的面。”

“随你办罢，我起来。”

陶岚立刻回去。

萧涧秋告了一天假，进行着妇人的丧事。他几乎似一位丈夫模样，除了他并不是怎样哭。

坟做在山边，石灰涂好之后，他就回到校里来。这已下午五时，陶慕侃，陶岚，她搂着采莲皆在。他们一时没有说，女孩哭着问，

“萧伯伯，妈妈会醒回来吗？”

“好孩子，不会醒回来了！”

女孩又哭，

“我要妈妈那里去！我要妈妈那里去！”

陶岚向她说，一边拍她底发，亲昵的，流泪的，

“会醒回来的，会醒回来的。过几天就会醒回来。”

女孩又哽咽地静下去。萧涧秋低低地说，“我带她到她妈妈墓边去坐一回罢。也使她记得一些她妈妈之死的印象，说明一些死的意义。”

“时候晚了，她也不会懂得什么的。就是我哥哥也不懂得这位妇人底自杀的意义。不要带小妹妹去。”

陶岚说了，她哥哥笑一笑没有说，忠厚的。

学校底厨房又摇铃催学生去吃晚饭。陶岚也就站起身来想带采莲回到家里去。她底哥哥说，

“密司脱萧，你这几天也过得太苦闷了！你好似并不是到芙蓉镇来教书，是到芙蓉镇来讨苦吃的。今晚到敝舍去喝一杯酒罢，消解消解你底苦闷。以后的日子，总是你快乐的日子。”

萧涧秋没有答可否。接着陶岚说，

“那末去罢，到我家里去罢。我也想回家去喝一点酒，我底胸腔也塞满了块垒。”

“我不想去。我简直将学生底练习簿子堆积满书架。我想今夜把它们改正好。”

陶慕侃说，他站起来，去牵了他朋友底袖子。

“不要太心急，学生们都相信你，不会哄走你的。”

他底妹妹又说，

“萧先生，我想和你比一比酒量。看今夜谁喝的多，谁底胸中苦闷大。”

“我却不愿获得所谓苦闷呢！”

一下子，他们就从房内走出来。

随着傍晚底朦胧的颜色，他们到了陶底家。晚餐不久就布置起来。在萧涧秋底心里，这一次是缺少从前所有的自然和乐意，似乎这一次晚餐是可纪念的。

事实，他也喝下许多酒，当慕侃斟给他，他在微笑中并不推辞。陶岚微笑地看着他喝下去。他们也说话，说得都是些无关系的学校里底事。这样半点钟，从门外走进三四位教师来，方谋也在内。他们也不快乐地说话，一位说，

“我们没有吃饱饭，想加入你们喝一杯酒。”

“好的，好的。”

校长急忙答。于是陶岚因吃完便让开座位。他们就来挤满一桌。方谋喝过一口酒以后，就好像喝醉似的说起来：

“芙蓉镇又有半个月可以热闹了。采莲底母亲的猝然自杀，竟使个个人听得骇然！唉！真可算是一件新闻，拿到报纸上面去揭载的。母亲

殉儿子，母亲殉儿子！”

陶慕侃说，

“真是一位好妇人，实在使她活不下去了！太悲惨，可怜！”

另一位教师说，

“她底自杀已传遍芙蓉镇了。我们从街上来，没有一家不是在谈论这个问题。他们叹息，有的流泪，谁都说她应当照烈妇论。也有人打听着采莲的下落。萧先生，你在我们一镇内，名望大极了，无论老人，妇女，都想见一见你，以后我们学校的参观者，一定络绎不绝了！”

方谋说，

“萧先生实在可以佩服，不过枉费心思。”

萧涧秋突然向他问，

“为什么呢？”

“你如此煞费苦心地去救济她们，她们本来在下雪的那几天就要冻死的。幸你毅然去救济她们。现在结果，孩子死了，妇人死了，岂不是……”

方谋没有说完，萧涧秋就似怒地问，

“莫非我的救济她们，为的是将来想得到报酬么？”

一个急忙改口说，

“不是为的报酬，因为这样不及意料地死去，是你当初所想不到的。”

萧冷冷地带酒意的说，

“死了就算了！我当初也并没有想过孩子一定会长大，妇人一定守着孩子到老的。于是儿子是中国一位出色的有名的人物，母亲因此也荣耀起来，对她儿子说‘儿呀，你还没有报过恩呢！’于是儿子就将我请

去，给我供养起来。哈哈，我并没有这样想过。”

陶岚在旁笑了一笑。方谋红起脸，吃吃的说，

“你不要误会，我是完全对你敬佩的话。以前镇内许多人也误会你，因你常到妇人底家里去。现在，我知道他们都释然了！”

“又为什么呢？”萧问。

方谋停止一息，终于止不住，说出来，

“他们想，假如寡妇与你恋爱，那孩子死了，正是一个机缘，她又为什么要自杀？可见你与死了的妇人是完全坦白的。”

萧涧秋底心胸，突然非常涌塞的样子。他举起一杯酒喝空了以后，徐徐说，

“群众底心，群众底口，……”

他没有说下去，眼转瞧着陶岚，陶岚默然低下头去。采莲吃过饭依在她底怀前。一时，女孩凄凉地说，

“我底妈妈呢？”

陶岚轻轻对她说，

“听，听，听先生们说笑话。假如你要睡，告诉我，我领你睡去。”

女孩又说，

“我要回到家里去睡。”

“家里只有你一个人了！”

“一个人也要去。”

陶岚含泪的，用头低凑到女孩底耳边，“小妹妹，这里的床多好呀，是花的；这里的被儿多好呀，是红的；陶姊姊爱你，你在这里。”

女孩又默默的。

他们吃起饭来，方谋等告退回去，说学校要上夜课了。

二十一

当晚八点钟，萧涧秋微醉地坐在她们底书室内，心思非常地撩乱。女孩已经睡了，他还想着女孩，——不知这个无父无母的穷孩子，如何给她一个安排。又想他底自己，——他也是从无父无母底艰难中长大起来，和女孩似乎同一种颜色的运命。他永远想带她在身边，算作自己底女儿般，爱她。但芙蓉镇里底含毒的声音，他没有力量听下去；教书，也难于遂心使他干下去了。他觉得他自己底前途是茫然！而且各种变故都从这茫然之中跌下来，使他不及回避，忍压不住。可是他却想从“这”茫然跳出去，踏到“那”还不可知的茫然里。处处是夜的颜色；因为夜的颜色就幻出各种可怕的魔脸来。他终想镇定他自己，从黑林底这边跑到那边，涉过没漆的在他脚上急流过去的河水。他愿意这样去，这样地再去探求那另一种的颜色。这时他两手支着两颊，两颊燃烧的，心脏搏跳着。陶岚走进来，无心地站在他底身边。一个也烦恼地，静默一息之后，强笑地问他。

“你又想着什么呢？”

“明天告诉你。”

她仰起头似望窗外底漆黑的天空，一边说，

“我不一定要知道。”

一个也仰头看着她底下巴，强笑说，

“那末我们等待事实罢。”

“你又要怎样？”

陶岚当时又很快地说，而且垂下头，四条目光对视着。萧说，

“还不曾一定要怎样。”

“哈，”她又慢慢的转过头笑起来，“你怎么也变做一位展转多思的。不要去想她罢，过去已经给我们告了一个段落了！虽则事实发生的太悲惨，可是悲剧非要如此结局不可的。不关我们底事。以后是我们底日子，我们去找寻一些光明。”她又转换了一种语气说，“不要讲这些无聊的话，我想请你奏钢琴，我好久没有见你奏了。此刻请你奏一回，怎样？”

他笑迷迷地答她，

“假如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奏；恐怕奏的不能和以前一样了。”

“我听好了。”

于是萧涧秋就走到钢琴的旁边。他开始想弹一阕古典的曲，来表示一下这场悲惨的故事。但故事与曲还是联结不起来，况且他也不能记住一首全部的叙事的歌。他在琴边呆呆地，一个问他，

“为什么还不奏？又想什么？”

他并不转过头说，

“请你点一歌给我奏罢。”

她想了一想，说，

“《我心在高原》好么？”

萧没有答，就翻开谱奏他深情的歌：歌是Burns作的。

我心在高原，

离此若干里；

我心在高原，

追赶鹿与麋。

追赶鹿与麋，
中心长不移。

别了高原月，
别了朔北风，
故乡何美勇，
祖国何强雄；
到处我漂流，
漫游任我意，
高原之群峰，
永远心相爱。

别了高峻山，
山上雪皓皓，
别了深湛涧，
涧下多芳草，
再别你森林，
森林低头愁；
还别湍流溪，
溪声自今古。
我心在高原，

离此若干里，

……

他弹了三节就突然停止下来，陶岚奇怪地问，

“为什么不将四节弹完呢？”“这首诗不好，不想弹了。”

“那末再弹什么呢？”

“简直没有东西。”

“你自己有制作么？”

“没有。”

“Home，Sweet Home，我唱。”“也不好。”

“那末什么呢？”

“想一想什么伤葬曲。”

“我不喜欢。”

萧涧秋从琴边离开。陶岚问，

“不弹了么？”

“还弹什么呢？”

“好哥哥！”她小姑娘般撒娇起来，她看得他太忧郁了，“请你再弹一个，快乐一些的，活泼一些的。”

一个却纯正地说，

“艺术不能拿来敷衍用的。我们还是真正的谈几句话罢。”

“你又想说什么呢？”

“告诉你。”

“不必等到明天了么？”

陶岚笑谑地。萧涧秋微怒的局促地说，“不说了似觉不舒服的。”

陶岚快乐地将两手执住他两手，叫起来，“那末请你快说罢。”

一个却将两手抽去伴在背后，低低的说，“我这里住不下去了！”

“什么呀？”

陶岚大惊地，在灯光之前，换白了她底脸色。萧说，没精打采的，

“我想向你哥哥辞职，你哥哥也总只得允许。因为这不是我自己心愿的事，我底本心，是想在这里多住几年的。可是现在不能，使我不能。人人底目光看住我，变故压得我喘不出气。这二天来，我有似在黑夜的山冈上寻路一样，一刻钟，都难于捱过去！现在，为了你和我自己的缘故，我想离开这里。”

房内沉寂一忽，他接着说，

“我想明后天就要收拾走了。总之，住不下去。”

陶岚却含泪的说，

“没有理由，没有理由。”

萧强笑地说，“你底没有理由是没有理由的。”

“我想，不会有人说那位寡妇是你谋害了的。”

房内底空气，突然紧张起来，陶岚似盛怒地，泪不住的流，又给帕拭了。他却站着没有动。她激昂地说，

“你完全想错了，你要将你自己底身来赎个人底罪么？你以为人生是不必挽救快乐的么？”

“平静一些罢，岚弟！”

这时她却将桌上一条玻璃，压书用的，拿来骨的一声折断。同时气

急的说，

“错误的，你非取消成见不可！”

一个却笑了一笑，陶岚仰头问，

“你要做一位顽固的人么？”

“我觉得没有在这里住下去的可能了。”萧涧秋非常气弱的。陶岚几乎发狂地说，“有的，有的，理由就在我。”

同时她头向桌上卧倒下去。他说，

“假如你一定要我在这里的时候……我是先向你辞职的。”

“能够取消你底意见么？”

“那末明天再商量，怎样？事情要细细分析开来看的，你实在过用你底神经质，使我没有申辩的余地。”

“你是神经过敏，你底思想是错误的！”

他聚起眉头，走了两步，非常不安地说，

“那末等明天再来告诉我们到底要怎样做。此刻我要回校去了。”

陶岚和平起来说，

“再谈一谈。我还想给你一个参考。”

萧涧秋走近她，几乎脸对脸。

“你瞧我底脸，你摸我底额，我心非常难受。”

陶岚用两手放在他底两颊上，深沉地问，“又怎样？”

“太疲乏的缘故罢。”

“睡在这里好么？”

“让我回去。”

“头晕么？”

“不，请你明天上午早些到校里来。”

“好的。”

陶岚点点头：左右不住的顾盼，深思的。

这时慕侃正从外边走进来，提着灯光，向萧说，

“你底脸还有红红的酒兴呢。”

“哥哥，萧先生说心里有些不舒服。”

“这几天太奔波了，你真是一个忠心的人。还是睡在这里罢。”

“不，赶快走，可以到校里。”

说着，就强笑地急走出门外。

二十二

门外迎着深夜底寒风，他感觉得一流冷颤流着他底头部与身上。他摸他底额，额火热的；再按他底脉搏，脉搏也跳的很快。他咬紧他底牙齿，心想，“莫非我病了？”他一步步走去，他是无力的，支持着战抖，有似胆怯的人们第一次上战场去一样。

他还是走的快的，知道迎面的夜底空气，簌簌地从耳边过去。有时他也站住，走到桥边，他想要听一听河水底缓流的声音，他要在河边，舒散地凉爽地坐一息。但他又似非常没有心思，他要快些回到校里。他脸上是微笑的，心也微笑的，他并不忧愁什么，也没有计算什么。似乎对于他这个环境，感到无明的可以微笑。他也微微想到这二月来他有些变化，不自主地变化着。他简直似一只小轮子，装在她们的大轮子里面任她们转动。

到了学校。他将学生底练习簿子看了一下。但他身体寒抖的更厉害，头昏昏地，背上还有冷汗出来。他就将门关好，没有上锁。一边脱了衣服，睡下。这时心想，

“这是春寒，这是春寒，不会有病的罢？”

到半夜一点钟的样子，身体大热。他醒来，知道已将病证实了。不过他也并不想什么，只想喝一杯茶。于是他起来，从热水壶里倒出一杯开水喝下。他重又睡，可是一时睡不着。他对于热病并不怎样讨厌，讨厌的是从病里带来的几个小问题：“什么时候脱离病呢？竟使我缠绕着在这镇里么？”“假如我病里就走，也还带去采莲么？”他又自己不愿意这样多想，极力使他底思潮平静下去。

第二天早晨，阿荣先来给他倒开水。几分钟后，陶岚也来，她走进门，就问，“你身体怎样呢？”

他醒睡在床上答，

“夜半似乎发过热，此刻却完全好了。”

同时他问她这时是几点钟。一个答，

“正是八点。”

“那末我起来罢，第一时就有功课。”

她两眼望向窗外，窗外有两三个学生在读书，坐在树下。萧坐起，但立刻头晕了，耳鸣，眼眩。他重又跌倒，一边说，

“岚，我此刻似乎不能起来。”

“觉得怎样呢？”

“微微头昏。”

“今天再告假一天罢。”

“请再停一息。我还想不荒废学生底功课。”

“不要紧。连今天也不过请了两天假就是。因为身体有病。”

他没有话。她又问，

“你不想吃点东西么？”

“不想吃。”

这时有一位教师进来，问了几句关于病的话，嘱他修养一两天，就走出去了。方谋又进来，又说了几句无聊的话，嘱他休息休息，又走出去，他们全似侦探一般，用心是不能测度的。陶岚坐在他底床边，似对付小孩一般的态度，半亲昵半疏远的说道：

“你太真情对付一切，所以你自己觉得很苦罢？不过真情之外，最少要随便一点。现在你病了，我本不该问，但我总要为自己安心，求你告诉我究竟有没有打消你辞职的意见？我是急性的，你知道。”

“一切没有问题，请你放心。”

同时他将手伸出放在她底手上。她说，似不以为然，

“你底手掌还很热的！”

“不，此刻已不；昨夜比较热一点。”

“该请一个医生来。”

他却笑起来，说，

“我自己清楚的，明天完全可以走起。病并不是传染，稍稍疲倦的关系。让我今天关起门来睡一天就够了。”

“下午我带点药来。”

“也好的。”

陶岚又拿开水给他喝，又问他需要什么，又讲一些关于采莲的话给他听。时光一刻一刻地过去，她底时光似乎全为他化去了。

约十点钟，他又发冷，他底全身收缩的。一群学生走进房内来，他们问陶岚：

“女陶先生，萧先生怎样呢？”

“有些冷。”

学生又个个挤到他的床前。问他冷到怎样程度。学生嘈杂地要他起来，他们的见解，要他到操场上去运动，那末就可以不冷，就可以热了。萧涧秋说，

“我没有力气。”

学生们说，

“看他冷下去么？我们扶着你去运动罢。”

孩子们的见解是天真的，发笑的，他们胡乱地缠满一房，使得陶岚没有办法驱散。但觉得热闹是有趣的。这样一点钟，待校长先生走进房内，他们才一哄出去。可是有一两个用功的学生，还执着书来问他疑难的地方，他给他们解释了，无力的解释了。陶慕侃说，

“你有病都不安，你看。”

萧笑一笑答，

“我一定还从这不安中死去。”

陶岚有意支开的说，

“哥哥，萧先生一星期内不能教书，你最好去设法请一个朋友来代课。也使得萧先生休息一下。”

萧听着不做声，慕侃说，

“是的，不过你底法子灵一些，你能代我去请密司脱王么？”

“你是校长，我算什么呢？”

“校长底妹妹，不是没有理由的。”

“不高兴。”

“为的还是萧先生。”

“那末让萧先生说罢，谁底责任。”

萧笑着向慕侃说，

“你能去请一位朋友来代我一星期教课，最好。我底病是一下就会好的，不过即使明天好，我还想到女佛山去旅行一趟。女佛山是名胜的地方，我想趁到这里来的机会去游历一次。”

慕侃说，

“要到女佛山去是便的，那还得我们陪你去。我要你在这里订三年

的关约，那我们每次暑假都可以去，何必要趁病里？”

“我想去，人事不可测的。小小的易于满足的欲望，何必要推诿得远？”

“那末哥哥，”岚说，“我们举行一次踏青的旅行也好。女佛山我虽到过一次，终究还想去一次。赶快筹备，在最近。”

“我想一个人去。”萧说。

兄妹同时奇怪地问，

“一个人去旅行有什么兴趣呢？”

他慢慢的用心的说，

“我却喜欢一个人，因为儿童时代的喜欢一队旅行的脾气已经过去了。我现在只觉得一个人游山玩水是非常自由：你喜欢这块岩石，你就可在这块岩石上坐几个钟点；你如喜欢这树下，或这水边，你就睡在这树下，水边过夜也可以。总之，喜欢怎样就怎样。假使同着一个人，那他非说你古怪不可。所以我要独自去，为的我要求自由。”

两人思考地没有说。他再说道，

“请你赶快去请一位代理教师来。”

慕侃答应着走出去。一时房内又深沉地。

窗外有孩子游戏底笑喊声，有孩子底唱歌声，快乐的和谐的一丝丝的音波送到他们两人底耳内，但这时两人感觉到寥寂了。萧睡不去，就向她说，

“你回家去罢。”

“放中学的时候去。”一息又问，“你一定要独自去旅行么？”

“是的。”

她吞吐地说不出似的，

“无论如何，我想同你一道去。”

他却伤感似地说，

“等着罢！等着罢！我们终究会有长长的未来的！”

说时，头转过床边。她悲哀地说，

“我知道你不会……”又急转语气，“让你睡，我去。我去了你会睡着的，睡罢。”

她就走出去，坐在会客室内看报纸。等待下课钟底发落，带采莲一同回家。她底心意竟如被寒冰冰过，非常冷淡的。

下午，她教了第二课之后，又到他底房内，问他怎样。他答，

“好了，谢谢你。”

“吃过东西么？”

“还不想吃。”

“什么也不想吃一点么？”

同时她又急忙地走出门外，叫阿荣去买了两个苹果与半磅糖来，放在他底床边。她又拿了一把裁纸刀，将苹果的皮薄薄削了，再将苹果一方方切开。她做这种事是非常温爱的。他吃着糖，又吃苹果。四肢伸展在床上是柔软的。身子似被阳光晒得要融化的样子，一种温慰与凄凉紧缠着他心上，他回想起十四五岁的那年，身患重热病，他底堂姊侍护他的情形来。他想了一息，就笑向她说，“岚弟，你现在已是我十年前的堂姊了！你以后就做我底堂姊罢，不要再做我底弟弟了，这样可以多聚几时。”

“什么。你说什么？”她奇怪地。萧没有答，她又问，

“你想起了你底过去么？”

“想起养护我底堂姊。”

“为什么要想到过去呢？你是不想到过去的呀？”

“每当未来底进行不顺利的时候就容易想起过去。”

“未来底进行不顺利？你底话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的。”

“你已经没有女佛山旅行的心想了么？”

“有的。”

同时他伸出手，执住她底臂，提高声音说，

“假如我底堂姊还在……不过现在你已是我底堂姊了！”

“无论你当我什么，都任你喜欢，只要我接近着你。”

他将她底手放在口边吻一吻，似为了苦痛才这样做的。一边又说，

“我为什么会遇见你？我从没有像在你身前这样失了主旨的。”

“我，我也一样。”

她垂头娇羞的说。他正经应着，

“可是，你知道的，我的志趣，我的目的，我不愿——”

“什么呢？”

她呼吸紧张地。他答，

“结婚。”

“不要说，不要说，”她急忙用手止住他，红着两颊，“我也不愿听到这两个字，人底一生是可以随随便便的。”

这样，两人许久没有添上说话。

二十三

当晚，天气下雨，陶岚从雨中回家去了。两三位教师坐在萧涧秋底房内。他们将种种主义高谈阔论，简直似辩论会一样。他并不说，到了十点钟。

第二天，陶岚又带采莲于八时来校。她已变做一位老看护妇模样。他坐在床上问她，“你为什么来的这样早呢？”

她坦白的天真的答，

“嗨，我不知怎样，一见你就快乐，不见你就难受。”

他深思了一忽，微笑说，

“你向你母亲走，向你母亲底脸看好了。”

她又缓缓的答，

“不知怎样，家庭对我也似一座冰山似的。”

于是他没有说。以后两人寂寞的谈些别的。

第三天，他们又这样如荼如蜜的过了一天。

第四天晚上，月色非常皎洁。萧涧秋已从床上起来。他同慕侃兄妹缓步走到村外的河边。树，田，河水，一切在月光下映得异常优美。他慨叹地说道，

“我三天没有出门，世界就好像换了一副样子了。月，还是年年常见的月，而我今夜看去却和往昔不同。”

“这是你心境改变些的缘故。今夜或者感到快乐一点罢？”

慕侃有心的说。他答，

“或者如此，也就是你底‘或者’。因此，我想趁这个心境和天气，明天就往女佛山去玩一回。”

“大概几天回来呢？”慕侃问。

“你想须要几天？”

“三天尽够了。”

“那末就勾留三天。”

陶岚说，她非常不愿地，

“哥哥，萧先生底身体还没有完全健康，我想不要去罢。那里听见过病好了只有一天就出去旅行的呢？”

“我底病算作什么？我简直休息了三天，不，还是享福了三天。我一点也不做事，又吃得好，又得你们陪伴我。所以我此刻精神底清朗是从来没有过的。我能够将一切事情解剖的极详细，能够将一切事情整理的极清楚。因此，我今夜的决定，决定明天到女佛山去，是一点也不错的，岚，你放心好了。”

她凄凉的说，

“当然，我是随你喜欢的。不过哥哥和你要好，我又会和你要好，所以处处有些代你当心，我感觉得你近几天有些异样。”

“那是病的异样，或者我暴躁一些。现在还有什么呢？”

她想了一想说，

“你全不信任我们。”

“信任的，我信任每位朋友，信任每个人类。”

萧涧秋起劲地微笑说。她又慢慢的开口，“我总觉得你和我底意见是相左！”

他也就转了脸色，纯正温文地眼看着她，“是的，因为我想我自己是做世纪末的人。”

慕侃却跳起来问，

“世纪末的人？萧，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呢？”

他答，“请你想一想罢。”

陶岚松散的不顾她哥哥的接着说，

“世纪末，也还有个二十世纪底世纪末的。不过我想青年的要求，当首先是爱。”

同时她高声转向她哥哥说，

“哥哥，你以为人生除了爱，还有什么呢？”

慕侃又惊跳地答，

“爱，爱！我假使没有爱，一天也活不下去。不过妹妹不是的，妹妹没有爱仍可以活。妹妹不是说过么？——什么是爱！”

她垂头看她身边底影子道，

“嗨，不知怎样，现在我却相信爱是在人类底里面存在着的。恐怕真的人生就是真的爱底活动。我以前否认爱的时候，我底人生是假的。”

萧涧秋没有说。她哥哥戏谑地问，

“那末你现在爱谁呢？”

她斜过脸答，

“你不知道，你就不配来做我底哥哥！”

慕侃笑说，

“不过我的不配做你底哥哥这一句话，也不仅今夜一次了。”同时转过头问萧，“那末萧，你以为我妹妹怎样？”

“不要谈这种问题罢！这种问题是愈谈愈飘渺的。”

“那叫我左右做人难。”

慕侃正经地坐着。萧接着说，

“现在我想，人只求照他自己所信仰的勇敢做去就好。不必说了，这就是一切了。现在又是什么时候？岚，我们该回去了。”

慕侃仰头向天叫，

“你们看，你们看，月有了如此一个大晕。”

他说，“变化当然是不一定的。”

陶岚靠近他说，

“明天要发风了，你不该去旅行。”

他对她笑一笑，很慢很慢说出一句，

“好的。”

于是他们回来，兄妹往向家里，他独自来到学校。

他一路想，回到他底房内，他还坐着计议。他终于决定，明天应当走了。钱正兴底一见他就回避的态度，他也忍耐不住。

他将他底房内匆匆整了一整。把日常的用品，放在一只小皮箱内。把二十封陶岚给他的信也收集起来，包在一方帕儿内。他起初还想带在身边，可是他想了一忽，却又从那只小皮箱内拿出来，夹在一本大的音乐史内，藏在大箱底里。他不想带它去了。他衣服带得很少，他想天气从此可以热起来了。几乎除他身上穿着以外，只带一二套小衫。他草草地将东西整好以后，就翻开学生底习练簿子，一叠叠地放在桌上，比他

的头还高。他开始一本本的拿来改正，又将分数记在左角。有的还加上批语，如“望照这样用功下去，前途希望当无限量。”或“太不用心”一类。

在十二时，阿荣走来说，“萧先生，你身体不好，为什么还不睡呢？”

“我想将学生底习练簿子改好。”

“明天不好改的么？还有后天呢！”

阿荣说着去了。他还坐着将它们一本本改好，改到最末的一本。

已经是夜半两点钟了。乡村的夜半是比死还静寂。

他望窗外的月色，月色仍然秀丽的。又环顾一圈房内，预备就寝。可是他茫然觉到，他身边很少钱，一时又不知可到何处去借。他惆怅地站在床前。一时又转念，

“我总不会饿死的！”

于是他睡入被内。

但他睡不着，一切的伤感涌到他底心上。他想起个个人底影子，陶岚底更明显。但在他底想象上没有他父母底影子。眼内润湿的这样自问，

“父母呀，你以为你底儿子这样做对么？”

又自己回答道，

“对的，做罢！”

这一夜，他在床上展转到村中的鸡鸣第三次，才睡去。

二十四

第二天七时，当萧涧秋拿起小皮箱将离开学校的一刻，陶慕侃急忙跑到，气喘地说，“老兄，老兄，求你今天旅行不要去！无论如何，今天不要去，再过几天我当陪你一道去玩。昨夜我们回家之后，我底妹妹又照例哭起来。你知道，她对我表示非常不满意，她说我对朋友没有真心，我被她骂的无法可想。现在，老兄，求你不要去。”

萧涧秋冷冷的说一句，

“箭在弦上。”

“母亲底意思，”慕侃接着说，“也以为不对。她也说没有听到过一个人病刚好了一天，就远远地跑去旅行的。”

萧又微笑问，

“你们底意思预备我不回来的么？”

慕侃更着急地，

“什么话？老友！”

“那末现在已七点钟，我不能再迟疑一刻了。到码头还有十里路，轮船是八点钟开的，我知道。”

慕侃垂下头，无法可想的说，

“再商量一下。”

“还商量什么呢？商量到十二点钟，我可以到女佛山了。”

旁边一位年纪较老的教师说，

“陶先生，让萧先生旅行一次也好。他经过西村这次事件，不到外边去舒散几天，老在这里，心是苦闷的。”

萧涧秋笑说，

“终究有帮助我的人。否则个个像你们兄妹的围起来，我真被你们急死。那末，再会罢！”

说着，他就提起小皮箱向校外去了。

“那让我送你到码头罢。”慕侃在后面叫。

他回过头来，

“你还是多教一点钟学生的功课，这比跑二十里路好的多了。”

于是他就掉头不顾地向前面去。

他一路走的非常快，他又看看田野村落的风景。早晨的乳白色空中，太阳照着头等，还有一缕缕的微风吹来。但他却感不出这些景色底美味了。比他二月前初来时的心境，这时只剩得一种凄凉。农夫们荷锄的陆续到田野来工作，竟使他想他此后还是做一个农夫去。

当他转过一所村子的时候，他看见前面有一位年轻妇人，抱着一位孩子向他走来。他恍惚以为寡妇的母子复活了，他怔忡地站着向她们一看，她们也慢慢的低着头细语的从他身边走过，模样同采莲底母亲很相似，甚至所有脸上的愁思也同量。这时他呆着想，“莫非这样的妇人与孩子在这个国土内很多么？救救妇人与孩子！”

一边，他又走的非常快。

他到船，正是船在起锚的一刻。他一脚跳进舱，船就离开埠头了。他对着岸气喘的叫，

“别了！爱人，朋友，小弟弟小妹妹们！”

他独自走进一间房舱内。

这船并不是他来时所乘的那小轮船，是较大的。要驶出海面。最少要有四小时才得到女佛山。船内乘客并不多，也有到女佛山去烧香的。

陶慕侃到第三天，就等待朋友回来。可是第三天底光阴是一刻一刻过去了，终不见有朋友回来的消息。他心里非常急，晚间到家，采莲又在陶岚底身边哭望她底萧伯伯为什么还不回来。女孩简直不懂事地叫，

“萧伯伯也死了么？从此不回来了么？”

陶岚底母亲也奇怪。可是大家说，

“看明天罢，明天他一定回来的。”

到了第二天下午三时，仍不见有萧涧秋底影子。却从邮差送到一封挂号信，发信人署名是——

“女佛山后寺萧涧秋缄。”

陶慕侃吃了一惊，赶快拆开。他还想或者这位朋友是病倒在那里了；他是决不会做和尚的。一边就抽出一大叠信纸，两眼似喷出火焰来地急忙读下去。可是已经过去而无法挽回的动作使这位诚实的朋友非常感到失望，悲哀。

信底内容是这样的——

慕侃老友：

我平安地到这里有两天了。是可玩的地方大概都去跑过。这里实在是一块好地方，——另一个世界寄托另一种人生的。不过我，也不过算是“跑过”就是，并不怎样使我依恋。

你是熟悉这里底风景的。所以我对于海潮，岩石，都不说了。我只向你直陈我这次不回芙蓉镇的理由。

我从一脚踏到你们这地土，好像魔鬼引诱一样，会立刻同情于那位自杀的青年寡妇底运命。究竟为什么要同情她们呢？我自己是一些不了然的。但社会是喜欢热闹的，喜欢用某一种的生毛的手来探摸人类底内在的心的。因此我们三人所受的苦痛，精神上的创伤，尽有尽多了。实在呢，我倒还会排遣的。我常以人们底无理的

毁谤与妒忌为荣；你的妹妹也不介意的，因你妹妹毫不当社会底语言是怎么一回事。不料孩子突然死亡，妇人又慷慨自杀，——我心将要怎样呢，而且她为什么死？老友，你知道么？她为爱我和你底妹妹而出此的。

你底妹妹是上帝差遣她到人间来的！她用一缕缕五彩的纤细的爱丝，将我身缠的紧紧，实在说，我已跌入你妹妹底爱网中，将成俘虏了！我是幸福的。我也曾经幻化过自己是一座五彩的楼阁，想象你底妹妹是住在这楼阁之上的人。有几回我在房内徘徊，我底耳朵会完全听不到上课铃的打过了，学生们跑到窗外来喊我，我才自己恍然向自己说，——醒了罢，拿出点理智来！

我又自己向自己答，

——是的，她不过是我底一位弟弟。

自采莲底母亲自杀以后，情形更逼切了！各方面竟如千军万马的围困拢来，实在说，我是有被这班箭手底乱箭所射死的可能性的。而且你底妹妹对我的情义，叫我用什么来接受呢？心呢，还是两手？我不能拿理智来释解与应用的时候，我只有逃走之一法。

现在，我是冲出围军了。我仍是两月前一个故我，孤零地徘徊在人间之中的人。清风掠着我底发，落霞映着我底胸，站在茫茫大海的孤岛之上，我歌，我笑，我声接触着天风了。

采莲的问题，恐怕是我牵累了你们。但我之妹妹，就是你和你妹妹之妹妹，我知道你们一定也爱她的。待我生活着落时，我当叫人来领她，我决愿此生带她在我身边。

我底行李暂存贵处，幸亏我身边没有一件值钱的物，也到将来领女孩时一同来取。假如你和你妹妹有什么书籍之类要看，可自由取用。我此后想不再研究音乐。

今天下午五时，有此处直驶上海的轮船，我想趁这轮到上海去。此后或南或北，尚未一定。人说光明是在南方，我亦愿一瞻光明之地。又想哲理还在北方，愿赴北方去垦种着美丽之花。时势可以支配我，像我如此孑然一身的青年。

此信本想写给你妹妹的，奈思维再四，无话可言。望你婉辞代说几句。不过她底聪明，对于我这次的不告而别是会了解的。希望她努力自爱！

余后再谈。

弟萧涧秋上

陶慕侃将这封信读完，就对他们几位同事说，

“萧涧秋往上海去了，不回来了。”

“不回来了？”

个个奇怪的，连学生和阿荣都奇怪，大家走拢来。

慕侃怅怅地回家，他妹妹迎着问，

“萧先生回来了么？”

“你读这信。”

他失望地将信交给陶岚，陶岚发抖地读了一遍，默了一忽，眼含泪说，

“哥哥，请你到上海去找萧先生回来。”

慕侃怔忡地。她母亲走出来问什么事。陶岚说，

“妈妈，萧先生不回来了，他往上海去了。他带什么去的呢？一个钱也没有，一件衣服也没有。他是哥哥放走他的，请哥哥找他回来。”

“妹妹真冤枉人。你这脾气就是赶走萧先生底原因。”

慕侃也发怒地。陶岚急气说，

“那末，哥哥，我去，我同采莲妹妹到上海去。在这情形之下，我也住不下去的，除非我也死了。”

她母亲也流泪的，在旁劝说道，

“女儿呀，你说什么话呵？”同时转脸对慕侃说，“那你到上海去走一趟罢。那个孩子也孤身，可怜，应该找他回来。我已经愿将女儿给他了。”

慕侃慢慢的向他母亲说，

“向数百万的人群内，那里去找得像他这样一个人呢？”

“你去找一回罢。”他母亲重覆说。

陶岚接着说，

“哥哥，你这推诿就是对朋友不忠心的证据。要找他会没有方法吗？”

老诚的慕侃由怒转笑脸，注视他妹妹说，“妹妹，最好你同我到上海去。”

一[1]

一九二五年五月，一天午后三点钟左右，在北京的马神庙街上，有一个二十六岁光景的男子，在那里走着，带点心急的神气，走进北京大学的夹道去。他穿着一套不时宜的藏青色西装，而且很旧，旧得好像是从天桥烂货摊上买来的货色，穿在身上不大相称，把裤筒高高地吊在小腿肚上，露出一大截黑色纱袜子。他的身段适中，很健壮。走路是用了许多劲，又快。那一双宽大的黑皮靴便接连地响着，靴底翻起了北京城特有的干土。他走到这狭胡

同第三家，便一脚跨进大同公寓的门限，转身到左边的大院子里去了。

院子里有一株柳树，成为被考古家所酷爱的古董，大约有一百多年了，树干大到两抱围，还充满着青春的生命力，发着强枝和茂盛的叶子，宛如一把天然的伞似的，散满绿荫。

他觉得身上一凉快，便脱下帽子，擦去额上温温欲沁出来的汗，站在第七号房间的门口，弯着手指向门上叩了两下。

里面问：

“谁呀？”

“我。”他立即回答，带点快乐地微笑着。

“找白华么，她不在家。”这是一种江苏女人说北京话的细软声音。

他的笑容敛迹了。但他却听出那说话的人是他的一个朋友，便问：

“是你么，珊君？”一面大胆地，把房门轻轻的推开去。

果然，站在那里的是一位女士。她好像突然从椅子上刚站起来的样子，匆忙地把一只手撑在桌上，半弯着腰肢，虽然带点仓皇，却完全是一种很美观的天然的风致。她穿的是一件在北京才时兴的旗袍，剪裁得特别仄小，差不多是裹在身上，露出了全部的线条。袍子的原料是丝织的，颜色是刺人眼睛的荷花色，这就越把她——本来就很丰满的少女——显得更像是一朵在晨光中才开的玫瑰花了。

他一眼看到她，好生惊讶，觉得这女友是真的和普通人相反，越长越年轻了。

她向他欢喜地笑着：

“哦，希坚。好久都没有看见你了，你都不到我们那里去。”

“是的，有一个月了吧。”刘希坚把帽子放到桌上去，向她笑着。“原因就是我近来变成一架机器，自己不能动。”接着他问：“白华呢，你知道她到那儿去？”

“不知道。她只留个纸条，说她三点钟准回来。现在已经三点了。”

刘希坚拖过两把藤椅让她坐，自己也坐下了。他想起今天早上刚收到她的一张请客片，一张修辞得很有点文学意味的结婚喜帖，便向她笑着。

“贺喜你，”他说，却又更正了：“贺喜你们俩！但是我不知道应该怎样贺喜才好，现在正为难——”心里却想着喜帖上的文章：为神圣爱情的结晶而开始过两性的幸福生活……

她的脸上慢慢的泛红了。向他很难为情的闪了一眼，露出一个小小的笑涡，说：

“你也开玩笑么？”

“你觉得是开玩笑么？”他尊重的微笑着说：“我一接到卡片之后便开始想，可是总想不出什么好东西来，而这东西又是美的，又是艺术的，又是永久的，可以成为一个很合式的纪念品。我想这样的东西应该是有的，大约是我的头脑太不行，想不出来……你可不可以替我想一想？”

“不要送给我什么，”她老实地红着脸说：“只要你——你肯看我们——这就比什么东西都好。”

“那当然。”他接着又微笑的说：“我想，做一首诗给你们也许是很好的，可是我从没有做过诗。”他把眼睛看着她的脸——“你们是文学家，尤其你是诗人，你替我代做一首好不好？你的诗是我最喜欢读的。”

“你简直拿我开心呢，”她装做生气的样子说。同时，她又现着一种不自觉的骄傲和谦逊的神情，因为在一个很著名的文学副刊上，差不多天天登载着她的诗，有一位文坛的宿将曾称赞她是中国的女沙士比亚[2]。

“怎么，你把我看得这样的不诚实么？”

“你想得太特别了。”

“也许是的，”他又笑着盼了她一眼，“过分的欢喜会把人的感情弄成变态的。譬如这一次，我就没有理由的，只想给你们一点什么。”

“如果你喜欢诗，”她把话归到正当的题目上，“如果你还喜欢我的诗，”她自然地把声音放低了，“我明天把诗稿送给你……”可是她觉得他的思想和行动都不能证明他是一个嗜好于文学的人，便赶紧把话锋转变了，说：

“不过你喜欢读诗，也许是一时的兴致吧。”

“好的，”他正经的对她说：“我们做了好几年朋友，今天才知道你对我是一切都怀疑。”他从胸袋里拿出烟盒来，抽出一枝香烟，做出很无聊似的放到嘴上去。

珊君顺手将洋火给他，向他很热情的解释说：

“我没有疑心你什么，一点也没有；并且，我也没有疑心你的必要。你自己知道，你以前并没有使我知道你也是不讨厌文学的……”

他奇怪起来了：

“你以为应该是那一种人才配喜欢文学呢？”他点燃香烟，沉重地吸

了两口，把烟丝吹到空中去。“我从前告诉过你，说我不欢喜读诗么？”

她答不出适当的话，却笑了，很抱歉似的向他望了一下。

“的确有许多人，”过了一会儿，她想起一个证据来说：“譬如王振伍——他是你们的同志，你不是和他很相熟么？——他就对于文学很仇视。有一次，他居然在大众之中宣布说：文学和贵族的头脑一样的没有用，应该消灭。”

“他说的是贵族文学吧，”他为他的同志解释了。“他不会说是无产阶级文学……”

“不，”她截断他的话，而且坚定的说：“不是的。他的确把‘文学’看做一种玩具，看做对于人生没有功效甚至没有影响的东西。的确，像这样的人还不少呢。”

他把香烟取下来了，一面吐着烟丝一面说：

“我不敢说绝对没有那种人，但是那种人是不能作为代表的。”于是他站在社会主义的立场上，把普力汗诺夫、卢纳卡尔斯基[3]对于文学的观念说了许多。他把他自己的意见也说出来了。他说文学在最低的限度也应该像一把铁锤。

他的见解把这位女诗人吓了一跳。“什么，像一把铁锤？”她暗暗揣摩着想，瞠然向他惊讶着。

“你不喜欢听这样的意见是不是？”他重新点燃一枝香烟，如同吸着空气似的一连吸了四五口。

“你说得太过火了。”她慢慢的说，也好像舒了一口气。

他忽然想起，他的这位玫瑰花似的女朋友，她是一个关在象牙塔里的诗人，虽然她的诗在中国新诗坛中算为最好的，但她只会做《美梦去了》和《再同我接个吻》这一类的诗。所以他觉得他刚才的话都是白说的，而且反把一种很喜悦很生动的空气弄成很拘束了。

“也许是的，”于是他又浮出微笑来说，随着便转了话锋，“唉，其实，我对于文学完全是门外汉呢。但是无论怎样，我是很喜欢读你的诗。”

她的脸也重新生动了，鲜艳，并且射出默默欢乐着的光彩——这是一种即要和爱人结婚的处女的特色。

“好，”她兴致浓郁的说，又轻轻的闪了他一眼，“如果你真的喜欢，我说过，我可以把诗稿给你……”

“谢谢你。我实在应该读一读诗，因为，我近来实在太机械了，差不多我的头脑只是一只铁轮子。”

她笑着，嘴唇要动不动地，宛如要说出什么俏皮话的样子。这时，那房门突然推开了，砰的一声大响，把整个房子都震动着。

他们的眼睛便带点惊讶地望到房门口，白华已经跳着进来了。

[1]本作最初于1930年5月20日《日出》月刊创刊号上发表一部分；1930年10月20日由春秋书店出版单行本。此次出版，根据作者早期版本加以编校，文字尽量保留原貌。

[2]今通译为莎士比亚。

[3]普力汗诺夫（1856—1918）：今通译为普列汉诺夫，俄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后成为孟什维克的首领之一。卢纳卡尔斯基（1875—1933）：今通译为卢那察尔斯基，苏联政治家，文艺评论家。

二

白华一进门便向她的朋友各闪了一个任情的妩媚的眼色；她的样子总是那末快乐的，永远有一种骄傲的笑意隐在眼睛里，证明她的心中是藏了许多得意的幻想。

她带点走得太快的微喘问："你们来了多久了？"接着她转过身去向着刘希坚，"你收到我的信没有？"便和他很用力的握了手。

"我就是给你送钱来的。你又到那儿去呢？"

她坐到床上了，说：

"到你不喜欢的那地方去。"说了便故意的看了他一下，一面从她胁胳中拿出一包东西，打开着，是许多影印的克鲁泡特金[1]的木刻的像。

她非常得意地把相片翻着，拿了一张给她的女同学：

"珊君，这给你。你瞧，这个样子是多么表现着伟大的思想和伟大的人格呀……你只瞧他的胡子……"

她的女同学没有答应她，只是新鲜地，惊讶地，凝视着这一位世界上惟一的无政府主义的领袖。

接着她又拿出一张来，向着刘希坚说：

"这不必给你，因为你现在是不喜欢的。"

他正在发呆似的看住她的脸——用这样的眼光去看她已经有一年多了，是当初就被她发觉的，并且也从她那里得到和这眼光同样的感觉，这成为他们俩还不曾解决的秘密。这时他忽然把眼光收转来，急促的回答：

“你怎么知道呢？”

“许多人都在说，”她突然为了她所信仰的主义而现出一点冷淡的神色。“说你把所有安那其[2]的书籍都扯去当草纸用……”

他不禁的笑了。

“他们完全造谣，”他随着尊重的解释说：“无论怎样，我不会干这种无意识的事情。这种事情是多么可笑。你会相信我干出这样的事情来么？”

“不过你心中只有两个偶像，”她坚执着说，“马克思和列宁！……你现在是很轻视，而且很攻击安那其主义了。”接着她又说一句，“你只有马克思和列宁！”于是有点愤然的样子。

他觉得这一点有和她辩驳的必要，便开始说：

“一个人为他自己的信仰而处于斗争的地位上是正当的。你不承认么？除非是懦怯者，有人能够在敌人面前不作一声，或者低头么？并且，忠实他自己的信仰，拥护他自己的信仰，这完全没有受人指摘的理由。……”他还想再说下去，却忽然觉得他所爱着的人的脸色已经变样了，变得有点严重了，便立刻把要说出来的话压住。但他却仍然听到一种近乎急躁的声音：

“那你为什么从前又加入安那其？”

“从前我以为安那其主义可以把我们的社会弄好了。”他差不多用一种音乐上的低音来说，他只想把这论争结束了。

但是那对方的人却向他做出一种特别的表情，仿佛是在鄙屑他的答话，并且逼迫似的说：

“一个人的信仰能够常常动摇的么？”

他觉得这句话是把他完全误解了，而且还不止误解了他的思想，于是他看了她一眼，便不得已的解释说：

“白华，连你也这样的误解我么？我觉得你这样的说我，是不应该

的。我自信我是很忠实于信仰的人。我的信仰不会受什么东西的动摇。但是，正因为这样，对于安那其主义，我才从热烈中得到失望，觉得那只是一些很好的理想，不是一条——至少在现在不是一条走得通的路。这是有事实可以证明的。更不必说中国的无政府党是怎样的浅薄和糊涂——而这些人是由科学的新村制度而想入非非的，他们甚至于还把抱朴子和陶潜都认为是中国安那其的先觉。”他重新谨慎的望着她——“你自然不是那样的人。因为你对于克鲁泡特金的学说是很了解的，但是我实在不明白你为什么还没有觉得，我们现实社会的转变决不是安那其主义所能为力，那乌托邦的乐园也许有实现的可能，然而假使真的实现，也必须经过纯粹的共产社会之后若干年。所以，我不能不……”最后他望着她的眼睛，几乎是盼望着同情的样子。

她不喜欢他一切都用唯物的解释，因此她仍然站在她原有的地位上，坚持着她的论调：

“这只是安那其主义比其他主义更高超的缘故。”她非常信仰的说，声音也同她的态度一样，表示着不愿被人屈服的刚强。

他不得不又继续着回答：

“那也许是的，”他的声调却越变谦和了。“不过为社会着想，需要共产主义的思想是最重要的，而且也是最迫切的。如果不能立刻救社会的垂危的病，那么无论什么高超的学说都等于空文，因为我们只能把某种思想去改造社会，不能等待着社会来印证某种思想——”

这时有一种意外的声音忽然在他们之中响起来了，他们都立刻把眼光转过一边去，射在珊君的身上。接着他们又听着：

“怎么，你们一见面便抬杠？你们把我都忘了。”

白华这才重新笑起来，恢复了她的常态，在她的脸上（虽然有点发烧），又浮泛着快乐的表情，眼睛里又隐着许多笑意……

“真对不住你，”刘希坚也微笑着向她抱歉了。“你觉得我们的争论太无趣味吧。”

她还没有回答，白华却抢着向她问：

“安那其主义不是最高超的学说么？珊君，你说呢？”显然她还保存着许多好胜的心理。

“我说不出来，”珊君俏声的回答：“因为我没有看过关于安那其主义的书，”接着她又补充说：“我别的社会主义的书也没有看。”

“你看不看？”白华心急的，又极其热心的宣传说：“我这里有巴库林[3]和克鲁泡特金的全集……其实，你顶好看一看……你看么？”她好像立刻就要把那些书推到她身上去。

刘希坚却暗暗的想：“她是只想做诗的！”

果然她拒绝了，却找出一个很委婉的理由来说：

“我是要看的，我一有工夫看便来拿。”

“忙些什么呢？”白华刚刚要这样说，忽然想到这位女同学的佳期，便改口了：

“我想你现在是很忙的。至少，”特别示意的望了她一下，“你现在是没有心情看书的。”接着几乎开玩笑了，“你现在是只有着‘两性的幸福生活’呀……”并且故意把最后的一句说得大声些。

珊君的脸又飞上了一片红晕，却又抑制着说：

“别拿我开心……”同时她又悄悄的瞥了白华和刘希坚一眼。“我是把你们当做好朋友……”停一下，她就说出她到这里来的缘故了：

“密司陈她忽然有事要回家去，”她显然是不好意思的说：“她那天不能做女傧相。所以……我想你和密司王说一说，看她肯不肯？”

白华打起哈哈了。刘希坚也暗暗的好笑，联想到有一篇名做《白热的结婚》的小说。

“一定要女傧相么？”白华强忍着笑声说：“好的，我明天和她说一说……”接着她又戏谑的问：“还有什么事情没有？要我替你做些什么呢？”

“不敢劳驾你。不过，如果密司王不肯的话，我想你再去同密司周

说，因为我同她们没有你熟。”说了便站起来预备走。

“忙什么？”白华也从床上跳下了。

“好让你们说话呀！”她含蓄的笑着说，仿佛这句话很报复了他们的谑笑一样，同时向他们流盼了一眼，便走了。

白华转过身又坐到床上去，活泼地摇着腿干，一面把克鲁泡特金的像捡了起来。

刘希坚的眼睛也跟着她的动作而钉着她。他仍然从她身上得到一种愉快——这愉快的成分是很不容易分析的。并且，他今天忽然觉得她简直像一个炭画了，因为她穿的是一身黑，黑夹袄，黑裙，黑袜子，黑皮鞋……但是她比一切画着少女的炭画都美，而且生动。

他下意识的想：“爱你，唉，白华！”

白华向他说话了：

“你带了多少钱来？”

他警醒了不少，便回答：“十块。”

“还有没有？”

“你的信里只说十块。”

“现在不够了，”她笑着说：“把你所有的钱都给我……”

“好的，”他爽然地，“不过你要对我说，是不是又拿去印那些传单？”一面把皮夹子拿出来，向桌上抖着，一共是十三块和四角辅币。

她把钱拿了。

“你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她朗声的说，接着她把小零头还给他：“这四毛钱留给你买香烟吸……”

他没有作声，呆看着她伸过来的手，只想把嘴唇沉下去吻在那嫩白的纤细的手指上，至于作一些狂乱的事情。但他又呆看着她的手收回去

了。他是只想有一个机会让他用唯物的方法去向她表示他的爱情的……

她已经坐到藤椅上了，又把椅子拖拢来，朝着他，和他挨得很近地，差不多可以听到彼此的呼吸，这举动很像她要向他说出什么秘密文件。

“我告诉你，”她的话开始了。并且她看着他，很出神的看，眼睛充满着熠熠迷人的闪光，但这闪光又含蓄着一种纯洁的原素，使人不敢妄想。

“唉，白华！”他制止着想，他的心是惶惑地动摇了。

她接着用快乐的声调说：

“世界上真有许多蠢事情呢。你不是曾认识陈昆藩么？就是那个斜眼睛！谁都知道他在十五年前——在他十四岁时候，他父亲便给他娶了亲的。人家说他的妻子可以抵过两条牛，因为她一天操劳到晚都不知道疲倦。他有三个孩子也是谁都知道的。他的大孩子已经会想法子去偷别人的甘蔗。但是他常常都在生人面前说他没有家庭，并且把他自己的年纪减小了八岁。谁相信他只有二十一？也许他自己还以为满年轻呢。他的黄头发总是浆得油腻腻的，那劣等头发水的气味，真使人一嗅了便要呕……”

她把话停住了，却分外地高兴起来，仿佛她的喉咙边还有许多更觉得可笑的话，使她当做享乐似的开心着。随后她把眼睛望着对面的人，又闪着迷人的妩媚的光彩。

刘希坚有点奇怪她的这一套话，尤其是她的这得意的神气。他觉得她简直不是和他谈话，倒是在向他描画出一个小说中的人物。他忍不住问了：

“你这样说他干什么？”

“干什么？”她笑得仰起来摇了两下头，那黑丝一般的头发便披散到脸上，从其中隐现着脸颊的颜色，就象是一些水红色牡丹花的花瓣。

“我不会为那样的人白费我的时间，”她充满着得意的，又带着天真的快乐的声音继续说：“我现在说他就因为他使我觉得太可笑了。那样

的人，斜眼睛，蠢猪！你想他居然做了些什么蠢事？你不知道？当然！谁都想不出。他，瞧那蠢样子，他简直见鬼了，忽然找到我——当我昨天从学校里出来的时候——他开头就说：‘我在这里等了两点多钟呢。’便伸过手来想同我握。谁喜欢和他握手？我只问：‘你等着你的朋友么？再见。’他忽然蠢蠢的摇一下头，把眼睛瞧着我——斜的，大约是瞧着我吧，一面说：‘我只等你呵！’‘见你的鬼呢！’我这样想，一面给他一个很尊严的脸色，使他知道他的话是错的，不应该和冒昧的，一面冷淡的说：‘等我？我们没有什么事情要说呀。好，再见！’说完我就快步的走了。可是他又蠢里蠢气的跟了来。我装做不看见，走了好远，我以为他走开了，回头一看，又看见了那双斜眼睛。我真的冒火了：‘密司特陈，你这样跟着我，是不应该的，你知道么？’他却现出一副哭丧的脸，吱吱的回答说：‘知道。’并且又蠢蠢的走拢来，接着说：‘知道。但是——但是——’‘但是什么呢？’我被他的哭声觉得可笑了。‘我有几句话想同你说，’他又吱吱的接下说：‘我们到中央公园去说好不好？’‘谁愿意同你逛公园！’我气愤了。‘不是逛公园。只是——只是因为这里不大——不大方便。’他的样子简直蠢极了。我只好冷冷的说：‘有什么事，请说吧。’于是他就做出一种特别的蠢气，用斜眼睛呆看着我——又像是呆看着别的地方，开始说——他简直玷污了这一句话——说他爱我！我在他的脸上看一下——那样蠢得可怜——我反乐了。我忍不住笑的说：‘你爱我，真的么？’‘真的——真的——’他仿佛就要跪下来发誓了。‘你不爱你的妻子么？’我又笑着问。‘不爱，一点也不爱，’他惶恐的说：‘真的一点也不爱。我那里会爱她！’‘哼！你倒把你自己看得满不凡呢！’我一面想着一面又问：‘你的小孩子呢？’‘也不爱。’‘把他们怎么办呢？’他以为满有希望似的伸过手来说：‘如果——如果你——我都不爱他们。’‘好极了，’于是我忍不住的便给他一个教训：‘你把爱情留着吧，不是前门外有许多窑子么？’说完我跳上一辆洋车了……”

她说完这故事又天真地狂笑起来，同时她的眼睛又流盼着对面的男子，仿佛是在示意：“你瞧，他那配爱我？”

希坚却不觉得那个蠢人的可笑，只觉得可怜。并且为了她的生动的叙述而沉思着，觉得她很富饶文学的天才……

忽然像一种海边的浪似的声音从他的耳边飞过去了：

“你在想什么呀？”

他立刻注视到她的脸：

“想你——你写小说一定写得很好的。”

女人的天性总喜欢男子的恭维。而他的这一句话，更像她在睡觉以前吃着橘子水，甜汁汁的非常受用，便不自禁的向他望了一眼，那是又聪明，又含蓄，又柔媚的眼光啊。

他的心又开始动摇了——惶惑地，而且迷路了，但不像什么迷路的鸟儿，却是像一只轮子似的在爱情的火焰里打圈。所以他的眼睛虽然看着白华的脸，而暗中却在想：“假使我向你表示呢？……”于是把她的一句“那我学音乐呢？”的问话也忽略了。

“你觉得怎样？”她接着又问。

他的脑筋才突然警醒地振作一下，便找出很优雅的答话了：

“我在想，”他的态度很从容地，微笑地。“究竟你学文学对于音乐有没有损失呢？结果是：我觉得你可以在这两方面同时用功……”于是他等着这些话的回响。

自然，她又给他更迷惑的眼光。但是这意中的报酬却使他难受透了。他想着——考虑着——又决不定——在这种氛围里，在这种情调中，在这个房间内，究竟是不是一个向她表示爱情的最适宜的时机。他觉得有点苦闷了。但他仍然忍着听她的话。

“可是别人都不相信我呢，”她带点骄傲的声音说：“你是第一……”接着又向他柔媚地笑一笑。

他乘机进一步说：“是的，那些人只会在纸上看文章。”

她完全接受了他的话，并且向他吐出心腹来了：

“我曾经写过好几篇散文……”她真心的说。

“在那里？发表过么？”他热情地看住她。

“都扯了。”她低了声音说。

“唉……”他惋惜之后又问：“为什么把它扯了呢？这简直是一个损失。”

“我不相信自己……”

“以后可不要扯——不——的确不应该扯！”

她没有说什么，只现着满意的笑。于是他又极力怂恿她，给了她许多鼓励。

但当他还赞美她的性格可以在舞台上装沙乐美[4]的时候，也就是在他们的情感更融洽的时候，房门上却响起叩门的声音，他和她都现着讨厌的神气把眼睛望到门上去。

“谁？”她更是不高兴的问。

“自由人无我！”门外的人一面报名一面进来了，是一个有心不修边幅的长头发的瘦子，可以在浪漫派的小说中作为“颓废又潇洒”的代表人物。他很冷淡地向刘希坚点一点头，便故意表示亲热地走过去和白华握了手，又说：

“我把新村的图案画好了，拿来给你看一看。”便把一个纸卷摊开了。

显然，白华是不喜欢这位同志（看她只懒懒的和他握手便明白），但她却为那新村的图案而迷惑了，聚精会神地站着看。她也忘了这房子里还有另一个人……

希坚便一个人孤独地坐在一边，他慢慢的感到被人冷视的气愤了，但他又用“天真”的字眼去原谅她——的确她是天真的，她还一点也不懂得世故呢。于是他等着，吸上香烟，却终于想走，但正要动身，又被那位中国的安那其同志的言论而留住了。他静静的听着：

“这就是整个新村，”那位“自由人无我”很傲然地，一面又狂热地在纸上划来指去的说：“我们可以名做‘无政府新村’，这里分为东西两区域——你不看见么？——东边是男区，全住着男子；西边是女区，全住着女人；东西两区之间是大公园——我们可以名做‘恋爱的天堂，——让男女在那里结合，而完成安那其的理想：恋爱自由！”

“放屁！”希坚只想从中叫出来了。

这时那位理想家又发出妙论：

“住在村里的人都不行吃饭——自然吃面包也不行，只行吃水果。”接着他说出他的理由——“吃水果可以把身体弄成纯洁的。”

希坚简直耐不住了，他一下跳起来，朝着白华的背影说：

“我走了！”

她忽然跑过来了（大约有点抱歉的缘故），便亲切的捉住他的手，把脸颊几乎贴在他肩臂上，眼睛翻着望他，完全用温柔的声音说：

“就走么？好的。吃过晚饭我到你那里来……”并且多情得像一个小孩子。

“好吧。”

希坚短削的回答，便什么都不看，昂然地走了。

[1]克鲁泡特金（1842—1921）：俄国人，无政府主义者，地理学家。

[2]安那其：即无政府主义。

[3]巴库林（1814—1876）：即巴枯宁，俄国早期无产阶级革命者，无政府主义者。

[4]沙乐美：今通译为莎乐美，英国作家王尔德所作同名戏剧中女主角的名字。

三

马路上的阳光已经不见了，只在老柳树的尖梢上还散着金黄的闪烁。北京大学是刚刚下课，路上正现着许多学生，他们的臂膀下都挟着讲义和书本，大踏步的走，露着轻松的神情。刘希坚从这些活泼的人群中很悒郁的走出了马神庙。

“先生，洋车！”

他不坐车，只用他自己的脚步。他差不多是完全沉默的，微微的低着头，傍着古旧的皇城根，在景山西街走着，走得非常之慢。

这一条马路是非常僻静的。宽的马路的两旁排列着柳树，绿荫荫地，背后衬着黄瓦和红色的墙，显出一种帝都的特色，也显出一种衰落的气象。路上的行人少极了，树荫中的鸟语却非常繁碎。这地方是适宜于散步的，更适宜于古典诗人的寻思……

但他对于这景色是完全忽略的——美的或者丑的景物都与他无关，一点也不能跑进他的意识。他是因刚才的经过而扰乱着他的全部思想了。

他一面走着一面想起许多很坏的印象——那个“自由人无我”，便是这印象之一。“滚你的吧！”他想起那新村的胡说便低声的骂了。但接着——这是非常可惋惜的——他又看见了白华站在那里看图的影子，他不禁的在心里叹息着：

“唉，白华……”

而且，他带点痛苦的意味而想到她的笑态了。这笑态却使他联想到他自己在第三者面前受到她的冷视，心头便突突的飘上火焰。但他立刻又把这气愤压制着，并且把许多浮动的感情都制止了，因为他觉得，他

是一切只应该用科学的头脑，不应该由心……

于是，第一，他分析了他和她的关系，他冷静地把它分析起来：他认定自己是爱她的（这个爱在最近更显著），并且她也很爱他——她有许多爱他的证据，但是他和她的爱情之中有一个很大的阻碍，那就是他们的思想——他认为只是她的那些乌托邦的迷梦把他们的结合弄远了。

“不，”这是他分析的结果：“她不会永远这样的，她总有一天会觉醒。”

然而这信仰却使他忧郁起来了，因为他料不出她觉醒的时期。

“我应该帮助她……”他想，于是又想起他和她已经经过的那许多纠纷。当他退出安那其而加入共产党的时候，他和她的冲突便开始了——那是第一个。但是这冲突是接连着第二，第三，一直到现在。他是常常为这冲突而苦恼着的。他也常常都在作着扑灭这冲突的努力。他又常常为这努力而忍耐。为的他不能丢开她以及责备她。因为他是很了解她的：惟一，她只是太天真了。否则，他认为她不会为实际的社会运动反沉溺于乌托邦的迷梦。并且他相信：只要她再进一步去观察现实的社会，或者只要她能冷静一点把那安那其主义和二十世纪的世界作一个对照，那她一定会立刻把幻想丢弃了，把刚毅的信仰从克鲁泡特金的身上而移到马克思和列宁来。虽说她这时还受那许多糊涂同志的眩惑，也把她原谅了。他的职志只是乘机去帮助她，去把她从歧路的思想中救出来。可是，无论在什么时候，当他一说出抵触安那其的言论，她就不管事实，只凭着矜夸的意志，用狂热的感情来和他对抗，于是变成不是理论的辩证，而是无意识的争驳了。这样的结果很使他感到懊恼和痛苦，但没有失望。他是仍然继续进行着这努力去进行的。一有机会，他就用种种方法去唤醒她……

她呢，每次都是很固执地红着脸的。当他把一切都用唯物论来解释的时候，她总是动着感情说：

“各人信仰各人的。我只信仰我的唯心论。”便什么都弄僵了。

让步的——其实只是压制的——又是他。因为他不愿他的行动也超出理性的支配，并且他不愿因这样的争执而损伤到他们尚在生长的爱情。所以他们每次的相见，都成为三个转变：开头是欢喜的握手，中间经过争论，随后用喜剧的煞尾。

但今天的情形却不同了。他离开她，完全是被迫的。那时，假使不是突然跑来了那位神经病的理想家，说不定在那种如同被花香所熏着的情调中，他和她的爱情的火花就会爆发起来，更说不定他还可以借着爱情的力量使她牺牲执见，使她用客观的眼光来观察这现实的社会，而成为他的——共产主义的同志……

“的确，”他带点惘然的回想，“今天算是失掉了一个好机会。”因此便想到那个“自由人无我”划来指去的样子，他几乎要出声了：

“简直是糊涂蛋！”

接着他在心里很沉重地轻蔑了那些中国的无政府党人，他觉得他们是戴着安那其主义的面幕，而躲在时代的后头，躺在幻想的摇篮里，做着个人享乐的迷梦，无聊之极。

“然而——白华，唉！”他重新又惋惜到她了。她的影子便又浮到眼前来。但他所看见的却是那天真的，任性的，骄纵的，但又很迷人的，妩媚的，温柔的，她的完全的性格和她的一切风姿。随后是那双圆圆的，大的黑的，特别充满着女性魅力的眼睛，又使他感到爽然的一种愉快了。

“她是美的——很美的——另外一种特别的美——”他心悦地想着，便不自觉的向她作了一次冒犯的幻想：他看见她丰腴和洁白的肌肉，看见她弧形的曲线，看见她凸出的轮廓，他把她完全的裸了。

这想象便使他吃了一惊。同时，他觉得身体中正活动着一种很使他感到不舒服的流质的东西，他更诧异着。但他立刻就了然了，因为这现象从一个二十六岁的男子看来，是不必耗费怎样的思索就会懂得的。所以他忍不住的向自己笑着想：

“哈，希坚，你在幻想些什么呀？……”

这时在他的周围忽然亮起来了。他抬头一看，才觉得他快走到三座门。那夕阳的余辉早已消灭了。夹在柳树之间的路灯刚刚开放了。他想起临走时白华对他说的话，便赶紧向路旁的洋车夫做了一个手式，坐上了，只说：

“西单皮库胡同。”

一回到三星公寓里，他马上就跑去打电话——东一三二六。

那边的小伙计告诉他：“是的，七号，白先生，她出去了。”

他只好把耳机挂上，却疑惑地想了想，认为白华已经向他这里来了，便带着微笑地走进房间里，悠然把身体斜躺到床上去（连开来的晚饭也冷掉了），只在淡薄的灯影里，朝着天花板想一些他认为可能的情景——他和她的爱情以及工作……

然而他不久便觉得寂寞起来了。“全公寓里的饭都开过了呀！”他开始这样想。于是时间在他的寂寞中又继续着向前爬——夜也跟着时间而安静。他的寂寞却陡长了，并且变成了焦躁的情绪，从他的心底里一直燃烧起来。

公寓里更安静了。隔壁的钟正在有意似的向他响了十下。

他又跑去打电话——

“还没有回来呢。”又是那个小伙计的回答。

他不疑心那小伙计的撒谎——自然，这完全没有疑心的理由，他只是很着恼地又回到房间里，又躺在床上，又看着天花板……最后，他觉得这样子太无聊了，便开始压制着，坐到书桌边去，可是刚写了两页讲义又乏味的放下了。

“哼，”他向他警告自己说：“够了，希坚，你今晚扰乱得真凶呢。”

终于真的把什么都克服了，平静地，向书架上抽出一本日文书来——是一本波格达诺夫的《经济科学大纲》，便一直看到了一百二十五页，一种柔软的疲倦便把他很妥贴的带到睡眠里去了。

四

第二天，仍然照着平常的习惯，刘希坚在刚响八点钟的时候便醒了。阳光也照样的正窥探着他的纸窗。他起来了，带着晚眠的倦意和一些扰乱的回味，便动步走到C大学去，因为他必须去教授两点钟的《近代社会思想概要》。

在路上，浴于美好的清晨之气里，他的精神豁然爽利了许多。他想起昨夜里的烦躁情形，觉得很可笑。

“可不是，”他自己玩笑的想，“你也有点像神经质的人了。”却又愉快地——在心里浮荡着白华的笑脸……他把她的失约是已经原谅了。并且，因了那种过分的幻想——超乎他们现实关系的裸了她，他证明自己是需要她的，不仅是一种精神恋爱的需要。这感觉又把他的爱情显得充实了，使他感着幸福的兴致，一直把微笑带到了校门口。

但是在讲台上，他又现着他原有的沉静的态度，不倦地讲着李嘉图的地租论和劳动价值说。

下课之后，他又恢复那暂时被压的心情了。重新流散着满身的乐观，挟着黑皮包——如同挟着白华的手腕似的，高兴地往外走，急急的跨着大步。

“刘先生，”走出第二教室不远，一个号房便迎面向他说：“有人在会客室里等你。”

他皱一下眉头问：“姓什么？名片呢？”

“她没有给名片。说是姓张……”

他只想告诉听差说他没有来。可是一种很粗大的声音却远远的向他

喊出来了：

“哈，希坚！”

向他走来的——用一种阔步走来的，是他的一位女德哇斯[1]，被大家公认为可以当一个远东足球队选手的张铁英女士，虽然她还没有踢过足球。他一看见她，只看见那满着红斑点的多肉的脸，就把他已经松开的眉头又皱紧了。但他也只好招呼她：

“呵……是你。对不起，你等了很久吧。”

“刚刚来，”她说了便欢喜地跨上一步向他握一下手，只一下，便使他感到不是和一位女士，而是和一位拳师似的，觉得他自己的气力小多了。

“我已经去过你的公寓呢。”她接着用力想温柔低声的说，却依旧很粗很大声。

“有什么事么？”他一面走着一面平淡的问。

“没有事。我只想来看看你。”

“好的，谢谢你。”

“不过，我知道你是不喜欢我来看你的。”

“我没有这种心理。你来，自然很欢迎……”

“但是你常常都在回避我，并不是怕我的回避，只是不愿意和我相处的回避。”

“你这样觉得？”

“是的，我这样觉得。我很早就觉得。你自己不觉得么？你常常和我刚说几句话便好像说得太多了，就做出不耐烦或者疲倦的样子，不然，你就托辞有事情而走开……”

“你太多心了。”

“我一点也不……我自己很知道，我不会令你喜欢的。我知道，我知道那缘故……”最后的一句是充满着许多伤感的调子。

这时已走到了校门口。许多洋车夫便嚷着围拢来。

刘希坚觉得为难了。他本来只一心希望立刻飞到白华的面前，但现在他的身旁却站着这么一位女士，他只好忍着不跳上洋车，又陪她在马路的边道上走着。

他决意保守着他的静默。可是张铁英也低低的垂着头。许多散课的学生都从背后走过他们的前面去了。正午的太阳正吐着强烈的金光，照着他们而映出两个影子——象两朵浮云似的跟着他们的脚边。

随后他们走到这条马路的尽头，那里是一个可以往东也可以往西的三叉口，刘希坚的脚步便好像要站住似的迟缓了。他忽然听见一种急的，粗的，被冲动的感情所支配的很不自然的声音，在他的左肩上响着：

“好，你只管走你的吧，你只管往东走吧。”

他偏过脸去，觉得她的眼睛是在恨恨的在看着他，她脸上的红斑点显得像一天朝霞。

他觉得有欺骗自己的必要了，便回答：

“我是回家去吃饭的。”接着他完全违心的问：“你也到我那里吃饭好不好？”

她迟疑一下便带点苦笑的向他看着。

“不，不，”她一连拒绝的说。

“为什么？现在是该吃饭的时候呢。我的公寓比你的近。”

“我不想吃饭。我现在很不快活了——这是我自己找来的，”她很难过地，同时又很呆板的望着他——“唉，每次刚看见你总是欢喜的，到后来总是这样——我很知道这是什么缘故……”于是她含着妒忌的向他说：

“你只管到大同公寓去吧！”

她连头都不回一次，一直急促地往西走去了。

刘希坚望着她的高大壮硕的背影，一面想着和这体格完全不相称的她的痴情，也就服从他自己的意志而向东走去，并且走不到五步便坐上洋车了。

“北京大学夹道，”他心急的向车夫说。

于是他重新把皮包往臂下一挟——如同他真的挟着白华的手腕似的，盘旋着温柔的愉快，浮出微笑来，是一种被幸福所牵引着的微笑。

[1]德哇斯：俄语Товарищ的音译，意为同志。

五

白华正在电话旁吵着：

“西五百十四——十四……三星公寓……怎么的？……有人打？……老挂不上……什么？西——西五百十四……吓……挂零号……”

她生气地拿着耳机，忽然一眼看见刘希坚走进大门来，便不管电话坏不坏，砰的一声挂上了，半跳半跑的向他迎去。

“这电话局真可恶，”她还带点脸红地对他说：“打了半天，老打不通！”一面把她自己的手让他握着，和他并列地转到西院去。

“昨夜你一定等我等得不耐烦呢！”她抱歉地说：“你连打三次电话来是不是？”接着她向他的左颊上很柔媚的闪了一眼。

“岂止不耐烦呢！”他心想，口里却答应说：“没有什么不耐烦。”

“我真不想你是这样的……”她一面去开房间的门。

“为什么？”他走进去了。

“你太把你自己变成一块木头了。”这时她的手才从他的掌心中伸出来，手背上现着几个白的指印。

“木头并不坏呀，”他故意俏皮的说：“木头也有木头的用处呢，譬如你建筑新村的时候，你是需要木头的。”

她笑着坐在他的对面。

“可是我的新村只用崖石，”她也存心开玩笑的说：“我不要木料。”

“器具呢？”

“一概用铁的。”

“烧火呢？”

“用野草。”

“好，”他含蓄地煞尾说：“那末新村的建筑就等于木头的倒运……”说了把眼睛含蓄的望着她。

她装做没有听懂。只说：

“不用担忧呀。我们现在还是需要木头的时候。”

“你需要？”

她不回答。站起来跑到床边去，从枕头底下拿出一个纸包的小东西，很像几块迭着的饼干样子。

“你猜，这是什么？”她天真的问，半弯着腰肢，站在他身边，显然还保留着许多小孩子的趣味。

“这怎么知道。”他只看着她的姿态，觉得这是一种很美的歌剧的表演。

“给你的，你猜？”

他注意起来了：

“袖珍日记……”他猜着说。

“再猜？”

他又注意了一会儿，于是想起了他自己的嗜好。

“那一定是香烟匣……”

她哈哈的笑起来了。急急的扯开纸，果然露出一个银灰色的很精致

的匣子，匣上面还画着一个展着翅膀的小天使，满满的张开弓，危险地要射出那一箭……

“给我么？”他立刻从她的手里拿过来了，感着意外的欢喜和特别的意义的，注视着那个小天使和他的箭。

“可不是？”她柔声的说：“我特意买来给你的。你看怎么样，还好不？”于是她坦然坐到藤椅的边沿上，她的手臂几乎要绕着他的肩头。

“好极了。”他侧点身子把脸偏过去，看见她的头发垂着，悬在额前散下来一些微香。——一种为他所不曾嗅过的很特别的香气，决不是什么头发油和香水的香。

“不但精致，不但美，”他更仰着脸向她说：“而且是——白华（这两字是特别低声的说），你喜欢那上面的图画么？”他微笑地等着她的回答。

“你为什么这样问呢？”她的声音是又清又柔。

“画的是希腊神话中的故事，是不是？”他又问。

她微笑的凝想着。

“是的吧，”于是她一下跳下来，跑开去，站在桌子的那边，显露着少女的特别的表情，充实地闪着可爱的眼光。

“你简直不是一个木头！”她过了一会儿才说出口。

“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装做不懂的问。

“随你怎么解释。”

“照我的解释是，”他逗着她说：“一块木头也有得到这美丽香烟匣的幸运。”便一下把匣子拿着，看着，微笑着，放到口袋里。又从衣服外面小心地摸一下，如同他是怀着一个宝物。

她凝望着，看他的举动。

随后他觉得他不能再这样保守着“文明的玩笑”了，便感着苦闷地只

想向她表白。说出她所给他的种种刺激，以及他需要她，如同他需要一种信仰——一种使他的人生成为完全充实的信仰。于是他驾驶着勇气向她喊：

“白华……”他的声音却带点战颤了。

她呢，她显然有点惊讶了。以前，她完全没有想到他会这样严重的喊出她的名字。因此她惶惑起来，心动着，失了意志似的愕然地看着他：他今天的眼睛特别闪着异样的灼热的光彩……

然而纷杂的声音响起来了，东边的院子里起了扰乱，那个小伙计一路跑来一路喘着喊：

“着火呀！着火呀！”

她突然变色了——是失去爱情情调的变色，惊惶着，跑出房外去。他也被这意外的事变而平静下去了，也跟着她走出去。

院子里满着人了。大家慌慌张张的。东院里正在熊熊地飞着火焰。

“唉，着火啦！”她抓着他的手臂说：“怎么办呢？”

“不要紧的。”他原有的沉静便完全恢复了。“我去看一看……”他接着说。

五分钟之后火焰低下去了。刘希坚从东院走回来。

“谁的房间起火？”她仍然站在房门边说。

“厨房，”他一面把眼睛还望着那里的黑烟。“他们真糊涂……尤其是那个小伙计，他慌得把一桶尿也泼上了。”

“唉……”她微微的吐了一口气。

“那末今天不能开饭呢。”接着她想起来了：“你也没有吃过吧？”

他点着头，还望着火焰的余烟，想着这一场火实在是他的——或者连她也在内——一个无法补救的损失…

“我们出去吃好了。”她又说。

他答应了，因为他觉得不能再留在这里了，这里的空气已经使他很不高兴，并且遭火的厨房里还喷着一种奇怪的臭气，使人难当。

他们便走了。离开大门口不远，有许多挑着水桶的救火兵跑向这边来。

他们很简单的在附近的一个本地馆子里吃了一顿炸酱面。

“你下午有事没有？”走出面馆的门口，她问。

“一点也没有。”

“我们到公园去好不好？”

他完全欢喜了，却只用眼光向她表示了同意。他们便坐车到中央公园去。温柔的阳光和初夏的景色装饰着公园。上面配一个广阔的蔚蓝天空，周围充满着鸟儿的歌唱。到处流散着浓郁的，但并不熏人的很香的气味，芍药花正在含苞，牡丹花盛开了。桃树上结着许多小桃子。几对鸳鸯和水鸭在池子里游戏。那只雄的孔雀和什么争艳似的展开了美丽的尾巴。一切是喜悦，美丽，调和而且生动的。

她快乐的说：

“这是一幅理想的图画……”

他回答说：“但是图画所缺少的而这里都有了。”一面也钉视着她。并且，很自然的伸过手去把她的手臂挽着，感着新的欢乐地同她散步，合拍的走，低声的说话，俨然是一对爱人——一对尚未结婚的爱人的样了，因为结过婚的爱人又比较大胆了。

他们走到来今雨轩的时候，忽然遇见另一对人，于是停止了。

“珊君！”白华叫道。

“哦，你们俩也来……”珊君说，接着她向她旁边的人介绍说：

“你们不认识吧……刘希坚先生……杨仲平。”

杨仲平是个身段不很高大的少年，和珊君恰恰是配得上的一个，带着江南人所富有的文雅的气质。他这时赶紧和刘希坚握一下手，说：

“珊君常常说到你。我很想来拜访你，可是都没有机会。”

“谢谢你。我差不多天天都看到你的文章呢。”他回答，其实他没有真的看。于是觉得这一位名震北京的小说家，很漂亮，也许是将要结婚的缘故，修饰得很象一个交际家，一个在女伴中很可自鸣得意的人物。

“惭愧得很，那些都不像东西。”

同时白华在告诉珊君说：

“我已经同密司王说好了，她已经答应给你当傧相，可是她正在为衣服为难……”

四个人便一路走了。

刘希坚和杨仲平谈起话来。他总是很喜欢去了解一个新认识的人，如同他喜欢去了解某种新兴的学说一样。但结果他对于这位被当代文坛所推崇的小说家很感到失望了，因为他觉得这位小说家简直是一个盲目的创作者，不但不注意时代的潮流，连一点确定的见解也没有，所说的都是躲在象牙塔里的文人所惯说的呓语……

“艺术是独立在空间的！”这就是代表他的艺术观的一句最精彩的话。

于是走到路的转角，他们便彼此分开地走了。刘希坚回顾着那一对人的背影，不自觉的生了一种感想：

“可怜，”他有点阴郁的想——“这两个也是文坛中的好角色……”

白华却伸过手腕来，这一次是她去挽他，并且把一个笑脸朝着他说：

“你看他们俩还需要行一次婚礼，这简直是一种滑稽……”

他没有回答她，因为他沉思着——满眼是二十世纪的人，纵然在知识阶级里，满眼也都是十八世纪的头脑……

“你不觉得么？”她接着问。

他没有注意她所说的，只得冒险地向她微笑着，而指着一团牡丹花来遮掩说：

“你喜欢那种颜色？”

“我都不喜欢。”她望了一眼说。

“为什么？”

“贵族的样子。”

“对了。”他一面和她穿到社稷坛去。“这种花的样子也不好看！花太大梗子又短小，叶子又没有劲。”

“出丑，还是国花呢。”

“并且从前的文人还把美人来比花——也许就是这种花吧。”

“其实花那有人美，”他接着又说：“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比人体更美的，尤其是——”他把话咽住了，却笑着看她一下。

她默着，感着欢乐的默着。他也就不再说了。他望着那阳光从黄瓦上反射出来的闪光，一面呼吸着带香味的空气，而寻思着这现实的散步所给他的愉快，就更用力的把她挽着。

过一会儿她也开口说：

“公园实在是社会上一个很大的需要，”她差不多是身体挨着他，声音就发在他的颈项边。“可惜中国只有贵族的公园。”

“我想不久就会把它改做平民的。”

他们又把话停止了。各人怀着自己的思想而默着，走出了这一个已经成为遗迹的偏殿。

这时他又悄然看了她一眼，忽然看出他以前所忽略的东西，就是她的眉毛是特别的长，而且有力的弯在眼睛上，仿佛便是一篇她的个性的

描写。并且他觉得她的黑眼珠凝聚着熠熠的光彩，是一种美的而同时又是庄严的——他想不出宇宙间有什么东西来和它形容，甚至于——他这样认为——深夜里的两颗明星并不足奇的，那实在太平常了。

于是他重新用力的挽拢了她，几乎要停了脚步的说：

“华！”他下意识地把她的“白”字去掉了。“我们象这样散步还是第一次呢。”

她立刻偏过脸来。

“你忘了以前的么？”她有点诧异的问。

“以前的不同，”他微笑着回答：“这一次才真的使我——”他望着她沉思的脸。“你未必没有一种感觉么？”

她懂了他的意思。

“自然，”她柔和的说：“新的散步自然有一种新的感觉。”一面把眼中的光彩射过来，如同从太阳光中散下来许多欢乐。

“那么你感觉的是什么呢？”

“你呢？”她反问。

他几乎挨着她的耳朵说：

“我感觉以后不能一个人散步了，无论那样的散步都必须和你……”

她出声的笑起来了——这种笑声是真实的，是从本能中开放出来的，也就是被过分的欢喜和爱情的骄傲所激动的笑声。

“现在，我听你的，”他等她笑声止了之后又说。

“随你怎样想都好，”她的脸颊泛上红晕的说：“我是知道你的。随你怎样想……”

“那末同我的一样，”他觉得这句话并不是一个探险。

“你这样想？”她思索着问。

“是的，”他有点沉着声音说：“倒不如说是我的信念，并且我不能把这种信念推翻了。”

“我知道，”她的脸发着烧了，“我完全知道，”接着她又看着他说：

“我很早以前就知道了。”于是垂下头，一直默着。

他也一直注视着她。随后，他觉得他的感情——同时连理性也在鼓励他，命令他，如同他的信仰指挥他去战斗一样，他不能不让那一种血仿佛电流似的通过他的全身……

“华……”他的声音是颤着，而又动人。

但是她突然象发疯一样的昂起头来了。

“我们，”她闪光的眼睛上布了一些阴影，“我们之间有阻碍呢！”

他仿佛站在战线的前锋上受了一击，却又不能用他的力量去报复那击他的人，便完全忍耐地沉下头去，显然有点心伤。

“我们不能打破么？”他瞬即鼓起勇气来说，而且想到他从前的愿望，便立刻增壮了许多精神。

“你能够丢开你的信仰？”她显然不相信这种改变。

“当然不——”他想一想便决定了：“我所希望的是你。”

她奇怪起来。

“如果不是你，”随即她正经的说：“我简直要承认这一句话是我的羞辱呢。”

于是他照着他自己的方略去向她解释。他完全把自己处于战斗者的地位，现在他整个的性格和机智，大胆地，用社会主义的巨弹向她进攻，并且他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时期，而胜败是应该在此一决的……

这一次他和她的思想交绥算是他第一次没有为爱情而让步，但是他

也没有得到胜利。

她最后只说：“我不会受人劝诱的，更不会受人屈服的。我也许明天就丢开安那其，也许我永远信仰它。这都是我自己的事情。”

她是刚强而且严肃的。

“好，”他觉得不必再向她进攻了。“我们不说这些吧。我希望你有一天会——好的，我为尊重你不说下去了。”他期待着以后的机会。

争论的结果，便这样的使他们沉默了许多时。

末了，他先开口——这时已向着公园的大门口走去了。

“想不到挽着手展开一次激烈的战争！……”他已经恢复了沉静的态度而微笑着说。

“对了，”她回答，显然那兴奋的感情也平静下去了，又从眼睛里露着柔媚的闪光。“倒像是一幕戏剧似的……你说呢？”

“是爱情的？还是战争的？”他带点俏皮的问。

她变得很可爱了。

“我只承认是爱情的，”她坦然悄声的回答，接着她讥刺的开玩笑说：“不过在这里面不是表示爱情的好地点。”她的目光像一条魔人的鞭似的打在他脸上。

“你觉得应该在那儿呢？”他不受窘。

“至少，”她带点自负的神情说：“什么人都在公园里，实在是太俗气的。”接着问：“你不觉得俗气么？”

他点了头。在心里，却想起他那时要发狂的情态，便也说——只暗暗的向他自己说：

“接吻——这也太陈旧了。现在应该是有别的新方法来证明爱情的。”

他们走出大门了。彼此握了一下手——这一下握手是含着新的意义和新的愉快的，握了好久，并且握得紧极了。

“明天早上我到你那里来……”她已经坐上洋车了，却转过脸来说，还深重地把她的目光留在他的心里。

他一直站着，在夕阳的余辉中，望着她的影子慢慢地远去，并且望着她被风吹开的头发而想着她——他认为她的性格是适宜于干共产主义的实际工作的……

他被一个人拍了一下肩膀。

六

“喂，”那个人向他说：“怎么的，站在这儿？”

他猛然转过身，看见是一个同志，一个最能够抄写和最擅长宣传的同志，也是一个为工作而不知疲劳的人物。

“印字机！”他叫出他的浑名了。“你也来逛公园么？”便和他握了手。

“我只是过路，”他的同志回答：“你怎么老不叫我王振伍呢？我们在中学时候就给你叫惯的。”

“这是你光荣的称号呀！”他笑着说。

王振伍做出不乐意的样子：

“我可不愿意这就是我的光荣呢。我们是该干出一点更大的工作的。”接着问：“你笑些什么？”

“我快活我现在看见你，”他真心的说。

“我们不是常常见面么？”

“也许是我自己的缘故，”他继续说：“我今天看见你特别觉得高兴。”

“你发生什么得意的事？”王振伍猜着问。

“有一点，但现在不是告诉你的时候。”

“你站在这儿做什么？”王振伍猜想这是一个原因。

“看风景，”他玩笑的说。

“的确是一件雅事呀。”他的同志感到兴味似的说：“你一个人的情致倒不错……我呢，我成天只知道运动我的手和嘴，我从没有用眼睛看过风景——我不想这种开心……”

他插口问：“你现在到那儿去？”

“回去。”

“到我那儿去吧。”

两个人便动步了。

他们一面走着一面密谈起来。

“刚才，”王振伍低着声音说出秘密机关的代表名称——“‘我们的乐园’里接到一种消息……”他把眼睛看了两边——“恐怕在上海就要发生大事件呢，说不定就是空前的大事件……而且是马上就要发生的。”

“什么时候接到的？”

“下午一点钟，”接着又用低声说：“如果这一次真的发生了，是我们将来胜利的预兆……我们实在应该在这时发些火花……所以……好的，我们等着。”

“那末你的意见呢？”

“我自然是贯彻我的主张：须要流血。不流血——不流一次大血是不行的。就是我们要得到大成功，我们是必须经过许多小暴动，否则，要一次就将我们的全民众激发起来是不可能的。他们——我们的民众们还是太幼稚的，至少要给他们几次大刺激，然后他们才能够醒觉而自立起来，而站到我们这一面。你觉得怎么样？”

“我也这样想，现在我们最急切的就是牺牲——同时也就是暴动。我们是应该赶快把我们的火花散开去，并且要散得多，散得远。”

“好的，我们等着。我想我们要走到紧张的第一步了。”

便不约而同的握了一次手。

于是静默地走了好些路。

“我刚才看见张铁英，”王振伍离开了正题目，而说起闲话了：“她今天很不高兴，一连给我三个钉子碰。我想这是我替你受的冤枉……你今天没有看见她么？”

“看见过，”刘希坚平淡的说，在他的心里还飘荡着白华的影子。

“这就是她不高兴的缘故了，”王振伍笑着说：“我猜的没有错。”

“你不要乱猜，我和她没有什么的。”

“我知道，”他望了希坚一眼。“我知道你们之间没有什么。在你的观念上——自然只是对于异性的观念上——你不会喜欢她。”

刘希坚没有回答。

“其实，”他接着带点严重的声音说：“张铁英在我们的工作上是成功的，可是——她在恋爱方面总是失败的。我听说她以前曾爱过好几个人，人家只把她当做开玩笑的目的。”

“的确，”希坚承认了他的话。“她是我们的好同志，最能够工作的一个很难得的好同志。”却把恋爱的一面省略了。

“她真能够吃苦呢。”王振伍接着称赞似的说：“这自然有她的历史做根据的。她父亲是一个雇农——”

刘希坚惊讶地插口问：

“你怎么知道？”

“她自己告诉我的。她说她九岁时候就替人家看过两条牛，她十四岁还在田上帮她父亲播种。你只看她的样子就会相信了……”

“是的，”希坚用坚决的声调说：“我相信。我早就看出她不是出身于资产阶级——”

“连小资产阶级也不是呢，”王振伍赶快地补充说。

“她怎样跑到北京来的呢？”希坚探求的问：“为什么她离开她的环境？”

“我不大清楚。她没有对我说。她只说她的父亲被穷苦所迫而变成一个暴戾的酒鬼，要卖她……我想她跑出来就是这个缘故。”

刘希坚沉思着。

王振伍接着问：

“她没有对你说过么？”

“没有，”刘希坚简单的回答。

“怎么会没有呢？”

“不知道，她从没有说到她以前的生活。”

“大约是这样的，”王振伍想了一想便分析的说：“她把我看做一个朋友，而把你看做……唉，我们所处的地位正相反！”

刘希坚因这位忠实朋友的自白而笑起来了。他想着这位朋友在工作上是前进的，在恋爱上便常常被人挤到落伍者的地位。

“你可以努力进行，”他笑着说。

“完全没有用。”王振伍尊重的回答：“你知道，我在这方面是不行的。我努力也不行。我已经失败过好几次了。对于张铁英，我认为是最后的一次，以后我不想再讲恋爱了。”

“你们怎么样呢？”刘希坚完全关心他朋友的问。

“没有什么，”他低沉着声音说：“我不会使女性喜欢，这就包括一切了。不过我对于张铁英并不这样想，因为我认为在我和她的出身阶级的立场上，我们是应该结合的。你知道，我也是从……”他把话停住了。过了一会儿又接下说：“我常常回想我以前当学徒的生活……”

刘希坚不作声，只望一下他朋友的脸，在心里充满着对于这朋友的历史的同情。

彼此都沉默着。

这时的天色已经灰黯起来了；暮霭掩住了城墙上的楼阁；孤雁开始在迷茫的天野里作哀鸣的盘旋；晚风躲在黑暗里而停止在树梢上；路上的行人和车马都忙碌地幌动于淡薄的灯光里……

王振伍忽然用慎重的低音说：

“上海内外棉织会社的罢工风潮，我对于这风潮的扩大，认为革命要走到爆发的时期。你呢？”

刘希坚向他点着头。“到公寓里再谈。”他说。

他们便加快了脚步；十分钟之后，就走进三星公寓的大门。

七

刘希坚照着他的习惯，在饭后吸着香烟，靠在藤椅上，如同他干过疲劳的工作而休息的样子，现着一种惬意的沉思，吐着烟丝。

他的朋友，却因为吃饱了肚子，精神反十分兴旺起来。人家说“王振伍是一架印字机”，那意思，有一半就是说他不知道疲倦，因为他的身体像铁一般的坚实，同时也像铁一般的不会得病。他是健壮而且耐苦的。这时他仍然把他坚实的身体坐在四方的凳子上——一张北京城公寓的特色之一的凳子上，而且笔直地坐着，喝着那带点油质的公寓里的白开水。

“你好像很疲倦了，”他望着刘希坚说：“你白天做了很多的工作么？”

“惭愧呀！”刘希坚心里想：“什么都没有做。”但他不愿意说他有许多时间都消耗在中央公园里，便笑着回答他：“这是我的习惯，也许是小布尔乔亚的习惯呢……我并不喜欢的。”

“不能改？”

“我还没有试验过。也许是这习惯太小了，值不得费许多心思去想改革的。”

王振伍却摇了头。

“你没有想到罢了。”他反对地说，“虽然小……可是和‘意识’是有密切关系的。”

刘希坚不想和他辩驳，只沉思地吐着烟丝，烟丝成圈地袅上去，宛如是一种闲暇的消遣。

“你倒学会吸烟——不，是吹烟的技术。”王振伍看着飘浮的烟圈，一面笑着说。

“几乎是十年的练习。”刘希坚也笑着回答。“你呢？”接着问，“你为什么不吸烟？”

“一定要吸烟么？……我一吸烟就头痛。”

他们这样的闲谈着，慢慢地把话锋转变了，转到他们的工作，策略，新加入的同志，以及苏联的经济和教育等的建设。随后，他们的谈话转到了上海的罢工风潮。

“这一次内外棉织会社罢工风潮的扩大……”王振伍开头说，带着非常关心的神气。

刘希坚也不像懒散的样子了，他从藤椅上端坐起来，把香烟头“吱”的一声丢到痰盂里。

他们便兴奋地谈着。彼此都对于这罢工的社会根据作了深切的检讨。

刘希坚，他站在经济的立场上来观察今日的帝国主义。“无论帝国主义在我们中国将施行怎样的威力，帝国主义自身是已经临到了暂时稳定而趋向于崩溃的时期了，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接着他补充一句——“这次上海的罢工风潮应该使它扩大到全国……”

王振伍同意了他的话。只说：

“我认为这一定要扩大的；并且扩大起来的结果，不仅是中国劳动者对于帝国主义底资本家的反抗，还深入地造成中国各阶级的联盟而发生民族革命的运动。”

刘希坚沉思着。

“但是，”他带着思索的说：“民族革命纵然成功了，然而终究是不能长久的，因为这时代的要求是阶级斗争的尖锐化。”

“自然，”王振伍回答说：“那只是一个阶段，因为我们的民族是落

后的，没有法。”

谈话就停顿了。

刘希坚又燃上一支香烟，又靠在藤椅上，吐着连环的烟圈……

暂时的沉默之后，王振伍重新告诉他一个消息：

“早上我听说，在顾正红[1]追悼会上被捕的四个学生，已经被英巡捕房枪毙了。”

“你从那里得来的？”刘希坚惊诧的问。

“从一个通信社。不过这事情的发生是可能的。现在帝国主义所采取的压迫手段，是越来越暴戾残酷的。我们不能够用‘国际公法’来评衡帝国主义对于次殖民地的行动。所以，”王振伍带着不平的声音接下说：“四个学生被违法执行枪决，的确不能看做意外的事情。”

“如果这样，”刘希坚却平静的说：“那好极了，风潮就立刻扩大起来了，说不定就会扩大到全国呢。”

王振伍想着什么似的不作声。

刘希坚便接着说：

“我认为帝国主义应该聪明一点；否则，那举动，实在对于世界的帝国主义都没有利益。因为，那枪毙四个学生的枪声，我认为是替我们的民族革命放一个发动的信号。”

“我不象你这样乐观的观察，”王振伍有点阴郁的说：“杀死几个次殖民地的人民，这不过是帝国主义很平常的玩笑罢了。”

“不错，”刘希坚回答说：“我们不管他们是玩笑或者是策略，我们只是看那事情的影响和效力，是不是和帝国主义没有利益。”

显然，王振伍对于帝国主义的野蛮行为，是深深地感着愤慨的。他的脸颊在讨论着罢工风潮的事件之中，已渐渐的发烧起来了。在他充足的眼神里，灼闪着热烈的光……

“现在，”他最后兴奋地，却又客观的说：“我们等着，等着我们民族革命的爆发！”

于是他看了一下左手上的那只车掌的手表——“十点半钟了。”他说，便带着新时代将临的信仰，欣然地和刘希坚紧紧的握一握手，走了出去。

刘希坚又重新燃上香烟，而且重新靠在藤椅上，可是他没有吐着烟圈了，只把香烟挟在手指间，让它自然地消蚀着。

这时他的思想是纷乱的。许多复杂的问题和严重的事件都挤在他的脑子里：内外棉织会社的罢工——枪杀工人——拒绝工人上工，和文治大学学生的被捕，上海大学学生的被捕，以及帝国主义的横暴行为，都强烈地刺激着他的神经。尤其是这风潮的扩大，将怎样地造成中国民族革命的诸问题，更深深的钉在他的脑筋里。

他渐渐的由沉思感到苦闷了。“冷静一点，”他向他自己警告说：“在昏乱的头脑里是解决不了什么的。”便丢下香烟，跑到院子里。

在繁星闪耀的天幕底下，他一连作了五六个深呼吸。北京的夏天的夜，是凉快的，空间飘荡着清凉的微风。他的精神便爽然了。仿佛他的头脑注射了什么药水，立刻清醒而警觉起来。随着他把手插在裤袋里，暂时丢开那各种问题和事件，只当做休息的散步似的，在宽敞的院子里徘徊着。

院子的两旁射出黄色的灯光，隐约地照着他来回散步的影。周围的安静使他一步一步地听出他的皮鞋踏在砖块上的声音。夜是静寂的，一切在阳光底下的烦声，也都在夜色里静寂着。只有远处汽车的喇叭和附近的蛙鸣，断断续续地流荡在清凉的空气里。

他觉得在这样的夜色里散步，怀着无所忧虑的心情，的确有一种怡然自得的乐趣，如同解放了全身的一切，欢喜而且舒服的。

“然而是——”他自己分析的想，“小布尔乔亚才能够的一种闲暇的享乐呀……”想着便不自觉的笑了起来。

这时，在他周围的静寂的空气，突然地破裂了，一种强烈的喊声激动了整个的夜，把一切都惊醒而且扰乱了。

他惊觉地听着这可怕的喊声：

“号外——上海大屠杀号外！”

他立刻跑到大门外去。

胡同里很黑。街灯吐着惨黯的光。小小的黑影在那里跑动……

“卖号外的，这里！”他焦急的高声的喊。

一个小孩子喊着跑过来了。

他急促的买了一张，飞快的跑到房子里，于是在明亮的电灯底下，在他惊慌的眼睛里，跳着一串可怕的字——

“英巡捕房连开排枪射击数千徒手群众！”

[1]顾正红（1905—1925）：上海日本纱厂工人。因厂方毫无理由地开除工人，为工人鸣不平，而惨遭日本资本家杀害。

八

刘希坚带着惨笑地把号外看下去：

日前为援助日纱厂而遭逮捕之学生，捕房施以极苛刻之待遇，且无释放消息，因此昨日上海学生联合会议决于今日（卅）分组出发，从事大规模演讲。今晨学生分队入租界演讲者，以七人为一组，演讲工人被杀及学生被捕等情形。但此种演讲队一入租界，租界捕房即加逮捕。下午一时后，学生在马路演讲者尤多。至下午三时，有两小队在大马路永安公司前演讲，被巡捕以残酷手段捕入老闸捕房，后又陆续逮捕数起。于是有学生二百余人会集，群至老闸捕房门前，要求释放被捕同学，否则愿全体入狱。当时学生均系徒手，并无暴动行为。且马路上市民群众虽因聚观奔集，达二千余人之多，亦绝无扰乱行动。不料老闸捕房竟召集全班巡捕，站立门前，连续开放排枪。于是二千余人之徒手学生及市民群众，均在枪弹中血肉横飞……

他看着这号外，他的血便鼎沸了。他的头脑仿佛要炸开一般的发烧着。他痛苦地捺着号外，长久地沉默着——而这种沉默是他从来所没有的。他觉得自己的背上也着实中了帝国主义的枪弹……

但是，他终于把这激动制止了。“好的，”他差不多是冷酷地自语着——“现在，我们走到紧张中去吧！”于是他恢复了他平常的沉静，他靠在藤椅上，思想着，一面用力的吸着烟卷，如同他用力的筹划着消灭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样。

这时那院子里也发生一种骚乱了。每一个房间里的灯都亮了。许多学生都在念着号外。那激昂的，愤慨的，暴怒的，以及叫骂的和叹息的，种种声音，揉成一片深夜的恐怖。电话的铃声乱响着。最容易打盹的小伙计也兴奋起来了，在院子里跑来跑去……

什么都在动。人动了。空气动了。深眠的黑夜也动了。

刘希坚也从可怕的沉思里站起来，匆匆的拿了帽子，走出房门……

“你到那儿去？”迎面他就听见一种尖锐的，可是带点发颤的声音。

他一看，站在他面前的是白华。

“怎么，你跑来了？”他问。

白华一下就捉住他的手腕，现着一个紧张而悲伤的面孔，眼眶里还留着眼泪的余滴的闪光。

“唉，我想你已经知道了，那上海的——”她咽着声音说。

“是的，”刘希坚平静的回答，“我已经知道。”接着便问她：“你怎么变成这样子？”他觉得她仿佛变成一个遭了丧事的女孩子似的。

“怎么，你问的是什么意思？”她糊涂的问。于是她将他的手腕抓得更紧了，并且把身体紧紧的挨着他，这使他感觉着她的血在他衣服外面奔流着，同时她的手在他的手腕上发颤。

“你冷么？”

“不。”

刘希坚便同她走进房间里。

在灯光底下，他看出，她完全变了样子了。平常，她是快乐的，傲慢而且妩媚的。但现在，她的脸上的表情是紧张的。似乎生来第一个强烈的刺激把她全部的神经刺痛着。她有点苍白，同时又有点发烧，她是深陷在伟大的愤慨里而感伤着。一种女性的同情之火闪耀在她的脸上……

“白华，”他握着她的手说：“你怎么——你真激动得利害……”

她一面和他坐在床沿上，一面说：

“是的，我激动，然而怎能够使我不激动呢？”

刘希坚沉默着，他觉得这时候是不必对谁说什么安慰的。

“那号外是真的么？”白华忽然像自语似的问：“是真的消息么？那样，唉，像那样开放排枪？”

“当然是真的，”刘希坚沉静的，坚决的说：“这事情的发生是极其可能的。帝国主义在次殖民地的国家里，不会顾忌他的任何行为的。”

“但是——这是空前的大屠杀呀……”

“虽说是空前，但，也许并不是绝后的大屠杀。”

“你这样觉得？唉，那样太可怕了。还不如简捷地把我们成为印度呢……”

她是太兴奋了。刘希坚觉得她是再经不起刺激的，便立刻把话转了方向：

“你对于这事情有什么意见？”他平静的问。

白华揩了她眼角上的泪滴。“我还没有……”她带点嘶音说。

“应该有一点意见才是，我认为。”

“我不能够想……好像我失掉了理智……我完全被感情支配着。”她自白的回答，显然她的血还在那细白的皮肤里奔流着。

“不过，我们应该冷静一点，因为我们应该想出对付这残酷行为的策略。”

“那是对的，”她慢慢的说：“可是，这时候，你要我怎么样呢？我差不多忘掉了我自己。”

刘希坚抚摩着她的手背说：

“你这样也是好的。至少，你的青春的生命力比我强，我已经被环境造成了我的冷酷……”

白华被他的最后一句话吓了一下，她张大眼睛直瞧着他。

“你怎么这样说？”她用力捉住他的手。

“没有什么……你以后会知道。”他本来还要说——“我的工作不允许我有激动的疯狂，”却一眼瞥见她的眼睛里充满着疑虑的光，便止住了。

“我不要你这样！我不要你这样！”她热情地诚恳地望着他。

“我了解你……”他温和的说。

白华还望了他许久。他笑了。他们两个人的谈话便停止了。

一个小伙计跑到他门口来喊：

“刘先生，电话！”

他跑去了。回来说：

“白华，我有事，我必须马上去。”

白华也忽然想起，她是也应该到她的同志们那里去的。而希坚，现在并不是她的同志。于是她说：

“我也要走了。”

两个人便走出了大门。

街上是黑暗的，弥漫在黑暗中的空气在震颤着——四周都互相响应着可怕的叫声：号外！……

白华仍然很用力的捉住他的手腕，如同她需要这样的捉住他，才能够坦然地在无边的黑暗里走着，然而他终于和她分手了。

“我要往东……”他忽然说。

白华迟疑地望着他，便柔弱地向他点一下头。他重新用力的握了她的手，仍然觉得她的手是在发颤……

“明天见。”他压制着向她说。

她默着走去了。当他站着望着她的影，那慢慢的被黑暗掩没去的影，他觉得——他的心是颤颤地动着了。

“白华……”他悄声的自语着。

可是，他立刻就把这种情绪制止了。他是有更伟大更紧要的工作在前面等着他去努力的。他便转了一个弯，挺着胸脯，大踏步的穿过黑暗，走向“我们的乐园”去——就是那个共产党机关。

九

走进那五间打通的北房，在灯光里，呈着一种严肃的气象。许多人都苦闷地吸着烟，沉默着，坐在那里。没有一个人的脸上浮些笑容。也没有一个人现着青春的神气。虽然大家都认识，却没有谁和谁谈话。仿佛这一间会议室，正在演着一幕苦闷的哑剧。只有壁上的挂钟在那里作响，表示还有一件东西是在那里活动。其余的一切全沉默了，像沉默地罩在会议桌上的白布一样。

三四个同志闪起眼睛向刘希坚点一点头，又一动也不动的吸着烟。

刘希坚走进这沉默的人群，坐到一个空位上。他也从衣袋里拿出香烟来，也和别人一样的苦闷地吸着。

这时他听到在他的右边有一种低音的谈话：

“一定，扩大到全国。”

“是的……帝国主义的这一着并不是胜利的策略。”

“我们的民族正需要这种刺激……”

“虽然，流血是悲惨的，然而在某一时期，流血对于革命是需要的……所以，这一次……”

刘希坚转过眼睛去看这低声谈话的人，是一个瘦小的女士和一个穿西服的少年——张异兰和郑鸿烈。这位张女士的身体虽然像一枝兰花一般地瘦伶伶的，可是她的气魄却比她的身体大好几倍。她是他们之中的一个很出色的女同志。从前，以自由恋爱而闹翻了湖南XX女学的就是她。现在，她已经实行着“同居自由”了。……

忽然，一种沉重的声音冲破了这空间的沉默，那是一种很尊严的宣布开会的声音。

大家都动了。集中到会议桌去，围拢地坐着，许多人的手上捺着小纸条。

“现在，宣布开会！”

每一个人的精神都兴旺起来，注意力集中着，静静的听着主席的报告。

主席是四十多岁而仍然象少年一般健壮的人，手上拿着训令和许多电稿，目光炯炯地直射着会议桌的中央。

“这次开会，在共产主义革命上，是包含着一个严重的意义，”他开始说。

周围的人静听着，并且每一个人都很严肃。虽然有许多人还吸着香烟，但是喷出来的烟丝，更增加了严肃的景象。

随着，主席读了训令。这训令的每一个字都深深的穿到每一个人的头脑中去。并且每一个人的头脑中都浮上许多新的工作和新的意义。新时代的影子在大家的眼前开展起来……

会议便这样的继续着：发表意见。讨论。议决。一直到天色将明了。然而参加会议的人并不显露着疲倦，似乎日常的瞌睡已远离了这些人，而他们只是兴奋着，兴奋着，深深的记着各种议决案和每一个同志的脸色和发言的声音。并且，关于新的工作的开始，大家都感着满足的愉快而欣然地浮出微笑来。“天明之后，我们的工作就要变更世界了！”大家怀着这样灿烂的信仰而离开。

“再见！”彼此握着手，用一种胜利的腔调说着。

而且，在大家的心里，都默默的筹划着自己的工作而希望着天明——就是立刻要跑出一轮红日的明天！

明天，依照党的指导，他们的新工作就开始了！

明天，全国报纸的第一页都要用特大号标题：帝国主义在上海屠杀

徒手民众！

明天，他们要使这屠杀的事件强有力的打进中华民族的灵魂！

明天，被压迫的民族要独立地站起来了，要赤裸裸的和帝国主义对立着而举起革命的武器！

明天，他们就要向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发表宣言：起来，向帝国主义进攻！

明天，他们可以看见北京民众为这样的革命运动而疯狂起来！

明天！

刘希坚也深切地怀着这红色的信仰而走出“我们的乐园”。

在路上，在黎明之前的深夜里，繁星已渐渐的隐灭了。只留着几颗大星还在旷阔的天野里闪烁着寂寥的光。黑暗已经开始逃遁了。东方的一带，隐隐地，晨曦在开展着。那鲜红的朝霞，也布满在黑云的后面而寻着出路。晨风也吹来了，鼓动着欲明的天色，震动着飘摇的市招，发出微微的低音的歌唱。天气由晨风而变冷了。同时，许多路上的黑影也各在那里变化，慢慢的露出物象的轮廓来。鸟儿也睡醒了，从树上发出各种叫鸣。并且，在街道的远处，这头到那头，都可以听到一些沉重的脚步声音。跟着，那北京城特备的推粪车，也“轧轧轧”地在不平的马路上响着。各种都象征着——等待着黎明的到来。

刘希坚由空阔的大街而转到一条狭小的胡同了。胡同口的煤油灯还吐着残喘的光，灯心在玻璃罩里结着红花。他忽然一抬头，看见那一块“于右任书”的三星公寓的匾额。

他站着打门。重新望着东方的黎明之影，向着广阔的空间，深深的吸了一口气，觉得这清新的空气里有一种使人爽快甜的流质。接着他又深深的吸了一口。小伙计把门打开了。他带着新鲜的愉快跨进门限去。

走进房间的时候，电灯的光已慢慢地淡薄而且昏暗下去了。可是，跟着，那黎明便从树梢上，屋瓦上，悄悄地，使人感觉着而又没有声音地，跑进了窗子，于是那充满黑暗的屋角便灰白起来。

他愉快地靠在那张藤椅上，想着他自己的生活是建筑在有代价的生

活上面，因为他是负着历史的使命的，而且尽他的能力去加紧这历史的进行。他是要生活在新时代里的，而且他要作为这新时代的建筑工人的一员。他自己，把所有的一切都交给他的“信仰”，如同欧洲的圣处女把一切都交给玛利亚一样。现在，他没有需要，他所需要的只有他的工作的成功。他也没有别的希望，除了他希望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站起来。

他想着，想了许久，便忽然从兴奋中打起呵欠了。同时，他的头脑里便闪着同志们的面貌，会议室的严肃，和响着许多零碎的言语——同志们的声音，主席用沉毅的态度说着“……各阶级联盟的民族革命……阶级斗争的尖锐化……成立XXX……”跟着，在许多零碎的响声之中又响起卖号外的叫喊：

“大屠杀……”

随后，一切声音都变成一种混合的声音了，如同小苍蝇“嗡嗡”一般地，而且渐渐的远了去，模糊去，静寂了。

一十

……机关枪“扑扑扑”的响，帝国主义的武装向群众屠杀。

……口号：前进！

……群众冲上去。

……空间在叫喊。火在奔流。血在闪耀。群众在苦斗。

……都市暴动着。乡村暴动着。森林和旷野也暴动着。

……地球上的一切都在崩溃。全世界象一只风车似的在急遽的转变。

……帝国主义跟着世纪末没落下去。

……殖民地站起来了。贫苦的群众从血泊中站起来了。

……举着鲜血一般的红的旗子。

……欢呼：斗争的胜利！

一个新的时代象一轮美丽的夏天的红日，从远远的地平线上露出了辉煌的色彩，迅速地开展了，把锋利的光芒照耀在世界，照耀在殖民地，照耀在斗争的群众，照耀在刘希坚的眼前。

“世界的无产者万岁！”他高声的叫。

周围的群众欢呼着。

欢呼的声音震动着他，如同海洋的波浪震动着一只小船，他的心便

在这波浪中热烈地跳荡着。

随后他伸出了他的手，许多人跑上来和他握着，而且，他看见白华也跑来了，他便鼓动全身的气力去和她握手。

“我们是同志！”他欢乐的说。

“我们是同志，”一个回响。

他笑着。于是，眼睛朦胧地张开了，他忽然看见站在他面前的王振伍，自己的手正和他的手互相地紧握着。

“怎么，你看见了什么？”王振伍笑着问。

他的头脑里还盘旋着许多伟大的憧憬，他的脸上还欣然地微笑着。他揩一揩眼睛，从藤椅上站起来了。

“做了很好的梦，”他回答说。

这时，清晨已经来到了。阳光美丽地照在树叶上，闪着许多小小的鳞片。风在轻轻的荡。鸟儿在屋瓦上歌唱。院子里平铺着一片早上的安静。

他把窗纸卷上了；把房门打开；站在门边向着蔚蓝色的天空作了三个深深的呼吸。他觉得每一口吸进去的空气都使他的神经活动而清醒起来。

“你的精神真不错，”他说，一面喝着冷开水，看着王振伍笔直地坐在床沿上，毫无倦意的样子。

“我想我今夜不睡也不要紧，”王振伍回答：“昨夜我太兴奋了，现在还是兴奋着，我没有瞌睡。而且，我们的工作就要开始了。我们都不能睡。我们要看着北京城变动起来，还要把我们自己也参加到这变动里面。我们能够不需要瞌睡就好了，因为这样，可以让我们整天整夜的工作着。”

“好同志！”刘希坚接着说：“但是我的身体太不行了，只一夜工夫，便在藤椅上睡起来……”说着便划上洋火，燃了香烟。

王振伍向他笑着。“我是例外的……”他说。

“不。”刘希坚吐了烟丝说：“健壮的身体是我们需要的。坏的身体干不出什么工作。我很烦恼我的身体不健壮。”

“还算好——当然不如我的，我是一条牛——有人这样说。”

刘希坚笑起来了。他觉得这个同志不但在主义上是忠实的，并且在友谊上也是忠实的，他完全是一个忠实的人。

王振伍还在继续着——“说我像牛，我总不大喜欢……”说着，他自己也有点好笑起来。

刘希坚忽然问：

“现在几点钟了？”因为他自己的表停住了。

“六点四十分，”王振伍看了手表说。

刘希坚从裤袋里拖出一只钢表来，一面开着机器一面说：

“好的。我们开始工作吧。沉寂的北京城马上就动起来，叫起来，骚乱起来了。”

王振伍接着说：“是的，北京城就要像一只野兽了。”他兴奋地挥动着他的手腕——“我是常常都等着这样的一天的。现在给我等到了。我们开始工作——新的工作。我们的工作像堆栈里的货物，堆着堆着，等待我们去搬运，我们就开始吧。”

可是刘希坚问他：“你来这里有什么事？”

他忽然笑起来，说是没有什么事，只因为他一个人躲在房子里等着天明，觉得很苦闷，便满街满胡同的走，最后走到这里来。

“现在我走了，”他说：“我的工作不能使我再等待了。我现在要真的变成一架印字机，”他有点玩笑地——“我要从我的身上弄出许多传单来，几千几万张的传单……”

“再见！”他笑着告别。

“再见，”刘希坚向他点着头回答说。

于是，他宽大的身体便挤出房门，穿过院子……

刘希坚又燃上香烟，吸着，很用力的吸，一面沉思着。他立刻追想了他刚才所做的梦，梦太好了，仿佛是许多希望把它织成的。“这是新时代的象征……”他微微地在心里说着。尤其是白华——他想——她也转变了，她丢开了那些无聊的无政府党，而和他走上一条道路——一个正确光明的道路……想到这里，一种灿烂的光辉便从他的微笑中浮起来了。

他愉快地望到窗外：那天野仿佛是一片蔚蓝的海，澄清而含着笑意，一群鸟儿正在那里飞翔着，歌唱着。阳光使地上的一切都穿上美丽的披肩……

“天气太好了。”他想。然而立刻有一种尖锐的思想穿进了他的脑筋——“在碧色的天空之下正流着鲜红的血……”他的心便紧了一下。接着他把眉毛皱起来了。他恼怒地转过身，第一眼便接触了那一张平展在桌上的号外——那平常的字所联拢来的可骇的事实。他的愤怒便一直从他的灵魂中叫喊起来。他向着那号外上的“帝国主义”恨恨地给了一个侮蔑的眼光。随后把这号外丢开了。

桌子上，现着纷乱地迭在一块的原稿纸，几本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日文书籍，一些讲义，一个墨水瓶——这个瓶子开着口，如同一个饥饿的小孩子张着小嘴一样，等待着进口的东西。

于是他立刻拿了笔，把笔头深入到墨水中间，他开始工作了。

他要起草三种宣言。

他写着第一种：《为五卅惨案向世界无产阶级宣言！》

院子里慢慢地骚乱起来了。

许多学生，都拿着报纸，从这个房间到那个房间，狂瞥地跑着，传达着专电上的消息。虽然他们所知道的都是一样的事，“帝国主义在上海大屠杀！”可是他们仿佛彼此都不知道，便互相报告着。谁的脸部都是很紧张的。谁的声音都是愤怒和激昂的。谁的精神都深深的刻着屠杀的血迹。谁的情感都在高涨和扩大。谁的行动都越过了平常的形式。大家——在这个院子里——没有一个人不仿佛得了神经病似的疯狂起来。并且没有间断地从各人的激昂的声音中响出激烈的言论：

——中国人也是人！

——宣战就宣战！

——我们人多。我们以五十个拼他一个都拼得赢！

——狗！帝国主义！

——什么文明的国家——野兽！

——我们把全国的钱都集中起来，还打不过英国和日本么？

——我们自动的当兵去！

——我们宁肯死，不能做亡国奴！

——……

宽大的院子，被这样狂热的，从愤怒的火焰中吐出来的人声，喧嚷着，而且完全扰乱了，如同这院子里所流动的不是空气，只是人们疯狂

的呼吁。并且这人声还一直增高去，扩大去，变成了一片波浪。

这一群聚集在院子里的学生，大家现着一个紧张的脸，仿佛是一队待发的出征的战士，彼此兴奋地显露着“宁死不辱”的气概，被单纯的“爱国”的热情激动着。

伙计，小伙计，掌柜，厨子，也慢慢的参加到这人群里面来了。随后那女掌柜也换了一件干净的蓝布衫，蹬着尖头的小脚，向着这院子走来。

女掌柜被学生称为“掌柜的秘书”，因为掌柜是一个胖胖的京兆人，十足的带着京兆人的敦厚和一种特别的嗜好，差不多整天的时间都在玩两只小小的鸟儿上面，所以公寓里的各种施设，尤其是向学生们要钱，都是女掌柜的费心。她虽然不识字，可是会写：

“十三号入四元”这一类的数目。

她平常不大走出那一间“闺房”——学生们为她起名的那间不很透亮的房子，因为她已经有一个九岁的小姑娘，她害怕她出乱子，便自己来作一个模范，为的她看见那几个唱着“桩桩件件”的学生常常把前门外的“花姑娘”弄到房子里来。

“不好生念书……”她常常看不过眼的向掌柜说。

可是今天，她变得很坦然地和年轻的学生们挤在一块了。她听着大家说，虽然没有完全懂，却知道是一件并非小可的事情，便七分感动三分好奇的听着。

“什么叫做帝国主义？”她放大了胆子问。

一个学生便向她解释说：

“靠自己的武力来压迫别的国家，这就是帝国主义。”

她转着眼珠想着。

另一个学生又向她说：

“割据别人的土地，剥夺别人的财产，把别人的人民当做奴隶看待

的，就是帝国主义。”

她一半明白的点着头。

“八国联军打我们的，那些都是帝国主义，”伙计在旁边插嘴的自语着。

“你知道！”女掌柜横了他一眼——“先生们在这儿，你知道些什么？”伙计便默着。她接着问：

“这年头有多少帝国主义？”

有两个学生向她笑着。她不好意思起来——“咱没有进过学堂，”她小声的说。

“可多呢，”先前那个学生又回答她：“现在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可不少，最大的是英国，日本，美国……”

她觉得什么都懂了。

“在上海杀我们弟兄的就是英国帝国主义……”她记账式的说着。

“对了。”

于是她觉得她今天见了一个很大的世面。她懂得了许多。“这年头的新事情可懂不完……”她想，于是一种深刻的回忆从她的心里浮出来，她认为这回忆之中的事是这些“年轻的先生们”所不曾看见的。她记得那一年是庚子年。

“义和团是不怕洋鬼子的，”她回忆着，突然说。

学生们的谈话便停止了。大家的眼睛都看着她，她暗暗的猜度那些眼睛看她的意思，一面壮着胆子，终于把她的故事——在她的生活中算是唯一值得公开的故事，说出来了。

“可惨呢，”她结论的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把什么全毁了，把小孩子的肚皮都拉开呢，大人可别提……”接着她慢慢的红起脸来说：“洋鬼子实在野蛮呢，一见女人就——”

学生们便响起了一些笑声。

“别乐！”她沉重的说：“那是悲惨的事情呵。”

小伙计忽然快乐的叫着：

“宰洋鬼子去！”

“你懂得什么！”她说，一面轻轻的在小伙计的头上掠了一个巴掌。

小伙计跑开了。他在院子的周围走着。他发觉所有的房间里都没有人，只有“刘先生”还躲在房间里。他带着许多消息的走了进去。

“刘先生，你怎么不出去？”小伙计惊讶的问。

刘希坚正放下那枝钢笔，将腰间靠在藤椅上，稍稍地向后仰着，眼睛不动的看着宣言的草稿。

“有什么事？”他偏过脸，看着小伙计。

“院子里满热闹呢，”他报告的说：“所有先生们都在那里。”接着便放大了声音说：“八国联军的洋鬼子又要打进来了……”

刘希坚笑起来。他觉得小伙计也变成很兴奋而且很可爱了。在那个永远洗不干净的满着油污的脸上，现着特别的表情——仿佛这小孩子的心正在跳动，血正在奔流……

“你听谁说的？”

“先生们说的，”小伙计糊涂地回答。接着他把所听闻的种种都报告出来了。“你出去不出去？”他热诚的问。

“马上出去。”听了这回答，小伙计便感着满足的走了。

刘希坚又继续看他的宣言。一面，他推想着外面的骚乱。他觉得他们所预料的一切，都要一一的实现了。全民族要立刻走到紧张中去——走向革命的路上去，那些从枪弹的眼中流出来的血，要立刻染上每一个人的灵魂了。那帝国主义残杀的枪声，说不定就成为向帝国主义进攻的信号……他想着，许多思想便连贯地集中起来，仿佛许多战士的集中一

样，使他从重复的疲倦中，又重复的兴奋了。

“我们是一个落后的民族，”他想：“可是现在，前进！”在他的眼前便浮着昨夜的那个斗争的梦境。

随后他把三种宣言的草稿迭在一起，放到胸前的衣袋中去，从藤椅上站起来，觉得他的疲倦还在他的兴奋中伸展着，便张开手臂，作了一回自由的运动。

他打开房门，看见许多人还站在那里，纷纷乱乱的响着声音，如同在这公寓里出了一桩严重“命案”的样子。

于是他撑一撑身子，想着“马上就要开会了”，便燃上香烟吸着，走出房门。

当他通过院子里的人群之时，他听见女掌柜正在大声的说：

“只怪中国人不争气，一见洋鬼子就害怕……”

刘希坚愉快地向这院子里投了一个审察的眼光，想着：“危险，这些人很容易误走到国家主义的路，”便大踏步的走去，在疲倦中兴奋着，吐着烟丝。

一二

带着极度的兴奋，同时又带着极度的疲倦，刘希坚从严肃的会议室里走出那红色的大门，微笑地和几个同志握着手，分开了。

在他的头脑里，有一扇锋利的风车，在那里急遽地旋转，各种思想，仿佛是各种飞虫，钉在神经上，而且纷乱地聚集着。差不多在一秒钟里面，他同时想着数十种事情。他觉得他的脑袋已经渐渐地沉重了。

可是他总不能把各种思想像吹烟丝一样的把它们吹出去，尤其是刚才的会议——那声音，那面貌，那景象，那一切决议案，更紧紧的，深刻在他的心上，盘旋在他的脑海里，如同蜜和蜜混合似的不易分离。并且这些东西都吐着火焰，把他的精神燃烧着。

他觉得他是需要睡眠的。他还需要吃。因为这时候已经下午两点钟了，自昨夜到现在，他完全在重复的疲倦和兴奋中，继续着活动，而且完全靠着香烟来维持。现在，疲倦已经在他的全身上爬着，并且在扩大，在寻机向他袭击。然而他现在还不能就去休息。他觉得他还应该看看市面的现象。看看沉寂的北京城被推动的情形。看看那些可怜的，长久驯服在统治者脚下的民众的举动。尤其是，他觉得他还必须去看看白华——那个迷惑于“新村制度”的女安那其斯特[1]。

所以他重新振作了他的精神，重新运动了他的身体，向着远处的青天很沉重地吸了几口气。虽然下午的空气是带点干燥的意味，但是吸进去，似乎也使他的神志清爽了好些。他揩一揩那过度费神而现着疲乏的眼睛，一面走着一面观察着周围。

阳光底下的一切都在骚动。市声在烦杂的响。车马在奔驰。行人在忙走。喊着“《京报》！《晨报》！上海大惨案！”的卖报者的声音，尖锐地在空间流动。同时，有许多小孩子在忙乱地跑着，叫喊着“上海大罢市”的号外，使一切行人都注意着而且停住脚步了。

马路的这头到那头，陆续地现着小小的人堆。三个或者四个一群地，站在那里读着号外和日报，大家现着恐怖和激动的脸色。有许多人，还凭空地嘘出了沉闷的叹声。又有许多人在那里愤慨地自语。还有许多人在互相说着激动的议论。一切，现出了北京城的空气的紧张。

刘希坚一路怀着快感的想：

“革命的火线已经燃上了……”

最后他走到大同公寓，那院子里也喧喧嚷嚷地活动着一个人堆。他听见一句“我们应该罢课”，便叩了白华的房门。

“谁？”一个不耐烦的声音。

刘希坚推着房门进去了。他看见白华一个人冷清清的坐在桌子前，沉默着，而且现着一脸怒容。

“我恐怕你不在家呢，”他笑着说。

“我能够到那里去呢？”她锐声的说，显然她受了刺激而烦恼着。

“发生了什么事，你？”刘希坚走到她面前。

她突然握住他的手。

“唉，”她激动地——“我真难过……”随即在她那两只圆圆的大眼睛上，蒙蒙地漾着泪光。

“什么事？”他猜想不出缘故的问：“可不可对我说？”

白华便告诉他——她的声音充满着愤怒而且发颤。她说她昨夜和他分别之后，她就到枣林街去——到那个安那其的机关去。在她走去的时候，她觉得那机关里面一定坐满她的同志，而且那些同志们都在盼望着她来。她满以为她走到时候，一定要进行一个特别会议，讨论着“五卅”的惨案，通过种种严重的有意义的提议，今天就要进行许多新的工作。可是，那机关里面连一个人影也没有。除了一个看门的老头子，那一幢大屋子——那所谓无政府党人的革命活动的机关，简直是一个古代的坟墓。在那里面，不但把克鲁泡特金的相片埋葬着，似乎连他的精神也埋葬在那寂寞的黑暗中了。对于这景象她是很失望的；不过她还以为

自己来得太早了，便等待着。然而她一直等到快天明了，她的同志连一个也不见。她随后直接去找他们——每一个安那其斯特都糊涂地被睡眠支配着，躺在床上打鼾。她对他们说到“上海大屠杀”的事件，他们仍然在半睡眠的状态中，似乎那被屠杀者的鲜血也不能刺激他们被瞌睡统治的神经。“这是重大的事件！”她向他们说。并且把号外给他们看，可是他们没有意见。“我们应该马上召集一个会议！”她这样热诚地向每一个同志说，人家只给她“这时候不行”和“天明之后再说吧”的回答。尤其是那位——就是根据中国安那其的特别法则而废除了姓名，奇怪地用着代名词——“自由人无我”的那位同志，还躲在乌托邦的幽梦中而疑惑这大屠杀的事实，闭着一半惺忪的睡眼看着她的脸说：“也许是空气吧。说不定就是共产党放的。现在他们的政策就是造成恐怖。”接着便发表他的无政府哲学，说什么“只要人类在安那其的新村里住上三个月，世界上便不会有流血的事发生”，以及夹三夹四的把辩证法下了许多批判。就这样，白华从她的同志中，得了失望和愤怒回来了。她骂那些同志是凉血动物，利己主义，虚伪的安那其斯特……

“真把我气死了，”最后她气愤地对刘希坚说，“那些人，完全不配讲主义！”

刘希坚在她叙述的时候，就已经很鄙视地暗暗在发笑了，这时忍不住地把笑意浮到脸上来。

“正因为这样，”他平淡而含着讽刺的说，“才是无政府党人呀……”

白华张大眼睛直视着他。

“你在嘲笑么？”她急烈的问。

刘希坚觉得她太激动了，她所受的刺激已经很多了，便不肯再用尖利的言论去刺痛她。于是他向她微笑着——一种完全含着温柔的善意的微笑。

白华也将敌意的眼光从他的脸上移开去，默了一会儿，沉着声音说：

“本来我不必将这些事情告诉你。但是，我为什么又说出来呢？”她低低的叹了一口气。

“我对你个人是同情的，”他完全尊重的说，“虽然我对于一般无政府党人都失了敬意，不过那只是他们自己来负这被人蔑视的责任。”

他握着她的手。

“白华，”他继续说，声音温和而且恳切地——“你自然不会误解我，说不定你了解我比我了解我自己的更多。我想我们之间不必再用什么解释的。不过，现在，在这个时候，我要求你原谅我：白华，你了解我吧！”他用眼光等待着她的回答。

她轻轻的望了他一下。

“怎么，希坚，”她向他亲切的问：“你以为我还没有完全了解你么？你有什么怀疑呢？”

他微微地沉思着——他认为在她从她的同志中得到失望和愤怒的时候，是一个适当的向她进些忠告的机会。他觉得利用这个机会，同时是根据无政府党人的缺点，向她进攻，打破她的美丽的乌托邦的迷梦，一定有胜利的可能。想着便向她开始——

“不是那个意思，”他仍然握着她的手，“我要你了解的只是我现在要说的话。”他停顿一下，便接着沉静的说：“在客观上，我们都应该承认，世界资本主义只是暂时的稳定，不久就会显露着不可避免的危机，同时帝国主义必走到崩溃的路上，从这两点，毫无疑义的，社会主义的革命就要爆发到全世界。在我们中国，虽然有许多特殊条件的限制——比如帝国主义极端的压迫和阻止我们革命的进行，但是，我们的革命终要起来的。当然，这种革命并不是安那其……”

“你以为无政府主义没有社会基础么？”她反驳的问。

他觉得对于安那其主义有直接进攻的必要，便举着克鲁泡特金和巴库林的学说下了严正的批判……

“这是不通的路。”他末了说。

“为什么呢？”她急声的问。

他便向她作了许多解释。“每一个无政府主义者，都是个人主义者，”他下结论的说，“没有集体的意见，只有各人自己的自由，甚至于

会议上的决议案也都是自由的执行，结果是各自单独的行动，什么都弄不成。”

“这不是事实么？”他接着向她问，而且看着她的眼睛。

她的脸烧热地，默着，不即回答。

“譬如对于五卅的事件，”他接着说：“据你所说的，直到现在，无政府党还没有什么动作……这就不是一个领导社会革命的党。”

“这只能说那些人不行。”她突然的说。

“他许是这样。不过，那些人的思想根据是什么呢，不是安那其主义么？”

“不错，”她回答：“这是一个缺点。但是，这是能够改变的。我要使他们改变过来……”

“我认为改变不了，”他短削的说。

“你太鄙视了，”她傲然地望着他。

他不分辩，只说：“事实上，如果你限制了安那其斯特的自由，他们立刻就会把你当做安那其主义的叛徒，没有一个人再把你看做同志……”接着他还要说下去，可是他一眼看见她的脸变得很激动，便不想再去刺激她，立刻把这一篇争论作了结束了。

“看你的努力，”他笑着向她说。

她不说话，可是慢慢的平静下去了。

“我不否认你说的，”她最后客观的说：“那些都是事实。”

他对她微笑着。

接着他连打起两个呵欠了，便重新把香烟燃上，沉重的吸了好几口，撑持着他那已经过分疲倦而需要休息的身体。

她望他一下，忽然发现他的眼睛是红的，一种失了睡眠的红。

“你昨夜没有睡么？”她惊疑的问。

“没有，”接着他又打了一个呵欠。

“为什么？”这声音刚刚说出口，她就想到——他一定和他的同志们忙了一夜……便立刻改口的说：“就在这里睡，好不好？”

“不……我回去睡。”

她不固执地挽留他。于是他走了。当他们握手分别的时候，刘希坚望着她的脸而心里想着——“自自然然，事实会给你一个教训的……”可是他走出大门外，对于白华的种种情绪便冷淡下去了，因为他的头脑中又强烈地活动着他的新工作——他一路筹划着《五卅特刊》。

《英帝国主义的枪弹与中国人的血》，他想了这一个带着刺激性的题目。

[1]安那其斯特：无政府主义者。

一三

看着刘希坚走去之后，白华便寂寞地走回她的房里，坐在桌子前，沉默地，一只手托住脸颊，望着窗外的晴空：夏天的晚照，像美丽的长虹似的散着美丽的光彩……

她是很悒郁而且很烦恼的。许多不适意的事情都浮到她的脑子里来。第一使她感到不快活的就是她的同志——那些完全忽视“上海大屠杀”的所谓革命的无政府党人。那些人，在口头上都是热烈的社会改造者，在笔下尤其是解放民族的前锋，可是一碰到实际便赤裸裸的——如同被剥了皮的猪的赤裸裸一样，暴露着一切都是冷的，死的。如果不是她昨夜看出那些同志们的真相，她一定还相信她和他们是同样的负着历史的新使命。现在，他们在她的面前已经取消了一切信仰了。她深切地感到自己的孤单。自然，一个人，只孤单的一个人而没有第二个同志，这力量怎么能够使社会改变呢？她因此不得不需要那些人，虽然那些人是使她十分失望的。也就是因为这样，她感到痛苦了。

“不配讲主义……”她又愤怒的想着。

可是一种可怕的思想突然跑到她的脑里，使她反省地——含着怀疑成分地，对于安那其主义下了分析。“为什么相信无政府主义的人都糊糊涂涂的，没有一个人有科学的头脑呢？”她想。但她又立刻自责了：“哼，你也这样想么，你这个不忠实者！”接着她仍然相信，只有实现无政府主义才有和平的世界。这样想着，她觉得对于她自己是宽恕了刚才的犯失，同时也增加了她一直向前的勇气。她认为她应该去纠正那些同志们的谬误……然而她想到刘希坚留在她心里的那讥刺了——“无政府党人讲的是自由……”她便为难地想着她如果去指摘那些人的利己主义的行为，不就是对于他们每一个人的自由的触犯么？虽然这种自由并不含解放的意义，然而谁能够客观地分析这些？自由——无论包含的是一种怎样的成分，总之，在安那其斯特身上都是一概不许别人侵犯的。并且，在事实上，她已经深知那些同志们的一种共同的固执，也就

是每一个同志都十分地看重个人主义的自由，那看重，如同一个奴隶的忠臣看重他的帝王一样，而且还当做安那其斯特的特性，同时还当做不同于凡人的特殊的骄傲……那末，她一定要成为刘希坚所说的“如果你触犯了安那其斯特的自由……没有人再把你看做同志！”

于是，她觉得她的前途有一层薄薄的雾。

“纵然，”她随后想：“他们不把我……那也不要紧。总之，这一点谬误，我是要向他们说的。”她刚强的决定了，便觉得有立刻到枣林街去的必要，如果他们还不在那里，她就单独的去找他们。

这时她的思想才渐渐地平静。她的悒郁的精神也舒展了。烦恼像一个幻梦似的消灭去。

她离开桌子了，站在一面蛋形的镜子前，理着她的头发，她觉得她的眼皮是疲乏地，她的脸上有着倦意，愤怒，烦恼和苦闷的痕迹。她拿下一条绣着红线的Good morning的洋毛手巾，擦着她的脸……忽然有两个人影子现到她的身边来，她急忙地放下手巾，看见珊君和她的爱人。

“你这个鬼，怎么一声也不响。”她笑着说。一面向站在珊君身边的杨仲平点着头。

珊君仍然像一朵使人爱好的玫瑰花，在她的身上显露着江浙女人的风韵。她用北京话回答说：

“你也一声不响，我以为你睡着了。”

“瞎说，”白华望着她，一面把手巾挂上了。“现在是下午了呀！”

珊君笑一笑。

“你现在预备出去是不是？”她问。

“等一等不要紧，”白华说。

接着他们便告诉她，尤其是珊君说她昨夜一夜没有睡，躺在床上睡不着，恐惧和愤怒地看着东方吐出了白色的影，至于出来了一个灿烂的太阳。那失眠的原因，就是她看见了号外，看见了上海的大屠杀，看见了英国人的无人道的野蛮，看见了民众的血和尸首……

“真惨呵！”她颤声的叫了一句。接着她又说，她生平感到第一的可气和可怕的就是那号外的消息。说不定那被杀的学生之中有的是她的同学，她的同乡，她的亲戚，甚至说不定有她的弟弟。“总之，”她兴奋地——“就是不认识的，也一样，不能不使人发疯的。”显然像一朵玫瑰花的她，变成红色的萱花似的吐着赤热的气焰。

“你们预备怎么样呢？”她末了向白华问：“你应该为那些死者找出代价来，你是革命家！”她热烈地接着说：“我们实在要革命才行……”

这最后的一句话使对面的人吃了一惊。白华不自觉的把眼睛张得圆圆地，定定的看住这位忽然说出“要革命”的女友。她觉得珊君是一个豪绅的小姐，以读书为消遣的大学生，讴歌恋爱的诗人，从来只梦想着爱情的美丽和结婚的幸福的，也就是从来不谈政治和社会各种问题的一个不知道忧愁和贫苦的人，忽然像从沙漠上现出一朵花似的，从她的口上响出了“我们实在要革命才行”的声浪——这在她是空前的，值得惊讶的名词。白华一直对她惊讶地望了许久。

“这样望我做什么？”珊君向她问。

“奇怪……”她心里想，一面笑起来了，十分好意地向她笑着。

珊君还在疑惑：“做什么？”

“你怎么也觉得应该要革命才行呢？”白华直率的问。

“怎么不应该觉得呢？”珊君用愤慨的声调回答：“除非是傻子，是凉血动物，才觉得我们的同胞可以让别人屠杀！”说了，在她健康的脸颊上，又浮上一种红晕。

白华看着她，忽然跳起来，异样欢乐的去握这女友的手，一面握着一面说：

“好极了，珊君！现在正是我们努力于革命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把一切都献给革命的时候。这时候除了革命，我们没有别的。”

珊君也热情的，插口说：

“不错，”她同情地——“我们是要起来革命的——当然，你是已经从事革命了。”

白华便有点被意外的欢喜迷醉着，张开手臂，将珊君紧紧的拥抱了。

“那末，珊君，”她的声音也是疯狂地——“你加入安那其好了！只有安那其的‘新村’才是我们的和平世界。将来的世界一定是属于安那其的。”接着她不等待珊君的回答，又加上一句：“我今天就为你介绍。”于是把怀抱中的珊君松开去，她看见她的脸色绯红地，仿佛她是被一个不认识的男子强抱了许久一样。

“我是要加入革命团体的。”珊君舒了一口气，才慢慢的说。

“那加入安那其，没有疑义。”白华坚决地，她的声音包含着许多煽动的成分。

珊君不回答，只迟疑地把目光向右偏去，落在杨仲平的身上。他正在听着她们谈话，一面又在看着一张《京报》。

白华便笑着高声说：

“密斯特杨，珊君在问你呀！”

珊君立刻把眼光收回去。

杨仲平放下报纸，说：“我没有意见。”并且说他不愿干涉珊君的行动。

白华便进一步的说：

“密斯特杨，你不反对珊君加入安那其吗？”

“当然不反对。”

“你自己呢？”白华更进一步的问：“你不和珊君一路加入么？”

“我么——”他找出一个理由来回答，“我对于无政府主义还不了解。”

“问题只在你要不要了解，”白华逼迫的说。

“当然要了解。”

“那末，我这里有许多重要的书籍，你可以拿去看。我相信你不需要看好多，你就会对于安那其主义的倾向。”接着她又照例的说了许多安那其的新村计划，如同一个保险公司的广告员向人家兜揽生意似的，完全把乌托邦的幻想再加上一层美丽形容词的装饰。

“好的，”他回答：“我看了再告诉你，说不定我就要加入——”这是最后的一句，他实在有点违心，因为他从来没有想过“无政府”或“安那其”这名词，甚至于连现在——在白华热烈地向他宣传的现在，他也没有这样想。

可是白华却以为有几分说动了他，便欢喜地和他握一下手，一面说：

“你以前都没有看过？”

“一本也没有，”他回答。但他立刻想起他曾经看过一本《面包掠取》，不过他只看了十几页便厌烦的丢开了，因为他觉得远不如看王尔德的小说有趣。

于是白华转过脸去问珊君：

“你先加入好不好？”

显然，珊君要和她的爱人取一致的行动，所以她回答说：

“我也等一等——等看了那些书之后……”

这回答出乎白华的意外：她没有想到珊君竟也给她这么一种滑头的拒绝。因此她有点生气，同时又有着比生气更大的失望包围了她，使她一声也不作的默着，坐到床沿上，心里想：“不是战士，这般文学家……”接着她听见一种清脆的声音从珊君的嘴上响过来。

“现在，自从上海的惨案传到北京来，我和仲平的思想都有点变动，就是他和我都觉得应该革命才行。”她停顿一下说，“所以，只要是革命团体，我们都要加入。”

白华不作声，只听着。

珊君又要继续的说，可是杨仲平把她的话打断了。他自白似的说：

“我现在是相信艺术改造社会……”这是他的一句真话。因为在那两天以前，他所崇拜的还是普希金，拜伦，王尔德……追随这些老前辈而努力于创造一座美丽的“象牙之塔”的，并且要把他自己深深的关进去，在那里面大量地产生他的小说，诗，戏剧。可是这两天以来，他自己也不很理解地，觉得他需要写一篇带着血腥的作品了。虽然他没有分析这观念的变迁是什么缘故，甚至于他也没有想到他的艺术观是从“为艺术的艺术”而走到“功利主义”，但是他已经觉得——他需要写一些和社会有关系的东西，尤其是他要为五卅的惨案而预备出一种周刊，并且把刊物的名字还叫做《血花》。

他和珊君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这个《血花周刊》的缘故，因为珊君知道白华会写一些有社会性的小说。杨仲平终于把这目的说出来了。

“你当然要加入，”他最后说。

珊君也接着向她劝诱：“白华，你是能够写文章的，尤其是这一类的文章，所以你非加入不可！”

白华对于这事情很冷淡。她还没有染得文学家对于出版刊物的嗜好——也许竟是一种特殊的欲望，如同许多商人想开分店一样。

“不，”所以她回答：“我不加入。”

“为什么？”杨仲平笑着问她。

“恐怕我没有工夫。”

“你很忙么？”珊君问。

“说不定很忙。”白华一瞬也没有忘记她的安那其主义的工作。

“那末你什么时候有工夫，你就什么时候写一点，”杨仲平让步的说。

珊君又要求她答应。她终于回答：

“不过你们可不要靠我写多少。”

杨仲平便欣然地告诉她，说《血花》可以在一个日报的副刊上出版，并且下星期二就出创刊号。于是，五分钟之后，这两个人便挟了一包安那其主义的书籍，和白华握一握手，走了。

白华看着那背影，心里便热烈地想起她的同志——她要到机关里去找他们。

她立刻锁了房门，走了。天色已经薄暮，四处密密地卷来灰色的云，乌黑的老鸦之群在这沉沉的天野里飞着，噪着。马神庙的街上现着急步的走去吃饭的学生。路灯像鬼火似的从远远地，一盏两盏地亮了起来。空气里常常震荡着《北京晚报》和《京报号外》——“第三次号外”的声音。

她一路快步的走，一路热情的想着——

“如果……他们还不在……我就要每一个人给他一个攻击！”

一四

天色，在白华的周围慢慢地黑起来了，路旁的树影成为夜色里的浓荫。当她走到枣林街时候，她看见那颗北斗星在繁星之中灿烂着。

她走到机关的门口，她的热烈的希望在她的心里升腾着。她好像决定一种命运似的担心地伸手去叩那黑色的大门——叩响了铜的门环。

门开了，仍然是那个老头子站在半开的门边，而且照常的露出殷勤的笑，这笑容所代表的是感激她每月给他两吊钱，他把这一点钱就拿给他的一个赶驴车的儿子，加强了他们父子的亲爱。

“小姐！”他这时又照常的向她低声地叫了一声。

白华又改正他：“告诉你叫我白先生，你又忘了。”一面说着一面走了进去。

在她的背后便响着：“是的，白先生，先生们都在那里。”

白华已经看见了，那会议室里的灯光。从窗格上透出来的亮，证明那里面并不像寂寞的坟墓，是那个聚集不少人的会议室。并且由一块窗纱上，她看见那一幅挂在墙上的克鲁泡特金的相片，显然这个无政府主义的先觉正在灯光里莞尔地笑着。

她欢乐地急走了好几步，便一脚跨上两级石阶，推开那扇会议室的门。在灯光底下的人群便立刻起了骚乱，大家跳起来和她握手。她就十分快活地和每一个人——差不多是每一个人，握了一下。

有一个人声在她肩后响着：

“我猜的没有错，你一定会来！”

她偏过脸去看，向她说话的是陈昆藩——他给她第一个印象又是那一对四十五度角的斜眼睛。但她记不清和他是不是已经握过手，便向他微微地点了一下头。接着她又转过身去。听着一片高音的声浪：

“开会！开会！”

同时从别的方面又响起近乎粗暴的叫喊：

“等一等！”

“马上开……”

“还有同志——”

终于，那站着的，稍稍平静的人群便骚乱了，大家没有秩序地向一张长桌走去，仿佛不是一个革命党的开会，却像乡下人看完社戏的溃散。于是有一种声音在脚步和椅子的交响曲之中，像躲避屠夫的羊似的叫出来：

“蹴了我的小脚趾呀！”

跟着又响起：

“慢慢的！慢慢的！”

五分钟之久才平静了。可是坐在桌子旁边的人数不过二十人，而刚才，就像是几百人向银行挤兑的样子。

白华在心里想着：“奇怪，这些人又不是小孩子，大家都装做小孩子一般的胡闹……”于是她转动着眼珠去观察这围拢在桌边的人，她重新看见这无政府党人在外表上有一种共通的特色，就是百分之七十的头发都留得很长，很长，差不多要像欧洲的小姑娘似的披到颈项上。并且，一种骄傲的神情，在每个人的脸上充分地表现着，仿佛所有的安那其斯特都是不凡的人物……

这时有一个人站起来报告说：

“这一次是特别会议，是特别为援助五卅惨案的。”

报告的声音还没有停止，忽然门响了，进来了一个人，大家的脸都歪着看过去，而且好几个人不守秩序的站起来发了疯癫一样跑过去握手。

“我们刚刚开会，我们刚刚开会。”

另一种声音：“坐下！坐下！”

同时：“大家都在等你……”接着是带点感叹的声音：“唉！没有你真不行！”

进来的人是“自由人无我”，他仿佛又设计了一张“新村图案”，满脸都是笑容，一面和人握手，一面说着他自己来晚了的缘故，这缘故还不止一端，说着又说着。于是时间很快的过去了。主席也没有法子镇静这自由的扰乱，只能等待着，等待着，眼看这些安那其斯特的自由，以及盼望这种自由再把他们驱使到会议桌来。

白华的眼睛是狠狠的钉住那些人。她有一团气愤在心头沸腾着。她觉得同志们简直不是在开一个严重的会议，简直是像在戏园里，茶楼上，落子馆里一样，任意的做着凡俗的无益的应酬。所以她耐不住了，吐出一种强烈的声音：

“喂，同志，还开会不开会？”

大家都给她一个惊讶的眼色。

“当然要开会……”不知道是谁这样低声的说。会议才重新开始。主席又在报告——最后提高

了嗓子，把一张号外念了一遍。

大家没有话，然而不是一种深思的沉默，而是象许多小舟被狂风卷到大海里，茫然不知所措的形态。

白华把眼睛环视了一下，觉得这会议室的空气沉闷极了，尤其是看见许多同志的脸色，突然从心坎里生了恶化的感情。

她有点烦躁的说：

“主席！你应该提出讨论纲要呀！”

于是整整的过了半点钟，在唧唧的私语的人声里，弄出这样的几个纲要：

1．为什么发生五卅惨案呢？

2．五卅惨案和安那其有怎样的关系？

3．安那其对于这惨案应该抱怎样的态度？

4．我们用什么方法来援助被难的同胞？

可是，这空间，仍然是许多眼睛的转动，没有声音。

主席便发言：

“请郑得雍同志发表意见。”

在桌的那边，一个矮矮的穿西装的少年站起来了，是一个爱好修饰的漂亮南洋人。同时，他在无政府党人之间，是一个十分受人欢迎的同志，因为他的行为是吻合一般同志的脾胃，常常做出很使人惊诧的浪漫的事情，尤其是他爱了一个九岁的女孩子，他要等待她十年之后再和她结婚，这恋爱是压倒了一般安那其斯特的浪漫的，所以同志们都对于这空前的，纯灵的，神圣的恋爱作了许多赞叹。并且他家里很有钱，他的父亲是新加坡的一个小资本家，他全然为了无政府主义的缘故而不承认是他父亲的儿子，却常常向他父亲要来许多钱，毫不悭吝地都花在他自己和同志们的身上——他常常邀许多同志跑到五芳斋楼上，吃喝得又饱又醉；有时到真光电影院买了好几本票子，每个同志都分配了一张。这种种，都充分地表现了无政府主义者的特色，同时，就成为许多同志都喜欢和他亲近的原因。因此他得了同志们的敬重和美誉，三个月以前被选为“上海安那其驻京书记”。

这时许多同志都给他一阵响亮的掌声。

他笑着发表意见：

“关于‘为什么发生五卅惨案’这一点，我认为最大的原因，就是人类没有了解和信仰安那其主义的缘故。假使全世界都建设了安那其主义的

新村，那末，无论那一种族的人，都互相亲爱，像兄弟姊妹一样。当然，在无政府主义世界里面，是没有战争，没有伤害，没有罪恶，只有和平，亲爱，大同，至少是没有什么惨案发生的。”他吞了一口气又接下去说，同时有许多同志向他很钦仰的点头。“因此，非常显明的，五卅惨案和安那其的关系，有两种：一，证明安那其主义必须扩大到全世界；二，五卅惨案是反安那其主义的行动。所以，我们对于五卅惨案应抱有的态度，当然是安那其主义的宗旨。最后，我们应该用安那其斯特的同情心，来同情被难的同胞。”说完便慢慢的坐下去，从西装小口袋里抖出一块浅红色的丝手帕，揩着嘴唇。

立刻有一个北方的高大的汉子，站起来粗声的说：

“我完全同意郑得雍同志的意见……”又立刻坐下来。

白华皱着眉头看着他，认识他是一个很莫明其妙的同志。虽然这个人对于安那其主义的团体很热诚，常常自动的捐许多款项，可是这仍然不能够修改他那不正当的行为——他正在做着私贩军火的买卖。有人说他从前因为杀了一个不肯服从他的女人才投到杨森[1]的军队里面，后来做了团长，又为了不很光明的事件而放弃了军官的地位。他加入到安那其是在六个月以前，介绍他进来的是一个党的老同志，只把“他对于无政府主义非常热诚”作为条件，承认他是一个安那其的党人。但是，无论如何，白华对于这个人是很怀疑的——说不定他把无政府主义的精神，当做绿林中侠客的气概。因此她对于这位同志，常常都从心里产生一种很坏的感想。尤其是当他每次只会赞同别人的意见，不管那意见是否正确的时候，更觉得有一种轻视的意识，如同她自己都被人侮蔑了一样。

于是又有一个人站起来发言。白华只看了一眼，便很苦闷地低着头，感到一种沉重的窒塞，比空气的沉重还要利害，她心里叫着：“唉，又是这样的一个！”因为站起来发言的这位同志，他的思想，见解，行为的分量，和那位私贩军火的同志恰恰成了一个平衡。他不但是一个会耍刀枪的武士，会打许多拳法的拳师，而且是一个流氓。他常常向同志们说：“如果在上海，我可以召集三四百弟兄来帮帮安那其的忙。”他这时发表了许多奇奇怪怪的言论，尤其是把其中最精彩的两句话，非常大声的重复地说着——“我们赶快把新村的计划实现出来！我们要使四万万同胞都起来信仰无政府主义！”

跟着，一个又一个，差不多是同样地，没有什么对于五卅事件的深

切见解，只是空空洞洞地把曾经说惯了的，那一串老调子——安那其主义呀！新村呀！——说了又说。

后来，被认为“师复”第二的“自由人无我”，站起来了。这是一个十分受人敬重的同志。他自己，也觉得是应该受同志们的敬重的，因为天赋给他一种安那其主义的天才，他能够不同于一切同志地，把“无政府的新村”理想到特别神化。他常常都逍遥在这样的妙境里，整天整夜地，和现实的社会离开，如同一个山洞里的老道士幻想着“太上老君”的炼丹而死守着蒲团的情景一样。可是正因为这样，他成为无政府党人的杰出人物，一直使许多同志疑心他是一个超人，否则，他不会把新村的境界想得那样幽默。所以他一站起来，许多同志都现出一个笑脸，还尽量的给他一阵欢迎的掌声。同时，许多眼光都集中在他的消瘦的脸上，注意而留心地，听着他的言论。

然而无政府党人的嘴上是离不开新村的。任何人都一样。就是在这个特别为五卅惨案而召集的会议里，仍然免不了这一套滥调。似乎大家也都忘记了这次会议的特殊意义。

这情形，完全使白华烦躁起来了。她在心里乱骂着——“三教九流，形成了安那其的组织！这些人，简直都是糊涂蛋！”最后她忍耐不住地，便一下跳起来，锐声地，几乎是叫着：

“到底我们对于五卅惨案怎么样呢？我们今天讨论的是这件事情呀！”

大家才恍然意识到，刚才的许多言论都滑到很远去了。于是有几个人——比较有点清楚脑筋的，才重新把论点集中到五卅惨案的事件上，才把这一个自由的，同时是混沌的会议改变了一个新的形式。

白华也发表了许多意见。

末了，在许多呵欠中间，这个会议便宣告了结束，总算是一个比较有好结果的结束，决定了这么两个重要的决议案：

——发表宣言

——募捐

然而这决议案的执行，同样是采取安那其的行动方式，就是并不指定谁去负责，只凭每个人的兴趣来干，也就是每个人都有执行的权力，每个人也有不负责任的自由。所以，正在决议案成立的时候，坐在会议桌周围的人们便已经散开了，仿佛是会议开到这里，已经是什么事都没有了。这结果，又使热心于惨案事件的白华，生起很大的气，可是她不能责备任何人，因为这行动正是代表无政府党人的色彩，她只好忍耐了，同时也只得把起草宣言的责任负到她自己身上来——觉得明天在北京城就有安那其的“五卅”宣言的出现，心里便潜然浮荡着一片欢喜。

在她走出这机关的时候，夜已经很深了，空阔的街道上，充满了神秘的黑暗，凄清的虫鸣散在黑暗里，使胆小的夜行者感到寂寞的威吓。

白华一面担心的走，一面想着她应该怎样起草宣言，另一面她起着感情的冲动，她要把这消息去向刘希坚说，表示无政府党人也已经决议对于五卅惨案的援助。

她走出枣林街，看见有一辆洋车停在那里，便大声的说：

“皮库胡同，去不去？”

在车上，夜飘动她的头发，揉起了深伏在她心中的一切的美感。

[1]杨森：民国时期四川军阀。

一五

那盏圆形的电灯还照耀着三星公寓的招牌。两扇大门虚掩着。一个大学生正从里面送朋友出来。白华就在别人说着“明天见”的声音中走进公寓了。

她一眼看见，刘希坚的房间是黑的，而且安静，仿佛那电灯已经熄灭了很久的样子。她疑心着——是没有回来呢还是已经睡着了呢——便走近房门去。房门上没有锁。并且从那里面传出一种微微的呼吸的声音。这使她踌躇了，因为她不想去惊动他的瞌睡，她知道他是很疲倦的。可是有一种感情，使她没有自制力的，轻轻的把房门推开了，走进去，同时对于刘希坚为工作而劳苦到极度的疲倦的熟睡，油然生了同情心。

于是她在黑暗里坐了二三分钟，她从隔壁灯光的反照，模糊地看见刘希坚熟睡的样子，她看见他的眉头紧皱着，仿佛他的心里是深锁着什么苦闷。这脸色是她和他认识以来的第一次发现，使她惘然地落到沉思里，不自觉的给他一半敬爱和一半怜爱的凝视，有一种不能立即离开这里的情感。

但是，最后她决定离开了。她自己也应该回去休息了。她想留一个字条给他，使他知道她在夜里曾来过一趟，尤其是要使他知道安那其对于五卅惨案也已经有了表示。

她写了。她站起来了。可是她的手无意中把桌上的一件东西碰到地上去，发生了瓷器粉碎的响声。

“谁？”她听见刘希坚惊醒的问。

她只好回答——低声地：

“我……”

刘希坚惊觉地翻身起来了，并且立刻开亮了电灯。

“哦……是你……”他快乐的笑着说，睡眠的影还深深的布在他的脸上。

“你睡吧。”她说：“我就要走的。”

“不——”

“你太倦了，你应该睡。”

刘希坚打着呵欠摇着头，说他现在已经不疲倦，已经睡够了，接着从枕头底下拖出一只表来，说：“还早呢，才十点。”一面走向桌子去，坐到藤椅上。

白华笑起来。她知道这时已经十二点多钟了。他的表是停止了的。

他又挽留她，说：“我睡得很够了，一个人太睡多了会变得很蠢的。”

白华只好答应他再坐半点钟。

刘希坚便兴奋起来了。虽然在他的眼睛里，显然是勉强地把睡眠赶跑的光景，那眼珠上余剩着惺忪的红色。可是他撑持着，仿佛他真的睡得很足够的样子，说着话，很有精神地动作着。

白华就告诉他，她带点因欢喜而夸张的神气，说她刚才是从枣林街来，从安那其党人集会的地点，而且是……

刘希坚插口说：

“那末，你们开会了。”

“是的，开会了，”她高兴的回答。

“怎样行动呢？”

她望着他，一面心里想：“你以为无政府主义者不会有行动表现吗？”一面便带着骄傲的声调说：“发传单，募捐，以及别的种种援助。”

刘希坚微笑地望着她，觉得她对于安那其实在太热情了。

“你得到了什么消息没有？”他接着问。

白华仿佛回忆似的想了一想。

“听说上海已经总罢市……”她说。

“没有听到电车，电灯，印刷工人等等，也立刻要罢工么？”

“还没有，”她回答。“如果能够引起总罢工，”她接着说：“那实在是一个有力的表现。”

“对了，”刘希坚说：“罢工是直接的给英日以猛烈的打击。因为中国的工厂——尤其是铁机工厂和纱丝工厂，差不多全部都是英日资本的企业。他们会因为罢工而遭受极大的损失。”

“我觉得我们还应该动员西崽[1]罢工。”白华也感着兴味的说：“外国人在中国是特别享福的，虽然差不多在他们本国都是很穷的，可是一跑到中国来，便立刻阔起来了，他们都不想自己来劳动，都用中国的西崽替他们做仆役的工作，所以西崽罢工，也是直接地给他们一个打击。”

“不错，不过这只是使那些外国人感到起居上的不方便。我们给他们以重心的打击，应该使他们受经济上的损失，使他们失去——至少是减少在中国所得到的特殊的权利，所以收回租界和撤销领事裁判权的运动是必要的，是目前的急务。至少这两种运动可以给他们一个威胁，使许多外侨的心里发生恐慌……”

“那末，我们要民众向他们示威了。”

“当然的，只有民众——广大的民众的示威，才能够转变帝国主义对于我们中国的观点，就是说，只有全国民众一致地向帝国主义作反抗的示威，才能够解除他们的压迫，才能够解放我们自己，才能够把我们从殖民地的地位上独立起来。而且这独立的存在，我们还必须呼吁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起来……”

白华兴奋地听着，兴奋地说了许多意见。在伟大事件的面前，她的言论的出发点已经渐渐的离远了安那其主义的理想。因为，具体的事实的教训，不容许任何理想主义者再继续做美丽的梦。同时，五卅惨案当中的流血——这种血不是美术家为点缀裸体画的女人唇上的颜料，不是欧洲绅士们喝的葡萄酒，不是中国风流人物所鉴赏的牡丹花的颜色，而是在人类中的强暴者的罪恶的暴露，和弱小者被残害的精神的映射。任何人——除却帝国主义者以及它的附属物的资产阶级之外——对于流血——那连贯地从枪弹眼中流出来的血，那尸首——那暴露在水门汀上的尸首，都不能站在旁观者的地位，都不能当做茶余饭后的新闻而闲谈着，也就是，任何人都不能不从心坎里燃起一盆愤怒的火焰，把这火焰和别的火焰联系，联成一片，变成毁灭世界帝国主义的巨大的烈火。现在，这烈火的种子已经从上海民众的心坎里燃烧起来了，同时像一条导火线似的燃烧了全国的民众。白华的心上也腾腾地飘拂着这种火苗。她并且把女性的同情放到这火苗上。这时，她的脸颊绯红地，如同那火苗已经飘到脸上来的样子。

随后她猛然听见隔壁的钟声响了两下，她吃惊的看了表，的确是两点钟，便觉得她应该回去了。

刘希坚送着她，一路握着她的手，感着十分愉快的低声说：

“我们好好的干，白华，你可以从事实中得到许多证明——空想的社会主义是没有用的——何况中国的无政府党人更超乎空想以上。”

白华在心里接受了他的话。但是她没有回答，只是默默地走出大门，沉重的说出一声“再见”。

刘希坚便单独的留在院子里。因为他没有睡意，以前的睡眠被兴奋的谈话赶跑了。这时他的头脑里只装满了思想——复杂而且澎湃的思想。这思想一息不停地在他的头脑里活动，如同许多扩大的空气在气球里活动一样，慢慢的涨起来，使他感到仿佛他的头脑已经涨得异常之大，恍然是漫画的大脑袋的样子。他好几次都用心的去注意他的影，都没有看清，因为夜是深沉着，星光很黯淡，天象一片无边际的黑幕，罩着地球上熟睡的动物，植物，以及房屋。

他单独的从东边走到西边，重复的走了许多趟。他的思想也似乎跟着他的脚步而响着声音，响在他的头脑里。

随后他停止散步了，坐在一张板凳上，仰望着辽远的天空——夜是不变动的沉默着。夜声细小而且隐约。各种虫鸣的流动也显得十分秘密。可是他的思想的波浪仍然在那里冲击着，纷纷地溅着这样的浪花：

——民众被烈火烧着，要自动的起来了。

——总罢工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上海的民众已经像狂风急雨一般的在暴动。——北京也要哮吼的，狮一般的哮吼的。

——被压迫民族的总示威……

这些浪花越溅越多了，最后变成各种尖锐的微生物似的，深入到他的思想的细胞里。他觉得把这些微生物有系统而且健全的组织起来，是非常紧要的，也正是他自己目前的任务。并且觉到一个人生存在这样的工作里，实在是一种历史上的幸运——当然，能够在大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的巨浪里，做一个斗争的战士，都一样的有着历史使命的价值的。他自己，虽然还没有对于这使命尽过何等卓越的努力，但是他是在步步努力着的，向着那最高层的建设而迈步，不懈怠，而且急烈的前进，便觉得他这时单独醒觉在这个深夜里，并不是偶然的事。如果，他不为这坚定的信仰而献身给社会主义的斗争，那末他这时已经躺在坟墓里面了——躺在那教授学者的名位上，毫无价值。

时间在他沉思的周围轻轻的走着；夜在慢慢的变动——更加深沉和熟睡，微风带来了湿的，含着露水的凉意掠着他的脸；他才把各种思想集中起来，集中到这一个问题上：

“我们应该用怎样方法去鼓动北京的民众作一个伟大的示威呢？”

他想了种种，觉得这不是一方面所能够做到的事——这是应该各方面联系起来，才能够获得胜利的事。于是他想起一件紧要的工作——就是在目前，最切要的，是号召北京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决定对于上海五卅惨案援助的办法。他认为这样的联席会议开成了，那就毫无疑义的，会实现北京城的广大民众的示威运动。并且他觉得这事情是完全可能的，便欣然地从心里高兴起来，一直把愉快的，同时带着许多胜利的微笑浮到脸上来。

他重新向很远的天空投了一眼，满含着喜悦的一眼，仿佛他是向着远处的无数贫苦的群众，宣告说：

“斗争呀，朋友，只有无情的斗争，最后的胜利才是我们的！”

望了便站起来了，乐观地在院子里走了两趟。随后走到房里去，和衣躺在床上，闭着眼睛想着，在心里拟着几个重要的提案。

“记着，明天八点钟以前要起来！”

隔壁的钟声便在他的耳边嗡嗡地响着。

[1]西崽：旧时对欧美侨民在中国的洋行、餐馆等场所雇用的中国男仆的称呼。

一六

这一天，推动北京的民众走上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的前途，同时是有计划的具体的领导着这些民众的，那北京的各团体联席会议开成了。从会场里走出来的刘希坚，仿佛是从一座庄严的宫殿里走了出来的样子，思想里还强烈地保留着那会议的严重的意义，以及像一层波涛跟着另一层波涛，重复地荡漾着那许多光荣的决议：

——出兵保护租界华人！

——撤退英公使！

——准备全国总示威！

——抵制英日货！

——组织工商学联合会！

这种种，在他的思想里造成一片革命的光辉，仿佛在他的周围，那对于帝国主义的示威的口号，已经开始了——像雷鸣一般的传播到全世界。

当他走到王府井大街的时候，街上的市民一群群地，尤其是在东安市场的门口，聚集更多的人，大家像半疯癫的样子，看着刚刚出版的五卅惨案的画报。那报上印着五卅惨案的发生地点和水门汀上躺着，蜷伏着，爬着，裸着，种种中枪的尸首。其中有好几个人的尸身已经霉烂了，脸肿得非常大，四肢膨胀着。每一个尸身上——胸部，脸部，或者腰部，都现着被枪弹打穿的洞，涌着一团血。这样的画报是从来所没有过的，同时也是从来所没有过的一张难看的，悲惨的，使人愤慨的画报啊。

这画报的内容，完全把街上的市民激动起来了，有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太太忽然在人群里忍不住的哭了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强盗行为，和同情这些被压迫的同胞的被害，这两种情绪像两道火蛇似的同时在民众的心里燃烧了。的确，谁能够把这样残忍的暴露当做风花雪月的鉴赏呢？没有人！谁都不能把这样的画报当做一幅裸体画的美术品的展览。当然，这不是一幅好看的画呀。而且，简直是一张战报呢。一张被压迫民族——殖民地——无产阶级的开始斗争的战报。因为，那画报里面所包含的严重的伟大的问题，只能用鲜红的血来解决。被压迫民族是不能够从和平里得到解放的，在和平的圈内挣扎，只是加重了压迫的桎梏。面包不是由别人施与的，这是应该用我们自己的力量去获得。所以这一张画报成为一粒火种了，深深的落在每一个看报市民的心中。他们激昂地看着，愤慨地叫骂，互相同情地向不认识的人发着反抗帝国主义的议论。有许多人简直表现了原始的人性：

“他妈的B！一个换一个，复仇！”

还有许多青年的洋车夫，工人，店铺的伙计，仿佛有立刻暴动的样子，大家粗暴的叫着，纷乱着。“打到东交民巷去！”有的人这样喊。

街上的巡警也把他的枪枝挂到肩头上，拿一张画报看着，显然他是被那些尸首感动了，不但没有去干涉马路两旁的人众，还参加了这没有秩序的市民的行动。

这种种情形，非常尖锐地映在刘希坚的眼里，他一路都被这宝贵的情形迷惑着。他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愉快的感觉。他的思想又立刻像一只风车，旋转着，没有停止地，在他的心里建立了这一个信念：

“那伟大的示威有立刻实现的可能！”

于是他走过了王府井大街。别的地方也同样有着许多群众，几个人或者几十个人一团地，在那里看着画报，被画报激动着。

在西长安街的地方，他看见张铁英和另外一个不认识的同志，向街上的行人散着传单。当他走近她身边的时候，张铁英便微笑地给了他一张。

“谢谢你，”他笑着说。

张铁英没有再理会他。她仍然执行她的职务去了。他看着她勇敢的发传单的样子，尤其是看着她的宽大健硕的背影在活动，不自觉的又想起：

“什么时候看去，她都像是一个足球队的选手似的。”接着便联想道：“可惜她不会踢足球，否则，远东的体育运动，她是有资格去获得锦标的。”

可是这一个无意识的想象，他立刻把它丢开了，只想着张铁英的身世和她的劳苦的工作，觉得这实在是一个不容易得的可佩服的女同志。并且觉得散传单也应该像打枪一样，一粒子弹是应该换一个敌人的，一张传单也应该有一张传单的作用。于是他觉得他手里的传单有分给另外一个人的必要，便给了一个穿灰布大褂的，还说：

“看完给别的人！”

那个人向他很惊讶地望了一下，把传单接受了。

刘希坚便怀着愉快的感觉向西单牌楼走去。

“希坚！”忽然有一个人叫他。

立刻，王振伍从人丛中出现了。他跑到他身边来，站着，伸出那一只熊掌的手，紧紧的握着，一面微喘的报告说：

“行了，行了，一般民众的热度都非常高！”

刘希坚向他笑着。他看见王振伍好像跑了几十里的样子，显得很疲劳，而且那汗点，一直从他的旧草帽里流出来，顺着腮边流到颈项上去了。

他把草帽脱下来当做一把蒲扇，用力的扇了好几下。

刘希坚便问他：

“你怎么这样忙？”

“可不是，”他擦着汗水说：“我正在忙得要死呢——从东城到西城跑了两趟，一个车钱也没有。”

“现在完事了没有？”

“完了。你呢？可不可请我吃饭？”

刘希坚向他示意的点一点头，他们两个便走了。穿过热闹的西单牌楼，同时穿过那些澎湃着热情的民众之群，走到三星公寓。

公寓里突然变了一个异样的景象了。许多学生把画报钉到墙上去。仿佛每个人都需要这画报中的死者——那霉烂的尸身，那枪洞，那血，那残酷的帝国主义的罪恶，来刺激这跳动于热血中的青年的心。大家把可怕的画报当做可羞耻的——同时是应该报复的标帜，高高的挂着，比他们一切从《小说月报》上剪下来的那希腊神话中的美术画，重要得多。并且这种表现，立刻就深入而且普遍化了，全公寓的学生的房子里，都钉着这样的一张。有的还在这画报旁边写了血淋淋的字，表现那鼎沸的热情，和强烈的意志：

——你们的血是为我们流的，我们的血也要为你们流的。

——你们的死是有代价的，你们的代价就是我们用血来斗争！

还有一个女学生，她完全用女性的感伤来写着：

——你们的样子是很难看的，但是我爱你们，并且我要为你们而开始爱无数的贫苦的群众，我的爱比宇宙还要大！

在青年的心中的世界，完全起着猛烈的风暴了。任何人都从这惨案的写真，在言论上和行动上，发了疯狂。

公寓的女掌柜也深深的被这种疯狂传染了。她居然不吝惜的拿出四吊钱，要伙计买了六张画报，一张贴在公众的走道上，一张贴在柜房里，一张贴在她自己的房间里，还有三张她叫伙计拿到胡同里去贴。并且她好像这地球出了毛病，时时刻刻都关心着各种新的消息，常常像一个采访员似的，站在“先生们”的房门边，听着有许多懂有许多很难懂的“先生们”的议论。

刘希坚在这种激动的氛围里也觉得增加了他自己的兴奋。“建立共产主义的前阶段，”他感着光明和胜利的想——“完成这一阶段是从现在开始的，而且已经开始了。”所以他坐在房子里的藤椅上，得意地吸着

烟，而且得意地把烟丝吹个几个圆圈，如同把这些行动当做他自己的——对于将来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庆祝。

同时，王振伍也得意地斜躺在床上，带点笑意的沉思着，一方面又显得很疲倦瞌着眼皮。他今天是做过很多很吃力的工作的，而且跑了十几里路。这时他躺着，仿佛他生来第一次休息，身体上流动着许多舒适之感。

过了几分钟，他从床上翻身起来了，向着吃烟的刘希坚，非常开心的问：

“今天那个会的情形怎么样？”

“你说的是联席会议么？”

王振伍点着头，一面用非常大的注意力，看着对方的脸部，现出十二分准备听话的样子。

刘希坚便告诉他，那各界联席会议的情形。从那会议上——他说——我们已经确定了革命的前途。自然，这种前途只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前阶段的革命前途。但是在目前，这是必然的。接着他把各种严重的决议，述说了一遍。

“现在，伟大的总示威，只是技术上的问题，”他结束的说。

王振伍从那聚精会神的态度上，完全听得入神了。他欢喜得跳起来，跑过去和刘希坚握着手，一面近于粗暴的说：

“好极了，我们的胜利！庆祝！”

刘希坚望他笑着，觉得这一个魁伟的同志，简直像一个小孩子一样的天真，可爱地禁不起欢喜的鼓动。

“现在，情形是越来越紧张的，”王振伍继续说：“我们要紧紧的把它抓住，扩大我们的宣传。”

“当然。”刘希坚简削的说：“我们是要把北京城哄动起来，把北京的民众吸收到我们的领导之下。”

王振伍的欢喜正在逐渐的扩大。那浓厚的笑意，浮在那壮实的脸部上，恰恰成了一种切当的配合。同时他的神情上有一种难言的兴趣——仿佛他的年龄骤然变小了。

刘希坚是长久地注视着他的脸。一面，他在估量这一个同志的热情。不期然的落到一种沉思里——觉得他自己是完全在冷静的水平线上进行他的工作的，没有感到狂热的滋味。

“总之，”他想——“王振伍的这样子是很可爱的。”却立刻听见别人的问话：

“你是不是今夜去作报告？”

“是的。”

随后，当吃过晚饭之后，王振伍仍然保留着笑意，从这里走开。

刘希坚也出去了，他带着许多文件走到机关去。

一七

西单牌楼正是夜市的日期。马路的两旁，像两个奇形的行列似的，排满了夜市的摊。封建的北京城的特征，在那些摊上，那些交易的方法上，那些游人——那些并不一定是买物者的脚步上，充分地表现出来。被历代帝王的统治而驯服了的京兆人民，依然没有脱离帝政时代的风格，整年整月的继续着，那农村社会的买卖。而且把这个古代式的市场，还当做专有的集合的娱乐。尤其是那些满族的人，在汉土中居住了两百年之久，在完全失去“旗人特权”的当代，并不改革他们的习惯。他们甚至于在清室的余烬里，还想保存他们的特殊阶级的趣味，在各种庙会和各种市集里，打扮得花枝儿招展地。无论那一个的夜市中，那游行者，很多都是拖着辫子和旗装的男女。

这一个夜市的情形也并不例外。叫卖的，许多是旗人；徘徊的，旗人也很多。像那种黑压压的一层又一层地延长去，人影接连着人影，市集的摊和摊，一切迟钝的骚动在黯淡的灯光下造成夜市的情景，恍然是工业社会里的世外桃源——没有机器的声音和烟囱的叫鸣，只有从手工造成的物件，摆满了闲散者的脚边。

从这种夜市的行列当中走过去，刘希坚皱了眉头，他觉得这是他今天所眼见的第一个不痛快的现象。尤其是在一个卖宫粉的摊边，许多人围着吵架，其中尖锐地响着满族女人的声音：

“好，你这个小子，人家还是一个姑娘，哼！巡警在那里？”

当然，他不想去知道那吵架的内容，只瞥了一眼，便感着沉闷的窒息似的，用飞快的步伐走过去。

前面的两边依然是夜市，仿佛这夜市像一个山脉似的蜿蜒地延长到几百里。一眼望过去，尽是人影，摊，摊和人影。

“糕糟！”他不耐烦的想。

可是在那些闲散的逍遥者之间，他忽然看见一个白色的影子——白色的裙边的飘舞，白色的女体的活动。他不禁的把皱紧的眉头展开了，一种意外的喜悦潜然地跑到他的心里，使他一直往前快走了好几步。

那白衣的人已经看见到他了，站在那里向他微笑的示意。

他走近去低声说：

“怎么，白华，你也在这里？”

白华高兴的回答：

“你不看见么？我在这里散传单呢。”

的确，她的手里还剩着好几张安那其的《敬告全国父老兄弟姊妹》的宣言。一面，她又继续地把手上的传单分给那些慢慢的走路的人们。显然，这些传单并没有发生怎样的作用，因为在这里“溜跶”的人们，都是专门来逛夜市的，他们的意识都集中在市摊上。差不多都把这传单当做普通的广告，毫不经意的拿着，甚至于看了一眼便丢开了。倒是有许多人很注目的望了这一个美丽的散传单者。

刘希坚看着她把传单散完了，便笑着问：

“你怎么不给我一张呢，我倒是很想看一看的。”

白华，她已经发现在这里散传单的缺点了，但这不是她所能够预料的——在这样热闹的地点散传单会得到失败的结果。所以她对于刘希坚的后面一句话，觉得他是有意的给她的讽刺。

“不。”她生气的声音说：“你和他们一样，你不会看的。”

“不要误解。”他解释说：“我实在是想看的。任何方面的传单我都想看……”

“说不定你单单不肯看安那其的。”

“这没有理由。”

她大约停顿了几秒钟，便气平了，向他亲热的望着，一面说：

“往南去么？好，和我走几步路。”

刘希坚点着头。他完全欢喜地和她并排的走着。近来，虽然只有几天的日子，可是他觉得已经是很长久的时期了，他和她的晤谈，是减少到最低的限度。那五卅惨案事件的工作，使他们没有私人聚会的时间。工作的忙迫，是这样无情地把亲密的朋友分开。他们，自从五卅惨案的巨浪冲到北京来之后，显然是疏远了。同时，显然从前的他们是怎样的亲密。

这时他们走在夜市的中心——走在那空阔的马路当中，她的手放在他的手腕上，如同在公园里散步的样子。

刘希坚感到一种美感，这种美感在忙迫的工作中而深深的感觉着，觉得十分愉快和满足。

“你近来还到中央公园去么？”白华张着眼睛问。

“没有，”他回答：“近来太忙了。你呢？”

她摇一摇头。

“恐怕将来还要忙呢。”他接着说，并且立刻想着——“恋爱这东西，的确是有闲阶级的玩艺呀。”却望了白华一眼，觉得她在不分明的灯影里，有着特别迷人的风致，尤其是那黑晶晶的放光的眼睛，似乎在宣布：无论什么样的男人都不会从这里跑掉的。

于是他喜悦地挨她更近些，微微的感到她手臂上的可爱的热气，一直透到他自己的心上来。

白华也不说话。她好像在深思着什么。同时又像是不大舒服的样子。她只是默默的向前走，走得很慢。

夜市的摊的行列在他们的两旁缩短去。夜市的闹声依然前前后后地在夜气里流动。天上繁星的点，慢慢的闪着，而且分明。

“你预备到那里去？”刘希坚问，因为他忽然看见那宣武门的城楼。

“不到那里，”她显然是不很快乐的。

他停了一停说：

“一直往前走么？”

她把眼睛张开去，圆圆地——“你自己应该往那里去呢？”

“我是应该拐弯的，”他直率的回答。可是他看见她的脸色很生气，便加了一句：“我的时间还没有到，再走一走不要紧。”

“不。你走你的吧。”她简截的说：“你终究要走的。”

“为什么这样生气？”他笑着说，实在也觉得有点诧异。

“不是生气。只是烦恼，”她辣声的说。

“烦恼？”他又笑着望她说：“为什么，为我？”

“不。”

“为你自己？”

“不。”

“为谁？”

她默着了，同时，一种猜想，便开始在刘希坚的头脑里活动起来。可是他猜想了许多事实，都不能认为是她的正确原因，便微微的皱起眉头了。

过了一分钟的光景，白华忽然说——的确，声音是很烦恼地：

“我今天一天都是很不高兴的。”

随后她把她的不高兴的原因说出来：“无政府党人是没有出路的。”她开始说，带着许多愤慨。

这句话，简直把挨在她身旁的人吓了一跳——一半欢喜和一半惊诧

的一直望着她。

她继续的说——很客观的批评了安那其主义者的自由行动，一种不负责任的罗曼蒂克。

她说着，显然，她是受了很大的刺激的。在她的声音里，完全宣布了，她对于那些同志们，是失了敬意。

刘希坚笑着望她。在他的心里，被强烈的欢喜充塞着。因为，这一年来，他差不多天天都在等待这一个迷惑于“新村”的女友的反省。现在她已经被事实给了一个很大的教训了——他想——她已经开始对于安那其信仰的失望。

接着她又告诉他：

“本来，许多工作是，已经由每个人自己分担了的，可是结果呢，大家都自由去了，留下我一个人，不能不包办——我自己起草，自己写钢板，自己油印，自己跑到马路上去散。”

“这样还不好么？”他玩笑的说：“你一个人就代表了整个无政府党的行动。”

她这时并不计较那语意的讥笑，只愤慨的说出她的意见：

“非纪律化不可！”

“可是化不了。”他笑着说。

当然，把基础建设在个人主义的水门汀上，完全是自由组合的安那其斯特之群，谁都是把有规则的形式当做反叛的行为来看待。这是比铁一般还要坚硬的事实。所以白华默着了。她在事实的尖端上，不能不承认他的话。“的确，”她心里想着，“自由的无政府党人，他们怎么会纪律化呢？”

他们的谈话就这样的停止了。那高耸在黑暗中的城楼，已经像一个巨大的山坡似的横在他们的前面。夜市的摊已没有了。路上的行人非常的稀少，一片嘈杂的混音远远地响在脑后。这里，他们的脚步也停止了。

“我们还往前走么？”

“不。我回去了，”她很难过的说。

刘希坚便和她紧紧的握一下子手，觉得她一点也不用力，显见她的心情是很灰色的，没有任何的兴趣。

“明天早上我在家……”他说。

她只笑了一笑，很勉强地，在她的眼睛里没有喜悦的光。于是她转过身走去，走了几步，便坐上一辆洋车。

刘希坚也回头了，因为他没有走出宣武门外的必要，便远远的送着白华的影子，一面感想着——她一定会转变过来的。心里十分高兴的又向着夜市走去。

他发现马路上有着好些的，那被人丢下的安那其的传单。

一八

当刘希坚回来的时候，夜静了。冷的街灯吊在空阔的马路上，散出寂寞的光，模糊地照着夜市的余痕——纸片，短绳子，梨皮，以及污浊的东西，同时有许多乞丐在这废物中寻觅他们所需要的，可以让他们卖给“打鼓”和“换取灯”的什物。

他随便在脚边捡了一张安那其的传单，一面走着一面看，一面觉得很好笑。“究竟是本色，”他想，“什么时候都没有忘记‘安那其的新村才是人类的和平社会’的幻想。”可是一联想到这传单是白华起草的，便立刻把笑意消失了，而且立刻浮上了不舒服的感觉。

“唉，白华！”他在心里叹惜的想。

跟着，他完全因白华的缘故，很忧郁的困恼着——他相信她终久会走到共产主义的路上，但是，她现在还没有放弃她的迷梦——当然，这种迷梦太容易诱惑人了，像神话上的魔宫一样：那里面是美丽的，然而那里面没有出路。

几分钟之后，这种情绪便消沉了，在脑海里消沉了，因为那严重而复杂的工作，又重新卷来了澎湃的思潮，使他意识着——一个布尔塞维克的目前的任务，以及他自己的工作。于是他对于总示威——必要的总示威——之前夜的全国民众的热情，深切的作着估量……

“好，新的历史从这里展开！”

想着便觉得很愉快。一种光明在他的心头闪动着。

他是兴奋的。

那夏夜的风拂过他的脸，清凉地，象薄薄的一块冰片似的溶化在他

发热的脸上，使他十分受用地感着舒适的快感。他觉得，一天都疲劳于工作里面的那精神，在这样的夜气里恢复了，充足，兴旺，而且在生长着。

他一直把这种红色的心情带到公寓里。

住客们都熄灯了。钉在墙上的画报，便更加惨黯的现着痛苦的脸和暴露的尸身。刘希坚走过去的时候，仿佛那尸身并不是印在画报上，而是赤裸裸的躺在这院子里，躺在他的眼前。他不自觉的皱起眉头了——感着一种压迫的，把这些可怕的印象带到房间里去。

书桌上有一封信和一个报卷。他看着，报卷上的字很像珊君的笔迹，便立刻撕开去。果然，一张新出版的《血花周刊》出现了。那上面登着杨仲平的文艺理论和珊君的好几首诗。

“这位玫瑰花的女诗人也转变了么？”他感着兴味的想。一面，他看着她的第一首诗，那题做《寄给被难的死者》的诗。他刚刚看到头两句——被难的同胞们呀，我要用涂着胭脂的嘴唇来吻着你们的血，你们的尸身——便不自禁的笑了起来。

“究竟是小姐的诗人，诗人的小姐。”他一面笑着一面想。

并且，他没有再看下去，因为夜很深了，他没有时间来拜读这样的文章。须把刚才带回来的工作，好好的筹备着。此外他还需要很好的睡眠。他明天还有许多事情要做的。那许多迫切的工作在那里等待着他，如同许多饥民等待着施赈者一样。他不能懈怠。他一定要紧紧的把许多工作放在他的头脑里，和他一同地度过了这一个夜。所以，他是很经济地而且适当地分配了他的有限的时间：两点钟，他躺到床上了。

在他的睡眠中，他和他的工作，仍旧像两个外交专员似的，在那里开着谈判，复杂地，困难地，解决着各种问题。

天明之后的七点钟，他醒了，警觉的醒了，如同已经睡过了下午似的，飞快地从床上爬起来。

太阳在窗上。一切又都在太阳里。

他估量着时辰，看了表，的确还是早晨。学生们正在门口叫伙计。

两个伙计一来一往地忙着倒脸水，人们的混杂的声音又响了起来。一夜沉寂的市声也响了。喇叭，车辆，赶驴子的哼喝，骆驼的铃声。一切，在夜里入眠的，都醒了，活动了。整个的北京城又开始在转动，叫嚣，没有停止。

他向着清晨的空气呼吸着。那疲乏的，还留着瞌睡的脑筋在明媚的晨光中警觉起来了。他精明地想着一些事情，一些零碎的，甚至是一些不必思虑的事情。

随后他的思想便集中到他的今天的工作上。他觉得他应该是上工的时候了——应该把各种知识的机器从他的头脑里开起来，像工人在工厂里开起一切机器，制造着各种物品的一样。并且，需要从他的头脑里制造出来的东西，又是怎样的多呢。

今天，他的工作程序是：整理决议案；根据决议案的内容起草一篇宣言；为《五卅特刊》做文章；出席X部会议；还有……最后他还必须到P大学去，去指导那一群信仰他的学生。

于是他马马糊糊的洗了脸，喝了白开水，坐在桌子前，把头脑中的机器开起来了。

他耐苦而且敏捷地工作着。这工作的忙迫，把他吸香烟的时间都占有了。从前，他在作文字工作的时候，都是一只手拿笔一只手拿着香烟的。

他一直把决议案弄好了，才放下笔，伸一伸腰，并且当做休息一样的靠在椅背上，想着进行他的第二种工作。

正在这时候，白华进来了。她好像突如其来似的，使他出乎意外的惊睨着她。

她的脸色不很愉快。虽然她曾经对他笑着，可是在她的眼睛里，是充分地显露着一层苦闷的光。

他的心里便有点诧异起来。“什么事把她弄成这样子呢？”他想。一面站起来说：

“这样早……”

“还早么？快十点钟了。”接着她看了刘希坚的工作情形，便说：“你做事吧，我没有什么事情的。”并且她就要走开的样子。

可是刘希坚把她留住了。因为他觉得她的神气不很对，一定被什么苦闷把她扰乱着。他说：

“不要走。我刚刚做完了一件工作。我要休息一下。”

白华向他望了一眼。审察的，同时又是婉曼的一眼。她从他的脸上得到一种使她满足的快意，她决计不走了。

“好，我坐半点钟。”

说了便隔着桌子坐在他的对面，脸色慢慢的活动起来，喜悦起来。

“我昨夜没有睡，”她望着他说。

“忙么？”他有意的问。

她忠实的摇了头。昨夜，她忙什么？她散了传单之后便回去了。回去之后便躺着。躺在床上张着眼睛。她不能睡。那种斗争，空前的那种斗争，在她的心里和脑里，同时发动着，急烈的交绥和肉搏。她被这斗争刺激得非常之深。她的好几年以来的思想根据，如同发生了地震一样的在那里动摇着。无疑的，她是一个安那其主义者。但是她信仰安那其主义并不是为了好玩的。当然也不是为虚荣的。确确实实，她的献身，只因为把安那其主义当做革命的最好理论，当做改革我们社会的指南针，当做人类生活向上而达到和平世界的福音。所以她崇拜巴库林，尤其崇拜的是克鲁泡特金。她抱着满怀的热情，而且抱着满心的希望，勇敢的加入了无政府党。她以为从此是走到另一个境地，另一个新的不同的环境，走到她的有意义的生活的世界。她以为她是负担着改造社会的使命，她的责任的重大和她的工作的忙迫。她以为同志们可以指导她，勉励她，使她和他们共同地来努力这一革命的工作。她和他们，要紧紧的互相联系着，铲除人类中的强暴者，把弱小者扶植起来。她和他们，如同勤苦耐劳的开垦者一样，要把荒凉的人间变为丰富收获的田园，使全人类都欢乐地，手携着手，生活在这样的田园里而歌唱和平，爱，幸福。她的整个的世界观便等于这

一个语言——安那其主义！她不但是信仰着，而且是努力于工作

的。然而安那其主义所给她的结果是一些什么？那些矜夸的无政府党人的思想和行动所反映给她的又是怎样的现象呢？无疑的，安那其主义是非常之好的理想——它理想了迷人的美丽世界和迷人的人类和平，它把一切人间的罪恶都抹掉了，但是它的的确确不是我们的这一个现实世界的急切的需要。为什么呢？它太好了——就是，太理想了，太美观了，太罗曼蒂克的想把世界翻过来。因此它成为现实世界里的一个灿烂的幻想的革命理论，不能够像一把斧头砍着木头似的，不能够在现实的世界里起着作用。它只能够使一般幼稚而热情的青年感到安慰的喜悦。相反，它不会使急进的沉静的青年感到满足。尤其是它到了中国之后使许多中国的青年信仰它，同时它也被许多中国的青年误解了。中国的安那其斯特，完全是神话化的革命人物，他们可以在口头上搬运着安那其主义，但是他们并不想把这理论完全了解而寻觅那出路。大家只像一群醉汉，糊里糊涂地高谈着克鲁泡特金，把那个圆额大胡子的象片钉在房间里，而且干着许多浪漫的事情。伟大而艰难的革命事业，被他们看成一个梦，一篇传奇，一幕浪漫派的喜剧。如果有人告诉他们说，“革命是流血”，那他们一定当做笑话，因为他们的安那其的新村是非常和平和非常美丽的。他们自甘地在这样的幻想里迷醉着。白华也是很迷醉的一个。但是，她现在觉醒起来了。她不是一个把那种迷醉当做娱乐的人。她是要改革这个社会的。她不能够永远游荡在幻想里而算是从事于社会的革命。自从五卅惨案的许多事实所给她的教训，使她不能不对于她所信仰的，所拥护的，那安那其主义的基础发生了疑惑。并且，她的同志们——根据无政府党的行动，也使她发生了许多反感。所以在昨夜，在整个夜的进行中，她躺着，思索着，苦恼着，仿佛被无数的蛇围绕着一样，紧紧的被许多冲突的思想围困着，重复又重复地，解决着这些疑问：安那其主义究竟是不是一种革命的幻想？安那其主义能够迫切的改革我们这个社会么？为什么俄国的革命的胜利，不是安那其主义而是共产主义呢？共产主义是不是世界的唯一的革命理论，它能够把老中国变成新中国么？……这种种，像烈火一样的在她的

头脑里燃烧起来。而且一直的燃烧着。这使她苦恼极了。至于整个的夜消沉去，太阳出来了，那种火焰还堆积在她的头脑里。自然，她是需要解决的。她必须在两条路上，选了一条，决定她最后的前途。因此她跑来了，她要从刘希坚这里得到力量——她并不是要他帮忙解决这问题，只是希望他把重要的共产主义的书籍介绍给她。

后来她拿了许多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和别的小册子，十分高兴的走了出去。

“希望你深切的了解……”刘希坚送着她，一面走着一面诚恳的说，“如果你需要我尽力的地方，我可以尽量的和你谈谈。”

她笑着，一种婉曼的，坦然的笑，显然她是喜悦的接受了他的友谊。

他们紧紧的握了一下手，好久才分开。

刘希坚是完全欢喜的。他好像得到了什么胜利似的，很满足地，微笑着走进去。

他又开始他的第二种工作。

一九

他一直工作到下午两点钟。兴奋把他的身体支持着。可是他终于打了好几个呵欠，因为他是太倦了。

他整理着工作的成绩；一面，他燃上一支香烟，靠在椅背上，沉重的吸着，一种劳动过后的休息，使他感到十二分的惬意。

两点半钟的时候，他从他的房间里——不，简直是从他的工厂里——走了出来，可他并不是从这个工厂里走回家去，却是又重新走向另一个工厂——开始他的另一种工作的地方。

他是走到党部去的。

当他又从党部里走出来，天色完全黑暗了。夜景很活动地闪现在他的眼前。忙碌的行人与车马，呈现了初夜的忙碌的街道。

他挨着马路的边沿上走着，一面在他的头脑里，在许多复杂的思想之间，浮着数目字，统计着五卅惨案发生之后的，北京城的报纸销路的激增。

他沉默地想着：

“《京报》增加百分之三十，《晨报》增加百分之二十五，《社会日报》增加百分之二十二，《黄报》增加百分之十五，《白话报》增加百分之三十二，《北京晚报》增加百分之三十五，共计这些报纸销路的增加总数目是——10000……”

这结论——这最后的数目字，突然地使他惊喜了。当然，他所惊喜的并不是这些报纸——这些像一群哈巴狗似的，驯顺地支配在反动统治的威权之下的报纸的发展，却是因为它们对于五卅惨案的宣传，在宣传

中所反映出来的北京民众的意识——说明北京的民众已经在骚动了，已经开始走向革命的火线了，已经统一的站在被压迫民族的联合战线上向帝国主义反抗，准备着一个尖端的预演的斗争。

“看吧，”他在惊喜之中，又接着严重的想，仿佛他是向着帝国主义送去一个警告：“把机关枪对着我们民众的胸前扫射，的确的，这不是一种好玩的事情呀！”

他微微的笑了。一种红色的革命的火光，在他的思想里炫耀着。同时，他的眼前便现出了一张漫画——千千万万的工农群众举着镰刀，斧头，红色的旗子，英勇的欢乐的唱着《国际歌》，几个胖胖的帝国主义者跌倒在群众的面前，一只手抱着炮舰，另一只手抱着飞机，颈项上挂着一大包金镑。

这一张漫画的影子便给他一种胜利的，忍不住的快乐的笑声。他完全愉快地把眼睛望着夜色。星光灿烂地，仿佛是世界上革命的火眼，到处密布着，准备着整个革命的爆发。

忽然，一种声音，冲着夜色里面的空气，把空气分裂了一条痕。这声音又接连着第二次的叫喊，“汉口惨案！号外！”

他买了一张。

他的神经便跟着紧张起来了。同时，他是很镇静地估量着这继续的，被帝国主义屠杀的代价。

“无疑地，”他肯定的想：“这是第二道导火线，立刻把我们民众的火焰扩大去。”

在他的疲劳的精神上又添了一种新的兴奋。他的身体上又奔流着新的活力。他不自觉的加强了步伐，走的非常快。

他走到那里去呢？他必须先走到P大学去，因为这是他今天的工作的一种：指导他的一些学生们。

只走到那学校附近，好几个学生都站在那里探望着，于是他和他们一同走进去，走进第十一教室，列席他们的社会科学研究社的五卅援助会。

学生有五十多人。大家站起来欢迎他，有两个人先开始拍掌，跟着便是全体的，一阵热烈的掌声。

他微笑的点着头坐到旁边的椅子上。可是这一个援助会的主席便走到他身边来，请他就讲演。

掌声又在他的周围响着。

他站起来了。

“诸位同学们！”他开始说。他讲演的题目是《五卅惨案与世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在这个题目中，他分析了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政策，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政策的危机，各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侵略和它们互相间的矛盾，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与世界殖民地的影响，世界被压迫民族及殖民地的革命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利害，最后他说到苏联——苏联与被压迫民族，苏联与帝国主义，苏联的存在与世界被压迫民族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胜利。

这演讲便一直占有了两个多钟头。他从学生们的脸上，从那些入神的眼睛里，那些不动的倾听的态度上，那些静穆的，毫无声息的，如同一群教徒们在圣像之前一样地接受他的声音，他觉得他的演讲辞的每一个意义，都像一粒种子，深深的播在他们的头脑里，预告着将来的广大的收获。

他走了，许多学生都站在他后面，向他表示各种的敬意。他也从他们之间得了很大的欢喜，愉快地向夜色里走去。

“这些学生，”他想：“无疑的，他们都是CY[1]的预备队。”想着便在他的心头浮着微笑。他知道他们之中有两个人已经加入到CY了，而且在那里面的干部里工作得非常之好。

他一路上都坠在光明的思想里。

半点钟之后，他走到公寓里了。忽然，他看见他的房间里正亮着电灯，一个高大的人影映射在窗子上。

“谁呢？”他想：“一定是……”便走过去推开房门。

果然，王振伍坐在那里。

他从椅子上跳起来了，热烈地，仿佛他已经好久没有看见他，非常亲热的笑着，做出他的一种有特色的粗鲁的动作，和他握手。

“唉，你怎么现在才回来？”一面，他的声音宏大而坚实的响着。

刘希坚向他微笑地。他什么时候都觉得，在这个同志的魁伟躯干之中，是放着一颗赤裸裸的孩提的心，天真，没有一点虚饰。

“刚刚从P大学讲演……”他回答说。

王振伍望着他的脸，差不多是一种憨态的望，望了许久。

“你瘦了，”他忽然说。

“瘦了？”刘希坚微笑着，“我不觉得。”他接着说：“我只觉得我近来的身体好多了。”

王振伍有点诧异的又望了他一眼，随后便沉思了一会儿，说：

“我知道你是很忙的。近来你的工作增了不少。但是，我看不出你忙的样子，只觉得你一天都是很快乐的，很平静而且很安闲的样子。”

“真的么？”刘希坚感觉着兴味的问：“你这样觉得？”因为在别人的眼光里，他被人观察的结果总是很不相同的，有一个同志还批评他是一块大理石——这意思就是说在五卅惨案的疯狂里，他仍然很冷静。

“是的，我这样觉得，我一点也不瞎说，”王振伍回答他。

他笑了。的确，没有人曾看到他的头脑去。谁都是在他的脸上，举动上，得了他的工作的印象。他觉得这倒是他自己的特色。他认为站在指导地位上的人是不能够常常发狂的，是应该时时刻刻把头脑放在冷静的境界里。所以他自己，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在克制着感情的激动。

“我承认，”他最后说。

王振伍便笑着自白了：

“这本事我学不来。我没有事做的时候是很平静的，可是工作一加

紧，我的行动便跟着紧张了。”

然而这谈话便这样的终止了。刘希坚问他：

“你今天没有事么？”

“有的，”他说。“我来这里也是我的工作之一。”于是他报告了一种新的消息，一种必然的，把五卅事件更加扩大而且更加严重化的汉口屠杀——民众的血肉又在帝国主义的枪弹之下飞溅着。

“现在，我们是一步步走到紧张中去了。”他接着激昂的说：“而且是越走越紧张的。当然，事件的严重和扩大，是在我们的预料之中。……你的意见怎样呢？”

刘希坚沉默的听着，因为这问题，很早便盘据在他的思想里，他很早便这样想着：“第一，是唤醒民众，深入而扩大的唤醒他们，把他们吸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成为革命的队伍。”

这时，他重新说了这一点意见。“伟大的运动就在我们眼前，这是无疑的。目前的任务是，”他说，“我们准备这一运动的实现。”

他们又继续的谈论着，一直谈论到两个多钟头，王振伍才忽然想起，他还必须到别处去会一个人，便匆忙的拿了草帽。

“不错，”他一面走出去，一面握手，一面说，“这是一个客观条件，它造成总示威的形势。”

说着，他走了。

刘希坚又坐到那张藤椅上。他燃了一支香烟，吸着，沉思着，在他的脑海里便起伏着猛烈的波涛。

他深深的把他的智力放在这一个问题上，如同一个木匠把斧头放在木头上一样地，他把它劈开了。

全国民众总示威！

这是他的结论。

[1]CY：Communist Youth的简写，指共产主义青年团。

二十

伟大的北京城，骚动了。伟大的北京城，叫喊了。伟大的北京城在无数群众的癫狂里实现了空前的，严重的罢工，罢市，罢课。

“总罢业！”这是一个强烈的电流。

“总罢业！”立刻，这个电流触动了大地，触动了大地上的民众——烧着他们的心和他们的热情。

到处，工厂里没有机器的响声，每个烟囱都张着饥饿的嘴。到处，商店的门紧闭着。到处，学校里没有摇铃的声音，所有的教室都是寂寂寞寞的。到处，聚集着一群群的民众。到处，写着，贴着，飞着，喊着这样的标语：

——援助五卅惨案！

——为五卅惨案的烈士复仇！

——反对把中国当做殖民地！

——一致收回租界！

——驱逐驻华军舰及陆军！

——抵制英日货！

——拥护弱国的外交！

——……

整个的北京城都充满着如此的紧张，轰动，疯狂。整个的北京城都

变样了——街道变样了，人民变样了，空间变样了。仿佛，连时间也变了行进的速度，甚至停止了，停止在这一个异样的变动里。

尤其是在热闹的中心街市——前门，大栅栏，东单，东四牌楼，西单，西四牌楼，王府井大街，更显着异样的可惊的状况。无数群众——工人，店员，学生，彼此汇合着，纷乱着。如同这地球上发生了癫狂的流行病，把平常很安静的人们都传染起来了；在这些人们的心头放上一个火球，使他们在烈火的刺激之中而暴动，吐着强烈的愤怒和反抗的火焰。

许多地方都出现着宣传队。个人的，团体的，散布在十字街头，马路中心，大胡同，路边，在那里大声地，以及嘶声地，慷慨激昂的喊着。

车马都停止了。

无论是大街或小路，只要有人讲演的地方，便聚集了很厚的群众，一层层地围绕着。大家仰着脸，听着，现着紧张的神气，如同一个火苗落在汽油缸里，立刻燃上了，爆发而且扩大了。大家在讲演者的声浪之下，澎湃地增加了反抗帝国主义的——那伟大的革命的浪潮。

常常在听讲的群众里面，响着尖锐的叫声：

——宰洋鬼子去！

——把洋鬼子赶出东交民巷！

——革命去！

并且，常常在群众里面，响了妇女的哭声。在东四牌楼的马路上，有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婆——她是一个电报生的母亲——忽然在紧张的空气里哭喊了，一面落着眼泪，一面悲愤地叫骂着，一面离开了听讲的群众，跑到另一端的马路上去讲演。许多群众便潮水似的围绕着她。她激动着说：“庚子那一年，外国的洋鬼子打进来，他们一共八国，把中国打毁了，把中国历代宝贝都抢了去，把中国的人民打死了十多万。光北京城的皇城根就躺着百多人的尸首。中国还得赔款给他们，就是赔他们来打我们的路费，吃饭，各种用费。现在呢，他们又来了，又要再来一个‘庚子’！当然，那是对他们有好处的。可是中国呢，中国穷了，赔

款到现在还赔不完。现在，外国洋鬼子又想来这一套，又在上海屠杀我们的同胞，如果我们不给他们一个眼色看，他们会以为中国好压迫，越杀越起劲。然而洋鬼子想错了，因为现在的中国人不是好压迫的，你们大家说是不是呢？我们愿意做亡国奴么？外国洋鬼子是不怀好心眼的，他们只想把中国人变成奴隶。他们满嘴讲的是自由平等，他们说现在是平等世界，可是中国的平等呢？骗鬼！我们要靠自己来把中国弄成平等的。洋鬼子是笑里藏刀！他们现在在上海杀死了我们的同胞，我们要万众一心的大家来反对，不然的话，我们四万万同胞都会被他们杀得精光的。你们大家说是不是呢？”

这个老太婆的演说把许多人都鼓动起来了。立刻便有人将她的话拿到别处去讲。如同一个火花传染着另一个火花，联系的爆发了，把更多的群众变成了一个伟大的燎原。

同样在别的地方，也出现着旧式的妇女——她们被讲演者的宣传激动了，被遭难者的血和尸首刺痛了，被同情的波浪冲击了，便带着许多眼泪和愤慨，自由地喊着，用鼎沸的热情来诅骂帝国主义的罪恶。

这时，到处是——

空间充满着紧张的空气，

四围响应着尖锐而愤怒的叫喊，

纷乱的阳光照耀着骚动的群众，

伟大的北京城是一个风暴！

而且这一个风暴正在继续着——高涨，扩大，没有边际。在这个风暴里的人们都是很疯癫的。谁的感情和思想都受了急剧的变动，变动在这一个紧张的漩涡里。并且，无数不认识的人们都联合起来了，站在一条战线上，向着敌人——罪恶的帝国主义——演习着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的斗争……

刘希坚也参加在这一个伟大的预演的斗争里。一清早，他就参加了，并且到现在，还照样的继续着。从西城到东城，他作了许多次通俗的讲演。他是一次又一次地看见了群众的革命情绪的高涨。他只想立刻把他们——这无数热情的群众——组织起来，使他们不致于涣散，使他

们有计划的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进展到阶级的斗争，变成阶级斗争的革命的队伍。

他今天，显然被伟大而辉耀的欢喜弄得极兴奋了。有一种胜利的微笑在他的心上荡漾着。他不能言喻地感觉着异样的愉快。他抱着布尔什维克的红色的心情，估量着这一场风暴。

“无疑的，”他下了结论：“这是一个高潮！”并且这思想像一阵风似的，在他的头脑里盘旋着。

那灿烂的光明的革命前途，便开始在他的眼前闪动了，他隐约地看见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斗争和胜利。同时他想起了俄国的十月革命，俄国的大流血和大饥荒，以及目前苏联的社会主义的建设。

一路上，这个红色的前途都是很闪动的。

在他的周围，骚动的群众不断的增加着，不断的扩大了群众的骚动。

当他走到东单牌楼的时候，马路的中心完全被群众站满了。他猛然一看，忽然在无数摆动的人头上，看见了一长辈熟悉的脸，他不禁的在心里叫着：

“哈，白华！”

他的心头便飞过了一阵欢喜。

他站住了。站在群众的队伍里，像一切听讲的人们一样，仰着脸，从许多人的头上，头与头的隙缝里，看着而且听着。

一种嘶裂的声音在空气里发颤的响着：

“我们要大家团结起来，团结在一块，团结在革命的战壕里，我们才能够抵抗英国日本——以及别的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屠杀。我们只有这样的紧紧的团结，才能够打退我们的敌人。不然的话，我们大家都只有死路一条：替英国日本当奴隶！现在，我们要用全体的力量，来争取外交的胜利！同时我们要取消各种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撤销治外法权！我们要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平等！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权利！我们要靠团结的力量来坚持到底，非达到最后的目的不可。我们不要被

人家讥笑做‘五分钟热度’！我们要抱着宁死不屈的精神！我们起来奋斗吧！我们不奋斗只有死！”

突然演讲者的嘶裂而发颤的声音停止了。群众的圈里便响着纷乱的骚音。接着演讲者又继续的说，可是只叫了一句“同胞们”便听不见一点声音，仿佛有一块木头把她的喉咙塞住了，挣扎了许久，仍然没有响出声音来。大家只看见她兴奋地，同时又苦闷地作着手势。两分钟之后，她只好从椅子上跳下来了，很乏力的走到群众里面，无数同情的眼睛便跟随着她。可是这一团的群众并不因她而散开。并且，紧接着，就有一个学生跳上去了，又站在群众的面前，大声的热烈的讲演。

刘希坚的眼睛也紧紧的追随着白华，并且在群众里面找着她。最后，她被找到了，他便一下握住了她的手腕。

“白华！”他叫了一声。

白华很吃惊的望了他一眼。接着她笑了。她立刻把他的手紧握着，表示一种意外的欢喜。

“你什么时候在这里？”她高兴的，仍然哑着声音问。

“刚刚来，”他据实的回答。

“那末，”她柔媚的望了他——“你听见我……”

“是的，”他笑着说：“听了一点。”

“哦……”她低低的响了一声。

接着她微笑地看着他，又微笑地沉思了。仿佛她不愿意他听见，却又喜悦他曾经听过她的演讲。

刘希坚便重新用眼光来抚摩她，——从她的头发，脸，颈项，胸部，一直抚摩到她的全身。他仍然从这个抚摩里得到浓郁的美感，一种饱餐的美感的满足。同时，他又在她的红润的脸色，兴奋的精神和乏力的体态上，给了她一种革命的敬意。他对于她今天的实际行动，感到空前的，含着感谢之意的愉快，如同她的讲演是直接的把他打动了一样。

他在她的沉思里向她说：

“你反叛了安那其……”

她立刻看着他，显然她是受吓了，露着诧异的神气，一面问：

“为什么？为什么？”

接着她镇静了，她客观地等着他的回答。

“你今天的行动和你今天的讲演……”他含蓄的说。

的确，她今天的行为和言论，都不是属于安那其斯特的，因为她的那些同志，那些骄傲的无政府党人，都是罗曼蒂克地干着革命运动，不会跑到群众里面去的。那些革命者，单单有一个乌托邦的新村和新村的乌托邦便足够了，便等于获得了革命的胜利，可以无忧无虑的唱着无政府的新村的歌曲，赞美着一个梦幻的美丽的世界。

她呢，近来不同了，她已经在一个剧烈的苦闷之中，把她自己从新村的幻想里拉了出来。并且她已经判定了——她自己革命的前涂。她已经从幻想的安那其主义而开始动步，一步一步的走向革命的实际。同时她已经在列宁的几个重要的著作里，完全更正了她以前的幼稚和错误。并且她在布尔什维克的许多小册子里，她认识了，而且肯定的信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的路线。现在，她的思想的统治者已经不是克鲁泡特金了。现在，领导着她，使她顺利地走向革命的大道，使她英勇地预备着以血来斗争，以赤裸裸的生命来争取革命的胜利的，却是领导俄罗斯革命的那个伟人。所以她今天参加这实际的运动，作为她的一页新的历史的开展。

这时她向着刘希坚微笑地望着，表示她承认了他的话。

“你不觉得奇怪么？”她隔了一会儿问。

刘希坚立刻回答她：

“不，一点也不。这是很自然的。”

她感谢的望了他一眼。

“你以前想到么？”她接着问。

“我很久以前就想到了。”他忠实地回答：“我并且为这个自信心而经过了许多的苦闷。前几天看见你起草的安那其宣言，还使我不痛快了许多时候。但是，现在，我快乐了，我不会再感到那种苦闷了，当然这还得你继续的努力……”说了便凝视着她的眼睛，如同他在她的眼睛里，寻觅他的苦闷的代价。

她好久都不作声，只默默的微笑着。

“可是我一点都不知道。”显然她是故意的说。

刘希坚只用目光来答复她。

随后他们分开了。他们都异乎寻常地用力的握着手。她特别给他一个沉重的眼光，仿佛要把这一个眼光深深的放到他心上使他不能忘记。于是她又向着一群骚动的群众走去。

他呢，也走了，向着“我们的乐园”——那个共产党的机关走去，因为在那里，三点半钟有一个临时会议。

在路上，他又不断的看见着新的群众，新的骚动的叫喊，新的北京城的风暴。

“这是一个高潮！”

他愉快的想，并且一直的把这愉快带到他的同志们的面前。

二一

夜里三点钟，工作的疲倦把刘希坚带到睡眠中去了。他仿佛饮了迷魂的药水似的躺在床上，一瞬间便朦胧去——一切东西都离开他，那个高悬在空中的月亮也从他的眼睛里逃遁了，而且渐小渐小地，像一点细尘似的在一片伟大的乌云中消失了。跟着，那群众的骚动，便在他的头脑中重新的开展起来，他又直接的参加在这一个革命的斗争里……

——扑扑扑！机关枪在他的面前扫射。

——砰！砰！大炮在他的头上响着。

于是另一种轰动的声音，把他的周围的世界炸开了。他受了一吓的张起眼睛来，他模糊地看见了美丽的一缕晨光。

一团声音活动在院子里。

他起来了。擦擦眼，便拿了一枝香烟吸着，一面开了房门。

院子里聚集着许多人。学生，伙计，掌柜，女掌柜，成为一团地站在那里。

他走了过去。

女掌柜正和她的丈夫争论着：

“这不是日本货么？这不是日本货么？”她手上拿着一件灰色哔叽的长袍。

“这是德国货，”那个整天玩鸟儿的掌柜用生气的大声分辩说。

女掌柜不服气。她扬声的问着学生们：

“诸位先生，请你们瞧瞧看，”她把哔叽长袍抖了两抖。“这不是日本货么？吓！”

好几个学生同时说：

“可不是！这正是日本货。”

女掌柜便得了胜利的把一个笑脸转向她丈夫：

“瞧！先生们说的你听见没有？赶快把它烧掉！穿在身上，丢人！”

显然，这个玩鸟儿的老头子舍不得这件长袍，因为这件长袍很新，花了十二块大洋，在他的许多出客的衣服中算是阔气的一件，他不肯烧。

“得了，”他想着分解的说：“这是一件旧的。”

可是他的女人被革命的浪潮打动了，她差不多变成一个红色的革命的分子，她不肯妥协。

“横直是一样，”她坚持着：“旧的也是日本货呀。”便接着说出她的新名词：“不要做凉血动物！”

“别骂街，”老头子嗫嚅的说。

“谁骂街？”她的胆子更壮了。“你懂得凉血动物怎么讲？吓！你再活十年……”

学生们起了一阵笑声。

她沉着脸色说：

“随便你，咱们的掌柜，您如果不想烧，就用剪刀剪也行。”

老头子急坏了。他的光额上沁出许多大颗的汗点，脸色渐渐地发红，而且很苦闷的想了许久。

“好的，”他忍耐着心痛说，同时他想出了一个对付的法子——“那你的也应该烧。”

“我的衣服没有外国货。”她犀利的回答：“我都是从老天成店里裁的，你说老天成还会卖外国货么？”接着指她身上的蓝布衫，向着学生们问：“先生们，您说这是国货不是？”

掌柜并不等“先生们”的回答，便抢着宣布说：

“你有好几身洋绸子的，还有一条藏青色哔叽裤，那都是日本货。”

她急着分辩说：

“那不是。”

“你拿给先生们瞧一瞧。”

女掌柜真的跑去了，她一连蹬着她的小脚跟，走得却非常之快。她的宝贝的女儿便欢喜地跟在她后面。

“要烧一齐烧，”掌柜喃喃的说。

于是她拿来了一个黄色的包袱，满满的包着她的财产，因为她每月的“进款”都送到老天成去，那布店把她算做一个老门客，特别给她加一的尺头。

她的女儿帮着她把包袱解开了。老头子便一伸手就拿了一条新制的哔叽裤。

“日本货！”他得了报复的喜悦说。

她呢，差不多把迭得好好的衣服，一套一套的都拿上来，打开了，一面象展览一面自白的说：

“这是国货。”

老头子便反驳她：

“日本货！”

结果他们又取决于“先生们”的意见了。自然，学生们是很乐意于全部焚毁的，因为那包袱里面的衣服实在看不见国货的影子——至少也都

是外国货。

“全是的，”许多声音在响着。

“只有那两件格子的，是国货，”另外一个人说。

老头子乐起来了。

“吓！比我的还多！”他洋洋自得的说。

女掌柜便好像听见迅雷一样的受了一大吓，她的脸变样了，一片青一片红地转变着，可是她终于激动的，毫不反抗的说：

“那布店不是好家伙！欺骗人！好的，现在把日本货英国货捡起来，咱要烧它一个痛快！”

学生们便给她一阵响亮的鼓掌。

她用她的小脚把那些漂亮的衣服踢到一边去，如同她平常踢着一块猪骨头的样子。

“真的么？”老头子反迟疑的问。

“可不是真的！”她坚决的，豪气的回答：“谁同你开玩笑？”便喊着她的女孩子：

“小囡儿，拿洋火去！”

老头子是忧愁的看着他自己的哔叽袍子，又看着他妻子的许多花花绿绿的衣服。

“加点煤油，”她接着喊。

于是，一阵烟，一阵臭气，同时是一阵笑声和掌声，旋转在这个院子里，延长了好久好久。

这情形，给了刘希坚的许多愉快之感。他没有想到平常只会“要钱”的女掌柜，居然把她的财产，几几乎占了她自己全部的财产，在抵制英日货的民众的运动中牺牲了，变成了疾恶帝国主义的一个切近于革

命的人物。所以他把一种意外欢喜的笑意，带到他的房间里。

过了一点钟，当院子里的那些衣服的余烬还冒着青烟，刘希坚便出去了。

在街上，夏天的太阳张开金色的翅膀，安静地拥抱着整个喧嚣的城市。那黄瓦下面的红墙上，散着太阳灿烂的光辉，把许多新的——从来所没有过的东西照耀着。什么人都可以从那里看到，那粉笔写的，黑炭写的，墨笔写的，以及印刷的，那些充满着鲜红的血的流露——那些标语，漫画，传单，那些比一切美术品都更加有力的，在金色的阳光底下，抓着人们的视觉——

“抵制英日货！”

在街上，这口号不仅仅是一个口号了。它已经变成一个信念的车子，闪电一般的在风暴的北京城里急剧地转动。整个北京城的街市都被这一个车轮辗着，留着深刻的印痕了。所有的商店都在这车轮的印痕上贴着“本店不售英日货”以及“坚持到底”和“援助五卅惨案”的纸条。一切商店的门面和气象都改变了，都仿佛是一个爱打扮的女人脱去了她的艳装。从前，那些把英日货——把那标致的工业品当做商标一般的装饰着的商店，现在都把这装饰当做使人厌恶的东西，而且变成招致危险的物件了。尤其是洋货店和绸缎店，在它们把美丽的英日货搬出去之后，俨然像一个准备收盘的店铺了。许多美丽炫眼的东西离开了洋货店和绸缎店，它们有什么可剩呢，它们只像华丽的贵族没落到乡村去一样，变成了布衣的粗装。因此那长久被压迫在英日和其他外国工业品底下的国货——那中华农村社会的土产，便突然地抬头了。它仿佛是被压迫阶级的抬头一样，势不可当地操着全部的胜利，满满的，带着骄傲地占据了整个的商场。同时，商店老板的生意经便完全改变了，因为借物美价廉的外国货作为赚钱的目标，已经不是一种适用的生意经了。他们现在的生意经是聚精会神于国货的收罗，鼓吹，展览。每一个商店都这样的转变了。无论马路两旁的任何商店，都写着比斗子还大的“国货”挂在最使人注意的地方，并且把许多古板的，粗劣的国货横摆在店门口，如同“冰淇淋上市”似的，招徕着更多的新的顾客。假使有一个商店不把很充分的土产陈列着，立刻就有学生来检查，说不定立刻就被五卅惨案援助会把它判断要罚多少钱，并且也没有顾客——什么人都会不顾忌的向它的门口投进去一声臭骂：

“哼，奸商！”

同样，人们的衣服也改变了。从前，那些很出风头的外国原料的服装，现在是失了作用了，不但没有人会感觉到阔气，而且还成为万目仇视的目标。谁愿意犯着这样的众怒呢？假使有人穿了不像国货的衣服，一走到街上，便立刻有便衣的纠察队来跟着，在那衣服上洒了许多硝镪药水，使它自自然然的分裂了，破坏了，成了许多大洞和小洞。并且，另外还有许多小孩子，他们会悄悄的把一张纸条贴在那外国货的衣服上，贴在背上的便画着一只“亡八”，贴在屁股上的便写着“夜壶”，还跟在后面嚷着“大家看！好把戏！”引起街上行人的趣味和恶意的嘲笑。

抵制英日货便这样的疯狂着。而且，像一匹安息了太久的狮子一样，这疯狂正在继续的扩大着。

从这种严重的环境里一直地向前走着，刘希坚时时都害怕有人来惩罚他，因为他身上的洋服完全是外国货的——说不定就是那万众一心地，正在抵制的英国货呀。

可是，他以为他是幸免了。因为他一直通过好几条大街和胡同，他都没有发现一个人跟着他，或者有意的走近他身边来。

他自己安慰的想着——“侥幸”。同时他用一种愉快的眼光来庆祝这庄严的可敬的周围。

当他走到党部里的时候，他看见了王振伍，便笑着向他说：

“好危险！穿着这套旧货摊上买来的倒霉洋服！”

然而王振伍却从他的裤脚上找出了一张白色的纸条。

他笑了。

“不错。我们应该把纠察队好好的组织起来……”

那个同志便送来一个忠实的微笑。

二二

一团炎炎的烈火在天桥的一块大荒地上爆发着。乌黑的浓烟一直飞到天坛的亭子里。在前门外的马路上便可以看见那火焰——像一个伟大的魔鬼的血舌一样地，朝着无底的天空乱喷着。在这个火场的四周，没有一个救火队，只有无数的热情的观众。他们响应着这个烈火，彼此联合地嚷着庆祝的呼号，鼓动着热烈的掌声，因为这是他们的一个有意义的烈火呵。

烈火在奔腾着。气焰一步步的增高了。照耀着伟大的城楼，映红了南海与北海的水。北京的天空变成了赤色——赤色在天空占据着。一个非常的夜的世界，使北京城的民众兴奋起来了。他们，在三天以前便等待着这个红色的夜。他们要从这红色的夜里来证明抵制英日货的决心。这时，他们等到了。因此在火光的圈里，在赤色帷幕的笼罩之下，观火的人们是不断的增加，如同这地球上的万物正在不断的繁荣一样。

同时，在烈火中便发散着各种复杂的奇怪的气味，因为造成这烈火的炎炽的，不是木料，不是普通的一个失慎的火炬。它是各种各样的工业品造成的。它的成分是包含着许多丝的，纱的，羽毛的，以及五金的，经过化学的日用品和装饰品——一切从英日舶来的东西，联系地，混合地，建立了这一个炎炎的烈火的力量。所以在它的红光里，是一层层的堆满着，如同码头上的堆栈一样，堆着许多种类的货物——那费了许多金钱去买来的英国和日本的工业品，那剥削不进步国家的经济的武器，那中国的无数民众的膏血的结晶。但现在，这些东西又直接的在被剥削者的群众之前而焚毁了。而且没有一个人曾感到可惜。似乎一切人们都忘记是自己可怜的劳力所换来的。没有人在这个辉煌的烈火面前而回想着——意识到这些东西的代价。他们，等待着这一个烈火爆发的群众，他们完全被仇视和反抗帝国主义的英日的热情所迷住了，差不多这热情是统治着他们的全部的意识。他们对于这些曾经用最高价买来的货品，只认为是英日的经济侵略的工具。于是这个工具成为他们的仇视的

目的了。他们仿佛毁灭了这个工具便成就了被侵略者的报复。当然，他们是英勇的。他们在沸点的热情的鼓动之中，他们就这样英勇地看着，欢呼着，鼓掌着这一个英日货所造成的光辉的烈火，而且满足这炎炎的烈火的高涨。

这时，观火的群众的热血和火光是一样的鲜红。许多人在红色的癫狂里便脱下身上的衣服——由他们自己的热情判定了是英日货，便踊跃地把它丢到火焰里去。仿佛，这一个光辉的举行——这一个焚毁英日货的火，变成古代西班牙的舞蹈会似的，红光里飞满了欢乐之花。

刘希坚也站在这个红色的区域里，他紧紧的挨着火圈的边线。他的面前是火，他的左右和后面是一层层的比火还红的群众。群众的热情像火光一样，压迫地照耀着他。他不自主的也极其兴奋起来了。可是他又压制着，他没有把西装投到火里，却估计着这烈火里面的物质的损失。

“三十万元……”他想。

然而在这个估计上，立刻有一种强有力的意识，使他精明地，向他自己给了一个观念的纠正：

“这不算得什么。”

同时，超过这三十万元的物品的损失，超过一切金圆的数目字，超过任何价值的那群众的热情，那高涨的革命情绪，那预演着将来的斗争胜利的序幕，又使他欢喜起来了。他热烈的望着奔腾的火，如同在火焰里看见了一个新的世界，像他常常所意识到的，像已经实现了的——那苏俄的世界一样。

火势仍然在增高着。火光扩大到远远的地方去了。红色的天野反照着红色的群众，各种声音像火焰一样的升到天空中，在红光里流荡着，而且是一种声浪跟着别一种声浪，聚合又分散，分散又聚合地，不断的重复和绵延着。

经过了三点多钟，飞跃的火焰才渐渐的降低了，才渐渐的像一个红色的狮子一样，在极度的扬威之后才渐渐的疲乏下去。

可是夜，它已经像一块铁板似的被烧红了，好久好久，仍然是平铺着朝霞一般的射着红光。

群众反更加兴奋的骚动着。呼号，掌声，舞蹈，重新地庆祝这个火。他们的脸被红光照耀着，同时被他们自己的热情鼓动着，涨得非常之红。他们的红脸上都浮着浓厚的笑，如同初开的红玫瑰花一样。他们的心里是充满着欢乐，骄傲，满足，红色的革命的情绪……

一直到火苗柔弱地飘忽着，可以看见火场里的一大堆灰烬，同时天空由鲜红转变到黯淡的血色，这时的群众才慢慢的走开，带着他们心上的烈火。

刘希坚也走开。他高兴的微笑着混在人们里面。他没有想什么，因为他的头脑完全被群众的疯狂占领了。他不能够有一点思想来分析这红色的集合。群众的高潮用什么尺来度量呢？有许多疯狂的行动是不能够用字眼来解释的。他一直被红色的疯狂支配着，一步步的走出这烈火的区域。

天空，已经渐渐的变成深蓝色了。远处的云幕里也闪出了隐约的星光。深沉的夜是神秘地娇弱地露了出来。许久，才从空虚的夜的边际，吹来一阵凉风，慢慢的，无力的掠过人们的脸。

刘希坚的脸还在发烧。他觉得被凉风吹着，有一种清爽的愉快。

凉风又来了一阵，这次是大胆的，而且像一只大翼似的从他的脸上拂过去，拂了许久。

他好几次回头望着那火场，余焰还在那里飘忽着，形成一个低低的红色的圆形。

他不禁的想：

“空前的举动……”却忽然听见一种声音：

“哈，是你！”

他笑了，一面缓了步伐一面侧过脸去。

一个比深沉的夜还要黑的影子，立刻向着他飞快地跑过来。他一眼便认出是白华的影。

她穿着一身黑，黑的头发披散在雪白的颈项上，如同一片月光被一

缕乌云围绕着一样。

“你也来了……”他笑着说。

他们握了手，又互相挽着，并排的向前走。

她快乐的说：

“今夜我真兴奋，这是太使人兴奋了。”接着便问：

“你呢？你怎么也在这里？”

许多群众走过他们的身旁。

“我是有责任的。我是监察委员之一，我老早就来了。什么人都看到，单单没有看见到你。”他回答。

她十分有兴味的说：

“火焰把我们隔住了。可不是么？我也是很早就来的。不过我没有责任，我只是一个群众。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火——这是和一切的火都不一样的。我简直说不出什么话了，好像我的一切都跟着那火焰飞到天上去，飞到比天上还要高的地方……”

他微笑着。

“在群众里面才真的看见到革命的情绪！”她热烈的声音说：“不是么，革命者是不能够蹲在房子里面？”

她热情的望着他，他看见她的脸上有两颗晶莹的星光，闪耀在黑夜里。

“你这样觉得？”他笑着问，一面更感着亲切的挽紧了她的手腕。

“不，”她自白的说：“不是一时的感觉，是信仰。我认为革命是实际的行动，不是口上的清谈。”她又望了他一下，“安那其的新村就是清谈……”她带点羞惭的笑了。

他微笑地看着她，又把脸移近去，轻轻的挨着她的头发，亲热而恳

切的问：

“白华，在革命上，你信仰了共产主义么？”

她坚决的回答：

“是的。可以这样说。可以说共产主义是我的革命指导，它永远都是我们的领导者。我信仰了，你不觉得奇怪么？”她又望着他。

“不。我已经说过，对于信仰共产主义是极平常的事情，除了诅咒它的资产阶级以外，什么人都会信仰它的！”

她向他微笑。

“我的意思是说我以前是……这不必说。你知道，我转变得太快了？”接着她热情地，又带着悔意地，说着她过去的许多不可宽宥的错误。甚至于那些错误还有点无聊和可笑。“然而无政府党人都是这样的。”她结局说，“我回想起来就对于我自己很反感。”

“这不算什么，”他解释说：“我们的前途是很远很大的。我们过去的一段历史在我们整个的生存中并不能够占有怎样的地位。我们新的历史从现在展开，这就很够我们来努力的。并且共产主义是永远容许每一个革命者来纠正错误，来努力新的历史的斗争。”说了便握着她的手，她的手是很用力的，很感动的，紧紧的和他握着。

他们不说话，可是他们的思想正在交流着，象两道洪流的汇合一样，在他们的脑海里起着响声。

所有观火的群众都走过他们的前面去了。在他们的周围没有人影。幽黯的深蓝色的夜平安地舒展着，露着一条银色的天河，群星闪耀地欢乐地点缀着这夜幕。几缕白云在那里飘荡，这边那边，如同几幅舞蹈的素裳似的在天庭里点缀着。

夜声，虚弱地流荡在空气里，又隐隐的消失了。在远处，一切建筑物都静静地，如同忏悔的教徒们静静地伏在上帝的面前一样，毫无声息的不动的伏着。

他们时时都听见他们彼此的脚步声，有时他们还听到彼此的呼吸，彼此的机体上的活动，响在寂寥的深夜里。

他们穿过前门了。

他们的谈话又继续着。他们都低声的说，可是他们都听到，整个的宇宙都充满着他们的谈话的声音。仿佛这个夜是一面澄清的海，没有什物，只是他们的思想在那里自由地游泳，自由地作着游泳的表演。

他喜欢这样的夜，因为他常常在深夜里完成他的各种问题的解决；同时他又喜欢紧张的白天，因为在白天他又开始新的工作。

这时他是十分愉快的。他用喜悦的眼光去看她，他重新感觉到她的美，她的眼睛正在闪动着新的异样的欢乐的光辉。

他们都不自觉的走过了长安街，又走到北池子。于是分开了。她走去两步又跑转来，抓着他的肩膀说：

“你再给我一些书看……”接着她还要说什么，可是没有说出口，便望了他一下，走去了。

他站着望她，许久许久才又走向西城去。

他的微笑浮在深夜里。

二三

清晨展开了。新的一天正在开始。太阳从灰色的云幕里透出光芒来。灰色的云消散了。露水还依恋地吻着一切树叶，在阳光中闪着晶莹的光彩，同时又在阳光里慢慢的隐了去。一切都在晨光里变动着。

北京城也跟着这晨光变动起来了。仿佛这一个大城是一只猛兽，又从熟睡里醒起来，醒了便急剧的活动和叫喊，造成另一种不同的新的空气。

商店还没有开门。可是街道上已经热闹起来了。那闹声，并不是市廛的喧嚷。许多“打倒英国日本”的呼号很清醒地唤起了一切人们的瞌睡。立刻有许多人参加到街道上来。

在街道上，不论是大马路或小胡同，都陆续的出现着新鲜的队伍——学生们拿着白旗，旗子上写着：

“援助五卅惨案募捐队！”

满城的阳光都被这旗子弄得很纷乱了。到处，都活动着无数穿长袍戴草帽的学生群众，并且女学生和小学生也到处出现着。白的旗子，像无数白色的鸟儿，在充满着光明的空间里不断地飘舞着。并且每一队里都有一扇大旗，如同军营的大纛似的，高展在许多小旗子上面，雄壮地直竖在湖水色的天庭中而飞扬着。

每一个募捐队里都有一个人拿着几个装钱具，有的用几个泥巴的扑满，他们要尽量的把它装满去，寄给上海的罢业群众，和倒毙在帝国主义枪口之下的牺牲者的家属。

募捐队的行动是很热烈的。他们并不像那些“建庙”“修刹”一般地向人求乞。他们是英勇地站在革命的战线上来征集作战的武器，向着每一

个同胞，每一个都有切身利害的同胞，要他们各尽一种天职的义务。

“捐钱！”

“捐钱！”

“随便捐多少！”

这种种声音在无边际的天庭中响着。而且，像电流和电流交触，像无线电播音器一样地，同时在整个的北京城里，在北京城的任何地方，纵然是很小很小的胡同里，都同样的响着，响着，这声音是不断地，扩大和增高。

辉煌的太阳吐着喜悦的光照耀着募捐队，每一个募捐员的脸上都显露地飞跃着勇敢的笑，并且彼此的笑在同一意义之中互相地交映着，灿烂在辉煌的阳光里。

他们是热情的。他们的青春的生命使他们跳动着。反抗强国的压迫，反抗英日帝国主义的凶暴，反抗一切对于被压迫民族的侵略，这种种热情都充斥着青年的心。他们，正在青春期的生长里，他们是力。他们能够把革命的火焰从他们自己的心上燃烧起来，并且还能够燃烧到别人的心上，在这联系的燃烧之中造成了燎原。

这里，所有的募捐队都是这样英勇地执行他们的职务。他们热情地向任何人捐钱。

“请你站住！”他们一看到行人，便立刻围拢去。

如果有一辆汽车开来，他们便好像得到宝贝似的，一齐站在马路的中心，把大纛一般的旗子横在马路上。

“至少五块！”他们拦着汽车说。

并且有许多募捐队还直接募到政府机关，公馆，人家以及游艺的地方——电影场，戏院。有几队女学生便跑到八大胡同去——向那些茶室，那些班，那些姑娘们去募。那些被不幸的遭遇而成为一切人们的肉的娱乐的妓女，她们在募捐员的讲演之下都感动着，把她们埋葬在虚伪场中的人类的情愫，重新从她们染着伤痕的心中复活起来了。她们听到五卅惨案的叙述，听到水门汀上的被屠杀的同胞的尸首和血，她们哭

了。她们同情地和募捐的女学生亲近起来。以前，当女学生进来的时候，她们还是很畏缩地不敢和她们说话。现在她们之间的隔阂打破了。她们是一样的——没有什么高低和贵贱。那同情，把两种生活的人们的心溶化着。她们捐了钱——尽量的新鲜的捐，有的是出乎募捐者的意外地捐了十元，二十元，三十元，并且她们还向着那些摆阔的嫖客们代募了许多。

白华，珊君，还有好几个女同学，她们这一队也募到青莲阁的班子里。许多妓女都从床上爬起来，远远地，惊诧地看着她们。老鸨母很吃惊的跑来打招呼。

白华便告诉她们：

“我们是募捐的。不要怕！”

接着她便坦然地，站在那粉香花影的庭院里，讲演起来了。

那年轻的，然而都是很憔悴的妓女们，便陆续地走上来围绕着她。

有一个妓女念着那旗子：

“北京大学五卅惨案募捐队第十八队。”

于是她的演说便渐渐的象一个泉流，在岩石上面流过去，留着湿的痕迹。

她渐渐的从那些脂粉狼藉的脸上看出她的讲演的胜利。她看出她们的同情心从她们的脂粉之间显露出来。而且，渐渐的，她们都热烈的感动起来了。当珊君把一张五卅惨案的画报拿给她们看的时候，许多娇弱的声音都变成尖锐的尖叫了。叹息，眼泪，在募捐队的周围响着，落着。这结果，那抱在珊君手里的泥巴的扑满，便不断的从那小嘴上吃着大洋钱，钞票，钞票和大洋钱混杂着。

当她们离开这里的时候，有一个十六七岁的很娇俏的小妓女便喊着跑出来，手上拿着一张五元的钞票，她自己分外欢乐地把钞票迭了两下，便塞进那个扑满去。

“不错……”白华高兴的说。

“六十七块，”珊君也高兴的回答她。

另外一个女同学说：

“还不止。我记得是八十二块。”

“有三张十元的钞票，”又一个说。

她们都满足了。她们的满足就像那扑满吃饱了洋钱和钞票一样。她们的心头是满足的堆着欢乐。她们的脸上便浮着得意的笑，仿佛好几朵水红色的蔷薇花盛开在晨光之中。

她们又走到第二家去募。她们是一家又一家地，游行在这样的花苑里，而且她们一面募捐，一面饱览了这个不是女学生们游览的境地。

她们的工作继续着。一直到下午三点钟，她们的三个泥巴的扑满都装满了，沉重地，压着她们的细软的手腕。

“今天的成绩不错，”珊君笑迷迷的说。

“简直好极了，”她的同学也笑着。

白华呢，她完全不能说话了，因为她的整个头脑里都充满着这个空前的壮举的胜利，以及她自己被这胜利所迷惑的一种红色的快乐。

她们便凯旋一般地走回去了，她们之中有一个低声的唱着进行曲，大家高举着旗子，把旗子在下午的阳光中高摇着。

她们走到南池子。珊君忽然大声的叫：

“希坚来了！希坚来了！”

白华便立刻举起眼睛去看。果然，刘希坚和王振伍并排的走，一面说着一面微笑着，旁若无人地走向这边来。

“站住！”珊君向他们喊，并且把左手张开去，用旗子去拦住他们的去路。

他们站住了。刘希坚便笑着，向她们点头。

“好，”他玩笑的说：“你们是满载而归！”一面，他的眼睛和白华的眼睛作了一次谈话。

“捐钱！”她的一个女同学说。

王振伍便老实的回答：

“我捐过了。”便从口袋里，把一张“己募捐一元”的证券拿出来。

“捐过也要捐。”珊君说：“一个人捐两次算多么？”

“不算多。”刘希坚笑着说：“我再捐两毛。”

“不行。至少一块。”

“只剩两毛。”

“你呢？”她向着王振伍问。

“实在对不起，”他几乎红着脸说：“我只有铜子。”

“谁要你铜子！”

“没有怎么办呢？”

“记账。限你明天送来。准定一块钱。”

他们笑着答应了。可是珊君又把刘希坚的两毛钱塞到扑满里。

谈了几分钟便分开了。刘希坚和白华握了手，便仍然和王振伍并排的走去，说着和笑着，走向他们的机关……

路上，现着许多飘舞着白旗子的，那胜利的募捐队的晚归。

二四

沉默的，广大的天安门骚动起来了。它，一向都是平铺着大的，有规则的石板，使人望不到边际似的舒展着平静的大道，如同一片白色的无波的海面。平常，它是空虚的，因为没有东西能够使它充实——雄壮的汽车驶过去，只像一片凋零的叶子。许多古老的树木也不能使它披了绿荫，那太阳光总是很普遍而且强烈地把它笼罩着，使平铺的石板上反映了太阳的光耀。无论是冬天和夏天，在一年中的每一个日子里，它都是冷冷的，寂寂的，如同一片寂寞的沙漠似的，躺在伟大的宇宙里，使北京城增加了伟大的表现。

然而它骚动了。它一直从几百年的安静里，急剧的骚动了。无数人们的声音把它喊了起来，把它从深沉的睡眠里叫醒了。现在，它不象从前的——被专制的皇帝当做不可侵犯的尊严的禁城里的平野。现在，它成为空前的一个无数人民的示威的集中地。它变成了革命的天安门了。

那临时的一个木架的建筑——革命的讲演台，高高地站在天安门的当中。台上的白色的标语，严肃地在早晨的金色的阳光里飞扬着。台的下面，那左右，那两条伟大的瀑布似的，一直拖延去，写着“誓死为五卅惨案的被难同胞复仇！”和“反抗英日帝国主义的残酷屠杀！”并且有一块墙似的木牌上，写着抗议的十三条件：

1．撤销非常戒备。

2．释放被捕华人，恢复被封学校。

3．凶手先行停职，听候严办。

4．赔偿伤亡及各界所受损失。

5．道歉。

6．收回会审公廨。

7．罢工工人仍还原职，不扣罢业期内薪资。

8．优待工人。工作与否，听工人自愿。

9．华人在工部局投票权，与西人一律平等。

10．制止越界筑路，已成者无条件收回。

11．撤销印刷附律，码头捐及交易所领照案。

12．华人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之自由。

13．撤换工部局总书记鲁和。

另一块木牌上便写着这十三条件的交涉经过，说明这条件是最低限度的要求，是被压迫民族的最可耻的国耻，然而这样的条件仍然遭六国——英日法意美比——委员的拒绝，甚至于这几个帝国主义者用强硬的态度来拒绝五卅惨案事件的谈判。弱国无外交是完全在这个事件上证明了。“我们必须靠民众团结的坚固的力量来争取最后的胜利！”这一个口号沉痛地，英武地横在讲演台的前面，横在无数民众的眼睛里。

无数的民众便向着这个讲演台走来，而且慢慢的集中了。他们像无数蚂蚁样在天安门的石板上蠕动着。他们不断地，像不断的河流和江流一般地，向着这一个海里汇合。而且，他们不断地越来越多。他们的旗子像无数军旗似的在无数的人头上动着，飘着，舞着。纷纷的人声把平和的空气完全激荡了，那广大的天空里便奔腾着一种伟大的混合的声浪。人们的脚步是踏满了这广阔的天安门的平野。

一种被压迫民族的愤怒的火，在全部民众的灵魂里燃烧着。他们的火焰升腾到他们的脸上，升腾到伟大的天安门的天空，升腾到炫耀的太阳里。

他们变了，不是平常的安分的人类了。他们的心上是充满着斗争的热情和斗争的血。那美丽的和平世界的梦，从他们的惨笑里消逝了。他们知道，一切平等的恩惠都是虚伪的欺骗，被压迫民族的羞耻只有用自己的血来消灭。以前，他们是柔顺的半殖民地的人们，可是这时，他们是狮子！

他们在今天的集合中，每一个人的自己都暴发了疯狂，同时又被整个的疯狂鼓动着，旋转在疯狂的风暴里。

他们唱，叫喊，暴动。他们全体地，溶化着，变成一个可以吃人的猛兽。因为那帝国主义的凌辱，已经在懦弱的中国的国民性上丢了一个炸弹，把它毁完了。一种新的，英勇的，斗争的国民性便仿佛春天一样，在严冷的冬的王国里开始萌芽，生长，而且迅速地繁荣起来。

这时，他们在全国总示威的运动之下，他们的血和热情使他们表现了战士的行动。他们可以立刻用赤手和空拳，跑到对抗帝国主义进攻的最前线。

他们的眼睛都集中在讲演台上，热烈而且沉毅地盼望着，仿佛他们是等待着讲演台上的指导者的命令——如果是要他们“进攻公使馆”，那他们便立刻出发。

当一个喇叭忽然响出声音来，跟着这声音便响着无数霹雳，无数海啸，无数山洪的暴发——无数群众的轰动天空的骚动，欢呼……

喇叭又响着，第二，至于第五次。

“开会！”最后，这声音像电流一般地从民众的疯狂里通过了。

看不清的那飞舞的旗子才渐渐地不动了。看不清的那十几万的人头才渐渐地平静了。空间才渐渐地反响着宏大的回音——这回音向远远的地方飞去了。如同一个雷音在云幕里慢慢的隐去了一样。

于是，在灿烂的太阳里，二十多万只的烈火一般的眼睛，闪耀而欢乐地朝着讲演台上看着。同时，二十多万只耳朵也在紧张的空气里，静静的，静静的，倾听着讲演台上的一切响动。

安静了几秒钟。这个全国总示威的群众大会便开会了。

讲演者的喇叭的声音，群众的骚动和叫喊，像一阵暴雨跟着一阵狂风，紧紧的相联着，相联着，而且重复又重复地，占领着这广阔的天安门的平野，占领着伟大的天空和灿烂的太阳。

一切，被革命的疯狂包裹着。

刘希坚站在这疯狂的十几万群众的骚动之前也把他的声音叫嗄了。他已经讲演了许久许久。他的许多语言还奔腾在他的喉咙里，可是他尽力的说，却没有很大的声音从喇叭里响出来。他的音带已经在病痛着。仿佛他的喉管要分裂了。他痛苦地挣扎着。又尽力的说，终于他不得不省略了他的语句，向革命情绪正在高涨的群众结束了他的演说：

“我们要知道，帝国主义的野心是没有穷止的。每一个帝国主义只想——而且在努力的实行——把次殖民地的中国变成殖民地，把中国的人民由被压迫民族的地位变成更坏的殖民地的奴隶地位。因此，我们不但在国际上得不到平等待遇，我们简直不能够在帝国主义的世界里生存下去。然而我们是要生存的。我们——全中国的民众——谁愿意消灭呢？当然，我们在人类里面，同样有要求生存的权利。可是，现在，帝国主义不让我们生存！帝国主义的野心不但采取政治的侵略，经济的侵略，文化的侵略，并且还暴露强盗的行为，用枪炮来直接屠杀。这是说明什么呢？说明一句话：每一个帝国主义都张着血口，要把中国一口气吞下去！所以，我们不能够再等待了。我们必须起来，立刻起来，用我们的血和生命，和帝国主义作肉搏的斗争。我们要从斗争中取得最后的胜利。我们不要退却！否则，我们——全中国人民——不会有一个幸免的，变成帝国主义的奴隶，把我们埋葬到地狱去！”

他不能再说下去了。一种硬塞的东西把他的喉咙封锁着。他的整个喉管都像玻璃一样的破裂了。仿佛在他的口里，已经迸跃出了许多血丝。他无力的把喇叭从脸上拿下来，亲切地望着群众，浮着兴奋的微笑地，退了进去。

群众叫喊了。旗子乱动着。欢呼和掌声震撼着整个的宇宙。

跟着，另一个人又讲演了。连续地一个又一个的演说，把群众的疯狂变成一个巨球，不断地在讲演台的四周旋滚着。

当灿烂的阳光移到西方的边际，这个空前的群众大会才宣告闭幕。然而十几万人的群众仍然在天安门的平野上，聚集着，而且继续地欢呼，叫喊和骚动。如同无数波涛汇成了一片似的，不易分开地飞着巨大的海啸……

刘希坚从讲台上走到骚动的群众里面。他咳嗽着，把一块手帕掩在口上，那白色的手帕上染着许多红色。

他感觉得很疲乏。可是他又觉得他的一切都生长在兴奋里。这时，他的力气是很贫弱的，但是他的血又在猛烈地跳动着。他微笑。他努力地在群众里走了许久。随后他走开了，他忽然看见一个学生砍断了手指，把红溜溜的血写到墙上去：

“为五卅烈士复仇！”

同样鲜红的血，如同海浪一般地，在他的心上飞跃着。

二五

这一天，距离那风暴——那红色的全国总示威的一个星期之后，刘希坚又从他的机关里走了出来。

微笑浮在他脸上。一种快乐的光辉在他的消瘦的脸颊上显露着。他感觉着新的喜悦地，走出那机关的红色的大门。

“现在，她可以向新的世界走去……”他心里想着白华。

一面，他愉快地望着天空，那里是澄清地现着一片蓝色，下午的阳光正在灿烂地照着那些墙上的标语……他突然想到天安门的墙上的血。那伟大的总示威的政治意义，便重新在他的脑海里活跃着。

他沉思了一会儿。

在后面，两个人影很快地走近了。一种坚实而粗大的喉音，从他的脑后送过来：

“希坚！”

他一看，便笑着站住了。

“你们俩……”接着便改了口气说：“你们到那里去？”眼睛却含意的瞧着这一对——近来，因工作的联系而推动了爱情的这一对，觉得这正是很合式的一对伴侣。

“可不是？”王振伍伸过手来说：“正想找你去，却碰见了。”仍然很豪气地，而且很有劲地和他握着手。

刘希坚笑着。“找我？”他问：“有什么事？”便偏过脸去，和张铁英也握了手。

“的确是找你，”王振伍老实的说。

“好，到我公寓去。”

三个人便一同走了。

在路上，他们谈起来。

王振伍先对他说——说了许多革命的前途的意见。尤其是对于把五卅惨案的交涉弄成失败的军阀政府，说了很愤激的革命的言论。随后，说到他自己的事情了，便低声的在刘希坚的耳边说：

“昨夜，我向她表示了，她同意……”

刘希坚便亲热地把一只手放在他的肩膀上，一面笑谑的说：

“好同志！庆祝你胜利！”

一种光辉的欢乐笼罩着王振伍的笑脸。他赶快补充说：

“她并不是失败呀！”

刘希坚笑了。

“当然，”他说，“这是双方胜利的事情。任何一种斗争，都没有这种情形的。这只是恋爱的特殊形态……”说了便微笑地望着这个忠实的同志，又望着张铁英，而且想起她以前曾给他的那情意，便感着兴味地落在一种有趣的沉思里。

“你们说什么呀！”张铁英有意的喊了一声。

“说你。”刘希坚笑着说，并且把眼睛定定的看着她。

显然，她的脸是飞起了一阵红润，那异样的红色，从她的健康的红色里透出来。

她不说什么话。她只把一双大眼望了他一眼，似乎向他作了一种抗议。

王振伍忙着说：

“她就要走了。”

“到那里去？”刘希坚正经的向她问。

张铁英的红润慢慢的褪去了，她现着镇静的态度回答着：

“到河南去。昨天才决定派我去的。我呢，我很喜欢这种工作。因为我是从农村里长大的，我知道那些农民的痛苦，并且我还知道他们的优点和缺点，我去干农民运动正是合宜的。并且，在我个人的能力上，我也觉得我最好是干农民运动的工作。尤其是在我们的总路线上，我们目前的任务，领导农民革命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很欢喜，我可以把自己深入到农民群众里面。”

的确，她是很欢喜的。革命的工作，常常都是使布尔什维克感到欢喜的。她的脸又红了，然而是一种革命的红的颜色，造成了她的一种使人敬重的气概。

“好极了。”刘希坚说，一面伸过手去和她的手握着。“深入到农村去，这是很严重的目前工作。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线上，农民是一个最有力量的队伍。我们必须推动农民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成为前锋队。”接着他勉励了她，希望她在这个伟大意义的工作上，得到伟大的成功！末了，便问她：

“什么时候走？”

“明天或者后天。”她回答：“我今天特别来看你的。”便向他微笑着。

他也回答她一个微笑。这微笑是充满着广泛的意思的，而且最重要的意思是表示着：

“以前的事情是过去了，现在我们是好同志！”并且他感谢她来看他。

于是，他们三个人便欢乐地谈着走到三星公寓了。他们在房间里又欢乐地谈了许久。一点钟之后，这两个同志才走开。当刘希坚用两只手握着他们俩，当她说着“再见”的时候，他不禁的动着感情，仿佛有点不

舍之意地，望着他们的背影，望着她和王振伍在阳光里走去。

“女同志，”随后他走进房间里来，便想着：“在工作上，一个不容易得的女同志。”

接着他又想起了白华。那种光辉的微笑又浮到他的脸上来了。他想着，便立刻走出去。可是在胡同口，两人就碰见了。他一下握着她的手，第一句便告诉她——在今天的会议上，已经通过了她的加入……

“白华同志！”他欢乐的向她说。

她笑着。她的脸像一朵初开的花朵，含笑，新鲜而美丽。

“那末，我就要开始工作了。”她热烈地，眼睛闪着希望之光地，快乐地说：“他们派给我工作没有？”

“还没有。过两天就要派的，”他笑着回答。

“你想他们会派给我什么工作？”她十分热情的说：“我自己，我喜欢我到工厂里去。我认为必须和工人打成一片。不是么，我们的革命的胜利是应该工人阶级来决定的？”

“不错，”他又笑着回答：“到工厂去，这是最迫切的，而且最重要的工作。无产阶级革命，当然要无产阶级自己起来才有胜利的可能。……你愿意做这方面的工作，我可以替你想法子。”接着他望着她，他的眼光里带着敬意，同时又带点爱慕地，把她望了许久。

她在微笑。

这时在他们之间有一种联系的欢乐，而这种欢乐是新的，又仿佛是旧的，从这个眼里飞到那个眼里。他们的心在相印着。

飘过了默默的几秒钟。

刘希坚向她说：

“回想起来是有趣的，”他含蓄着许多笑意和爱意的望了她，“那从前的我们对立的意见，那些几乎要决裂的激烈的论战，现在看起来，都变成很有意义的。你记得不记得，那最后的一次……”

她笑着点着头。

“你的胜利，”她低声的说。

可是他改正了：

“不。不是我的。那是——共产主义的胜利！”

“对的。我说错了。”她热烈的笑着说：“我们是，在这种胜利之下工作的。”

他同意地看着她。他们两个人便动步了，向着灿烂的阳光里走去。一种伟大的，无边际的光明平展在他们的前面。

序诗[1]

红烛

蜡炬成灰泪始干

——李商隐

红烛啊！

这样红的烛！

诗人啊！

吐出你的心来比比，

可是一般颜色？

红烛啊！

是谁制的蜡——给你躯体？

是谁点的火——点着灵魂？

为何更须烧蜡成灰，

然后才放光出？

一误再误；

矛盾！冲突！

红烛啊！

不误，不误！

原是要“烧”出你的光来——

这正是自然底方法。

红烛啊！

既制了，便烧着！

烧罢！烧罢！

烧破世人底梦，

烧沸世人底血——

也救出他们的灵魂，

也捣破他们的监狱！

红烛啊！

你心火发光之期，

正是泪流开始之日。

红烛啊！

匠人造了你，

原是为烧的。

既已烧着，

又何苦伤心流泪？

哦！我知道了！

是残风来侵你的光芒，

你烧得不稳时，

才着急得流泪！

红烛啊！

流罢！你怎能不流呢？

请将你的脂膏，

不息地流向人间，

培出慰藉底花儿，

结成快乐底果子！

红烛啊！

你流一滴泪，灰一分心。

灰心流泪你的果，

创造光明你的因。

红烛啊！

“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1]文中注，均为1923年泰东图书局初版原注。亦保留原版用字习惯，为读者带来原汁原味的阅读体验。

李白篇

醉月频中圣，

迷花不事君。

——李白

李白之死

世俗流传太白以捉月骑鲸而终，本属荒诞。此诗所述亦凭臆造，无非欲借以描画诗人底人格罢了。读者不要当作历史看就对了。

我本楚狂人，

凤歌笑孔丘。

——李白

一对龙烛已烧得只剩光杆两枝，

却又借回已流出的浓泪底余脂，

牵延着欲断不断的弥留的残火，

在夜底喘息里无效地抖擞振作。

杯盘狼藉在案上，酒坛睡倒在地下，

醉客散了，如同散阵投巢的乌鸦；

只那醉得最很，醉得如泥的李青莲

（全身底骨架如同脱了榫的一般）

还歪倒倒的在花园底椅上堆着，

口里喃喃地，不知到底说些什么。

声音听不见了，嘴唇还喋着不止；

忽地那络着密密红丝网的眼珠子，

（他自身也便像一个微小的醉汉）

对着那怯懦的烛焰瞪了半天：

仿佛一只饿狮，发见了一个小兽，

一声不响，两眼睁睁地望他尽瞅；

然后轻轻地缓缓地举起前脚，

便迅雷不及掩耳，忽地往前扑着——

像这样，桌上两对角摆着的烛架，

都被这个醉汉拉倒在地下。

“哼哼！就是你，你这可恶的作怪，”

他从咬紧的齿缝里泌出声音来，

“碍着我的月儿不能露面哪！

月儿啊！你如今应该出来了罢！

哈哈！我已经替你除了障碍，

骄傲的月儿，你怎么还不出来？

你是瞧不起我吗？啊，不错！

你是天上广寒宫里的仙娥，

我呢？不过那戏弄黄土的女娲

散到六合里来底一颗尘沙！[1]

啊！不是！谁不知我是太白之精？

我母亲没有在梦里会过长庚？[2]

月儿，我们星月原是同族的，

我说我们本来是很面熟呢！”

在说话时，他没留心那黑树梢头

渐渐有一层薄光将天幕烘透，

几朵铅灰云彩一层层都被烘黄，

忽地有一个琥珀盘轻轻浮上，

（却又像没动似的）他越浮得高，

越缩越下；颜色越褪淡了，直到

后来，竟变成银子样的白的亮——

于是全世界都浴着伊的晶光。

簇簇的花影也次第分明起来，

悄悄爬到人脚下偎着，总躲不开——

像个小狮子狗儿睡醒了摇摇耳朵，

又移到主人身边懒洋洋地睡着。

诗人自身的影子，细长得可怕的一条，

竟拖到五步外的栏杆上坐起来了。

从叶缝里筛过来的银光跳荡，

啮着环子的兽面蠢似一朵缩菌，

也鼓着嘴儿笑了，但总笑不出声音。

桌上一切的器皿，接受复又反射

那闪灼的光芒，又好像日下的盔甲。

这段时间中，他通身的知觉都已死去，

那被酒催迫了的呼吸几乎也要停驻；

两眼只是对着碧空悬着的玉盘，

对着他尽看，看了又看，总看不倦。

“啊！美呀！”他叹道，“清寥的美！莹澈的美！

宇宙为你而存吗？你为宇宙而在？

哎呀！怎么总是可望而不可即！

月儿呀月儿！难道我不应该爱你？

难道我们永远便是这样隔着？

月儿，你又总爱涎着脸皮跟着我；

等我被你媚狂了，要拿你下来，

却总攀你不到。唉！这样狠又这样乖！

月啊！你怎同天帝一样地残忍！

我要白日照我这至诚的丹心，

狰狞的怒雷又砰訇地吼我；

我在落雁峰前几次朝拜帝座，[3]

额撞裂了，嗓叫破了，阊阖还不开。

吾爱啊！帝旁擎着雉扇的吾爱！

你可能问帝，我究犯了那条天律？

把我谪了下来，还不召我回去？[4]

帝啊！帝啊！我这罪过将永不能赎？

帝呀！我将无期地囚在这痛苦之窟？”

又圆又大的热泪滚向膨胀的胸前，

却有水银一般地沈[5]重与灿烂；

又像是刚同黑云碰碎了的明月

溅下来点点的残屑，眩目的残屑。

“帝啊！既遣我来，就莫生他们！”他又讲，

“他们，那般妖媚的狐狸，猜狠的豺狼！

我无心作我的诗，谁想着骂人呢？

他们小人总要忍心地吹毛求疵，

说那是讥诮伊的。哈哈！这真是笑话！

他是个什么人？他是个将军吗？

将军不见得就不该替我脱靴子。

唉！但是我为什么要作那样好的诗？

这岂不自作的孽，自招的罪？……[6]

那里？我那里配得上谈诗？不配，不配；

谢玄晖才是千古的大诗人呢！——

那吟‘余霞散成绮，澄江净如练’的

谢将军，诗既作的那么好——真好！——

但是那里像我这样地坎坷潦倒？”[7]

然后，撑起胸膛，他长长地叹了一声。

只自身的影子点点头，再没别的同情？

这叹声，便似平远的沙汀上一声鸟语，

叫不应回音，只悠悠地独自沈[8]没，

终于无可奈何，被宽嘴的寂静吞了。“啊‘澄江净如练，’这种妙处谁能解道？

记得那回东巡浮江底一个春天，——[9]

两岸旌旗引着腾龙飞虎回绕碧山，——

果然如是，果然是白练满江……

唔？又讲起他的事了？冤枉啊！冤枉！

夜郎有的是酒，有的是月，我岂怨嫌？[10]

但不记得那天夜半，我被捉上楼船！[11]

我企望谈谈笑笑，学着仲连安石们，

替他们解决些纠纷，扫却了胡尘。[12]

哈哈！谁又知道他竟起了野心呢？

哦，我竟被人卖了！但一半也怪我自己？”

这样他便将那成灰的心渐渐扇着，

到底又得痛饮一顿，浇熄了愁底火，

谁知道这愁竟像田单底火牛一般：

热油淋着，狂风煽着，越奔火越燃，

毕竟谁烧焦了骨肉，牺牲了生命，

那束刃的采帛却焕成五色的龙文：

如同这样，李白那煎心烙肺的愁焰，

也便烧得他那幻象底轮子急转，

转出了满牙齿上攒着的“丽藻春葩”。

于是他又讲，“月儿！若不是你和他，”

手指着酒壶，“若不是你们的爱护，

我这生活可不还要百倍地痛苦？

啊！可爱的酒！自然赐给伊的骄子——

诗人底恩俸！啊，神奇的射愁底弓矢！

开启琼宫底管钥！琼宫开了：

那里有鸣泉漱石，玲鳞怪羽，仙花逸条；

又有琼瑶的轩馆同金碧的台榭；

还有吹不满旗的灵风推着云车，

满载霓裳缥缈，彩珮玲珑的仙娥，

给人们颁送着驰魂宕魄的天乐。

啊！是一个绮丽的蓬莱底世界，

被一层银色的梦轻轻地锁着在！”

啊！月呀！可望而不可即的明月！

当我看你看得正出神的时节，

我只觉得你那不可思议的美艳，

已经把我全身溶化成水质一团，

然后你那提挈海潮底全副的神力，

把我也吸起，浮向开遍水钻花的

碧玉的草场上；这时我肩上忽展开

一双翅膀，越张越大，在空中徘徊，

如同一只大鹏浮游于八极之表。[13]

哦，月儿，我这时不敢正眼看你了！

你那太强烈的光芒刺得我心痛。……

忽地一阵清香搅着我的鼻孔，

我吃了一个寒噤，猛开眼一看，……

哎呀！怎地这样一副美貌的容颜！

丑陋的尘世！你那有过这样的副本？

啊！布置得这样调和，又这般端整，

竟同一阕鸾凤和鸣底乐章一般！

哦，我如何能信任我的这双肉眼？

我不相信宇宙间竟有这样的美！

啊，大胆的我哟，还不自惭形秽，

竟敢现于伊前！——啊！笨愚呀糊涂！——

这时我只觉得头昏眼花，血凝心沍；

我觉得我是污烂的石头一块，

被上界底清道夫抛掷了下来，

掷到一个无垠的黑暗的虚空里，

坠降，坠降，永无着落，永无休止！

月儿初还在池下丝丝柳影后窥看，

像沐罢的美人在玻璃窗口晾发一般；

于今却已姗姗移步出来，来到了池西；

夜飔底私语不知说破了什么消息，

池波一皱，又惹动了伊娴静的微笑。

沉醉的诗人忽又战巍巍地站起了，

东倒西歪地挨到池边望着那晶波。

他看见这月儿，他不觉惊讶地想着：

如何这里又有一个伊呢？奇怪！奇怪！

难道天有两个月，我有两个爱？

难道刚才伊送我下来时失了脚，

掉在这池里了吗？——这样他正疑着……

他脚底下正当活泼的小涧注入池中，

被一丛刚劲的菖蒲鲠塞了喉咙，

便咯咯地咽着，像喘不出气的呕吐。

他听着吃了一惊，不由得放声大哭：

“哎呀！爱人啊！淹死了，已经叫不出声了！”

他翻身跳下池去了，便向伊一抱，

伊已不见了，他更惊慌地叫着，

却不知道自己也叫不出声了！

他挣扎着向上猛踊，再昂头一望，

又见圆圆的月儿还平安地贴在天上。

他的力已尽了，气已竭了，他要笑，

笑不出了，只想道：“我已救伊上天了！”

[1]“女娲戏黄土，团作愚下人，散在六合间，蒙蒙如沙尘。”——《上云乐》

[2]“惊姜之夕，长庚入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李阳冰《草堂集序》

[3]“李白登华山落雁峰曰：‘此山最高，呼吸之气想通天帝座矣。恨不携谢朓惊人诗来搔首问青天耳！’”——《云仙杂记》

[4]贺知章称白为“谪仙人”。

[5]旧同“沉”。——编者注

[6]高力士以脱靴事蓄怨于白。玄宗尝与太真赏花于沉香亭，诏白为乐章；白作“清平调”以献。力士摘之以谗于太真。自是帝每欲重用白，辄为太真所阻。——见《唐书》本传

[7]白生平最服膺谢朓，诗中屡次称道。有句云：“解道‘澄江净如练’，今人长忆谢玄晖。”

[8]旧同“沉”。——编者注

[9]白尝依永王璘；有《永王东巡歌》十一首。

[10]永王作乱，事败；白流于夜郎。

[11]“半夜水军来，……迫胁上楼船。”——《赠江夏太守》

[12]“但用山东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永王东巡歌》“所冀旄头灭，功成追鲁连。”——《在水军宴赠幕府诸公》

[13]“余昔于江陵，见天台司马子微，谓余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因著《大鹏遇希有鸟赋》以自广。”——《大鹏赋序》

剑匣

yinwI built my soul a lordly pleasure-house,

yinwWherein at ease for aye to dwell.

yinw……

yinwAnd “While the world runs round and round,” I said,

yinw“Reign thou apart, a quiet king,

yinwStill as, while Saturn whirls, his steadfast shade

yinwSleeps on his luminous ring.”

yinwTo which my soul made answer readily:

yinw“Trust me in bliss I shall abide

yinwIn this great mansion, that is built for me,

So royal-rich and wide.”

——Tennyson——

在生命底大激战中，

我曾是一名盖世的骁将。

我走到四面楚歌底末路时，

并不同项羽那般顽固，

定要投身于命运底罗网。

但我有这绝岛作了堡垒，

可以永远驻扎我的退败的心兵。

在这里我将养好了我的战创，

在这里我将忘却了我的仇敌。

在这里我将作个无名的农夫，

但我将让闲惰底芜蔓

蚕食了我的生命之田。

也许因为我这肥泪底无心的灌溉，

一旦芜蔓还要开出花来呢？

那我就镇日徜徉在田塍上，

饱喝着他们的明艳的色彩。

我也可以作个海上的渔夫：

我将撒开我的幻想之网。

在寥阔的海洋里；

在放网收网之间，

我可以坐在沙岸上做我的梦，

从日出梦到黄昏……

假若撤起网来，不是一些鱼虾，

只有海树珊瑚同含胎的老蚌，

那我却也喜出望外呢。

有时我也可佩佩我的旧剑，

踱山进去作个樵夫。

但群松舞着葱翠的干戚，

雍容地唱着歌儿时，

我又不觉得心悸了。

我立刻套上我的宝剑，

在空山里徘徊了一天。

有时看见些奇怪的彩石，

我便拾起来，带了回去；

这便算我这一日底成绩了。

但这不是全无意识的。

现在我得着这些材料，

我真得其所了；

我可以开始我的工匠生活了，

开始修葺那久要修葺的剑匣。

我将摊开所有的珍宝，

陈列在我面前，

一样样的雕着，镂着，

磨着，重磨着……

然后将他们都镶在剑匣上，——

用我的每出的梦作蓝本，

镶成各种光怪陆离的图画。

我将描出白面美髯的太乙

卧在粉红色的荷花瓣里，

在象牙雕成的白云里飘着。

我将用墨玉同金丝

制出一只雷纹商嵌的香炉；

那炉上驻着袅袅的篆烟，

许只可用半透明的猫儿眼刻着。

烟痕半消未灭之处，

隐约地又升起了一个玉人，

仿佛是肉袒的维纳司呢……

这块玫瑰玉正合伊那肤色了。

晨鸡惊耸地叫着，

我在蛋白的曙光里工作，

夜晚人们都睡去，我还作着工——

烛光抹在我的直陡的额上，

好像紫铜色的晚霞

映在精赤的悬崖上一样。

我又将用玛瑙雕成一尊梵像，

三首六臂的梵像，

骑在鱼子石的象背上。

珊瑚作他口里含着的火，

银线辫成他腰间缠着的蟒蛇，

他头上的圆光是块琥珀的圆壁。

我又将镶出一个瞎人

在竹筏上弹着单弦的古瑟。

（这可要镶得和王叔远底

桃核雕成的《赤壁赋》一般精细。）

然后让翡翠，蓝玶玉，紫石瑛，

错杂地砌成一片惊涛骇浪；

再用碎砾的螺钿点缀着，

那便是涛头闪目的沫花了。

上面再笼着一张乌金的穹窿，

只有一颗宝钻的星儿照着。

春草绿了，绿上了我的门阶，

我同春一块儿工作着；

蟋蟀在我床下唱着秋歌，

我也唱着歌儿作我的活。

我一壁工作着，一壁唱着歌：

我的歌里的律吕

都从手指尖头流出来，

我又将他制成层叠的花边：

有盘龙，对凤，天马，辟邪底花边，

有芝草，玉莲，万字，双胜底花边，

又有各色的汉纹边

套在最外的一层边外。

若果边上还缺些角花，

把蝴蝶嵌进去应当恰好。

玳瑁刻作梁山伯，

璧玺刻作祝英台，

碧玉，赤瑛，白玛瑙，蓝琉璃，……

拼成各种彩色的凤蝶。

于是我的大功便告成了！

哦，我的大功告成了！

你不要轻看了我这些工作！

这些不伦不类的花样，

你该知道不是我的手笔，

这都是梦底原稿的影本。

这些不伦不类的色彩，

也不是我的意匠底产品，

是我那芜蔓底花儿开出来的。

你不要轻看了我这些工作哟！

哦，我的大功告成了！

我将抽出我的宝剑来——

我的百炼成钢的宝剑，

吻着他吻着他……

吻去他的锈，吻去他的伤疤；

用热泪洗着他，洗着他……

洗净他上面的血痕，

洗净他罪孽底遗迹；

又在龙涎香上熏着他，

熏去了他一切腥膻的记忆。

然后轻轻把他送进这匣里，

唱着温柔的歌儿，

催他快在这艺术之宫中酣睡。

哦，哦，我的大功告成了！

我的大功终于告成了！

人们的匣是为保护剑底锋铓，

我的匣是要藏他睡觉的。

哦，我的剑匣修成了，

我的剑有了永久的归宿了！

哦，我的剑要归寝了！

我不要学轻佻的李将军，

拿他的兵器去射老虎，

其实只射着一块僵冷的顽石。

哦，我的剑要归寝了！

我也不要学迂腐的李翰林，

拿他的兵器去割流水，

一壁割着，一壁水又流着。

哦！我的兵器只要韬藏，

我的兵器只要酣睡。

我的兵器不要斩芟奸横，

我知道奸横是僵冷的顽石一堆；

我的兵器也不要割着愁苦，

我知道愁苦是割不断的流水。

哦，我的大功告成了！

让我的宝剑归寝了！

我岂似滑头的汉高祖，

拿宝剑斫死了一条白蛇，

因此造一个谣言，

就骗到了一个天下？

哦！天下，我早已得着了啊！

我早坐在艺术底凤阙里，

像大舜皇帝，垂裳而治着

我的波希米亚的世界了啊！

哦！让我的宝剑归寝罢！

我又岂似无聊的楚霸王，

拿宝剑斫掉多少的人头，

一夜梦回听着恍惚的歌声，

忽又拥着爱姬，抚着名马，

提起原剑来刎了自己的颈？

哦！但我又不妨学了楚霸王，

用自己的宝剑自杀了自己。

不过果然我要自杀，

定不用这宝剑底锋铓。

我但愿展玩着这剑匣——

展玩着我这自制的剑匣，

我便昏死在他的光彩里！

哦，我的大功告成了！

我将让宝剑在匣里睡着觉，

我将摩抚着这剑匣，

我将宠媚着这剑匣，——

看着缠着神蟒的梵像，

我将巍巍地抖颤了，

看看筏上鼓瑟的瞎人，

我将号咷地哭泣了；

看看睡在荷瓣里的太乙，

飘在篆烟上的玉人，

我又将迷迷地嫣笑了呢！

哦，我的大功告成了！

我将让宝剑在匣里睡着。

我将看着他那光怪的图画，

重温我的成形的梦幻，

我将看着他那异彩的花边，

再唱着我的结晶的音乐。

啊！我将看着，看着，看着，

看到剑匣战动了，

模糊了，更模糊了

一个烟雾弥漫的虚空了，……

哦！我看到肺脏忘了呼吸，

血液忘了流驶，

看到眼睛忘了看了。

哦！我自杀了！

我用自制的剑匣自杀了！

哦哦！我的大功告成了！

西岸

“He has a lusty spring，when fancy clear

Takes in all beauty within an easy span．”

—Keats

这里是一道河，一道大河，

宽无边，深无底；

四季里风姨巡遍世界，

便回到河上来休息；

满天糊着无涯的苦雾，

压着满河无期的死睡。

河岸下酣睡着，河岸上

反起了不断的波澜，

啊！卷走了多少的痛苦！

淘尽了多少的欣欢！

多少心被羞愧才鞭驯，

一转眼被虚荣又煽癫！

鞭下去，煽起来，

又莫非是金钱底买卖。

黑夜哄着聋瞎的人马，

前潮刷走，后潮又挟回。

没有真，没有美，没有善，

更那里去找光明来！

但不怕那大泽里，

风波怎样凶，水兽怎样猛，

总难惊破那浅水芦花里

那些山草的幽梦，——

一样的，有个人也逃脱了

河岸上那纷纠的樊笼。

他见了这宽深的大河，

便私心唤醒了些疑义：

分明是一道河，有东岸，

岂有没个西岸底道理？

啊！这东岸底黑暗恰是那

西岸底光明底影子。

但是满河无期的死睡，

撑着满天无涯的雾幕；

西岸也许有，但是谁看见？

哎……这话也不错。

“恶雾遮不住我，”心讲道，

“见不着，那是目底过！”

有时他忽见浓雾变得

绯样薄，在风翅上荡漾；

雾缝里又筛出些

丝丝的金光洒在河身上。

看！那里！可不是个大鼋背？

毛发又长得那样长。

不是的！倒是一座小岛

戴着一头的花草：

看！灿烂的鱼龙都出来

晒甲胄，理须桡；

鸳鸯洗刷完了，喙子

插在翅膀里，睡着觉了。

鸳鸯睡了，百鳞退了——

满河一片凄凉；

太阳也没兴，卷起了金练，

让雾帘重往下放：

恶雾瞪着死水，一切的

于是又同从前一样。

“啊！我懂了，我何曾见着

那美人底容仪？

但猜着蠕动的绣裳下，

定有副美人底肢体。

同一理：见着的是小岛，

猜着的是岸西。”

“一道河中一座岛，河西

一盏灯光被岛遮断了。”

这语声到处，是有些人

鹦哥样，听熟了，也会叫；

但是那多数的人

不笑他发狂，便骂他造谣。

也有人相信他，但还讲道：

“西岸地岂是为东岸人？

若不然，为什么要划开

一道河，这样宽又这样深？”

有人讲：“河太宽，雾正密。

找条陆道过去多么稳！”

还有人明晓得道儿

只这一条，单恨生来错——

难学那些鸟儿飞着渡，

难学那些鱼儿划着过，

却总都怕说得：“搭个桥，

穿过岛，走着过！”为什么？

雨夜篇

千林风雨莺求友

——黄庭坚

雨夜

几朵浮云，仗着雷雨底势力，

把一天底星月都扫尽了。

一阵狂风还喊来要捉那软弱的树枝，

树枝拼命地扭来扭去，

但是无法躲避风底爪子。

凶狠的风声，悲酸的雨声——

我一壁听着，一壁想着；

假使梦这时要来找我，

我定要永远拉着他，不放他走；

还剜出我的心来送他作贽礼，

他要收我作个莫逆的朋友。

风声还在树里呻吟着，

泪痕满面的曙天白得可怕，

我的梦依然没有做成。

哦！原来真的已被我厌恶了，

假的就没他自身的尊严吗？

雪

夜散下无数茸毛似的天花，

织成一片大氅，

轻轻地将憔悴的世界，

从头到脚地包了起来；

又加了死人一层殓衣。

伊将一片鱼鳞似的屋顶埋起了，

却总埋不住那屋顶上的青烟缕。

啊！缕缕蜿蜒的青烟啊！

仿佛是诗人向上的灵魂，

穿透自身的躯壳：直向天堂迈往。

高视阔步的风霜蹂躏世界，

森林里抖颤的众生争斗多时，

最末望见伊底白氅，

都欢声喊道：“和平到了！奋斗成功了！

这不是冬投降底白旗吗？”

睡者

灯儿灭了，人儿在床；

月儿底银潮

沥过了叶缝，冲进了洞窗，

射到睡觉的双靥上，

跟他亲了嘴儿又偎脸，

便洗净一切感情底表象，

只剩下了如梦幻的天真，

笼在那连耳目口鼻

都分不清的玉影上。

啊！这才是人底真色相！

这才是自然底真创造！

自然只此一副模型；

铸了月面，又铸人面。

哦！但是我爱这睡觉的人，

他醒了我又怕他呢！

我越看这可爱的睡容，

想起那醒容，越发可怕。

啊！让我睡了，躲脱他的醒罢！

可是瞌睡像只秋燕，

在我眼帘前掠了一周，

忽地翻身飞去了，

不知几时才能得回来呢？

月儿，将银潮密密地酌着！

睡觉的，撑开枯肠深深地喝着！

快酌，快喝！喝着，睡着！

莫又醒了，切莫醒了！

但是还响点擂着，鼾雷！

我只爱听这自然底壮美底回音，

他警告我这时候

那人心宫底禁闼大开，

上帝在里头登极了！

黄昏

太阳辛苦了一天，

赚得一个平安的黄昏，

喜得满面通红，

一气直往山洼里狂奔。

黑黯好比无声的雨丝，

慢慢往世界上飘洒……

贪睡的合欢叠拢了绿鬓，钩下了柔颈，

路灯也一齐偷了残霞，换了金花；

单剩那喷水池

不怕惊破别家底酣梦，

依然活泼泼地高呼狂笑，独自玩耍。

饭后散步的人们，

好像刚吃饱了蜜的蜂儿一窠，

三三五五的都往

马路上头，板桥栏畔飞着。

嗡……嗡……嗡……听听唱的什么——

是花色底美丑？

是蜜味底厚薄？

是女王底专制？

是东风底残虐？

啊！神秘的黄昏啊！

问你这首玄妙的歌儿，

这辈嚣喧的众生

谁个唱的是你的真义？

时间底教训

太阳射上床，惊走了梦魂。

昨日底烦恼去了，今日底还没来呢。

啊！这样肥饱的鹑声，

稻林里撞挤出来——来到我心房酿蜜，

还同我的，万物底蜜心，

融合作一团快乐——生命底唯一真义。

此刻时间望我尽笑，

我便合掌向他祈祷："赐我无尽期！"

可怕！那笑还是冷笑；

那里？他把眉尖锁起，居然生了气。

"地得！地得！"听那壁上的钟声，

果同快马狂蹄一般地奔腾。

那骑者还仿佛吼着：

"尽可多多创造快乐去填满时间；

那可活活缚着时间来陪着快乐？"

二月庐

面对一幅淡山明水的画屏，

在一块棋盘似的稻田边上，

蹲着一座看棋的瓦屋——

紧紧地被捏在小山底拳心里。

柳荫下睡着一口方塘；

聪明的燕子——伊唱歌儿

偏找到这里，好听着水面的

回声，改正音调底错儿。

燕子！可听见昨夜那阵冷雨？

西风底信来了，催你快回去。

今年去了，明年，后年，后年以后，

一年回一度的还是你吗？

啊？你的爆裂得这样音响，

迸出些什么压不平的古愁！

可怜的鸟儿，你诉给谁听？

那知道这个心也碎了哦！

印象

一望无涯的绿茸茸的——

是青苔？是蔓草？是禾稼？是病眼发花？——

只在火车窗口像走马灯样旋着。

仿佛死在痛苦底海里泅泳——

他的披毛散发的脑袋

在噤哑无声的绿波上漂着——

是簇簇的杨树林钻出禾面。

绿杨遮着作工的——神圣的工作！

驶红的赤膊摇着枯涩的辘轳，

向地母哀求世界底一线命脉。

白杨守着休息的——无上的代价！——

孤零零的一座秃头的黄土堆，

拥着一个安闲，快乐，了无智识的灵魂，

长眠，美睡，禁止百梦底纷扰。

啊！神圣的工作！无上的代价！

快乐

快乐好比生机：

生机底消息传到绮甸，

群花便立刻

披起五光十色的绣裳。

快乐跟我的

灵魂接了吻，我的世界

忽变成天堂，

住满了柔艳的安琪儿！

美与爱

窗子里吐出娇嫩的灯光——

两行鹅黄染的方块镶在墙上；

一双枣树底影子，像堆大蛇，

横七竖八地睡满了墙下。

啊！那颗大星儿！嫦娥底侣伴！

你无端绊住了我的视线；

我的心鸟立刻停了他的春歌，

因他听了你那无声的天乐。

听着，他竟不觉忘却了自己，

一心只要飞出去找你，

把监牢底铁槛也撞断了；

但是你忽然飞地不见了！

屋角底凄风悠悠叹了一声，

惊醒了懒蛇滚了几滚；

月色白得可怕，许是恼了？

张着大嘴的窗子又像笑了！

可怜的鸟儿，他如今回了，

嗓子哑了，眼睛瞎了，心也灰了；

两翅洒着滴滴的鲜血，——

是爱底代价，美底罪孽！

诗人

人们说我有些像一颗星儿，

无论怎样光明，只好作月儿底伴，

总不若灯烛那样有用——

还要照着世界作工，不徒是好看。

人们说春风把我吹燃，是火样的薇花，

再吹一口，便变成了一堆死灰；

剩下的叶儿像铁甲，刺儿像蜂针，

谁敢抱进他的赤裸的胸怀？

又有些人比我作一座遥山：

他们但愿远远望见我的颜色，

却不相信那白云深处里，

还别有一个世界——一个天国。

其余的人或说这样，或说那样，

只是说得对的没有一个。

“谢谢朋友们！”我说，“不要管我了，

你们那样忙，那有心思来管我？

你们在忙中觉得热闷时，

风儿吹来，你们无心地喝下了，

也不必问是谁送来的，

自然会觉得他来的正好！”

风波

我戏将沉檀焚起来祀你，

那知他会烧的这样狂！

他虽散满一世界底异香，

但是你的香吻没有抹尽的

那些渣滓，却化作了云雾

满天，把我的两眼障瞎了；

我看不见你，便放声大哭，

像小孩寻不见他的妈了。

立刻你在我耳旁低声地讲：

（但你的心也雷样地震荡）

“在这里，大惊小怪地闹些什么？

一个好教训哦！”说完了笑着。

爱人！这戏禁不得多演；

让你的笑焰把我的泪晒干！

回顾

九年底清华底生活，

回头一看——

是秋夜里一片沙漠，

却露着一颗萤火，

越望越光明，

四围是迷茫莫测的凄凉黑暗。

这是红惨绿娇的暮春时节：

如今到了荷池——

寂静底重量正压着池水

连面皮也皱不动——

一片死静！

忽地里静灵退了，

镜子碎了，

个个都喘气了。

看！太阳底笑焰——一道金光，

滤过树缝，洒在我额上；

如今羲和替我加冕了，

我是全宇宙底王！

幻中之邂逅

太阳落了，责任闭了眼睛，

屋里朦胧的黑暗凄酸的寂静，

钩动了一种若有若无的感情，

——快乐和悲哀之间底黄昏。

仿佛一簇白云，濛濛漠漠，

拥着一只素氅朱冠的仙鹤——

在方才淌进的月光里浸着，

那娉婷的模样就是他么？

我们都还没吐出一丝儿声响；

我刚才无心地碰着他的衣裳，

许多的秘密，便同奔川一样，

从这摩触中不歇地冲洄来往。

忽地里我想要问他到底是谁，

抬起头来……月在那里？人在那里？

从此狰狞的黑黯，咆哮的静寂，

便扰得我辗转空床，通夜无睡。

志愿

马路上歌啸的人群

泛滥横流着，

好比一个不羁的青年底意志。

银箔似的溪面一意地

要板平他那难看的皱纹。

两岸底绿杨争着

迎接视线到了神秘的尽头？——

原来那里是尽头？

是视线底长度不够！

啊！主呀！我过了那道桥以后，

你将怎样叫我消遣呢？

主啊！愿这腔珊瑚似的鲜血

染得成一朵无名的野花，

这阵热气又化些幽香给他，

好钻进些路人底心里烘着罢！

只要这样，切莫又赏给我

这一副腥秽的躯壳！

主呀！你许我吗？许了我罢！

失败

从前我养了一盆宝贵的花儿，

好容易孕了一个苞子，

但总是半含半吐的不肯放开。

我等发了急，硬把他剥开了，

他便一天萎似一天，萎得不像样了。

如今我要他再关上不能了。

我到底没有看见我要看的花儿！

从前我做了一个稀奇的梦，

我总嫌他有些太模糊了，

我满不介意，让他震破了；

我醒了，直等到月落，等到天明，

重织一个新梦既织不成，

便是那个旧的也补不起来了。

我到底没有做好我要做的梦！

贡臣

我的王！我从远方来朝你，

带了满船你不认识的，

但是你必中意的贡礼。

我兴高采烈地航到这里来，

那里知道你的心……唉！

还是一个涸了的海港！

我悄悄地等着你的爱潮膨涨，

好浮进我的重载的船艘；

月儿圆了几周，花儿红了几度，

还是老等，等不来你的潮头！

我的王！他们讲潮汐有信，

如今叫我怎样相信他呢？

游戏之祸

我酌上蜜酒，烧起沈[1]檀，

游戏着膜拜你：

沈檀烧地太狂了，

我忙着拿蜜酒来浇他；

谁知越浇越烈，

竟惹了焚身之祸呢！

[1]旧同“沉”。——编者注

花儿开过了

花儿开过了，果子结完了；

一春底香雨被一夏底骄阳炙干了，

一夏底荣华被一秋底馋风扫尽了。

如今败叶枯枝，便是你的余剩了。

天寒风紧，冻哑了我的心琴；

我惯唱的颂歌如今竟唱不成。

但是，且莫伤心，我的爱，

琴弦虽不鸣了，音乐依然在。

只要灵魂不灭，记忆不死，纵使

你的荣华永逝（这原是没有的事），

我敢说那已消的春梦底余痕，

还永远是你我的生命底生命！

况且永继的荣华，顿刻的凋落——

两两相形，又算得了些什么？

今冬底假眠，也不过是明春底

更烈的生命所必需的休息。

所以不怕花残，果烂，叶败，枝空，

那缜密的爱底根网总没一刻放松；

他总是绊着，抓着，咬着我的心，

他要抽尽我的生命供给你的生命！

爱啊！上帝不曾因青春底暂退，

就要将这个世界一齐捣毁，

我也不曾因你的花儿暂谢，

就敢失望，想另种一朵来代他！

十一年一月二日作

哎呀！自然底太失管教的骄子！

你那内蕴的灵火！不是地狱底毒火，

如今已经烧得太狂了，

只怕有一天要爆裂了你的躯壳。

你那被爱蜜饯了的肥心，人们讲，

本是为滋养些嬉笑的花儿的，

如今却长满了愁苦底荆棘——

他的根已将你的心越捆越紧，越缠越密。

上帝啊！这到底是什么用意？

唉！你（只有你）真正了解生活底秘密，

你真是生活底唯一的知己，

但生活对你偏是那样地凶残：

你看！又是一个新年——好可怕的新年！——

张着牙戟齿锯的大嘴招呼你上前；

你退既不能，进又白白地往死嘴里钻！

高步远跖的命运

从时间底没究竟的大道上踱过；

我们无足轻重的蚁子

糊里糊涂地忙来忙去，不知为什么，

忽地里就断送在他的脚跟底……

但是，那也对啊！……死！你要来就快来，

快来断送了这无边的痛苦！

哈哈！死，你的残忍，乃在我要你时，你不来，

如同生，我不要他时，他偏存在！

死

啊！我的灵魂底灵魂！

我的生命底生命，

我一生底失败，一生底亏欠，

如今要都在你身上补足追偿，

但是我有什么

可以求于你的呢？

让我淹死在你眼睛底汪波里！

让我烧死在你心房底熔炉里！

让我醉死在你音乐底琼醪里！

让我闷死在你呼吸底馥郁里！

不然，就让你的尊严羞死我！

让你的酷冷冻死我！

让你那无情的牙齿咬死我！

让那寡恩的毒剑螫死我！

你若赏给我快乐，

我就快乐死了；

你若赐给我痛苦，

我也痛苦死了；

死是我对你唯一的要求，

死是我对你无上的贡献。

深夜底泪

生波停了掀簸；

深夜啊！——

沉默的寒潭！

澈虚的古镜！

行人啊！

回转头来，

照照你的颜容罢！

啊！这般憔悴……

轻柔的泪，

温热的泪，

洗得净这仆仆的征尘？

无端地一滴滴流到唇边，

想是要你尝尝他的滋味；

这便是生活底滋味！

枕儿啊！

紧紧地贴着！

请你也尝尝他的滋味。

唉！若不是你，

这腐烂的骷髅，

往那里靠啊！

更鼓啊！

一声声这般急切；

便是生活底战鼓罢？

唉！擂断了心弦，

搅乱了生波……

战也是死，

逃也是死，

降了我不甘心。

生活啊！

你可有个究竟？

啊！宇宙底生命之酒，

都将酌进上帝底金樽。

不幸的浮沤！

怎地偏酌漏了你呢？

青春篇

柳暗花明又一村

——陆游

青春

青春像只唱着歌的鸟儿，

已从残冬窟里闯出来，

驶入宝蓝的穹窿里去了。

神秘的生命，

在绿嫩的树皮里膨胀着，

快要送出带鞘子的，

翡翠的芽儿来了。

诗人呵！揩干你的冰泪，

快预备着你的歌儿，

也赞美你的苏生罢！

宇宙

宇宙是个监狱，

但是个模范监狱；

他的目的在革新，

并不在惩旧。

国手

爱人啊！你是个国手

我们来下一盘棋；

我的目的不是要赢你，

但只求输给你——

将我的灵和肉

输得干干净净！

香篆

辗转在眼帘前，

萦回在鼻观里，

锤旋在心窝头——心爱的人儿啊！

这样清幽的香，

只堪供祝神圣的你：我祝你黛发长青！

又祝你朱颜长姣！

同我们的爱万寿无疆！

春寒

春啊！

正似美人一般，

无妨瘦一点儿！

春之首章

浴人灵魂的雨过了：

薄泥到处啮人底鞋底。

凉飕挟着湿润的土气

在鼻蕊间正冲突着。

金鱼儿今天许不大怕冷了？

个个都敢于浮上来呢！

东风苦劝执拗的蒲根，

将才睡醒的芽儿放了出来。

春雨过了，芽儿刚抽到寸长，

又被池水偷着吞去了。

亭子角上几根瘦硬的，

还没赶上春的榆枝，

印在鱼鳞似的天上；

像一页淡蓝的朵云笺，

上面涂了些僧怀素底

铁画银钩的草书。

丁香枝上豆大的蓓蕾，

包满了包不住的生意，

呆呆地望着辽阔的天宇，

盘算他明日底荣华——

仿佛一个出神的诗人

在空中编织未成的诗句。

春啊！明显的秘密哟！

神圣的魔术哟！

啊！我忘了我自己，春啊！

我要提起我全身底力气，

在你那绝妙的文章上

加进这丑笨的一句哟！

春之末章

被风惹恼了的粉蝶，

试了好几处底枝头，

总抱不大稳，率性就舍开，

忽地不知飞向那里去了。

啊！大哲底梦身啊！

了无粘滞的达观者哟！

太轻狂了哦！杨花！

依然吩咐两丝粘住罢。

娇绿的坦张的荷钱啊！

不息地仰面朝上帝望着，

一心地默祷并且赞美他——

只要这样，总是这样，

开花结实底日子便快了。

一气的酣绿里忽露出

一角汉纹式的小红桥，

真红得快叫出来了！

小孩儿们也太好玩了啊！

镇日里蓝的白的衫子

骑满竹青石栏上垂钓。

他们的笑声有时竟脆得像

坍碎了一座琉璃宝塔一般。

小孩们总是这样好玩呢！

绿纱窗里筛出的琴声，

又是画家脑子里经营着的

一帧美人春睡图：

细熨的柔情，娇羞的倦致，

这般如此，忽即忽离，

啊！迷魂的律吕啊！

音乐家啊！垂钓的小孩啊！

我读完这春之宝笈底末章，

就交给你们永远管领着罢！

钟声

钟声报得这样急——

时间之海底记水标哦！

是记涨呢，还是记落呢！——

是报过去底添长呢？

还是报未来底消缩呢？

爱之神

——题画

啊！这么俊的一副眼睛——

两潭渊默的清波！

可怜孱弱的游泳者哟！

我告诉你回头就是岸了！

啊！那潭岸上的一带榛薮，

好分明的黛眉啊！

那鼻子，金字塔式的小邱，

恐怕就是情人底茔墓罢？

那里，不是两扇朱扉吗？

红得像樱桃一样，

扉内还露着编贝底屏风。

这里又不知安了什么陷阱！

啊！莫非是绮甸之乐园？

还是美底家宅，爱底祭坛？

呸！不是，都不是哦！

是死魔盘据着的一座迷宫！

谢罪以后

朋友，怎样开始？这般结局？

“谁实为之？”是我情愿，是你心许？

朋友，开始结局之间，

演了一出浪漫的悲剧；

如今戏既演完了，

便将那一页撕了下去，

还剩下了一部历史，

恐十倍地庄严，百般地丰富，——

是更生底灵剂，乐园底基础！

朋友！让舞台上的经验，短短长长，

是恩爱，是仇雠，尽付与时间底游浪。

若教已放下来的绣幕，

永作隔断记忆底城墙；

台上的记忆尽可隔断，

但还有一篇未成的文章，

是在登台以前开始作的。

朋友！你为什么不让他继续添长，

完成一件整的艺术品？你试想想！

朋友！我们来勉强把悲伤葬着，

让我们的胸膛做了他的坟墓；

让忏悔蒸成湿雾，

糊湿了我们的眼睛也可；

但切莫把我们的心，

冷的变成石头一个，

让可怕的矜骄底刀子

在他上面磨成一面的锋，两面的锷。

朋友，知道成锋的刀有个代价么？

忏悔

啊！浪漫的生活啊！

是写在水面上的个“爱”字，

一壁写着，一壁没了；

白搅动些痛苦底波轮。

黄鸟

哦！森林的养子，

太空的血胤

不知名的野鸟儿啊！黑缎底头帕，

蜜黄的羽衣，

镶着赤铜底喙爪——

啊！一只鲜明的火镞，

那样癫狂地射放，

射翻了肃静的天宇哦！

像一块雕镂的水晶，

艺术纵未完成，

却永映着上天底光彩——

这样便是他吐出的

那阕雅健的音乐呀！

啊！希腊式的雅健！

野心的鸟儿啊！

我知道你喉咙里的

太丰富的歌儿

快要噎死你了：

但是从容些吐着！

吐出那水晶的谐音，

造成艺术之宫，

让一个失路的灵魂

早安了家罢！

艺术底忠臣

无数的人臣，仿佛真珠
钻在艺术之王底龙衮上，
一心同赞御容底光采；
其中只有济慈一个人
是群龙拱抱的一颗火珠，
光芒赛过一切的珠子。
诗人底诗人啊！
满朝底冠盖只算得
些艺术底名臣，
只有你一人是个忠臣。
“美即是真，真即美。”
我知道你那栋梁之材，
是单给这个真命天子用的；
别的分疆割据，属国偏安，
那里配得起你哟！
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真个做了艺术底殉身者！

忠烈的亡魂啊！

你的名字没写在水上[1]，

但铸在圣朝底宝鼎上了！

[1]水上见济慈底“Ode to a grecian urn”。济慈自撰的墓铭曰：“这儿有一个人底名字写在水上了！”

初夏一夜底印象

（一九二二年五月直奉战争时）

夕阳将诗人交付给烦闷的夜了，

叮咛道：“把你的秘密都吐给他了罢！”

紫穹窿下洒着些碎了的珠子——

诗人想：该穿成一串挂在死底胸前。

阴风底冷爪子刚扒过饿柳底枯发，

又将池里的灯影儿扭成几道金蛇。

贴在山腰下佝偻得可怕的老柏，

拿着黑瘦的拳头硬和太空挑衅。

失睡的蛙们此刻应该有些倦意了，

但依旧努力地叫着水国底军歌。

个个都吠得这般沉痛，村狗啊！

为什么总骂不破盗贼底胆子？

嚼火漱雾的毒龙在铁梯上爬着，

驮着灰色号衣的战争，吼的要哭了。

铜舌的报更的磬，屡次安慰世界，

请他放心睡去，……世界那肯信他哦！

上帝啊！眼看着宇宙糟踏[1]到这样，

可也有些寒心吗？仁慈的上帝哟！

[1]现为“蹋”。——编者注

诗债

小小的轻圆的诗句，

是些当一的制钱——

在情人底国中

贸易死亡底通宝。

爱啊！慷慨的债主啊！

不等我偿清诗债

就这么匆忙地去了，

怎样也挽留不住。

但是字串还没毁哟！

这永欠的本钱，

仍然在我账本上，

息上添息地繁衍。

若有一天你又回来，

爱啊！要做shylock吗？

就把我心上的肉，

和心一起割给你罢！

红荷之魂有序

盆莲饮雨初放，折了几枝，供在案头，又听侄辈读周茂叔底《爱莲说》，便不得不联想及于三千里外《荷花池畔》底诗人。赋此寄呈实秋，兼上景超及其他在西山的诸友。

太华玉井底神裔啊！

不必在污泥里久恋了。

这玉胆瓶里的寒浆有些冽骨吗？

那原是没有堕世的山泉哪！

高贤底文章啊！雏凤底律吕啊！

往古来今竟携了手来谀媚着你。

来罢！听听这蜜甜的赞美诗罢！

抱霞摇玉的仙花呀！

看着你的躯体，

我怎不想到你的灵魂？

灵魂啊！到底又是谁呢？

是千叶宝座上的如来，

还是丈余红瓣中的太乙呢？

是五老峰前的诗人，

还是洞庭湖畔的骚客呢？

红荷底魂啊！

爱美的诗人啊！

便稍许艳一点儿，

还不失为“君子”。

看那颗颗袒张的荷钱啊！

可敬的——向上底虔诚，

可爱的——圆满底个性。

花魂啊！佑他们充分地发育罢！

花魂啊，

须提防着，

不要让菱芡藻荇底势力

蚕食了泽国底版图。

花魂啊！

要将崎岖的动底烟波，

织成灿烂的静底绣锦。

然后，

高蹈的鸬鹚啊！

热情的鸳鸯啊！

水国烟乡底顾客们啊！……

只欢迎你们来

逍遥着，偃卧着；

因为你们知道了

你们的义务。

别后

啊！那不速的香吻，

没关心的柔词……

啊！热情献来的一切的贽礼，

当时都大意地抛弃了，

于今却变作记忆底干粮，

来充这旅途底饥饿。

可是，有时同样的馈仪，

当时珍重地接待了，抚宠了；

反在记忆之领土里

刻下了生憎惹厌的痕迹。

啊！谁道不是变幻呢？

顷刻之间，热情与冷淡，

已经百度底乘除了。

谁道不是矛盾呢？

一般的香吻，一样的柔词，

才冷僵了骨髓，

又烧焦了纤维。

恶作剧的疟魔呀！

到底是谁遣你来的？

你在这一隙驹光之间，

竟教我更迭地

作了冰炭底化身！

恶作剧的疟魔哟！

孤雁篇

天涯涕泪一身遥

——杜甫

孤雁

不幸的失群的孤客！

谁教你抛弃了旧侣，

拆散了阵字，

流落到这水国底绝塞，

拼着寸磔的愁肠，

泣诉那无边的酸楚？

啊！从那浮云底密幕里，

迸出这样的哀音；

这样的痛苦！

这样的热情！

孤寂的流落者！

不须叫喊得哟！

你那沉细的音波，

在这大海底惊雷里，

还不值得那涛头上

溅破的一粒浮沤呢！

可怜的孤魂啊！

更不须向天回首了。

天是一个无涯的秘密，

一幅蓝色的谜语，

太难了，不是你能猜破的。

也不须向海低头了。

这辱骂高天的恶汉，

他的咸卤的唾沫

不要渍湿了你的翅膀，

粘滞了你的行程！

流落的孤禽啊！

到底飞往那里去呢？

那太平洋底彼岸，

可知道究竟有些什么？

啊！那里是苍鹰底领土——

那鸷悍的霸王啊！

他的锐利的指爪，

已撕破了自然底面目，

建筑起财力底窝巢。

那里只有铜筋铁骨的机械，

喝醉了弱者底鲜血，

吐出些罪恶底黑烟，

涂污我太空，闭熄了日月，

教你飞来不知方向，

息去又没地藏身啊！

流落的失群者啊！

到底要往那里去？

随阳的鸟啊！

光明底追逐者啊！

不信那腥臊的屠场，

黑黯的烟灶，

竟能吸引你的踪迹！

归来罢，失路的游魂！

归来参加你的伴侣，

补足他们的阵列！

他们正引着颈望你呢。

归来偃卧在霜染的芦林里，

那里有校猎的西风，

将茸毛似的芦花，

铺就了你的床褥

来温暖起你的甜梦。

归来浮游在温柔的港溆里，

那里方是你的浴盆。

归来徘徊在浪舐的平沙上，

趁着溶银的月色，

婆娑着戏弄你的幽影。

归来罢，流落的孤禽！

与其尽在这水国底绝塞，

拼着寸磔的愁肠，

泣诉那无边的酸楚，

不如棹翅回身归去罢！

啊！但是这不由分说的狂飙

挟着我不息地前进；

我脚上又带着了一封信，

我怎能抛却我的使命，

由着我的心性

回身棹翅归去来呢？

太平洋舟中见一明星

鲜艳的明星哪！——

太阴底嫡裔，

月儿同胞的小妹——

你是天仙吐出的玉唾，

溅在天边？

还是鲛人泣出的明珠，

被海涛淘起？

哦！我这被单调的浪声

摇睡了的灵魂，

昏昏睡了这么久，

毕竟被你唤醒了哦，

灿烂的宝灯啊！

我在昏沈[1]的梦中，

你将我唤醒了，

我才知道我已离了故乡，

贬斥在情爱底边徼之外——

飘簸在海涛上的一枚钓饵。

你又唤醒了我的大梦——

梦外包着的一层梦！

生活呀！苍茫的生活呀！

也是波涛险阻的大海哟！

是情人底眼泪底波涛，

是壮士底血液底波涛。

鲜艳的星，光明底结晶啊！

生命之海中底灯塔！

照着我罢！照着我罢！

不要让我碰了礁滩！

不要许我越了航线；

我自要加进我的一勺温泪，

教这泪海更咸；

我自要倾出我的一腔热血，

教这血涛更鲜！

[1]旧同“沉”。——编者注

火柴

这里都是君王底

樱桃艳嘴的小歌童：

有的唱出一颗灿烂的明星，

唱不出的，都拆成两片枯骨。

玄思

在黄昏底沈[1]注默里，

从我这荒凉的脑子里，

常迸出些古怪的思想，

不伦不类的思想；

仿佛从一座古寺前的

尘封雨渍的钟楼里，

飞出一阵猜怯的蝙蝠，

非禽非兽的小怪物。

同野心的蝙蝠一样，

我的思想不肯只爬在地上，

却老在天空里兜圈子，

圆的，扁的，种种的圈子。

我这荒凉的脑子

在黄昏底沈默里，

常迸出些古怪的思想，

仿佛同些蝙蝠一样。

[1]旧同“沉”。——编者

我是一个流囚

我是个年壮力强的流囚，

我不知道我犯的是什么罪。

黄昏时候，

他们把我推出门外了，

幸福底朱扉已向我关上了，

金甲紫面的门神

举起宝剑来逐我；

我只得闯进缜密的黑暗，

犁着我的道路往前走。

忽地一座壮阁底飞檐，

像只大鹏底翅子

插在浮沤密布的天海上：

卍字格的窗棂里

泻出醺人的灯光，黄酒一般地酽；

哀宕淫热的笙歌，

被激愤的檀板催窘了，

螺旋似地锤进我的心房：

我的身子不觉轻去一半，

仿佛在那孔雀屏前跳舞了。

啊快乐——严懔的快乐——

抽出他的讥诮的银刀，

把我刺醒了；

哎呀！我才知道——

我是快乐底罪人，

幸福之宫里逐出的流囚，

怎能在这里随便打溷呢？

走罢！再走上那没尽头的黑道罢！

唉！但是我受伤太厉害；

我的步子渐渐迟重了；

我的鲜红的生命，

渐渐染了脚下的枯草！

我是个年壮力强的流囚，

我不知道我犯的是什么罪。

寄怀实秋

泪绳捆住的红烛

已被海风吹熄了；

跟着有一缕犹疑的轻烟，

左顾右盼，

不知往那里去好。

啊！解体的灵魂哟！

失路底悲哀哟！

在黑暗底严城里，

恐怖方施行他的高压政策：

诗人底尸肉在那里仓皇着，

仿佛一只丧家之犬呢。

莲蕊间酣睡着的恋人啊！

不要灭了你的纱灯：

几时珠箔银绦飘着过来，

可要借给我点燃我的残烛，

好在这阴城里面，

为我照出一条道路。烛又点燃了，

那时我便作个自然的流萤，

在深更底风露里，

还可以逍遥流荡着，

直到黎明！

莲蕊间酣睡着的骚人啊！

小心那成群打围的飞蛾，

不要灭了你的纱灯哦！

晴朝

一个迟笨的晴朝，

比年还现长得多，

像条懒洋洋的冻蛇，

从我的窗前爬过。

一阵淡青的烟云

偷着跨进了街心……

对面的一带朱楼

忽都被他咒入梦境。

栗色汽车像匹骄马

休息在老绿阴中，

瞅着他自身的黑影，

连动也不动一动。

傲霜的老健的榆树

伸出一只粗胳膊，

拿在窗前底日光里，

翻金弄绿，不奈乐何。

除外了一个黑人

薙草，刮刮地响声渐远，

再没有一息声音——

和平布满了大自然，

和平蜷伏在人人心里；

但是在我的心内

若果也有和平底形迹，

那是一种和平底悲哀。

地球平稳地转着，

一切的都向朝日微笑；

我也不是不会笑，

泪珠儿却先滚出来了。

皎皎的白日啊！

将照遍了朱楼底四面；

永远照不进的是——

游子底漆黑的心窝坎：

一个厌病的晴朝，

比年还过得慢，

像条负创的伤蛇，

爬过了我的窗前。

记忆

记忆渍起苦恼的黑泪，

在生活底纸上写满蝇头细字；

生活底纸可以撕成碎片，

记忆底笔迹永无磨灭之时。

啊！友谊底悲剧，希望底挽歌，

情热底战史，罪恶底供状——

啊！不堪卒读底文词哦！

是记忆底亲手笔，悲哀的旧文章！

请弃绝了我罢，拯救了我罢！

智慧哟！钩引记忆底奸细！

若求忘却那悲哀的文章，

除非要你赦脱了你我的关系！

太阳吟

太阳啊，刺得我心痛的太阳！

又逼走了游子底一出还乡梦，

又加他十二个时辰底九曲回肠！

太阳啊，火一样烧着的太阳！

烘干了小草尖头底露水，

可烘得干游子底冷泪盈眶？

太阳啊，六龙骖驾的太阳！

省得我受这一天天底缓刑，

就把五年当一天跪完那又何妨？

太阳啊——神速的金鸟——太阳！

让我骑着你每日绕行地球一周，

也便能天天望见一次家乡！

太阳啊，楼角新升的太阳！

不是刚从我们东方来的吗？

我的家乡此刻可都依然无恙？

太阳啊，我家乡来的太阳！

北京城里底官柳裹上一身秋了罢？

唉！我也憔悴的同深秋一样！

太阳啊，奔波不息的太阳！

你也好像无家可归似的呢。

啊！你我的身世一样地不堪设想！

太阳啊，自强不息的太阳！

大宇宙许就是你的家乡罢。

可能指示我我底家乡底方向？

太阳啊，这不像我的山川，太阳！

这里的风云另带一般颜色，

这里鸟儿唱的调子格外凄凉。

太阳啊，生活之火底太阳！

但是谁不知你是球东半底情热，

同时又是球西半底智光？

太阳啊，也是我家乡底太阳！

此刻我回不了我往日的家乡，

便认你为家乡也还得失相偿。

太阳啊，慈光普照的太阳！

往后我看见你时，就当回家一次；

我的家乡不在地下乃在天上！

忆菊

（重阳前一日作）

插在长颈的虾青瓷的瓶里，

六方的水晶瓶里的菊花，

钻在紫藤仙姑篮里的菊花；

守着酒壶的菊花，

陪着螯盏的菊花；

未放，将放，半放，盛放的菊花。

镶着金边的绛色的鸡爪菊；

粉红色的碎瓣的绣球菊！

懒慵慵的江西腊哟；

倒挂着一饼蜂窠似的黄心，

仿佛是朵紫的向日葵呢。

长瓣抱心，密瓣平顶的菊花；

柔艳的尖瓣钻蕊的白菊

如同美人底拳着的手爪，

拳心里攫着一撮儿金粟。

檐前，阶下，篱畔，圃心底菊花：

霭霭的淡烟笼着的菊花，

丝丝的疏雨洗着的菊花，——

金底黄，玉底白，春酿底绿，秋山底紫，

……

剪秋萝似的小红菊花儿；

从鹅绒到古铜色的黄菊；

带紫茎的微绿色的“真菊”

是些小小的玉管儿缀成的，

为的是好让小花神儿

夜里偷去当了笙儿吹着。

大似牡丹的菊王到底奢豪些，

他的枣红色的瓣儿，铠甲似的，

张张都装上银白的里子了；

星星似的小菊花蕾儿

还拥着褐色的萼被睡着觉呢。

啊！自然美底总收成啊！

我们祖国之秋底杰作啊！

啊！东方底花，骚人逸士底花呀！

那东方底诗魂陶元亮

不是你的灵魂底化身罢？

那祖国底登高饮酒的重九

不又是你诞生底吉辰吗？

你不像这里的热欲的蔷薇，

那微贱的紫萝兰更比不上你。

你是有历史，有风俗的花。

啊！四千年的华胄底名花呀！

你有高超的历史，你有逸雅的风俗！

啊！诗人底花呀！我想起你，

我的心也开成顷刻之花，

灿烂的如同你的一样；

我想起你同我的家乡，

我们的庄严灿烂的祖国，

我的希望之花又开得同你一样。

习习的秋风啊！吹着，吹着！

我要赞美我祖国底花！

我要赞美我如花的祖国！

请将我的字吹成一簇鲜花，

金底黄，玉底白，春酿底绿，秋山底紫，

……

然后又统统吹散，吹得落英缤纷，

弥漫了高天，铺遍了大地！

秋风啊！习习的秋风啊！

我要赞美我祖国底花！

我要赞美我如花的祖国！

秋色

——芝加哥洁阁森公园里

诗情也似并刀快，

剪得秋光入卷来。

——陆游

紫得像葡萄似的涧水

翻起了一层层金色的鲤鱼鳞。

几片剪形的枫叶，

仿佛朱砂色的燕子，

颠斜地在水面上

旋着，掠着，翻着，低昂着……

肥厚得熊掌似的

棕黄色的大橡叶，

在绿茵上狼藉着。

松鼠们张张慌慌地

在叶间爬出爬进，

搜猎着他们来冬底粮食。

成了年的栗叶

向西风抱怨了一夜，

终于得了自由，

红着干燥的脸儿，

笑嘻嘻地辞了故枝。

白鸽子，花鸽子，

红眼的银灰色的鸽子，

乌鸦似的黑鸽子，

背上闪着紫的绿的金光——

倦飞的众鸽子在阶下集齐了，

都将喙子插在翅膀里，

寂静悄静地打盹了。

水似的空气泛滥了宇宙；

三五个活泼泼的小孩，

（披着橘红的黄的黑的毛绒衫）

在丁香丛里穿着，

好像戏着浮萍的金鱼儿呢。

是黄浦江上林立的帆樯？

这数不清的削瘦的白杨

只竖在石青的天空里发呆。

倜傥的绿杨像位豪贵的公子，

裹着件平金的绣蟒，

一只手叉着腰身，

照着心烦的碧玉池，

玩媚着自身的模样儿。

凭在十二曲的水晶栏上，

晨曦瞰着世界微笑了，

笑出金子来了——

黄金笑在槐树上，

赤金笑在橡树上，

白金笑在白松皮上。

哦，这些树不是树了！

是些绚缦的祥云——

琥珀的云，玛瑙的云，

灵风扇着，旭日射着的云。

哦！这些树不是树了，

是百宝玲珑的祥云。

哦，这些树不是树了，

是紫禁城里的宫阙——

黄的琉璃瓦，

绿的琉璃瓦；

楼上起楼，阁外架阁……

小鸟唱着银声的歌儿，

是殿角的风铃底共鸣。

哦！这些树不是树了，

是金碧辉煌的帝京。

啊！斑斓的秋树啊！

陵阳公样的瑞锦，

土耳基底地毡，

Notre Dame[1]底蔷薇窗，

Fra Angelico[2]底天使画，

都不及你这色彩鲜明哦！

啊！斑斓的秋树啊！

我羡煞你们这浪漫的世界，

这波希米亚的生活！

我羡煞你们的色彩！

哦！我要请天孙织件锦袍，

给我穿着你的色彩！

我要从葡萄，橘子，高粱……里

把你榨出来，喝着你的色彩！

我要借义山济慈底诗

唱着你的色彩！

在蒲寄尼底La Boheme[3]里，

在七宝烧的博山炉里，

我还要听着你的色彩，

嗅着你的色彩！

哦！我要过这个色彩的生活，

和这斑斓的秋树一般！

[1]巴黎圣母院。——编者注

[2]弗拉·安吉利科（1387—1455），意大利画家。——编者注

[3]意大利歌剧《波希米亚人》。蒲寄尼，今译普契尼（Giacomo Puccini）。——编者注

秋深了

秋深了，人病了。

人敌不住秋了；

镇日拥着件大氅，

像只煨灶的猫，

蜷在摇椅上摇……摇……摇……

想着祖国，

想着家庭，

想着母校，

想着故人，

想着不胜想，不堪想的胜境良朝。

春底荣华逝了，

夏底荣华逝了；

秋在对面嵌白框窗子的

金字塔似的木板房子檐下，

抱着香黄色的破头帕，

追想春夏已逝的荣华；

想的伤心时，

飒飒地洒下几点黄金泪。

啊！秋是追想底时期！

秋是堕泪底时期！

秋之末日

和西风酗了一夜的酒，

醉得颠头跌脑，

洒了金子扯了锦绣，

还呼呼地吼个不休。

奢豪的秋，自然底浪子哦！

春夏辛苦了半年，

能有多少的积蓄，

来供你这般地挥霍呢？

如今该要破产了罢！

废园

一只落魄的蜜蜂，

像个沿门托钵的病僧，

游到被秋雨踢倒了的

一堆烂纸似的鸡冠花上，

闻了一闻，马上飞走了。

啊！零落底悲哀哟！

是蜂底悲哀？是花底悲哀？

小溪

铅灰色的树影，

是一长篇恶梦，

横压在昏睡着的

小溪底胸膛上。

小溪挣扎着，挣扎着……

似乎毫无一点影响。

稚松

他在夕阳底红纱灯笼下站着，

他扭着颈子望着你，

他散开了藏着金色圆眼的，

海绿色的花翎——一层层的花翎。

他像是金谷园里的

一只开屏的孔雀罢？

烂果

我的肉早被黑虫子咬烂了。

我睡在冷辣的青苔上，

索性让烂的越加烂了，

只等烂穿了我的核甲，

烂破了我的监牢，

我的幽闭的灵魂

便穿着豆绿的背心，

笑迷迷地要跳出来了！

色彩

生命是张没价值的白纸，

自从绿给了我发展，

红给了我情热，

黄教我以忠义，

蓝教我以高洁，

粉红赐我以希望，

灰白赠我以悲哀；

再完成这帧彩图，

黑还要加我以死。

从此以后，

我便溺爱于我的生命，

因为我爱他的色彩。

梦者

假如那绿晶晶的鬼火

是墓中人底

梦里迸出的星光，

那我也不怕死了！

红豆篇

此物最相思

——王维

红豆

一

红豆似的相思啊！

一粒粒的

坠进生命底磁[1]坛里了……

听他跳激底音声，

这般凄楚！

这般清切！

二

相思着了火，

有泪雨洒着，

还烧得好一点；

最难禁的，

是突如其来，

赶不及哭的干相思。

三

意识在时间底路上旅行：

每逢插起一杆红旗之处，

那便是——

相思设下的关卡，

挡住行人，

勒索路捐的。

四

袅袅的篆烟啊！

是古丽的文章，

淡写相思底诗句。

五

比方有一屑月光，

偷来匍匐在你枕上，

刺着你的倦眼，

撩得你镇夜不着，

你讨厌他不？

那么这样便是相思了！

六

相思是不作声的蚊子，

偷偷地咬了一口，

陡然痛了一下，

以后便是一阵底奇痒。

七

我的心是个没设防的空城，

半夜里忽被相思袭击了，

我的心旌

只是一片倒降；

我只盼望——

他恣情屠烧一回就去了；

谁知他竟永远占据着，

建设起宫墙来了呢？

八

有两样东西，

我总想撇开，

却又总舍不得：

我的生命，

同为了爱人儿的相思。

九

爱人啊！

将我作经线，

你作纬线，

命运织就了我们的婚姻之锦；

但是一帧回文锦哦！

横看是相思，

直看是相思，

顺看是相思，

倒看是相思，

斜看正看都是相思，

怎样看也看不出团二字。

一〇

我俩是一体了！

我们的结合，

至少也和地球一般圆满。

但你是东半球，

我是西半球，

我们又自己放着眼泪，

做成了这苍莽的太平洋，

隔断了我们自己。

一一

相思枕上的长夜，

怎样的厌厌难尽啊！

但这才是岁岁年年中之一夜，

大海里的一个波涛。

爱人啊！

叫我又怎样泅过这时间之海？

一二

我们有一天

相见接吻时，

若是我没小心，

掉出一滴苦泪，

渍痛了你的粉颊，

你可不要惊讶！

那里有多少年底

生了锈的情热底成分啊！

一三

我到底是个男子！

我们将来见面时，

我能对你哭完了，

马上又对你笑。

你却不必如此；

你可以仰面望着我，

像一朵湿蔷薇，

在雾后的斜阳里，

慢慢儿晒干你的眼泪。

一四

我把这些诗寄给你了，

这些字你若不全认识，

那也不要紧。

你可以用手指

轻轻摩着他们，

像医生按着病人的脉，

你许可以试出

他们紧张地跳着，

同你心跳底节奏一般。

一五

古怪的爱人儿啊！

我梦时看见的你

是背面的。

一六

在雪黯风骄的严冬里，

忽然出了一颗红日；

在心灰意冷的情绪里，

忽然起了一阵相思——

这都是我没料定的。

一七

讨诗债的债主

果然回来了！

我先不妨

倾了我的家资还着。

到底实在还不清了，

再剜出我的心头肉，

同心一起付给他罢。

一八

我昼夜唱着相思底歌儿。

他们说我唱得形容憔悴了，

我将浪费了我的生命。

相思啊！

我颂了你吗？

我是吐尽明丝的蚕儿，

死是我的休息；

我诅了你吗？

我是吐出毒剑底蜂儿，

死是我的刑罚。

一九

我是只惊弓的断雁，

我的嘴要叫着你，

又要衔着芦苇，

保障着我的生命。

我真狼狈哟！

二〇

扑不灭的相思，

莫非是生命之原上底野烧？

株株小草底绿意，

都要被他烧焦了啊！

二一

深夜若是一口池塘，

这飘在他的黛漪上的

淡白的小菱花儿，

便是相思底花儿了，

哦！他结成青的，血青的，

有尖角的果子了！

二二

我们的春又回来了，

我搜尽我的诗句，

忙写着红纸的宜春帖。

我也不妨就便写张

“百无禁忌”。

从此我若失错触了忌讳，

我们都不必介意罢！

二三

我们是两片浮萍：

从我们聚散底速率，

同距离底远度，

可以看出风儿底缓急，

浪儿底大小。

二四

我们是鞭丝抽拢的伙伴，

我们是鞭丝抽散的离侣。

万能的鞭丝啊！

叫我们赞颂吗？

还是诅咒呢？

二五

我们弱者是鱼肉；

我们曾被求福者

重看了盛在笾豆里，

供在礼教底龛前。

我们多么荣耀啊！

二六

你明白了吗？

我们与照着客们吃喜酒的

一对红蜡烛；

我们站在桌子底

两斜对角上，

悄悄地烧着我们的生命，

给他们凑热闹。

他们吃完了，

我们的生命也烧尽了。

二七

若是我的话

讲得太多，

讲到末尾，

便胡讲一阵了，

请你只当我灶上的烟囱：

口里虽勃勃地吐着黑灰，

心里依旧是红热的。

二八

这算他圆满底三绝罢！——

莲子，

泪珠儿，

我们的婚姻。

二九

这一滴红泪：

不是别后的清愁，

却是聚前的炎痛。

三〇

他们削破了我的皮肉，

冒着险将伊的枝儿

强蛮地插在我的茎上。

如今我虽带着瘿肿的疤痕，

却开出从来没开过的花儿了。

他们是怎样狠心的聪明啊！

但每回我瞟出看花的人们

上下抛着眼珠儿，

打量着我的茎儿时，

我的脸就红了！

三一

哦，脑子啊！

刻着虫书鸟篆的

一块妖魔的石头，

是我的佩刀底砺石，

也是我爱河里的礁石，

爱人儿啊！

这又是我俩之间的界石！

三二

幽冷的星儿啊！

这般零乱的一团！

爱人儿啊！

我们的命运，

都摆布在这里了！

三三

冬天底长夜，

好不容易等到天明了，

还是一块冷冰冰的，

铅灰色的天宇，

那里看得见太阳呢？

爱人啊！哭罢！哭罢！

这便是我们的将来哟！

三四

我是狂怒的海神，

你是被我捕着的一叶轻舟。

我的情潮一起一落之间，

我笑着看你颠簸；

我的千百个涛头

用白晃晃的锯齿咬你，

把你咬碎了，

便和樯带舵吞了下去。

三五

夜鹰号咷地叫着；

北风拍着门环，

撕着窗纸，

撞着墙壁，

掀着屋瓦，

非闯进来不可。

红烛只不息地淌着血泪，

凝成大堆赤色的石钟乳，

爱人啊！你在那里？

快来剪去那乌云似的烛花，

快窝着你的素手

遮护着这抖颤的烛焰！

爱人啊！你在那里？

三六

当我告诉你们：

我曾在玉箫牙板，

一派悠扬的细乐里，

亲手掀起了伊的红盖帕；

我曾著着银烛，

一壁撷着伊的凤钗，

一壁在伊耳边问道：

“认得我吗？”

朋友们啊！

当你们听我讲这些故事时，

我又在你们的笑容里，

认出了你们私心的艳羡。

三七

这比我的新人，

谁个温柔？

从炉面镂空的双喜字间，

吐出了一线蜿蜒的香篆。

三八

你午睡醒来，

脸上印着红凹的簟纹，

怕是链子锁着的

梦魂儿罢？

我吻着你的香腮，

便吻着你的梦儿了。

三九

我若替伊画像，

我不许一点人工产物

污秽了伊的玉体。

我并不是用画家底肉眼，

在一套曲线里看伊的美；

但我要描出我常梦看的伊——

一个通灵澈洁的裸体的天使！

所以为免除误会起见，

我还要叫伊这两肩上

生出一双翅膀来。

若有人还不明白，

便把伊错认作一只彩凤，

那倒没什么不可。

四〇

假如黄昏时分，

忽来了一阵雷电交加的风暴，

不须怕得呀，爱人！

我将紧拉着你的手，

到窗口并肩坐下，

我们一句话也不要讲，

我们只凝视着

我们自己的爱力

在天边碰着，

碰出金箭似的光芒，

炫瞎我们自己的眼睛。

四一

有酸的，有甜的，有苦的，有辣的。

豆子都是红色的，

味道却不同了。

辣的先让礼教尝尝！

苦的我们分着囫囵地吞下。

酸的酸得像梅子一般，

不妨细嚼着止止我们的渴。

甜的呢！

啊！甜的红豆都分送给邻家作种子罢！

四二

我唱过了各样的歌儿，

单单忘记了你。

但我的歌儿该当越唱越新，越美。

这些最后唱的最美的歌儿，

一字一颗明珠，

一字一颗热泪，

我的皇后啊！

这些算了我赎罪底菲仪，

这些我跪着捧献给你。

[1]现为“瓷”。——编者注

可爱的中国

这是一间囚室。

这间囚室，四壁都用白纸裱糊过，虽过时已久，裱纸变了黯黄色，有几处漏雨的地方，并起了大块的黑色斑点；但有日光照射进来，或是强光的电灯亮了，这室内仍显得洁白耀目。对天空开了两道玻璃窗，光线空气都不算坏。对准窗子，在室中靠石壁放着一张黑漆色长方书桌，桌上摆了几本厚书和墨盒茶盅。桌边放着一把锯短了脚的矮竹椅；接着竹椅背后，就是一张铁床；床上铺着灰色军毯，一床粗布棉被，折叠了三层，整齐的摆在床的里沿。在这室的里面一角，有一只未漆的未盖的白木箱摆着，木箱里另有一只马桶躲藏在里面，日夜张开着口，承受这室内囚人每日排泄下来的秽物。在白木箱前面的靠壁处，放着一只蓝磁的痰盂，它像与马桶比赛似的，也是日夜张开着口，承受室内囚人吐出来的痰涕与丢下去的橘皮蔗渣和纸屑。骤然跑进这间房来，若不是看到那只刺目的很不雅观的白方木箱，以及坐在桌边那个钉着铁镣一望而知为囚人的祥松[1]，或者你会认为这不是一间囚室，而是一间书室了。

的确，就是关在这室内的祥松，也认为比他十年前在省城读书时所住的学舍的房间要好一些。

这是看守所优待号的一间房。这看守所分为两部，一部是优待号，一部是普通号。优待号是优待那些在政治上有地位或是有资产的人们。他们因各种原因，犯了各种的罪，也要受到法律上的处罚；而他们平日过的生活以及他们的身体，都是不能耐住那普通号一样的待遇；把他们也关到普通号里去，不要一天两天，说不定都要生病或生病而死，那是万要不得之事。故特辟优待号让他们住着，无非是期望着他们趁早悔改的意思。所以与其说优待号是监狱，或者不如说是休养所较为恰切些，不过是不能自由出入罢了。比较那潮湿污秽的普通号来，那是大大的不同。在普通号吃苦生病的囚人，突然看到优待号的清洁宽敞，心里总不免要发生一个是天堂，一个是天狱之感。

因为祥松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犯，官厅为着要迅速改变他原来的主义信仰，才将他从普通号搬到优待号来。

祥松前在普通号，有三个同伴同住，谈谈讲讲，也颇觉容易过日。现在是孤零一人，镇日坐在这囚室内，未免深感寂寞了。他不会抽烟，也不会喝酒，想借烟来散闷，酒来解愁，也是做不到的。而能使他忘怀一切的，只是读书。他从同号的难友处借了不少的书来，他原是爱读书的人，一有足够的书给他读读看看，就是他脚上钉着的十斤重的铁镣也不觉得它怎样沉重压脚了。尤其在现在，书好像是医生手里止痛的吗啡针，他一看起书来，看到津津有味处，把他精神上的愁闷与肉体上的苦痛，都麻痹地忘却了。

到底他的脑力有限，接连看了几个钟头的书，头就会一阵一阵的胀痛起来，他将一双肘节放在桌上，用两掌抱住胀痛的头，还是照原看下去，一面咬紧牙关自语："尽你痛！痛！再痛！脑溢血，晕死去罢！"直到脑痛十分厉害，不能再耐的时候，他才丢下书本，在桌边站立起来。或是向铁床上一倒，四肢摊开伸直，闭上眼睛养养神；或是在室内从里面走到外面，又从外面走到里面的踱着步；再或者站在窗口望着窗外那么一小块沉闷的雨天出神；也顺便望望围墙外那株一半枯枝，一半绿叶的柳树。他一看到那一簇浓绿的柳叶，他就猜想出遍大地的树木，大概都在和暖的春风吹嘘中，长出艳绿的嫩叶来了——他从这里似乎得到一点儿春意。

他每天都是这般不变样地生活着。

今天在换班的看守兵推开门来望望他——换班交代最重要的一个囚人——的时候，却看到祥松没有看书，也没有踱步，他坐在桌边，用左手撑住头，右手执着笔在纸上边写边想。祥松今天似乎有点什么感触，要把它写出来。他在写些什么呢？啊！他在写着一封给朋友们的信。

亲爱的朋友们：

我终于被俘入狱了。

关于我被俘入狱的情形，你们在报纸上可以看到，知道大概，我不必说了。我在被俘以

后，经过绳子的绑缚，经过钉上粗重的脚镣，经过无数次的拍照，

经过装甲车的押解，经过

几次群众会上活的示众，以至关入笼子里，这些都象放电影一般，一幕一幕的过去！我不愿再去回忆那些过去了的事情，回忆，只能增加我不堪的羞愧和苦恼！我也不愿将我在狱中的生活告诉你们。朋友，无论谁入了狱，都得感到愁苦和屈辱，我当然更甚，所以不能告诉你们一点什么好的新闻。我今天想告诉你们的却是另外一个比较紧要的问题，即是关于爱护中国，拯救中国的问题，你们或者高兴听一听我讲这个问题罢。

我自入狱后，有许多人来看我；他们为什么来看我，大概是怀着到动物园里去看一只新奇的动物一样的好奇心罢？他们背后怎样评论我，我不能知道，而且也不必一定要知道。就他们当面对我讲的话，他们都承认我是一个革命者；不过他们认为我只顾到工农阶级的利益，忽视了民族的利益，好像我并不是热心爱中国爱民族的人。朋友，这是真实的话吗？工农阶级的利益，会是与民族的利益冲突吗？不，绝不是的，真正为工农阶级谋解放的人，才正是为民族谋解放的人，说我不爱中国不爱民族，那简直是对我一个天大的冤枉了。

我很小的时候，在乡村私塾中读书，无知无识，不知道什么是帝国主义，也不知道帝国主义如何侵略中国，自然，不知道爱国为何事。以后进了高等小学读书，知识渐开，渐渐懂得爱护中国的道理。一九一八年爱国运动波及到我们高小时，我们学生也开起大会来了。

在会场中，我们几百个小学生，都怀着一肚子的愤恨，一方面痛恨日本帝国主义无餍的侵略，另一方面更痛恨曹、章[2]等卖国贼的狗肺狼心！就是那些年青的教师们（年老的教师们，对于爱国运动，表示不甚关心的样子），也和学生一样，十分激愤。宣布开会之后，一个青年教师跑上讲堂，将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一条一条地边念边讲。他的声音由低而高，渐渐地吼叫起来，脸色涨红，渐而发青，颈子胀大得像要爆炸的样子，满头的汗珠子，满嘴唇的白沫，拳头在讲桌上捶得碰碰响。听讲的我们，在这位教师如此激昂慷慨的鼓动之下，那一个不是鼓起嘴巴，睁大着眼睛——每对透亮的小眼睛，都是红红的像要冒出火来；有几个学生竟流泪哭起来了。朋友，确实的，在这个时候，如果真有一个日本强盗或是曹、章等卖国贼的那一个站在我们的面前，那怕不会被我们一下打成肉饼！会中，通过抵制日货，先要将各人身边的日货销毁去，再进行检查商店的日货，并出发对民众讲演，唤起他们来爱国。会散之后，各寝室内扯抽屉声，开箱笼声，响得很热

闹，大家都在急忙忙地清查日货呢。

“这是日货，打了去！”一个玻璃瓶的日本牙粉扔出来了，扔在阶石上，立即打碎了，

淡红色的牙粉，飞洒满地。

“这也是日货，踩了去！”一只日货的洋磁脸盆，被一个学生倒仆在地上，猛地几脚踩凹下去，磁片一片片地剥落下来，一脚踢出，磁盆就像含冤无诉地滚到墙角里去了。

“你们大家看看，这床席子大概不是日本货吧？”一个学生双手捧着一床东洋席子，表现很不能舍去的样子。

大家走上去一看，看见席头上印了“日本制造”四个字，立刻同声叫起来：“你的眼睛瞎了，不认得字？你舍不得这床席子，想做亡国奴！？”不由分说，大家伸

出手来一撕，那床东洋席，就被撕成碎条了。

我本是一个苦学生，从乡间跑到城市里来读书，所带的铺盖用品都是土里土气的，好不容易弄到几个钱来，买了日本牙刷，金刚石牙粉，东洋脸盆，并也有一床东洋席子。我明知销毁这些东西，以后就难得钱再买，但我为爱国心所激动，也就毫无顾惜地销毁了。我并向同学们宣言，以后生病，就是会病死了，也决不买日本的仁丹和清快丸。

从此以后，在我幼稚的脑筋中，作了不少的可笑的幻梦：我想在高小毕业后，即去投考陆军学校，以后一级一级的升上去，带几千兵或几万兵，打到日本去，踏平三岛！我又想，在高小毕业后，就去从事实业，苦做苦积，那怕不会积到几百万几千万的家私，一齐拿出来，练海陆军，去打东洋。读西洋史，一心想做拿破仑；读中国史，一心又想做岳武穆。这些混杂不清的思想，现在讲出来，是会惹人笑痛肚皮！但在当时我却认为这些思想是了不起的真理，愈想愈觉得津津有味，有时竟想到几夜失眠。

一个青年学生的爱国，真有如一个青年姑娘初恋时那样的真纯入迷。

朋友，你们知道吗？我在高小毕业后，既未去投考陆军学校，也未从事什么实业，我却

到N城[3]来读书了。N城到底是省城，比县城大不相同。在N城，我看到了许多洋人，遇到

了许多难堪的事情，我讲一两件给你们听，可以吗？

只要你到街上去走一转，你就可以碰着几个洋人。当然我们并不是排外主义者，洋人之中，有不少有学问有道德的人，他们同情于中国民族的解放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和侵略，他们是我们的朋友。只是那些到中国来赚钱，来享福，来散播精神的鸦片——传教的洋人，却是有十分的可恶的。他们自认为文明人，认我们为野蛮人，他们是优种，我们却是劣种；他们昂头阔步，带着一种藐视中国人、不屑与中国人为伍的神气，总引起我心里的愤愤不平。我常想："中国人真是一个劣等民族吗？真该受他们的藐视吗？我不服的，决不服的。"

有一天，我在街上低头走着，忽听得"站开！站开！"的喝道声。我抬头一望，就看到四个绿衣邮差，提着四个长方扁灯笼，灯笼上写着："邮政管理局长"几个红扁字，四人成双行走，向前喝道；接着是四个徒手的绿衣邮差；接着是一顶绿衣大轿，四个绿衣轿夫抬着；轿的两旁，各有两个绿衣邮差扶住轿杠护着走；轿后又是四个绿衣邮差跟着。我再低头向轿内一望，轿内危坐着一个碧眼黄发高鼻子的洋人，口里衔着一枝大雪茄，脸上露出十足的傲

慢自得的表情。"啊！好威风呀！"我不禁脱口说出这一句。邮政并不是什么深奥巧妙的事情，难道一定要洋人才办得好吗？中国的邮政，为什么要给外人管理去呢？

随后，我到K埠[4]读书，情形更不同了。在K埠有了所谓租界上，我们简直不能乱动一下，否则就要遭打或捉。在中国的地方，建起外人的租界，服从外人的统治，这种现象不会有点使我难受吗？

有时，我站在江边望望，就看见很多外国兵舰和轮船在长江内行驶和停泊，中国的内河，也容许外国兵舰和轮船自由行驶吗？中国有兵舰和轮船在外国内河行驶吗？如果没有的话，外国人不是明白白欺负中国吗？中国人难道就能够低下头来活受他们的欺负不成？！

就在我读书的教会学校里，他们口口声声传那“平等博爱”的基督教；同是教员，又同是基督信徒，照理总应该平等待遇；但西人教员，都是二三百元一月的薪水，中国教员只有几十元一月的薪水；教国文的更可怜，简直不如去讨饭，他们只有二十余元一月的薪水。朋友，基督国里，就是如此平等法吗？难道西人就真是上帝宠爱的骄子，中国人就真是上帝抛弃的下流的瘪三？！

朋友，想想看，只要你不是一个断了气的死人，或是一个甘心亡国的懦夫，天天碰着这些恼人的问题，谁能按下你不挺身而起，为积弱的中国奋斗呢？何况我正是一个血性自负的青年！

朋友，我因无钱读书，就漂流到吸尽中国血液的唧筒[5]——上海来了。最使我难堪的，是我在上海游法国公园的那一次。我去上海原是梦想着找个半工半读的事情做做，那知上海是人浮于事，找事难于登天，跑了几处，都毫无头绪，正在纳闷着，有几个穷朋友，邀我去游法国公园散散闷。一走到公园门口就看到一块刺目的牌子，牌子上写着“华人与狗不准进园”几个字。这几个字射入我的眼中时，全身突然一阵烧热，脸上都烧红了。这是我感觉着从来没有受过的耻辱！在中国的上海地方让他们造公园来，反而禁止华人入园，反而将华人与狗并列。这样无理的侮辱华人，岂是所谓“文明国”的人们所应做出来的吗？华人在这世界上还有立足的余地吗？还能生存下去吗？我想至此也无心游园了，拔起脚就转回自己的寓所了。

朋友，我后来听说因为许多爱国文学家著文的攻击，那块侮辱华人的牌子已经取去了。真的取去了没有？还没有取去？朋友，我们要知道，无论这块牌子取去或没有取去，那些以主子自居的混蛋的洋人，以畜生看待华人的观念，是至今没有改变的。

朋友，在上海最好是埋头躲在鸽子笼里不出去，倒还可以静一静心！如果你喜欢向外跑，喜欢在“国中之国”的租界上去转转，那你不仅可以遇着“华人与狗”一类的难堪的事情，你到处可以看到高傲的洋大人的手杖，在黄包车夫和苦力的身上飞舞；到处可以看到饮得烂醉的水兵，沿街寻人殴打；到处可以看到巡捕手上的哭丧棒，不时在那些不幸的人们身上乱揍；假若你再走到所谓“西牢”旁边听一听，你定可以听到从里面传出来的包探捕头拳打脚踢毒刑毕用之下的同胞们一声声呼痛的哀音，这是他们利用治外法权来惩治反抗他们的志士！半殖民地民众悲惨的命运呵！中国民族悲惨的命运呵！

朋友，我在上海混不出什么名堂，仍转回K省[6]来了。

我搭上一只J国[7]轮船。在上船之前，送行的朋友告诉我在J国轮船，确要小心谨慎，否则船上人不讲理的。我将他们的忠告，谨记在心。我在狭小拥挤、汗臭屁臭、蒸热闷人的统舱里，买了一个铺位。朋友，你们是知道的，那时，我已患着很厉害的肺病，这统舱里的空

气，是极不适宜于我的；但是，一个贫苦学生，能够买起一张统舱票，能够在统舱里占上一个铺位，已经就算是很幸事了。我躺在铺位上，头在发昏晕！等查票人过去了，正要昏迷迷的睡去，忽听到从货舱里发出可怕的打人声及喊救声。我立起身来问茶房什么事，茶房说，不要去理它，还不是打那些不买票的穷蛋。我不听茶房的话，拖着鞋向那货舱走去，想一看究竟。我走到货舱门口，就看见有三个衣服褴褛的人，在那堆叠着的白糖包上蹲伏着。一个是兵士，二十多岁，身体健壮，穿着一件旧军服。一个象工人模样，四十余岁，很瘦，似有暗病。另一个是个二十余岁的妇人，面色粗黑，头上扎一块青布包头，似是从乡下逃荒出来的样子。三人都用手抱住头，生怕头挨到鞭子，好像手上挨几下并不要紧的样子。三人的身体，都在战栗着。他们都在极力将身体紧缩着，好像想缩小成一小团子或一小点子，那鞭子就打不着那一处了。三人挤在一个舱角里，看他们的眼睛，偷偷地东张西张的神气，似乎他们在希望着就在屁股底下能够找出一个洞来，以便躲进去避一避这无情的鞭打，如果真有一个洞，就是洞内满是屎尿，我想他们也是会钻进去的。在他们对面，站着七个人，靠后一点，站着一个较矮的穿西装的人，身本肥胖的很，肚皮膨大，满脸油光，鼻孔下蓄了一小绺短须。两手叉在裤袋里，脸上浮露一种毒恶的微笑，一望就知道他是这场鞭打的指挥者。其余六个人，都是水手茶房的模样，手里拿着藤条或竹片，听取指挥者的话，在鞭打那三个未买票偷乘船的人们。

“还要打！谁叫你不买票！”那肥人说。

他话尚未说断，那六个人手里的藤条和竹片，就一齐打下。“还要打！”肥人又说。藤条

竹片又是一齐打下。每次打下去，接着藤条竹片的着肉声，就是一阵“痛哟！”令人酸鼻的

哀叫！这种哀叫，并不能感动那肥人和几个打手的慈心，他们反而哈哈的笑起来了。

“叫得好听，有趣，多打几下！”那肥人在笑后命令地说。

那藤条和竹片，就不分下数的打下，“痛哟！痛哟！饶命呵！”的哀叫声，就更加尖锐刺耳了！

“停住！去拿绳子来！”那肥人说。

那几个打手，好像耍熟了把戏的猴子一样，只听到这句话，就晓得要做什么。马上就有

一个跑去拿了一捆中粗绳子来。

“将他绑起来，抛到江里去喂鱼！”肥人指着那个兵士说。

那些打手一齐上前，七手八脚的将那兵士从糖包上拖下来，按倒在舱面上，绑手的绑手，

绑脚的绑脚，一刻儿就把那兵士绑起来了。绳子很长，除缚结外，还各有一长段拖着。

那兵士似乎入于昏迷状态了。

那工人和那妇人还是用双手抱住头，蹲在糖包上发抖战，那妇人的嘴唇都吓得变成紫黑色了。

船上的乘客，来看发生什么事体的，渐来渐多，货舱门口都站满了，大家脸上似乎都有一点不平服的表情。

那兵士渐渐的清醒过来，用不大的声音抗议似的说：

“我只是无钱买船票，我没有死罪！”

拍的一声，兵士的面上挨了一巨掌！这是打手中一个很高大的人打的。他吼道：“你还

讲什么？像你这样的狗东西，别说死一个，死十个百个又算什么！”

于是他们将他搬到舱沿边，先将他手上和脚上两条拖着的绳子，缚

在船沿的铁栏干上，然后将他抬过栏干向江内吊下去。人并没有浸入水内，离水面还有一尺多高，只是仰吊在那里。被轮船激起的江水溅沫，急雨般打到他面上来。

那兵士手脚被吊得彻心彻骨的痛，大声哀叫。

那几个魔鬼似的人们，听到了哀叫，只是“好玩！好玩”的叫着跳着作乐。

约莫吊了五六分钟，才把他拉上船来，向舱板上一摔，解开绳子，同时你一句我一句的

说着：“味道尝够了吗？”“坐白船没有那么便宜的！”“下次你还买不买票？”“下次你还要

不要来尝这辣味儿？”“你想错了，不买票来偷搭外国船！”那兵士直硬硬地躺在那里，闭上眼睛，一句话也不答，只是左右手交换的去摸抚那被绳子嵌成一条深槽的伤痕，两只脚也在那吊伤处交互揩擦。

“把他也绑起来吊一下！”肥人又指着那工人说。

那工人赶从糖包上爬下来，跪在舱板上，哀恳地说：“求求你们不要绑我，不要吊我，

我自己爬到江里去投水好了。像我这样连一张船票都买不起的苦命，还要它做什么！”他说

完就望船沿爬去。

“不行不行，照样的吊！”肥人说。

那些打手，立即将那工人拖住，照样把他绑起，照样将绳子缚在铁栏干上，照样把他抬过铁栏干吊下去，照样地被吊在那里受着江水激沫的溅洒，照样他在难忍的痛苦下哀叫，也是吊了五六分钟，又照样把他吊上来，摔在舱板上替他解缚。但那工人并不去摸抚他手上和脚上的伤痕，只是眼泪如泉涌地流出来，尽在抽噎的哭，那半老人看来是很伤心的了！

“那妇人怎样耍她一下呢？”打手中一个矮瘦的流氓样子的人向肥人

问。

“……”肥人微笑着不作声。

“不吊她，摸一摸她，也是有趣的呀！”

肥人点一点头。

那人就赶上前去，扯那妇人的裤腰。那妇人双脚打文字式的绞起，一双手用力遮住那小肚子下的地方，脸上红得发青了，用尖声喊叫：“嬲不得呀！嬲不得呀！”

那人用死力将手伸进她的腿胯里，摸了几摸，然后把手拿出来，笑着说：“没有毛的，光板子！光板子！”

“哈，哈，哈哈……”打手们哄然大笑起来了。

“打！”我气愤不过，喊了一声。

“谁喊打？”肥人圆睁着那凶眼望着我们威吓地喝。

“打！”几十个人的声音，从站着观看的乘客中吼了出来。

那肥人有点惊慌了，赶快移动脚步，挺起大肚子走开，一面急忙地说：

“饶了他们三个人的船钱，到前面码头赶下船去！”

那几个打手齐声答应“是”，也即跟着肥人走去了。

“真是灭绝天理良心的人，那样的虐待穷人！”“狗养的好凶恶！”“那个肥大头可杀！”“那几个当狗的打手更坏！”“咳，没有捶那班狗养的一顿！”在观看的乘客中，发生过一阵嘈杂的愤激的议论之后，都渐次散去，各回自己的舱位去了。

我也走回统舱里，向我的铺位上倒下去，我的头象发热病似的胀痛，我几乎要放声痛哭出来。

朋友，这是我永不能忘记的一幕悲剧！那肥人指挥着的鞭打，不仅

是鞭打那三个同胞，而是鞭打我中国民族，痛在他们身上，耻在我们脸上！啊！啊！朋友，中国人难道真比一个畜生都不如了吗？你们听到这个故事，不也很难过吗？

朋友，以后我还遇着不少的象这一类或者比这一类更难堪的事情，要说，几天也说不完，我也不忍多说了。总之，半殖民地的中国，处处都是吃亏受苦，有口无处诉。但是，朋友，我却因每一次受到的刺激，就更加坚定为中国民族解放奋斗的决心。我是常常这样想着，假使能使中国民族得到解放，那我又何惜于我这一条蚁命！

朋友！中国是生育我们的母亲。你们觉得这位母亲可爱吗？我想你们是和我一样的见解，都觉得这位母亲是蛮可爱蛮可爱的。以言气候，中国处于温带，不十分热，也不十分冷，好像我们母亲的体温，不高不低，最适宜于孩儿们的偎依。以言国土，中国土地广大，纵横万数千里，好像我们的母亲是一个身体魁大、胸宽背阔的妇人，不像日本姑娘那样苗条瘦小。中国许多有名的崇山大岭，长江巨河，以及大小湖泊，岂不象征着我们母亲丰满坚实的肥肤

上之健美的肉纹和肉窝？中国土地的生产力是无限的；地底蕴藏着未开发的宝藏也是无限的；废置而未曾利用起来的天然力，更是无限的，这又岂不象征着我们的母亲，保有着无穷的乳

汁，无穷的力量，以养育她四万万的孩儿？我想世界上再没有比她养得更多的孩子的母亲吧。至于说到中国天然风景的美丽，我可以说，不但是雄巍的峨嵋，妩媚的西湖，幽雅的雁荡，与夫“秀丽甲天下”的桂林山水，可以傲睨一世，令人称羡；其实中国是无地不美，到处皆景，自城市以至乡村，一山一水，一丘一壑，只要稍加修饰和培植，都可以成流连难舍的胜景；这好像我们的母亲，她是一个天姿玉质的美人，她的身体的每一部分，都有令人爱慕之美。中国海岸线之长而且弯曲，照现代艺术家说来，这象征我们母亲富有曲线美吧。咳！母亲！美丽的母亲，可爱的母亲，只因你受着人家的压榨和剥削，弄成贫穷已极；不但不能买一件新的好看的衣服，把你自己装饰起来；甚至不能买块香皂将你全身洗擦洗擦，以致现出怪难看的一种憔悴褴褛和污秽不洁的形容来！啊！我们的母亲太可怜了，一个天生的丽人，现在却变成叫化的婆子！站在欧洲、美洲各位华贵的太太面前，固然是深愧不如，就是站在

那日本小姑娘面前，也自惭形秽得很呢！

听着！朋友！母亲躲到一边去哭泣了，哭得伤心得很呀！她似乎在骂着："难道我四万万的孩子，都是白生了吗？难道他们真像着了魔的狮子，一天到晚的睡着不醒吗？难道他们不知道自己的伟大的团结力量，去与残害母亲、剥削母亲的敌人斗争吗？难道他们不想将母亲从敌人手里救出来，把母亲也装饰起来，成为世界上一个最出色、最美丽、最令人尊敬的母亲吗？"朋友，听到没有母亲哀痛的哭吗？是的，是的，母亲骂得对，十分对！我们不能怪母亲好哭，只怪得我们之中出了败类，自己压制自己，眼睁睁的望着我们这位挺慈祥美丽的母亲，受着许多无谓的屈辱，和残暴的蹂躏！这真是我们做孩子们的不是了，简直连一位母亲都爱护不住了！

朋友，看呀！看呀！那名叫"帝国主义"的恶魔的面貌是多么难看呀！在中国许多神怪小说上，也寻不出一个妖精鬼怪的面貌，会有这些恶魔那样的狞恶可怕！满脸满身都是毛，好像他们并不是人，而是人类中会吃人的猩猩！他们的血口，张开起来，好似无底的深洞，几千几万几千万的人类，都会被它吞下去！他们的牙齿，尤其是那伸出口外的獠牙，十分锐利，发出可怕的白光！他们的手，不，不是手呀，而是僵硬硬的铁爪！那么难看的恶魔，那么狰狞可怕的恶魔！一、二、三、四、五，朋友，五个可怕的恶魔[8]，正在包围着我们的母亲呀！朋友，看呀，看到了没有？呸！那些恶魔将母亲搂住呢！用他们的血口，去亲她的嘴，她的脸，用他们的铁爪，去抓破她的乳头，她的可爱的肥肤！呀，看呀！那个戴着粉白的假面具的恶魔，在做什么？他弯身伏在母亲的胸前，用一支锐利的金管子，刺进，呀！刺进母亲的心口，他的血口，套到这金管子上，拼命的吸母亲的血液！母亲多么痛呵，痛得嘴唇都成白色了。噫，其他的恶魔也照样做吗？看！他们都拿出各种金的、铁的或橡皮的管子，套住在母亲身上被他们铁爪抓破流血的地方，都拼命吸起血液来了！母亲，你有多少血液，不要一下子就被他们吸干了吗？

嗄！那矮矮的恶魔，拿出一把屠刀来了！做什么？呸！恶魔！你敢割我们母亲的肉？你想杀死她？咳哟！不好了！一刀！拍的一刀！好大胆的恶魔，居然向我们母亲的左肩上砍下去！母亲的左臂，连着耳朵到颈，直到胸膛，都被砍下来了！砍下了身体的那么一大块——五分之一的那么一大块！母亲的血在涌流出来，她不能哭出声来，她的嘴唇只是在那里一张一张的动，她的眼泪和血在竞着涌流！朋友们！兄弟们！救救母亲呀！母亲快要死去了！

啊！那矮的恶魔怎么那样凶恶，竟将母亲那么一大块身体，就一口生吞下去，还在那里眈眈地望着，像一只饿虎向着驯羊一样的望着！恶魔！你还想砍，还想割，还想把我们的母亲整个吞下去？！兄弟们，无论如何不能与它干休！它砍下而且生吞下去母亲的那么一大块

身体！母亲现在还像一个人吗，缺了五分之一的身体？美丽的母亲，变成一个血迹模糊肢体残缺的人了。兄弟们，无论如何，不能与它干休，大家冲上去，捉住那只恶魔，用铁拳痛痛的捶它，捶得它张开口来，吐出那块被生吞下去的母亲身体，才算，决不能让它在恶魔的肚子里消化了去，成了它的滋养料！我们一定要回来一个完整的母亲，绝对不能让她的肢体残缺呀！

呸！那是什么人？他们也是中国人，也是母亲的孩子？那么为什么去帮助恶魔来杀害自己的母亲呢？你们看！他们在恶魔持刀向母亲身上砍的时候，很快的就把砍下来的那块身体，双手捧到恶魔血口中去！他们用手拍拍恶魔的喉咙，使它快吞下去；现在又用手去摸摸恶魔的肚皮，增进它的胃之消化力，好让快点消化下去。他们都是所谓高贵的华人，怎样会那么恭顺的秉承恶魔的意旨行事？委曲求欢，丑态百出！可耻，可耻！傀儡，卖国贼！狗彘不食的东西！狗彘不食的东西！你们帮助恶魔来杀害自己的母亲，来杀害自己的兄弟，到底会得到什么好处？！我想你们这些无耻的人们呵！你们当傀儡、当汉奸、当走狗的代价，至多只能伏在恶魔的肛门边或小便上，去吸取它把母亲的肉，母亲的血消化完了排泄出来的一点粪渣和尿滴！那是多么可鄙弃的人生呵！

朋友，看！其余的恶魔，也都拔出刀来，馋涎欲滴地望着母亲的身体，难道也像矮的恶魔一样来分割母亲吗？啊！，不得了，他们如果都来操刀而割，母亲还能活命吗？她还不会立即死去吗？那时，我们不要变成了无母亲的孩子吗？咳！亡了母亲的孩子，不是到处更受人欺负和侮辱吗？朋友们，兄弟们，赶快起来，救救母亲呀！无论如何，不能让母亲死亡的呵！

朋友，你们以为我在说梦呓吗？不是的，不是的，我在呼喊着大家去救母亲呵！再迟些时，她就要死去了。

朋友，从崩溃毁灭中，救出中国来，从帝国主义恶魔生吞活剥下，救出我们垂死的母亲来，这是刻不容缓的了。但是，到底怎样去救呢？是不是由我们同胞中，选出几个最会做文章的人，写上一篇十分娓娓动听的文告或书信，去劝告那些恶魔停止侵略呢？还是挑选几个最会演

说、最长于外交辞令的人，去向他们游说，说动他们的良心，自动的放下屠刀不再宰割中国呢？抑或挑选一些顶善哭泣的人，组成哭泣团，到他们面前去，长跪不起，哭个七日七夜，哭动他们的慈心，从中国撤手回去呢？再或者……我想不讲了，这些都不会丝毫有效的。哀求帝国主义不侵略和灭亡中国，那岂不等于哀求老虎不吃肉？那是再可笑也没有了。我想，欲求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决不是哀告、跪求哭泣所能济事，而是唤起全国民众起来斗争，都手执武器，去与帝国主义进行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将他们打出中国去，这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也是我们救母亲的唯一方法，朋友，你们说对不对呢？

因为中国对外战争的几次失利，真像倒霉的人一样，弄得自己不相信自己起来了。有些人简直没有一点民族自信心，认为中国是沉沦于万丈之深渊，永不能自拔，在帝国主义面前，中国渺小到象一个初出世的婴孩！我在三个月前，就会到一位先生，他的身体瘦弱，皮肤白皙，头上的发梳得很光亮，态度文雅。他大概是在军队中任个秘书之职，似乎是一个伤心国事的人。他特地来与我作了下列的谈话：

他：“咳！中国真是危急极了！”

我：“是的，危急已极，再如此下去，难免要亡国了。”

“唔，亡国，是的，中国迟早是要亡掉的。中国不会有办法，我想是无办法的。”他摇头的说，表示十分丧气的样子。

“先生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来？那里就会无办法。”我诘问他。

“中国无力量呀！你想帝国主义多么厉害呵！几百几千架飞机，炸弹和人一样高；还有毒瓦斯，一放起来，无论多少人，都要死光。你想中国拿什么东西去抵抗它？”他说时，现出恐惧的样子。

“帝国主义固然厉害，但全中国民众团结起来的斗争力量也是不可侮的啦！并且，还有……”我尚未说完，他就抢着说：

“不行不行，民众的力量，抵不住帝国主义的飞机大炮，中国不行，无办法，无办法的啦。”

“那照先生所说，我们只有坐在这里等着做亡国奴了！你不觉得那是可耻的懦夫思想吗？”我实在忍不住，有点气愤了。他睁大眼睛，呆

望着我，很难为情的不作答声。

这位先生，很可怜的代表一部分鄙怯人们的思想，他们只看到帝国主义的飞机大炮，忘却自己民族伟大的斗争力量。照他的思想，中国似乎是命注定的要走印度、朝鲜的道路了[9]，那还了得？！

中国真是无力自救吗？我绝不是那样想的，我认为中国是有自救的力量的。最近十几年来，中国民族，不是表示过它的斗争力量之不可侮吗？弥漫全国的“五卅”运动，是着实的教训了帝国主义，中国人也是人，不是猪和狗，不是可以随便屠杀的。省港罢工，在当时革命政权扶助之下，使香港变成了臭港，就是最老牌的帝国主义，也要屈服下来。以后北伐军到了湖北和江西，汉口和九江的租界，不是由我们自动收回了吗？在那时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威权，不是一落千丈吗？朋友，我现在又要来讲个故事了。就在北伐军到江西的时候，我在江西做工作，因有事去汉口，在九江又搭上一只J国轮船，而且十分凑巧，这只轮船，就是我那次由上海回来所搭乘的轮船。使我十分奇怪的，就是轮船上下管事人对乘客们的态度，显然是两样的了——从前是横蛮无理，现在是和气多了。我走到货舱去看一下，货舱依然是装满了糖包，但糖包上没有蹲着什么人。再走到统舱去看看，只见两边走栏的甲板上，躺着好几十个人。有些象是做工的，多数是象从乡间来的，有一位茶房正在开饭给他们吃呢。我为了好奇心，走到那茶房面前向他打了一个招呼，与他谈话：

我：“请问，这些人都是买了票吗？”

茶房：“他们那里买票，都是些穷人。”

我：“不买票也可以坐船？”

茶房：“马马虎虎的过去，不买票的人多呢！你看统舱里那些士兵，那个买了票的？”

他用手向统舱里一指，我随着他指的方向望去，果就看见有十几个革命军兵士，围在一个茶房的木箱四旁，箱盖上摆着花生米，皮蛋，酱豆干等下酒菜，几个洋磁碗盛着酒，大家正在高兴地喝酒谈话呢。

我：“他们真都没有买票吗？”

茶房：“那里还会假的，北伐军一到汉口，他们就坐船不买票了。”

“从前的时候，不买票也行坐船吗？”我故意地问。

茶房：“那还了得，从前不买票，不但打得要命，还要抛到江里去！”

“抛到江里去？那岂不是要浸死人吃人命？”我又故意地问。

茶房笑说：“不是真抛到江里去浸死，而是将他吊一吊，吓一吓。不过这一吊也是一碗辣椒汤，不好尝的。”

我：“那么现在你们的船老板，为什么不那样做呢？”

茶房：“现在不敢那样做了，革命势力大了。”

我：“我不懂那是怎样说的，请说清楚！”

茶房：“那还不清楚吗？打了或吊了中国人，激动了公愤，工人罢下工来，他的轮船就会停住走不动了。那损失不比几个人不买票的损失更大吗？”

我：“依你所说，那外国人也有点怕中国人了？”

茶房：“不能说怕，也不能说不怕，唔，照近来情形看，似乎有点怕中国人了。哈哈！”

茶房笑起来了。

我与他再点点头道别，我暗自欢喜地走进来。我心里想，今天可惜不遇着那肥大头，如遇着，至少也要奚落他几句。

我走到官舱的饭厅上去看看，四壁上除挂了一些字画外，却挂了一块木板布告。布告上的字很大，远处都可以看清楚。

第号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布告

为布告事。照得近来有车人及民众搭乘外国轮船不买票，实属非是！特出布告，仰该军民人等，以后搭乘轮船，均须照章买票，不得有违！

切切此布。

啊啊，外国轮船，也有挂中国布告之一天，在中国民众与兵、工奋斗之下，藤条、竹片和绳子，也都失去从前的威力了。

朋友，不幸得很，从此以后，中国又走上了厄运，环境又一天天的恶劣起来了。经过“五三”的济南惨案，直到“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公然出兵占领了中国东北四省[10]，就是我在上面所说的那矮的恶魔，一刀砍下并生吞下我们母亲五分之一的身体。这是由于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受了挫折，对于中国进攻采取了“不抵抗主义”，没有积极唤起国人自救所致！但是，朋友，接着这一不幸的事件而起的，却来了全国汹涌的抗日救国运动，东北四省前仆后继的义勇军的抗战，以及“一二八”有名的上海战争。这些是给了骄横一世的日本军阀一个严重的教训，并在全世界人类面前宣告，中国的人民和兵士，不是生番，不是野人，而是有爱国心的，而是能够战斗的，能够为保卫中国而牺牲的。谁要想将有四千年历史与四万万人口的中国民族吞噬下去，我们是会与他们拼命战斗到最后的一人！

朋友，虽然在我们之中，有汉奸，有傀儡，有卖国贼，他们认仇作父，为虎作伥；但他们那班可耻的人，终竟是少数，他们已经受到国人的抨击和唾弃，而渐趋于可鄙的结局。大多数的中国人，有良心有民族热情的中国人，仍然是热心爱护自己的国家的。现在不是有成千成万的人在那里决死战斗吗？他们决不让中国被帝国主义所灭亡，决不让自己和子孙们做亡国奴。朋友，我相信中国民族必能从战斗中获救，这岂是我们的自欺自誉吗？

不错，目前的中国，固然是江山破碎，国弊民穷，但谁能断言，中国没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呢？不，决不会的，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中国民族在很早以前，就造起了一座万里长城和开凿了几千里的运河，这就证明中国民族伟大无比的创造力？中国在战斗之中一旦斩去了帝国主义的锁链，肃清自己阵线内的汉奸卖国贼，得到了自由与解放，这种创造力，将会无限的发挥出来。到那时，中国的面貌将会被我们改造一新。所有贫穷和灾荒，混乱和仇杀，饥饿和寒冷，疾病和瘟疫，迷信和愚昧，以及那慢性的杀灭中国民族的鸦片毒物，这些

等等都是帝国主义带给我们可憎的赠品，将来也要随着帝国主义的赶走而离去中国了。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健康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的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地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的携手了。

这么光荣的一天，决不在辽远的将来，而在很近的将来，我们可以这样相信的，朋友！

朋友，我的话说得太噜嚣厌听了吧！好，我只说下面几句了。我老实的告诉你们，我爱护中国之热诚，还是如小学生时代一样的真诚无伪；我要打倒帝国主义为中国民族解放之心

还是火一般的炽烈。不过，现在我是一个待决之囚呀！我没有机会为中国民族尽力了，我今日写这封信，是我为民族热情所感，用文字来作一次为垂危的中国的呼喊，虽然我的呼喊，声音十分微弱，有如一只将死之鸟的哀鸣。

啊！我虽然不能实际的为中国奋斗，为中国民族奋斗，但我的心总是日夜祷祝着中国民族在帝国主义羁绊之下解放出来之早日成功！假如我还能生存，那我生存一天就要为中国呼喊一天；假如我不能生存——死了，我流血的地方，或者我瘗骨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

爱的花来，这朵花你们就看作是我的精诚的寄托吧！在微风的吹拂中，如果那朵花是上下点头，那就可视为我对于为中国民族解放奋斗的爱国志士们在致以热诚的敬礼；如果那朵花是左右摇摆，那就可视为我在提劲儿唱着革命之歌，鼓励战士们前进啦！

亲爱的朋友们，不要悲观，不要畏馁，要奋斗！要持久的艰苦的奋斗！把各人所有的智慧才能，都提供于民族的拯救吧！无论如何，我们决不能让伟大的可爱的中国，灭亡于帝国主义的肮脏的手里！

你们挚诚的祥松

五月二日写于囚室

囚人祥松将上信写好了，又从头到尾仔细修改了一次，自以为没有什么大毛病了，将它折好，套入一个大信封里。

信封上写着：“寄送不知其名的朋友们均启”。这封信，他知道是无法寄递的，他扯开书桌的抽屉，将信放在里面。然后拖起那双戴了铁镣的脚，钉铛钉铛走到他的铁床边就倒下去睡了。

他往日的睡，总是做着许多恶梦，今晚他或者能安睡一夜吧！我们盼望他能够安睡，不做一点梦，或者只做个甜蜜的梦。

附：

这篇象小说又不象小说的东西，乃是在看管我们的官人们监视之下写的。所以只能比较含糊其辞地写。这是说明一个×××员，是爱护国家的，而且比谁都不落后以打破那些武断者诬蔑的谰言！

[1]文中的祥松即方志敏烈士自己。

[2]曹、章，即曹汝霖、章宗祥；一九一九年时北京军阀政府中的亲日派官僚。

[3]N城，指南昌。

[4]K埠，指九江。

[5]指水泵。

[6]K省，指江西。

[7]J国，指日本。

[8]此处的五个恶魔指的是当时美、英、法、日、意五个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国家。

[9]当时印度、朝鲜还未独立，这里指亡国的意思。

[10]东北四省是指当时的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和热河省。

死！[1]——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

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

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

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

乃是宇宙的真理！

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2]流血，

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

一

死神在祥松与他同时入狱的三个同伴面前狞笑！象一只猛鸷的鹰一样，正在张开它的巨爪，准备一下子就把他们四个人的生命攫了去！

“死是不可避免的，什么时候死，我们不知道，——生命是捏在最凶恶的敌人的掌心里！”这是他们入狱后常常说起的话。

千怪万怪，绝不能怪别人，全怪自己错误！咳！错误——一个无可补救的错误！过去虽也做过错误，但错误的危险性较小，影响较小，这次，这次是做了一个无可补救的错误，一个致命的错误啊！率领的军队受到损失，自己亦落于敌人之手。还有什么可说，还有什么可说呢？只有死就是了。

敌人们明明告诉了他们，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投降，而得暂时的苟生，一条就是死！他们不约而同的选定了后一条路。投降？不能够的，决不能够的。

抛弃自己原来的主义信仰，撕毁自己从前的斗争历史，訇的一声，跳入那暗沉沉地秽臭的污水潭里去，向他们入伙，与他们一块儿去抢，去掳，去刮，去榨，去出卖可爱的中国，去残杀无辜的工农；保住自己的头，让朋友的头，滚落下地；保住自己的血，让朋友的血，标射出来。这可都能作下去？啊！啊！这若都能作下去，那还算是人？！是狗！是猪！是畜生！不，还是猪狗畜生不食的东西！无论如何，不能作那叛党叛阶级的事情，决不能作的。

于是大家都在那阴暗熏臭的囚室里，东倒一个，西倒一个地卧在竹床上，心平气静地等候着那一刻儿的到来，等候着那一颗子弹，或是一刀！

“脖子伸硬些，挨它一刀！临难无苟免！”那个在征剿革命的叛逆的东征战役中，被打残了一只左手的只手将军田寿说。他说时，用劲地伸出他的脖子，做个真象有一个刽子手持刀向他脖子上砍下去的样儿。

“对！必须如此！”那个经过百战以上身子瘦瘦的病知说。

“我们必须准备口号，临刑时，要高声的呼，用劲的呼，以表示我们的不屈！”在这次失败中负主要责任的囚人祥松说。

那个在被俘时负伤三枪，卧在床上正在发寒发热，神思昏迷的仰山，不知怎的，被他听明白了口号两个字，就用他那有气无力的声音，仰起头来很关心地问：

“口号？你们是不是在讲临刑时的口号？要准备几个口号——有力的口号！”

“仰山！你安心的睡吧！不要你操心！口号容易准备的。”祥松说。

“要的，几个有力的口号！”仰山的头，睡在那灰布大衣叠成的枕头上，上下点了两下，就闭上眼皮，去呻吟他的病和伤的痛苦去了。

大家沉默了下来。得一会，田寿与病知两个仍去下象棋；祥松因不

懂象棋，只得独自去看从难友处借来的杂志；仰山照旧一声长一声短的呻吟。

午饭开来了。五碗菜，内有一碗汤，算是三荤两素。这是对他们特别的优待，与他们脚上钉着十斤重的铁镣同时而来的特别优待。左右两边栊子里的难友，吃了过于粗恶的菜饭，似乎有点羡慕他们每餐五碗菜的优待，他们却巴不得能除去那沉重压脚，同时是一种莫大的羞辱之标志的脚镣，情愿去吃他们一样的饭菜。

仰山睡在床上，病得糊里糊涂，一点东西也不想吃，只是依着医生的话，喝点盐开水。这三荤两素的午饭，只剩得他们三个去吃了。

三双筷子，在五个碗内进出了一二十次，菜统吃光了，只剩下几个半碗的汤水。他们开始倒汤泡饭，要借汤水的帮助，去咽下那未完的黄米饭。

“同志！我们在这里吃饭，我有点怀疑到底是为谁吃的。”祥松有点感慨地说。

两人愕然。

“好象我们吃饭，不是为着自己吃的，是为着刽子手们的枪弹或刀吃的。吃胖了一点，让它们尝点油味儿。”祥松接着又说。

“不管它，生一天就得吃一天！”病知说。

“吃吧，不要讲死了就不吃。”田寿说。

三个又低下头来，用劲的去咽那汤泡饭了。

饭后，看守兵送进大半脸盆的水来，尽田寿先洗脸。

田寿剩下来的一只手，这次又打伤了。他请看守兵帮他洗了脸，又帮他洗头发。擦上那“金鸡牌”的香皂，一头满是白皂沫。

“只手将军！你把头发洗得那样干干净净做什么？”祥松带着一点与他开玩笑的神气说。

“我把头发洗干净，是准备去见上帝啦！”田寿带笑的答。

“见上帝？看不出你会说出这样有趣的话来！是的，你死了，将会升入天堂，坐在上帝的右边。”

“我偏要坐在左边！”

“好吧，你就在左边好了。哈哈，有趣！”

哈哈，哈哈，哈哈哈……三人都同笑起来了。

仰山为笑声惊醒，又仰起头来问：

“你们为什么笑？”

“仰山，只手将军说，头发洗干净了，是准备去见上帝，并要坐在上帝的左边。这话怪有趣的呀！”祥松告诉了他。

“唔，有趣的话！”仰山说了这四个字，那黄瘦得怕人的脸上，露出来一点勉强的苦笑。“哎哟！”接着又叫痛起来了。

都倒在竹床上去睡午觉了。在牢狱里有什么可做？只有吃了睡，睡了又吃。牢狱里是叫一切康健的聪明的有作用的人，去睡，去病，去死！

有十几年午睡习惯的祥松，往日无论怎样，午饭后必须睡一忽儿，那怕是五分钟，睡了一会，精神才会好起来。今天，他倒在竹床上，总不能入睡。越用劲去睡，越不能睡着。有许多思想钻入他的脑子来。他睁大着眼睛，出神地沉思：

死，是无疑的了。什么时候死，不知道。生命捏在敌人的掌心里。是的，他要我们死，只要说个“杀”就得。一个革命者，牺牲生命，并不算什么稀奇事。流血，是革命者常常遇着的，历史上没有不流血的革命，不流血，会得成功吗？为党为苏维埃流血，这是我十分情愿的。流血的一天，总是要来的。那一天是这样来的：

看守所派人带了铁匠来开脚镣，假意地说：“你们这几位，戴着脚镣确太拖累了，奉上面命令，替你们开了去，让舒服些！”当然我们明知这是假话，真的意思，就是通知我们要枪毙或者要斩了，我们死了，损失了狱中的三副镣（仰山因重伤未带镣）岂不可惜。……不过，恐怕也不一定要开镣，也许他们这次大量点，让着送了这三副镣，或者在死

人脚上捶下这三副镣，也还不是可以的吗？不管它！看！看守所长，看守长，还有几个看守兵进来了。后面跟着十几个兵士，持着枪，弹巢里都按上了子弹，枪上都上好刺刀，白亮亮的。还有几个挂驳壳枪的，都站在囚室门外等着。看守所长——一个蓄了胡子矮而胖的中年人，走上前来一脸的奸笑，说："对不起，处里提你们的堂，请即刻就去！"

"是解决我们吗？"我们当然要问一声。

"那里话，那里话，绝没有的事，只是提堂罢了，各位放心，不要作慌！"

"施！作什么慌，我们早就准备了。去！"我们开步走，众兵士前后左右包围着同走。仰山呢？他病了不能走，怎样办呢？自然他们会有办法，会抬着他的床一起走。

到了处里，法官，什么法官，狗！已升了庭，屋外站了五六十个兵，都是挂驳壳枪的，见到我们去，视线全转到我们身上来了。每个人的眼睛里，似乎都在说："再等一会，你们四个人都完了！"我们不理他们，到了这个地步，还有什么可说，我们昂然走到法庭前站着，仰山的竹床自然也抬上来了。坐在庭上的法官，狗！旁边还有几个拿笔在等着写的书记官们。法官，狗！开口说，声音很粗很凶：

"你们四个人晓得犯了什么罪吗？"

"我们犯了什么鸟罪，就是没有同你们一起去卖国……"我应该如此说。

拍！法官，狗！拿起戒尺在案桌上着力的拍了一下，圆睁着一双炯炯灼人的凶眼，喝道：

"绑起来！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罪恶滔天！奉令处你们死！"

"呸！发什么狗威！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正是你们的拿手戏！"我说。

"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红军万岁！""苏维埃万岁！""共产主义万岁！"我们大声叫起口号来了。

"打！拖出去！"法官，狗！气得咆哮起来。于是兵士抢上来，向我

们拳打脚踢，枪头乱打乱戳！十几个提一个，押上汽车。兵士们碰着了仰山负重伤里面还藏有许多碎骨的手，仰山尖音呼痛起来！嘟嘟嘟，汽车开动了！沿途有不少的人在看。沿途我们都高呼口号。一会儿到了刑场，兵士把我们提出来，一排儿站着。“跪下去！”刽子手下命令！“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膝头弯里猛着了几枪托，打跪下去了。于是哨子一吹，眼睛一阵黑，完了！完了！我们四个人，完了！

于是穿西装的，穿呢军服挂斜皮带的敌人们，都在张开血口狞笑，庆贺他们结果了四个巨敌。哼！魔鬼们！慢点！不要高兴过度了，我们四个虽死了，比我们更聪明更有能力的同志，还有千千万万，他们会因我们被惨杀，而激起更高的阶级仇恨，他们会与你拼命斗争到底！不怕你们屠刀大，你怎样也杀不完的！历史注定你要倒！我们一定要打倒你的！

“我们一定要打倒你的！”祥松想到这里，不觉大声喊了出来！

“你不睡，喊，发了疯？！”田寿仰起头来问。

“我在想事情，睡不着呢。”

二

在另一天喝了早晨的稀粥后，三个人就围坐在那张东摇西歪的杉木桌上闲谈起来。仰山仍然睡在竹床上呻吟，愈病愈瘦了。三人看看他的模样，以为他不要几天就会死去。“病死也是一样，不过受苦多了。”大家只能替他叹叹气罢了。

三个人闲谈着。在牢狱里，除吃饭，睡觉，看书，下棋，拉尿拉屎以外，就只有作无目的的闲谈。闲谈范围很广，古今中外，过去未来，统都谈到。没有一定的次序，没有预定从那里谈起，谈到那里结尾，大家都是随心所欲地漫谈，想到什么，就谈什么，这件事没有谈完，一个新的有趣的话冲上来，就又谈到那件事去了。

不知是怎么谈起，他们谈到人口问题上来了，大概是因为杂志上登

载了苏联每年增加二百万人口的一条小新闻，就引起了这三个镣押狱中，生活苦闷的闲谈者的谈锋。

病知：“苏联每年增加二百万人口，它原只有一万万五千万人口；照这个比例来算，那中国每年应该增加五百多万人口了。自民国元年起，到今年岂不要增加了一万万多人口了吗？”

祥松：“我看中国人口，近二十多年来，恐怕没有什么增加，或者减少了一些也未可知；就是增加一点，决增加不了多少。”

田寿：“中国人口的数目，始终是一个未曾猜破的谜，谁也没有知道中国现在确有多少人，大家不过都是估估猜猜而已！”

病知：“中国人口虽不见得增加多少，大概减少是不会的吧！”

祥松：“当然不能说一定减少，但增加多少——好在我们没有一个确实的人口统计，我们不必去争一定是增加或是减少。但这是可以断言的，就是一个国家人口的增加，是决定于那个国家经济的发展，与一般国民生活的向上与安定。中国呢？国民经济正在总的崩溃，一般国民生活，正沉沦于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着，除少数剥削阶级外，人人都有‘今天不知明天怎样’的感觉。我不信吃树皮草根和观音粉的人们，能活长命和生育多。我们可以看到，自民国元年以来，连年军阀混战，没有停止过一年，最近，国民党又用全国力量，不，还联合着各帝国主义的力量，去进攻苏区和红军，这长期的战争，战死的人多少？因战争影响而死的人又多少？连年的水旱灾荒，饿死冻死的人有多少？西北数省有名的旱灾，就饿死了一千余万，一九三○年的水灾，死了多少，虽不得知，但想也可想到总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去年的旱灾，单是湖南一省就饿死一百八十万人；因营养不良，因吃树皮草根和观音粉而渐渐的瘦弱，渐渐的病死的，更不知有多少人！打皮寒买不起一颗金鸡纳霜丸来治病，发伤风捡不起一帖午时茶来煎服，发霍乱买不起一瓶救急水来救死，生肺病更谈不上买鱼肝油或帕洛托了。这样贫病而不能得到医药的国家，我们能够望它人口增加吗？加上那班走投无路的人们，天天都不知有多少在投河吊颈，服安眠药水以自杀，这班不敢奋斗却敢自杀的人，也不在少数吧。因革命被杀或因文字或因语言遭杀的人，以及在监狱中活活的磨死的人又知有多少。还有那帝国主义的飞机大炮所屠杀的，在东北四省在上海战争以及在各地被他们屠杀的人们又谁能知有多少。中国是一个死神统治一切的国家，谁也不知他什么时候会死去……”

“中国人的命，不值一个钱，死个人象死一条狗一样！咳！”田寿长叹了一声！

“死条狗还有人来看看，拖去箝毛剥皮，煮熟了吃，死个人，简直相也没有人相，象那两个昨天上午就死了，到如今还不见有人来埋。”病知指着囚室外两个睡得硬直直的死人说。

三个人都站起来向室外望一望，表现出一种怜悯同情的神色。

“左右两号十几个病得那么重的，也总是这几天内的货！听！他们叫得才凄惨呢！”两边号子里都传过来病犯呼痛的呻吟！

“就是我们的这一个，知道又挨得住多少天！”祥松指着仰山说。

“哎哟！给我一口水！”仰山对着祥松喊。

祥松倒了一杯盐开水，用茶匙灌给他喝，并问：

“仰山，现在你觉得怎样？”

“肚子里发烧，头痛得很，伤口也痛，我巴不得他们来补我一枪。”

“不要性急，忍受点吧。”

“总盼早死一点！哎哟！活受罪！好恶呀，让我活受罪。”

“田寿先生，烧饼！”看守兵送上来六个烧饼，摆在桌上。

“烧饼主义者，你又买了烧饼吗？”祥松对田寿带笑说，因田寿近几天来常买烧饼吃，大家就奉送了他一个“烧饼主义者”的名称。

“是的，是我买的，你不是烧饼主义者，大概不吃这烧饼吧！”

“既买得来，还是吃，那怕不是个烧饼主义者。田寿，你领来的二十元，还剩了多少？”

“还存有两块钱。”

“这两块钱用完了，烧饼主义，也就要破产了。”病知说。

“不见得，不见得，我的烧饼主义正大通行啦。你看，看守所每天早晨几篮子烧饼都给囚人们消完了。足见我的主义，正在通行，这倒是一种适合大众的主义啦。”

“只手将军，你说你的主义，适合于大众，倒不见得，许多难友，一个铜板都没有，想买一个烧饼，也只有空咽口水，他们就不能做你烧饼主义的信徒了。买不起烧饼的人，才多着呢。如果要跟随的人多，倒不如提倡提倡树皮主义，或是草根主义，或是观音粉主义，那准相信的人多了。烧饼主义，在许多穷光蛋看来，还有点带贵族气味呢。”祥松笑着说。

“放着饭不吃，就算饭有点腐霉气，去吃烧饼，首先我也就感着有点贵族气了。”病知这几天特别反对田寿有时不吃饭而买烧饼吃，他觉得剩下的两块钱用光了，那才洗衣服的钱都没有了。

“吓！一张报！”祥松发现包烧饼的纸是一张三天前的报纸。

“报纸？看看！看里面有什么事，妈的，报都不准我们看！”三个人的头都凑拢起来，注视那一张因烧饼角儿戳破许多洞孔的报纸。

报纸上没有什么重要新闻，只一条新闻是说要在“收复区”建造白骨塔，以志不忘。

“他妈的，自己用飞机大炮杀了许多人，却把罪恶望他人身上推。真象强盗杀了人，把血衣脱下披到别人的身上去，好狠心奸猾的家伙！”病知愤激地说。

“报纸在他们手里，颠倒是非黑白，还不是由着他们做！自己一烧几百里的民房，却还说人家放火；到处抢劫民众破衣烂被，饭锅碗钵连女人用的高脚盆都搬起走，还说人家抢劫！只有战胜它，之后，才能讲真理的！”祥松说。

“哼！造白骨塔，就在这监狱里造个直径十丈高度十丈的高塔，把这里枪毙的杀头的，以及活活磨死的人们的骨头装进去，一年之内，怕不会装满来？”田寿不胜感叹地说。

“我想，我可以替他们计划一下。要造白骨塔，中国可以造十几万个，每个村庄都得造一个。小的城市造四五个，大的城市就造十几个。

象上海、北平、南京、武汉等城市，就造一百多个也不为多。年老而死的不算数，专收那些饿死冻死的，营养不良而病，病了没有医药而死的，为革命被杀的，为战争牺牲的，以及那些无出路而自杀的冤死鬼们的骨头，的确，像你所说，不上一年，十几万个的塔都会装得满满的。挖出来开个春肥店，搀在牛的猪的骨头里一起卖，怕不会是一笔大的财政进款。正可以补助补助国民财政的困难啦！”祥松说。

“我们四个人的骨头，恐怕也能卖出几块钱来增加他们的财政收入吧！”

“中国人的生命，真象一个蚁子，一皮草儿，一天到晚，不知要糟踏多少？死个几千几万，全不能使他们动一动念儿！”

“所以我们四个人的死，真算不得一点什么了！我们的血，真是象血海中之一滴！”

“妈的报，反动的宣传！”病知将那张报纸拿起来一撕一捏，捏成一个卷儿，就丢在那马桶里去了。

三

当日的晚饭后，祥松被“提讯”到法庭去了。在法庭坐了不久，副处长来了。他是瘦瘦的人，三角形脸，皮肤白净有光。两只溜溜转的老鼠眼，表现出他处事的决断。据说，他处理案件非常简单爽快，什么案子到他手里一刻儿就解决了。他有一个决案的腹稿，即是：凡关于共案，宁错杀不可错放。当了分田委员的杀！打过土豪的杀！当过乡苏主席的杀！加入了共产党的杀！被俘来的红军，排长以上的都杀！不杀的就下监，起码三年，多则十年二十年或无期徒刑不等，这算是特别的宽大了。他有了这个铁则，不怕几多案件，他只要看一看犯人的出身，口供如何，那是次要的，是什么人，就给什么处分，毫不需要怎样去考虑，不要一刻时候，他就按一按叫人铃，说案件统给决了。拿去执行好了。因此，许多人便称赞他处事的果决和敏捷。俘获祥松等的重赏，已经被人家得去，现在劝降的这笔生意，是他顶来办了。他一进入法庭来，就睁大那鼠眼，怒声的叫那监视祥松的看守所钟所员端凳子，凳子端上来

了，说不好，又要端椅子，椅子又说摆得不好，连声骂：“你是一只猪，如此之蠢！”骂得那钟所员面红耳赤，退立室外。这个老钟，平素对待囚犯，是打骂都来，十分威风，现在却被副处长骂得象一只在猫爪下的鼠儿一样，连声都不敢唧一唧，倒引起祥松暗笑了。副处长假意地礼让一番，坐定之后，即开口说：

“今天提你出来，并不是审问你，而是要告诉你一个消息。”

“什么消息？”

“这消息于你十分不利，说是你的夫人组织了军队。”

“这是从那里得来的消息？”

“从公署方面来的，据当地驻军电告，由你的夫人统率着，大概有一二千人，冲到了铅山方面，拆了我们的一些碉堡——那是不要紧的，马上又可以造起来，起名为赴难军。”

“湖南军？”祥松没有听懂这三个字的意义。

“赴难军，不是湖南军。”处长在左小衣袋里摘下自来水笔，在纸上写下“赴难军”三个字，用笔尖在这三个字上点点“是这个”。

“啊！赴难军。”祥松心上一阵又是悲痛又是钦敬，又是快慰的情绪冲上来，几乎要感动得流出眼泪来了。

“这确是于你们的案子不利，特来告诉你。”

“那倒没有什么，”祥松心中想，我们只是死，还有什么利不利。“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的妻子，决不能带兵，她从来没有上过火线，这或者是另一些人带的。”

“你的夫人一定不能带兵吗？也许他们拿你夫人的名字号召号召一下也难说的。”

“我决不哄你，她是一定不能带兵，同时，她的政治地位并不算高，大家不会拿她来号召。共产党是有完全领导红军的力量的。”

“那照你说，我将向公署报告。唔……你是不是愿意看见你的夫

人？你与她的爱情很好？你有几个孩子？”

“我共有五个孩子，都很小，我与我妻的爱情不坏，因为，我们是长期同患难的人。但我已到了这个地步，妻和儿子那还能顾到，我只有抛下他们。”

“那倒不必，妻和孩子，是不能而且不应该抛下的。你愿不愿写封信去找你的夫人前来？”

“找她来，做什么？”

“找她来，当然有益于你，这就表示你已倾向于我们了。”

“妈的，倾向于你们这些狗？”祥松心里想。

“不能够的，我也不知道她现在什么地方。”祥松只好托词推拒了。

“你如果愿意写信去，地方我想总可以找到。这次不是解了几十名你们那边的人来了吗？你写出信来，准你在他们之中，拣一个可靠的送去。”

“唔……”祥松沉吟了一下，心中暗思，让我拣一个可靠的人送信去？那不是一则可以救出一个干部，二则可以写封密信送去苏区吗？咳！最苦的就是找不到一个人送信去，告诉她一切情形。“等我想想看，我想派人去至多只能探问一下她的消息。”

“我想向你进一忠告，你们既已失败至此，何必尽着固执，到国方来做事好了。”处长进一步的进逼了。

“哼！我能做什么事。”祥松差不多是从鼻子里哼出了这句话。

“你能，你能做事的，我们都知道，上面也知道；不然杀了多多少少你们那方的人，何以还留到你们不杀呢！老实说，上面要用你们啦，收拾残局，要用你们啦！”

“我可以告诉你，要知道，留在苏区的共产党员，都是经过共产党的长久训练，都是有深刻的主义的信仰的。”

“嘻嘻！”处长带着一种不信任的奸笑，“都是有主义的信仰？而且

有深刻的主义的信仰？那倒也未必尽然吧！我想大部分不过是盲从罢了。”

“你不能这样去诬蔑共产党！”

“当然，我不能全说都是盲从，里面有主义信仰的顽固的自然也有，或者不少。我搁下那问题不说，现问一问你们的主义会不会成功呢？据我看来，你们的主义，是不得成功的，就是要成功，恐怕也还得五百年。”

“你从那里看出来的呢？”

“我从人们对你们主义的心理上看出来的。”

“那倒不确实的，现在中国大多数人是倾向于我们的主义。”

“我所见的就不是那样。我所接近的人们，全反对你们。现在说转来吧，就作算不要五百年，顶快顶快也得要二百年。总之，不能在我们一代实现，那是一定的了。我们为什么要做傻子，去为几百年后的事情拼命呢？当然苏俄国家搅得很好，但并不是实行共产主义，你知道吗，他们是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啦。据我的见解，主义并没有绝对的好坏，总得看看是否适合于今日。譬如说，我们国方的主义，也有许多人说坏话，但说的尽说，现在总是我们国民党统治中国；我在国民党里，总有事做，总有生活，这种主义已经就值得我们相信了。人生在世，公私两面都要顾到，有私才有公，有公也才有私。一心为公，完全忘了私，忘了个人，我看那不能算是聪明人吧。我常是这样想，万一共产主义会成了功，那谁能料定我会不转一转身儿，这是我的实心话；不过我可以肯定的说在我一代总是不会成功的，所以我得放胆的做事。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随风转舵，是作事人必要的本领……”

“朝三暮四，没有气节的人，我是不能做的。”

“气节？现在时代还讲气节？现在已经不是有皇帝的时代了，什么尽忠守节，那全是一些封建的道德啦。比方说，从前不是有许多人与中央反对吗？现在他们不都又在中央做事？打仗时是敌人，仗打完了就握手言欢，互称兄弟了。一个人无论怎样，目前的利益，必须顾到，只求在生快乐一点，死后，人家的批评怎样，我们倒可不用去管了。你晓得孔荷宠吗？”

“听到他的名字，没有见过面，他是个无耻的东西！”

“他无耻？在你们说他无耻，在我们却说他是觉悟，他现在极蒙上面信任，少将参议！每月有五百元的薪金！”

“我不能跟他一样，我不爱爵位也不爱金钱。”

“哼！”处长的脸孔，突然变庄严了。“你须知你自己所做的事！有许多人被我判决执行枪毙的时候，都说：‘老子过二十年又是一个好汉’，你是知道这全是一种迷信的话，枪一响，人就完了，什么也没有了。所以我警告你，这确不是好玩的！我看你是一个人才，故来好意劝你，不然，你与我有什么相干呢？我做我的官，你做你的囚犯，枪毙你是上面的命令，全不能怪我！千钧一发，稍纵即逝！确不是好玩的！”处长的警告是十分严重的，他的话后面，就是：你如果不投降，马上就是一枪！

“我完全知道这个危险！但处在这事无两全的时候，我只有走死的一条路，这是我这次错误的结果啦！”祥松并没有怎样重视他的警告。

两人沉默了一会。

“还有什么话要问的吗？”祥松耐不住这种空气，急于要躲开去。

“没有了。看守！你们背他进去，他脚上的镣，不好走路。”

于是那所员和看守兵走过来将他背起走，处长在他离开法庭前还警告地说：

“你要过细想想看，千钧一发，确不是好玩的！”

祥松回到栊子里，田寿与病知都急着来问：“什么事？”祥松叫他们坐拢来，把上面所谈的话，都详细的告诉了他们。他们听到了赴难军这件事情，心里也都十分感动。又谈到拣一个人送信去苏区，病知不同意，恐怕影响不好；因为有人去苏区，敌人就可以造谣说是我们已经投降了。这件事经过商量之后，也就将它搁下不提了。

四

因为祥松与看守兵的接近和谈话，有几个看守兵是与他们相处如朋友了。一天有一个看守兵跑来告诉祥松：

“报告你一个好消息，你们的案子已经延长下来了。”

“怎么的，请说明！”

“就是那一天你与副处长说话之后，处里就呈了一封公文上去；我可以直告诉你，公文上是说你们没有投降之意，拟定要枪毙你们；但上面批了下来，却是‘缓办’两字。你们的案子，一时是不至于解决的了。”

“还听到什么话吗？”

“没有了。有话都会告诉你的。你们放心吧，吃得饱些，睡得着些！”

“是的，谢谢你。”祥松笑着与他点一点头。

过了几天，那个看守兵，又跑来报告祥松的消息：

“听说有人打电报营救你们，也有人打电报请赶快杀了你们，上面已有电来要处里查复，据一般人说，你们的案子有希望。”

“处里复了电去了没有？”

“不知道，大概没有复电去吧。”

“你从那里听来的消息？”

“从一个法官处听来的，但要绝对秘密，外面不能说的啊！”

“谢谢你的好意，你放心，我决不至于对谁说的。”

祥松得了这两个消息，脑中起了一个很大的骚动。原来他们初入狱的时候，以为马上就会枪毙了，他们只是在等着死，心里倒很平静，几

个人谈谈讲讲，容易过日。“现在是不是还是袖着手等死呢？”祥松想。“不错，不屈而死，是一种积极的行动，这样的死，可以激起同志们对敌人的仇恨，提高同志们斗争的不折不挠性与赴死如归的牺牲心。但是，我们都是受了十余年党的教育，有了十余年斗争的经验，特别是这次失败的血的教训，与在狱中的忧思苦虑，这次若能越狱出去，当然要用比前加倍勤苦的精神去工作；一二年后，创造几十县的苏区，发动几百万的工农群众起来斗争，创立几千几万的红军，那都是完全可能做到的。失败，这次的失败——是我们十分悲痛的失败，然而我们若能出狱，今日的失败，安知不是明日更大成功之要素！我十分憎恨地主，憎恨资本家，憎恨一切卖国军阀；我真诚的爱我阶级兄弟，爱我们的党，爱我中华民族。为着阶级和民族的解放，为着党的事业的成功，我毫不希罕那华丽的大厦，却宁愿居住在卑陋潮湿的茅棚；不希罕美味的西餐大菜，宁愿吞嚼刺口的苞粟和菜根；不希罕舒服柔软的钢丝床，宁愿睡在猪栏狗窠似的住所！不希罕闲逸，宁愿一天做十六点钟工的劳苦！不希罕富裕，宁愿困穷！不怕饥饿，不怕寒冷，不怕危险，不怕困难。屈辱，痛苦，一切难于忍受的生活，我都能忍受下去！这些都不能丝毫动摇我的决心，相反的，是更加磨炼我的意志！我能舍弃一切，但是不能舍弃党，舍弃阶级，舍弃革命事业。我有一天生命，我就应该为它们工作一天！我不应该利用目前的一切可能与时机，去图谋越狱吗？我不应该对敌人施行一些不损害革命利益的欺骗和敷衍，以延缓死刑之执行吗？应该的，应该如此做去，来达到越狱的目的。共产党员不是要清高孤傲，而是要以他的行动去击破敌人，消灭敌人。不错，病知的话是不错的，不要弄巧成拙，画虎成狗。这话是值得注意的，但总不能因此，就放弃一切可能而来驯驯服服的等死！我们应该在此束手等死吗？不，我们应该活动，应该奋斗！奋斗不成而死，当然无话可说，这总算是尽了我们最后的努力了。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努力到死！奋斗到死！是的，应该决定！就是这样决定吧——以必死的决心，图谋意外的获救！我应该告诉他们，要他们一致来行动吧！”

祥松经过一番思索之后，已决定他的意见，悄悄的跑去告诉田寿和病知，要他们郑重考虑一下！

病知说他考虑了一晚，觉得毫无把握，因为这是敌人最巩固的后方，不容易冲出去，还是一死算了，免得徒劳。

田寿说，越狱非完全不可能，不过须有外援，无外援是不能成功的。同时，他说，祥松、病知或可出险，他自己与仰山是无望的，因为

他们都是残废，容易被人发觉。祥松说，要越狱一齐出去，生死存亡在一起！

病得糊里糊涂的仰山，却有一肚子的恼火！当祥松与他密谈不知在那一天死的话，他却激愤地说：

“他妈的，你们应该打下去，组织一个暴动！”

祥松决定进行越狱了！越狱是万死中去求一生，否则万死就是万死！不管成败如何，生一天就得努力一天！

从此之后，祥松的态度改变了一些，对国民党要人们来劝降，虽然知道他们是在放一大堆臭屁，但他不大答话，不与他们争辩。对于下层人们，如看守兵和卫兵们，则不放弃一点时机，向他们做宣传工作，极力去争取他们，去取得他们的同情和帮助。

最苦的就是不知党的通信处，不能将狱中情形报告党，请党来援救，这确是一个极大的困难了。

同时，祥松也利用这时间写了一些文件，希望死后能送给党。

究竟他们能以无比的英勇和冒险，去达到越狱的目的呢，还是如祥松从前所想的一样，被绑去法西斯蒂的刑场枪毙呢？现在，他们都毫无把握。照目前情形看来，在刑场就戮的份儿大概要占百分之九十九吧。

不管怎样，祥松还是天天在暗中努力着，为着这，用去了许多思想和心血，他头上的白发，差不多增加了一倍了。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完。

这篇东西，当然不成为小说，只是我们狱中生活片断的记述而已。

[1]这是一篇纪实性的作品，文中的祥松即方志敏烈士自己。

[2]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政权曾采用苏维埃的名称。

狱中纪实

一

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愈加动摇崩溃，那它对于它的敌人——中国共产党与在它领导之下的红军和千百万革命的工农群众，就愈加凶恶的进攻和摧残！国民党本其一贯的“宁愿中国成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不让中国成为独立自由的苏维埃中国”之政策，不惜出卖中国的全部，求得国际帝国主义的大力援助，企图用武力和各种反革命的方法，来压平中国的苏维埃运动和广大民众的革命斗争。他们认定为中国民族和工农群众的解放事业艰苦战斗的红军为“赤匪”；认定真正脱离帝国主义的羁绊成为反帝国主义革命的根据地的苏区为“匪区”；认定苏区一切男女老少的革命群众为“匪”；认定在东北四省冰天雪地中与日“满”作拼死战斗的义勇军，也是“马贼盗匪”；认定抗日反帝运动是应该“杀无赦”的举动；认定工人罢工，是捣乱后方的“不法”行动；认定想脱死求生对地主剥削稍有反抗的农民都是“土匪”，应予严剿；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左倾思想，也被认定是“反动”思想，应该严加取缔的（有一个法西领袖，对我说，东北义勇军是“马贼盗匪”，左倾分子应一律予以暗杀）。总之，在国民党的中国内，抗日有罪（杀无赦！），降日无罪；反抗帝国主义有罪，投降帝国主义无罪；在东北四省拼命战斗的义勇军有罪，轻轻断送了东北四省的张学良反做了副司令和行营主任；爱国有罪，卖国无罪；反抗有罪，驯服无罪；进步思想有罪，复古运动无罪；揭发各种黑幕的有罪，对黑暗统治歌功颂德的无罪；总括一句：革命有罪，反革命无罪！在法西斯蒂国民党看来，中国的犯罪者，不亦多乎？！无怪于法西斯蒂的虾兵蟹将们，在他们“唯一领袖”蒋贼指挥之下，镇日夜忙个不得开交，征剿，轰炸，侦察，逮捕，审讯，监禁，枪毙，斩首，总想将中国所有革命分子杀灭净尽；即是想将中国一切进步的光明的革命的因素和力量，毁灭净尽，使中国沉沦覆灭下去，永不能

自拔自救！因此，国民党的监狱中，就充满了这种革命的犯罪者了！加上中国工业倒闭，农村破产，商业凋零，国民经济总的崩溃，失业群，饥饿群，赤贫群之日益加厚，奸，拐，诈，骗，绑，劫，盗，窃，自然一天加多一天！这本是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黑暗统治的当然结果，而国民党却以严刑峻罚，加之于这些为生活所迫，走头无路的不幸的人们之身上！还有，国民党政府因征收“烟捐”，奖励和胁迫人民种烟；因收“特税”举行“鸦片公卖”，保护和奖励人民吸烟，现在对于无钱购买“烟民执照”的烟民，又要处以枪毙和监禁，这真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了。以上的一批犯罪者，也成了国民党监狱广大的补充军；而且这种补充军，源源而来，永不断绝，也就支持了所谓司法官吏们典狱官吏们打之不破的饭碗！在中国百业凋零，经济破产的当中，而能“孤岛独荣”向前发展的，大概要算是监狱这一部门了吧！各地监狱，都有人满为患之苦！据国民党“伟人”们报告，全国监狱，计有囚犯七十余万人，实际上是不止这个数目，再少也在一百万人以上，这也可算是值得报告的一个伟大治绩吧！在这一百万囚人中，有百分之几十是革命的政治犯，因无统计，当然不得而知，但总不会是一个小的数目。这一百万余囚人，在黑暗，污秽，潮湿，熏臭，冬天冻冷，夏天闷热的栊子里，爬着，动着，挣扎着，生活着！饥渴，寒冷，鞭挞，屈辱，疾病，死亡，永远象影子一般，伴随着他们！他们心中的烦恼，悲痛，愤恨，恐怖，可以说是无穷尽的，只有海洋的深广，才能与之比拟吧。有那个文学家，能够将囚人们苦痛的心情，曲折地描画出来呢？我想是很难的。监狱是苦痛的堆场，是病菌的酵室，是黑暗的深渊，是“死之家”，是“石造的柩”，它是建筑在被统治阶级的赤血与白骨之上的。

从前，我是知道中国监狱一般的黑暗情形，但没有入过狱，还不能十分亲切的知道。这次，因我领导的错误与军事指挥的无能，致遭失败，被俘入狱，现在已历时四个月了。自入狱后，亲眼看见囚人们憔悴黄瘦的嘴脸，亲耳听到囚人们的悲叹和哀号，亲身受到一切残酷的待遇，迫得我不能不在未被法西斯蒂匪徒们残杀之前，将狱中情形，描写出来，使全国红军和革命的工农群众，知道他们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们，正在国民党监狱内，挨日子，受活罪，更加激怒起来，加紧奋斗，迅速摧毁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为一切被枪杀，被斩首，被活活地折磨而死的战友们复仇！

囚禁我和刘同志等的，是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的看守所。在三个月以前，还是所谓“委员长行营”军法处看守所，因主力红军西征，蒋的行营移武汉，行营的军法处长带着他的一伙儿，也移往武汉去了。于是江西“剿赤”事业，就由蒋之亲信——顾祝同刽子手来执行了。新任军法处曹处长委下来了，他又带着他的一伙儿来接受了军法处的各部差事（国民党的官吏，都有自己亲信的一群“老人”，他们奉自己的头儿为“老上司”；“老上司”升了官，这群“老人”也跟着升迁；“老上司”调任他职，这群“老人”也是要跟着去的。例如，顾祝同是曹处长的“老上司”，曹处长又是军法处各部门新任官吏以至看守长看守兵的“老上司”，这样便形成了一个集团，一个伙儿，真像唱剧的班子，生净旦丑全有，作奸舞弊，就很顺手方便了）。在北洋军阀统治江西时，这里原就是军法处，一切危害军阀统治的分子，统抓在这里，以“军法从事”杀掉的。赵醒侬同志[1]就在这里被杀。以后国民党军阀照旧以这里为军法处，八九年来杀了几多共产党员红军战士和工农群众，因我不能去翻阅他们的档案，自然无从知道，但总不是少数吧。由这里批准在各县杀掉的，为数更多。所以这军法处的主要作用，是屠杀，监禁那些要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的革命分子，以及“不安份”“不驯服”的工农，是残杀他们的阶级敌人的屠场，磨难一切革命者的地狱，与上海工部局的西牢作用相同。当然，这里也关押着一些其他的罪犯，然只占少数，他们终究是同阶级的人，对他们只是警戒警戒而已。他们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怜惜，自然是存在的。

二

在这军法处的系统内，共有三种组织：（一）军法处是审判机关，一切“罪犯”，都要经过它的审讯和判决的，并有权核准各县县长兼军法官杀人的呈报。（二）军人监狱，凡判决徒刑的“罪犯”，都送到这里来囚禁。（三）看守所，凡未决之囚，都送看守所管押，等待裁判。我因关在看守所，就把看守所的情形详细说明一下。

这看守所的组织，又分三部：优待号，一等普通号（即二等号），二等普通号（即三等号）。优待号，是拿来优待国民党的官吏和有资产的人。房子很宽敞，每室住一人或两人，都有玻窗，都用白纸裱糊过，

与其说是囚室，不如说是书室。住在优待号里的人，除不能自由走出大门外，其余都如在旅馆住着一样，十分自由方便。他们可以在全看守所的围墙内，散步游戏，打球运动，在各个房子内，可以自由进出谈话，毫无限制；可以自由读书看报，可以雇用“公用兵”来服侍；可以借“公用兵”之手，与外界通信，和递送物品；可以由公馆里送饭来吃，或由饭馆包饭；可以饮酒吸烟；各人的太太，少爷小姐，都可以到室内玩个半天一天；还有用五元去吊一个妓女，冒充太太，进来开开心的。各人房内，都是帆布床钢丝床乌木桌椅摆得整整齐齐的；大箱小箧都能带进来；没事时可以开留声机唱几套散散闷；喜欢赌博的可以公开抹牌，一场输赢一二百元。所长和所内职员们，对他们十分客气；他们对所长们，也是时常送钱送物品，十分有礼貌的。看守兵们对他们更是尊敬有礼，不敢稍出不逊之言的。国民党的社会，什么地方都分成头等二等三等……的制度，在监狱内自然也是用得着而且必须施行的了。

一等普通号（即二等号）是关押一般中等社会人物和国民党军队中的连排班长和士兵们。房子较宽，每房只住八人至十人，都睡高铺。在它的总门内，各栊子里可以自由进出谈话，天晴时，每天的两顿饭，都在球场上吃，可以晒晒太阳，透透新鲜空气的。一星期内接见三次，需要的东西或信件，可以由接见的人带进来（太太不能带进来）。看守兵对待他们，虽不算怎样有礼，但总算比较和气的。看报是不准的，只准看老书，比优待号自然差得多。

二等普通号（即三等号）是最苦最糟的号子，专为囚禁共产党员或共产嫌疑犯，以及不幸被俘的红军战士。他们在国民党先生们的眼中，简直不是人，而是蒋贼每次演说时所痛骂的“衣冠禽兽”！是愚蠢（？）的，是无知无识（？）的，是应该受折磨的。三等号的栊子，并不算大，只够十几个人住，却要关三十余人。人挤人的睡着，你的头睡在我的脚边，我的脚搭在你的头上，都睡在栊板上，栊门整天的锁着，绝不准互相来往。所长和所内职员们，对于三等号的看管，是认为愈严愈好，“对于那班无知识的人（？），也用得丝毫客气吗？”这是他们固定的观念。

四

现在我专来叙述三等号囚人们的生活情形。因为优待号的所谓囚人，生活很好，养尊处优，用不着说；二等号苦虽苦，还多少有点办法可想；三等号的囚人们，才真是苦极无告的。他们象落在热锅里的蚂蚁一样，辗转挣扎，死完了才算。

第一，说到他们的饭食！国民党政府，原规定囚粮每月四元五角，虽不能吃什么好菜，饭总该吃比较好一点的米。但在军法处长直接管辖之下的囚粮委员会，是不会将囚粮之款，全部用之于囚粮，而是要用各种方法，去剥取“囚余”的！“囚余”是处长额外收入的大宗之一，每月可得六七百元，都入于处长的口袋里，成为处长的私财。每人每日的饭钱，名是一角五分，实际只发一角一二分，每个囚人要不明不白的贡献三分或四分，作为“囚余”的；再优待号四十几名的囚粮，是不吃的，他们都吃公馆和饭馆送来的饭，他们的饭钱也都算在“囚余”内。囚粮之钱，除处长扣去“囚余”之外，再经过层层的手，每只手都是会掏钱向自己口袋里塞的，实到囚人的咀里，至多只有八九分钱罢了。这正像一个难友所说的“流水的道理”——一股水由大河流到小河，由小河流到小圳，再由小圳流到田里，沿途漏去渗去了许多，实到田里，只有不多的水了。因此，囚饭是一种最下等的腐霉的坏米。饭色是黄的，稗子谷壳沙石很多，每碗饭可拣出稗子谷壳二三百个，沙石难得拣出来，吃饭时，绝不能用力去嚼，否则，包管你的牙齿要动摇！一股霉气，冲人欲呕！饭犹如此，更不能谈菜，每天两餐，都是一钵清水白菜汤，十几天都不会改变一次。八个人共一钵，只要筷子进出捞上七八回，也就只剩下一钵面上泛着几朵油花的清水了。菜只够吃一碗饭，一碗后之饭，只能用清水淘下去。开饭的时间也是不对，午饭——上午十二时开，晚饭——下午四时半开，由四时半到第二天的十二时，要经过十九点半钟的空肚，真把他们饿得做鬼叫！有一个邻号的难友，写信向我借钱，信中说：

“同志，请借几百钱给我买烧饼吃吧！我肚子真是饿得难过啊！那看守兵们烧饼油条的叫卖声，更惹得我饥火中烧的肚子咕咕地叫，这大概是国民党给予我们的一种饿刑的折磨吧！这种饿刑的苦痛，比死刑更长，更难受……”

我虽也无钱，但仍送了六张小票去（百钱一张），这六张小票，只能买十个烧饼，吃完了这十个烧饼呢？不是又要挨饿了吗？

囚人们的几个饭钱，也要横扣直扣，让别人挨饿，自己却拿着从别人口里挖出来的钱去喝白兰地，去赌博，去嫖娼，去讨小老婆，这真只

有讲“礼义廉耻”的国民党要人们所能作出来之事。

第二，就谈到他们的饮水问题。似乎水是不贵的东西，应该可以喝个饱！那知不但要挨饿，而且还要受渴。每天只上两次开水，每次每人可盛一大碗，这一大碗水，并不能全喝尽，洗面漱口，都在这一碗内。所以盛了一碗水之后，先喝几口洗洗口腔；再倒一点到面巾上，抹一抹面；剩下的就喝下肚了。一天只盛两碗水，还要洗面漱口，当然不够，于是看守兵卖水生意就做成功了。每一小洋铁壶开水，要卖铜板十六枚，有钱的可买，无钱的只好眼睁睁地受渴了。

第三，没有换洗衣服，弄得全身脏臭！在他们被捕或被俘之时，身上有几个钱或几件衣服，全被白军们搜去剥去，所以他们入狱，统是一身褂裤；穿上几个月，都不能换下来洗一洗，试问还能不脏不臭吗？所以他们走近跟前来，总有一种怪难闻的臭味，要使人掩鼻。手，脚，面和身体，既无水洗，衣服又不能换洗，尽让他们污秽发臭，比爱惜畜生的人们的待遇猪狗还不如！

第四，新鲜空气也无权呼吸。三十几个人挤在一个狭小的栊子里，各人口里呼出来的炭酸气，身体和衣服蒸发的汗臭，三十几个人一个接一个不断的痾屎痾尿的臭气（屎桶也放在栊子里，每天可痾满两桶），以及这多人时常放的屁臭，都散布在这栊子里，不容易散放出去，这栊子里空气的污秽也就可想而知了。他们就在这污秽的空气里生活着，呼吸着。上自所长下至看守兵，都怕到栊子门口去站一站，都怕触那股臭气。尤其是大胖子的看守长（他大概有二百磅重），他到栊门口去触了一次气，回来马上大吐大呕，病了一天未起床，自后再不敢去看栊子了。

第五，因为无钱，所以发须也不能剃。脑壳和嘴巴，都长得毛毵毵的，活像一伙野人！一直要等优待号有一二个同情者，拿三五元出来，才把他们的发须剃了去。剃头匠剃他们的头，自然是马虎得很，一天要剃七八十人的头，而剃阔人们的头，至多只能剃七八个。

第六，臭虫虱，紧随着他们不离；咬着他们日益憔悴的皮肉，吸着他们日益枯竭的血液。他们除吃饭睡觉闲谈外，就是脱下衣服来捉虫虱，捉到一只，就压死一只。但这些害虫，在此适宜的环境之下，生长率极高，除之不尽，捉之不绝，只该这些囚人们的皮肉血液遭殃罢了。同时，老鼠很多，有一次，老鼠咬去一个囚人的手指头，鲜血涌流！再则，这看守所地势很低，阴沟不泄，一下大雨，就水满一尺，囚人们若

要出栊门一步，都要打赤脚过水，水退后所蒸发的秽气，同样令人作呕！

第七，精神上的屈辱苦闷更甚！在这栊子里，不准看书，不准看报，不准高声说话，不准唱革命歌。可憎的故作傲慢的脸孔，可恶的随意呼喝和斥骂，有时，还要遭打，把囚人们的人格，任意糟踏！这种精神上的侮辱，其痛苦并不亚于身体上的摧残！

我们大家就在这样的环境里，挨过一天又一天！

据说，这看守所的设备，还算好的，各县的牢监更是黑暗，这全是事实，因为从各县解来的人，十个有九个是黄皮瘦脸，全失了人相的。

卖国巨头蒋介石，曾通电优待红军俘虏，这全是骗人的鬼话！红军对于被俘的白军士兵，基于阶级的友爱，故慰劳欢迎，惟恐不至！杀鸡杀猪，盛宴款待，开欢迎会，演革命新剧给他们看，同他们谈话演讲，引导他们到各处参观。愿留者留，不愿留者给资送走，这才算真正的优待！国民党对于它阶级的死敌——红军，只是磨难，屈辱与杀灭！所谓优待，就是放在牢监里，收容所（与牢监全无二样）或感化院（比牢监更压迫的利害）来饿，来冻，来渴，来让虫咬，来病来死罢了！我们的阶级敌人，对于要推翻他们的罪恶统治的战士们，是丝毫不会讲什么“同胞”或人类的情感的，只要他们想得出来的毒办法，全会施行！

五

中国监狱的胥吏们对于囚人们的掠夺敲诈，恐怕是全世界少有的吧！他们认为囚人们的生命，捏在自己的掌心里，敲他一点钱，算是什么！这看守所也不能例外，有种种敲诈囚人金钱的办法：

第一，在处长所长默认之下，在看守长合伙之下，看守兵们公开设卡。凡替囚人买东西，一定要到卡纳税，十成抽二，有时还要多抽一点！纳税之后，再由采买兵（轮流派的）又要十成抽几，真正落到囚人手里，至多六七成，少则对折。有的心狠的采买兵，一元只买三角钱东西给囚人。但优待号的先生们买东西，可不纳税，也轻易不敢私扣，因

为他们知道物价，又能同所长去说（不是报告），可以惩罚采买兵。

第二，利用囚人们难忍的饥饿，看守兵们就在外面贩烧饼，油条，面包进来卖。烧饼整批的贩，四枚一只，在牢内卖六枚一只；油条原价每根三枚，牢内每根卖四枚；面包每只三枚半，牢内每只卖六枚。优待号的先生们，简直不会吃这些东西。

第三，利用囚人们不可耐的口渴，看守兵们就乘机卖开水，每小洋铁壶的水（有时并不是开了的水）卖十六枚，在上海只卖三枚或四枚，这里却卖十六枚，差价如此之大。所内职员和看守兵们用的喝的水，就都可算在这卖水的盈余内，不必另花钱了。

第四，暗地买卖，赚头更大。有烟癖的人，买一枝香烟一角大洋，一根火柴十个铜板！还有国民党区域内的鸦片烟鬼，瘾发起来，一钱烟土，三块大洋！酒鬼——一杯高粱酒二三角大洋不等，真是骇人听闻！我前面说过，优待号内，则可以自由抽烟喝酒，白金龙，大炮台，白兰地，威士忌大批的买进来，谁都不来过问。

因为抽税，私扣，私卖等等横财之收入，看守兵们每月除五元五角的正饷外，还可以弄到“外花钱”六七元至十余元不等。强盗世界，白昼打抢，然而这却称为执行军法的地方！

六

在这样的牢栊里，你就是一只铁汉，也要病倒！疾病是比饥渴虫虱更可怕的灾祸。在《水浒传》上写的，每个新犯都要打下几十“杀威棒”，现在，这里虽不打“杀威棒”，但疾病却比“杀威棒”厉害百倍！“杀威棒”只打得你皮破血流，疾病却使你肉消血竭！二等号的囚人，病者占百分之五十以上，三等号的囚人，病者占百分之九十几以上，不病的只有几个人而已！优待号却没有一个病的，就是有，也只是伤风咳嗽罢了。我与刘，王，曹四个人住在一个栊子里，还得到他们的所谓特别优待，我小病了两次，刘、王、曹轮流的病了两个半月；王、曹患着利害的伤寒症，是从死里活转来。曹病倒一个月未吃饭，聋天哑地，对面都认不到人；王也有二十余天未吃饭。病后都瘦得活象一对骷髅！有许多

红军战士，入狱时，都肥胖胖的，雄生生的，不要几天就病倒了，不要几天就倒床不能起来了，再不要几天就死掉了！幸而不死，一样变成骷髅般的东西，颠颠倒倒，不能移步。在三等号中，这骷髅般的人，举目皆是，浮来漂去，苦极无告！尤其是那些病者垂死之时，呼父号母，呼兄号弟，辗转哀叫，惨不忍闻！尿屎都痾在身上和栊板上，自己就在尿屎中，爬着，滚着，抓着，摸着。没有医生医治，也没有一点水喝，就让他哀叫一二天，断气才算。中央区有几个区苏主席，都是这样磨死的，如不是亲眼看到，真不相信人世间尚有如此悲惨事！病死人，简直不算一回事，一天死三个四个，也不算什么，死一二个，那就算是好日脚了！“报告所长，某号今天死了三个，某号死了两个。”看守兵向所长报告，所长总是这样冷淡地回答：“死了就算，叫公安局派人抬去埋了就是了。”看守兵看到沉重的病者，也总是说：“这个家伙，又不是今明天的货！”死了的囚人，有时一两天没有人抬去埋葬，硬僵僵的躺在那里，成群的蝇子在尸上吸吮乱飞。处里规定埋葬一个死人，用费十二元，但公安局的卫生警察，只用六元买棺木，二元倩人埋，自己却赚下四元。国民党的社会，到处都有人赚钱，真是不错。据在军医院做过事的看守兵说，国民党的兵士，死了一只，十三元的葬埋费，也只用八元了事，余下的钱，就是看护长和看护兵们的“外花钱”了。医院里死人越多，“外花钱”越多，所以看护们都愿自己看护的伤病兵多死些，自己就可发财了。因为死了一个兵，不但在葬埋费内得到一笔“外花钱”，而且死兵身上剩的钱和衣服，也都归于看护们的“外花钱”项下。有一个看守兵很得意的对我说，他在抚州一个军医院当看护兵，院内每天要死伤病兵上百个，半年之间，他赚了一千余元（有一个死的官长，身上就摸到钞票五百元）。我问他那多钱存在那里，他说，还不是嫖嫖赌赌的花完了。现在看守所内囚人们之死，“外花钱”虽不多，却也惹起看守们的眼红，他们曾向所长提议，要自己来办理这件事，以免肥水落到外人田，但所长因向例如此，不便变更，把这提议打消了。

因为病的（全是危险的传染病）死的人太多了，似乎他们也看不下去了。于是请医生来看，医生每天来一次，鼻口上带起一块放了药的罩布，如防毒面罩一般。病人扶墙摸壁的走到医生面前站着，医生从口罩里哼出下列的问话来：“什么病？”“头痛？”“肚子不好过？不想吃？”“发烧不？”“有点作寒？”“大便通不通？”不耐烦的问完了这些话，就在药单上画洋字，无非是“阿士匹灵”，“昆林丸”，“泻盐”几样药罢了。一点钟内可开好四十几个单子，好不好那只看你的运命了。到底，医生还是做了一点好事，有一次，所长问医生，为什么天天诊断吃药，病和死的不见减少呢？医生说：“那能怪我？腐霉的饭，熏臭的栊子，传染病不

隔离，重病没有人照料，就是将医院搬进来，也没有办法！”所长问要怎样办才好，医生建议：“要买好一点的米，不让他们吃腐霉饭；早上放出来透一透新鲜空气；平常也不要镇天锁门，让他们在一线天的弄堂里走走；栊子里洒洒臭药水；十分病重的送去医院。”所长采纳了医生的建议（这算是所长的大功大德），果然病和死亡都减少了，现在百人中大概只有三十人是病的，也有两三天不死一人的。可见国民党的官僚们，漠视监狱卫生，草菅人命，罪大恶极！囚人一想起同伴们病死的惨况来，都觉得倒不如一枪一刀，死个痛快！

贵溪县标溪姚家（过去是苏区根据地，被敌人筑碉占领）的一个农民告诉我，他共有三个人，因反动派报告他们为共产党员（他们不是党员，是革命的农民，当任过地雷队），同时被白军逮捕，解到抚州牢监里，就病死了两个，现只有他硕果仅存。我看他那种黄皮瘦脸的样子，这仅存的一只硕果，恐也存不了多久了。他们三人，全都有妻室儿女，他们之死，要累得那伙孤儿寡妇多受罪啊！

这些囚人们，不判死刑，也要判三年五年或十年以上的徒刑，能够挨过这么长的牢监生活而不死者，那只有钢做的汉子才能做到。

七

凡是罪犯（？）进来，照例都要审问一次。审问是形式的，而作判决的根据，则是各地豪绅地主反动派罗织罪状的报告。

军法处判决罪案，当然是根据严格的阶级原则的。据军法处的一个职员告诉我，从前判罪都很重：分田委员或土地委员杀无赦！乡苏主席以上的杀！村代表或杀或判几年以上的徒刑！红军中排长以上的杀！政治工作人员杀无赦！战士们，无人控告的送感化院，有人控告打过土豪的也要杀。这样一来，被杀的就太多了。后来，因过于残杀，更会激起工农们的阶级仇恨，乃采取所谓“宽大政策”，判死刑的是较少了，都改判长期的徒刑。在这长期的囚禁中，不怕你不会病死，同是一死，却博得了“宽大为怀”的美名，计诚两得。还有不判决的，解回原地处理，在原地豪绅地主反动派报复之下，十个是有九个要处死的。

各县县长都兼了军法官，他们都是道地的豪绅或刀笔吏，他们判决革命工农的死刑，呈辞上说得生龙活现，不由你不核准。军法处共有六个军法官，每人核准各县报告处死刑的，平均每天四人，一个月就要杀七百二十人，一年就要杀八千六百余人（这只就江西一省而言）。在牢监折磨死的在外不算，实则折磨死的比枪毙斩决的，要多好几倍，国民党的杀人成绩，也可说是洋洋乎大观了。不，他们还不满足，还组织暗杀队，在各地暗杀他们认定的敌人，许多革命的知识分子，名字都上了他们的黑簿。

至于他们本阶级的人，不算犯罪，而是错误，警戒就算了，用不着惩罚。而且可以说人情，送贿赂，门门是道，有路可通。国民党要人们，口口声声不准讲阶级，更不准讲阶级斗争，实际上它正在用各种残酷的方法，去镇压杀戮它的阶级敌人——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百意周全地保护它的阶级统治和阶级利益。所谓反对阶级斗争的真意义，就是说只允许他们对我们的阶级压迫和残杀，不允许我们对他们的阶级反抗和战斗。

八

军法处的主要官吏，计有正副处长，法官，军人监狱的典狱官和看守所长。现分别言之。

前行营军法处陈处长，为一深瘾的鸦片烟鬼，是一个老奸巨猾的老官僚，极贪钱。优待号有钱的先生们，很少没有向他进贿的。贿款千元以上至二三万元不等。得了贿款，大事可化为小事，小事可化为无事。在他任内，据说得款十余万元，难道还怕无钱抽鸦片吗？副处长钱某为他有力的一个抓钱副手，钱某对于“下人们”的凶恶，自己生活的豪侈，狂嫖烂赌，无所不为的行动，闻之令人发指！这两只家伙，手里却捏住军法大权，杀人劫货，作恶多端！现在绥靖公署军法处，调来了曹某任处长，他也是一只老官僚（清拔贡出身），表面上满口的仁义道德，肚子里也是男盗女娼的，与陈某比较起来，算是“稍胜一筹”。但也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

法官们尽是一些坏蛋，刽子手！他们捧着蒋贼御颁的几份杀人条

例，每天总有八小时拿着笔在判死刑和徒刑！除了这些“办公”之外，就是到处去敲竹杠，寻“外花钱”！

经过军法处判处徒刑的，都送军人监狱关押。军人监狱的详情，不得而知，但据一般人说，管理更严，不自由更甚，囚人们也常有反抗的举动。疾病同样盛行，每天都有二三个或三四个病死的囚尸从里面拖出来。

典狱官和看守所长，官位虽小，威权却大，在囚人中，他是个小皇帝。利用他们的地位，是可以敲钱发财。不久以前，有一个姓汤的所长，苏州人，他回去娶老婆，声说无钱，优待号的先生们，就合拢送了他二千元的婚礼！先生们既如此厚礼，那怪所长不加倍客气呢？普通号的穷鬼们，一个大子儿都不送，又那怪所长常来发狗威呢？至于问他们有什么才能，则他们的才能，就只适宜于做官，其他都是不成的。

军法处的官吏们，实际上不过是蒋贼指挥下的一伙盗匪贪官而已！

九

再来谈谈这狱内的看守兵和卫兵。看守兵大部分都是不愿上前线，而愿在后方“混事”的伙计。他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赚钱！上下都赚钱，有钱就有了一切，那能怪他们不把眼睛钻在钱堆里！他们与看守所的关系，完全是雇佣关系，你若问“为什么来当看守兵？”他总答：“为一个月十多块钱！”这十九个看守兵，虽然干着帮助刽子手的勾当，但都是穷苦工农出身，本质不坏，若有较好的教育，他们大部分是可以转变过来的。

卫兵一连，为江西保安团派来的。生活极苦，除伙食外（每日两餐，比囚人们的伙食，好不了几多）可得两元。又承团长的好心（？），替他们保存一元，只得一元；加上分得的伙食尾子，每月可得二元二三角。每天八点钟的站岗，一个月二百四十点钟，每点钟的代价只得铜元三枚，可谓廉矣！这两块多钱，鞋袜零用，剃头抽烟，一应在内，叫他们怎样过下去呢？怪不得他们愤恨不平，口吐怨言！若有正当的领导，倒戈哗变，是很快的。

假若这连卫兵倒过来，这个屠场，岂不要翻了过来！

十

这里的冤狱，当然很多。押在看守所一年几年不判，最后宣布无罪开释的，是常见之事！随便举几个例吧：

有一个人，系一条红裤带，被认为有赤化嫌疑，捉来看守所，关了一年，以致病死！

有一个鄱阳人，他的父亲，因一点小事被捕入狱，他看过父年老了，自己入狱，替父出去；父出狱未久就死了，他关在看守所有了两年，还没有一点消息。

有一个万年人，出身地主，积极反共，因挂错了一张路票，关在看守所，也有了两年，这次才押回原县找保开释，大概知道他是一个地主了。

此外，还有许多，举不胜举。

一捉进这里面来，不管冤狱不冤狱，既无上诉机关，更谈不上什么赔偿，上则凭所谓“唯一首领”的喜怒，下则凭处长法官们的喜怒，以定生死！法律条规，全是杀人武器，专制黑暗，更甚于清朝皇帝！

十一

我已照实将军法处看守所的实际情形写了一点。据说，这看守所虽不算天字第一号的监狱，也在二等监狱之列，比这更坏十倍百倍的，各地都是。百万囚人就都一天天地死亡在这地狱之中。我们应该怎样呢？我们不能希望敌人的良心发现，不能希望敌人的仁慈，怜悯和改良，我

们自己是有力量的，我们要用拼命战斗的精神，拿起枪炮去消灭卖国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以便连同消灭他的黑暗监狱！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上的罪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作一最后的战争！

……

……

一九三五年六月九日晚十二时完稿

[1]赵醒侬烈士，江西南丰县人，中共党员，是方志敏同志的入党介绍人，在上海、江西为党作了很多工作。北伐军到南昌前三个月被军阀逮捕，囚于南昌的军法处，两个月后被敌枪杀。志敏同志说他是“江西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革命运动的第一个牺牲者”。

给某夫妇的信[1]

目前在国际以及在中国，都在进行共产主义与法西主义的决死斗争。历史将会决定这种斗争的前途——共产主义胜利，法西主义归于消灭！

在这两种主义决斗面前，人们都应当睁开眼睛看清楚点，选定自己的立足点。还是站在共产主义方面，暂时受着统治阶级的迫害，而最后胜利；或是站在法西主义方面，暂时似乎安稳，不久就被工农的铁拳击毁？！必须站在那一方面，走中间路，是很少可能的。照着历史发展的趋势与对于真理的追求，凡是一切有良心，有远识，有勇气，不甘落后于时代的人们，应该决定的站在共产主义方面来反对法西主义！参加革命来反对反革命！

中国国民党，已成了中国一切灾祸之根源！里面没有别的什么，尽是一伙强盗，一伙卖国贼，一伙屠杀工农群众的刽子手！国民党不灭，中国就要灭！帮助国民党的，就是罪恶；破坏国民党的，就是正义！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这是已经十分明显的真理。红军是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民族的唯一武装，是中国的命根子，这全是事实！用自己所有的力量，从各方面来帮助苏维埃和红军，摧毁国民党的统治，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应该见义勇为的行动！

我自落难以来，承你们友谊的帮助，实为感激！故我在临刑前，写这封信给你们，表现我对你们的希望：

一、对于共产主义和苏联的书籍，应多多的而且用力的去研究一番，一切非驴非马的东西，可丢去不看。在理论的政治的认识上，站稳着脚步，才不至于随时为某些现象或谣言而动摇自己的革命信仰！

二、站在党的同情者的地位，在党外利用你们和各方面的关系与自

己所有的力量，去不断的作出许多有力的帮助党，苏维埃和红军，以及捶碎、破坏国民党统治的工作和活动！

三、你们生活要尽量朴素化，不要奢侈不慕虚荣。从自己的节俭与从旁人的筹划中，支出一批款子，来帮助中国革命运动的经费。

四、这并不是说你们从此就该暴露自己的政治面目了，相反的，言语行动，更应慎重，以掩护自己的活动，而达到成功。但是，切不可听到一二个懦夫的劝阻与黑暗的朋友的威吓，自己就软弱下来，放弃应有的努力，特别在那稍纵即逝的紧急关头！

五、希望你们在我死后做到允许我的诺言，切不可因为困难或虚惊而抛弃信约！

我绝不是要引导你们上危险的□□□[2]，而是要引导一对有革命信仰和热诚的人们，从反革命营垒，跳入革命的营垒；从罪恶跳入正义；从黑暗跳入光明！

愿你们亲爱的生活并合作的努力！

云母文

一九三五年五月

老爷太太，是最可羞辱的名字，现在你们虽不能拒绝这个名字，但不可保存这个思想！

[1]原信收信人姓名已缺，方志敏烈士在信笺上有一批注：“此信可保存！”

[2]原信此处缺三个字。

《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序言[1]

房屋是谁造的？是工人造的。布是谁织的？是工人织的。衣服是谁缝的？是工人缝的。轮船火车，汽车飞机以及许多许多其他物品是谁造的？……[2]树木花草，是谁种的？是农民种的。鸡猪鹅鸭，骡马牛羊，是谁养的？是农民养的。因此，就可知道凡人类衣食住行乐的各项东西，都是在工人的铁锤和农民的锄头跟镰刀之下创造出来的。目前花花绿绿，美丽可爱的世界，绝不是那虚无漂渺的上帝创造的（那是基督教徒骗人的胡说），而是我们拿着铁锤，拿着镰刀，结实健壮的工人农民，用自己的血汗劳动创造的。倘若没有我们工农劳动者千万年来的拼死努力，这个世界还会成个什么样儿，还不是荆棘丛生，遍地荒芜的一个荒球！然而，我们工农用血汗劳动创造出来的世界，却不为我们所有，反被那些不劳动专坐食的寄生阶级霸占去了！我们造起了高楼大厦，自己却与猪狗一起住在污秽的矮屋里；我们织就了绸缎呢绒，自己却衣不蔽体，受寒受冷；我们做出了美味粮食，自己却抱住肚子受饿；我们造出了汽车，却给太太小姐们兜风；我们造出了飞机，却只给老爷们东飞西飞的交通便利；尤其是我们造出了枪，自己却给人枪毙；我们造出了炸弹，自己却给人炸个血肉横飞。我们创造了财富，财富被他们掠夺去了，自己却成了一无所有的穷光蛋；我们创造了幸福，幸福被他们享受去了，自己反成了被幸福遗忘了的人们。总之，我们创造了一切，一切反没有我们的份儿。落到我们身上的，只有饥饿和冻冷，愁苦和屈辱，疾病和死亡，这就算是对于我们创造者的报酬。创造者变成了奴隶，寄生虫反做了主人，别的都可忍耐，此事我们是万不能忍耐下去的。讲人数，我们是绝对的多数，他们还不当我们百分之几；讲力量，工农的拳头，伸出来碗般大，劲头足，不说是打就是吓也可以吓死他们。为什么我们多数人反被他们少数人欺压，剥削践踏呢？为什么我们被踏在他们脚下，不能翻身转来呢？讲起来，原因很多，主要的共有下列几点：

一、他们寄生阶级，就是地主资产阶级，手里拿着一件最有力的武

器，这就是政权！他们为要压榨我们，统治我们，就组织起他们的政府，军队，警察和法庭，并立下许多保护他们利益的……[3]，他们就用这些武器，来施行镇压。例如：我们工人为生活所迫，起来罢工，……[4]他们的政府就用军队、警察的力量，镇压罢工，法庭可以把我们的罢工领袖，抓去判罪。我们农民，如交不起租，还不起债，衙门就会用拘票捉得去，关起来押缴。假若我们暴动起来，他们的政府，更会调用一切力量来屠杀，围剿。他们虽然是少数，但他们手里掌握了政权，就有力量来统治我们多数人。中国的地主资本家，人数比工农群众少得多，弱得多，因为他们有国民党政府，有白军警察法庭等等，所以暂时还能维持他们寄生享福的……[5]。

二、他们在用强力压迫之外，还要利用各种方法，来进行“愚民教育”。为要巩固他们的统治，他们不要我们聪明觉醒，却要我们愚蠢酣睡，不要我们认识真理，却用死力蒙蔽真理。他们的报馆，书馆，学校，戏院，教堂，寺庙，讲演所，说书场，都是进行“愚民教育”的地方。他们一致地叫我们相信上帝，相信鬼神，相信风水，八字，命运（一切都是命定，不能强求），相信来生有福忍受现世痛苦，相信那“礼义廉耻”的奴隶道德，相信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用这些有毒的精神鸦片，来麻醉我们工农的头脑，使我们永世做个驯服安份的好百姓，不知道而且不敢起来反抗。

三、团结就是力量，他们是最怕我们团结的。他们用权力禁止我们集会结社，用各种毒恶方法，来阻挠和破坏我们的团结。使我们永远象一盘散沙似的散漫，以便各个打击和欺压我们，不能一致反抗。

这三大原因之中，最主要的还是因为他们政权在握。他们握住了政权，就可以用强力镇压我们；就可以自由地进行对我们的精神愚弄；就可以任意妨害和破坏我们的团结，以致形成目前少数人统治多数人，寄生虫享福，劳动者吃苦的不合理的现象。

这种不合理的现象，除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以外，现在世界各国，都是如此，中国更甚。中国的劳动阶级和农民，不但吃尽人世间的苦，而且苦到不能生存了。

然而，这种现象，是不会永久下去的。中国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的理论和策略指导之下，早就结成了自己的战斗团体。不怕阶级敌人的屠杀和压迫，将中国共产党组织起来。这一群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明白了自己的地位和任务，所以，深入在中国的工农

群众中间……[6]揭破地主资产阶级的种种欺骗和愚弄，说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真理，说明我们穷苦的来由，以及解救的方法，说明团结和斗争的重要，尤其是说明用武装暴动的手段夺取政权的重要。在这样宣传鼓动之下，工人阶级首先团结起来了。一团结起来之后，就表现它伟大的斗争的力量，由“二七”流血斗争，到五卅运动，到省港罢工，到出师北伐，到上海暴动，一直到广州暴动，到处都表现工人阶级是真正的彻底革命的阶级。由于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广大的贫苦农民群众，也团结起来，斗争起来。……[7]就单独领导中国革命，继续前进，领导工人阶级的斗争，领导农民的暴动，游击战争，以进到大规模的国内战争。从广州暴动起，中国革命已进入苏维埃革命的阶段，各省农民群众蜂起暴动，开展游击战争，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起自己的苏维埃政权。由散在各省的地方政权，进而汇集起来，建立全国的中央政权——在一九三一年十月革命纪念节，开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宪法大纲，成立苏维埃中央政府，以指导全国的苏维埃运动。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以后，苏维埃运动的狂潮，更在各省汹涌着。赣东北苏维埃政府，是这狂潮中的一个大浪。

从此，从前没有政权，受地主资本家任意欺压和剥削的工农，这以后因建立了自己的政权，翻转了身，把那班寄生虫打倒了！谁说我们没有力量，我们的力量，正是不可侮的。谁说我们应该永远做奴隶，我们一团结起来，就由奴隶变做了主人。我们能创造世界，我们也能把失掉了的世界夺回来。

开头，苏维埃三个字，有许多人不懂得，现在，苏区内的儿童团，都懂得苏维埃政府，是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的政府（但在国民党区域中，这次还听到有好些人问我：“苏维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它与国民党政府根本不同。国民党政府是地主资本家军阀的政府，是不断的出卖中国投降帝国主义的傀儡政府，是造成中国民族危亡和经济浩劫的祸根。苏维埃则是工人农民民主独裁的政府，是抗日反帝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是要将中国从最后的崩溃毁灭中挽救出来。它的目的，是要造成和苏联同样富强和快乐的社会主义的国家，以进到世界革命。只有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中国民族和工农群众才能得到最后的解放，这已经是十分明白之事了。

国民党政府为要保护它的黑暗统治，为要替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开辟道路，扫除障碍，就用了各种残酷和卑劣的方法，来进攻苏维埃和红军。不惜出卖中国全部，求得帝国主义的大力援助（大批的借款，大批

的飞机枪炮的供给，大批的军事政治顾问的聘请，这都是公开的）……[8]。企图将这新兴的唯一拯救中国的革命政府，消灭了去，使整个中国，都变成“满洲国”，卖国巨魁蒋介石，也就可以继溥仪之后而登基了。然而，苏维埃政府，是强有力的政府，它有英勇善战的红军，它有千百万受它指导的工农群众，它对于进攻的敌人，是要坚决抵抗的。它不象国民党政府，一个月失去东三省，十天失去热河，这次更加无耻了，只是几个日本浪人如土肥原之流，开口一吓，就轻轻地将华北的两大都会——平津让出，河北，绥远，察哈尔，宁夏等省，即黄河以北的大块领土一下子全部抛弃。苏维埃政府不会那样无耻，……[9]抗战。在历年的战争中，把国民党进攻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屡次惨败。倘若不是帝国主义的不断援助，我们早已将国民党打倒了！这两个政权的对立与抗争，就构成中国全部政治活动的核心。

我是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的一分子，在开展和巩固赣东北苏区的战斗中，在进行苏维埃的建设中，我都是用尽我所有的力量去做的。在过去，我们曾获得了不少的胜利和成绩，击败和消灭了许多顽强残暴的敌人。这次因为我们政治领导的错误和军事指挥的无能（客观的困难是有的，但都可以设法克服的），致红十军遭受怀玉山的失败，我亦因之被俘，囚禁于法西斯蒂的军法处，历时已五个来月了。何时枪毙——明天或后天，上午或下午，全不知道，也不必去管。在没有枪毙以前，我应将赣东北苏维埃的建设，写一整篇出来。我在这炎暑天气下，汗流如雨，手执着笔，一面构思在写，一面却要防备敌人进房来。我下了决心，要在一个月内，写好这篇文字，是由于下列的动机：

一、国民党政府，利用它的报纸言论机关，极力诋毁苏区，咒骂红军为“赤匪”，苏区为“匪区”，用最武断的造谣，描写苏区如何破坏，如何荒凉，如何穷困，人民生活如何痛苦，并捏造出许多全非事实的“赤匪的罪恶”，想以一手遮尽天下眼目，打断国内民众对苏区的同情。同时，对于进步的革命刊物，则绝对禁止，不准发行。然而造谣终抵不过事实，有时，在他们的报纸上又不自觉地将苏区的种种好处说了出来。如我们主力红军西征后，白军乘虚进占瑞金，就在报上发表：“瑞金，会昌，兴国等县，禾稻极好，未受旱灾，应派军队和挨户团去割。”这一则消息，说明苏维埃注意水利的修整，只有苏区，才不受旱灾；同时，又说明国民党看苏区禾稻极好，就强盗般地去抢割。他们又发表一消息：“瑞金，会昌，宁都，兴国，石城，广昌等县，烟毒早已禁绝”，这又说明只有苏维埃才有决心和力量，禁绝烟毒，这些都是用他们的手，打他们自己的嘴巴。现在，我却要将赣东北苏维埃区域的建设情

形，据实写出。不但不象他们所宣传的那样破坏，荒凉，穷困，痛苦，而且证明自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从百端困难中，如何去实行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建设，如何去改善工农群众的生活，如何去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只有苏区，才是最民主最有秩序工农群众最快乐的国家。用事实去打破敌人造谣的狗嘴，用事实……[10]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得十分之好。

二、苏维埃一宣布成立，就遭受敌人的猛烈进攻。敌人通常是以数十倍兵器技术都占优势的兵力，向我苏区进攻。然而他们所得的，只是不断的溃败，苏区日渐扩大。五次战争以后，主力红军，离开原有根据地，原有苏区，虽暂被他们占领，但群众斗争与游击战争的配合，终会将进攻的军队，逐渐地消灭了去，以恢复苏区；同时新的苏区，却在创造的过程中。就是我们红十军这次受到部分的失败，也只是我们领导错误的结果，而绝不是红军之不能战斗。假若数量武器各项红军对白军的比例调转来，或红军与白军相等，或只少一二倍，那白军还能存在一天吗？这就证明凡能为群众谋利益，得到群众拥护的革命军队，虽然物质条件较差，仍能胜利；反之，残害群众，与群众作敌的反革命军队，就是有较优的物质条件，也必失败。同时，又证明国民党所谓中国无力抗日，日本进攻中国，中国只有束手听受它的宰割蹂躏，这完全是汉奸卖国贼们掩饰自己卖国投降的罪恶的谰言和诡辩。

三、赣东北苏区，处在经济落后的乡村里，又受着国民党严厉的经济封锁，得不到一点外间的经济援助；为抵抗敌人的进攻，天天都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之中，不断的受着敌人残忍的破坏。然而，我们发扬无产阶级的积极性创造性，在工业农业对外贸易各方面，都有前所未有的发展；商业因大商人逃走与经济封锁，遭到破坏，但以苏维埃商业之创立，亦足够群众的商业需要。这与国民党区域中的经济总崩溃，毫无一点办法的状况，比较起来，真可以使他们汗颜！实际上中国的经济浩劫，正是国民党统治的结果，并不是什么不可避免的命运。在苏维埃统治下，不但不会有什么经济浩劫，而且可以使国民经济，大大地繁荣起来。远如苏联的社会主义大建设，近如我们各苏区的经济建设，就是事实的证明。

四、在长期的战争中，许多新的强有力的工农干部，培养了出来。他们在各自被规定的任务下，发扬他们的智慧和才能，……[11]功绩，使我至死都不能忘却。我应将他们可敬的活动和努力，记录下来，以作我对于他们的纪念，并鼓励他们前进。

五、赣东北苏维埃的建设在党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指导之下，是

获得许多成绩。毛泽东主席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大会上报告，曾称赣东北为苏维埃模范省。我们从困难中甚至从许多错误中做出来的工作成绩，虽不能自满，却应写出来告诉全国各苏维埃区域的工作同志，以供他们的参考。我们做错了的，他们不再做；做对了的，他们可效法做；遇着的困难，看看我们是用什么方法解决的。

基于上述动机，我决意要写成这篇文字，这算是我临死前的一滴努力。

因为是叙述事实，我只要忠实地写下来就得了，绝用不着一点铺扬和夸耀，我写的态度是十分诚实的。

这里要附带说明：为要延缓敌人对我们死刑之执行，以达到越狱的目的（因为一时找不到人送信出来，得不到外援，恐越狱是要成为幻想），与取得在狱中写作之不受干涉，我曾向敌人说了个谎。我说，要写一篇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经过与赣东北苏区的详情，敌人乐得甚么似的，赶快令看守所供给桌椅笔墨和稿本。他们满望从此得到一点“剿匪”（？）材料，以便更凶恶地来摧残苏区。实在，我却利用这个机会，写成了好些文稿保藏着，以揭露国民党的阴谋。这篇文稿写成时，能够越狱更好，不能则必自杀，这篇文稿，是决不让敌人看到的。敌人是限定我八月三十一日交稿的，到了那天，我会留个字条告诉他们，我写的稿子，已经撕成碎片，丢到马桶里去了。我希望这篇稿子，能借友人之力，送到党的中央。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九日下午

[1]《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一文没有写完，这里摘录的是第一章，原稿多有残缺。

[2]此处原稿残破，缺十余字。

[3]这两处原稿残破，缺字。

[4]这两处原稿残破，缺字。

[5]此处原稿残破，缺字。

[6]此处原稿残破，缺字。

[7]此处原稿残破，缺字。

[8]此处原稿残破，缺十余字。

[9]此处原稿残破，缺十余字。

[10]此处原稿残破，缺字。

[11]此处原稿残破，缺字。

记胡海、娄梦侠、谢名仁三同志的死

六月五日，为中国旧历“端阳节”。承一位难友的好意，送给我四样菜，作为“过节”。我商得看守所长的同意（仍为那位难友从旁关说之力居多），拿这四样菜与刘、王、曹同志等同吃，主要的是要借此与他们当面畅谈一次。自从敌人强迫的将我移入这阔人们居住的优待号后，我就失掉了与他们经常面谈的机会，感着十分寂寞。因我与优待号的先生们，除一二人外，其余都是格格不相入的。

菜摆好之后，刘同志忽说：

“叫娄梦侠同志来，他说过今晚要同我们吃饭的。”

“娄梦侠同志是谁？”我问他。我简直没有听过这个名字。

“中央派去中央苏区做保卫局工作的，他被捕来这里已经三个多月了。”刘说。

“好好，请他来。胡海同志也请他来。”我说，我早就知道胡海同志来此一月余了。

“胡海同志吃过饭了，不必请他。”王同志说。

待一会，娄同志过来了，他是一个强壮的青年，面上带着笑容。我问了他几句话，我们就一块吃饭了。几个党的斗争干部，落在敌人牢狱中，吃“端阳”饭，我心里发生了一种深沉的伤感。

四样菜中，有一个未切开的“清炖鸡”，大家都用筷子去撕。娄同志先撕下一只腿，送到刘的饭碗里。刘说：“你吃你吃。”娄说：“你吃，你只有一只手。”接着他又撕下一只腿，送到曹的饭碗里，曹说：“你吃你吃。”他说：“你吃，你也只有一只手。”（曹负伤的左手，至今未

愈。）我撕下一块翅膀连头颈一起，即送到他的饭碗里，他说：“你吃，我自己来。”马上用筷子夹起要递还我，我用筷子按下去，并说：“同志，你吃了吧！”我知道，敌人对于我们做保卫局工作的同志，是杀无赦的。经我手送给他的一块鸡，怕算是最后的一次了。

饭后，我在栊门口站着，胡海同志刚就站在栊门外。他是矮小的人，满面的麻子。他自入狱后，即患肠炎症，卧在栊门外竹床上有二十余天。他因这一场重病，黄瘦得不像人相。这次，他未被病折磨而死，大概因他是农民出身，体质素强吧。他穿的衣看去十分污秽，乃是无法换洗（无衣无水）。我隔着栊塞子与他谈了十几句话。他表示愿意坚决就死。

随后，我与刘、王、曹同志放谈一切（派来监视我们谈话的看守班长，已交成了朋友），直到十点钟“收栊”的时候，我才与他们分别回来。

第三天，敌人就将娄梦侠同志提出去枪毙了！提出的时间很早，在早晨五点钟左右，我还在睡着（我每晚都要到十二时以后才睡）。过后，看守兵告诉我，才知道的。

接着娄同志死难的第二天，我才起床，就看到有八个卫兵，手持着枪，都上了刺刀，知道法西斯蒂又要杀人了。我以为是枪毙我们四个，赶快将一些零碎文稿捡好，塞入壁上脱开的裱纸里（我曾与一个人约定，我若突然被提出枪毙，他就会来此处拿取的），准备他们来提。后听到叫胡海同志的名字，知道是他临难的日子了！随即看见押着两人出去，一个是胡海同志，一个不认识，脸上也是黄瘦不成人形，并长了一嘴巴的短胡子（无钱剃头）。他们都很从容地走出去。一刻钟之后，他们就被敌人的枪弹，断绝了生命！

看守兵马上跑来告诉我：“今天枪毙的，又是你们那边的两个：一个是胡海，一个是谢名仁！”

这三位同志的生平事迹，我很不清楚（除胡海同志是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土地部长，我早知道外，后经查问，才知道娄梦侠同志是江西省保卫局长，谢名仁同志是中区兴国县委书记）。但他们临难不屈，悲壮就死，不愧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我们对这三同志的牺牲，除沉痛的哀悼外，并应认识下列两点：

（一）法西斯蒂国民党，早已疯狂地屠杀了我们成千成万的同志，与我们是势不并存！有敌无我，有我无敌，我们若不努力奋斗，迅速消灭它的统治，中国将被它卖完，同志和工农群众，将被它更大批的残忍的屠杀！

（二）这三同志的被捕，和我们一样，是有其错误原因的，如群众工作不够，没有与群众打成一片，取得群众有力的掩护；警戒敌人的疏忽，受着敌人的掩袭；肃清藏在身侧的敌人奸细和反动派，做得不彻底，使他们得以消息报告敌军等等。这些都足以为我们血的教训！

错误是遭受损失的主要根源！错误的结果，必要流我们的血！只有坚决执行党的正确路线，不懈怠的努力工作，才能取得不断的胜利。全国同志们！一致努力吧！消灭万恶国民党统治，为成千成万的被杀同志复仇！！

六月二十三日上午写

我们临死以前的话

我们因政治领导上的错误，与军事指挥上的迟疑，致红十军团开入狭隘的敌人碉堡区域，在怀玉山地方，受七倍于我的敌人之包围，弹尽粮绝，人马疲苦，遭受极大的损失。我们急于转回赣东北苏区，一方面接受中央的批评和指示，检查皖南的行动，作出正确的结论。另方面整顿队伍，准备再去执行新的任务。故不避危险，不顾雨雪和饥饿（七天没有吃什么东西），不分昼夜，绕过敌人之封锁线，但因叛徒告密，与自己的疏忽，在陇首村封锁线上，被敌白军四十三旅俘住，时在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四日上午一时。

我们被俘后，即解南昌，脚铐重镣押于军法处看守所。同被囚押的，有红十军干部周群同志等三十五人（周群、李树彬、张胡天同志后来，近一月即被敌枪毙）。同囚室的则有我与刘、王、曹同志四人。在被俘时，负伤三人，入狱后，三日即大病，病了一个多月，现在好了一点，骨瘦如柴，远望活像一个骷髅。接着王同志又患肋炎症，热度达摄氏四十度，刘同志也病了，狱中囚人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患病的。只有我小病十几天，整天拿着笔写文章，不管病与不病，都要被敌枪毙的。

我们是共产党员，为革命而死，毫无所怨，更无所惧，只有两件事，使我们不能释怀：作过某些错误，但经党指出，莫不立刻纠正，我们始终是党的正确路线的拥护者和执行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竭诚的信仰者，我们相信共产国际的伟大和它领导世界革命的正确，我们相信中国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伟大和领导中国革命的正确，我们坚决相信在国际和中央列宁主义领导之下，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必能在不远的将来得到全部成功！

苏维埃的制度将代替国民党的制度，而将中国从最后崩溃中挽救出来！

共产主义世界的系统，将代替资本主义世界的系统，而将全世界无

产阶级和全人类，从痛苦死亡毁灭中拯救出来。全世界的光明，只有待共产主义的实现！我们临死前，对全党同志诚恳的希望，就是全党同志要一致团结在中央领导之下，发扬布尔什维克最高的积极性，坚决性，创造性，用尽自己的体力和智力，学习列宁同志“一天做十六点钟工作”的榜样，努力为党工作！积极开展城市工人运动（这是我党目前工作最薄弱的一环），不惮艰苦的进行国民党军中的士兵运动（白军士兵不满已到极点），广泛开展农民运动，争取千百万被压迫的工农士兵群众到党的旗帜之下来！很快实现党所提出“创造一百万强大的红军”的口号，在中国各地开展游击战争，分散国民党的兵力，使国民党象打火一样，这处打不熄，那处又燃烧起来，不能集中大的兵力，来进攻我主力红军。在各地积极创造新苏区，来拥护和援助主力红军，使能很快击破敌人，造成全国的反攻形势，汇集全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洪流，冲毁法西斯国民党血腥统治，达到独立自由的工农的苏维埃新中国的建立！

在此时，如有那些同志不执行党的决议和指示，而消极怠工，那简直不是真正的革命同志，而是冒牌党员。这样的人，是忘记了国民党囚牢里有好几万党的同志，正在受刑吃苦，忘记了国民党的刑场上党的同志流下的斑斑血迹，忘记了我们的主力红军正在川黔滇湘艰苦的战斗，更忘记了千千万万的工农劳苦群众正在啼饥号寒无法生存！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因错误而失败，而被俘入狱，现在是无可奈何的要被法西斯国民党屠杀了。我们要与你们永别了！

法西斯国民党在用种种威迫利诱的可耻手段，企图劝诱我们投降。投降？你国民党是什么东西！——一伙凶恶的强盗，一伙无耻的卖国汉奸！一伙屠杀工农的刽子手！我们与你们反革命国民党是势不两立的，你法西斯匪徒们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丝毫动摇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铁一般的坚硬的。

我们现在准备着越狱，能成功更好，不能成功则坚决就死！在法西斯匪徒们拿枪向我们的头颅胸膛发射，或持刀向我们头上砍下之前，即在我们流血之前，我们将用最大的阶级愤怒，高呼下列口号：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打倒卖国的国民党！

红军最后胜利万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万岁！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共产国际万岁！

苏联万岁！

全世界无产阶级最伟大的领袖——斯大林同志万岁！

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胜利万岁！

方志敏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写完，六月二十九日密写于南昌军法处囚室

自序

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1]，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

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而时间还没有到，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商量之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所以只谓之《新生》。

《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创始时候既已背时，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新生》的结局。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

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S会馆[2]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3]，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

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

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这样说来，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到今日还能蒙着小说的名，甚而至于且有成集的机会，无论如何总不能不说是一件侥幸的事，但侥幸虽使我不安于心，而悬揣人间暂时还有读者，则究竟也仍然是高兴的。

所以我竟将我的短篇小说结集起来，而且付印了，又因为上面所说的缘由，便称之为《呐喊》。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日，记于北京。

【注释】

[1]N指南京，K学堂指作者1898年就读过的江南水师学堂。

[2]S会馆指绍兴会馆，在北京宣武门外。1912年5月到1919年11月，鲁迅住在这里。

[3]金心异指钱玄同，当时《新青年》编辑委员之一。《新青年》提倡新文化运动后不久，林纾曾写过一篇笔记体小说《荆生》，痛骂新文化运动的提倡者，其中一个人物“金心异”即影射钱玄同。

狂人日记

某君昆仲，今隐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学校时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渐阙。日前偶闻其一大病；适归故乡，迂道往访，则仅晤一人，言病者其弟也。劳君远道来视，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因大笑，出示日记二册，谓可见当日病状，不妨献诸旧友。持归阅一过，知所患盖“迫害狂”之类。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亦不著月日，惟墨色字体不一，知非一时所书。间亦有略具联络者，今撮录一篇，以供医家研究。记中语误，一字不易；惟人名虽皆村人，不为世间所知，无关大体，然亦悉易去。至于书名，则本人愈后所题，不复改也。七年四月二日识。

一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

我怕得有理。

二

今天全没月光，我知道不妙。早上小心出门，赵贵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还有七八个人，交头接耳的议论我，又怕我看见。一路上的人，都是如此。其中最凶的一个人，张着嘴，对我笑了一笑；我便从头直冷到脚跟，晓得他们布置，都已妥当了。

我可不怕，仍旧走我的路。前面一伙小孩子，也在那里议论我；眼色也同赵贵翁一样，脸色也都铁青。我想我同小孩子有什么仇，他也这样。忍不住大声说，“你告诉我！”他们可就跑了。

我想：我同赵贵翁有什么仇，同路上的人又有什么仇；只有廿年以前，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1]，踹了一脚，古久先生很不高兴。赵贵翁虽然不认识他，一定也听到风声，代抱不平；约定路上的人，同我作冤对。但是小孩子呢？那时候，他们还没有出世，何以今天也睁着怪眼睛，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这真教我怕，教我纳罕而且伤心。

我明白了。这是他们娘老子教的！

三

晚上总是睡不着。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

他们——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他们那时候的脸色，全没有昨天这么怕，也没有这么凶。

最奇怪的是昨天街上的那个女人，打他儿子，嘴里说道，“老子呀！我要咬你几口才出气！”他眼睛却看着我。我出了一惊，遮掩不住；那青面獠牙的一伙人，便都哄笑起来。陈老五赶上前，硬把我拖回家中了。

拖我回家，家里的人都装作不认识我；他们的眼色，也全同别人一样。进了书房，便反扣上门，宛然是关了一只鸡鸭。这一件事，越教我猜不出底细。

前几天，狼子村的佃户来告荒，对我大哥说，他们村里的一个大恶人，给大家打死了；几个人便挖出他的心肝来，用油煎炒了吃，可以壮壮胆子。我插了一句嘴，佃户和大哥便都看我几眼。今天才晓得他们的眼光，全同外面的那伙人一模一样。

想起来，我从顶上直冷到脚跟。

他们会吃人，就未必不会吃我。

你看那女人“咬你几口”的话，和一伙青面獠牙人的笑，和前天佃户的话，明明是暗号。我看出他话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他们的牙齿，全是白厉厉的排着，这就是吃人的家伙。

照我自己想，虽然不是恶人，自从踹了古家的簿子，可就难说了。他们似乎别有心思，我全猜不出。况且他们一翻脸，便说人是恶人。我还记得大哥教我做论，无论怎样好人，翻他几句，他便打上几个圈；原谅坏人几句，他便说“翻天妙手，与众不同”。我那里猜得到他们的心思，究竟怎样；况且是要吃的时候。

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道义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书上写着这许多字，佃户说了这许多话，却都笑吟吟的睁着怪眼睛看我。

我也是人，他们想要吃我了！

四

早上，我静坐了一会。陈老五送进饭来，一碗菜，一碗蒸鱼；这鱼的眼睛，白而且硬，张着嘴，同那一伙想吃人的人一样。吃了几筷，滑溜溜的不知是鱼是人，便把他兜肚连肠的吐出。

我说“老五，对大哥说，我闷得慌，想到园里走走。”老五不答应，

走了；停一会，可就来开了门。

我也不动，研究他们如何摆布我；知道他们一定不肯放松。

果然！我大哥引了一个老头子，慢慢走来；他满眼凶光，怕我看出，只是低头向着地，从眼镜横边暗暗看我。大哥说，“今天你仿佛很好。”我说“是的。”大哥说，“今天请何先生来，给你诊一诊。”我说“可以！”其实我岂不知道这老头子是刽子手扮的！无非借了看脉这名目，揣一揣肥瘠；因这功劳，也分一片肉吃。我也不怕；虽然不吃人，胆子却比他们还壮。伸出两个拳头，看他如何下手。老头子坐着，闭了眼睛，摸了好一会，呆了好一会；便张开他鬼眼睛说，“不要乱想，静静的养几天，就好了。”

不要乱想，静静的养！养肥了，他们是自然可以多吃；我有什么好处，怎么会“好了”？他们这群人，又想吃人，又是鬼鬼祟祟，想法子遮掩，不敢直捷下手，真要令我笑死。我忍不住，便放声大笑起来，十分快活。自己晓得这笑声里面，有的是义勇和正气；老头子和大哥，都失了色，被我这勇气正气镇压住了。

但是我有勇气，他们便越想吃我，沾光一点这勇气。老头子跨出门，走不多远，便低声对大哥说道，“赶紧吃罢！”大哥点点头。原来也有你！这一件大发见，虽似意外，也在意中；合伙吃我的人，便是我的哥哥！

吃人的是我哥哥！

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五

这几天是退一步想：假使那老头子不是刽子手扮的，真是医生，也仍然是吃人的人。他们的祖师李时珍做的“本草什么”上，明明写着人肉

可以煎吃；他还能说自己不吃人么？

至于我家大哥，也毫不冤枉他。他对我讲书的时候，亲口说过可以“易子而食”；又一回偶然议论起一个不好的人，他便说不但该杀，还当“食肉寝皮”。我那时年纪还小，心跳了好半天。前天狼子村佃户来说吃心肝的事，他也毫不奇怪，不住的点头。可见心思是同从前一样狠。既然可以“易子而食”，便什么都易得，什么人都吃得。我从前单听他讲道理，也胡涂过去；现在晓得他讲道理的时候，不但唇边还抹着人油，而且心里满装着吃人的意思。

六

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

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

七

我晓得他们的方法，直捷杀了，是不肯的，而且也不敢，怕有祸祟。所以他们大家连络，布满了罗网，逼我自戕。试看前几天街上男女的样子，和这几天我大哥的作为，便足可悟出八九分了。最好是解下腰带，挂在梁上，自己紧紧勒死；他们没有杀人的罪名，又偿了心愿，自然都欢天喜地的发出一种呜呜咽咽的笑声。否则惊吓忧愁死了，虽则略瘦，也还可以首肯几下。

他们是只会吃死肉的！——记得什么书上说，有一种东西，叫“海乙那”[2]的，眼光和样子都很难看；时常吃死肉，连极大的骨头，都细细嚼烂，咽下肚子去，想起来也教人害怕。“海乙那”是狼的亲眷，狼是狗的本家。前天赵家的狗，看我几眼，可见他也同谋，早已接洽。老头子眼看着地，岂能瞒得我过。

最可怜的是我的大哥，他也是人，何以毫不害怕；而且合伙吃我呢？还是历来惯了，不以为非呢？还是丧了良心，明知故犯呢？

我诅咒吃人的人，先从他起头；要劝转吃人的人，也先从他下手。

八

其实这种道理，到了现在，他们也该早已懂得，……

忽然来了一个人；年纪不过二十左右，相貌是不很看得清楚，满面笑容，对了我点头，他的笑也不像真笑。我便问他，“吃人的事，对么？”他仍然笑着说，“不是荒年，怎么会吃人。”我立刻就晓得，他也是一伙，喜欢吃人的；便自勇气百倍，偏要问他。

“对么？”

“这等事问他什么。你真会……说笑话。……今天天气很好。”

天气是好，月色也很亮了。可是我要问你，“对么？”

他不以为然了。含含胡胡的答道，“不……”

“不对？他们可以竟吃？！”

“没有的事……”

“没有的事？狼子村现吃；还有书上都写着，通红斩新！”

他便变了脸，铁一般青。睁着眼说，“有许有的，这是从来如此……”

“从来如此，便对么？”

“我不同你讲这些道理；总之你不该说，你说便是你错！”

我直跳起来，张开眼，这人便不见了。全身出了一大片汗。他的年纪，比我大哥小得远，居然也是一伙；这一定是他娘老子先教的。还怕已经教给他儿子了；所以连小孩子，也都恶狠狠的看我。

九

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别人吃了，都用着疑心极深的眼光，面面相觑。……

去了这心思，放心做事走路吃饭睡觉，何等舒服。这只是一条门槛，一个关头。他们可是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师生仇敌和各不相识的人，都结成一伙，互相劝勉，互相牵掣，死也不肯跨过这一步。

十

大清早，去寻我大哥；他立在堂门外看天，我便走到他背后，拦住门，格外沉静，格外和气的对他说，“大哥，我有话告诉你。”

“你说就是，”他赶紧回过脸来，点点头。

“我只有几句话，可是说不出来。大哥，大约当初野蛮的人，都吃过一点人。后来因为心思不同，有的不吃人了，一味要好，便变了人，变了真的人。有的却还吃，——也同虫子一样，有的变了鱼鸟猴子，一直变到人。有的不要好，至今还是虫子。这吃人的人比不吃人的人，何等惭愧。怕比虫子的惭愧猴子，还差得很远很远。

“易牙蒸了他儿子，给桀纣吃，还是一直从前的事。谁晓得从盘古开辟天地以后，一直吃到易牙的儿子；从易牙的儿子，一直吃到徐锡林；从徐锡林，又一直吃到狼子村捉住的人。去年城里杀了犯人，还有一个生痨病的人，用馒头蘸着血舐。

“他们要吃我，你一个人，原也无法可想；然而又何必去入伙。吃人的人，什么事做不出；他们会吃我，也会吃你，一伙里面，也会自吃。但只要转一步，只要立刻改了，也就人人太平。虽然从来如此，我们今天也可以格外要好，说是不能！大哥，我相信你能说，前天佃户要减租，你说过不能。”

当初，他还只是冷笑，随后眼光便凶狠起来，一到说破他们的隐情，那就满脸都变成青色了。大门外立着一伙人，赵贵翁和他的狗，也在里面，都探头探脑的挨进来。有的是看不出面貌，似乎用布蒙着；有的是仍旧青面獠牙，抿着嘴笑。我认识他们是一伙，都是吃人的人。可是也晓得他们心思很不一样，一种是以为从来如此，应该吃的；一种是知道不该吃，可是仍然要吃，又怕别人说破他，所以听了我的话，越发气愤不过，可是抿着嘴冷笑。

这时候，大哥也忽然显出凶相，高声喝道，“都出去！疯子有什么好看！”

这时候，我又懂得一件他们的巧妙了。他们岂但不肯改，而且早已布置；预备下一个疯子名目罩上我。将来吃了，不但太平无事，怕还会有人见情。佃户说的大家吃了一个恶人，正是这方法。这是他们的老谱！

陈老五也气愤愤的直走进来。如何按得住我的口，我偏要对这伙人说，“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

“你们要不改，自己也会吃尽。即使生得多，也会给真的人除灭了，同猎人打完狼子一样！——同虫子一样！”

那一伙人，都被陈老五赶走了。大哥也不知那里去了。陈老五劝我回屋子里去。屋里面全是黑沉沉的。横梁和椽子都在头上发抖；抖了一会，便大起来，堆在我身上。

万分沉重，动弹不得；他的意思是要我死。我晓得他的沉重是假的，便挣扎出来，出了一身汗。可是偏要说，“你们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

十一

太阳也不出，门也不开，日日是两顿饭。

我捏起筷子，便想起我大哥；晓得妹子死掉的缘故，也全在他。那时我妹子才五岁，可爱可怜的样子，还在眼前。母亲哭个不住，他却劝母亲不要哭；大约因为自己吃了，哭起来不免有点过意不去。如果还能过意不去，……

妹子是被大哥吃了，母亲知道没有，我可不得而知。

母亲想也知道；不过哭的时候，却并没有说明，大约也以为应当的了。记得我四五岁时，坐在堂前乘凉，大哥说爷娘生病，做儿子的须割下一片肉来，煮熟了请他吃，才算好人；母亲也没有说不行。一片吃得，整个的自然也吃得。但是那天的哭法，现在想起来，实在还教人伤心，这真是奇极的事！

十二

不能想了。

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大哥正管着家务，妹子恰恰死了，他未必不和在饭菜里，暗暗给我们吃。

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

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救救孩子……

一九一八年四月

【注释】

[1]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比喻我国封建主义统治的长久历史。

[2]“海乙那”：英语hyena的音译，即鬣狗，一种食肉兽，常跟在狮虎等猛兽之后，以它们吃剩的兽类的残尸为食。

孔乙己

鲁镇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都是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柜里面预备着热水，可以随时烫酒。做工的人，傍午傍晚散了工，每每花四文铜钱，买一碗酒，——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现在每碗要涨到十文，——靠柜外站着，热热的喝了休息；倘肯多花一文，便可以买一碟盐煮笋，或者茴香豆，做下酒物了，如果出到十几文，那就能买一样荤菜，但这些顾客，多是短衣帮，大抵没有这样阔绰。只有穿长衫的，才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

我从十二岁起，便在镇口的咸亨酒店里当伙计，掌柜说，样子太傻，怕侍候不了长衫主顾，就在外面做点事罢。外面的短衣主顾，虽然容易说话，但唠唠叨叨缠夹不清的也很不少。他们往往要亲眼看着黄酒从坛子里舀出，看过壶子底里有水没有，又亲看将壶子放在热水里烫着，然后放心：在这严重监督之下，羼水也很为难。所以过了几天，掌柜又说我干不了这事。幸亏荐头的情面大，辞退不得，便改为专管烫酒的一种无聊职务了。

我从此便整天的站在柜台里，专管我的职务。虽然没有什么失职，但总觉得有些单调，有些无聊。掌柜是一副凶脸孔，主顾也没有好声气，教人活泼不得；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还记得。

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他身材很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因为他姓孔，别人便从描红纸上的“上大人孔乙己”这半懂不懂的话里，替他取下一个绰号，叫作孔乙己。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有的叫道，“孔乙己，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他不回答，对柜里说，“烫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出九文大钱。他们又故意的高声嚷道，“你一定又偷了

人家的东西了！”孔乙己睁大眼睛说，“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什么清白？我前天亲眼见你偷了何家的书，吊着打。”孔乙己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接连便是难懂的话，什么“君子固穷”，什么“者乎”之类，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听人家背地里谈论，孔乙己原来也读过书，但终于没有进学，又不会营生；于是愈过愈穷，弄到将要讨饭了。幸而写得一笔好字，便替人家钞钞书，换一碗饭吃。可惜他又有一样坏脾气，便是好喝懒做。坐不到几天，便连人和书籍纸张笔砚，一齐失踪。如是几次，叫他钞书的人也没有了。孔乙己没有法，便免不了偶然做些偷窃的事。但他在我们店里，品行却比别人都好，就是从不拖欠；虽然间或没有现钱，暂时记在粉板上，但不出一月，定然还清，从粉板上拭去了孔乙己的名字。

孔乙己喝过半碗酒，涨红的脸色渐渐复了原，旁人便又问道，“孔乙己，你当真认识字么？”孔乙己看着问他的人，显出不屑置辩的神气。他们便接着说道，“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孔乙己立刻显出颓唐不安模样，脸上笼上了一层灰色，嘴里说些话；这回可是全是之乎者也之类，一些不懂了。在这时候，众人也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在这些时候，我可以附和着笑，掌柜是决不责备的。而且掌柜见了孔乙己，也每每这样问他，引人发笑。孔乙己自己知道不能和他们谈天，便只好向孩子说话。有一回对我说道，“你读过书么？”我略略点一点头。他说，“读过书，……我便考你一考。茴香豆的茴字，怎么写的？”我想，讨饭一样的人，也配考我么？便回过脸去，不再理会。孔乙己等了许久，很恳切的说道，“不能写罢？……我教给你，记着！这些字应该记着。将来做掌柜的时候，写账要用。”我暗想我和掌柜的等级还很远呢，而且我们掌柜也从不将茴香豆上账；又好笑，又不耐烦，懒懒的答他道，“谁要你教，不是草头底下一个来回的回字么？”孔乙己显出极高兴的样子，将两个指头的长指甲敲着柜台，点头说，“对呀对呀！……回字有四样写法，你知道么？”我愈不耐烦了，努着嘴走远。孔乙己刚用指甲蘸了酒，想在柜上写字，见我毫不热心，便又叹一口气，显出极惋惜的样子。

有几回，邻舍孩子听得笑声，也赶热闹，围住了孔乙己。他便给他们茴香豆吃，一人一颗。孩子吃完豆，仍然不散，眼睛都望着碟子。孔

乙己着了慌，伸开五指将碟子罩住，弯腰下去说道，“不多了，我已经不多了。”直起身又看一看豆，自己摇头说，“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于是这一群孩子都在笑声里走散了。

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

有一天，大约是中秋前的两三天，掌柜正在慢慢的结账，取下粉板，忽然说，“孔乙己长久没有来了。还欠十九个钱呢！”我才也觉得他的确长久没有来了。一个喝酒的人说道，“他怎么会来？……他打折了腿了。”掌柜说，“哦！”“他总仍旧是偷。这一回，是自己发昏，竟偷到丁举人家里去了。他家的东西，偷得的么？”“后来怎么样？”“怎么样？先写服辩[1]，后来是打，打了大半夜，再打折了腿。”“后来呢？”“后来打折了腿了。”“打折了怎样呢？”“怎样？……谁晓得？许是死了。”掌柜也不再问，仍然慢慢的算他的账。

中秋过后，秋风是一天凉比一天，看看将近初冬；我整天的靠着火，也须穿上棉袄了。一天的下半天，没有一个顾客，我正合了眼坐着。忽然间听得一个声音，“烫一碗酒。”这声音虽然极低，却很耳熟。看时又全没有人。站起来向外一望，那孔乙己便在柜台下对了门槛坐着。他脸上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穿一件破夹袄，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见了我，又说道，“烫一碗酒。”掌柜也伸出头去，一面说，“孔乙己么？你还欠十九个钱呢！”孔乙己很颓唐的仰面答道，“这……下回还清罢。这一回是现钱，酒要好。”掌柜仍然同平常一样，笑着对他说，“孔乙己，你又偷了东西了！”但他这回却不十分分辩，单说了一句“不要取笑！”“取笑？要是不偷，怎么会打断腿？”孔乙己低声说道，“跌断，跌，跌……”他的眼色，很像恳求掌柜，不要再提。此时已经聚集了几个人，便和掌柜都笑了。我热了酒，端出去，放在门槛上。他从破衣袋里摸出四文大钱，放在我手里，见他满手是泥，原来他便用这手走来的。不一会，他喝完酒，便又在旁人的说笑声中，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

自此以后，又长久没有看见孔乙己。到了年关，掌柜取下粉板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到第二年的端午，又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到中秋可是没有说，再到年关也没有看见他。

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

一九一九年三月

【注释】

[1]服辩：又作伏辩，即认罪书。

药

一

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有出，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除了夜游的东西，什么都睡着。华老栓忽然坐起身，擦着火柴，点上遍身油腻的灯盏，茶馆的两间屋子里，便弥满了青白的光。

“小栓的爹，你就去么？”是一个老女人的声音。里边的小屋子里，也发出一阵咳嗽。

“唔。”老栓一面听，一面应，一面扣上衣服；伸手过去说，“你给我罢。”

华大妈在枕头底下掏了半天，掏出一包洋钱[1]，交给老栓，老栓接了，抖抖的装入衣袋，又在外面按了两下；便点上灯笼，吹熄灯盏，走向里屋子去了。那屋子里面，正在窸窸窣窣的响，接着便是一通咳嗽。老栓候他平静下去，才低低的叫道，“小栓……你不要起来。……店么？你娘会安排的。”

老栓听得儿子不再说话，料他安心睡了；便出了门，走到街上。街上黑沉沉的一无所有，只有一条灰白的路，看得分明。灯光照着他的两脚，一前一后的走。有时也遇到几只狗，可是一只也没有叫。天气比屋子里冷得多了；老栓倒觉爽快，仿佛一旦变了少年，得了神通，有给人生命的本领似的，跨步格外高远。而且路也愈走愈分明，天也愈走愈亮了。

老栓正在专心走路，忽然吃了一惊，远远里看见一条丁字街，明明白白横着。他便退了几步，寻到一家关着门的铺子，蹩进檐下，靠门立

住了。好一会，身上觉得有些发冷。

“哼，老头子。”

“倒高兴……。”

老栓又吃一惊，睁眼看时，几个人从他面前过去了。一个还回头看他，样子不甚分明，但很像久饿的人见了食物一般，眼里闪出一种攫取的光。老栓看看灯笼，已经熄了。按一按衣袋，硬硬的还在。仰起头两面一望，只见许多古怪的人，三三两两，鬼似的在那里徘徊；定睛再看，却也看不出什么别的奇怪。

没有多久，又见几个兵，在那边走动；衣服前后的一个大白圆圈，远地里也看得清楚，走过面前的，并且看出号衣上暗红的镶边。——一阵脚步声响，一眨眼，已经拥过了一大簇人。那三三两两的人，也忽然合作一堆，潮一般向前赶；将到丁字街口，便突然立住，簇成一个半圆。

老栓也向那边看，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静了一会，似乎有点声音，便又动摇起来，轰的一声，都向后退；一直散到老栓立着的地方，几乎将他挤倒了。

“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一个浑身黑色的人，站在老栓面前，眼光正像两把刀，刺得老栓缩小了一半。那人一只大手，向他摊着；一只手却撮着一个鲜红的馒头[2]，那红的还是一点一点的往下滴。

老栓慌忙摸出洋钱，抖抖的想交给他，却又不敢去接他的东西。那人便焦急起来，嚷道，“怕什么？怎的不拿！”老栓还踌躇着；黑的人便抢过灯笼，一把扯下纸罩，裹了馒头，塞与老栓；一手抓过洋钱，捏一捏，转身去了。嘴里哼着说，“这老东西……。”

“这给谁治病的呀？”老栓也似乎听得有人问他，但他并不答应；他的精神，现在只在一个包上，仿佛抱着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别的事情，都已置之度外了。他现在要将这包里的新的生命，移植到他家里，收获许多幸福。太阳也出来了；在他面前，显出一条大道，直到他家中，后面也照见丁字街头破匾上“古□亭口”这四个黯淡的金字。

二

老栓走到家，店面早经收拾干净，一排一排的茶桌，滑溜溜的发光。但是没有客人；只有小栓坐在里排的桌前吃饭，大粒的汗，从额上滚下，夹袄也帖住了脊心，两块肩胛骨高高凸出，印成一个阳文的“八”字。老栓见这样子，不免皱一皱展开的眉心。他的女人，从灶下急急走出，睁着眼睛，嘴唇有些发抖。

“得了么？”

“得了。”

两个人一齐走进灶下，商量了一会；华大妈便出去了，不多时，拿着一片老荷叶回来，摊在桌上。老栓也打开灯笼罩，用荷叶重新包了那红的馒头。小栓也吃完饭，他的母亲慌忙说：——

“小栓——你坐着，不要到这里来。”一面整顿了灶火，老栓便把一个碧绿的包，一个红红白白的破灯笼，一同塞在灶里；一阵红黑的火焰过去时，店屋里散满了一种奇怪的香味。

“好香！你们吃什么点心呀？”这是驼背五少爷到了。这人每天总在茶馆里过日，来得最早，去得最迟，此时恰恰蹩到临街的壁角的桌边，便坐下问话。然而没有人答应他。“炒米粥么？”仍然没有人应。老栓匆匆走出，给他泡上茶。

“小栓进来罢！”华大妈叫小栓进了里面的屋子，中间放好一条凳，小栓坐了。他的母亲端过一碟乌黑的圆东西，轻轻说：——

“吃下去罢，——病便好了。”

小栓撮起这黑东西，看了一会，似乎拿着自己的性命一般，心里说不出的奇怪。十分小心的拗开了，焦皮里面窜出一道白气，白气散了，是两半个白面的馒头。——不多工夫，已经全在肚里了，却全忘了什么味；面前只剩下一张空盘。他的旁边，一面立着他的父亲，一面立着他的母亲，两人的眼光，都仿佛要在他身里注进什么又要取出什么似的；便禁不住心跳起来，按着胸膛，又是一阵咳嗽。

“睡一会罢，——便好了。”

小栓依他母亲的话，咳着睡了。华大妈候他喘气平静，才轻轻的给他盖上了满幅补钉的夹被。

三

店里坐着许多人，老栓也忙了，提着大铜壶，一趟一趟的给客人冲茶；两个眼眶，都围着一圈黑线。

“老栓，你有些不舒服么？——你生病么？”一个花白胡子的人说。

“没有。”

“没有？——我想笑嘻嘻的，原也不像……”花白胡子便取消了自己的话。

“老栓只是忙。要是他的儿子……”驼背五少爷话还未完，突然闯进了一个满脸横肉的人，披一件玄色布衫，散着纽扣，用很宽的玄色腰带，胡乱捆在腰间。刚进门，便对老栓嚷道：——

“吃了么？好了么？老栓，就是运气了你！你运气，要不是我信息灵……。”

老栓一手提了茶壶，一手恭恭敬敬的垂着；笑嘻嘻的听。满座的人，也都恭恭敬敬的听。华大妈也黑着眼眶，笑嘻嘻的送出茶碗茶叶来，加上一个橄榄，老栓便去冲了水。

“这是包好！这是与众不同的。你想，趁热的拿来，趁热吃下。”横肉的人只是嚷。

“真的呢，要没有康大叔照顾，怎么会这样……”华大妈也很感激的谢他。

“包好，包好！这样的趁热吃下。这样的人血馒头，什么痨病都包好！”

华大妈听到“痨病”这两个字，变了一点脸色，似乎有些不高兴；但又立刻堆上笑，搭赸着走开了。这康大叔却没有觉察，仍然提高了喉咙只是嚷，嚷得里面睡着的小栓也合伙咳嗽起来。

“原来你家小栓碰到了这样的好运气了。这病自然一定全好；怪不得老栓整天的笑着呢。”花白胡子一面说，一面走到康大叔面前，低声下气的问道，“康大叔——听说今天结果的一个犯人，便是夏家的孩子，那是谁的孩子？究竟是什么事？”

“谁的？不就是夏四奶奶的儿子么？那个小家伙！”康大叔见众人都耸起耳朵听他，便格外高兴，横肉块块饱绽，越发大声说，“这小东西不要命，不要就是了。我可是这一回一点没有得到好处；连剥下来的衣服，都给管牢的红眼睛阿义拿去了。——第一要算我们栓叔运气；第二是夏三爷赏了二十五两雪白的银子，独自落腰包，一文不花。”

小栓慢慢的从小屋子走出，两手按了胸口，不住的咳嗽；走到灶下，盛出一碗冷饭，泡上热水，坐下便吃。华大妈跟着他走，轻轻的问道，“小栓，你好些么？——你仍旧只是肚饿？……”

“包好，包好！”康大叔瞥了小栓一眼，仍然回过脸，对众人说，“夏三爷真是乖角儿，要是他不先告官，连他满门抄斩。现在怎样？银子！——这小东西也真不成东西！关在牢里，还要劝牢头造反。”

“阿呀，那还了得。”坐在后排的一个二十多岁的人，很现出气愤模样。

“你要晓得红眼睛阿义是去盘盘底细的，他却和他攀谈了。他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你想：这是人话么？红眼睛原知道他家里只有一个老娘，可是没有料到他竟会那么穷，榨不出一点油水，已经气破肚皮了。他还要老虎头上搔痒，便给他两个嘴巴！”

“义哥是一手好拳棒，这两下，一定够他受用了。”壁角的驼背忽然高兴起来。

“他这贱骨头打不怕，还要说可怜可怜哩。”

花白胡子的人说，“打了这种东西，有什么可怜呢？”

康大叔显出看他不上的样子，冷笑着说，“你没有听清我的话；看他神气，是说阿义可怜哩！”

听着的人的眼光，忽然有些板滞；话也停顿了。小栓已经吃完饭，吃得满身流汗，头上都冒出蒸气。

“阿义可怜——疯话，简直是发了疯了。”花白胡子恍然大悟似的说。

“发了疯了。”二十多岁的人也恍然大悟的说。

店里的座客，便又现出活气，谈笑起来。小栓也趁着热闹，拚命咳嗽；康大叔走上前，拍他肩膀说：——“包好！小栓——你不要这么咳。包好！”“疯了。”驼背五少爷点着头说。

四

西关外靠着城根的地面，本是一块官地；中间歪歪斜斜一条细路，是贪走便道的人，用鞋底造成的，但却成了自然的界限。路的左边，都埋着死刑和瘐毙的人，右边是穷人的丛冢。两面都已埋到层层叠叠，宛然阔人家里祝寿时候的馒头。

这一年的清明，分外寒冷；杨柳才吐出半粒米大的新芽。天明未久，华大妈已在右边的一坐新坟前面，排出四碟菜，一碗饭，哭了一场。化过纸，呆呆的坐在地上；仿佛等候什么似的，但自己也说不出等候什么。微风起来，吹动他短发，确乎比去年白得多了。

小路上又来了一个女人，也是半白头发，褴褛的衣裙；提一个破旧的朱漆圆篮，外挂一串纸锭，三步一歇的走。忽然见华大妈坐在地上看他，便有些踌躇，惨白的脸上，现出些羞愧的颜色；但终于硬着头皮，

走到左边的一坐坟前，放下了篮子。

那坟与小栓的坟，一字儿排着，中间只隔一条小路。华大妈看他排好四碟菜，一碗饭，立着哭了一通，化过纸锭；心里暗暗地想，“这坟里的也是儿子了。”那老女人徘徊观望了一回，忽然手脚有些发抖，跄跄踉踉退下几步，瞪着眼只是发怔。

华大妈见这样子，生怕他伤心到快要发狂了；便忍不住立起身，跨过小路，低声对他说，“你这位老奶奶不要伤心了，——我们还是回去罢。”

那人点一点头，眼睛仍然向上瞪着；也低声吃吃的说道，“你看，——看这是什么呢？”

华大妈跟了他指头看去，眼光便到了前面的坟，这坟上草根还没有全合，露出一块一块的黄土，煞是难看。再往上仔细看时，却不觉也吃一惊；——分明有一圈红白的花，围着那尖圆的坟顶。

他们的眼睛都已老花多年了，但望这红白的花，却还能明白看见。花也不很多，圆圆的排成一个圈，不很精神，倒也整齐。华大妈忙看他儿子和别人的坟，却只有不怕冷的几点青白小花，零星开着；便觉得心里忽然感到一种不足和空虚，不愿意根究。那老女人又走近几步，细看了一遍，自言自语的说，“这没有根，不像自己开的。——这地方有谁来呢？孩子不会来玩；——亲戚本家早不来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他想了又想，忽又流下泪来，大声说道：——

“瑜儿，他们都冤枉了你，你还是忘不了，伤心不过，今天特意显点灵，要我知道么？”他四面一看，只见一只乌鸦，站在一株没有叶的树上，便接着说，“我知道了。——瑜儿，可怜他们坑了你，他们将来总有报应，天都知道；你闭了眼睛就是了。——你如果真在这里，听到我的话，——便教这乌鸦飞上你的坟顶，给我看罢。”

微风早经停息了；枯草支支直立，有如铜丝。一丝发抖的声音，在空气中愈颤愈细，细到没有，周围便都是死一般静。两人站在枯草丛里，仰面看那乌鸦；那乌鸦也在笔直的树枝间，缩着头，铁铸一般站着。

许多的工夫过去了；上坟的人渐渐增多，几个老的小的，在土坟间

出没。

华大妈不知怎的，似乎卸下了一挑重担，便想到要走；一面劝着说，“我们还是回去罢。”

那老女人叹一口气，无精打采的收起饭菜；又迟疑了一刻，终于慢慢地走了。嘴里自言自语的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他们走不上二三十步远，忽听得背后“哑——”的一声大叫；两个人都竦然的回过头，只见那乌鸦张开两翅，一挫身，直向着远处的天空，箭也似的飞去了。

一九一九年四月

【注释】

[1]洋钱：指银元。

[2]鲜红的馒头：即蘸有人血的馒头。旧时迷信，以为人血可以医治肺痨，刽子手便借此骗取钱财。

明天

“没有声音，——小东西怎了？”

红鼻子老拱手里擎了一碗黄酒，说着，向间壁努一努嘴。蓝皮阿五便放下酒碗，在他脊梁上用死劲的打了一掌，含含糊糊嚷道：

“你……你你又在想心思……。”

原来鲁镇是僻静地方，还有些古风：不上一更，大家便都关门睡觉。深更半夜没有睡的只有两家：一家是咸亨酒店，几个酒肉朋友围着柜台，吃喝得正高兴；一家便是间壁的单四嫂子，他自从前年守了寡，便须专靠着自己的一双手纺出棉纱来，养活他自己和他三岁的儿子，所以睡的也迟。

这几天，确凿没有纺纱的声音了。但夜深没有睡的既然只有两家，这单四嫂子家有声音，便自然只有老拱们听到，没有声音，也只有老拱们听到。

老拱挨了打，仿佛很舒服似的喝了一大口酒，呜呜的唱起小曲来。

这时候，单四嫂子正抱着他的宝儿，坐在床沿上，纺车静静的立在地上。黑沉沉的灯光，照着宝儿的脸，绯红里带一点青。单四嫂子心里计算：神签也求过了，愿心也许过了，单方也吃过了，要是还不见效，怎么好？——那只有去诊何小仙了。但宝儿也许是日轻夜重，到了明天，太阳一出，热也会退，气喘也会平的：这实在是病人常有的事。

单四嫂子是一个粗笨女人，不明白这“但”字的可怕：许多坏事固然幸亏有了他才变好，许多好事却也因为有了他都弄糟。夏天夜短，老拱们呜呜的唱完了不多时，东方已经发白；不一会，窗缝里透进了银白色的曙光。

单四嫂子等候天明，却不像别人这样容易，觉得非常之慢，宝儿的一呼吸，几乎长过一年。现在居然明亮了；天的明亮，压倒了灯光，——看见宝儿的鼻翼，已经一放一收的扇动。

单四嫂子知道不妙，暗暗叫一声“阿呀！”心里计算：怎么好？只有去诊何小仙这一条路了。他虽然是粗笨女人，心里却有决断，便站起身，从木柜子里掏出每天节省下来的十三个小银元和一百八十铜钱，都装在衣袋里，锁上门，抱着宝儿直向何家奔过去。

天气还早，何家已经坐着四个病人了。他摸出四角银元，买了号签，第五个便轮到宝儿。何小仙伸开两个指头按脉，指甲足有四寸多长，单四嫂子暗地纳罕，心里计算：宝儿该有活命了。但总免不了着急，忍不住要问，便局局促促的说：——

“先生，——我家的宝儿什么病呀？”

“他中焦塞着。”

“不妨事么？他……”

“先去吃两帖。”

“他喘不过气来，鼻翅子都扇着呢。”

“这是火克金……”

何小仙说了半句话，便闭上眼睛；单四嫂子也不好意思再问。在何小仙对面坐着的一个三十多岁的人，此时已经开好一张药方，指着纸角上的几个字说道：——

“这第一味保婴活命丸，须是贾家济世老店才有！”

单四嫂子接过药方，一面走，一面想。他虽是粗笨女人，却知道何家与济世老店与自己的家，正是一个三角点；自然是买了药回去便宜了。于是又径向济世老店奔过去。店伙也翘了长指甲慢慢的看方，慢慢的包药。单四嫂子抱了宝儿等着；宝儿忽然擎起小手来，用力拔他散乱着的一绺头发，这是从来没有的举动，单四嫂子怕得发怔。

太阳早出了。单四嫂子抱了孩子，带着药包，越走觉得越重；孩子

又不住的挣扎，路也觉得越长。没奈何坐在路旁一家公馆的门槛上，休息了一会，衣服渐渐的冰着肌肤，才知道自己出了一身汗；宝儿却仿佛睡着了。他再起来慢慢地走，仍然支撑不得，耳朵边忽然听得人说：——

“单四嫂子，我替你抱勃罗！”似乎是蓝皮阿五的声音。

他抬头看时，正是蓝皮阿五，睡眼矇眬的跟着他走。

单四嫂子在这时候，虽然很希望降下一员天将，助他一臂之力，却不愿是阿五。但阿五有点侠气，无论如何，总是偏要帮忙，所以推让了一会，终于得了许可了。他便伸开臂膊，从单四嫂子的乳房和孩子中间，直伸下去，抱去了孩子。单四嫂子便觉乳房上发了一条热，刹时间直热到脸上和耳根。

他们两人离开了二尺五寸多地，一同走着。阿五说些话，单四嫂子却大半没有答。走了不多时候，阿五又将孩子还给他，说是昨天与朋友约定的吃饭时候到了；单四嫂子便接了孩子。幸而不远便是家，早看见对门的王九妈在街边坐着，远远地说话：——

“单四嫂子，孩子怎了？——看过先生了么？”

“看是看了。——王九妈，你有年纪，见的多，不如请你老法眼看一看，怎样……”

“唔……”

“怎样……？”

“唔……”王九妈端详了一番，把头点了两点，摇了两摇。宝儿吃下药，已经是午后了。单四嫂子留心看他神情，似乎仿佛平稳了不少；到得下午，忽然睁开眼叫一声“妈！”又仍然合上眼，像是睡去了。他睡了一刻，额上鼻尖都沁出一粒一粒的汗珠，单四嫂子轻轻一摸，胶水般粘着手；慌忙去摸胸口，便禁不住呜咽起来。

宝儿的呼吸从平稳变到没有，单四嫂子的声音也就从呜咽变成号咷。这时聚集了几堆人：门内是王九妈蓝皮阿五之类，门外是咸亨的掌柜和红鼻子老拱之类。王九妈便发命令，烧了一串纸钱；又将两条板凳

和五件衣服作抵，替单四嫂子借了两块洋钱，给帮忙的人备饭。

第一个问题是棺木。单四嫂子还有一副银耳环和一支裹金的银簪，都交给了咸亨的掌柜，托他作一个保，半现半赊的买一具棺木。蓝皮阿五也伸出手来，很愿意自告奋勇；王九妈却不许他，只准他明天抬棺材的差使，阿五骂了一声“老畜生”，怏怏的努了嘴站着。掌柜便自去了；晚上回来，说棺木须得现做，后半夜才成功。

掌柜回来的时候，帮忙的人早吃过饭；因为鲁镇还有些古风，所以不上一更，便都回家睡觉了。只有阿五还靠着咸亨的柜台喝酒，老拱也呜呜的唱。

这时候，单四嫂子坐在床沿上哭着，宝儿在床上躺着，纺车静静的在地上立着。许多工夫，单四嫂子的眼泪宣告完结了，眼睛张得很大，看看四面的情形，觉得奇怪：所有的都是不会有的事。他心里计算：不过是梦罢了，这些事都是梦。明天醒过来，自己好好的睡在床上，宝儿也好好的睡在自己身边。他也醒过来，叫一声“妈”，生龙活虎似的跳去玩了。

老拱的歌声早经寂静，咸亨也熄了灯。单四嫂子张着眼，总不信所有的事。——鸡也叫了；东方渐渐发白，窗缝里透进了银白色的曙光。

银白的曙光又渐渐显出绯红，太阳光接着照到屋脊。单四嫂子张着眼，呆呆坐着；听得打门声音，才吃了一吓，跑出去开门。门外一个不认识的人，背了一件东西；后面站着王九妈。

哦，他们背了棺材来了。

下半天，棺木才合上盖：因为单四嫂子哭一回，看一回，总不肯死心塌地的盖上；亏幸王九妈等得不耐烦，气愤愤的跑上前，一把拖开他，才七手八脚的盖上了。

但单四嫂子待他的宝儿，实在已经尽了心，再没有什么缺陷。昨天烧过一串纸钱，上午又烧了四十九卷《大悲咒》；收敛的时候，给他穿上顶新的衣裳，平日喜欢的玩意儿，——一个泥人，两个小木碗，两个玻璃瓶，——都放在枕头旁边。后来王九妈掐着指头仔细推敲，也终于想不出一些什么缺陷。

这一日里，蓝皮阿五简直整天没有到；咸亨掌柜便替单四嫂子雇了两名脚夫，每名二百另十个大钱，抬棺木到义冢地上安放。王九妈又帮他煮了饭，凡是动过手开过口的人都吃了饭。太阳渐渐显出要落山的颜色；吃过饭的人也不觉都显出要回家的颜色，——于是他们终于都回了家。

单四嫂子很觉得头眩，歇息了一会，倒居然有点平稳了。但他接连着便觉得很异样：遇到了平生没有遇到过的事，不像会有的事，然而的确出现了。他越想越奇，又感到一件异样的事：——这屋子忽然太静了。

他站起身，点上灯火，屋子越显得静。他昏昏的走去关上门，回来坐在床沿上，纺车静静的立在地上。他定一定神，四面一看，更觉得坐立不得，屋子不但太静，而且也太大了，东西也太空了。太大的屋子四面包围着他，太空的东西四面压着他，叫他喘气不得。

他现在知道他的宝儿确乎死了；不愿意见这屋子，吹熄了灯，躺着。他一面哭，一面想：想那时候，自己纺着棉纱，宝儿坐在身边吃茴香豆，瞪着一双小黑眼睛想了一刻，便说，“妈！爹卖馄饨，我大了也卖馄饨，卖许多许多钱，——我都给你。”那时候，真是连纺出的棉纱，也仿佛寸寸都有意思，寸寸都活着。但现在怎么了？现在的事，单四嫂子却实在没有想到什么。——我早经说过：他是粗笨女人。他能想出什么呢，他单觉得这屋子太静，太大，太空罢了。

但单四嫂子虽然粗笨，却知道还魂是不能有的事，他的宝儿也的确不能再见了。叹一口气，自言自语的说，“宝儿，你该还在这里，你给我梦里见见罢。”于是合上眼，想赶快睡去，会他的宝儿，苦苦的呼吸通过了静和大和空虚，自己听得明白。

单四嫂子终于朦朦胧胧的走入睡乡，全屋子都很静。这时红鼻子老拱的小曲，也早经唱完；跄跄踉踉出了咸亨，却又提尖了喉咙，唱道：——

“我的冤家呀！——可怜你，——孤另另的……”

蓝皮阿五便伸手揪住了老拱的肩头，两个人七歪八斜的笑着挤着走去。

单四嫂子早睡着了，老拱们也走了，咸亨也关上门了。这时的鲁镇，便完全落在寂静里。只有那暗夜为想变成明天，却仍在这寂静里奔波；另有几条狗，也躲在暗地里呜呜的叫。

一九二○年六月

一件小事

我从乡下跑到京城里，一转眼已经六年了。其间耳闻目睹的所谓国家大事，算起来也很不少；但在我心里，都不留什么痕迹，倘要我寻出这些事的影响来说，便只是增长了我的坏脾气，——老实说，便是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

但有一件小事，却于我有意义，将我从坏脾气里拖开，使我至今忘记不得。

这是民国六年的冬天，大北风刮得正猛，我因为生计关系，不得不一早在路上走。一路几乎遇不见人，好容易才雇定了一辆人力车，教他拉到S门去。不一会，北风小了，路上浮尘早已刮净，剩下一条洁白的大道来，车夫也跑得更快。刚近S门，忽而车把上带着一个人，慢慢地倒了。

跌倒的是一个女人，花白头发，衣服都很破烂。伊从马路边上突然向车前横截过来；车夫已经让开道，但伊的破棉背心没有上扣，微风吹着，向外展开，所以终于兜着车把。幸而车夫早有点停步，否则伊定要栽一个大斤斗，跌到头破血出了。

伊伏在地上；车夫便也立住脚。我料定这老女人并没有伤，又没有别人看见，便很怪他多事，要自己惹出是非，也误了我的路。

我便对他说，“没有什么的。走你的罢！”

车夫毫不理会，——或者并没有听到，——却放下车子，扶那老女人慢慢起来，搀着臂膊立定，问伊说：

“您怎么啦？”

“我摔坏了。”

我想，我眼见你慢慢倒地，怎么会摔坏呢，装腔作势罢了，这真可憎恶。车夫多事，也正是自讨苦吃，现在你自己想法去。

车夫听了这老女人的话，却毫不踌躇，仍然搀着伊的臂膊，便一步一步的向前走。我有些诧异，忙看前面，是一所巡警分驻所，大风之后，外面也不见人。这车夫扶着那老女人，便正是向那大门走去。

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

我的活力这时大约有些凝滞了，坐着没有动，也没有想，直到看见分驻所里走出一个巡警，才下了车。

巡警走近我说，“你自己雇车罢，他不能拉你了。”

我没有思索的从外套袋里抓出一大把铜元，交给巡警，说，“请你给他……”

风全住了，路上还很静。我走着，一面想，几乎怕敢想到自己。以前的事姑且搁起，这一大把铜元又是什么意思？奖他么？我还能裁判车夫么？我不能回答自己。

这事到了现在，还是时时记起。我因此也时时熬了苦痛，努力的要想到我自己。几年来的文治武力，在我早如幼小时候所读过的“子曰诗云”一般，背不上半句了。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

一九二○年七月

头发的故事

星期日的早晨，我揭去一张隔夜的日历，向着新的那一张上看了又看的说：

“阿，十月十日，——今天原来正是双十节[1]。这里却一点没有记载！”

我的一位前辈先生N，正走到我的寓里来谈闲天，一听这话，便很不高兴的对我说：

“他们对！他们不记得，你怎样他；你记得，又怎样呢？”这位N先生本来脾气有点乖张，时常生些无谓的气，说些不通世故的话。当这时候，我大抵任他自言自语，不赞一辞；他独自发完议论，也就算了。

他说：

“我最佩服北京双十节的情形。早晨，警察到门，吩咐道‘挂旗！’‘是，挂旗！’各家大半懒洋洋的踱出一个国民来，撅起一块斑驳陆离的洋布[2]。这样一直到夜，——收了旗关门；几家偶然忘却的，便挂到第二天的上午。

他们忘却了纪念，纪念也忘却了他们！

我也是忘却了纪念的一个人。倘使纪念起来，那第一个双十节前后的事，便都上我的心头，使我坐立不稳了。

多少故人的脸，都浮在我眼前。几个少年辛苦奔走了十多年，暗地里一颗弹丸要了他的性命；几个少年一击不中，在监牢里身受一个多月的苦刑；几个少年怀着远志，忽然踪影全无，连尸首也不知那里去了。——

他们都在社会的冷笑恶骂迫害倾陷里过了一生；现在他们的坟墓也早在忘却里渐渐平塌下去了。

我不堪纪念这些事。

我们还是记起一点得意的事来谈谈罢。”

N忽然现出笑容，伸手在自己头上一摸，高声说：“我最得意的是自从第一个双十节以后，我在路上走，不再被人笑骂了。

老兄，你可知道头发是我们中国人的宝贝和冤家，古今来多少人在这上头吃些毫无价值的苦呵！

我们的很古的古人，对于头发似乎也还看轻。据刑法看来，最要紧的自然是脑袋，所以大辟是上刑；次要便是生殖器了，所以宫刑和幽闭也是一件吓人的罚；至于髡[3]，那是微乎其微了：然而推想起来，正不知道曾有多少人们因为光着头皮便被社会践踏了一生世。

我们讲革命的时候，大谈什么扬州十日，嘉定屠城，其实也不过一种手段；老实说：那时中国人的反抗，何尝因为亡国，只是因为拖辫子[4]。

顽民杀尽了，遗老都寿终了，辫子早留定了，洪杨[5]又闹起来了。我的祖母曾对我说，那时做百姓才难哩，全留着头发的被官兵杀，还是辫子的便被长毛杀！

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只因为这不痛不痒的头发而吃苦，受难，灭亡。”

N两眼望着屋梁，似乎想些事，仍然说：“谁知道头发的苦轮到我了。

我出去留学，便剪掉了辫子，这并没有别的奥妙，只为他太不便当罢了。不料有几位辫子盘在头顶上的同学们便很厌恶我；监督也大怒，说要停了我的官费，送回中国去。

不几天，这位监督却自己被人剪去辫子逃走了。去剪的人们里面，一个便是做《革命军》的邹容[6]，这人也因此不能再留学，回到上海来，后来死在西牢里。你也早已忘却了罢？

过了几年，我的家景大不如前了，非谋点事做便要受饿，只得也回到中国来。我一到上海，便买定一条假辫子，那时是二元的市价，带着回家。我的母亲倒也不说什么，然而旁人一见面，便都首先研究这辫子，待到知道是假，就一声冷笑，将我拟为杀头的罪名；有一位本家，还预备去告官，但后来因为恐怕革命党的造反或者要成功，这才中止了。

我想，假的不如真的直截爽快，我便索性废了假辫子，穿着西装在街上走。

一路走去，一路便是笑骂的声音，有的还跟在后面骂：‘这冒失鬼！’‘假洋鬼子！’

我于是不穿洋服了，改了大衫，他们骂得更利害。

在这日暮途穷的时候，我的手里才添出一支手杖来，拚命的打了几回，他们渐渐的不骂了。只是走到没有打过的生地方还是骂。

这件事很使我悲哀，至今还时时记得哩。我在留学的时候，曾经看见日报上登载一个游历南洋和中国的本多博士[7]的事；这位博士是不懂中国和马来语的，人问他，你不懂话，怎么走路呢？他拿起手杖来说，这便是他们的话，他们都懂！我因此气愤了好几天，谁知道我竟不知不觉的自己也做了，而且那些人都懂了。……

宣统初年，我在本地的中学校做监学，同事是避之惟恐不远，官僚是防之惟恐不严，我终日如坐在冰窖子里，如站在刑场旁边，其实并非别的，只因为缺少了一条辫子！

有一日，几个学生忽然走到我的房里来，说，‘先生，我们要剪辫子了。’我说，‘不行！’‘有辫子好呢，没有辫子好呢？’‘没有辫子好……’‘你怎么说不行呢？’‘犯不上，你们还是不剪上算，——等一等罢。’他们不说什么，撅着嘴唇走出房去；然而终于剪掉了。

呵！不得了了，人言啧啧了；我却只装作不知道，一任他们光着头皮，和许多辫子一齐上讲堂。

然而这剪辫病传染了；第三天，师范学堂的学生忽然也剪下了六条

辫子，晚上便开除了六个学生。这六个人，留校不能，回家不得，一直挨到第一个双十节之后又一个多月，才消去了犯罪的火烙印。

我呢？也一样，只是元年冬天到北京，还被人骂过几次，后来骂我的人也被警察剪去了辫子，我就不再被人辱骂了；但我没有到乡间去。”

N显出非常得意模样，忽而又沉下脸来：

“现在你们这些理想家，又在那里嚷什么女子剪发了，又要造出许多毫无所得而痛苦的人！

现在不是已经有剪掉头发的女人，因此考不进学校去，或者被学校除了名么？

改革么，武器在那里？工读么，工厂在那里？

仍然留起，嫁给人家做媳妇去；忘却了一切还是幸福，倘使伊记着些平等自由的话便要苦痛一生世！

我要借了阿尔志跋绥夫[8]的话问你们：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豫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

阿，造物的皮鞭没有到中国的脊梁上时，中国便永远是这一样的中国，决不肯自己改变一枝毫毛！

你们的嘴里既然并无毒牙，何以偏要在额上帖起‘蝮蛇’两个大字，引乞丐来打杀？……”

N愈说愈离奇了，但一见到我不很愿听的神情，便立刻闭了口，站起来取帽子。我说，“回去么？”

他答道，“是的，天要下雨了。”

我默默的送他到门口。

他戴上帽子说：

“再见！请你恕我打搅，好在明天便不是双十节，我们统可以忘却

了。”

一九二○年十月

【注释】

[1]双十节：1911年10月10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举行了武昌起义（即辛亥革命），次年1月1日建立中华民国。9月28日临时参议院议决10月10日为国庆纪念日，又称“双十节”。

[2]斑驳陆离的洋布：指辛亥革命后至1927年这一时期旧中国的国旗，也叫五色旗（红黄蓝白黑五色横列）。

[3]髡刑指“去发”，一种刑罚，自隋、唐以后已废止。

[4]拖辫子：我国满族旧俗，男子剃发垂辫（剃去头顶前部头发，后部结辫垂于脑后）。1644年清世祖入京后，强迫人民遵从满族发式，曾引起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

[5]洪杨：指洪秀全、杨秀清，太平天国领袖。他们领导的起义军都留发而不结辫，被称为“长毛”。

[6]邹容（1885—1905）：字蔚丹，清末革命家。

[7]本多博士：即本多静六（1866—1952），日本林学博士，著有《造林学》等书。

[8]阿尔志跋绥夫（1878—1927）：俄国小说家。十月革命后逃亡国外，死于波兰华沙。这里所引的话，出自其中篇小说《工人绥惠略夫》。

风波

临河的土场上，太阳渐渐的收了他通黄的光线了。场边靠河的乌桕树叶，干巴巴的才喘过气来，几个花脚蚊子在下面哼着飞舞。面河的农家的烟突里，逐渐减少了炊烟，女人孩子们都在自己门口的土场上泼些水，放下小桌子和矮凳；人知道，这已经是晚饭时候了。

老人男人坐在矮凳上，摇着大芭蕉扇闲谈，孩子飞也似的跑，或者蹲在乌桕树下赌玩石子。女人端出乌黑的蒸干菜和松花黄的米饭，热蓬蓬冒烟。河里驶过文人的酒船，文豪见了，大发诗兴，说，“无思无虑，这真是田家乐呵！”

但文豪的话有些不合事实，就因为他们没有听到九斤老太的话。这时候，九斤老太正在大怒，拿破芭蕉扇敲着凳脚说：

“我活到七十九岁了，活够了，不愿意眼见这些败家相，——还是死的好。立刻就要吃饭了，还吃炒豆子，吃穷了一家子！”

伊的曾孙女儿六斤捏着一把豆，正从对面跑来，见这情形，便直奔河边，藏在乌桕树后，伸出双丫角的小头，大声说，“这老不死的！”

九斤老太虽然高寿，耳朵却还不很聋，但也没有听到孩子的话，仍旧自己说，“这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这村庄的习惯有点特别，女人生下孩子，多喜欢用秤称了轻重，便用斤数当作小名。九斤老太自从庆祝了五十大寿以后，便渐渐的变了不平家，常说伊年青的时候，天气没有现在这般热，豆子也没有现在这般硬：总之现在的时世是不对了。何况六斤比伊的曾祖，少了三斤，比伊父亲七斤，又少了一斤，这真是一条颠扑不破的实例。所以伊又用劲说，“这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伊的儿媳[1]七斤嫂子正捧着饭篮走到桌边，便将饭篮在桌上一摔，愤愤的说，“你老人家又这么说了。六斤生下来的时候，不是六斤五两么？你家的秤又是私秤，加重称，十八两秤；用了准十六，我们的六斤该有七斤多哩。我想便是太公和公公，也不见得正是九斤八斤十足，用的秤也许是十四两……”

“一代不如一代！”

七斤嫂还没有答话，忽然看见七斤从小巷口转出，便移了方向，对他嚷道，“你这死尸怎么这时候才回来，死到那里去了！不管人家等着你开饭！”

七斤虽然住在农村，却早有些飞黄腾达的意思。从他的祖父到他，三代不捏锄头柄了；他也照例的帮人撑着航船，每日一回，早晨从鲁镇进城，傍晚又回到鲁镇，因此很知道些时事：

例如什么地方，雷公劈死了蜈蚣精；什么地方，闺女生了一个夜叉之类。他在村人里面，的确已经是一名出场人物了。但夏天吃饭不点灯，却还守着农家习惯，所以回家太迟，是该骂的。七斤一手捏着象牙嘴白铜斗六尺多长的湘妃竹烟管，低着头，慢慢地走来，坐在矮凳上。六斤也趁势溜出，坐在他身边，叫他爹爹。七斤没有应。

“一代不如一代！”九斤老太说。

七斤慢慢地抬起头来，叹一口气说，“皇帝坐了龙庭了。”

七斤嫂呆了一刻，忽而恍然大悟的道，“这可好了，这不是又要皇恩大赦了么！”

七斤又叹一口气，说，“我没有辫子。”

“皇帝要辫子么？”

“皇帝要辫子。”

“你怎么知道呢？”七斤嫂有些着急，赶忙的问。

“咸亨酒店里的人，都说要的。”

七斤嫂这时从直觉上觉得事情似乎有些不妙了，因为咸亨酒店是消息灵通的所在。伊一转眼瞥见七斤的光头，便忍不住动怒，怪他恨他怨他；忽然又绝望起来，装好一碗饭，搡在七斤的面前道，“还是赶快吃你的饭罢！哭丧着脸，就会长出辫子来么？”

太阳收尽了他最末的光线了，水面暗暗地回复过凉气来；土场上一片碗筷声响，人人的脊梁上又都吐出汗粒。七斤嫂吃完三碗饭，偶然抬起头，心坎里便禁不住突突地发跳。伊透过乌桕叶，看见又矮又胖的赵七爷正从独木桥上走来，而且穿着宝蓝色竹布的长衫。

赵七爷是邻村茂源酒店的主人，又是这三十里方圆以内的唯一的出色人物兼学问家；因为有学问，所以又有些遗老的臭味。他有十多本金圣叹批评的《三国志》，时常坐着一个字一个字的读；他不但能说出五虎将姓名，甚而至于还知道黄忠表字汉升和马超表字孟起。革命以后，他便将辫子盘在顶上，像道士一般；常常叹息说，倘若赵子龙在世，天下便不会乱到这地步了。七斤嫂眼睛好，早望见今天的赵七爷已经不是道士，却变成光滑头皮，乌黑发顶；伊便知道这一定是皇帝坐了龙庭，而且一定须有辫子，而且七斤一定是非常危险。因为赵七爷的这件竹布长衫，轻易是不常穿的，三年以来，只穿过两次；一次是和他呕气的麻子阿四病了的时候，一次是曾经砸烂他酒店的鲁大爷死了的时候；现在是第三次了，这一定又是于他有庆，于他的仇家有殃了。

七斤嫂记得，两年前七斤喝醉了酒，曾经骂过赵七爷是“贱胎”，所以这时便立刻直觉到七斤的危险，心坎里突突地发起跳来。

赵七爷一路走来，坐着吃饭的人都站起身，拿筷子点着自己的饭碗说，“七爷，请在我们这里用饭！”七爷也一路点头，说道“请请”，却一径走到七斤家的桌旁。七斤们连忙招呼，七爷也微笑着说“请请”，一面细细的研究他们的饭菜。

“好香的干菜，——听到了风声了么？”赵七爷站在七斤的后面七斤嫂的对面说。

“皇帝坐了龙庭了。”七斤说。

七斤嫂看着七爷的脸，竭力陪笑道，“皇帝已经坐了龙庭，几时皇恩大赦呢？”

“皇恩大赦？——大赦是慢慢的总要大赦罢。”七爷说到这里，声色忽然严厉起来，“但是你家七斤的辫子呢，辫子？这倒是要紧的事。你们知道，长毛时候，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

七斤和他的女人没有读过书，不很懂得这古典的奥妙，但觉得有学问的七爷这么说，事情自然非常重大，无可挽回，便仿佛受了死刑宣告似的，耳朵里嗡的一声，再也说不出一句话。“一代不如一代，——”九斤老太正在不平，趁这机会，便对赵七爷说，“现在的长毛，只是剪人家的辫子，僧不僧，道不道的。从前的长毛，这样的么？我活到七十九岁了，活够了。从前的长毛是——整匹的红缎子裹头，拖下去，拖下去，一直拖到脚跟；王爷是黄缎子，拖下去，黄缎子；红缎子，黄缎子，——我活够了，七十九岁了。”

七斤嫂站起身，自言自语的说，“这怎么好呢？这样的一班老小，都靠他养活的人，……”

赵七爷摇头道，“那也没法。没有辫子，该当何罪，书上都一条一条明明白白写着的。不管他家里有些什么人。”

七斤嫂听到书上写着，可真是完全绝望了；自己急得没法，便忽然又恨到七斤。伊用筷子指着他的鼻尖说，“这死尸自作自受！造反的时候，我本来说，不要撑船了，不要上城了。他偏要死进城去，滚进城去，进城便被人剪去了辫子。从前是绢光乌黑的辫子，现在弄得僧不僧道不道的。这囚徒自作自受，带累了我们又怎么说呢？这活死尸的囚徒……”

村人看见赵七爷到村，都赶紧吃完饭，聚在七斤家饭桌的周围。七斤自己知道是出场人物，被女人当大众这样辱骂，很不雅观，便只得抬起头，慢慢地说道：

“你今天说现成话，那时你……”

“你这活死尸的囚徒……”

看客中间，八一嫂是心肠最好的人，抱着伊的两周岁的遗腹子，正在七斤嫂身边看热闹；这时过意不去，连忙解劝说，“七斤嫂，算了罢。人不是神仙，谁知道未来事呢？便是七斤嫂，那时不也说，没有辫子倒也没有什么丑么？况且衙门里的大老爷也还没有告示，……”

七斤嫂没有听完，两个耳朵早通红了；便将筷子转过向来，指着八一嫂的鼻子，说，“阿呀，这是什么话呵！八一嫂，我自己看来倒还是一个人，会说出这样昏诞胡涂话么？那时我是，整整哭了三天，谁都看见；连六斤这小鬼也都哭，……”六斤刚吃完一大碗饭，拿了空碗，伸手去嚷着要添。七斤嫂正没好气，便用筷子在伊的双丫角中间，直扎下去，大喝道，“谁要你来多嘴！你这偷汉的小寡妇！”

扑的一声，六斤手里的空碗落在地上了，恰巧又碰着一块砖角，立刻破成一个很大的缺口。七斤直跳起来，检起破碗，合上了检查一回，也喝道，“入娘的！”一巴掌打倒了六斤。六斤躺着哭，九斤老太拉了伊的手，连说着“一代不如一代”，一同走了。

八一嫂也发怒，大声说，“七斤嫂，你恨棒打人……”

赵七爷本来是笑着旁观的；但自从八一嫂说了“衙门里的大老爷没有告示”这话以后，却有些生气了。这时他已经绕出桌旁，接着说，“恨棒打人，算什么呢。大兵是就要到的。你可知道，这回保驾的是张大帅[2]，张大帅就是燕人张翼德的后代，他一支丈八蛇矛，就有万夫不当之勇，谁能抵挡他，”他两手同时捏起空拳，仿佛握着无形的蛇矛模样，向八一嫂抢进几步道，“你能抵挡他么！”

八一嫂正气得抱着孩子发抖，忽然见赵七爷满脸油汗，瞪着眼，准对伊冲过来，便十分害怕，不敢说完话，回身走了。赵七爷也跟着走去，众人一面怪八一嫂多事，一面让开路，几个剪过辫子重新留起的便赶快躲在人丛后面，怕他看见。赵七爷也不细心察访，通过人丛，忽然转入乌桕树后，说道：“你能抵挡他么！”跨上独木桥，扬长去了。

村人们呆呆站着，心里计算，都觉得自己确乎抵不住张翼德，因此也决定七斤便要没有性命。七斤既然犯了皇法，想起他往常对人谈论城中的新闻的时候，就不该含着长烟管显出那般骄傲模样，所以对于七斤的犯法，也觉得有些畅快。他们也仿佛想发些议论，却又觉得没有什么议论可发。嗡嗡的一阵乱嚷，蚊子都撞过赤膊身子，闯到乌桕树下去做市；他们也就慢慢地走散回家，关上门去睡觉。七斤嫂咕哝着，也收了家伙和桌子矮凳回家，关上门睡觉了。

七斤将破碗拿回家里，坐在门槛上吸烟；但非常忧愁，忘却了吸烟，象牙嘴六尺多长湘妃竹烟管的白铜斗里的火光，渐渐发黑了。他心里但觉得事情似乎十分危急，也想想些方法，想些计画，但总是非常模

糊，贯穿不得：“辫子呢辫子？丈八蛇矛。一代不如一代！皇帝坐龙庭。破的碗须得上城去钉好。谁能抵挡他？书上一条一条写着。入娘的！……”

第二日清晨，七斤依旧从鲁镇撑航船进城，傍晚回到鲁镇，又拿着六尺多长的湘妃竹烟管和一个饭碗回村。他在晚饭席上，对九斤老太说，这碗是在城内钉合的，因为缺口大，所以要十六个铜钉，三文一个，一总用了四十八文小钱。

九斤老太很不高兴的说，“一代不如一代，我是活够了。三文钱一个钉；从前的钉，这样的么？从前的钉是……我活了七十九岁了，——”

此后七斤虽然是照例日日进城，但家景总有些黯淡，村人大抵回避着，不再来听他从城内得来的新闻。七斤嫂也没有好声气，还时常叫他“囚徒”。

过了十多日，七斤从城内回家，看见他的女人非常高兴，问他说，“你在城里可听到些什么么？”

“没有听到些什么。”

“皇帝坐了龙庭没有呢？”

“他们没有说。”

“咸亨酒店里也没有人说么？”

“也没人说。”

“我想皇帝一定是不坐龙庭了。我今天走过赵七爷的店前，看见他又坐着念书了，辫子又盘在顶上了，也没有穿长衫。”

“……”

“你想，不坐龙庭了罢？”

“我想，不坐了罢。”

现在的七斤，是七斤嫂和村人又都早给他相当的尊敬，相当的待遇了。到夏天，他们仍旧在自家门口的土场上吃饭；大家见了，都笑嘻嘻的招呼。九斤老太早已做过八十大寿，仍然不平而且康健。六斤的双丫角，已经变成一支大辫子了；伊虽然新近裹脚，却还能帮同七斤嫂做事，捧着十八个铜钉[3]的饭碗，在土场上一瘸一拐的往来。

一九二○年十月

【注释】

[1]伊的儿媳：从上下文看，这里的“儿媳”应是“孙媳”。

[2]张大帅：指张勋（1854—1923），北洋军阀之一。原为清朝军官，辛亥革命后，他和所部官兵仍留着辫子，表示忠于清王朝，被称为辫子军。

[3]十八个铜钉：作者1926年11月23日致李霁野的信中曾说：“六斤家只有这一个钉过的碗，钉是十六或十八，我也记不清了。总之两数之一是错的，请改成一律。”

故乡

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

阿！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

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但要我记起他的美丽，说出他的佳处来，却又没有影像，没有言辞了。仿佛也就如此。于是我自己解释说：故乡本也如此，——虽然没有进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凉，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变罢了，因为我这次回乡，本没有什么好心绪。

我这次是专为了别他而来的。我们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已经公同卖给别姓了，交屋的期限，只在本年，所以必须赶在正月初一以前，永别了熟识的老屋，而且远离了熟识的故乡，搬家到我在谋食的异地去。

第二日清早晨我到了我家的门口了。瓦楞上许多枯草的断茎当风抖着，正在说明这老屋难免易主的原因。几房的本家大约已经搬走了，所以很寂静。我到了自家的房外，我的母亲早已迎着出来了，接着便飞出了八岁的侄儿宏儿。

我的母亲很高兴，但也藏着许多凄凉的神情，教我坐下，歇息，喝茶，且不谈搬家的事。宏儿没有见过我，远远的对面站着只是看。

但我们终于谈到搬家的事。我说外间的寓所已经租定了，又买了几件家具，此外须将家里所有的木器卖去，再去增添。母亲也说好，而且行李也略已齐集，木器不便搬运的，也小半卖去了，只是收不起钱来。

“你休息一两天，去拜望亲戚本家一回，我们便可以走了。”母亲说。

“是的。”

“还有闰土，他每到我家来时，总问起你，很想见你一回面。我已经将你到家的大约日期通知他，他也许就要来了。”

这时候，我的脑里忽然闪出一幅神异的图画来：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1]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

这少年便是闰土。我认识他时，也不过十多岁，离现在将有三十年了；那时我的父亲还在世，家景也好，我正是一个少爷。那一年，我家是一件大祭祀的值年[2]。这祭祀，说是三十多年才能轮到一回，所以很郑重；正月里供祖像，供品很多，祭器很讲究，拜的人也很多，祭器也很要防偷去。我家只有一个忙月（我们这里给人做工的分三种：整年给一定人家做工的叫长年；按日给人做工的叫短工；自己也种地，只在过年过节以及收租时候来给一定的人家做工的称忙月。）忙不过来，他便对父亲说，可以叫他的儿子闰土来管祭器的。

我的父亲允许了；我也很高兴，因为我早听到闰土这名字，而且知道他和我仿佛年纪，闰月生的，五行缺土，所以他的父亲叫他闰土。他是能装弶捉小鸟雀的。

我于是日日盼望新年，新年到，闰土也就到了。好容易到了年末，有一日，母亲告诉我，闰土来了，我便飞跑的去看，他正在厨房里，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这可见他的父亲十分爱他，怕他死去，所以在神佛面前许下愿心，用圈子将他套住了。他见人很怕羞，只是不怕我，没有旁人的时候，便和我说话，于是不到半日，我们便熟识了。

我们那时候不知道谈些什么，只记得闰土很高兴，说是上城之后，见了许多没有见过的东西。

第二日，我便要他捕鸟。他说：

“这不能。须大雪下了才好。我们沙地上，下了雪，我扫出一块空地来，用短棒支起一个大竹匾，撒下秕谷，看鸟雀来吃时，我远远地将缚在棒上的绳子只一拉，那鸟雀就罩在竹匾下了。什么都有：稻鸡，角鸡，鹌鹑，蓝背……”

我于是又很盼望下雪。

闰土又对我说：

“现在太冷，你夏天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日里到海边检贝壳去，红的绿的都有，鬼见怕也有，观音手[3]也有。晚上我和爹管西瓜去，你也去。”

“管贼么？”

“不是。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一个瓜吃，我们这里是不算偷的。要管的是獾猪，刺猬，猹。月亮底下，你听，啦啦的响了，猹在咬瓜了。你便捏了胡叉，轻轻地走去……”

我那时并不知道这所谓猹的是怎么一件东西——便是现在也没有知道——只是无端的觉得状如小狗而很凶猛。

“他不咬人么？”

“有胡叉呢。走到了，看见猹了，你便刺。这畜生很伶俐，倒向你奔来，反从胯下窜了。他的皮毛是油一般的滑……”

我素不知道天下有这许多新鲜事：海边有如许五色的贝壳；西瓜有这样危险的经历，我先前单知道他在水果店里出卖罢了。

“我们沙地里，潮汛要来的时候，就有许多跳鱼儿只是跳，都有青蛙似的两个脚……”

阿！闰土的心里有无穷无尽的希奇的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他们不知道一些事，闰土在海边时，他们都和我一样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

可惜正月过去了，闰土须回家里去，我急得大哭，他也躲到厨房里，哭着不肯出门，但终于被他父亲带走了。他后来还托他的父亲带给

我一包贝壳和几枝很好看的鸟毛，我也曾送他一两次东西，但从此没有再见面。

现在我的母亲提起了他，我这儿时的记忆，忽而全都闪电似的苏生过来，似乎看到了我的美丽的故乡了。我应声说：

“这好极！他，——怎样？……”

“他？……他景况也很不如意……”母亲说着，便向房外看，“这些人又来了。说是买木器，顺手也就随便拿走的，我得去看看。”

母亲站起身，出去了。门外有几个女人的声音。我便招宏儿走近面前，和他闲话：问他可会写字，可愿意出门。

“我们坐火车去么？”

“我们坐火车去。”

“船呢？”

“先坐船，……”

“哈！这模样了！胡子这么长了！”一种尖利的怪声突然大叫起来。

我吃了一吓，赶忙抬起头，却见一个凸颧骨，薄嘴唇，五十岁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两手搭在髀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

我愕然了。“不认识了么？我还抱过你咧！”

我愈加愕然了。幸而我的母亲也就进来，从旁说：

“他多年出门，统忘却了。你该记得罢，”便向着我说，“这是斜对门的杨二嫂，……开豆腐店的。”

哦，我记得了。我孩子时候，在斜对门的豆腐店里确乎终日坐着一个杨二嫂，人都叫伊“豆腐西施”。但是擦着白粉，颧骨没有这么高，嘴唇也没有这么薄，而且终日坐着，我也从没有见过这圆规式的姿势。那时人说：因为伊，这豆腐店的买卖非常好。但这大约因为年龄的关系，

我却并未蒙着一毫感化，所以竟完全忘却了。然而圆规很不平，显出鄙夷的神色，仿佛嗤笑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美国人不知道华盛顿似的，冷笑说：

“忘了？这真是贵人眼高……”

“那有这事……我……”我惶恐着，站起来说。

“那么，我对你说。迅哥儿，你阔了，搬动又笨重，你还要什么这些破烂木器，让我拿去罢。我们小户人家，用得着。”

“我并没有阔哩。我须卖了这些，再去……”

“阿呀呀，你放了道台了，还说不阔？你现在有三房姨太太；出门便是八抬的大轿，还说不阔？吓，什么都瞒不过我。”我知道无话可说了，便闭了口，默默的站着。

“阿呀阿呀，真是愈有钱，便愈是一毫不肯放松，愈是一毫不肯放松，便愈有钱……”圆规一面愤愤的回转身，一面絮絮的说，慢慢向外走，顺便将我母亲的一副手套塞在裤腰里，出去了。

此后又有近处的本家和亲戚来访问我。我一面应酬，偷空便收拾些行李，这样的过了三四天。

一日是天气很冷的午后，我吃过午饭，坐着喝茶，觉得外面有人进来了，便回头去看。我看时，不由的非常出惊，慌忙站起身，迎着走去。

这来的便是闰土。虽然我一见便知道是闰土，但又不是我这记忆上的闰土了。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这我知道，在海边种地的人，终日吹着海风，大抵是这样的。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

我这时很兴奋，但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只是说：“阿！闰土哥，——你来了？……”

我接着便有许多话，想要连珠一般涌出：角鸡，跳鱼儿，贝壳，猹，……但又总觉得被什么挡着似的，单在脑里面回旋，吐不出口外去。

他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

“老爷！……”

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说不出话。

他回过头去说，“水生，给老爷磕头。”便拖出躲在背后的孩子来，这正是一个廿年前的闰土，只是黄瘦些，颈子上没有银圈罢了。“这是第五个孩子，没有见过世面，躲躲闪闪……”

母亲和宏儿下楼来了，他们大约也听到了声音。

“老太太。信是早收到了。我实在喜欢的了不得，知道老爷回来……”闰土说。

“阿，你怎的这样客气起来。你们先前不是哥弟称呼么？还是照旧：迅哥儿。”母亲高兴的说。

“阿呀，老太太真是……这成什么规矩。那时是孩子，不懂事……”闰土说着，又叫水生上来打拱，那孩子却害羞，紧紧的贴在背后。

“他就是水生？第五个？都是生人，怕生也难怪的；还是宏儿和他去走走。”母亲说。

宏儿听得这话，便来招水生，水生却松松爽爽同他一路出去了。母亲叫闰土坐，他迟疑了一回，终于就了坐，将长烟管靠在桌旁，递过纸包来，说：

“冬天没有什么东西了。这一点干青豆倒是自家晒在那里的，请老爷……”

我问问他的景况。他只是摇头。

“非常难。第六个孩子也会帮忙了，却总是吃不够……又不太平……什么地方都要钱，没有定规……收成又坏。种出东西来，挑去卖，总要捐几回，折了本；不去卖，又只能烂掉……”

他只是摇头；脸上虽然刻着许多皱纹，却全然不动，仿佛石像一般。他大约只是觉得苦，却又形容不出，沉默了片时，便拿起烟管来默默的吸烟了。

母亲问他，知道他的家里事务忙，明天便得回去；又没有吃过午饭，便叫他自己到厨下炒饭吃去。

他出去了；母亲和我都叹息他的景况：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母亲对我说，凡是不必搬走的东西，尽可以送他，可以听他自己去拣择。

下午，他拣好了几件东西：两条长桌，四个椅子，一副香炉和烛台，一杆抬秤。他又要所有的草灰（我们这里煮饭是烧稻草的，那灰，可以做沙地的肥料），待我们启程的时候，他用船来载去。

夜间，我们又谈些闲天，都是无关紧要的话；第二天早晨，他就领了水生回去了。

又过了九日，是我们启程的日期。闰土早晨便到了，水生没有同来，却只带着一个五岁的女儿管船只。我们终日很忙碌，再没有谈天的工夫。来客也不少，有送行的，有拿东西的，有送行兼拿东西的。待到傍晚我们上船的时候，这老屋里的所有破旧大小粗细东西，已经一扫而空了。

我们的船向前走，两岸的青山在黄昏中，都装成了深黛颜色，连着退向船后梢去。

宏儿和我靠着船窗，同看外面模胡的风景，他忽然问道：“大伯！我们什么时候回来？”

“回来？你怎么还没有走就想回来了。”

“可是，水生约我到他家玩去咧……”他睁着大的黑眼睛，痴痴的想。

我和母亲也都有些惘然，于是又提起闰土来。母亲说，那豆腐西施的杨二嫂，自从我家收拾行李以来，本是每日必到的，前天伊在灰堆里，掏出十多个碗碟来，议论之后，便定说是闰土埋着的，他可以在运灰的时候，一齐搬回家里去；杨二嫂发见了这件事，自己很以为功，便拿了那狗气杀（这是我们这里养鸡的器具，木盘上面有着栅栏，内盛食料，鸡可以伸进颈子去啄，狗却不能，只能看着气死），飞也似的跑了，亏伊装着这么高底的小脚，竟跑得这样快。

老屋离我愈远了；故乡的山水也都渐渐远离了我，但我却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我只觉得我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气闷；那西瓜地上的银项圈的小英雄的影象，我本来十分清楚，现在却忽地模胡了，又使我非常的悲哀。

母亲和宏儿都睡着了。

我躺着，听船底潺潺的水声，知道我在走我的路。我想：我竟与闰土隔绝到这地步了，但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宏儿不是正在想念水生么。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展转的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

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来了。闰土要香炉和烛台的时候，我暗地里笑他，以为他总是崇拜偶像，什么时候都不忘却。现在我所谓希望，不也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么？只是他的愿望切近，我的愿望茫远罢了。

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一九二一年一月

【注释】

[1]猹：作者1929年5月4日致舒新城的信中说：“‘猹’字是我据乡下人所说的声音，生造出来的，读如‘查’。……现在想起来，也许是獾罢。”

[2]大祭祀的值年：封建社会的大家族祭祀祖先时，费用从族中“祭产”收入支取，由各房按年轮流主持，轮到的称为“值年”。

[3]鬼见怕和观音手，小贝壳的名称。旧时浙江沿海的人把这种小贝壳用线串在一起，戴在孩子的手腕

或脚踝上，认为可以“避邪”。这类名称多是根据“避邪”的意思取的。

阿Q正传

第一章序

我要给阿Q做正传，已经不止一两年了。但一面要做，一面又往回想，这足见我不是一个“立言”的人，因为从来不朽之笔，须传不朽之人，于是人以文传，文以人传——究竟谁靠谁传，渐渐的不甚了然起来，而终于归结到传阿Q，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

然而要做这一篇速朽的文章，才下笔，便感到万分的困难了。第一是文章的名目。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这原是应该极注意的。传的名目很繁多：列传，自传，内传，外传，别传，家传，小传，而可惜都不合。列传么，这一篇并非和许多阔人排在正史里；自传么，我又并非就是阿Q。说是外传，内传在那里呢？倘用内传，阿Q又决不是神仙。别传呢，阿Q实在未曾有大总统上谕宣付国史馆立本传——虽说英国正史上并无博徒列传，而文豪迭更司[1]也做过《博徒别传》这一部书，但文豪则可，在我辈却不可的。其次是家传，则我既不知与阿Q是否同宗，也未曾受他子孙的拜托；或小传，则阿Q又更无别的大传了。总而言之，这一篇也便是“本传”，但从我的文章着想，因为文体卑下，是“引车卖浆者流”所用的话[2]，所以不敢僭称，便从不入三教九流的小说家所谓“闲话休题言归正传”这一句套话里，取出“正传”两个字来，作为名目，即使与古人所撰《书法正传》的“正传”字面上很相混，也顾不得了。

第二，立传的通例，开首大抵该是“某，字某，某地人也”，而我并不知道阿Q姓什么。有一回，他似乎是姓赵，但第二日便模糊了。那是赵太爷的儿子进了秀才的时候，锣声镗镗的报到村里来，阿Q正喝了两碗黄酒，便手舞足蹈的说，这于他也很光采，因为他和赵太爷原来是本

家，细细的排起来他还比秀才长三辈呢。其时几个旁听人倒也肃然的有些起敬了。那知道第二天，地保便叫阿Q到赵太爷家里去；太爷一见，满脸溅朱，喝道：

“阿Q！你这浑小子！你说我是你的本家么？”阿Q不开口。

赵太爷愈看愈生气了，抢进几步说：“你敢胡说！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本家？你姓赵么？”

阿Q不开口，想往后退了。赵太爷跳过去，给了他一个嘴巴。“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

阿Q并没有抗辩他确凿姓赵，只用手摸着左颊，和地保退出去了；外面又被地保训斥了一番，谢了地保二百文酒钱。知道的人都说阿Q太荒唐，自己去招打；他大约未必姓赵，即使真姓赵，有赵太爷在这里，也不该如此胡说的。此后便再没有人提起他的氏族来，所以我终于不知道阿Q究竟什么姓。

第三，我又不知道阿Q的名字是怎么写的。他活着的时候，人都叫他阿Quei，死了以后，便没有一个人再叫阿Quei了，那里还会有“著之竹帛”的事。若论“著之竹帛”，这篇文章要算第一次，所以先遇着了这第一个难关。我曾经仔细想：阿Quei，阿桂还是阿贵呢？倘使他号叫月亭，或者在八月间做过生日，那一定是阿桂了；而他既没有号——也许有号，只是没有人知道他，——又未尝散过生日征文的帖子：写作阿桂，是武断的。又倘若他有一位老兄或令弟叫阿富，那一定是阿贵了；而他又只是一个人：写作阿贵，也没有佐证的。其余音Quei的偏僻字样，更加凑不上了。先前，我也曾问过赵太爷的儿子茂才[3]先生，谁料博雅如此公，竟也茫然，但据结论说，是因为陈独秀办了《新青年》提倡洋字[4]，所以国粹沦亡，无可查考了。我的最后的手段，只有托一个同乡去查阿Q犯事的案卷，八个月之后才有回信，说案卷里并无与阿Quei的声音相近的人，我虽不知道是真没有，还是没有查，然而也再没有别的方法了。生怕注音字母还未通行，只好用了“洋字”，照英国流的拚法写他为阿Quei，略作阿Q。这近于盲从《新青年》，自己也很抱歉，但茂才公尚且不知，我还有什么好办法呢。

第四，是阿Q的籍贯了。倘他姓赵，则据现在好称郡望的老例，可以照《郡名百家姓》上的注解，说是“陇西天水人也”，但可惜这姓是不甚可靠的，因此籍贯也就有些决不定。他虽然多住未庄，然而也常常宿

在别处，不能说是未庄人，即使说是“未庄人也”，也仍然有乖史法的。

我所聊以自慰的，是还有一个“阿”字非常正确，绝无附会假借的缺点，颇可以就正于通人。至于其余，却都非浅学所能穿凿，只希望有“历史癖与考据癖”的胡适之先生的门人们，将来或者能够寻出许多新端绪来，但是我这《阿Q正传》到那时却又怕早经消灭了。

以上可以算是序。

第二章优胜记略

阿Q不独是姓名籍贯有些渺茫，连他先前的“行状”[5]也渺茫。因为未庄的人们之于阿Q，只要他帮忙，只拿他玩笑，从来没有留心他的“行状”的。而阿Q自己也不说，独有和别人口角的时候，间或瞪着眼睛道：

“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

阿Q没有家，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工作略长久时，他也或住在临时主人的家里，但一完就走了。所以，人们忙碌的时候，也还记起阿Q来，然而记起的是做工，并不是“行状”；一闲空，连阿Q都早忘却，更不必说“行状”了。只是有一回，有一个老头子颂扬说：“阿Q真能做！”这时阿Q赤着膊，懒洋洋的瘦伶仃的正在他面前，别人也摸不着这话是真心还是讥笑，然而阿Q很喜欢。

阿Q又很自尊，所有未庄的居民，全不在他眼睛里，甚而至于对于两位“文童”也有以为不值一笑的神情。夫文童者，将来恐怕要变秀才者也；赵太爷钱太爷大受居民的尊敬，除有钱之外，就因为都是文童的爹爹，而阿Q在精神上独不表格外的崇奉，他想：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加以进了几回城，阿Q自然更自负，然而他又很鄙薄城里人，譬如用三尺长三寸宽的木板做成的凳子，未庄叫“长凳”，他也叫“长凳”，城里人却叫“条凳”，他想，这是错的，可笑！油煎大头鱼，未庄都加上半寸长的葱叶，城里却加上切细的葱丝；他想，这也是错的，可笑！然而未庄人真是不见世面的可笑的乡下人呵，他们没有见过城里的煎鱼！

阿Q“先前阔”，见识高，而且“真能做”，本来几乎是一个“完人”了，但可惜他体质上还有一些缺点。最恼人的是在他头皮上，颇有几处不知起于何时的癞疮疤，这虽然也在他身上，而看阿Q的意思，倒也似乎以为不足贵的，因为他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后来推而广之，“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烛”都讳了。一犯讳，不问有心与无心，阿Q便全疤通红的发起怒来，估量了对手，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然而不知怎么一回事，总还是阿Q吃亏的时候多。于是他渐渐的变换了方针，大抵改为怒目而视了。

谁知道阿Q采用怒目主义之后，未庄的闲人们便愈喜欢玩笑他。一见面，他们便假作吃惊的说：“哙，亮起来了。”

阿Q照例的发了怒，他怒目而视了。

“原来有保险灯在这里！”他们并不怕。

阿Q没有法，只得另外想出报复的话来：

“你还不配……”这时候，又仿佛在他头上的是一种高尚的光荣的癞头疮，并非平常的癞头疮了；但上文说过，阿Q是有见识的，他立刻知道和“犯忌”有点抵触，便不再往底下说。闲人还不完，只撩他，于是终而至于打。阿Q在形式上打败了，被人揪住黄辫子，在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闲人这才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阿Q站了一刻，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于是也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

阿Q想在心里，后来每每说出口来，所以凡有和阿Q玩笑的人们，几乎全知道他有这一种精神上的胜利法，此后每逢揪住他黄辫子的时候，人就先一着对他说：

“阿Q，这不是儿子打老子，是人打畜生。自己说：人打畜生！”

阿Q两只手都捏住了自己的辫根，歪着头，说道：“打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还不放么？”

但虽然是虫豸，闲人也并不放，仍旧在就近什么地方给他碰了五六个响头，这才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他以为阿Q这回可遭了瘟。然而不到十秒钟，阿Q也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

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余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你算是什么东西”呢？！

阿Q以如是等等妙法克服怨敌之后，便愉快的跑到酒店里喝几碗酒，又和别人调笑一通，口角一通，又得了胜，愉快的回到土谷祠，放倒头睡着了。假使有钱，他便去押牌宝，一堆人蹲在地面上，阿Q即汗流满面的夹在这中间，声音他最响：

“青龙四百！”

“咳～～～开～～～啦！”桩家揭开盒子盖，也是汗流满面的唱。“天门啦～～～角回啦～～～！人和穿堂空在那里啦～～～！阿Q的铜钱拿过来～～～！”

“穿堂一百——一百五十！”

阿Q的钱便在这样的歌吟之下，渐渐的输入别个汗流满面的人物的腰间。他终于只好挤出堆外，站在后面看，替别人着急，一直到散场，然后恋恋的回到土谷祠，第二天，肿着眼睛去工作。

但真所谓“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罢，阿Q不幸而赢了一回，他倒几乎失败了。

这是未庄赛神[6]的晚上。这晚上照例有一台戏，戏台左近，也照例有许多的赌摊。做戏的锣鼓，在阿Q耳朵里仿佛在十里之外。他只听得桩家的歌唱了。他赢而又赢，铜钱变成角洋，角洋变成大洋，大洋又成了叠。他兴高采烈得非常：

“天门两块！”

他不知道谁和谁为什么打起架来了。骂声打声脚步声，昏头昏脑的一大阵，他才爬起来，赌摊不见了，人们也不见了，身上有几处很似乎有些痛，似乎也挨了几拳几脚似的，几个人诧异的对他看。他如有所失的走进土谷祠，定一定神，知道他的一堆洋钱不见了。赶赛会的赌摊多不是本村人，还到那里去寻根柢呢？

很白很亮的一堆洋钱！而且是他的……现在不见了！说是算被儿子拿去了罢，总还是忽忽不乐；说自己是虫豸罢，也还是忽忽不乐：他这

回才有些感到失败的苦痛了。

但他立刻转败为胜了。他擎起右手，用力的在自己脸上连打了两个嘴巴，热剌剌的有些痛，打完之后，便心平气和起来，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自己，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人一般，——虽然还有些热剌剌，——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躺下了。

他睡着了。

第三章续优胜记略

然而阿Q虽然常优胜，却直待蒙赵太爷打他嘴巴之后，这才出了名。

他付过地保二百文酒钱，愤愤的躺下了，后来想："现在的世界太不成话，儿子打老子……"于是忽而想到赵太爷的威风，而现在是他的儿子了，便自己也渐渐的得意起来，爬起身，唱着《小孤孀上坟》到酒店去。这时候，他又觉得赵太爷高人一等了。

说也奇怪，从此之后，果然大家也仿佛格外尊敬他。这在阿Q，或者以为因为他是赵太爷的父亲，而其实也不然。未庄通例，倘如阿七打阿八，或者李四打张三，向来本不算一件事，必须与一位名人如赵太爷者相关，这才载上他们的口碑。一上口碑，则打的既有名，被打的也就托庇有了名，至于错在阿Q，那自然是不必说；所以者何？就因为赵太爷是不会错的。但他既然错，为什么大家又仿佛格外尊敬他呢？这可难解，穿凿起来说，或者因为阿Q说是赵太爷的本家，虽然挨了打，大家也还怕有些真，总不如尊敬一些稳当，否则也如孔庙里的太牢一般，虽然与猪羊一样，同是畜生，但既经圣人下箸，先儒们便不敢妄动了。

阿Q此后倒得意了许多年。

有一年的春天，他醉醺醺的在街上走，在墙根的日光下，看见王胡在那里赤着膊捉虱子，他忽然觉得身上也痒起来了。这王胡，又癞又胡，别人都叫他王癞胡，阿Q却删去了一个癞字，然而非常渺视他。阿

Q的意思，以为癞是不足为奇的，只有这一部络腮胡子，实在太新奇，令人看不上眼。他于是并排坐下去了，倘是别的闲人们，阿Q本不敢大意坐下去，但这王胡旁边，他有什么怕呢，老实说，他肯坐下去，简直还是抬举他。

阿Q也脱下破夹袄来，翻检了一回，不知道因为新洗呢还是因为粗心，许多工夫，只捉到三四个。他看那王胡，却是一个又一个，两个又三个，只放在嘴里毕毕剥剥的响。

阿Q最初是失望，后来却不平了，看不上眼的王胡尚且那么多，自己倒反这样少，这是怎样的大失体统的事呵！他很想寻一两个大的，然而竟没有，好容易才捉到一个中的，恨恨的塞在厚嘴唇里，狠命一咬，劈的一声，又不及王胡响。

他癞疮疤块块通红了，将衣服摔在地上，吐一口唾沫说："这毛虫！"

"癞皮狗，你骂谁？"王胡轻蔑的抬起眼来说。

阿Q近来虽然比较的受人尊敬，自己也更高傲些，但和那些打惯的闲人们见面还胆怯，独有这回却非常武勇了。这样满脸胡子的东西，也敢出言无状么？

"谁认便骂谁！"他站起来，两手叉在腰间说。

"你的骨头痒了么？"王胡也站起来，披上衣服说。

阿Q以为他要逃了，抢进去就是一拳，这拳头还未达到身上，已经被他抓住了，只一拉，阿Q跄跄踉踉的跌进去，立刻又被王胡扭住了辫子，要拖到墙上照例去碰头。

"君子动口不动手！"阿Q歪着头说。

王胡似乎不是君子，并不理会，一连给他碰了五下，又用力的一推，至于阿Q跌出六尺多远，这才满足的去了。

在阿Q的记忆上，这大约要算是生平第一件的屈辱，因为王胡以络腮胡子的缺点，向来只被他奚落，从没有奚落他，更不必说动手了。而他现在竟动手，很意外，难道真如市上所说，皇帝已经停了考[7]，不要

秀才和举人了，因此赵家减了威风，因此他们也便小觑了他么？

阿Q无可适从的站着。

远远的走来了一个人，他的对头又到了。这也是阿Q最厌恶的一个人，就是钱太爷的大儿子。他先前跑上城里去进洋学堂，不知怎么又跑到东洋去了，半年之后他回到家里来，腿也直了，辫子也不见了，他的母亲大哭了十几场，他的老婆跳了三回井。后来，他的母亲到处说，“这辫子是被坏人灌醉了酒剪去的。本来可以做大官，现在只好等留长再说了。”然而阿Q不肯信，偏称他“假洋鬼子”，也叫作“里通外国的人”，一见他，一定在肚子里暗暗的咒骂。

阿Q尤其“深恶而痛绝之”的，是他的一条假辫子；辫子而至于假，就是没有了做人的资格，他的老婆不跳第四回井，也不是好女人。

这“假洋鬼子”近来了。

“秃儿。驴……”阿Q历来本只在肚子里骂，没有出过声，这回因为正气忿，因为要报仇，便不由的轻轻的说出来了。

不料这秃儿却拿着一支黄漆的棍子——就是阿Q所谓哭丧棒[8]——大踏步走了过来。阿Q在这刹那，便知道大约要打了，赶紧抽紧筋骨，耸了肩膀等候着，果然，拍的一声，似乎确凿打在自己头上了。

“我说他！”阿Q指着近旁的一个孩子，分辩说。拍！拍拍！

在阿Q的记忆上，这大约要算是生平第二件的屈辱。幸而拍拍的响了之后，于他倒似乎完结了一件事，反而觉得轻松些，而且“忘却”这一件祖传的宝贝也发生了效力，他慢慢的走，将到酒店门口，早已有些高兴了。

但对面走来了静修庵里的小尼姑。阿Q便在平时，看见伊也一定要唾骂，而况在屈辱之后呢？他于是发生了回忆，又发生了敌忾了。

“我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这样晦气，原来就因为见了你！”他想。

他迎上去，大声的吐一口唾沫：“咳，呸！”

小尼姑全不睬，低了头只是走。阿Q走近伊身旁，突然伸出手去摩

着伊新剃的头皮，呆笑着，说：

“秃儿！快回去，和尚等着你……”

“你怎么动手动脚……”尼姑满脸通红的说，一面赶快走。

酒店里的人大笑了。阿Q看见自己的勋业得了赏识，便愈加兴高采烈起来：

“和尚动得，我动不得？”他扭住伊的面颊。

酒店里的人大笑了。阿Q更得意，而且为满足那些赏鉴家起见，再用力的一拧，才放手。

他这一战，早忘却了王胡，也忘却了假洋鬼子，似乎对于今天的一切“晦气”都报了仇；而且奇怪，又仿佛全身比拍拍的响了之后更轻松，飘飘然的似乎要飞去了。

“这断子绝孙的阿Q！”远远地听得小尼姑的带哭的声音。“哈哈哈！”阿Q十分得意的笑。

“哈哈哈！”酒店里的人也九分得意的笑。

第四章恋爱的悲剧

有人说：有些胜利者，愿意敌手如虎，如鹰，他才感得胜利的欢喜；假使如羊，如小鸡，他便反觉得胜利的无聊。又有些胜利者，当克服一切之后，看见死的死了，降的降了，“臣诚惶诚恐死罪死罪”，他于是没有了敌人，没有了对手，没有了朋友，只有自己在上，一个，孤另另，凄凉，寂寞，便反而感到了胜利的悲哀。然而我们的阿Q却没有这样乏，他是永远得意的：这或者也是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个证据了。

看哪，他飘飘然的似乎要飞去了！

然而这一次的胜利，却又使他有些异样。他飘飘然的飞了大半天，飘进土谷祠，照例应该躺下便打鼾。谁知道这一晚，他很不容易合眼，他觉得自己的大拇指和第二指有点古怪，仿佛比平常滑腻些，不知道是小尼姑的脸上有一点滑腻的东西粘在他指上，还是他的指头在小尼姑的脸上磨得滑腻了，……

“断子绝孙的阿Q！”

阿Q的耳朵里又听到这句话。他想：不错，应该有一个女人，断子绝孙便没有人供一碗饭，……应该有一个女人。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而“若敖之鬼馁而”[9]，也是一件人生的大哀，所以他那思想，其实是样样合于圣经贤传的，只可惜后来有些“不能收其放心”了。

“女人，女人！……”他想。“……和尚动得……女人，女人！……女人！”他又想。我们不能知道这晚上阿Q在什么时候才打鼾，但大约他从此总觉得指头有些滑腻，所以他从此总有些飘飘然；“女……”，他想。

即此一端，我们便可以知道女人是害人的东西。

中国的男人，本来大半都可以做圣贤，可惜全被女人毁掉了。商是妲己闹亡的；周是褒姒弄坏的；秦……虽然史无明文，我们也假定他因为女人，大约未必十分错，而董卓可是的确给貂蝉害死了。

阿Q本来也是正人，我们虽然不知道他曾蒙什么明师指授过，但他对于“男女之大防”却历来非常严；也很有排斥异端——如小尼姑及假洋鬼子之类——的正气。他的学说是：凡尼姑，一定与和尚私通；一个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想引诱野男人；一男一女在那里讲话，一定要有勾当了。为惩治他们起见，所以他往往怒目而视，或者大声说几句“诛心”话，或者在冷僻处，便从后面掷一块小石头。

谁知道他将到“而立”之年，竟被小尼姑害得飘飘然了，这飘飘然的精神，在礼教上是不应该有的，——所以女人真可恶。假使小尼姑的脸上不滑腻，阿Q便不至于被蛊，又假使小尼姑的脸上盖一层布，阿Q便也不至于被蛊了，——他五六年前，曾在戏台下的人丛中扭过一个女人的大腿，但因为隔一层裤，所以此后并不飘飘然，——而小尼姑并不然，这也足见异端之可恶。

“女……”阿Q想。

他对于以为“一定想引诱野男人”的女人，时常留心看，然而伊并不对他笑。他对于和他讲话的女人，也时常留心听，然而伊又并不提起关于什么勾当的话来。哦，这也是女人可恶之一节：伊们全都要装“假正经”的。

这一天，阿Q在赵太爷家里舂了一天米，吃过晚饭，便坐在厨房里吸旱烟。倘在别家，吃过晚饭本可以回去的了，但赵府上晚饭早，虽说定例不准掌灯，一吃完便睡觉，然而偶然也有一些例外，其一，是赵大爷未进秀才的时候，准其点灯读文章；其二，便是阿Q来做短工的时候，准其点灯舂米。因为这一条例外，所以阿Q在动手舂米之前，还坐在厨房里吸旱烟。

吴妈，是赵太爷家里唯一的女仆，洗完了碗碟，也就在长凳上坐下了，而且和阿Q谈闲天：

“太太两天没有吃饭哩，因为老爷要买一个小的……”

“女人……吴妈……这小孤孀……”阿Q想。

“我们的少奶奶是八月里要生孩子了……”

“女人……”阿Q想。

阿Q放下烟管，站了起来。

“我们的少奶奶……”吴妈还唠叨说。

阿Q放下烟管，站了起来。

“我和你困觉，我和你困觉！”阿Q忽然抢上去，对伊跪下了。

一刹时中很寂然。

“阿呀！”吴妈楞了一息，突然发抖，大叫着往外跑，且跑且嚷，似乎后来带哭了。

阿Q对了墙壁跪着也发楞，于是两手扶着空板凳，慢慢的站起来，

仿佛觉得有些糟。他这时确也有些忐忑了，慌张的将烟管插在裤带上，就想去舂米。蓬的一声，头上着了很粗的一下，他急忙回转身去，那秀才便拿了一支大竹杠站在他面前。

“你反了，……你这……”

大竹杠又向他劈下来了。阿Q两手去抱头，拍的正打在指节上，这可很有一些痛。他冲出厨房门，仿佛背上又着了一下似的。

“忘八蛋！”秀才在后面用了官话这样骂。

阿Q奔入舂米场，一个人站着，还觉得指头痛，还记得“忘八蛋”，因为这话是未庄的乡下人从来不用，专是见过官府的阔人用的，所以格外怕，而印象也格外深。但这时，他那“女……”的思想也没有了，而且打骂之后，似乎一件事也已经收束了，倒反觉得一无挂碍似的，便动手去舂米。舂了一会，他热起来了，又歇了手脱衣服。

脱下衣服的时候，他听得外面很热闹，阿Q生平本来最爱看热闹，便即寻声走出去了。寻声渐渐的寻到赵太爷的内院里，虽然在昏黄中，却辨得出许多人，赵府一家连两日不吃饭的太太也在内，还有间壁的邹七嫂，真正本家的赵白眼，赵司晨。

少奶奶正拖着吴妈走出下房来，一面说：

“你到外面来，……不要躲在自己房里想……”

“谁不知道你正经，……短见是万万寻不得的。”邹七嫂也从旁说。

吴妈只是哭，夹些话，却不甚听得分明。

阿Q想：“哼，有趣，这小孤孀不知道闹着什么玩意儿了？”他想打听，走近赵司晨的身边。这时他猛然间看见赵大爷向他奔来，而且手里捏着一支大竹杠。他看见这一支大竹杠，便猛然间悟到自己曾经被打，和这一场热闹似乎有点相关。他翻身便走，想逃回舂米场，不图这支竹杠阻了他的去路，于是他又翻身便走，自然而然的走出后门，不多工夫，已在土谷祠内了。

阿Q坐了一会，皮肤有些起粟，他觉得冷了，因为虽在春季，而夜间颇有余寒，尚不宜于赤膊。他也记得布衫留在赵家，但倘若去取，又

深怕秀才的竹杠。然而地保进来了。

“阿Q，你的妈妈的！你连赵家的用人都调戏起来，简直是造反。害得我晚上没有觉睡，你的妈妈的！……”

如是云云的教训了一通，阿Q自然没有话。临末，因为在晚上，应该送地保加倍酒钱四百文，阿Q正没有现钱，便用一顶毡帽做抵押，并且订定了五条件：

一　明天用红烛——要一斤重的——一对，香一封，到赵府上去赔罪。

二　赵府上请道士祓除缢鬼，费用由阿Q负担。

三　阿Q从此不准踏进赵府的门槛。

四　吴妈此后倘有不测，惟阿Q是问。

五　阿Q不准再去索取工钱和布衫。

阿Q自然都答应了，可惜没有钱，幸而已经春天，棉被可以无用，便质了二千大钱，履行条约，赤膊磕头之后，居然还剩几文，他也不再赎毡帽，统统喝了酒了。但赵家也并不烧香点烛，因为太太拜佛的时候可以用，留着了。那破布衫是大半做了少奶奶八月间生下来的孩子的衬尿布，那小半破烂的便都做了吴妈的鞋底。

第五章生计问题

阿Q礼毕之后，仍旧回到土谷祠，太阳下去了，渐渐觉得世上有些古怪。他仔细一想，终于省悟过来：其原因盖在自己的赤膊。他记得破夹袄还在，便披在身上，躺倒了，待张开眼睛，原来太阳又已经照在西墙上头了。他坐起身，一面说道，“妈妈的……”

他起来之后，也仍旧在街上逛，虽然不比赤膊之有切肤之痛，却又

渐渐的觉得世上有些古怪了。仿佛从这一天起，未庄的女人们忽然都怕了羞，伊们一见阿Q走来，便个个躲进门里去。甚而至于将近五十岁的邹七嫂，也跟着别人乱钻，而且将十一岁的女儿都叫进去了。阿Q很以为奇，而且想：“这些东西忽然都学起小姐模样来了。这娼妇们……”

但他更觉得世上有些古怪，却是许多日以后的事。其一，酒店不肯赊欠了；其二，管土谷祠的老头子说些废话，似乎叫他走；其三，他虽然记不清多少日，但确乎有许多日，没有一个人来叫他做短工。酒店不赊，熬着也罢了；老头子催他走，噜苏一通也就算了；只是没有人叫做短工，却使阿Q肚子饿：这委实是一件非常“妈妈的”的事情。

阿Q忍不下去了，他只好到老主顾的家里去探问，——但独不许踏进赵府的门槛，——然而情形也异样：一定走出一个男人来，现了十分烦厌的相貌，像回复乞丐一般的摇手道：

“没有没有！你出去！”

阿Q愈觉得希奇了。他想，这些人家向来少不了要帮忙，不至于现在忽然都无事，这总该有些蹊跷在里面了。他留心打听，才知道他们有事都去叫小Don[10]。这小D，是一个穷小子，又瘦又乏，在阿Q的眼睛里，位置是在王胡之下的，谁料这小子竟谋了他的饭碗去。所以阿Q这一气，更与平常不同，当气愤愤的走着的时候，忽然将手一扬，唱道：

“我手执钢鞭将你打！……”

几天之后，他竟在钱府的照壁前遇见了小D，“仇人相见分外眼明”，阿Q便迎上去，小D也站住了。

“畜生！”阿Q怒目而视的说，嘴角上飞出唾沫来。

“我是虫豸，好么？……”小D说。

这谦逊反使阿Q更加愤怒起来，但他手里没有钢鞭，于是只得扑上去，伸手去拔小D的辫子，小D一手护住了自己的辫根，一手也来拔阿Q的辫子，阿Q便也将空着的一只手护住了自己的辫根。从先前的阿Q看来，小D本来是不足齿数的，但他近来挨了饿，又瘦又乏已经不下于小D，所以便成了势均力敌的现象，四只手拔着两颗头，都弯了腰，在钱家粉墙上映出一个蓝色的虹形，至于半点钟之久了。

“好了，好了！”看的人们说，大约是解劝的。

“好，好！”看的人们说，不知道是解劝是颂扬还是煽动。然而他们都不听。阿Q进三步，小D便退三步，都站着；小D进三步，阿Q便退三步，又都站着。大约半点钟，——未庄少有自鸣钟，所以很难说，或者二十分，——他们的头发里便都冒烟，额上便都流汗，阿Q的手放松了，在同一瞬间，小D的手也正放松了，同时直起，同时退开，都挤出人丛去。“记着罢，妈妈的……”阿Q回过头去说。

“妈妈的，记着罢……”小D也回过头来说。

这一场“龙虎斗”似乎并无胜败，也不知道看的人可满足，都没有发什么议论，而阿Q却仍然没有人来叫他做短工。

有一日很温和，微风拂拂的颇有些夏意了，阿Q却觉得寒冷起来，但这还可担当，第一倒是肚子饿。棉被，毡帽，布衫，早已没有了，其次就卖了棉袄；现在有裤子，却万不可脱的；有破夹袄，又除了送人做鞋底之外，决定卖不出钱。他早想在路上拾得一注钱，但至今还没有见；他想在自己的破屋里忽然寻到一注钱，慌张的四顾，但屋内是空虚而且了然。于是他决计出门求食去了。

他在路上走着要“求食”，看见熟识的酒店，看见熟识的馒头，但他都走过了，不但没有暂停，而且并不想要。他所求的不是这类东西了；他求的是什么东西，他自己不知道。

未庄本不是大村镇，不多时便走尽了，村外多是水田，满眼是新秧的嫩绿，夹着几个圆形的活动的黑点，便是耕田的农夫。阿Q并不赏鉴这田家乐，却只是走，因为他直觉的知道这与他的“求食”之道是很辽远的。但他终于走到静修庵的墙外了。

庵周围也是水田，粉墙突出在新绿里，后面的低土墙里是菜园。阿Q迟疑了一会，四面一看，并没有人。他便爬上这矮墙去，扯着何首乌藤，但泥土仍然簌簌的掉，阿Q的脚也索索的抖；终于攀着桑树枝，跳到里面了。里面真是郁郁葱葱，但似乎并没有黄酒馒头，以及此外可吃的之类。靠西墙是竹丛，下面许多笋，只可惜都是并未煮熟的，还有油菜早经结子，芥菜已将开花，小白菜也很老了。

阿Q仿佛文童落第似的觉得很冤屈，他慢慢走近园门去，忽而非常

惊喜了，这分明是一畦老萝卜。他于是蹲下便拔，而门口突然伸出一个很圆的头来，又即缩回去了，这分明是小尼姑。小尼姑之流是阿Q本来视若草芥的，但世事须“退一步想”，所以他便赶紧拔起四个萝卜，拧下青叶，兜在大襟里。然而老尼姑已经出来了。

“阿弥陀佛，阿Q，你怎么跳进园里来偷萝卜。……阿呀，罪过呵，阿唷，阿弥陀佛！……”

“我什么时候跳进你的园里来偷萝卜？”阿Q且看且走的说。

“现在……这不是？”老尼姑指着他的衣兜。

“这是你的？你能叫得他答应么？你……”

阿Q没有说完话，拔步便跑，追来的是一匹很肥大的黑狗，这本来在前门的，不知怎的到后园来了。黑狗哼而且追，已经要咬着阿Q的腿，幸而从衣兜里落下一个萝卜来，那狗给一吓，略略一停，阿Q已经爬上桑树，跨到土墙，连人和萝卜都滚出墙外面了。只剩着黑狗还在对着桑树嗥，老尼姑念着佛。

阿Q怕尼姑又放出黑狗来，拾起萝卜便走，沿路又检了几块小石头，但黑狗却并不再出现。阿Q于是抛了石块，一面走一面吃，而且想道，这里也没有什么东西寻，不如进城去……

待三个萝卜吃完时，他已经打定了进城的主意了。

第六章从中兴到末路

在未庄再看见阿Q出现的时候，是刚过了这年的中秋。人们都惊异，说是阿Q回来了，于是又回上去想道，他先前那里去了呢？阿Q前几回的上城，大抵早就兴高采烈的对人说，但这一次却并不，所以也没有一个人留心到。他或者也曾告诉过管土谷祠的老头子，然而未庄老例，只有赵太爷钱太爷和秀才大爷上城才算一件事。假洋鬼子尚且不足数，何况是阿Q：因此老头子也就不替他宣传，而未庄的社会上也就无

从知道了。

但阿Q这回的回来，却与先前大不同，确乎很值得惊异。天色将黑，他睡眼蒙眬的在酒店门前出现了，他走近柜台，从腰间伸出手来，满把是银的和铜的，在柜上一扔说，“现钱！打酒来！”穿的是新夹袄，看去腰间还挂着一个大搭连，沉钿钿的将裤带坠成了很弯很弯的弧线。未庄老例，看见略有些醒目的人物，是与其慢也宁敬的，现在虽然明知道是阿Q，但因为和破夹袄的阿Q有些两样了，古人云，“士别三日便当刮目相待”，所以堂倌，掌柜，酒客，路人，便自然显出一种疑而且敬的形态来。掌柜既先之以点头，又继之以谈话：

“嚯，阿Q，你回来了！”

“回来了。”

“发财发财，你是——在……”

“上城去了！”

这一件新闻，第二天便传遍了全未庄。人人都愿意知道现钱和新夹袄的阿Q的中兴史，所以在酒店里，茶馆里，庙檐下，便渐渐的探听出来了。这结果，是阿Q得了新敬畏。

据阿Q说，他是在举人老爷家里帮忙。这一节，听的人都肃然了。这老爷本姓白，但因为合城里只有他一个举人，所以不必再冠姓，说起举人来就是他。这也不独在未庄是如此，便是一百里方圆之内也都如此，人们几乎多以为他的姓名就叫举人老爷的了。在这人的府上帮忙，那当然是可敬的。但据阿Q又说，他却不高兴再帮忙了，因为这举人老爷实在太“妈妈的”了。这一节，听的人都叹息而且快意，因为阿Q本不配在举人老爷家里帮忙，而不帮忙是可惜的。

据阿Q说，他的回来，似乎也由于不满意城里人，这就在他们将长凳称为条凳，而且煎鱼用葱丝，加以最近观察所得的缺点，是女人的走路也扭得不很好。然而也偶有大可佩服的地方，即如未庄的乡下人不过打三十二张的竹牌，只有假洋鬼子能够叉“麻酱”，城里却连小乌龟子都叉得精熟的。什么假洋鬼子，只要放在城里的十几岁的小乌龟子的手里，也就立刻是“小鬼见阎王”。这一节，听的人都赧然了。

“你们可看见过杀头么？”阿Q说，“咳，好看。杀革命党。唉，好看好看，……”他摇摇头，将唾沫飞在正对面的赵司晨的脸上。这一节，听的人都凛然了。但阿Q又四面一看，忽然扬起右手，照着伸长脖子听得出神的王胡的后项窝上直劈下去道：

“嚓！”

王胡惊得一跳，同时电光石火似的赶快缩了头，而听的人又都悚然而且欣然了。从此王胡瘟头瘟脑的许多日，并且再不敢走近阿Q的身边；别的人也一样。

阿Q这时在未庄人眼睛里的地位，虽不敢说超过赵太爷，但谓之差不多，大约也就没有什么语病的了。

然而不多久，这阿Q的大名忽又传遍了未庄的闺中。虽然未庄只有钱赵两姓是大屋，此外十之九都是浅闺，但闺中究竟是闺中，所以也算得一件神异。女人们见面时一定说，邹七嫂在阿Q那里买了一条蓝绸裙，旧固然是旧的，但只化了九角钱。还有赵白眼的母亲——一说是赵司晨的母亲，待考，——也买了一件孩子穿的大红洋纱衫，七成新，只用三百大钱九二串。于是伊们都眼巴巴的想见阿Q，缺绸裙的想问他买绸裙，要洋纱衫的想问他买洋纱衫，不但见了不逃避，有时阿Q已经走过了，也还要追上去叫住他，问道：

“阿Q，你还有绸裙么？没有？纱衫也要的，有罢？”

后来这终于从浅闺传进深闺里去了。因为邹七嫂得意之余，将伊的绸裙请赵太太去鉴赏，赵太太又告诉了赵太爷而且着实恭维了一番。赵太爷便在晚饭桌上，和秀才大爷讨论，以为阿Q实在有些古怪，我们门窗应该小心些；但他的东西，不知道可还有什么可买，也许有点好东西罢。加以赵太太也正想买一件价廉物美的皮背心。于是家族决议，便托邹七嫂即刻去寻阿Q，而且为此新辟了第三种的例外：这晚上也姑且特准点油灯。

油灯干了不少了，阿Q还不到。赵府的全眷都很焦急，打着呵欠，或恨阿Q太飘忽，或怨邹七嫂不上紧，赵太太还怕他因为春天的条件不敢来，而赵太爷以为不足虑：因为这是“我”去叫他的。果然，到底赵太爷有见识，阿Q终于跟着邹七嫂进来了。

“他只说没有没有，我说你自己当面说去，他还要说，我说……”邹七嫂气喘吁吁的走着说。

“太爷！”阿Q似笑非笑的叫了一声，在檐下站住了。

“阿Q，听说你在外面发财，”赵太爷踱开去，眼睛打量着他的全身，一面说。“那很好，那很好的。这个，……听说你有些旧东西，……可以都拿来看一看，……这也并不是别的，因为我倒要……”

“我对邹七嫂说过了。都完了。”

“完了？”赵太爷不觉失声的说，“那里会完得这样快呢？”

“那是朋友的，本来不多。他们买了些，……”

“总该还有一点罢。”

“现在，只剩了一张门幕了。”

“就拿门幕来看看罢。”赵太太慌忙说。

“那么，明天拿来就是，”赵太爷却不甚热心了。“阿Q，你以后有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尽先送来给我们看，……”

“价钱决不会比别家出得少！”秀才说。秀才娘子忙一瞥阿Q的脸，看他感动了没有。

“我要一件皮背心。”赵太太说。

阿Q虽然答应着，却懒洋洋的出去了，也不知道他是否放在心上。这使赵太爷很失望，气愤而且担心，至于停止了打呵欠。秀才对于阿Q的态度也很不平，于是说，这忘八蛋要提防，或者竟不如吩咐地保，不许他住在未庄。但赵太爷以为不然，说这也怕要结怨，况且做这路生意的大概是“老鹰不吃窠下食”，本村倒不必担心的；只要自己夜里警醒点就是了。秀才听了这“庭训”，非常之以为然，便即刻撤消了驱逐阿Q的提议，而且叮嘱邹七嫂，请伊万不要向人提起这一段话。

但第二日，邹七嫂便将那蓝裙去染了皂，又将阿Q可疑之点传扬出去了，可是确没有提起秀才要驱逐他这一节。然而这已经于阿Q很不

利。最先，地保寻上门了，取了他的门幕去，阿Q说是赵太太要看的，而地保也不还，并且要议定每月的孝敬钱。其次，是村人对于他的敬畏忽而变相了，虽然还不敢来放肆，却很有远避的神情，而这神情和先前的防他来“嚓”的时候又不同，颇混着“敬而远之”的分子了。

只有一班闲人们却还要寻根究底的去探阿Q的底细。阿Q也并不讳饰，傲然的说出他的经验来。从此他们才知道，他不过是一个小脚色，不但不能上墙，并且不能进洞，只站在洞外接东西。有一夜，他刚才接到一个包，正手再进去，不一会，只听得里面大嚷起来，他便赶紧跑，连夜爬出城，逃回未庄来了，从此不敢再去做。然而这故事却于阿Q更不利，村人对于阿Q的“敬而远之”者，本因为怕结怨，谁料他不过是一个不敢再偷的偷儿呢？这实在是“斯亦不足畏也矣”。

第七章革命

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即阿Q将搭连卖给赵白眼的这一天——三更四点，有一只大乌篷船到了赵府上的河埠头。这船从黑魆魆中荡来，乡下人睡得熟，都没有知道；出去时将近黎明，却很有几个看见的了。据探头探脑的调查来的结果，知道那竟是举人老爷的船！

那船便将大不安载给了未庄，不到正午，全村的人心就很动摇。船的使命，赵家本来是很秘密的，但茶坊酒肆里却都说，革命党要进城，举人老爷到我们乡下来逃难了。惟有邹七嫂不以为然，说那不过是几口破衣箱，举人老爷想来寄存的，却已被赵太爷回复转去。其实举人老爷和赵秀才素不相能，在理本不能有“共患难”的情谊，况且邹七嫂又和赵家是邻居，见闻较为切近，所以大概该是伊对的。

然而谣言很旺盛，说举人老爷虽然似乎没有亲到，却有一封长信，和赵家排了“转折亲”。赵太爷肚里一轮，觉得于他总不会有坏处，便将箱子留下了，现就塞在太太的床底下。至于革命党，有的说是便在这一夜进了城，个个白盔白甲：穿着崇正皇帝的素。[11]

阿Q的耳朵里，本来早听到过革命党这一句话，今年又亲眼见过杀掉革命党。但他有一种不知从那里来的意见，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

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殊不料这却使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有这样怕，于是他未免也有些“神往”了，况且未庄的一群鸟男女的慌张的神情，也使阿Q更快意。

“革命也好罢，”阿Q想，“革这伙妈妈的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

阿Q近来用度窘，大约略略有些不平，加以午间喝了两碗空肚酒，愈加醉得快，一面想一面走，便又飘飘然起来，不知怎么一来，忽而似乎革命党便是自己，未庄人却都是他的俘虏了。他得意之余，禁不住大声的嚷道：

“造反了！造反了！”

未庄人都用了惊惧的眼光对他看。这一种可怜的眼光，是阿Q从来没有见过的，一见之下，又使他舒服得如六月里喝了雪水。他更加高兴的走而且喊道：

“好，……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

得得，锵锵！

悔不该，酒醉错斩了郑贤弟，

悔不该，呀呀呀……

得得，锵锵，得，锵令锵！

我手执钢鞭将你打……”

赵府上的两位男人和两个真本家，也正站在大门口论革命。阿Q没有见，昂了头直唱过去。

“得得，……”

“Q老，”赵太爷怯怯的迎着低声的叫。

“锵锵，”阿Q料不到他的名字会和“老”字联结起来，以为是一句别的话，与己无干，只是唱。“得，锵，锵令锵，锵！”

“老Q。”

“悔不该……”

“阿Q！”秀才只得直呼其名了。

阿Q这才站住，歪着头问道，“什么？”

“老Q，……现在……”赵太爷却又没有话，“现在……发财么？”

“发财？自然。要什么就是什么……”

“阿……Q哥，像我们这样穷朋友是不要紧的……”赵白眼惴惴的说，似乎想探革命党的口风。

“穷朋友？你总比我有钱！”阿Q说着自去了。

大家都怃然，没有话。赵太爷父子回家，晚上商量到点灯。赵白眼回家，便从腰间扯下搭连来，交给他女人藏在箱底里。

阿Q飘飘然的飞了一通，回到土谷祠，酒已经醒透了。这晚上，管祠的老头子也意外的和气，请他喝茶；阿Q便向他要了两个饼，吃完之后，又要了一支点过的四两烛和一个树烛台，点起来，独自躺在自己的小屋里。他说不出的新鲜而且高兴，烛火像元夜似的闪闪的跳，他的思想也迸跳起来了：——

“造反？有趣，……来了一阵白盔白甲的革命党，都拿着板刀，钢鞭，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钩镰枪，走过土谷祠，叫道，‘阿Q！同去同去！’于是一同去。……

这时未庄的一伙鸟男女才好笑哩，跪下叫道，‘阿Q，饶命！’谁听他！第一个该死的是小D和赵太爷，还有秀才，还有假洋鬼子，……留几条么？王胡本来还可留，——但也不要了。……

东西，……直走进去打开箱子来：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先搬到土谷祠，此外便摆了钱家的桌椅，——或者也就用赵家的罢。自己是不动手的了，叫小D来搬，要搬得快，搬得不快打嘴巴。……

赵司晨的妹子真丑。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假洋鬼子的老婆会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吓，不是好东西，秀才的老婆是眼胞上有疤的。……吴妈长久不见了，不知道在那里，——可惜脚太大。”

阿Q没有想得十分停当，已经发了鼾声，四两烛还只点去了小半寸，红焰焰的火光照着他张开的嘴。

“荷荷！”阿Q忽而大叫起来，抬了头仓皇的四顾，待到看见四两烛，却又倒头睡去了。

第二天他起得很迟，走出街上看时，样样都照旧。他也仍然肚饥，他想着，想不起什么来；但他忽而似乎有了主意了，慢慢的跨开步，有意无意的走到静修庵。

庵和春天时节一样静，白的墙壁和漆黑的门。他想了一想，前去打门，一只狗在里面叫。他急急拾了几块断砖，再上去较为用力的打，打到黑门上生出许多麻点的时候，才听得有人来开门。

阿Q连忙捏好砖头，摆开马步，准备和黑狗来开战。但庵门只开了一条缝，并无黑狗从中冲出，望进去只有一个老尼姑。

“你又来什么事？”伊大吃一惊的说。

“革命了……你知道？……”阿Q说得很含胡。

“革命革命，革过一革的，……你们要革得我们怎么样呢？”老尼姑两眼通红的说。

“什么？……”阿Q诧异了。

“你不知道，他们已经来革过了！”

“谁？……”阿Q更其诧异了。

“那秀才和洋鬼子！”

阿Q很出意外，不由的一错愕；老尼姑见他失了锐气，便飞速的关了门，阿Q再推时，牢不可开，再打时，没有回答了。

那还是上午的事。赵秀才消息灵，一知道革命党已在夜间进城，便将辫子盘在顶上，一早去拜访那历来也不相能的钱洋鬼子。这是“咸与维新”的时候了，所以他们便谈得很投机，立刻成了情投意合的同志，也相约去革命。他们想而又想，才想出静修庵里有一块“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是应该赶紧革掉的，于是又立刻同到庵里去革命。因为老尼姑来阻挡，说了三句话，他们便将伊当作满政府，在头上很给了不少的棍子和栗凿。尼姑待他们走后，定了神来检点，龙牌固然已经碎在地上了，而且又不见了观音娘娘座前的一个宣德炉。

这事阿Q后来才知道。他颇悔自己睡着，但也深怪他们不来招呼他。他又退一步想道：

“难道他们还没有知道我已经投降了革命党么？”

第八章不准革命

未庄的人心日见其安静了。据传来的消息，知道革命党虽然进了城，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这些名目，未庄人都说不明白——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只有一件可怕的事是另有几个不好的革命党夹在里面捣乱，第二天便动手剪辫子，听说那邻村的航船七斤便着了道儿，弄得不像人样子了。但这却还不算大恐怖，因为未庄人本来少上城，即使偶有想进城的，也就立刻变了计，碰不着这危险。阿Q本也想进城去寻他的老朋友，一得这消息，也只得作罢了。

但未庄也不能说是无改革。几天之后，将辫子盘在顶上的逐渐增加起来了，早经说过，最先自然是茂才公，其次便是赵司晨和赵白眼，后来是阿Q。倘在夏天，大家将辫子盘在头顶上或者打一个结，本不算什么稀奇事，但现在是暮秋，所以这“秋行夏令”的情形，在盘辫家不能不说是万分的英断，而在未庄也不能说无关于改革了。

赵司晨脑后空荡荡的走来，看见的人大嚷说，“嘎，革命党来了！”

阿Q听到了很羡慕。他虽然早知道秀才盘辫的大新闻，但总没有想

到自己可以照样做，现在看见赵司晨也如此，才有了学样的意思，定下实行的决心。他用一支竹筷将辫子盘在头顶上，迟疑多时，这才放胆的走去。

他在街上走，人也看他，然而不说什么话，阿Q当初很不快，后来便很不平。他近来很容易闹脾气了；其实他的生活，倒也并不比造反之前反艰难，人见他也客气，店铺也不说要现钱，而阿Q总觉得自己太失意：既然革了命，不应该只是这样的。况且有一回看见小D，愈使他气破肚皮了。

小D也将辫子盘在头顶上了，而且也居然用一支竹筷。阿Q万料不到他也敢这样做，自己也决不准他这样做！小D是什么东西呢？他很想即刻揪住他，拗断他的竹筷，放下他的辫子，并且批他几个嘴巴，聊且惩罚他忘了生辰八字，也敢来做革命党的罪。但他终于饶放了，单是怒目而视的吐一口唾沫道“呸！”

这几日里，进城去的只有一个假洋鬼子。赵秀才本也想靠着寄存箱子的渊源，亲身去拜访举人老爷的，但因为有剪辫的危险，所以也就中止了。他写了一封“黄伞格”[12]的信，托假洋鬼子带上城，而且托他给自己绍介绍介，去进自由党。假洋鬼子回来时，向秀才讨还了四块洋钱，秀才便有一块银桃子挂在大襟上了；未庄人都惊服，说这是柿油党的顶子[13]，抵得一个翰林；赵太爷因此也骤然大阔，远过于他儿子初隽秀才的时候，所以目空一切，见了阿Q，也就很有些不放在眼里了。

阿Q正在不平，又时时刻刻感着冷落，一听得这银桃子的传说，他立即悟出自己之所以冷落的原因了：要革命，单说投降，是不行的；盘上辫子，也不行的；第一着仍然要和革命党去结识。他生平所知道的革命党只有两个，城里的一个早已“嚓”的杀掉了，现在只剩了一个假洋鬼子。他除却赶紧去和假洋鬼子商量之外，再没有别的道路了。

钱府的大门正开着，阿Q便怯怯的躇进去。他一到里面，很吃了惊，只见假洋鬼子正站在院子的中央，一身乌黑的大约是洋衣，身上也挂着一块银桃子，手里是阿Q曾经领教过的棍子，已经留到一尺多长的辫子都拆开了披在肩背上，蓬头散发的像一个刘海仙。对面挺直的站着赵白眼和三个闲人，正在必恭必敬的听说话。

阿Q轻轻的走近了，站在赵白眼的背后，心里想招呼，却不知道怎样说才好：叫他假洋鬼子固然是不行的了，洋人也不妥，革命党也不

妥，或者就应该叫洋先生了罢。

洋先生却没有见他，因为白着眼睛讲得正起劲：

“我是性急的，所以我们见面，我总是说：洪哥！我们动手罢！他却总说道No！——这是洋话，你们不懂的。否则早已成功了。然而这正是他做事小心的地方。他再三再四的请我上湖北，我还没有肯。谁愿意在这小县城里做事情。……”

“唔，……这个……”阿Q候他略停，终于用十二分的勇气开口了，但不知道因为什么，又并不叫他洋先生。

听着说话的四个人都吃惊的回顾他。洋先生也才看见：“什么？”

“我……”

“出去！”

“我要投……”

“滚出去！”洋先生扬起哭丧棒来了。

赵白眼和闲人们便都吆喝道：“先生叫你滚出去，你还不听么！”

阿Q将手向头上一遮，不自觉的逃出门外；洋先生倒也没有追。他快跑了六十多步，这才慢慢的走，于是心里便涌起了忧愁：洋先生不准他革命，他再没有别的路。从此决不能望有白盔白甲的人来叫他，他所有的抱负，志向，希望，前程，全被一笔勾销了。至于闲人们传扬开去，给小D王胡等辈笑话，倒是还在其次的事。

他似乎从来没有经验过这样的无聊。他对于自己的盘辫子，仿佛也觉得无意味，要侮蔑，为报仇起见，很想立刻放下辫子来，但也没有竟放。他游到夜间，赊了两碗酒，喝下肚去，渐渐的高兴起来了，思想里才又出现白盔白甲的碎片。

有一天，他照例的混到夜深，待酒店要关门，才踱回土谷祠去。

拍，吧～～～～！

他忽而听得一种异样的声音，又不是爆竹。阿Q本来是爱看热闹，爱管闲事的，便在暗中直寻过去。似乎前面有些脚步声；他正听，猛然间一个人从对面逃来了。阿Q一看见，便赶紧翻身跟着逃。那人转弯，阿Q也转弯。既转弯，那人站住了，阿Q也站住。他看后面并无什么，看那人便是小D。

“什么？”阿Q不平起来了。

“赵……赵家遭抢了！”小D气喘吁吁的说。

阿Q的心怦怦的跳了。小D说了便走；阿Q却逃而又停的两三回。但他究竟是做过“这路生意”的人，格外胆大，于是躄出路角，仔细的听，似乎有些嚷嚷，又仔细的看，似乎许多白盔白甲的人，络绎的将箱子抬出了，器具抬出了，秀才娘子的宁式床也抬出了，但是不分明，他还想上前，两只脚却没有动。

这一夜没有月，未庄在黑暗里很寂静，寂静到像羲皇时候一般太平。阿Q站着看到自己发烦，也似乎还是先前一样，在那里来来往往的搬，箱子抬出了，器具抬出了，秀才娘子的宁式床也抬出了，……抬得他自己有些不信他的眼睛了。但他决计不再上前，却回到自己的祠里去了。

土谷祠里更漆黑；他关好大门，摸进自己的屋子里。他躺了好一会，这才定了神，而且发出关于自己的思想来：白盔白甲的人明明到了，并不来打招呼，搬了许多好东西，又没有自己的份，——这全是假洋鬼子可恶，不准我造反，否则，这次何至于没有我的份呢？阿Q越想越气，终于禁不住满心痛恨起来，毒毒的点一点头：“不准我造反，只准你造反？妈妈的假洋鬼子，——好，你造反！造反是杀头的罪名呵，我总要告一状，看你抓进县里去杀头，——满门抄斩，——嚓！嚓！”

第九章大团圆

赵家遭抢之后，未庄人大抵很快意而且恐慌，阿Q也很快意而且恐慌。但四天之后，阿Q在半夜里忽被抓进县城里去了。那时恰是暗夜，

一队兵，一队团丁，一队警察，五个侦探，悄悄地到了未庄，乘昏暗围住土谷祠，正对门架好机关枪；然而阿Q不冲出。许多时没有动静，把总焦急起来了，悬了二十千的赏，才有两个团丁冒了险，逾垣进去，里应外合，一拥而入，将阿Q抓出来；直待擒出祠外面的机关枪左近，他才有些清醒了。

到进城，已经是正午，阿Q见自己被搀进一所破衙门，转了五六个弯，便推在一间小屋里。他刚刚一跄踉，那用整株的木料做成的栅栏门便跟着他的脚跟阖上了，其余的三面都是墙壁，仔细看时，屋角上还有两个人。

阿Q虽然有些忐忑，却并不很苦闷，因为他那土谷祠里的卧室，也并没有比这间屋子更高明。那两个也仿佛是乡下人，渐渐和他兜搭起来了，一个说是举人老爷要追他祖父欠下来的陈租，一个不知道为了什么事。他们问阿Q，阿Q爽利的答道，“因为我想造反。”

他下半天便又被抓出栅栏门去了，到得大堂，上面坐着一个满头剃得精光的老头子，阿Q疑心他是和尚，但看见下面站着一排兵，两旁又站着十几个长衫人物，也有满头剃得精光像这老头子的，也有将一尺来长的头发披在背后像那假洋鬼子的，都是一脸横肉，怒目而视的看他；他便知道这人一定有些来历，膝关节立刻自然而然的宽松，便跪了下去了。

“站着说！不要跪！”长衫人物都吆喝说。

阿Q虽然似乎懂得，但总觉得站不住，身不由己的蹲了下去，而且终于趁势改为跪下了。

“奴隶性！……”长衫人物又鄙夷似的说，但也没有叫他起来。

“你从实招来罢，免得吃苦。我早都知道了。招了可以放你。”那光头的老头子看定了阿Q的脸，沉静的清楚的说。

“招罢！”长衫人物也大声说。

“我本来要……来投……”阿Q胡里胡涂的想了一通，这才断断续续的说。

“那么，为什么不来的呢？”老头子和气的问。

“假洋鬼子不准我！”

“胡说！此刻说，也迟了。现在你的同党在那里？”

“什么？……”

“那一晚打劫赵家的一伙人。”

“他们没有来叫我。他们自己搬走了。”阿Q提起来便愤愤。

“走到那里去了呢？说出来便放你了。”老头子更和气了。

“我不知道，……他们没有来叫我……”

然而老头子使了一个眼色，阿Q便又被抓进栅栏门里了。他第二次抓出栅栏门，是第二天的上午。

大堂的情形都照旧，上面仍然坐着光头的老头子，阿Q也仍然下了跪。

老头子和气的问道，“你还有什么话说么？”

阿Q一想，没有话，便回答说，“没有。”

于是一个长衫人物拿了一张纸，并一支笔送到阿Q的面前，要将笔塞在他手里。阿Q这时很吃惊，几乎“魂飞魄散”了：因为他的手和笔相关，这回是初次。他正不知怎样拿；那人却又指着一处地方教他画花押。

“我……我……不认得字。”阿Q一把抓住了笔，惶恐而且惭愧的说。

“那么，便宜你，画一个圆圈！”

阿Q要画圆圈了，那手捏着笔却只是抖，于是那人替他将纸铺在地上，阿Q伏下去，使尽了平生的力画圆圈。他生怕被人笑话，立志要画得圆，但这可恶的笔不但很沉重，并且不听话，刚刚一抖一抖的几乎要

合缝，却又向外一耸，画成瓜子模样了。

阿Q正羞愧自己画得不圆，那人却不计较，早已掣了纸笔去，许多人又将他第二次抓进栅栏门。

他第二次进了栅栏，倒也并不十分懊恼。他以为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本来有时要抓进抓出，有时要在纸上画圆圈的，惟有圈而不圆，却是他“行状”上的一个污点。但不多时也就释然了，他想：孙子才画得很圆的圆圈呢。于是他睡着了。

然而这一夜，举人老爷反而不能睡：他和把总呕了气了。举人老爷主张第一要追赃，把总主张第一要示众。把总近来很不将举人老爷放在眼里了，拍案打凳的说道，“惩一儆百！你看，我做革命党还不上二十天，抢案就是十几件，全不破案，我的面子在那里？破了案，你又来迂。不成！这是我管的！”举人老爷窘急了，然而还坚持，说是倘若不追赃，他便立刻辞了帮办民政的职务。而把总却道，“请便罢！”于是举人老爷在这一夜竟没有睡，但幸而第二天倒也没有辞。

阿Q第三次抓出栅栏门的时候，便是举人老爷睡不着的那一夜的明天的上午了。他到了大堂，上面还坐着照例的光头老头子，阿Q也照例的下了跪。

老头子很和气的问道，“你还有什么话么？”

阿Q一想，没有话，便回答说，“没有。”

许多长衫和短衫人物，忽然给他穿上一件洋布的白背心，上面有些黑字。阿Q很气苦：因为这很像是带孝，而带孝是晦气的。然而同时他的两手反缚了，同时又被一直抓出衙门外去了。

阿Q被抬上了一辆没有篷的车，几个短衣人物也和他同坐在一处，这车立刻走动了，前面是一班背着洋炮的兵们和团丁，两旁是许多张着嘴的看客，后面怎样，阿Q没有见。但他突然觉到了：这岂不是去杀头么？他一急，两眼发黑，耳朵里嗡的一声，似乎发昏了，然而他又没有全发昏，有时虽然着急，有时却也泰然；他意思之间，似乎觉得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杀头的。

他还认得路，于是有些诧异了：怎么不向着法场走呢？他不知道这

是在游街，在示众。但即使知道也一样，他不过便以为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游街要示众罢了。

他省悟了，这是绕到法场去的路，这一定是“嚓”的去杀头。他惘惘的向左右看，全跟着马蚁似的人，而在无意中，却在路旁的人丛中发见了一个吴妈。很久违，伊原来在城里做工了。阿Q忽然很羞愧自己没志气：竟没有唱几句戏。他的思想仿佛旋风似的在脑里一回旋：《小孤孀上坟》欠堂皇，《龙虎斗》里的“悔不该……”也太乏，还是“手执钢鞭将你打”罢。他同时想将手一扬，才记得这两手原来都捆着，于是“手执钢鞭”也不唱了。

“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阿Q在百忙中，“无师自通”的说出半句从来不说的话。

“好！！！”从人丛里，便发出豺狼的嗥叫一般的声音来。

车子不住的前行，阿Q在喝采声中，轮转眼睛去看吴妈，似乎伊一向并没有见他，却只是出神的看着兵们背上的洋炮。

阿Q于是再看那些喝采的人们。

这刹那中，他的思想又仿佛旋风似的在脑里一回旋了。四年之前，他曾在山脚下遇见一只饿狼，永是不近不远的跟定他，要吃他的肉。他那时吓得几乎要死，幸而手里有一柄斫柴刀，才得仗这壮了胆，支持到未庄，可是永远记得那狼眼睛，又凶又怯：闪闪的像两颗鬼火，似乎远远的来穿透了他的皮肉。而这回他又看见从来没有见过的更可怕的眼睛了，又钝又锋利，不但已经咀嚼了他的话，并且还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东西，永是不近不远的跟他走。

这些眼睛们似乎连成一气，已经在那里咬他的灵魂。

“救命，……”

然而阿Q没有说，他早就两眼发黑，耳朵里嗡的一声，觉得全身仿佛微尘似的迸散了。

至于当时的影响，最大的倒反在举人老爷，因为终于没有追赃，他全家都号咷了。其次是赵府，非特秀才因为上城去报官，被不好的革命

党剪了辫子，而且又破费了二十千的赏钱，所以全家也号咷了。从这一天以来，他们便渐渐的都发生了遗老的气味。

至于舆论，在未庄是无异议，自然都说阿Q坏，被枪毙便是他的坏的证据；不坏又何至于被枪毙呢？而城里的舆论却不佳，他们多半不满足，以为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而且那是怎样的一个可笑的死囚呵，游了那么久的街，竟没有唱一句戏：他们白跟一趟了。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

【注释】

[1]迭更司（1812—1870）：通译狄更斯，英国小说家。

[2]“引车卖浆者流”所用的话：指白话文。

[3]茂才：即秀才。

[4]陈独秀办了《新青年》提倡洋字：指1918年前后钱玄同等人在《新青年》杂志上开展关于废除汉字、改用罗马字母拼音的讨论一事。

[5]“行状”：原指封建时代记述死者世系、籍贯、生卒、事迹的文字。这里泛指经历。

[6]赛神：即迎神赛会，旧时的一种迷信习俗。

[7]皇帝已经停了考：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下令废止科举考试。

[8]哭丧棒：旧时在为父母送殡时，儿子须手拄“孝杖”，以表悲痛难支。阿Q厌恶假洋鬼子，故把他的手杖咒为“哭丧棒”。

[9]“若敖之鬼馁而”：语见《左传》宣公四年：楚国令尹子良（若敖氏）的儿子越椒长相凶恶，子良的哥哥子文认为其长大后会招致灭族之祸，要子良杀死他。子良没有依从。子文临死时说：“鬼犹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馁而。”意思是若敖氏以后没有子孙供饭，鬼魂都要挨饿了。

[10]小Don：即小同。作者在《且介亭杂文·寄〈戏〉周刊编者信》中说：“他叫‘小同’，大起来，和阿Q一样。”

[11]穿着崇正皇帝的素：崇正，作品中人物对崇祯的讹称。

[12]“黄伞格”：一种写信格式。这种格式表示对于对方的恭敬。

[13]柿油党的顶子：柿油党是“自由党”的谐音，作者在《华盖集续集·阿Q正传的成因》中说：“‘柿油党’……原是‘自由党’，乡下人不能懂，便讹成他们能懂的‘柿油党’了。”顶子是清代官员帽顶上表示官阶的帽珠。这里是未庄人把自由党的徽章比作官员的“顶子”。

端午节

方玄绰近来爱说“差不多”这一句话，几乎成了“口头禅”似的；而且不但说，的确也盘据在他脑里了。他最初说的是“都一样”，后来大约觉得欠稳当了，便改为“差不多”，一直使用到现在。

他自从发见了这一句平凡的警句以后，虽然引起了不少的新感慨，同时却也到许多新慰安。譬如看见老辈威压青年，在先是要愤愤的，但现在却就转念道，将来这少年有了儿孙时，大抵也要摆这架子的罢，便再没有什么不平了。又如看见兵士打车夫，在先也要愤愤的，但现在也就转念道，倘使这车夫当了兵，这兵拉了车，大抵也就这么打，便再也不放在心上了。他这样想着的时候，有时也疑心是因为自己没有和恶社会奋斗的勇气，所以瞒心昧己的故意造出来的一条逃路，很近于“无是非之心”，远不如改正了好，然而这意见，总反而在他脑里生长起来。

他将这“差不多说”最初公表的时候是在北京首善学校的讲堂上，其时大概是提起关于历史上的事情来，于是说到“古今人不相远”，说到各色人等的“性相近”，终于牵扯到学生和官僚身上，大发其议论道：

“现在社会上时髦的都通行骂官僚，而学生骂得尤利害，然而官僚并不是天生的特别种族，就是平民变就的，现在学生出身的官僚就不少，和老官僚有什么两样呢？‘易地则皆然’，思想言论举动丰采都没有什么大区别……便是学生团体新办的许多事业，不是也已经难免出弊病，大半烟消火灭了么？差不多的。但中国将来之可虑就在此……”

散坐在讲堂里的二十多个听讲者，有的怅然了，或者是以为这话对；有的勃然了，大约是以为侮辱了神圣的青年；有几个却对他微笑了，大约以为这是他替自己的辩解：因为方玄绰就是兼做官僚的。

而其实却是都错误。这不过是他的一种新不平；虽说不平，又只是他的一种安分的空论。他自己虽然不知道是因为懒，还是因为无用，总

之觉得是一个不肯运动，十分安分守己的人。总长冤他有神经病，只要地位还不至于动摇，他决不开一开口；教员的薪水欠到大半年了，只要别有官俸支持，他也决不开一开口。不但不开口，当教员联合索薪的时候，他还暗地里以为欠斟酌，太嚷嚷；直到听得同寮过分的奚落他们了，这才略有些小感慨，后来一转念，这或者因为自己正缺钱，而别的官并不兼做教员的缘故罢，于是也就释然了。

他虽然也缺钱，但从没有加入教员的团体内，大家议决罢课，可是不去上课了。政府说“上了课才给钱”，他才略恨他们的类乎用果子耍猴子；一个大教育家[1]说道“教员一手挟书包一手要钱不高尚”，他才对于他的太太正式的发牢骚了。

“喂，怎么只有两盘？”听了“不高尚说”这一日的晚餐时候，他看着菜蔬说。

他们是没有受过新教育的，太太并无学名或雅号，所以也就没有什么称呼了，照老例虽然也可以叫“太太”，但他又不愿意太守旧，于是就发明了一个“喂”字。太太对他却连“喂”字也没有，只要脸向着他说话，依据习惯法，他就知道这话是对他而发的。

“可是上月领来的一成半都完了……昨天的米，也还是好容易才赊来的呢。”伊站在桌旁，脸对着他说。

“你看，还说教书的要薪水是卑鄙哩。这种东西似乎连人要吃饭，饭要米做，米要钱买这一点粗浅事情都不知道……”

“对啦。没有钱怎么买米，没有米怎么煮……”

他两颊都鼓起来了，仿佛气恼这答案正和他的议论“差不多”，近乎随声附和模样；接着便将头转向别一面去了，依据习惯法，这是宣告讨论中止的表示。

待到凄风冷雨这一天，教员们因为向政府去索欠薪，在新华门前烂泥里被国军打得头破血出之后，倒居然也发了一点薪水。方玄绰不费一举手之劳的领了钱，酌还些旧债，却还缺一大笔款，这是因为官俸也颇有些拖欠了。当是时，便是廉吏清官们也渐以为薪之不可不索，而况兼做教员的方玄绰，自然更表同情于学界起来，所以大家主张继续罢课的时候，他虽然仍未到场，事后却尤其心悦诚服的确守了公共的决议。

然而政府竟又付钱，学校也就开课了。但在前几天，却有学生总会上了一个呈文给政府，说“教员倘若不上课，便不要付欠薪。”这虽然并无效，而方玄绰却忽而记起前回政府所说的“上了课才给钱”的话来，“差不多”这一个影子在他眼前又一幌，而且并不消灭，于是他便在讲堂上公表了。

准此，可见如果将“差不多说”锻炼罗织起来，自然也可以判作一种挟带私心的不平，但总不能说是专为自己做官的辩解。只是每到这些时，他又常常喜欢拉上中国将来的命运之类的问题，一不小心，便连自己也以为是一个忧国的志士：人们是每苦于没有“自知之明”的。

但是“差不多”的事实又发生了，政府当初虽只不理那些招人头痛的教员，后来却不理到无关痛痒的官吏，欠而又欠，终于逼得先前鄙薄教员要钱的好官，也很有几员化为索薪大会里的骁将了。惟有几种日报上却很发了些鄙薄讥笑他们的文字。方玄绰也毫不为奇，毫不介意，因为他根据了他的“差不多说”，知道这是新闻记者还未缺少润笔的缘故，万一政府或是阔人停了津贴，他们多半也要开大会的。

他既已表同情于教员的索薪，自然也赞成同寮的索俸，然而他仍然安坐在衙门中，照例的并不一同去讨债。至于有人疑心他孤高，那可也不过是一种误解罢了。他自己说，他是自从出世以来，只有人向他来要债，他从没有向人去讨过债，所以这一端是“非其所长”。而且他最不敢见手握经济之权的人物，这种人待到失了权势之后，捧着一本《大乘起信论》讲佛学的时候，固然也很是“蔼然可亲”的了，但还在宝座上时，却总是一副阎王脸，将别人都当奴才看，自以为手操着你们这些穷小子们的生杀之权。他因此不敢见，也不愿见他们。这种脾气，虽然有时连自己也觉得是孤高，但往往同时也疑心这其实是没本领。

大家左索右索，总算一节一节的挨过去了，但比起先前来，方玄绰究竟是万分的拮据，所以使用的小厮和交易的店家不消说，便是方太太对于他也渐渐的缺了敬意，只要看伊近来不很附和，而且常常提出独创的意见，有些唐突的举动，也就可以了然了。到了阴历五月初四的午前，他一回来，伊便将一叠账单塞在他的鼻子跟前，这也是往常所没有的。

“一总总得一百八十块钱才够开消……发了么？”伊并不对着他看的说。

“哼，我明天不做官了。钱的支票是领来的了，可是索薪大会的代表不发放，先说是没有同去的人都不发，后来又说是要到他们跟前去亲领。他们今天单捏着支票，就变了阎王脸了，我实在怕看见……我钱也不要了，官也不做了，这样无限量的卑屈……”

方太太见了这少见的义愤，倒有些愕然了，但也就沉静下来。

“我想，还不如去亲领罢，这算什么呢。”伊看着他的脸说。“我不去！这是官俸，不是赏钱，照例应该由会计科送来的。”

“可是不送来又怎么好呢……哦，昨夜忘记说了，孩子们说那学费，学校里已经催过好几次了，说是倘若再不缴……”

“胡说！做老子的办事教书都不给钱，儿子去念几句书倒要钱？”

伊觉得他已经不很顾忌道理，似乎就要将自己当作校长来出气，犯不上，便不再言语了。

两个默默的吃了午饭。他想了一会，又懊恼的出去了。

照旧例，近年是每逢节根或年关的前一天，他一定须在夜里的十二点钟才回家，一面走，一面掏着怀中，一面大声的叫道，“喂，领来了！”于是递给伊一叠簇新的中交票[2]，脸上很有些得意的形色。谁知道初四这一天却破了例，他不到七点钟便回家来。方太太很惊疑，以为他竟已辞了职了，但暗暗地察看他脸上，却也并不见有什么格外倒运的神情。

“怎么了？……这样早？……”伊看定了他说。

“发不及了，领不出了，银行已经关了门，得等初八。”

“亲领？……”伊惴惴的问。

“亲领这一层，倒也已经取消了，听说仍旧由会计科分送。可是银行今天已经关了门，休息三天，得等到初八的上午。”他坐下，眼睛看着地面了，喝过一口茶，才又慢慢的开口说，“幸而衙门里也没有什么问题了，大约到初八就准有钱……向不相干的亲戚朋友去借钱，实在是一件烦难事。我午后硬着头皮去寻金永生，谈了一会，他先恭维我不去索薪，不肯亲领，非常之清高，一个人正应该这样做，待到知道我想要

向他通融五十元，就像我在他嘴里塞了一大把盐似的，凡有脸上可以打皱的地方都打起皱来，说房租怎样的收不起，买卖怎样的赔本，在同事面前亲身领款，也不算什么的，即刻将我支使出来了。”

“这样紧急的节根，谁还肯借出钱去呢。”方太太却只淡淡的说，并没有什么慨然。

方玄绰低下头去了，觉得这也无怪其然的，况且自己和金永生本来很疏远。他接着就记起去年年关的事来，那时有一个同乡来借十块钱，他其时明明已经收到了衙门的领款凭单的了，因为恐怕这人将来未必会还钱，便装了一副为难的神色，说道衙门里既然领不到俸钱，学校里又不发薪水，实在“爱莫能助”，将他空手送走了。他虽然自己并不看见装了怎样的脸，但此时却觉得很局促，嘴唇微微一动，又摇一摇头。

然而不多久，他忽而恍然大悟似的发命令了：叫小厮即刻上街去赊一瓶莲花白。他知道店家希图明天多还账，大抵是不敢不赊的，假如不赊，则明天分文不还，正是他们应得的惩罚。莲花白竟赊来了，他喝了两杯，青白色的脸上泛了红，吃完饭，又颇有些高兴了，他点上一枝大号哈德门香烟，从桌上抓起一本《尝试集》来，躺在床上就要看。

“那么，明天怎么对付店家呢？”方太太追上去，站在床面前，看着他的脸说。

“店家？……教他们初八的下半天来。”

“我可不能这么说。他们不相信，不答应的。”

“有什么不相信。他们可以问去，全衙门里什么人也没有领到，都得初八！”他戟着第二个指头在帐子里的空中画了一个半圆，方太太跟着指头也看了一个半圆，只见这手便去翻开了《尝试集》。

方太太见他强横到出乎情理之外了，也暂时开不得口。

“我想，这模样是闹不下去的，将来总得想点法，做点什么别的事……”伊终于寻到了别的路，说。

“什么法呢？我‘文不像誊录生武不像救火兵’，别的做什么？”

“你不是给上海的书铺子做过文章么？”

“上海的书铺子？买稿要一个一个的算字，空格不算数。你看我做在那里的白话诗去，空白有多少，怕只值三百大钱一本罢。收版权税又半年六月没消息，‘远水救不得近火’，谁耐烦。”

“那么，给这里的报馆里……”

“给报馆里？便在这里很大的报馆里，我靠着一个学生在那里做编辑的大情面，一千字也就是这几个钱，即使一早做到夜，能够养活你们么？况且我肚子里也没有这许多文章。”

“那么，过了节怎么办呢？”

“过了节么？——仍旧做官……明天店家来要钱，你只要说初八的下午。”

他又要看《尝试集》了。方太太怕失了机会，连忙吞吞吐吐的说：

“我想，过了节，到了初八，我们……倒不如去买一张彩票……”

“胡说！会说出这样无教育的……”

这时候，他忽而又记起被金永生支使出来以后的事了。那时他惘惘的走过稻香村，看见店门口竖着许多斗大的字的广告道“头彩几万元”，仿佛记得心里也一动，或者也许放慢了脚步的罢，但似乎因为舍不得皮夹里仅存的六角钱，所以竟也毅然决然的走远了。他脸色一变，方太太料想他是在恼着伊的无教育，便赶紧退开，没有说完话。方玄绰也没有说完话，将腰一伸，咿咿呜呜的就念《尝试集》。

一九二二年六月

【注释】

[1]大教育家：指范源濂。据北京《语丝》周刊第十四期《理想中的教师》：“前教育总长……范静生先生（按：即范源濂）也曾非难过北京各校的教员，说他们一手拿钱，一手拿书包上课。”

[2]中交票：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都是当时的国家银行）发行的钞票。

白光

陈士成看过县考的榜，回到家里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他去得本很早，一见榜，便先在这上面寻陈字。陈字也不少，似乎也都争先恐后的跳进他眼睛里来，然而接着的却全不是士成这两个字。他于是重新再在十二张榜的圆图[1]里细细地搜寻，看的人全已散尽了，而陈士成在榜上终于没有见，单站在试院的照壁的面前。

凉风虽然拂拂的吹动他斑白的短发，初冬的太阳却还是很温和的来晒他。但他似乎被太阳晒得头晕了，脸色越加变成灰白，从劳乏的红肿的两眼里，发出古怪的闪光。这时他其实早已不看到什么墙上的榜文了，只见有许多乌黑的圆圈，在眼前泛泛的游走。

隽了秀才，上省去乡试，一径联捷上去，……绅士们既然千方百计的来攀亲，人们又都像看见神明似的敬畏，深悔先前的轻薄，发昏，……赶走了租住在自己破宅门里的杂姓——那是不劳说赶，自己就搬的，——屋宇全新了，门口是旗竿和扁额，……要清高可以做京官，否则不如谋外放。……他平日安排停当的前程，这时候又像受潮的糖塔一般，刹时倒塌，只剩下一堆碎片了。他不自觉的旋转了觉得涣散了的身躯，惘惘的走向归家的路。

他刚到自己的房门口，七个学童便一齐放开喉咙，吱的念起书来。他大吃一惊，耳朵边似乎敲了一声磬，只见七个头拖了小辫子在眼前幌，幌得满房，黑圈子也夹着跳舞。他坐下了，他们送上晚课来，脸上都显出小觑他的神色。

“回去罢。”他迟疑了片时，这才悲惨的说。他们胡乱的包了书包，挟着，一溜烟跑走了。

陈士成还看见许多小头夹着黑圆圈在眼前跳舞，有时杂乱，有时也排成异样的阵图，然而渐渐的减少，模胡了。

“这回又完了！”

他大吃一惊，直跳起来，分明就在耳朵边的话，回过头去却并没有什么人，仿佛又听得嗡的敲了一声磬，自己的嘴也说道：

“这回又完了！”

他忽而举起一只手来，屈指计数着想，十一，十三回，连今年是十六回，竟没有一个考官懂得文章，有眼无珠，也是可怜的事，便不由嘻嘻的失了笑。然而他愤然了，蓦地从书包布底下抽出誊真的制艺和试帖来，拿着往外走，刚近房门，却看见满眼都明亮，连一群鸡也正在笑他，便禁不住心头突突的狂跳，只好缩回里面了。

他又就了坐，眼光格外的闪烁；他目睹着许多东西，然而很模胡，——是倒塌了的糖塔一般的前程躺在他面前，这前程又只是广大起来，阻住了他的一切路。

别家的炊烟早消歇了，碗筷也洗过了，而陈士成还不去做饭。寓在这里的杂姓是知道老例的，凡遇到县考的年头，看见发榜后的这样的眼光，不如及早关了门，不要多管事。最先就绝了人声，接着是陆续的熄了灯火，独有月亮，却缓缓的出现在寒夜的空中。

空中青碧到如一片海，略有些浮云，仿佛有谁将粉笔洗在笔洗里似的摇曳。月亮对着陈士成注下寒冷的光波来，当初也不过像是一面新磨的铁镜罢了，而这镜却诡秘的照透了陈士成的全身，就在他身上映出铁的月亮的影。

他还在房外的院子里徘徊，眼里颇清净了，四近也寂静。但这寂静忽又无端的纷扰起来，他耳边又确凿听到急促的低声说：

“左弯右弯……”

他耸然了，倾耳听时，那声音却又较高的复述道：“右弯！”

他记得了。这院子，是他家还未如此雕零的时候，一到夏天的夜间，夜夜和他的祖母在此纳凉的院子。那时他不过十岁有零的孩子，躺在竹榻上，祖母便坐在榻旁边，讲给他有趣的故事听。伊说是曾经听得伊的祖母说，陈氏的祖宗是巨富的，这屋子便是祖基，祖宗埋着无数的

银子，有福气的子孙一定会得到的罢，然而至今还没有现。至于处所，那是藏在一个谜语的中间：“左弯右弯，前走后走，量金量银不论斗。”

对于这谜语，陈士成便在平时，本也常常暗地里加以揣测的，可惜大抵刚以为可以通，却又立刻觉得不合了。有一回，他确有把握，知道这是在租给唐家的房底下的了，然而总没有前去发掘的勇气，过了几时，可又觉得太不相像了。至于他自己房子里的几个掘过的旧痕迹，那却全是先前几回下第以后的发了怔忡的举动，后来自己一看到，也还感到惭愧而且羞人。

但今天铁的光罩住了陈士成，又软软的来劝他了，他或者偶一迟疑，便给他正经的证明，又加上阴森的摧逼，使他不得不又向自己的房里转过眼光去。

白光如一柄白团扇，摇摇摆摆的闪起在他房里了。

“也终于在这里！”

他说着，狮子似的赶快走进那房里去，但跨进里面的时候，便不见了白光的影踪，只有莽莽苍苍的一间旧房，和几个破书桌都没在昏暗里。他爽然的站着，慢慢的再定睛，然而白光却分明的又起来了，这回更广大，比硫黄火更白净，比朝雾更霏微，而且便在靠东墙的一张书桌下。

陈士成狮子似的奔到门后边，伸手去摸锄头，撞着一条黑影，他不知怎的有些怕了，张惶的点了灯，看锄头无非倚着。他移开桌子，用锄头一气掘起四块大方砖，蹲身一看，照例是黄澄澄的细沙，揎了袖爬开细沙，便露出下面的黑土来。他极小心的，幽静的，一锄一锄往下掘，然而深夜究竟太寂静了，尖铁触土的声音，总是钝重的不肯瞒人的发响。

土坑深到二尺多了，并不见有瓮口，陈士成正心焦，一声脆响，颇震得手腕痛，锄尖碰着什么坚硬的东西了；他急忙抛下锄头，摸索着看时，一块大方砖在下面。他的心抖得很利害，聚精会神的挖起那方砖来，下面也满是先前一样的黑土，爬松了许多土，下面似乎还无穷，但忽而又触着坚硬的小东西了，圆的，大约是一个锈铜钱，此外也还有几片破碎的磁片。

陈士成心里仿佛觉得空虚了，浑身流汗，急躁的只爬搔；这其间，心在空中一抖动，又触着一种古怪的小东西了，这似乎约略有些马掌形的，但触手很松脆。他又聚精会神的挖起那东西来，谨慎的撮着，就灯光下仔细的看时，那东西斑斑剥剥的像是烂骨头，上面还带着一排零落不全的牙齿。他已经悟到这许是下巴骨了，而那下巴骨也便在他手里索索的动弹起来，而且笑吟吟的显出笑影，终于听得他开口道：

“这回又完了！”

他凛然的发了大冷，同时也放了手，下巴骨轻飘飘的回到坑底里不多久，他也就逃到院子里了。他偷看房里面，灯火如此辉煌，下巴骨如此嘲笑，异乎寻常的怕人，便再不敢向那边看。他躲在远处的檐下的阴影里，觉得较为平安了；但在这平安中，忽而耳朵边又听得窃窃的低声说：

“这里没有……到山里去……”

陈士成似乎记得白天在街上也曾听得有人说这种话，他不待再听完，已经恍然大悟了。他突然仰面向天，月亮已向西高峰这方面隐去，远想离城三十五里的西高峰正在眼前，朝笏[2]一般黑魆魆的挺立着，周围便放出浩大闪烁的白光来。而且这白光又远远的就在前面了。“是的，到山里去！”

他决定的想，惨然的奔出去了。几回的开门声之后，门里面便再不闻一些声息。灯火结了大灯花照着空屋和坑洞，毕毕剥剥的炸了几声之后，便渐渐的缩小以至于无有，那是残油已经烧尽了。

“开城门来～～～”

含着大希望的恐怖的悲声，游丝似的在西关门前的黎明中，战战兢兢的叫喊。

第二天的日中，有人在离西门十五里的万流湖里看见一个浮尸，当即传扬开去，终于传到地保的耳朵里了，便叫乡下人捞将上来。那是一个男尸，五十多岁，“身中面白无须”，浑身也没有什么衣裤。或者说这就是陈士成。但邻居懒得去看，也并无尸亲认领，于是经县委员相验之后，便由地保抬埋了。至于死因，那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剥取死尸的衣服本来是常有的事，够不上疑心到谋害去：而且仵作也证明是生前的落

水，因为他确凿曾在水底里挣命，所以十个指甲里都满嵌着河底泥。

一九二二年六月

【注释】

[1]圆图：科举时代县考初试公布的名榜，也叫图榜。

[2]朝笏：古代臣子朝见皇帝时所执狭长而稍弯的手板，按品级不同，分别用玉、象牙或竹制成，将要奏的事书记其上，以免遗忘。

兔和猫

我们后进院子里的三太太，在夏间买了一对白兔，是给伊的孩子们看的。

这一对白兔，似乎离娘并不久，虽然是异类，也可以看出他们的天真烂熳来，但也竖直了小小的通红的长耳朵，动着鼻子，眼睛里颇现些惊疑的神色，大约究竟觉得人地生疏，没有在老家时候的安心了。这种东西，倘到庙会日期自己出去买，每个至多不过两吊钱，而三太太却花了一元，因为是叫小使上店买来的。

孩子们自然大得意了，嚷着围住了看；大人也都围着看；还有一匹小狗名叫S的也跑来，闯过去一嗅，打了一个喷嚏，退了几步。三太太吆喝道，“S，听着，不准你咬他！”于是在他头上打了一掌，S便退开了，从此并不咬。

这一对兔总是关在后窗后面的小院子里的时候多，听说是因为太喜欢撕壁纸，也常常啃木器脚。这小院子里有一株野桑树，桑子落地，他们最爱吃，便连喂他们的波菜也不吃了。乌鸦喜鹊想要下来时，他们便躬着身子用后脚在地上使劲的一弹，耷的一声直跳上来，像飞起了一团雪，鸦鹊吓得赶紧走，这样的几回，再也不敢近来了。三太太说，鸦鹊倒不打紧，至多也不过抢吃一点食料，可恶的是一匹大黑猫，常在矮墙上恶狠狠的看，这却要防的，幸而S和猫是对头，或者还不至于有什么罢。

孩子们时时捉他们来玩耍；他们很和气，竖起耳朵，动着鼻子，驯良的站在小手的圈子里，但一有空，却也就溜开去了。他们夜里的卧榻是一个小木箱，里面铺些稻草，就在后窗的房檐下。

这样的几个月之后，他们忽而自己掘土了，掘得非常快，前脚一抓，后脚一踢，不到半天，已经掘成一个深洞，大家都奇怪，后来仔细

看时，原来一个的肚子比别一个的大得多了。他们第二天便将干草和树叶衔进洞里去，忙了大半天。

大家都高兴，说又有小兔可看了；三太太便对孩子们下了戒严令，从此不许再去捉。我的母亲也很喜欢他们家族的繁荣，还说待生下来的离了乳，也要去讨两匹来养在自己的窗外面。

他们从此便住在自造的洞府里，有时也出来吃些食，后来不见了，可不知道他们是预先运粮存在里面呢还是竟不吃。过了十多天，三太太对我说，那两匹又出来了，大约小兔是生下来又都死掉了，因为雌的一匹的奶非常多，却并不见有进去哺养孩子的形迹。伊言语之间颇气愤，然而也没有法。

有一天，太阳很温暖，也没有风，树叶都不动，我忽听得许多人在那里笑，寻声看时，却见许多人都靠着三太太的后窗看：原来有一个小兔，在院子里跳跃了。这比他的父母买来的时候还小得远，但也已经能用后脚一弹地，迸跳起来了。孩子们争着告诉我说，还看见一个小兔到洞口来探一探头，可是即刻缩回去了，那该是他的弟弟罢。

那小的也检些草叶吃，然而大的似乎不许他，往往夹口的抢去了，而自己并不吃。孩子们笑得响，那小的终于吃惊了，便跳着钻进洞里去；大的也跟到洞门口，用前脚推着他的孩子的脊梁，推进之后，又爬开泥土来封了洞。

从此小院子里更热闹，窗口也时时有人窥探了。

然而竟又全不见了那小的和大的。这时是连日的阴天，三太太又虑到遭了那大黑猫的毒手的事去。我说不然，那是天气冷，当然都躲着，太阳一出，一定出来的。

太阳出来了，他们却都不见。于是大家也就忘却了。

惟有三太太是常在那里喂他们波菜的，所以常想到。伊有一回走进窗后的小院子去，忽然在墙角上发见了一个别的洞，再看旧洞口，却依稀的还见有许多的爪痕。这爪痕倘说是大兔的，爪该不会有这样大，伊又疑心到那常在墙上的大黑猫去了，伊于是也就不能不定下发掘的决心了。伊终于出来取了锄子，一路掘下去，虽然疑心，却也希望着意外的见了小白兔的，但是待到底，却只见一堆烂草夹些兔毛，怕还是临蓐时

候所铺的罢，此外是冷清清的，全没有那雪白的小兔的踪迹，以及他那只一探头未出洞外的弟弟了。

气愤和失望和凄凉，使伊不能不再掘那墙角上的新洞了。一动手，那大的两匹便先窜出洞外面。伊以为他们搬了家了，很高兴，然而仍然掘，待见底，那里面也铺着草叶和兔毛，而上面却睡着七个很小的兔，遍身肉红色，细看时，眼睛全都没有开。

一切都明白了，三太太先前的预料果不错。伊为预防危险起见，便将七个小的都装在木箱中，搬进自己的房里，又将大的也捺进箱里面，勒令伊去哺乳。

三太太从此不但深恨黑猫，而且颇不以大兔为然了。据说当初那两个被害之先，死掉的该还有，因为他们生一回，决不至于只两个，但为了哺乳不匀，不能争食的就先死了。这大概也不错的，现在七个之中，有两个很瘦弱。所以三太太一有闲空，便捉住母兔，将小兔一个一个轮流的摆在肚子上来喝奶，不准有多少。

母亲对我说，那样麻烦的养兔法，伊历来连听也未曾听到过，恐怕是可以收入《无双谱》[1]的。

白兔的家族更繁荣；大家也又都高兴了。

但自此之后，我总觉得凄凉。夜半在灯下坐着想，那两条小性命，竟是人不知鬼不觉的早在不知什么时候丧失了，生物史上不着一些痕迹，并S也不叫一声。我于是记起旧事来，先前我住在会馆里，清早起身，只见大槐树下一片散乱的鸽子毛，这明明是膏于鹰吻的了，上午长班[2]来一打扫，便什么都不见，谁知道曾有一个生命断送在这里呢？我又曾路过西四牌楼，看见一匹小狗被马车轧得快死，待回来时，什么也不见了，搬掉了罢，过往行人憧憧的走着，谁知道曾有一个生命断送在这里呢？夏夜，窗外面，常听到苍蝇的悠长的吱吱的叫声，这一定是给蝇虎咬住了，然而我向来无所容心于其间，而别人并且不听到……

假使造物也可以责备，那么，我以为他实在将生命造得太滥，毁得太滥了。

嗥的一声，又是两条猫在窗外打起架来。

“迅儿！你又在那里打猫了？”

“不，他们自己咬。他那里会给我打呢。”

我的母亲是素来很不以我的虐待猫为然的，现在大约疑心我要替小兔抱不平，下什么辣手，便起来探问了。而我在全家的口碑上，却的确算一个猫敌。我曾经害过猫，平时也常打猫，尤其是在他们配合的时候。但我之所以打的原因并非因为他们配合，是因为他们嚷，嚷到使我睡不着，我以为配合是不必这样大嚷而特嚷的。

况且黑猫害了小兔，我更是“师出有名”的了。我觉得母亲实在太修善，于是不由的就说出模棱的近乎不以为然的答话来。造物太胡闹，我不能不反抗他了，虽然也许是倒是帮他的忙……

那黑猫是不能久在矮墙上高视阔步的了，我决定的想，于是又不由的一瞥那藏在书箱里的一瓶青酸钾[3]。

一九二二年十月

【注释】

[1]《无双谱》：清代金古良编绘，内收从汉到宋四十个行为独特人物的画像，并各附一诗。这里借用来形容独一无二。

[2]长班：旧时官员的随身仆人，也用以称一般的“听差”。

[3]青酸钾：即氰酸钾，一种剧毒的化学品。

鸭的喜剧

俄国的盲诗人爱罗先珂[1]君带了他那六弦琴到北京之后不久，便向我诉苦说：

“寂寞呀，寂寞呀，在沙漠上似的寂寞呀！”

这应该是真实的，但在我却未曾感得；我住得久了，“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只以为很是嚷嚷罢了。然而我之所谓嚷嚷，或者也就是他之所谓寂寞罢。

我可是觉得在北京仿佛没有春和秋。老于北京的人说，地气北转了，这里在先是没有这么和暖。只是我总以为没有春和秋；冬末和夏初衔接起来，夏才去，冬又开始了。

一日就是这冬末夏初的时候，而且是夜间，我偶而得了闲暇，去访问爱罗先珂君。他一向寓在仲密君的家里；这时一家的人都睡了觉了，天下很安静。他独自靠在自己的卧榻上，很高的眉棱在金黄色的长发之间微蹙了，是在想他旧游之地的缅甸，缅甸的夏夜。

“这样的夜间，”他说，“在缅甸是遍地是音乐。房里，草间，树上，都有昆虫吟叫，各种声音，成为合奏，很神奇。其间时时夹着蛇鸣：‘嘶嘶！’可是也与虫声相和协……”他沉思了，似乎想要追想起那时的情景来。

我开不得口。这样奇妙的音乐，我在北京确乎未曾听到过，所以即使如何爱国，也辩护不得，因为他虽然目无所见，耳朵是没有聋的。

“北京却连蛙鸣也没有……”他又叹息了说。

“蛙鸣是有的！”这叹息，却使我勇猛起来了，于是抗议说，“到夏

天，大雨之后，你便能听到许多虾蟆叫，那是都在沟里面的，因为北京到处都有沟。”

“哦……”

过了几天，我的话居然证实了，因为爱罗先珂君已经买到了十几个科斗子。他买来便放在他窗外的院子中央的小池里。那池的长有三尺，宽有二尺，是仲密所掘，以种荷花的荷池。从这荷池里，虽然从没有见过养出半朵荷花来，然而养虾蟆却实在是一个极合式的处所。

科斗成群结队的水里面游泳；爱罗先珂君也常常踱来访他们。有时候，孩子告诉他说，“爱罗先珂先生，他们生了脚了。”他便高兴的微笑道，“哦！”

然而养成池沼的音乐家却只是爱罗先珂君的一件事。他是向来主张自食其力的，常说女人可以畜牧，男人就应该种田。所以遇到很熟的友人，他便要劝诱他就在院子里种白菜；也屡次对仲密夫人劝告，劝伊养蜂，养鸡，养猪，养牛，养骆驼。后来仲密家里果然有了许多小鸡，满院飞跑，啄完了铺地锦的嫩叶，大约也许就是这劝告的结果了。

从此卖小鸡的乡下人也时常来，来一回便买几只，因为小鸡是容易积食，发痧，很难得长寿的；而且有一匹还成了爱罗先珂君在北京所作唯一的小说《小鸡的悲剧》里的主人公。有一天的上午，那乡下人竟意外的带了小鸭来了，咻咻的叫着；但是仲密夫人说不要。爱罗先珂君也跑出来，他们就放一个在他两手里，而小鸭便在他两手里咻咻的叫。他以为这也很可爱，于是又不能不买了，一共买了四个，每个八十文。

小鸭也诚然是可爱，遍身松花黄，放在地上，便蹒跚的走，互相招呼，总是在一处。大家都说好，明天去买泥鳅来喂他们罢。爱罗先珂君说，这钱也可以归我出的。

他于是教书去了；大家也走散。不一会，仲密夫人拿冷饭来喂他们时，在远处已听得泼水的声响，跑到一看，原来那四个小鸭都在荷池里洗澡了，而且还翻筋斗，吃东西呢。等到拦他们上了岸，全池已经是浑水，过了半天，澄清了，只见泥里露出几条细藕来；而且再也寻不出一个已经生了脚的科斗了。

“伊罗希珂先，没有了，虾蟆的儿子。”傍晚时候，孩子们一见他回

来，最小的一个便赶紧说。

“唔？虾蟆？”

仲密夫人也出来了，报告了小鸭吃完科斗的故事。

“唉，唉！……”他说。

待到小鸭褪了黄毛，爱罗先珂君却忽而渴念着他的“俄罗斯母亲”[2]了，便匆匆的向赤塔去。

待到四处蛙鸣的时候，小鸭也已经长成，两个白的，两个花的，而且不复咻咻的叫，都是“鸭鸭”的叫了。荷花池也早已容不下他们盘桓了，幸而仲密的住家的地势是很低的，夏雨一降，院子里满积了水，他们便欣欣然，游水，钻水，拍翅子，“鸭鸭”的叫。

现在又从夏末交了冬初，而爱罗先珂君还是绝无消息，不知道究竟在那里了。

只有四个鸭，却还在沙漠上“鸭鸭”的叫。

一九二二年十月

【注释】

[1]爱罗先珂（1889—1952）：俄国诗人和童话作家。鲁迅曾译过他的作品《桃色的云》《爱罗先珂童话集》等。

[2]“俄罗斯母亲”：俄罗斯人民对祖国的爱称。

社戏

我在倒数上去的二十年中，只看过两回中国戏，前十年是绝不看，因为没有看戏的意思和机会，那两回全在后十年，然而都没有看出什么来就走了。

第一回是民国元年我初到北京的时候，当时一个朋友对我说，北京戏最好，你不去见见世面么？我想，看戏是有味的，而况在北京呢。于是都兴致勃勃的跑到什么园，戏文已经开场了，在外面也早听到冬冬地响。我们挨进门，几个红的绿的在我的眼前一闪烁，便又看见戏台下满是许多头，再定神四面看，却见中间也还有几个空座，挤过去要坐时，又有人对我议论，我因为耳朵已经喤喤的响着了，用了心，才听到他是说“有人，不行！”

我们退到后面，一个辫子很光的却来领我们到了侧面，指出一个地位来。这所谓地位者，原来是一条长凳，然而他那坐板比我的上腿要狭到四分之三，他的脚比我的下腿要长过三分之二。我先是没有爬上去的勇气，接着便联想到私刑拷打的刑具，不由的毛骨耸然的走出了。

走了许多路，忽听得我的朋友的声音道，“究竟怎的？”我回过脸去，原来他也被我带出来了。他很诧异的说，“怎么总是走，不答应？”我说，“朋友，对不起，我耳朵只在冬冬喤喤的响，并没有听到你的话。”

后来我每一想到，便很以为奇怪，似乎这戏太不好，——否则便是我近来在戏台下不适于生存了。

第二回忘记了那一年，总之是募集湖北水灾捐而谭叫天[1]还没有死。捐法是两元钱买一张戏票，可以到第一舞台去看戏，扮演的多是名角，其一就是小叫天。我买了一张票，本是对于劝募人聊以塞责的，然而似乎又有好事家乘机对我说了些叫天不可不看的大法要了。我于是忘

了前几年的冬冬喤喤之灾，竟到第一舞台去了，但大约一半也因为重价购来的宝票，总得使用了才舒服。我打听得叫天出台是迟的，而第一舞台却是新式构造，用不着争座位，便放了心，延宕到九点钟才出去，谁料照例，人都满了，连立足也难，我只得挤在远处的人丛中看一个老旦在台上唱。那老旦嘴边插着两个点火的纸捻子，旁边有一个鬼卒，我费尽思量，才疑心他或者是目连[2]的母亲，因为后来又出来了一个和尚。然而我又不知道那名角是谁，就去问挤小在我的左边的一位胖绅士，他很看不起似的斜瞥了我一眼，说道，“龚云甫[3]！”我深愧浅陋而且粗疏，脸上一热，同时脑里也制出了决不再问的定章，于是看小旦唱，看花旦唱，看老生唱，看不知什么角色唱，看一大班人乱打，看两三个人互打，从九点多到十点，从十点到十一点，从十一点到十一点半，从十一点半到十二点，——然而叫天竟还没有来。

我向来没有这样忍耐的等候过什么事物，而况这身边的胖绅士的吁吁的喘气，这台上的冬冬喤喤的敲打，红红绿绿的晃荡，加之以十二点，忽而使我省悟到在这里不适于生存了。我同时便机械的拧转身子，用力往外只一挤，觉得背后便已满满的，大约那弹性的胖绅士早在我的空处胖开了他的右半身了，我后无回路，自然挤而又挤，终于出了大门。街上除了专等看客的车辆之外，几乎没有什么行人了，大门口却还有十几个人昂着头看戏目，别有一堆人站着并不看什么，我想：他们大概是看散戏之后出来的女人们的，而叫天却还没有来……

然而夜气很清爽，真所谓“沁人心脾”，我在北京遇着这样的好空气，仿佛这是第一遭了。

这一夜，就是我对于中国戏告了别的一夜，此后再没有想到他，即使偶而经过戏园，我们也漠不相关，精神上早已一在天之南一在地之北了。

但是前几天，我忽在无意之中看到一本日本文的书，可惜忘记了书名和著者，总之是关于中国戏的。其中有一篇，大意仿佛说，中国戏是大敲，大叫，大跳，使看客头昏脑眩，很不适于剧场，但若在野外散漫的所在，远远的看起来，也自有他的风致。我当时觉着这正是说了在我意中而未曾想到的话，因为我确记得在野外看过很好的好戏，到北京以后的连进两回戏园去，也许还是受了那时的影响哩。可惜我不知道怎么一来，竟将书名忘却了。

至于我看那好戏的时候，却实在已经是“远哉遥遥”的了，其时恐怕

我还不过十一二岁。我们鲁镇的习惯，本来是凡有出嫁的女儿，倘自己还未当家，夏间便大抵回到母家去消夏。那时我的祖母虽然还康建，但母亲也已分担了些家务，所以夏期便不能多日的归省了，只得在扫墓完毕之后，抽空去住几天，这时我便每年跟了我的母亲住在外祖母的家里。那地方叫平桥村，是一个离海边不远，极偏僻的，临河的小村庄，住户不满三十家，都种田，打鱼，只有一家很小的杂货店。但在我是乐土：因为我在这里不但得到优待，又可以免念“秩秩斯干幽幽南山”了。

和我一同玩的是许多小朋友，因为有了远客，他们也都从父母那里得了减少工作的许可，伴我来游戏。在小村里，一家的客，几乎也就是公共的。我们年纪都相仿，但论起行辈来，却至少是叔子，有几个还是太公，因为他们合村都同姓，是本家。然而我们是朋友，即使偶而吵闹起来，打了太公，一村的老老小小，也决没有一个会想出“犯上”这两个字来，而他们也百分之九十九不识字。

我们每天的事情大概是掘蚯蚓，掘来穿在铜丝做的小钩上，伏在河沿上去钓虾。虾是水世界里的呆子，决不惮用了自己的两个钳捧着钩尖送到嘴里去的，所以不半天便可以钓到一大碗。这虾照例是归我吃的。其次便是一同去放牛，但或者因为高等动物了的缘故罢，黄牛水牛都欺生，敢于欺侮我，因此我也总不敢走近身，只好远远地跟着，站着。这时候，小朋友们便不再原谅我会读“秩秩斯干”，却全都嘲笑起来了。

至于我在那里所第一盼望的，却在到赵庄去看戏。赵庄是离平桥村五里的较大的村庄；平桥村太小，自己演不起戏，每年总付给赵庄多少钱，算作合做的。当时我并不想到他们为什么年年要演戏，现在想，那或者是春赛，是社戏[4]了。

就在我十一二岁时候的这一年，这日期也看看等到了。不料这一年真可惜，在早上就叫不到船。平桥村只有一只早出晚归的航船是大船，决没有留用的道理。其余的都是小船，不合用，央人到邻村去问，也没有，早都给别人定下了。外祖母很气恼，怪家里的人不早定，絮叨起来。母亲便宽慰伊，说我们鲁镇的戏比小村里的好得多，一年看几回，今天就算了。只有我急得要哭，母亲却竭力的嘱咐我，说万不能装模装样，怕又招外祖母生气，又不准和别人一同去，说是怕外祖母要担心。

总之，是完了。到下午，我的朋友都去了，戏已经开场了，我似乎听到锣鼓的声音，而且知道他们在戏台下买豆浆喝。

这一天我不钓虾，东西也少吃。母亲很为难，没有法子想。到晚饭时候，外祖母也终于觉察了，并且说我应当不高兴，他们太怠慢，是待客的礼数里从来所没有的。吃饭之后，看过戏的少年们也都聚拢来了，高高兴兴的来讲戏。只有我不开口；他们都叹息而且表同情。忽然间，一个最聪明的双喜大悟似的提议了，他说，“大船？八叔的航船不是回来了么？”十几个别的少年也大悟，立刻撺掇起来，说可以坐了这航船和我一同去。我高兴了。然而外祖母又怕都是孩子们，不可靠；母亲又说是若叫大人一同去，他们白天全有工作，要他熬夜，是不合情理的。在这迟疑之中，双喜可又看出底细来了，便又大声的说道，“我写包票！船又大；迅哥儿向来不乱跑；我们又都是识水性的！”

诚然！这十多个少年，委实没有一个不会凫水的，而且两三个还是弄潮的好手。

外祖母和母亲也相信，便不再驳回，都微笑了。我们立刻一哄的出了门。

我的很重的心忽而轻松了，身体也似乎舒展到说不出的大。一出门，便望见月下的平桥内泊着一只白篷的航船，大家跳下船，双喜拔前篙，阿发拔后篙，年幼的都陪我坐在舱中，较大的聚在船尾。母亲送出来吩咐“要小心”的时候，我们已经点开船，在桥石上一磕，退后几尺，即又上前出了桥。于是架起两枝橹，一枝两人，一里一换，有说笑的，有嚷的，夹着潺潺的船头激水的声音，在左右都是碧绿的豆麦田地的河流中，飞一般径向赵庄前进了。

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发散出来的清香，夹杂在水气中扑面的吹来；月色便蒙胧在这水气里。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仿佛是踊跃的铁的兽脊似的，都远远的向船尾跑去了，但我却还以为船慢。他们换了四回手，渐望见依稀的赵庄，而且似乎听到歌吹了，还有几点火，料想便是戏台，但或者也许是渔火。那声音大概是横笛，宛转，悠扬，使我的心也沉静，然而又自失起来，觉得要和他弥散在含着豆麦蕴藻之香的夜气里。那火接近了，果然是渔火；我才记得先前望见的也不是赵庄。那是正对船头的一丛松柏林，我去年也曾经去游玩过，还看见破的石马倒在地下，一个石羊蹲在草里呢。过了那林，船便弯进了叉港，于是赵庄便真在眼前了。

最惹眼的是屹立在庄外临河的空地上的一座戏台，模胡在远处的月夜中，和空间几乎分不出界限，我疑心画上见过的仙境，就在这里出现

了。这时船走得更快，不多时，在台上显出人物来，红红绿绿的动，近台的河里一望乌黑的是看戏的人家的船篷。

“近台没有什么空了，我们远远的看罢。”阿发说。

这时船慢了，不久就到，果然近不得台旁，大家只能下了篙，比那正对戏台的神棚还要远。其实我们这白篷的航船，本也不愿意和乌篷的船在一处，而况并没有空地呢……

在停船的忽忙中，看见台上有一个黑的长胡子的背上插着四张旗，捏着长枪，和一群赤膊的人正打仗。双喜说，那就是有名的铁头老生，能连翻八十四个筋斗，他日里亲自数过的。

我们便都挤在船头上看打仗，但那铁头老生却又并不翻筋斗，只有几个赤膊的人翻，翻了一阵，都进去了，接着走出一个小旦来，咿咿呀呀的唱。双喜说，“晚上看客少，铁头老生也懈了，谁肯显本领给白地看呢？”我相信这话对，因为其时台下已经不很有人，乡下人为了明天的工作，熬不得夜，早都睡觉去了，疏疏朗朗的站着的不过是几十个本村和邻村的闲汉。乌篷船里的那些土财主的家眷固然在，然而他们也不在乎看戏，多半是专到戏台下来吃糕饼水果和瓜子的。所以简直可以算白地。

然而我的意思却也并不在乎看翻筋斗。我最愿意看的是一个人蒙了白布，两手在头上捧着一支棒似的蛇头的蛇精，其次是套了黄布衣跳老虎。但是等了许多时都不见，小旦虽然进去了，立刻又出来了一个很老的小生。我有些疲倦了，托桂生买豆浆去。他去了一刻，回来说，“没有。卖豆浆的聋子也回去了。日里倒有，我还喝了两碗呢。现在去舀一瓢水来给你喝罢。”

我不喝水，支撑着仍然看，也说不出见了些什么，只觉得戏子的脸都渐渐的有些稀奇了，那五官渐不明显，似乎融成一片的再没有什么高低。年纪小的几个多打呵欠了，大的也各管自己谈话。忽而一个红衫的小丑被绑在台柱子上，给一个花白胡子的用马鞭打起来了，大家才又振作精神的笑着看。在这一夜里，我以为这实在要算是最好的一折。

然而老旦终于出台了。老旦本来是我所最怕的东西，尤其是怕他坐下了唱。这时候，看见大家也都很扫兴，才知道他们的意见是和我一致的。那老旦当初还只是踱来踱去的唱，后来竟在中间的一把交椅上坐下

了。我很担心；双喜他们却就破口喃喃的骂。我忍耐的等着，许多工夫，只见那老旦将手一抬，我以为就要站起来了，不料他却又慢慢的放下在原地方，仍旧唱。全船里几个人不住的吁气，其余的也打起呵欠来。双喜终于熬不住了，说道，怕他会唱到明天还不完，还是我们走的好罢。大家立刻都赞成，和开船时候一样踊跃，三四人径奔船尾，拔了篙，点退几丈，回转船头，架起橹，骂着老旦，又向那松柏林前进了。

月还没有落，仿佛看戏也并不很久似的，而一离赵庄，月光又显得格外的皎洁。回望戏台在灯火光中，却又如初来未到时候一般，又漂渺得像一座仙山楼阁，满被红霞罩着了。吹到耳边来的又是横笛，很悠扬；我疑心老旦已经进去了，但也不好意思说再回去看。

不多久，松柏林早在船后了，船行也并不慢。但周围的黑暗只是浓，可知已经到了深夜。他们一面议论着戏子，或骂，或笑，一面加紧的摇船。这一次船头的激水声更其响亮了，那航船，就像一条大白鱼背着一群孩子在浪花里蹿，连夜渔的几个老渔父，也停了艇子看着喝采起来。

离平桥村还有一里模样，船行却慢了，摇船的都说很疲乏，因为太用力，而且许久没有东西吃。这回想出来的是桂生，说是罗汉豆[5]正旺相，柴火又现成，我们可以偷一点来煮吃的。大家都赞成，立刻近岸停了船；岸上的田里，乌油油的便都是结实的罗汉豆。

“阿阿，阿发，这边是你家的，这边是老六一家的，我们偷那一边的呢？”双喜先跳下去了，在岸上说。

我们也都跳上岸。阿发一面跳，一面说道，“且慢，让我来看一看罢，”他于是往来的摸了一回，直起身来说道，“偷我们的罢，我们的大得多呢。”一声答应，大家便散开在阿发家的豆田里，各摘了一大捧，抛入船舱中。双喜以为再多偷，倘给阿发的娘知道是要哭骂的，于是各人便到六一公公的田里又各偷了一大捧。

我们中间几个年长的仍然慢慢的摇着船，几个到后舱去生火，年幼的和我都剥豆。不久豆熟了，便任凭航船浮在水面上，都围起来用手撮着吃。吃完豆，又开船，一面洗器具，豆荚豆壳全抛在河水里，什么痕迹也没有了。双喜所虑的是用了八公公船上的盐和柴，这老头子很细心，一定要知道，会骂的。然而大家议论之后，归结是不怕。他如果骂，我们便要他归还去年在岸边拾去的一枝枯柏树，而且当面叫他“八

癞子”。

“都回来了！那里会错。我原说过写包票的！”双喜在船头上忽而大声的说。

我向船头一望，前面已经是平桥。桥脚上站着一个人，却是我的母亲，双喜便是对伊说着话。我走出前舱去，船也就进了平桥了，停了船，我们纷纷都上岸。母亲颇有些生气，说是过了三更了，怎么回来得这样迟，但也就高兴了，笑着邀大家去吃炒米。

大家都说已经吃了点心，又渴睡，不如及早睡的好，各自回去了。

第二天，我向午才起来，并没有听到什么关系八公公盐柴事件的纠葛，下午仍然去钓虾。

“双喜，你们这班小鬼，昨天偷了我的豆了罢？又不肯好好的摘，踏坏了不少。”我抬头看时，是六一公公棹着小船，卖了豆回来了，船肚里还有剩下的一堆豆。

“是的。我们请客。我们当初还不要你的呢。你看，你把我的虾吓跑了！”双喜说。

六一公公看见我，便停了楫，笑道，“请客？——这是应该的。”于是对我说，“迅哥儿，昨天的戏可好么？”

我点一点头，说道，“好。”

“豆可中吃呢？”

我又点一点头，说道，“很好。”

不料六一公公竟非常感激起来，将大拇指一翘，得意的说道，“这真是大市镇里出来的读过书的人才识货！我的豆种是粒粒挑选过的。乡下人不识好歹，还说我的豆比不上别人的呢。我今天也要送些给我们的姑奶奶尝尝去……”他于是打着楫子过去了。

待到母亲叫我回去吃晚饭的时候，桌上便有一大碗煮熟了的罗汉豆，就是六一公公送给母亲和我吃的。听说他还对母亲极口夸奖我，说“小小年纪便有见识，将来一定要中状元。姑奶奶，你的福气是可以

写包票的了。”但我吃了豆，却并没有昨夜的豆那么好。

真的，一直到现在，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

一九二二年十月

【注释】

[1]谭叫天（1847—1917）：即谭鑫培，又称小叫天，当时的京剧演员，擅长老生戏。

[2]目连：释迦牟尼的弟子。据《盂兰盆经》说，目连的母亲因生前违犯佛教戒律，堕入地狱，他曾入地狱救母。《目连救母》一剧，旧时在民间很流行。

[3]龚云甫（1862—1932）：当时的京剧演员，擅长老旦戏。

[4]社戏：“社”原指土地神或土地庙。在绍兴，社是一种区域名称，社戏就是社中每年所演的“年规戏”。

[5]罗汉豆：即蚕豆。

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

王石　房树民

一滴水能反映出太阳的光辉，一件平常事足以体现我们时代最美好的思想、最高尚的风格。党的教育，在我们心里开出了多少最芬芳的共产主义鲜花？你数不清！这种思想使人们创造了多少共产主义大协作的奇迹？你数不清！但是这种平凡而伟大的事情，却每天都在你的身边发生。现在，就让我们讲一件给你听……

一九六〇年二月三日，农历正月初七现在，是下午四点钟

在首都王府井大街，车水马龙、热闹繁忙，商店穿戴着节日的盛装，人们满面春风地东来西往。就在这王府井北口八面槽的路东，有一家门面很小的国营特种药品商店。这时候，营业员们在笑盈盈地答对顾客，办公室里，算珠山响，快下班了，正忙着结账。忽然，有人兴致勃勃地拿来一大把红红绿绿的票子：

“同志们，今晚政协礼堂有精彩晚会，首都商业职工春节大联欢！”

“好哇！”大伙乐得嘴都合不上了。

原来，在春节放假的日子里，我们大家都休息，可商店职工却还忙在柜台上，为了让我们在假日里买到称心的东西，可真是忙得脚不沾地。所以，这个有首都著名艺术家表演、内容十分精彩的大联欢，只好推迟到正月初七才举行。大家分到了票子，更是欢喜地忙工作，只等下班以后，带上全家老少，去尽兴欢度六十年代的第一个春节……

陡然，办公桌上的电话响起了十分急促的铃声，戴近视眼镜的业务员老胡，一把抓起听筒：

“喂，哪里？”

“长途！我是中共山西平陆县委，我们这里有六十一名民工发生食物中毒，急需一千支‘二硫基丙醇’，越快越好，越快越好！”听筒里的声音十分响亮而焦灼。

“我们立刻准备药品！”很怕对方听不清楚，老胡几乎喊起来了，“我们马上设法把药发到太原！”

“不行！太原距平陆尚有一千余里，而且要翻山越岭，交通极为不便，请设法空运……空运！！”

六十一个同志的生命，危在旦夕！一千支注射剂，非得空运！……每一个字，都好似一颗钉，颗颗钉在人们的心上！就在老胡抓耳挠腮地和对方通话时，大家已经都围上来了。商店里好一阵紧张，人们的心里，早已把“精彩晚会”丢得无影无踪。党支部立即召集紧急会议研究，决定全力以赴办好这件事。发动大家想办法，立刻请示领导。于是，全商店的人，把心拧成一股绳，把精力全都集中在这一连串的悬念、一连串的困难上了……

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大家庭里，亿万劳动人民是一个亲密无间的整体。一根红线贯穿，颗颗红心相连，大家同呼吸，共甘苦……

事情原来是这样发生的：

二月二日，在山西省平陆县

一座新落成的红色大楼里，灯火辉煌。中共平陆县委扩大会议，照常进行着。与会者心神振奋，讨论的是一九六〇年跃进规划。

七点钟时，县人民委员会燕局长匆匆奔进会议室，找到县人民医院王院长说：

“一小时前，风南公路张沟段有六十一名民工，不慎发生食物中毒，请立刻组织医务人员抢救！……”

他们的话还没说完，坐在主席位置上的中共平陆县委第一书记郝世山同志，也已晓得了这紧急情况。这位五十来岁的老书记，立刻站了起来，目光炯炯地把会场扫视了一遍，然后，果决地说：

“同志们，现在要全力处理一件急事，会议暂停！”

说完，郝书记一甩手，披起那件旧棉大衣，立即召集县委常委会议研究，当机立断，全力抢救。片刻，大卡车就载着负责同志，载着县医院全部最好的医生，在茫茫的黑夜里，翻山越岭，向我们的六十一个阶级弟兄身边奔去！

这平陆县与河南省的三门峡市，只隔一条黄河。县北五十里外张村一带，正在修建一条从芮城风陵渡到平陆南沟的省级公路，这条公路是山西全省支援黄河三门峡伟大建设工程的交通命脉。筑路民工都是人民公社社员，干起活来，真叫干劲冲天，有个叫侯永胜的，一个人一天就挑了几百担土。他们展开了对手赛，改革了一系列工具，工效步步提高。更在春节期间，自愿少休息，打了个开门红的大胜仗。谁想竟发生了这偶然的不幸！这是六十一个多么好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分子，他们的生命有危险，我们能不心疼吗？

县里的汽车来到张沟工地以前，张村公社党委第一书记薛忠令，亲率公社医院二十多名医护人员，早已来到。他们正在忙着给病人洗身、洗脚、消毒。县里的医生跳下汽车，立即着手诊断，立即治疗！

他们使用了各种办法：

给患者喝下了绿豆甘草水解毒，无效！

给患者又注射了吗啡，仍然无效！

……无效！无效！

紧张，无比的紧张！空气窒人，医生、护士挥汗如雨。县人民医院负责医生解克勤等同志，经过紧张详细的会诊后，断定：

“非用特效药‘二硫基丙醇’不可！必须在四日黎明前给病人注射这种药，否则无救！赶快派人去找！”

就在同一个时间内

县委会里，不安之夜。

我们的郝书记，不停地吸着烟，守在电话机旁，他嘴角上的皱纹，更加深陷了。参加革命二十多年来，他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自个生病（他现在还患着关节炎），好像没那么回事，可乡亲们一有个头痛脑热，他就记着放不下，非想个法帮你治好心里才舒坦。何况，现在这六十一个同志，有的是生命危险！郝书记更加坐卧不安了。……这时候，他们接到了患者急需“二硫基丙醇”的电话，马上就派人去找。县人民医院的司药王文明和张寅虎，这两个小伙子连厚衣服也没顾得穿，两步并作一步走，跳过一道道深沟险壑，到三门峡市去找药。你看，这才叫真正的“司药员”，药房里没有的，他们愿意经历千辛万苦，跑遍天涯海角，也要给你找到！

他们来到了黄河茅津渡口，在微微的星光底下，只见那黄河翻滚着巨浪，只听那河水拍打岸头，声声震人心碎。这两个小青年，明明知道夜渡黄河容易翻船落水，极其危险，但是，为了挽救六十一位同志的生命，在这重要的时刻，就是天大的险，他们也心甘情愿去冒！他们毫不犹豫地去敲船工的门。船工从鼾睡中醒来：

“敲门干什么？”

“请摆我们渡河！”

“黄河渡口，自古以来，夜不行船，等天亮吧！”

“不能等！为了救人，今夜非过河不可！”

当船工们听说是为了挽救六十一个祖国建设者，老艄公王希坚，不顾今晚正发喘，猛然从热乎乎的被窝里跳了起来，系上褡裢，吆喝一声：“伙计们，走！”后面王云堂等几个人紧紧跟上。来到岸边，二话不说，驾起船，直奔河心。凭着与黄河巨浪搏斗了几十年的经验，凭着一颗颗赤诚的心，终于打破了黄河不夜渡的老例，把取药人安全送到了对岸。

可是，三门峡市没有这种特效药！

这已经是二月三日的中午了。时间啊，你停滞一会吧！你为什么老是从人们的身边嗖嗖地急驰而过，想挽也挽不住你……

郝书记急切而坚定地指示：“我们还是应该就地解决。向运城县去

找！向临汾县去找！向附近各地去找！”

就在这时，张村公社医院又来了电话：“如果明晨以前拿不到‘二硫基丙醇’，十四名重患者，将会有死亡！”

找药的电话，不断头地回来了：

运城县没这种药！

临汾县没这种药！

附近各地都没这种药！

郝书记斩钉截铁地说：“为了六十一位同志的生命，现在我们只好麻烦中央，向首都求援。向中央卫生部挂特急电话！向特药商店挂特急电话！”

于是，这场紧张的抢救战，在两千里外的首都，接续着开始了……

人心向北京，北京的心立刻和平陆的心一起跳动……

二月三日，下午四时多，在卫生部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的一座四合院里，药政管理局的许多同志，都停下了别的工作，忙办这件刻不容缓的事。药品器材处长江冰同志，在接到平陆县委打来的电话后，就一面叫人通知八面槽特种药品商店赶快准备药品，一面跑去请示局长和正在开党组会议的几位部长。徐运北副部长指示：一定要把这件事负责办好，立刻找民航局或请空军支援送药！

现在，处里胖胖的老吴同志，头上汗水津津，正在紧张地向特种药品商店催药，共青团员冀钟昌正在与民航局联系；电话里传来的是不匀称的呼吸，显然对方也很焦急：

“明天早晨，才有班机去太原，那太迟了，太迟了！……对啦，请求空军支援！”

真急人，电话一个劲占线。当小冀接通空军领导机关的电话时，空军已晓得了这件事。原来民航局先一步为此事打来了电话，这时，值班

主任向小冀又进一步了解了卫生部的要求，立即跑去请示首长。首长指示：全力支援，要办得又快又好！于是，像开始了一场战斗一样，有关人员各就各位，研究航线，研究空投，向部队发出命令……这一切都办得十分神速，这一切都贯注着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都贯注着对人民极其深沉的爱！

阶级友爱，情深似海。在我们中间，一个人发生困难，就有上百、上千、上万个素不相识的人，热切地向你伸出手，不遗余力地帮助你……

现在，已经是下午五点多了

从首都广安门外到八面槽的遥远路途中，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穿过川流不息的车辆，走过大街走小巷，一位三十来岁的工人，正冒着数九天的寒风，拼命地蹬着一辆载货自行车飞驰。

“同志们，闪道，闪闪道！”

他不断地向行人呼喊道。这车上拉的就是“二硫基丙醇”。骑车的叫王英浦，是位先进工作者。你看，他把车轮蹬得飞转，三十华里的路程，一个小时多就赶来了。干吗要从三十里外运药来？这其中还有段小故事：

这“二硫基丙醇”，原本是由国外进口的，算是一种稀有药品。可是去年大跃进中，我们的国营上海第一制药厂的工人，创造性地揭开了它的秘密，现在已能大量生产供应了。它再也不是什么稀罕玩意儿，它的身价，已经从特种药品降为普通药品，所以特药商店刚刚把它送到库房去，准备发往各地普通医药公司经售。谁知现在又突然需要它，因此又拉了它回来。

且说王英浦这时正气喘吁吁地把药品搬进屋来，大家忽地围住他：

“老王，你真是两条神仙腿呀！”

就在同一个时间内

我们的特种药品商店里，党支部书记田忱和共产党员何思鲁，正拿着电筒，伏在地图上，照啊，找啊，他们干什么呢？屋里明明亮着太阳

灯，往常，针掉到地上都可以找到，可是今天却怎么也不够亮，噢，他们在找：平陆在哪？他们在想：到底如何运送？这些，迄今还都是悬案！

正在这急死人的节骨眼上，卫生部又来了电话：

“空军已热情支援，保证今夜把药品空投到平陆县城！请你们快把一千支药品装进木箱，箱外要装上发光设备……”

有飞机啦！人们的心眼里，真像是久旱逢甘霖，兴奋得都跳起来了！但紧跟着又是一个困难：这发光设备可怎么解决呢？

就在同一个时间内

时间，一秒，一分……一闪而过。现在距离四日清晨已经没几个小时了。

在张村公社医院里，气氛仍然异常紧张！张村公社的社员们，给自己的弟兄送来了大量豆腐、粉条、蔬菜、糖、细粮……这些东西堆在那里，有谁能吃呢？我们的弟兄还在危险中！山西省人民医院、临汾人民医院在听到这项紧急消息后，也都迅速派来了医生。现在，四十多位医护人员，头上冒着一串串的汗珠，他们已经二十来个小时没阖眼，为了延续这六十一条生命，土法、洋方，各式各样的招，都使尽了，可是病人还不见有何好转！！

突然有人报告：“同志们，县委来电话说，中央已决定今晚派飞机送药来！”

这是真的么？是真的！病人们那绝望的眼神，忽地亮了，人人的眼里，都饱含着无限感激的热泪……

现在，时间将近晚上七点

特药商店里，药品箱都快装好了，可是发光设备却还没个着落。这时，一个戴眼镜的姑娘，猛地把辫子一甩说：

“我找五洲电料行去！”这人名叫李玉桥。

她飞也似的来到了五光十色的五洲电料行。吓，这里真是顾客盈

门，共青团员贺宜安在忙着给顾客拿这拿那。李玉桥简短地把情况跟小贺说完，问他：

“给你三十分钟，能不能办好？”

“放心吧，李大姐，坚决保证！”

李玉桥帮他搞营业，小贺抬腿就去找人。半路上正好碰见了王明德，小王是北京市的先进生产者，更是一位热心肠的小伙子。他俩急中生智，连跑带研究，真是一个跟跄一个智慧，他们想用四节电池焊在一起，接上灯泡，可亮半个多小时；又研究出用十六节电池、四个灯泡，把药箱的四面都装上灯，空投落地时，这一面的摔灭了，保险那几面的还亮着。说着说着，他们就干起来了。这时，正好门市部主任老杨从外面开会回来，一听说这是急事，也帮他们忙活起来。过了一会，李玉桥又来催：

“时间紧迫，不能超过三分钟啦！”

“我们保证两分半钟就弄好！”

果真，李玉桥头脚走回商店，小王就带着焊好的发光设备，一溜烟地踩着她的脚跟，也钻了进来，真是两分半钟啊！

现在，是七点半钟以后

一辆胜利牌小轿车，从卫生部大门里急驰出来，奔向特药商店。

车子来了。这时候，正像老何事后所描绘的：也不知那一箱子药品，到底是怎么拿出去的。只见大家一拥而上，生怕误了一分一秒的时间，生怕有个拿不住摔到地上，许多只手擎着这一千支“二硫基丙醇”，挤出商店的那狭小的门，轻轻地把它放在胜利牌小轿车最好的席位上！

胜利牌轿车载着一千支“二硫基丙醇”，正在灯火辉煌的大街上，在静谧的京郊林荫大道上，响着喇叭，箭也似的向机场疾驰。

就在同一个时间内

平陆县邮政局的电话铃声一阵疾响。从下午三点开始，平陆——北京的长途电话已经成为一条极为敏捷的专线。这电话又是空军领导机关

打来的。亲自守护在电话机旁的邮政局长董鸿亮同志，忙把电话接到县委会。郝书记接过电话，只听见：

“请赶快物色一块平坦地带，要离河道远些，准备四堆柴草。飞机一到，马上点火，作为空投标志！”

“好！立即准备！”

于是，书记、县长亲自指挥，有线广播站里传出来了最洪亮声音，向县城附近的机关、学校、人民公社，向几千几万群众，发出了县委、县人民委员会最紧急的号召。声音所到之处，正在学习拼音文字的干部们，撂下了书本跑出来；学生们从温课的教室里拥出来；老人们拄着拐杖走出来；新婚夫妇从温暖的新房中走出来；建设局的工人们，拖着废木碎柴往城外空地上跑；圣人涧那面的山坡上，又有一大群红旗公社的男女社员，抱着大捆大捆的棉柴芦苇，向这块平坦地势上奔来……

眨眼间，岗尖的四大堆柴草已经准备好了！

几千人林立在这块名叫“圣人涧”的空地上。人们满怀急不可耐的激动心情，向茫茫的夜空，向东北方向，不，向我们伟大的首都，瞭望着，瞭望着；人们的心早已经穿过了云层！曾经在部队上做过通讯工作的孙治勤同志，站在高高的山岗上，凭着他的经验，凭着他一双能听出十里以外动静的耳朵，倾听着飞机的动静……

这是一场共产主义风格大发扬的胜利战斗。舍己为人、友爱互助精神万岁！

现在，是夜里九点零三分

北京，繁星满天。一架军用运输机，满载首都人民的深情厚谊，冲向银光闪闪的夜空，向西南方向风驰电掣地飞去。卫生部的陈寅卿同志随机前往。

这是一次十分困难的飞行。夜间空投，在平陆空投场没有地面指挥和对空联络的情况下，加上地形复杂，山峦重重，空投的又是水剂药品，而且要保证做到万无一失……部队领导对这次空投任务极为重视，政委、大队长、参谋长亲自研究，特别选派了最有经验的机长、领航长、通讯长和机械师，并且是一架飞机，派了两个机组同时前往。就在

起飞之前，他们还选择了最好的降落伞，把药箱加了重，一切都筹划得最有把握，大家满怀着信心。

一个飞行员十分激动地请求机长：“为了确保药箱及时送到，我请求批准我跟着药箱一起下去！”

机长说：“首长已经指示，人不要下去，我们要保证把药品准确投到！”

现在，我们的雄鹰正在高速航行。下面是茫茫大地，祖国到处是不夜城，繁星与万家灯火交相辉映，这时候，有多少人，还在辛勤地为祖国劳动着！

现在，是夜里十一点二十三分

“请平陆准备！准备！飞机再有七分钟就到你县，马上点火！”

董局长把这空军领导机关的电话通知立刻传给守候飞机的人群，不知是谁，向每堆柴草上泼了一些煤油，火苗冲天而起，大火把天空和大地都照红了！

这时，飞机已越过黄河，来到平陆上空。现在飞机的高度是两千七百米，为了空投的准确，必须降低，越低越准！机长周连珊压了压操纵杆，飞机迅速下降，两千、一千五、一千……五百米，巍峨的山影从机身旁掠过，好危险哪！这是一场勇气加技术的搏斗！

飞机上的全部人员，双眼睁得彪圆，心情极不平静！机长突然兴奋地命令：

“准备空投！”

保伞员、机械师还有小陈，早就把药箱上的电灯接亮了，只听电铃一响，他们“嗖”地一声准确地把药箱推出机舱，一千支“二硫基丙醇”带着降落伞，向预定空投地点坠下去，坠下去！……由县委打电话向北京求援，到神药从天而降，这其中牵动了多少单位，牵动了多少人，可是这全部复杂辗转的过程，却只用了八个多小时，这是多么惊人的高速度！

我们不是常说“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么，这一箱从天而降的神

药啊，盛满了首都无数人的最美好的感情，它比泰山还重！

就在同一个时间内

在平陆县城外的圣人涧，四大堆火越烧越旺。人流如春潮，数不清的手电光点缀着夜空，活像国庆夜首都天安门的探照灯光。郝书记、郭县长等都亲赴现场来了。

“看，天上有个亮灯下来了！”突然谁叫。

“那是降落伞，那是神药！”

几千双手高高地举起来，谁都想把这一箱药擎住！人们向飞机、向降落伞此起彼伏地欢呼！

降落伞带着闪闪的亮灯向下飘落！人流追踪着降落伞飘落的方向，跑啊！跑啊！郭逢恒县长向降落伞跑去，劈面碰见了蒲剧演员杨果娃，这是个十六岁的女孩，唱小旦的。她的脸上还抹着红红的粉，戏装也没卸，全是舞台上那个打扮呢！

“果娃，你怎么也跑来啦！”郭县长问她。

“看戏的人都来啦，我怎么不来，来接毛主席送来的神药哇！”说着她又赶忙向降落伞跑去。

降落伞带着药箱安全地着陆了，安在药箱四角的电灯闪闪地亮着，寨头管理区的社员最先抱住了药箱！几千人簇拥着这一箱药，你刚扛了两步，他抢过去又扛在肩上……

交通局派来的一辆最好的汽车和最好的司机沈宽亮，早已等在县委会门口。药箱放在车上，车就大开油门，向五十里外的张村医院飞奔。俗话说：平陆不平沟三千，这里的山路狭窄崎岖，极端难行，汽车随时都可能发生故障抛锚。沈宽亮早把汽车做了最好的检修，可是他还在想：

“万一出了毛病，我就扛着它送去！”

二月三日，深夜

盼，盼！——在张村公社医院的大门口，社员们，医护人员们正焦急地盼望着……

汽车开来了！——好！

马上拿下药箱。

马上注射。

注射剂十分有效，立竿见影，病人立时止住了疼痛，恢复了神智。医生原来规定，药品不能迟于四日黎明找到，但这药品却在黎明之前就送到了。我们的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化险为夷了。他们新的更强壮的生命，是党给予的，是同志们用阶级友爱救活的。狂喜从人们的心底里迸发出来……

不仅仅是这六十一个死而复生的人，不，我们每个人都有两次生命。党用它思想的阳光，帮助我们消除旧时代遗留给我们的思想毒菌，抚育我们成为全新的人。

二月五日

红日高照，春光灿烂。

县委书记处书记兼县长郭逢恒及县里其他几位领导同志，代表县委会和全县人民，率领着县文工团，携带着慰问品，来到了张村公社医院。他们亲自到床边抚慰病人。郭县长见病人已恢复了健康，打心眼里高兴。民工们紧紧地拉住了郭县长的手，不知说啥是好。

民工周满禄，眼眶里噙满滚热的泪，他说：

“万恶的日本鬼子打瞎了咱一只眼，没人管；国民党阎老西杀了咱多少人，苦水往肚里咽！今天，咱这些普通民工闹点病，中央就派飞机救咱们，党和毛主席真是咱贴心的人哪！”

张店公社的老汉吴进喜，从八十里外赶来看他的儿子吴广新。这时他激动得浑身抖动，拉着儿子：

“小子，在咱这偏僻山沟子里，我想你是没救啦！谁想毛主席在北京比咱老汉还关心我儿！小子，毛主席才真是你的亲爹娘！”

当场，大家都再也躺不住，纷纷爬起来，向郭县长请求：

“为了感谢党和毛主席，感谢首都人民的支援，我们明天就上工！”

郭县长抚慰他们说：“你们要听党的话，好好休息几天！”

第一连连长怎么也按不住心里的那股冲劲，攥着两只粗大的拳头，代表全连的民工向郭县长表示：

“我们一连全体向党和毛主席保证：鼓起最大干劲，把第三连的工全部包下来！”

紧跟着，大家在公社医院的里里外外，在工地上，贴出了几百张大字报表决心；写给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信，更像雪片般飞来……

民工们真是说到做到，他们一上工，就由过去每天挖十五方土，增加到挖三十方，工效提高一倍。有的人，更是一天干了三天的活！大家决心提前三个月修好这条支援三门峡伟大建设工程的公路！无数的奇迹在创造着！……

不仅仅是我们的这些筑路民工，不，十二万平陆人，不，六亿五千万中国人，人人心里都燃着一团烈火，这团烈火越烧越旺：对党和毛主席的深沉热爱，化作无穷无尽的力量，人们正在用它加速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干劲冲天地、高速度地建设她吧，这是咱们的靠山，这是咱们永远幸福的保证！

——原载于《中国青年报》1960年2月28日

小丫扛大旗

黄宗英

公社开会休息时，我在篮球架下找到铁姑娘张秀敏。她正和女伴坐在一块儿抢蜜枣吃。我跟秀敏说，要到她们村去住几天。秀敏一对大眼水珠似的朝我一闪，把一颗蜜枣往我嘴里一塞，又用眼尖把她的队员们顺溜一扫，扁起小嘴点点头："嗯，来呗。我们熬一大锅开水等着你。""干吗？我可没那么大肚子。""美得你，你一进村我们就拿小刀给你宰了，下锅炖了……"我大笑起来："好劲！不远千里的，我哪阵把你们铁姑娘队给得罪了。""你自己心里明白。"秀敏说着一吐枣核，把我往地下一推："来啊，姑娘们，胳肢她！"说时迟，那时快，秀敏、玛瑙、珍儿一起动手，庆云想拉架也拉不开，我一下子就陷入了重围。我笑得失了音："哎呀……讲点风……格呀！……燕子嗳——快来啊！出人命啦……"你们猜，铁姑娘跟我哪儿来的那么大"仇"？却原来：河北省宝坻县大中庄公社，有两面全国知名的大红旗。一是司家庄的燕子队，一是小于庄的铁姑娘队。两个庄相距八里地，是比、学、赶、帮的对手。这一个月我都是住在司家庄，和燕子队员一道干活。我们春播占了第一，政治测验也比铁姑娘队多二点五分，开会的时候，我也常帮燕子队"啦啦"铁姑娘们，所以秀敏"恨"上我啦："端谁家碗，向着谁。大姐你等着吧！"这小丫！"哎呀……嗨……嘻嘻……"我把蜜枣囫囵吞了，噎得我："我算认得你啦，铁姑娘，我算认得你啦！"

一

一个大清老早，我来到小于庄。是初夏新雨后，村子就像才洗过脸的小闺女，又鲜活，又干净。

走村串庄的卖油郎把梆子敲得"倍儿"脆，左近又传来"鸡子儿换豆腐""糠皮换大个儿红瓤煮白薯"的叫卖声。卖蛤子肉的也骑着带挎桶的自行车来了。小孩儿们，点着一脸胭脂点儿，扎着冲天辫满街串。姑娘

们、媳妇们、老奶奶们，都把一嘟噜一嘟噜的槐花簪在鬓角边、发髻上、辫梢头压香。“嘚！哦！——”一阵驴叫马嘶牛吼，大牲畜出棚了。一个个武大憨粗的男劳力，扛上犁铧，拉起石磙，套着胶皮车集合了。媳妇把吃奶娃过手给婆婆，姑娘们兜里掖上书本，扛起锄头铁锹。打头的老队长，他嘴里叼的那根旱烟袋，像是神奇的“分水棒”。茫茫麦海被破开一条长长的白线，人们走向黑土的沃野。鞭声、吆喝声、笑语声四散开去……

我怎么也想象不出，这里会是满目凄凉的无人荒村。

小于庄是北大洼最洼的地方。解放前，年年闹水，春种秋不收。土地被邻村地主富农抵债霸占，房屋被日寇烧毁，壮男被官府拉走，破家也被强盗抢空。人们为了求生存，一个个、一家家离乡背井走了。最惨的岁月，有五年之久，村里只剩下两个会出气的：一个是死也难离热土的八十多岁的张景瑞老人，另一个是只小花猫。后来老人把棉絮套子、枕头瓤子也吃了，就孤独地死去。小于庄断了人烟，成了大水漂天中的一叶孤岛。

景瑞老人生前可怎么能想到今番这般兴旺光景呢。

小村一迈步就到头了。眼下统共十九户，九十六口人，独姓张，都是清一色的贫雇农，串门甭怕走岔了阶级路线。我一后晌就挨门逐户地混熟了。出身贫穷下苦力的庄稼户，实实在在，嘴对着心直来直去，没虚礼。村里不拿我当外人，我也跟住娘家一样随便。

这天，秀敏才买来一挂新车。歇晌时，要推到村前场上去练。我说我扶着她，她不要：“你们谁也别管我，没见骑车的后尾还跟上个赶脚的。”她妈也说：“让她去。她就这犟脾气。武打武练地豁出去，没学不会的。没见学车摔死人。”这娘俩一个秉性。

下午耪麦休息时，我们照常往锄把上一坐，秀敏一咧嘴。我问：“怎么，摔疼了？”她蹙蹙鼻子：“哼嗯，能让两轱辘把人治了？”我说：“让我瞧瞧你膝脖盖。”她不答理我，还摘来一片苇叶，卷了个笛儿冲着我耳朵吹，又薅着野草问我：“你吃过燕春苗吗？吃过老鸹筋吗？吃过醋柳子吗？……”小于庄的闺女啊，都是吃野菜、树叶、糠饽饽长大的。

晚饭后，她又推车出去，还让我“保证”不准偷偷去看她。

夜里，脱衣上炕时，我听她“嘶拉”了两声，我瞅瞅她，她朝我做怪样，咧嘴笑。我也就不理她。她装成没事似的问：“姐，你那小百宝箱呢？”“干吗，要针？要线？配扣子？找发卡？……”“都不是。”“该不是想吃我的安眠药片吧？”“哈哈，我一辈子用不着那金贵玩意，睡觉还花钱买！”“那你到底要什么？”“你甭管我。”我知道她一准相中了我小匣里的碘酒红药水。我把小匣递给她，只当不懂，蒙头睡大觉。又听她“嘶拉”了好几声，我忍不住笑了，说：“我那药水可焊不住铁，姑娘，你明儿得找铜匠去。”她杵我一拳头：“不许告诉我妈！”

第二天，窗户纸才发白，她早捡回一筐粪，又从园里刨一篮小水萝卜回来，让我陪她给燕子送去。我前天从燕子那庄来，无意中透露燕子正闹嗓子，秀敏就上了心了。嘿，难道她真学会骑车啦？我说：“八里哪！”她说：“能上去，几里不是一样！”我们一人骑一辆大男平车，她说了声：“姐躲我远点儿！”我们就一前一后上了蓟运河大堤。只见她歪来扭去，左摇右晃，看见对面车来，老远就嚷：“借道！”“靠边！”赶车的爷们看傻了眼：“这是谁家闺女！”大堤上，风不敢刮，树叶不敢动，坡上吃草的羊吓得直“咩咩”。秀敏横冲直撞骑到燕子家门口，干啦！她敢情还不会下车，还一个劲往前蹬，直到顶着燕子家院墙，车倒了，萝卜滚了一地，她还高兴地直嚷：“大姐，嘿嘿，这不是骑到啦！”到啦，可到啦，这八里地，骑得我出这一身大汗，愣丫头！……呵，小于庄的姑娘骑上自行车的新历史就这样开始了。

二

一天晌午，铁姑娘队的四员猛将——秀敏，庆云，玛瑙，珍儿——带一帮小姑娘，坐在树荫下锅驼机旁，学习《实践论》。为了调动全村青年的积极因素，大家围绕着“主观能动性”这个词儿，七言八语讨论开了。

秀敏说：“我琢磨那就是一股心劲儿。就好比一九五八年，党把咱们穷闺女心眼儿里要革命的能动性拨拉出来了；打这以后，咱啥不敢想，啥不敢干？……”

一九五八，一九五八！只要人们曾全身心在大跃进的激流中跋涉过，就永远能从中汲取力量和勇气。

一九五八，一九五八！漫山遍野的土高炉，点燃起社会主义革命的连天烽火。就好像当年的长工们，举起了红缨枪。也许今后我们不会再

用土法炼铁，也永远不会再拿红缨枪抗击敌人。可是人们永远忘不了红缨枪和土高炉。只要一提起它来，一股战斗热情从胸中腾起。

铁姑娘没参加过炼铁，可是没说的，铁姑娘是大跃进的时代炼铁炉里炼出来的。

一九五八年。珍儿十五岁，秀敏、玛瑙十六，庆云顶大才十七。姑娘们告别了街邻父老，来到新成立的人民公社的羊毛厂。好像鸟儿初学飞，第一次知道天地比她们的小窝大；这天地又和她们扯着母亲衣裳角要饭讨口的时候多么的不同啊。当人们知道她们是小于庄“花子营”出来的闺女，都用怜悯的眼光抚爱她们。有的婶子心疼地塞给她们几块饼干：“吃吧，恒是从小到大不知它是啥味儿吧。”有的大娘抽烟省下半匣火柴，说：“闺女，揣着吧。”这一带人人都知道，老过去小于庄一村人买不起一匣火柴，连收破烂“换取灯儿”的也不走村前过。远近几百里都背得出，小于庄早先全村只十六间秫秸夹泥破草房，四个门口。—共六条用麻袋片连成的破被……数一数，哪一项都是占着大数呀：村里外出流浪的十三个人要饭，十九个人扛活，十四个人拉洋车，两个人下煤窑，一个人卖苦力……其中二十三人冻饿而死，十七人下落不明。谁家的大人没受过地主恶霸流氓兵痞的横抢暴夺打骂侮辱。谁家生的孩子不是一担子挑出去，才会爬就去捡煤渣、拾菜皮，小手拎起讨饭罐子。

解放后，一九五〇年，党和政府修了潮白河，垫高蓟运河大堤，建起宽江扬水站。小于庄可以收成了，人们陆陆续续回到家园。可是房子没了上盖，炕头长了小树，到处是荒草野坡。党像亲娘一样，没有种给种，没有粮给粮，天冷送来寒衣，缺粮拨来救济款。小于庄人心上记下了新的数字，记住了天下没有任何计量单位可以估量的党的恩情。

姑娘们那阵都还小。只见村里伴儿多了，锅里粥浆点了，大人脾气顺点了，少挨骂了，打心眼儿里欢喜的不得了。穷村苦庄的孩子，也有她们的童年，也上树，也抓子儿，也打架。有时也今天她不跟她玩了，明天她又不跟她说话了。直到她们结伴来到公社，才忽然觉出自己是大姑娘了。在那么多陌生的好心人面前，她们被一根穷绳牢牢扎起。穷、穷、穷，穷得抬不起头，穷得挺不直腰，穷得说话不出声。羊毛厂的羊毛暖和和，新社会的人情热火火，可是穷字扎心啊。不缺胳膊不短腿的年轻人，怎能总是接受别人的怜悯，怎能总是伸手向国家要救济。旧社会逼得走投无路沦为花子，难道新社会还脱不掉这身花子袄？四个姑娘心里挂着同一件大事，四个姑娘心上扣着一式的闷罐子：“哪天揭掉咱村的穷名呢？”

大雁高飞半天云，

毛主席领导咱们大翻身。

在公社化的第二个春天，当时小于庄唯一的党员，秀敏的哥哥张庆贺，带回党的指示：号召学习建明社“穷棒子”精神，发愤图强，穷队赶富队。

秀敏一听，心里直唤：“毛主席啊，您算说到咱穷闺女心坎里了。我们小于庄比什么穷棒子都穷。受苦的孩子没啥本事，有的是力气，党说咋干就咋干！”

可是那时候，全村只十四个整、半劳动力，耕种着四百二十九亩土地。其中四个劳动力长期支援密云水库工程。剩下十个劳动力，平均每人担负四十多亩地。而在十个劳动力中，就包括这四个姑娘和两个年轻媳妇。

老队长磕打磕打烟袋说话啦：“咱村就是荒地多，早先谁要开出一块，就送到地主嘴里一块肉，自己心里又舀一碗血。今天，开出一块，咱庄稼人就多一块长粮食的宝地。咱小于庄要由穷变富，除非是把村南那大片荒地开出来。”

秀敏听说有了道道，高兴得什么似的：“开！”

老队长看看她，慢悠悠地喷了几口烟，吐出半句话：“只怕是老虎拉车——”

秀敏问：“咋说？”

老队长答：“没人赶（敢）！”这一老一少说话口气，像摔跤的搭手问劲儿，相住了。

秀敏看看她的伙伴，只见庆云、玛瑙都严肃地攒紧小眉毛，珍儿瞪着圆圆眼。

“我们就敢！”秀敏说出姑娘们共同的心愿。

姑娘们都嚷开了：“对，我们敢！”“看能把谁吃了？”“上！”

庆贺看看妹子们，虽说穿得不济，到底也还是细女娇娃。他和老队长一碰眼神，低下头，慢丝丝地说：“还得掂把掂把，只怕不够成色。”这副架势，话里有话。

“啥成色不成色？哥你倒说说，你别闹封建。”秀敏急了。

哥可不慌不忙：“这不是‘过家家’玩，开个三天两早晨，泄劲了，还让我‘绑’你，那可不中。”这话有典故，早先，秀敏的爹因为村里闹土匪，他护村被火枪伤了身体，不治而死。那阵，庆贺才八九岁，领着四五岁的妹子侍弄庄稼。天一傍黑，秀敏就不愿意再薅草，净惦着回家。哥说：“咱没爹，妈有病，咱不干，吃啥？”一回，秀敏哭着非走不可，哥又怕她遇上野狗吓着，自己又要干活，就把秀敏用高粱叶子绑在高粱秆上，秀敏直嚎。直到妈找来了，娘仨孤儿寡妇在地里抱头哭起来。

一提这话，秀敏大眼水亮。就在这一秒钟之内，她心头翻腾起从娘胎里就继承下来的阶级苦，想起了全家全村祖祖辈辈的血泪仇。纵有千言万语，并不成一句话。只道：“……我是说正经的，哥。”

庆贺把眼盯住她：“我也没开玩笑，好妹子。只是这片荒地几十年没人动它了。眼下春耕，归总全村三头小毛驴，四张耙子，劳动力都占着还不够……”

秀敏把话截住：“咱们白天拉犁种地，一早一晚开荒。”

“那荒地怕杀不下犁。”老队长说。

“我们使大镐刨，看谁硬过谁！”秀敏说。

庆贺笑了：“你们都还太小，力气还没长全……”

轻易不大言语的庆云插嘴了：“苦水，咱可没少喝，骨头并不软。”这姑娘的母亲双目失明。庆云还没炕沿高，就得帮瞎妈妈烧火，洗菜，抱弟弟。七八岁上就饿着肚子离村十几里去讨饭，拾柴，捞点大水漂来的苇子末、蓬蒿渣。她深深懂得什么是旧社会，什么是新社会。

老队长显然是被姑娘们感动了，可是他还不放心：“我不是吓唬你们，荒地上那旺根草入地三尺，它龙盘虎踞霸住小于庄一方，几十年没人戳它一指头。那可是咱村的穷根子。”

秀敏说：“咱们正是要找上这穷根算总账。”

老队长说：“包子有馅不在褶多，光由嘴说不算能耐。”

秀敏站了起来：“来吧！就让土地爷考考咱是块啥料！”

庆贺说：“真有志气，就把这穷根挖得一根不剩。”

秀敏头一扬：“从今年起再不吃救济粮，永世也不再穿救济衣。”

玛瑙噘着嘴：“人人都大跃进，我们就不兴大跃进了。咱们走着瞧，看我们够不够成色。”玛瑙也是吃千家馒粥、万家剩饽饽长大的，只是偏起了个娇宝贝的小名。

珍儿伸着小细脖儿：“嗳。看。”

春风雨露阳光下，被火燎、刀砍、水淹、霜打过的小树，要爆芽，要抽叶儿，要吐骨朵，要开花。

庆云说：“咱们组织起来，就起名挖穷根突击队，中不中？”

“中！”姑娘们一致赞成。那两个媳妇也跟上来了，“算我一个！”“可别丢下我！”

这场“摔跤”式的谈判，姑娘们赢了。“挖穷根突击队”就由这六员女将组成了。

说干就干。“拿大镐去！”

秀敏她们走出门口，回头瞧见老队长拿烟袋砸他哥脑瓜，两人咋笑起来了？

“瞧着吧，死也死那块地里去。”秀敏咬一咬牙，她算铁了心啦。

一天，两天，三天，突击队员们手上起了泡，虎口震裂了。

四天，五天，六天，突击队员回家吃不下饭，晚上上不去炕。

七天，八天，九天，一个媳妇病倒了，一个媳妇家里说什么也不让

出来干这“白搭工”的活了，珍儿的妈也要拿锁把珍儿锁起来。

四外里走过的农民有的称赞说：“人穷骨头硬，有志气。”

可也有人说：“三天看媳妇，百天才看孩儿。小于庄闺女是不是好样的，还得往远了瞧。”

西村的富裕中农发话了：“小于庄几个黄毛丫头，想脱‘花子’祆？我算准了，井底的蛤蟆飞不上天。”

东村的地主暗地笑：“早先那块荒滩，白给我都不要，有车有马治不了，几个女流还能成得了气候？”

南村的媒婆献殷勤：“挺水灵的闺女，早点找主儿嫁了吧，省得受这份罪，哪庄也比这庄强。”

北庄的阴阳先生掐指算：“小于庄转运还得过一个甲子。”

……

小于庄，小于庄，党帮助你跨过了四面大水围村八方欺压凌辱的苦难，如今，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的狂风巨浪，还在考验你这清一色贫雇农的生产队。

这一天，刮大黄风，沙土照脸上直打。荒草被风吹得呜呜呼叫，天昏地暗。滩里看不见啥人，只有来往的大车偶尔从远远的堤上赶过。小玛瑙的左眼让沙子迷了，就坐下来揉眼。她眯缝着一只右眼，看着脚下开出来的小片生荒，还有那望不到头的大片野草，而身边连自己只四个小土人儿，身子让风吹得摇摇晃晃。于是，她那只右眼也不肯好了，眼泪唰唰地流下来，鼻子一抽嗒一抽嗒。

庆云回头问：“怎么啦？”

小玛瑙委屈地说：“人家都说不行，咱生说行，你看这……”

秀敏赶忙四边望望说：“又哭，你就会哭。哭也别在外头哭，让人家瞧见，更该数落个没完了。挺住了，咱们就是得让不行的事行通了。”

小玛瑙怯怯地说：“我才不想哭，就是……鼻子它自己发酸……呜……嗯……”

珍儿也早蹲在一边抹泪儿呢。

秀敏又急了：“咋啦，咋啦，今儿个都咋啦？”

“……我就哭半会儿……”珍儿把脸蒙起来，“……有草挡住……瞧不见，呜呜……我累得慌……”

庆云走过来，在她俩身边坐下，撕了块破袄襟子，给妹妹们手上再缠一层，说：“累得慌，你们就都歇歇吧，啊。”她磕磕鞋坷拉里的沙土，扛起镐，往前走去。

秀敏迎着风站在那儿，她咬住干裂的嘴唇，鼻子也发酸了，心里想：党号召学“穷棒子”，就是要学不怕难，不怕苦呵。她的目光扫过大片的荒野，话从牙缝里迸出来：“咱是背水一仗，没有坡退。咱们不能再一世穷下去。穷根子，你个小兔崽子！”闺女早先要饭时，爱说粗话，眼下到节骨眼儿的时候还是管不住口。她咬牙揪去满手连片大泡的腐皮，攥住带血的镐把，就咔咔地刨起来，一下一句：“你个小兔崽子，你个小兔崽子！……让你挡道！……你拣我们好欺侮啊。你！……”

“咔……咔……”庆云刨地的响声像回音一样在前头应着秀敏的。

“咔……咔……咔……”身后又一把镐擂起了地鼓。

“咔……咔……咔……咔……”玛瑙、珍儿红着眼泡都赶上来了。“咔咔咔咔咔咔……”关不住的媳妇也溜进了队伍。这“咔咔”的响声，像仙女撒出的“定风珠”，黄风不知什么时候不再逞强了。月亮提早出来为她们照亮，太阳还不肯下班，尽量把金红的光圈越放越大。老队长和庆贺才耕完熟地，也架着耙子朝这边来了。茫茫四野，只见几个小黑影儿在修理地球。天，不能安。地，不能静。荒滩，再也不能不醒醒。

这一年，秋收时候，新开出的五十六亩荒滩，没有辜负突击队员的血汗，献出了够全庄四个月吃的口粮。

这一年，姑娘们去大洼割草三万多斤，给队里买来一头毛驴，一只船。

这一年，姑娘们整个夏天没有歇晌，晚上也不乘凉，钻在帐子里，千针万线纳出四百多双鞋底，为小于庄买来历史上第一头大黄牛。还有二十只小猪、二十只兔。

这一年，一九五九年。小于庄第一次向国家上缴公粮啦！

送公粮的时候，洼里还淤着秋雨后的积水，北风乍起，从村边到大道上，有三里地车船不能进。粮食得趟水送出去。村里人形容："丫头们不知啥叫冷，才出炉的红铁，跳水里嗞嗞的，脑顶上冒热气。"

这村论辈也没那么多盛粮食的口袋，就把单裤夹裤都翻腾出来了，两腿一扎，灌得鼓鼓的，往肩上一扛，村里老老少少都出动了。上年纪的人早煮好了鸡蛋，烙好了饼。就像早先过"八路"，村头小埝上站着老人娃娃，喧嚷着，欢叫着，招着手给送粮队助威。远近几村的人都赶来瞧热闹。

"咱村也缴上公粮了。"

"咱村也支援社会主义了！"

……

珍儿、玛瑙把水花趟得乱溅，庆云比谁扛得都多。秀敏在开荒时"酸鼻子"憋回去的那两股热泪，这工夫畅快地流下来了，可谁也没经意，谁也顾不上瞧。

三

小于庄一年变穷村为富队的奇迹，震动了宝坻县，震动了河北省，震动了全中国。

小于庄"挖穷根突击队"，赤手攥空拳，在一年之内，跨过一个世纪。红心铁骨，壮志凌云，被光荣命名为"铁姑娘"队，誉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打冲锋的红旗手。

十七岁的张秀敏第一次参加了省的农业先进会议。第一次穿上一身

表里三新的青棉裤棉袄，扎裹得像个小新郎官。会上要请铁姑娘介绍先进经验。一天，秘书处一位女同志到秀敏住处来了。那女同志看样子是学校才毕业到机关工作的吧，很是年轻，热情，活泼。她一见秀敏就说：

“秀敏同志，你那发言稿哪？”

“啥？啥镐？”

“讲话的稿。”

“讲话还带镐？”

“不用稿也得有个提纲吧？”

“啥缸？”

“拿张纸把你要说的内容大概写下来，提防忘了，说溜了。”

秀敏一听说“写”，愣了。她扛着个脖子：“我不会写。”

女同志看看她，笑着说：“别客气，这么吧，你大致把你们都干了什么事顺一遍，我帮你理理，也约莫掐掐时间。”

女同志感动地听完秀敏讲述的一切：“行，好极了。我看可以分三个段落讲。那——那——把小时候斗嘴打架的事儿省略掉，中心思想重点突出。这记录提纲，你拿着参考。画红杠杠地方要加重语气。”

等女同志招呼秀敏上台时，发现提纲上有斑斑点点泪痕，秀敏并没有把它带上台。女同志才真的明白这位扭转乾坤的女英雄，这个两眼饱含智慧极为聪明伶俐的姑娘，原来是个一字不识的文盲。

但是不必担心。秀敏不会说溜，更不会忘。穷村苦庄的孩子，只认一个理，就知道一条道，跟定毛主席革命到底！

小于庄的姑娘刚扛走了一座“穷”山，可是一座险峻的“白”山又横在前进的征途上。

把小于庄的文化史说给二十年后的中国孩子听，一准以为我是在编

民间传奇。

“从前哪，小于庄全村没一个识字的……”

孩子们会问：“初小也没有吗？”“没有。”“谁当会计呢？”“没人。”“谁出黑板报？”“用不上。”“那不闷死人啦。”真的，这就跟说全村都是瞎子一样的不可信。可这的的确确是真的。

眼下铁姑娘收到全国各地青年来信，一麻袋一麻袋顶着房梁。解放前，可没人给小于庄寄信。万一不知何年何月何人辗转捎回封信来，这就是全村一件大事。全村都嚷开了。炕头上地头上大伙儿传着看，传着猜。他说：“去找孩子他姨村里表叔的大妗子给认认吧。”她说：“还是找我娘家远房大爷邻居的干儿子，人家走京闯卫见过世面，念得明白。”有人提醒：“大后天，北王庄王老爷要到南边修坟地，雇十个做小工的。咱去了，相机行事，求风水先生行个方便……”“嘁，你不花钱送礼，先生还不把它当黄表烧了。”你们看，一封信，把全村好汉难住了。

解放以后，人家村实行民主选举都投票，他们村只能数豆。有时区里乡里给送来张表格，小于庄总是带着张嘴去跑腿儿，请文书一格格问了代填。

张庆贺那时候才十二三岁。已经是庄稼地里一把好手。村里上年纪的人，都说这孩子有心胸，有出息。众人商议：“咱村总得栽培个文武双全的当家人。”于是庆贺决定去邻村的小学读书。庆贺小肩膀上早扛着全家的嚼口，后来邻村办起民校他就改上民校，可以不误干活。冬天下大雪，天上没一颗星，地上没一盏灯，连狗也不叫，庆贺照样披上条麻袋，踩着冰碴不误一堂课。

以后，区、乡再开什么会，从组织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都是派庆贺去。人们叫他小代表，小会计，小村长……他第一个在区上参加了青年团，参加了共产党，把党的各个时期的政策、指示、战斗任务带回本村。现在，全村已有九名共产党员，十九名共青团员，庆贺担任党支部书记，是全县最年轻的书记。生产大队长张德永，六十岁了，大家叫他老队长，这一老一少搭配得很得手。

一九六〇年，上级组织考虑到小于庄文化的落后状况，决定给他们派一名教员。一个师范毕业生，年轻的共产党员，放弃了在区中心小学

教课的优越条件，来到这背脚的小村。白天在一个课堂里教一、二、三、四年级混合班，晚上就给铁姑娘队扫盲。我到村里几回，可都没瞅见过他。秀敏说：“你想见我们刘老师？不易。”这老师平时腼腆得像个新媳妇，学生可都服他管。四年来，小于庄一直坚持“铁”民校，闲不垮，忙不断。她们以大战生荒的精神，一笔一画、一字一句地开拓文化的新地。从一字不识，到今天有了小学六年级程度。她们终于能够亲手抚摸阅读《毛泽东选集》金灿灿的篇章，犹如猛虎添了翅膀，生铁将炼成纯钢。

四

一九六四年二月，近春节边上，我又来到小于庄“串亲戚”。是运电线杆子的大车顺路把我捎去的。一路上飘着小雪花。我跨进秀敏家门，只见当院里上着木架子，院角冷锅里躺着一口正在刮毛的大肥猪。嫂子迎着我说：“早起秀敏还念叨你，你就来了。”大娘用撂把抽打我身上的雪，问我：“准是打侯隽那儿来吧？这样的高中学生咋不给咱们村拨俩仨的来？”是去年，本县又出来一名红旗手，从北京来宝坻豆桥落户的高中毕业生侯隽，成了庄稼人心尖上口头上常念叨的好闺女。我说：“老队长大小子高中毕业不是家来了吗？初中的，你们也有七八个了吧？”“再多不嫌。”“等着，过了春节，天津要来一批，听县上说有你们十个，小于庄日子可越过越热闹了吧。”大娘又问：“鼓动侯隽给我们丫头下战表，也有你一份吧。”我忙说：“我不知道。”大娘点点我：“你可留点神。她饶不了你。”我哈哈大笑，问：“秀敏哪？”“都在屋里做活哪。真格的，咋不出来接大姐。”北方闺女十冬腊月要赶出四季衣裳和一年穿的鞋来，铁姑娘们还义务包着全村五保单身老汉的针线。够忙活的。我掀门帘进屋时，做好了挨鞋底的自卫准备；没想到姑娘们手里拿着活计，都横七竖八地倒在炕上睡着了。大娘怜惜地轻声说：“哟，我说今儿怎么老实啦。打了几宿夜工，刚把队上编苇帘子的副业‘超’了。也不盖点，这不找冻着。”说着老人家就爬到炕上去，我还当是她要拉被窝给她们盖，也凑上去想搭把手。哪知大娘从炕角抄出把小笤帚来，照着秀敏后脊就一笤帚疙瘩：“快起！”接着就一人一下：“醒醒喽！起来！雪住了，还不当街扫道去。”

我一边使着嫂子给我端来的滚烫的热水洗脸，一边笑说：“这下我明白了，铁姑娘敢情是拿笤帚捶出来的。”秀敏揉着眼，码齐被垛说：“我这会儿没工夫理你。本来节上想宰了你，算算不足斤两。姐，你猜我们今儿杀的猪多少斤？”“够个儿。”“一百八十斤，算小猪。这一

腊月一小村杀了六头了。”我问：“这被褥也是新的吧？”“嗯，添了两床。”玛瑙接茬说：“这一冬，数我们家添得多，买了一百九十尺布，妈说打老祖起没穿过这么多。秋上我们卖余粮你咋不来瞧热闹，过不完的车。”姑娘们说说笑笑回家背大扫帚去了。

小于庄如果想把日子过得更富裕些是完全不成问题的。可是至今秀敏家还住着草顶的房，门框上还留着当年土匪大刀砍裂的痕迹。几年来，小于庄接待了上千批来客，可是干部们没陪客吃过一顿好饭。去年，铁姑娘队离村十二里外出打草，队里批给每人每天五角伙食补助。铁姑娘们没要，只带去高粱米，买了一斤盐、一斤咸菜、一捆青菜。听说省里有地方闹了灾，他们踊跃缴售余粮，都说：“想想头几年咱闹饥荒，还不是政府把粮食给咱送家门口来，现在咱小于庄有余了，可不能把良心往胳肢窝里掖。”五年来，别看村子小，缴公粮和售出的余粮二十多万斤。他们把灾区寄养的牲口喂得膘肥毛亮。秀敏外出开会，打扮得头是头，脚是脚；回家新衣服一扒，就下地。干起活来，浑身劲头都上来了，狼狼虎虎嘁嚓咔嚓，完全一副贫农女儿的本色。

我看着秀敏说：“我在天津听见你和燕子、侯隽……在省团代会的讲话录音了。说得又朴实又有劲。我很感动。”她又冲我蹙蹙鼻子。

这时秀敏的妹子秀香撩帘进来，招呼过我，就问她妈：“我那《愚公移山》哪？”大娘掀起柜，把一本毛主席著作的单行本递给秀香，看着她走出去的背影对我说：“这不，小一号的都续上了，秀香、蓉儿、小芬……都绑钉着学，绑钉着干哪！”

我问：“大娘，登您闺女相片那份报您瞧了没有？头发剪短了，像个人了。”

大娘说：“我不瞧那个。别人夸，外头夸，那是树旗儿。扎花绣朵也得替个样儿，万事总有个打头儿的。姐当面可别夸她，家里不兴夸！看夸裂了，更该自愿撒娇了。”

“打哪儿冒出个自愿撒娇？”秀敏从门后抄起根扎枪来，“那叫骄傲自满。我的妈，人家着急还来不及哪。”说着，拉着我手走到当院，揭开覆雪的窖帘，探进枪去扎了个“心里美”大萝卜上来。嗬，这一窖的白菜、萝卜、白薯……

“今儿不给你号饭，就在家吃饺子，我给你浇几个糖醋白菜心。吃

完饭，上俱乐部参加我们青年科学技术研究站的成立会。”

晚上，因为我串了几家门儿，到俱乐部晚了些。庆云已经在宣读侯隽的向科学进军的“战表”了。村里年轻人都在，还有支书、老农都参加了。看来是秀敏在主持会议。可是她也没个主席位置。她一会儿蹲在炉火前，一会儿坐在桌子上，一会儿站在窗前往外看。

我看着秀敏和她的战友：原先那最爱哭的玛瑙，得了个外号叫“小精细”，人家说她心里有十七颗钻，啥要紧事托给她，都不会误。为了搞好生产，她永远像一只自动小闹表。她的心比玛瑙还红，她是新社会的宝，党的宝。

珍儿，早先像圆木作里没旋对尺寸的小人儿，哪儿哪儿都又圆又细。如今人称“劲大力”了。挖河抬土啥的，别人一趟六七锨，她非让装上十来锨不走。

庆云外号最多，有叫“智多星”，有叫“主意疙瘩”，仔细算算，铁姑娘队的大事，她拿主意的居多。说她是铁姑娘队的“女政委”最恰当不过。小于庄的年轻人，就好像牢固的经线，秀敏就是那穿梭的纬线，她从中央、省、县、公社的党团组织带回金色的理想，五彩的前途，织呀，织呀，永远织不完。

会上，从北京来的高中毕业女学生侯隽，代表豆桥全体青年社员，向铁姑娘队挑战，说要在秋天把科学实验成果送给小于庄。

接过“战表”，该秀敏说话了。她现在可以一目十行地看人家的挑战书了。可是她没看。却像是心事重重一本正经地问：“眼下就要过年啦，咱村还有困难户没有？大伙儿想着报一报。”

珍儿笑说：“你这主席扯哪儿去了。这不家家都明灯亮火剁馅和面呢嘛。您老别走题儿。”把大伙儿都逗笑了。

秀敏点点头，接着说：“咱们还记得老一辈人说的那事吗？有一年也是快过年了，也下大雪，地主老财拿七块高粱饼子换走了咱三个姑姑。”秀敏的语音有点发涩了，炉子里的煤火噼啪地爆响着。“可现在咱们吃的穿的缺哪样呢？哪样也不缺。”她的声音一下子又亮堂起来：“可是咱们不是光为了这个活着！”这时候，她才把那张“战表”举起来一拍打，说：“我说同志们，好兄弟，好姐妹。祖国各地好样的青年，有的

跑在咱们前头十万八千里，有的紧撵脚后跟。现在，豆桥要给咱小于庄送成果，这是人家的共产主义风格。咱们咋的？咱小于庄青年人，听党的话过五关斩六将闯过来了，如今能让科学这玩意儿把道儿给截住？眼看人家攀高峰，咱们在下边背阴里凉快着？想想老过去，想想‘三分之二’，咱们是撂台？还是拿出‘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劲头来！咱们今儿就讨论讨论这个题儿。”于是又一根耀眼的丝线穿进小于庄年轻人的生活里来。

回家时已很晚了。大娘还没睡，早给我们铺好了被，炕当间挤着张小桌，大娘知道我夜里要写稿。

大娘指使秀敏：“那洋油瓶子你撂哪儿啦？给姐把灯灌满了。”

“啥？”

“叫你灌洋油。”

“啥？”

“这丫头聋了咋的？”

“咱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使洋油。”

大娘拍腿笑起来：“可不是，大姐，刚听了报告又忘了。这闺女就会捉我的短。反正快来电啦。你甭以为比妈啥都知道多，要说大学解放军，我们老奶奶组都说，还要认着那老八路的脚印走哪，为了‘三分之二’谁也不能含糊了。”小于庄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流行的口头语。早先是“穷村赶富队”，后来是“建设社会主义”，如今又发展到“三分之二”了，就是要为了天下三分之二被压迫的人民，为了世界革命而奋斗。

大娘说着抓一把转日莲子，出屋在灶炕里炒好了，又掏出一盆红火，搁在我脚跟前，她们娘俩就都躺下了。

我铺下稿纸，端详着秀敏的睡脸。是谁给了这贫农的女儿以铁般顽强的意志和信念？我又怎样才能准确地勾画出这个党的亲女儿的形象？画出她那纯真的眼睛里火热的阶级感情？我该怎样记下和她相处的一切感受和启示？怎样改造自己缩短差距，才能探到她内心丰富的源泉？她

曾说过：“党说的每一句话我们都爱听，党让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我们都爱做。”只有党的嫡亲女儿，才能说出这样质朴动情的话，只有血管里流着无产阶级鲜红热血的共产党员，才会说出这样披肝沥胆的话。这样的女儿，为了党的事业，在战争年代可以冒枪林弹雨冲锋陷阵；可以面不改色卧敌人的铡刀。今天为了三大革命运动，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彻底胜利，党指向哪里，就攻向哪里，高举红旗，勇往直前……我试着写啊写的，我忘了时间，竟然也忘了自己是坐在炕头上。忽听得秀敏叫我：“姐！”我吓一跳。“怎么你还没睡着？”她两颊升火，两眼虎虎有神，问我：“你那安眠药我能吃吗？”我笑说：“怎么啦姑娘，你不一辈子用不着吗？想啥啦？”秀敏靠在方枕头上，用裸露的胳膊支着头说：“闹不清。这心里老一出一出地过戏，自己跟自己说话儿。”她从枕头底下把一份伙伴们拟好的“战表”递给我。那上边详细地写着小于庄青年今年秋天要送到司家庄邢燕子队的科学成果，建议的协作项目，以及有关种子、土壤、作物管理、除虫等试验措施和保证。

我把灯吹了，在她身边睡下。她心里过她的戏，我心里也过我的戏，谁也没跟谁说话。夜真静……

“赶明年再到咱村来……”

咦，不说都不说，要说两人一块儿说，还说一样的话，我们笑个没完。也闹不清是什么时候睡着了的。天才亮，我们就都起来了。秀敏向科学研究站的新任保管员张秀香（就是妹妹）领来钥匙。我们踏着下了一夜的厚厚的白雪，来到童话般的小屋。推开门，里边一屋子玻璃瓶、玻璃管、酒精灯、烧杯、显微镜、放大镜，满墙的科学挂图……我们轻手轻脚走进去。

秀敏说：“姐，你瞧这大老些。它们认得我，我不认得它们。我连这种子瓶是倒着搁正着搁都拿不准。”

初升的太阳，反射着雪白的大地，照进了小屋，一屋子的玻璃器皿，闪烁着奇异的严峻而热烈的光彩。秀敏举起一支测量仪，对着光仔细地察看。她咬咬嘴唇，说：“科学啊，你个小兔崽子。我不能让你扎了脚心，你可是捏在我的手里。”

在这座小村、这间小屋、这个小窗前，一个中国农村姑娘在测天量地，她看到了整个的世界。胜利属于永远革命的青年。

一九六三—一九六四年，从春天到春天

——原载于《人民文学》1964年第4期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穆青　冯健　周原

一九六二年冬天，正是豫东兰考县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二十万亩麦子，秋天淹坏了三十多万亩庄稼，盐碱地上有十万亩禾苗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年的最低水平。

就是在这样的关口，党派焦裕禄来到了兰考。

展现在焦裕禄面前的兰考大地，是一幅多么苦难的景象呵！横贯全境的两条黄河故道，是一眼看不到边的黄沙；片片内涝的洼窝里，结着青色的冰凌；白茫茫的盐碱地上，枯草在寒风中抖动。

困难，重重的困难，像一副沉重的担子，压在这位新到任的县委书记的双肩。但是，焦裕禄是带着《毛泽东选集》来的，是怀着改变兰考灾区面貌的坚定决心来的。在这个贫农出身的共产党员看来，这里有三十六万勤劳的人民，有烈士们流鲜血解放出来的九十多万亩土地。只要加强党的领导，一时有天大的艰难，也一定要杀出条路来。

第二天，当大家知道焦裕禄是新来的县委书记时，他已经下乡了。

他到灾情最重的公社和大队去了。他到贫下中农的草屋里、到饲养棚里、到田边地头，去了解情况、观察灾情去了。他从这个大队到那个大队，他一路走，一路和同行的干部谈论。见到沙丘，他说：“栽上树，岂不是成了一片好绿林！”见到涝洼窝，他说：“这里可以栽苇、种蒲、养鱼。”见到碱地，他说：“治住它，把一片白变成一片青！”转了一圈回到县委，他向大家说：“兰考是个大有作为的地方，问题是要干，要革命。兰考是灾区，穷，困难多，但灾区有个好处，它能锻炼人的革命意志，培养人的革命品格。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

焦裕禄的话，说得大家心里热乎乎的。大家议论说，新来的县委书记看问题高人一着棋，他能从困难中看到希望，能从不利条件中看到有利因素。

“关键在于县委领导核心的思想改变”

连年受灾的兰考，整个县上的工作，几乎被发统销粮、贷款、救济棉衣、烧煤所淹没了。有人说县委机关实际上变成了一个供给部。那时候，很多群众等待救济，一部分干部被灾害压住了头，对改变兰考面貌缺少信心，少数人甚至不愿意留在灾区工作。他们害怕困难，更害怕犯错误……

焦裕禄想：“群众在灾难中两眼望着县委，县委挺不起腰杆，群众就不能充分发动起来。‘干部不领，水牛掉井’，要想改变兰考的面貌，必须首先改变县委的精神状态。”

夜，已经很深了，焦裕禄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披上棉衣，找县委副书记张钦礼谈心去了。

在这么晚的时候，张钦礼听见叩门声，吃了一惊。他迎进焦裕禄，连声问：“老焦，出了啥事？”

焦裕禄说：“我想找你谈谈。你在兰考十多年了，情况比我熟，你说，改变兰考面貌的主要问题在哪里？”

张钦礼沉思了一下，回答说：“在于人的思想的改变。”

“对。”焦裕禄说，“但是，应该在思想前面加两个字：领导。眼前关键在于县委领导核心的思想改变。没有抗灾的干部，就没有抗灾的群众。”

两个人谈得很久，很深，一直说到后半夜。他们的共同结论是，除“三害”首先要除思想上的病害；特别是要对县委的干部进行抗灾的思想教育。不首先从思想上把人们武装起来，要想完成除“三害”斗争，将是不可能的。

严冬，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焦裕禄召集在家的县委委员开会。人们到齐后，他并没有宣布议事日程，只说了一句：“走，跟我出去一

趟。”就领着大家到火车站去了。

当时，兰考车站上，北风怒号，大雪纷飞。车站的屋檐下，挂着尺把长的冰柱。国家运送兰考灾民前往丰收地区的专车，正从这里飞驰而过。也还有一些灾民，穿着国家救济的棉衣，蜷缩在货车上，拥挤在候车室里……

焦裕禄指着他们，沉重地说：“同志们，你们看，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是灾荒逼迫他们背井离乡的，不能责怪他们，我们有责任。党把这个县三十六万群众交给我们，我们不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

他没有再讲下去，所有的县委委员都沉默着低下了头，这时有人才理解，为什么焦裕禄深更半夜领着大家来看风雪严寒中的车站。

从车站回到县委，已经是半夜时分了，会议这时候才正式开始。

焦裕禄听了大家的发言，最后说：“我们经常口口声声说要为人民服务，我希望大家能牢记着今晚的情景，这样我们就会带着阶级感情，去领导群众改变兰考的面貌。”

紧接着，焦裕禄组织大家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文章，鼓舞大家的革命干劲，勉励大家像张思德、白求恩那样工作。

以后，焦裕禄又专门召开了一次常委会，回忆兰考的革命斗争史。在残酷的武装斗争年代，兰考县的干部和人民，同敌人英勇搏斗，前仆后继。有一个区，曾经在一个月内有九个区长为革命牺牲。烈士马福重被敌人剖腹后，肠子被拉出来挂在树上。……焦裕禄说：“兰考这块地方，是同志们用鲜血换来的。先烈们并没有因为兰考人穷灾大，就把它让给敌人，难道我们就不能在这里战胜灾害？”

一连串的阶级教育和思想斗争，使县委领导核心，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站起来了。他们打掉了在自然灾害面前束手无策、无所作为的懦夫思想，从上到下坚定地树立了自力更生消灭“三害”的决心。不久，在焦裕禄的倡议和领导下，一个改造兰考大自然的蓝图被制订出来。这个蓝图规定在三五年内，要取得治沙、治水、治碱的基本胜利，改变兰考的面貌。这个蓝图经过县委讨论通过后，报告了中共开封地委，焦裕禄

在报告上，又着重加了几句：

“我们对兰考的一草一木都有深厚的感情。面对着当前严重的自然灾害，我们有革命的胆略，坚决领导全县人民，苦战三五年，改变兰考的面貌。不达目的，我们死不瞑目。”

这几句话，深切地反映了当时县委的决心，也是兰考全党在上级党组织面前，一次庄严的宣誓。直到现在，它仍然深深地刻在县委所有同志的心上，成为鞭策他们前进的力量。

“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

焦裕禄深深地了解，理想和规划并不等于现实，这涝、沙、碱三害，自古以来害了兰考人民多少年呵！今天，要制伏“三害”，要把它们从兰考土地上像送瘟神一样驱走，必须进行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付出高昂的代价。

他想，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不管做什么工作，必须首先了解情况，进行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要想战胜灾害，单靠一时的热情，单靠主观愿望，事情断然是办不好的。即使硬干，也要犯毛主席早已批评过的“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的错误。要想战胜灾害，必须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详尽地掌握灾害的底细，了解灾害的来龙去脉，然后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部署。

他下决心要把兰考县一千八百平方公里土地上的自然情况摸透，亲自去掂一掂兰考的“三害”究竟有多大分量。

根据这一想法，县委先后抽调了一百二十个干部、老农和技术员，组成一支三结合的“三害”调查队。在全县展开了大规模的追洪水、查风口、探流沙的调查研究工作。焦裕禄和县委其他领导干部，都参加了这场战斗。那时候，焦裕禄正患着慢性的肝病，许多同志担心他在大风大雨中奔波，会加剧病情的发展，劝他不要参加，但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同志们的劝告，他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他不愿意坐在办公室里依靠别人的汇报来进行工作，说完就背着干粮，拿起雨伞和大家一起出发了。

每当风沙最大的时候，也就是他带头下去查风口、探流沙的时候，雨最大的时候，也就是他带头下去冒雨涉水、观看洪水流势和变化的时

候。他认为这是掌握风沙、水害规律最有利的时机。为了弄清一个大风口、一条主干河道的来龙去脉，他经常不辞劳苦地跟着调查队，追寻风沙和洪水的去向，从黄河故道开始，越过县界、省界，一直追到沙落尘埃，水入河道，方肯罢休。在这场艰苦的斗争中，县委书记焦裕禄简直变成一个满身泥水的农村“脱坯人”了。他和调查队的同志们经常在截腰深的水里吃干粮，有时夜晚蹲在泥水处歇息……

有一次，焦裕禄从杞县阳堌公社回县的路上，遇到了白帐子猛雨。大雨下了七天七夜，全县变成了一片汪洋。焦裕禄想：“嗬，洪水呀，等还等不到哩，你自己送上门来了。”他回到县里后，连停也没有停，就带着办公室的三个同志出发了。眼前只有水，哪里有路？他们靠着各人手里的一根棍，探着，走着。这时，焦裕禄突然感到一阵阵肝痛，时时弯下身子用左手按着肝部。三个青年恳求着说：“你回去休息吧。把任务交给我们，我们保证按照你的要求完成任务。”焦裕禄没有同意，继续一路走，一路工作着。

他站在洪水激流中，同志们为他撑了伞，他画了一张又一张水的流向图。等他们赶到金营大队，支部书记李广志看见焦裕禄就吃惊地问：“一片汪洋大水，您是咋来的？”焦裕禄抡着手里的棍子说：“就坐这条船来的。”李广志让他休息一下，他却拿出自己画的图来，一边指点着，一边滔滔不绝地告诉李广志，根据这里的地形和水的流势，应该从哪里到哪里开一条河，再从哪里到哪里挖一条支沟……这样，就可以把这几个大队的积水，统统排出去了。李广志听了非常感动，他没有想到焦裕禄同志的领导工作，竟这样的深入细致！到吃饭的时候了，他要给焦裕禄派饭，焦裕禄说：“雨天，群众缺烧的，不吃啦！”说着就又向风雨中走去。

送走了风沙滚滚的春天，又送走了雨水集中的夏季，调查队在风里、雨里、沙窝里、激流里度过了一个月又一个月，方圆跋涉了五千余里，终于使县委抓到了兰考“三害”的第一手资料。全县有大小风口八十四个，经调查队一个个查清，编了号、绘了图；全县有大小沙丘一千六百个，也一个个经过丈量，编了号，绘了图；全县的千河万流，淤塞的河渠，阻水的路基、涵闸……也调查得清清楚楚，绘成了详细的排涝泄洪图。

这种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使县委基本上掌握了水、沙、碱发生、发展的规律。几个月的辛苦奔波，换来了一整套又具体又详细的资料，把全县抗灾斗争的战斗部署，放在一个更科学更扎实的基础之上。大家都

觉得方向明，信心足，无形中增添了不少的力量。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夜已经很深了，阵阵的肝痛和县委工作沉重的担子，使焦裕禄久久不能入睡。他的心在想着兰考县的三十六万人和二千五百七十四个生产队。抗灾斗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觉悟也有高有低，怎样才能把毛泽东思想红旗高高举起？怎样才能充分调动起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怎样才能更快地在全县范围内开展轰轰烈烈的抗灾斗争？……

焦裕禄在苦苦思索着。

他披衣起床，重又翻开《毛泽东选集》。在多年的工作中，焦裕禄已养成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习惯，他从毛主席的著作中汲取了无穷的智慧和力量。县委开会，他常常在会前朗读毛主席著作中的有关章节。无论在办公室，或下乡工作，他总要提着一个布兜儿，装上《毛泽东选集》带在身边。每次遇到工作中的困难，他都认真地向毛主席的著作请教，严格地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办。他曾对县委的同志们介绍自己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方法，叫作“白天到群众中调查访问，回来读毛主席著作，晚上‘过电影’，早上记笔记。”他所说的“过电影”，主要是指联系实际来思考问题。他说：“无论学习或工作，不会‘过电影’那是不行的。”

现在，全县抗灾斗争的情景，正像一幕幕的电影活动在他的脑海里，他带着一连串的问题，去阅读毛主席《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那篇文章。目光停在那几行金光闪耀的字上：

“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

“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

毛主席的话给了他很大的力量，眼前一下子豁亮起来。他决定发动县委领导同志再到贫下中农中间去。他自己更是经常住在老贫农的草庵子里，蹲在牛棚里，跟群众一起吃饭，一起劳动。他带着高昂的革命激情和对群众的无限信任，在广大贫下中农间询问着、倾听着、观察着，他听到许多贫下中农要求“翻身”、要求革命的呼声。看到许多队自力更

生、奋发图强对“三害”斗争的革命精神。他在群众中学到了不少治沙、治水、治碱的办法，总结了不少可贵的经验。群众的智慧，使他受到极大的鼓舞，也更加坚定了他战胜灾害的信心。

韩村是一个只有二十七户人家的生产队。一九六二年秋天遭受了毁灭性的涝灾，每人只分到了十二两红高粱穗。在这样严重的困难面前，生产队的贫下中农提出，不向国家伸手，不要救济粮、救济款，自己割草卖草养活自己。他们说：摇钱树，人人有，全靠自己一双手。不能支援国家，心里就够难受了，决不能再拖国家的后腿。就在这年冬天，他们割了二十七万斤草，养活了全体社员，养活了八头牲口，还修理了农具，买了七辆架子车。

秦寨大队的贫下中农社员，在盐碱地上刮掉一层皮，从下面深翻出好土，盖在上面。他们大干深翻地的时候，正是最困难的一九六三年夏季。他们说：“不能干一天干半天，不能翻一锹翻半锹，用蚕吃桑叶的办法，一口口啃，也要把这碱地啃翻个个儿。”

赵垛楼的贫下中农在七季基本绝收以后，冒着倾盆大雨，挖河渠，挖排水沟，同暴雨内涝搏斗。一九六三年秋天，这里一连九天暴雨，他们却夺得了好收成，卖了八万斤余粮。

双杨树的贫下中农在农作物基本绝收的情况下，雷打不散，社员们兑鸡蛋卖猪，买牲口买种子，坚持走集体经济自力更生的道路，社员们说：“穷，咱穷到一块儿；富，咱也富到一块儿。”

韩村，秦寨，赵垛楼，双杨树，广大贫下中农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使焦裕禄十分激动。他认为这就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的贫下中农革命精神的好榜样。他在县委会议上，多少次讲述了这些先进典型的重大意义，并亲自总结了它们的经验。他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应该把群众中这些可贵的东西，集中起来，再坚持下去，号召全县社队向他们学习。”

一九六三年九月，县委在兰考冷冻厂召开了全县大小队干部的盛大集会，这是扭转兰考局势的大会，是兰考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一次誓师大会。会上，焦裕禄为韩村、秦寨、赵垛楼、双杨树的贫下中农鸣锣开道，请他们到主席台上，拉他们到万人之前，大张旗鼓地表扬他们的革命精神。他把群众中这些革命的东西，集中起来，总结为四句话：“韩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垛楼的干劲，双杨树的道路。”他

说：这就是兰考的新道路！是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道路！他大声疾呼，号召全县人民学习这四个样板，发扬他们的革命精神，在全县范围内锁住风沙，制伏洪水，向“三害”展开英勇的斗争！

这次大会在兰考抗灾斗争的道路上，是一个伟大的转折。它激发了群众的革命豪情，鼓舞了群众的革命斗志，有力地推动了全县抗灾斗争的发展。它使韩村等四个榜样的名字传遍了兰考；它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兰考三十六万群众的心目中，高高地升起！

从此，兰考人民的生活中多了两个东西，这就是县委和县人委发出的“奋发图强的嘉奖令”和“革命硬骨头队”的命名书。

“当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共产党员要出现在群众面前”

就在兰考人民对涝、沙、碱三害全面出击的时候，一场比过去更加严重的灾害又向兰考袭来。一九六三年秋季，兰考县一连下了十三天雨，雨量达二百五十毫米。大片大片的庄稼汪在洼窝里，渍死了。全县有十一万亩秋粮绝收，二十二万亩受灾。

焦裕禄和县委的同志们全力投入了生产救灾。

那是个冬天的黄昏。北风越刮越紧，雪越下越大。焦裕禄听见风雪声，倚在门边望着风雪发呆。过了会儿，他又走回来，对办公室的同志们严肃地说：“在这大风大雪里，贫下中农住得咋样？牲口咋样？”接着他要求县委办公室立即通知各公社做好几件雪天工作。他说：“我说，你们记记。第一、所有农村干部必须深入到户，访贫问苦，安置无屋居住的人，发现断炊户，立即解决。第二、所有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必须深入牛屋检查，照顾老弱病畜，保证不许冻坏一头牲口。第三、安排好室内副业生产。第四、对于参加运输的人畜，凡是被风雪隔在途中的，在哪个大队的范围，由哪个大队热情招待，保证吃得饱，住得暖。第五、教育全党，在大雪封门的时候，到群众中去，和他们同甘共苦。最后一条，把检查执行的情况迅速报告县委。”办公室的同志记下他的话，立即用电话向各公社发出了通知。

这天，外面的大风雪刮了一夜。焦裕禄的房子里，电灯也亮了一夜。

第二天，窗户纸刚刚透亮，他就挨门把全院的同志们叫起来开会。

焦裕禄说：“同志们，你们看，这场雪越下越大，这会给群众带来很多困难，在这大雪拥门的时候，我们不能坐在办公室里烤火，应该到群众中间去。共产党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的面前，在群众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关心群众，帮助群众。”

简短的几句话，像刀刻的一样刻在每一个同志的心上。有人眼睛湿润了，有人有多少话想说也说不出来了。他们的心飞向冰天雪地的茅屋去了。大家立即带着救济粮款，分头出发了。

风雪铺天盖地而来。北风响着尖厉的哨音，积雪有半尺厚。焦裕禄迎着大风雪，什么也没有披，火车头帽子的耳巴在风雪中忽闪着。那时，他的肝痛常常发作，有时痛得厉害，他就用一支钢笔硬顶着肝部。现在他全然没想到这些，带着几个年轻小伙子，踏着积雪，一边走，一边高唱《南泥湾》。他问青年人看过《万水千山》这个电影没有？他说：“你们看，眼前多么像《万水千山》里的一个镜头呵！”

这一天，焦裕禄没烤群众一把火，没喝群众一口水。风雪中，他在九个村子，访问了几十户生活困难的老贫农。在梁孙庄，他走进一个低矮的柴门。这里住的是一双无依无靠的老人。老大爷有病躺在床上，老大娘是个瞎子。焦裕禄一进屋，就坐在老人的床头，问寒问饥。老大爷问他是谁？他说：“我是您的儿子。”老人问他大雪天来干啥？他说：“毛主席叫我来看望您老人家。”老大娘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用颤抖的双手上上下下摸着焦裕禄。老大爷眼里噙着泪说：“解放前，大雪封门，地主来逼租，撵得我蹿人家的房檐，住人家的牛屋。”焦裕禄安慰老人说：“如今印把子抓在咱手里，兰考受灾受穷的面貌一定能够改过来。”

就是在这次雪天送粮当中，焦裕禄也看到和听到了许多贫下中农极其感人的故事。谁能够想到，在毁灭性的涝灾面前，竟有那么一些生产队，两次三番退回国家送给他们的救济粮、救济款。他们说：把救济粮、救济款送给比我们更困难的兄弟队吧，我们自己能想办法养活自己！

焦裕禄心里多么激动呵！他看到毛泽东思想像甘露一样滋润了兰考人民的心，党号召的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硬骨头精神，已经变成千千万万群众敢于同天抗、同灾斗的物质力量了。

有了这种精神，在兰考人民面前还有什么天大的灾害不能战胜！

“县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

焦裕禄常说，县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要把县委这个“班”带好，必须使这“一班人”思想齐、动作齐。而要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就必须用毛泽东思想挂帅。

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县人委有一位从丰收地区调来的领导干部，提出了一个装潢县委和县人委领导干部办公室的计划。连桌子、椅子、茶具，都要换一套新的。为了好看，还要把城里一个污水坑填平，上面盖一排房子。县委多数同志激烈地反对这个计划。也有人问：“钱从哪里来？能不能花？”这位领导干部管财政，他说：“花钱我负责。”

但是，焦裕禄提了一个问题：

“坐在破椅子上不能革命吗？”他接着说明了自己的意见：

“灾区面貌没有改变，还大量吃着国家的统销粮，群众生活很困难。富丽堂皇的事，不但不能做，就是连想也很危险。”

后来，焦裕禄找这位领导干部谈了几次话，帮助他认识错误。焦裕禄对他说：兰考是灾区，比不得丰收区。即使是丰收区，你提的那种计划，也是不应该做的。焦裕禄劝这位领导干部到贫下中农家里去住一住，到贫下中农中间去看一看。去看看他们想的是什么，做的是什么。焦裕禄作为县委的“班长”，他从来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他对同志们要求非常严格，但他要求得入情入理，叫你自己从内心里生出改正错误的力量。不久以后，这位领导干部认识了错误，自己收回了那个“建设计划”。

有一位公社书记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当时，县委开会，多数委员主张处分这位同志。但焦裕禄经过再三考虑，提出暂时不要给他处分。焦裕禄说，这位同志是我们的阶级弟兄，他犯了错误，给他处分固然是必要的；但是，处分是为了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当前改变兰考面貌，是一个艰巨的斗争，不如派他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考验他、锻炼他，给他以改正错误的机会，让他为党的事业出力，这样不是更好吗？

县委同意了焦裕禄的建议，决定派这个同志到灾害严重的赵垛楼去蹲点。这位同志临走时，焦裕禄把他请来，严格地提出批评，亲切地提出希望，最后焦裕禄说：“你想想，当一个不坚强的战士，当一个忘了群众利益的共产党员，多危险，多可耻呵！先烈们为解放兰考这块地方，能付出鲜血、生命；难道我们就不能建设好这个地方？难道我们能在自然灾害面前当怕死鬼？当逃兵？”

焦裕禄的话，一字字、一句句都紧紧扣住这位同志的心。这话的分量比一个最重的处分决定还要沉重，但这话也使这位同志充满了战斗的激情。阶级的情谊，革命的情谊，党的温暖，在这位犯错误的同志的心中激荡着，他满眼流着泪，说：“焦裕禄同志，你放心……”

这位同志到赵垛楼以后，立刻同群众一道投入了治沙治水的斗争。他发现群众的生活困难，提出要卖掉自己的自行车，帮助群众，县委制止了他，并且指出，当前最迫切的问题，是从思想上武装赵垛楼的社员群众，领导他们起来，自力更生进行顽强的抗灾斗争，一辆自行车是不能解决什么问题的。后来，焦裕禄也到赵垛楼去了。他关怀赵垛楼的两千来个社员群众，他也关怀这位犯错误的阶级弟兄。

就在这年冬天，赵垛楼为害农田多年的二十四个沙丘，被社员群众用沙底下的黄胶泥封盖住了。社员们还挖通了河渠，治住了内涝。这个一连七季吃统销粮的大队，一季翻身，卖余粮了。

也就在赵垛楼大队“翻身”的这年冬天，那位犯错误的同志，思想上也翻了个个儿。他在抗灾斗争中，身先士卒，表现得很英勇。他没有辜负党和焦裕禄对他的期望。

焦裕禄，出生在山东淄博一个贫农家里，他的父亲在解放前就被国民党反动派逼迫上吊自杀了。他从小逃过荒，给地主放过牛，扛过活，还被日本鬼子抓到东北挖过煤。他带着家仇、阶级恨参加了革命队伍，在部队、农村和工厂里做过基层工作。从参加革命一直到当县委书记以后，他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他常常开襟解怀，卷着裤管，朴朴实实地在群众中间工作、劳动。贫农身上有多少泥，他身上有多少泥。他穿的袜子，补了又补，他爱人要给他买双新的，他说：“跟贫下中农比一比，咱穿的就不错了。”夏天，他连凉席也不买，只花四毛钱买一条蒲席铺。

有一次，他发现孩子很晚才回家去。一问，原来是看戏去了。他问

孩子：“哪里来的票？”孩子说：“收票叔叔向我要票，我说没有。叔叔问我是谁？我说焦书记是我爸爸。叔叔没有收票就叫我进去了。”焦裕禄听了非常生气，当即把一家人叫来训了一顿，命令孩子立即把票钱如数送给戏院。接着，又建议县委起草了一个通知，不准任何干部特殊化，不准任何干部和他们的子弟“看白戏”……

“焦裕禄是我们县委的好班长，好榜样。”

“在焦裕禄领导下工作，方向明，信心大，敢于大作大为，心情舒畅，就是累死也心甘。”

焦裕禄的战友这样说，反对过他的人这样说，犯过错误的人也这样说。

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

县委一位副书记在乡下患感冒，焦裕禄几次打电话，要他回来休息；组织部一位同志有慢性病，焦裕禄不给他分配工作，要他安心疗养；财委一位同志患病，焦裕禄多次催他到医院检查……焦裕禄的心里，装着全体党员和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

一九六四年春天，正当党领导着兰考人民同涝、沙、碱斗争胜利前进的时候，焦裕禄的肝病也越来越重了。很多人都发现，无论开会、作报告，他经常把右脚踩在椅子上，用右膝顶住肝部。他棉袄上的第二和第三个扣子是不扣的，左手经常揣在怀里。人们留心观察，原来他越来越多地用左手按着时时作痛的肝部，或者用一根硬东西顶在右边的椅靠上。日子久了，他办公室的藤椅上，右边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他对自己的病，是从来不在意的。同志们问起来，他才说他对肝痛采取了一种压迫止疼法。县委的同志们劝他疗养，他笑着说：“病是个欺软怕硬的东西，你压住他，他就不欺侮你了。”焦裕禄暗中忍受了多大痛苦，连他的亲人也不清楚。他真是全心全意投到改变兰考面貌的斗争中去了。

焦裕禄到地委开会，地委负责同志劝他住院治疗，他说：“春天要安排一年的工作，离不开！”没有住。地委给他请来一位有名的中医诊断，开了药方，因为药费很贵，他不肯买。他说：“灾区群众生活很困难，花这么多钱买药，我能吃得下吗？”县委的同志背着他去买来三剂，勉强让他服了，但他执意不再服第四剂。

那天，县委办公室的干部张思义和他一同骑自行车到三义寨公社去。走到半路，焦裕禄的肝痛发作，痛得骑不动，两个人只好推着自行车慢慢走。刚到公社，大家看他气色不好，就猜出是他又发病了。公社的同志说：“休息一下吧。”他说：“谈你们的情况吧，我不是来休息的。”

公社的同志一边汇报情况，一边看着焦裕禄强按着肚子在作笔记。显然，他的肝痛得使手指发抖，钢笔几次从手指间掉了下来。汇报的同志看到这情形，忍住泪，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而他，故意做出神情自若的样子，说：

“说，往下说吧。”

一九六四年的三月，兰考人民的除“三害”斗争达到了高潮，焦裕禄的肝病也到了严重关头。躺在病床上，他的心潮汹涌澎湃，奔向那正在被改造着的大地。他满腔激情地坐到桌前，想动手写一篇文章，题目是：《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他铺开稿纸，拟好了四个小题目：一、设想不等于现实。二、一个落后地区的改变，首先是领导思想的改变。领导思想不改变，外地的经验学不进，本地的经验总结不起来。三、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四、精神原子弹——精神变物质。

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的焦裕禄，从兰考人民在抗灾斗争中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从兰考人民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精神中，已经预见到新兰考美好的未来。但是，文章只开了个头，病魔就逼他放下了手中的笔，县委决定送他到医院治病去了。

临行那一天，由于肝痛得厉害，他是弯着腰走向车站的。他是多么舍不得离开兰考呵！一年多来，全县一百四十九个大队，他已经跑遍了一百二十多个。他把整个身心，都交给了兰考的群众，兰考的斗争。正像一位指挥员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刻，离开炮火纷飞的前沿阵地一样，他从心底感到痛苦、内疚和不安。他不时深情地回顾着兰考城内的一切，他多么希望能很快地治好肝病，带着旺盛的精力回来和群众一块战斗呵！他几次向送行的同志们说，不久他就会回来的。在火车开动前的几分钟，他还郑重地布置了最后一项工作，要县委的同志好好准备材料，当他回来时，向他详细汇报抗灾斗争的战果。

“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开封医院把焦裕禄转到郑州医院，郑州医院又把他转到北京的医院。在这位钢铁般的无产阶级战士面前，医生们为他和肝痛斗争的顽强性格感到惊异。他们带着崇敬的心情站在病床前诊察，最后很多人含着眼泪离开。

那是个多么阴冷的日子呵！医生们开出了最后诊断书，上面写道：“肝癌后期，皮下扩散。”这是不治之症。送他去治病的赵文选同志，绝不相信这个诊断，人像傻了似的，一连声问道：“什么，什么？”医生说：“你赶紧送他回去，焦裕禄同志最多还有二十天时间。”

赵文选呆了一下，突然放声痛哭起来。他央告着说：

“医生，我求求你，我恳求你，请你把他治好，俺兰考是个灾区，俺全县人离不开他，离不开他呀！”

在场的人都含着泪。医生说：

“焦裕禄同志的工作情况，在他进院时，党组织已经告诉我们。癌症现在还是一个难题，不过，请你转告兰考县的群众，我们医务工作者，一定用焦裕禄同志同困难和灾害斗争的那种革命精神，来尽快攻占这个高峰。”

这样，焦裕禄又被转到郑州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

焦裕禄病危的消息传到兰考后，县上不少同志曾去郑州看望他。县上有人来看他，他总是不谈自己的病，先问县里的工作情况，他问张庄的沙丘封住了没有？问赵垛楼的庄稼淹了没有？问秦寨盐碱地上的麦子长得怎样？问老韩陵地里的泡桐树栽了多少？……

有一次，他特地嘱咐一个县委办公室的干部说：

“你回去对县委的同志说，叫他们把我没写完的文章写完；还有，把秦寨盐碱地上的麦穗拿一把来，让我看看！”

五月初，焦裕禄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了。在这种情况下，他的亲密战友、县委副书记张钦礼匆匆赶到郑州探望他。当焦裕禄用他那干瘦的手握着张钦礼，两只失神的眼睛充满深情地望着他时，张钦礼的泪珠禁不住一颗颗滚了下来。

焦裕禄问道：“听说豫东下了大雨，雨多大？淹了没有？”

“没有。”

“这样大的雨，咋会不淹？你不要不告诉我。”

“是没有淹！排涝工程起作用了。”张钦礼一面回答，一面强忍着悲痛给他讲了一些兰考人民抗灾斗争胜利的情况，安慰他安心养病，说兰考面貌的改变也许会比原来估计的更快一些。

这时候，张钦礼看到焦裕禄在全力克制自己剧烈的肝痛，一粒粒黄豆大的冷汗珠时时从他额头上浸出来。他勉强擦了擦汗，半晌，问张钦礼：

“我的病咋样？为什么医生不肯告诉我呢？”

张钦礼迟迟没有回答。

焦裕禄一连追问了几次，张钦礼最后不得不告诉他说：“这是组织上的决定。”

听了这句话，焦裕禄点了点头，镇定地说道：“呵，那我明白了……”

隔了一会儿，焦裕禄从怀里掏出一张自己的照片，颤颤地交给张钦礼，然后说道：“钦礼同志，现在有句话我不能不向你说了，回去对同志们说，我不行了，你们要领导兰考人民坚决地斗争下去。党相信我们，派我们去领导，我们是有信心的。我们是灾区，我死了，不要多花钱。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要求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张钦礼再也无法忍住自己的悲痛，他望着焦裕禄，鼻子一酸，几乎哭出声来。他带着泪告别了自己最亲密的阶级战友……

谁也没有料到，这就是焦裕禄同兰考县人民、同兰考县党组织的最后一别。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四日，焦裕禄同志不幸逝世了。那一年，他才四十二岁。

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中共河南省委和开封地委有两位负责同志守在他的床前。他对这两位上级党组织的代表断断续续地说出了最后一句话：“我……没有……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他死后，人们在他病榻的枕下，发现了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他没有死，他还活着

事隔一年，一九六五年的春天，兰考县几十个贫农代表和干部，专程来到焦裕禄的坟前。贫农们一看见焦裕禄的坟墓，就仿佛看见了他们的县委书记，看见了他们永远也不会忘记的那个人。

一年前，他还在兰考，同贫下中农一起，日夜奔波在抗灾斗争的前线。人们怎么会忘记，在那大雪封门的日子，他带着党的温暖走进了贫农的柴门；在那洪水暴发的日子，他拄着棍子带病到各个村庄察看水情。是他高举着毛泽东思想的红灯，照亮了兰考人民自力更生的道路；是他带领兰考人民扭转了兰考的局势，激发了人们的革命精神；是他喊出了“锁住风沙，制伏洪水”的号召；是他发现了贫下中农中革命的“硬骨头”精神，使之在全县发扬光大。……这一切，多么熟悉，多么亲切呵！谁能够想到，像他这样一个充满着革命活力的人，竟会在兰考人民最需要他的时候，离开了兰考的大地。

人们一个个含着泪站在他的坟前，一位老贫农泣不成声地说出了三十六万兰考人的心声：

“我们的好书记，你是活活地为俺兰考人民，硬把你给累死的呀。困难的时候你为俺贫农操心，跟着俺们受罪，现在，俺们好过了，全兰考翻身了，你却一个人在这里……”

这是兰考人民对自己的亲人、自己的阶级战友的痛悼，也是兰考人民对一位为他们的利益献出生命的共产党员的最高嘉奖。

焦裕禄去世后的这一年，兰考县的全体党员、全体人民，用眼泪和汗水灌溉了兰考大地。三年前焦裕禄倡导制订的改造兰考大自然的蓝图，经过三年艰苦努力，已经变成了现实。兰考，这个豫东历史上缺粮的县份，一九六五年粮食已经初步自给了。全县二千五百七十四个生产队，除三百来个队是棉花、油料产区外，其余的都陆续自给，许多队还

有了自己的储备粮。一九六五年，兰考县连续旱了六十八天，从一九六四年冬天到一九六五年春天，刮了七十二次大风，却没有发生风沙打死庄稼的灾害，十九万亩沙区的千百条林带开始把风沙锁住了。这一年秋天，连续下了三百八十四毫米暴雨，全县也没有一个大队受灾。

焦裕禄生前没有写完的那篇文章，由三十六万兰考人民在兰考大地上集体完成了。这是一篇人颜欢笑的文章，是一篇闪烁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兰考人民笑那起伏的沙丘“贴了膏药，扎了针”[1]，笑那滔滔洪水乖乖地归了河道，笑那老几辈连茅草都不长的老碱窝开始出现了碧绿的庄稼，笑那多少世纪以来一直压在人们头上的大自然的暴君，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不能再任意摆布人们的命运了。

焦裕禄虽然去世了，但他在兰考土地上播下的自力更生的革命种子，正在发芽成长，他带给兰考人民的毛泽东思想的红灯，愈来愈发出耀眼的光芒。他一心为革命、一心为群众的高贵品德，已成为全县干部和群众学习的榜样。这一切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已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推动着兰考人民在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大道上继续奋勇前进。兰考灾区面貌的改变，还只是兰考人民征服大自然的开始，在这场伟大的向大自然进军的斗争中，他们不仅要彻底摘掉灾区的帽子，而且决心不断革命，把大部分农田逐步改造成为旱涝保收的稳产高产田，逐步实现“上纲要”（达到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产量要求），“过长江”，建设社会主义新兰考。

焦裕禄同志，你没有辜负党的希望，你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你的任务，兰考人民将永远忘不了你。你不愧为毛泽东思想哺育成长起来的好党员，不愧为党的好干部，不愧为人民的好儿子！你是千千万万在严重自然灾害面前，巍然屹立的共产党员和贫下中农革命英雄形象的代表。你没有死，你将永远活在千万人的心里！

——原载于《人民日报》1996年2月7日

注释：

[1]这是焦裕禄生前总结兰考人民治沙经验说过的两句话。“贴了膏药”是指用翻淤压沙的办法把沙丘封住；“扎了针”是指在沙丘上种上树，把沙丘固定住。

小二黑结婚

一　神仙的忌讳

刘家峧有两个神仙，邻近各村无人不晓：一个是前庄上的二诸葛，一个是后庄上的三仙姑。二诸葛原来叫刘修德，当年做过生意，抬脚动手都要论一论阴阳八卦，看一看黄道黑道。三仙姑是后庄于福的老婆，每月初一、十五都要顶着红布摇摇摆摆装扮天神。

二诸葛忌讳“不宜栽种”，三仙姑忌讳“米烂了”。这里边有两个小故事：有一年春天大旱，直到阴历五月初三才下了四指雨。初四那天大家都抢着种地，二诸葛看了看历书，又掐指算了一下说：“今日不宜栽种。”初五日是端午，他历年就不在端午这天做什么，又不曾种；初六倒是个黄道吉日，可惜地干了，虽然勉强把他的四亩谷子种上了，却没有出够一半。后来直到十五才又下雨，别人家都在地里锄苗，二诸葛却领着两个孩子在地里补空子。邻家有个后生，吃饭时候在街上碰上二诸葛便问道：“老汉！今天宜栽种不宜？”二诸葛翻了他一眼，扭转头返回去了，大家就嘻嘻哈哈传为笑谈。

三仙姑有个女孩叫小芹。一天，金旺他爹到三仙姑那里问病，三仙姑坐在香案后唱，金旺他爹跪在香案前听。小芹那年才九岁，晌午做捞饭，把米下进锅里了，听见她娘哼哼得很中听，站在桌前听了一会儿，把做饭也忘了。一会儿，金旺他爹出去小便，三仙姑趁空子向小芹说：“快去捞饭！米烂了！”这句话却不料就叫金旺他爹听见，回去就传开了。后来有些好玩笑的人，见了三仙姑就故意问别人：“米烂了没有？”

二　三仙姑的来历

三仙姑下神，足足有三十年了。那时三仙姑才十五岁，刚刚嫁给于福，是前后庄上第一个俊俏媳妇。于福是个老实后生，不多说一句话，只会在地里死受。于福的娘早死了，只有个爹，父子两个一上了地，家里就只留下新媳妇一个人。村里的年轻人们觉着新媳妇太孤单，就慢慢自动地来跟新媳妇做伴，不几天就集合了一大群，每天嘻嘻哈哈，十分红火。于福他爹看见不像个样子，有一天发了脾气，大骂一顿，虽然把外人挡住了，新媳妇却跟他闹起来。新媳妇哭了一天一夜，头也不梳，脸也不洗，饭也不吃，躺在炕上，谁也叫不起来，父子两个没了办法。邻家有个老婆替她请了一个神婆子，在她家下了一回神，说是三仙姑跟上她了，她也哼哼唧唧自称吾神长吾神短，从此以后每月初一、十五就下起神来，别人也给她烧起香来求财问病，三仙姑的香案便从此设起来了。

青年们到三仙姑那里去，要说是去问神，还不如说是去看圣像。三仙姑也暗暗猜透大家的心事，衣服穿得更新鲜，头发梳得更光滑，首饰擦得更明，官粉搽得更匀，不由青年们不跟着她转来转去。

这是三十来年前的事。当时的青年，如今都已留下胡子，家里大半又都是子媳成群，所以除了几个老光棍，差不多都没有那些闲情到三仙姑那里去了。三仙姑却和大家不同，虽然已经四十五岁，却偏爱当个老来俏，小鞋上仍要绣花，裤腿上仍要镶边，顶门上的头发脱光了，用黑手帕盖起来，只可惜官粉涂不平脸上的皱纹，看起来好像驴粪蛋上下上了霜。

老相好都不来了，几个老光棍不能叫三仙姑满意，三仙姑又团结了一伙孩子们，比当年的老相好更多、更俏皮。

三仙姑有什么本领能团结这伙青年呢？这秘密在她女儿小芹身上。

三　小芹

三仙姑前后共生过六个孩子，就有五个没有成人，只落了一个女儿，名叫小芹。小芹当两三岁时候，就非常伶俐乖巧，三仙姑的老相好们，这个抱过来说是“我的”，那个抱起来说是“我的”，后来小芹长到五六岁，知道这不是好话，三仙姑教她说：“谁再这么说，你就说‘是你的姑姑’。”说了几回，果然没有人再提了。

小芹今年十八了，村里的轻薄人说，比她娘年轻时候好得多。青年小伙子们，有事没事，总想跟小芹说句话。小芹去洗衣服，马上青年们也都去洗；小芹上树采野菜，马上青年们也都去采。

吃饭时候，邻居们端上碗爱到三仙姑那里坐一会儿，前庄上的人来回一里路，也并不觉得远。这已经是三十年来的老规矩，不过小青年们也这样热心，却是近二三年来才有的事。三仙姑起先还以为自己仍有勾引青年的本领，日子长了，青年们并不真正跟她接近，她才慢慢看出门道来，才知道人家来了为的是小芹。

不过小芹却不跟三仙姑一样：表面上虽然也跟大家说说笑笑，实际上却不跟人乱来，近二三年，只是跟小二黑好一点。前年夏天，有一天前晌，于福去地，三仙姑去串门，家里只留下小芹一个人。金旺来了，嬉皮笑脸向小芹说：“这会儿可算是个空子吧？”小芹板起脸来说：“金旺哥！咱们以后说话要规矩些！你也是娶媳妇大汉了！”金旺撇撇嘴说：“咦！装什么假正经？小二黑一来管保你就软了！有便宜大家讨开点，没事；要正经除非自己锅底没有黑！”说着就拉住小芹的胳膊悄悄说：“不用装模作样了！”不料小芹大声喊道：“金旺！”金旺赶紧放手跑出来。一边还咄念道：“等得住你！”说着就悄悄溜走了。

四　金旺弟兄

提起金旺来，刘家峧没有人不恨他，只有他一个本家兄弟名叫兴旺跟他对劲。

金旺他爹虽是个庄稼人，却是刘家峧一只虎，当过几十年老社首，捆人打人是他的拿手好戏。金旺长到十七八岁，就成了他爹的好帮手，兴旺也学会了帮虎吃食，从此金旺他爹想要捆谁，就不用亲自动手，只要下个命令，自有金旺、兴旺代办。

抗战初年，汉奸敌探溃兵土匪到处横行，那时金旺他爹已经死了，金旺兴旺弟兄两个，给一支溃兵作了内线工作，引路绑票，讲价赎人，又做巫婆又做鬼，两头出面装好人。后来八路军来，打垮溃兵土匪，他两人才又回到刘家峧。

山里人本来就胆子小，经过几个月大混乱，死了许多人，弄得大家更不敢出头了。别的大村子都成立了村公所、各救会、武委会，刘家峧却除了县府派来一个村长以外，谁也不愿意当干部。不久，县里派人来刘家峧工作，要选举村干部，金旺跟兴旺两个人看出这又是掌权的机会，大家也巴不得有人愿干，就把兴旺选为武委会主任，把金旺选为村政委员，连金旺老婆也被选为妇救会主席，其他各干部，硬捏了几个老头子出来充数。只有青抗先队长，老头子充不得。兴旺看见小二黑这个小孩子漂亮好玩，随便提了一下名就通过了，他爹二诸葛虽然不愿，可是惹不起金旺，也没有敢说什么。

村长是外来的，对村里情形不十分了解，从此金旺、兴旺比以前更厉害了，只要瞒住村长一个人，村里人不论哪个都得由他两个调遣。这几年来，村里别的干部虽然调换了几个，而他两个却好像铁桶江山。大家对他两个虽是恨之入骨，可是谁也不敢说半句话，都恐怕扳不倒他们，自己吃亏。

五　小二黑

小二黑，是二诸葛的二小子，有一次反“扫荡”打死过两个敌人，曾得到特等射手的奖励。说到他的漂亮，那不只在刘家峧有名，每年正月扮故事，不论去到哪一村，妇女们的眼睛都跟着他转。

小二黑没有上过学，只是跟着他爹识了几个字。当他六岁时候，他爹就教他识字。识字课本既不是五经四书，也不是常识国语，而是从天干、地支、五行、八卦、六十四卦名等学起，进一步便学些《百中经》、《玉匣记》、《增删卜易》、《麻衣神相》、《奇门遁甲》、《阴阳宅》等书。小二黑从小就聪明，像那些算属相、卜六壬课、念大小流年或“甲子乙丑海中金”等口诀，不几天就都弄熟了，二诸葛也常把他引在人前卖弄。因为他长得伶俐可爱，大人们也都爱跟他玩；这个说：“二黑，算一算十岁属什么？”那个说：“二黑，给我卜一课！”后来二诸葛因为说“不宜栽种”误了种地，老婆也埋怨，大黑也埋怨，庄上人也都传为笑谈，小二黑也跟着这事受了许多奚落。那时候小二黑十三岁，已经懂得好歹了，可是大人们仍把他当成小孩来玩弄，好跟二诸葛开玩笑的，一到了家，常好对着二诸葛问小二黑道：“二黑！算算今天宜不宜栽种？”和小二黑年纪相仿的孩子们，一跟小二黑生了气，就连声喊道：“不宜栽种不宜栽种……”小二黑因为这事，好几个月见了人躲着走，从此就和他娘商量成一气，再不信他爹的鬼八卦。

小二黑跟小芹相好已经二三年了。那时候他才十六七，原不过在冬天夜长时候，跟着些闲人到三仙姑那里凑热闹，后来跟小芹混熟了，好像是一天不见面也不能行。后庄上也有人愿意给小二黑跟小芹做媒人，二诸葛不愿意，不愿意的理由有三：第一小二黑是金命，小芹是火命，恐怕火克金；第二小芹生在十月，是个犯月；第三是三仙姑的声名不好。恰巧在这时候彰德府来了一伙难民，其中有个老李带来个八九岁的小姑娘，因为没有吃的，愿意把姑娘送给人家逃个活命。二诸葛说是个便宜，先问了一下生辰八字，掐算了半天说：“千里姻缘使线牵。”就替小二黑收作童养媳。

虽然二诸葛说是千合适万合适，小二黑却不认账。父子俩吵了几

天，二诸葛非养不行，小二黑说：“你愿意养你就养着，反正我不要！”结果虽把小姑娘留下了，却到底没有说清楚算什么关系。

六　斗争会

金旺自从碰了小芹的钉子以后，每日怀恨，总想设法报一报仇。有一次武委会训练村干部，恰巧小二黑发疟疾没有去。训练完毕之后，金旺就向兴旺说：“小二黑是装病，其实是被小芹勾引住了，可以斗争他一顿。”兴旺就是武委会主任，从前也碰过小芹一回钉子，自然十分赞成金旺的意见，并且又叫金旺回去和自己的老婆说一下，发动妇救会也斗争小芹一番。金旺老婆现任妇救会主席，因为金旺好到小芹那里去，早就恨得小芹了不得。现在金旺回去跟她说要斗争小芹，这才是巴不得的机会，丢下活计，马上就去布置，第二天，村里开了两个斗争会，一个是武委会斗争小二黑，一个是妇救会斗争小芹。

小二黑自己没有错，当然不承认，嘴硬到底。兴旺就下命令，把他捆起来送交政权机关处理。幸而村长脑筋清楚，劝兴旺说：“小二黑发疟是真的，不是装病，至于跟别人恋爱，不是犯法的事，不能捆人家。”兴旺说：“他已是有了女人的。”村长说：“村里谁不知道小二黑不承认他的童养媳。人家不承认是对的：男不过十六女不过十五，不到订婚年龄。十来岁小姑娘，长大也不会来认这笔账。小二黑满有资格跟别人恋爱，谁也不能干涉。”兴旺没话说了，小二黑反要问他：“无故捆人犯法不犯？”经村长双方劝解，才算放了完事。

兴旺还没有离村公所，小芹拉着妇救会主席也来找村长，她一进门就说：“村长！捉贼要赃，捉奸要双，当了妇救会主席就不说理了？”兴旺见拉着金旺的老婆，生怕说出这事与自己有关，赶紧溜走。后来村长问了问情由，费了好大一会儿唇舌，才给她们调解开。

七　三仙姑许亲

两个斗争会开过以后，事情包也包不住了，小二黑也知道这事是合理合法的了，索性就跟小芹公开商量起来。

三仙姑却着了急。她跟小芹虽是母女，近几年来却不对劲。三仙姑爱的是青年们，青年们爱的是小芹。小二黑这个孩子，在三仙姑看来好像鲜果，可惜多一个小芹，就没了自己的份儿。她本想早给小芹找个婆家推出门去，可是因为自己声名不正，差不多都不愿意跟她结亲。开罢斗争会以后，风言风语都说小二黑要跟小芹自由结婚，她想要真是那样的话，以后想跟小二黑说句笑话都不能了，那是多么可惜的事，因此托东家求西家要给小芹找婆家。

“插起招军旗，就有吃粮人。”有个吴先生是在阎锡山部下当过旅长的退职军官，家里很富，才死了老婆。他在奶奶庙大会上见过小芹一面，愿意续她，媒人向三仙姑一说，三仙姑当然愿意。不几天过了礼帖，就算定了，三仙姑以为了却一宗心事。

小芹已经和小二黑商量得差不多了，如何肯听她娘的话？过礼那一天，小芹跟她娘闹起来，把吴先生送来的首饰绸缎扔下一地。媒人走后，小芹跟她娘说：“我不管！谁收了人家的东西谁跟人家去！”

三仙姑愁住了，睡了半天，晚饭以后，说是神上了身，打了两个呵欠就唱起来。她起先责备于福管不了家，后来说小芹跟吴先生是前世姻缘，还唱些什么“前世姻缘由天定，不顺天意活不成……”于福跪在地下哀求，神非教他马上打小芹一顿不可。小芹听了这话，知道跟这个装神弄鬼的娘说不出什么道理来，干脆躲了出去，让她娘一个人胡说。

小芹一个人悄悄跑到前庄上去找小二黑，恰在路上碰上小二黑去找她，两个就悄悄拉着手到一个大窑里去商量对付三仙姑的法子。

八　拿双

小芹把她娘怎样主婚怎样装神，唱些什么，从头至尾细细向小二黑说了一遍，小二黑说："不用理她！我打听过区上的同志，人家说只要男女本人愿意，就能到区上登记，别人谁也做不了主……"说到这里，听见外边有脚步声，小二黑伸出头来一看，黑影里站着四五个人，有一个说："拿双拿双！"他两人都听出是金旺的声音，小二黑起了火，大叫道："拿？没有犯了法！"兴旺也来了，下命令道："捉住捉住！我就看你犯法不犯法，给你操了好几天心了！"小二黑说："你说去哪里咱就去哪里，到边区政府你也不能把谁怎么样！走！"兴旺说："走？便宜了你！把他捆起来！"小二黑挣扎了一会儿，无奈没有他们人多，终于被他们七手八脚打了一顿捆起来了。兴旺说："里边还有个女的，也捆起来！捉奸要双，这是她自己说的！"说着就把小芹也捆起来了。

前庄上的人都还没有睡，听见有人吵架，有些人就跑出来看，麻秆火把下看见捆着的两个人，大家不问就都知道了八九分。二诸葛也出来了，见小二黑被人家捆起来，就跪在兴旺面前哀求道："兴旺！咱两家没有什么仇！看在我老汉面上，请你们诸位高高手……"兴旺说："这事情，我们管不了，送给上级再说吧！"小二黑说："爹！你不用管！送到哪里也不犯法！我不怕他！"兴旺说："好小子！要硬你就硬到底！"又逼住三个民兵说："带他们走！"一个民兵问："带到村公所？"兴旺说："还到村公所干什么？上一回不是村长放了的？送给区武委会主任按军法处理！"说着就把他两个人拥上走了。

九　二诸葛的神课

邻居们见是兴旺弟兄们捆人，也没有人敢给小二黑讲情，直等到他们走后，才把二诸葛招呼回家。

二诸葛连连摇头说："唉！我知道这几天要出事啦：前天早上我上地去，才上到岭上，碰上个骑驴媳妇，穿了一身孝，我就知道坏了。我今年是罗睺星照运，要谨防戴孝的冲了运气，因此哪里也不敢去，谁知躲也躲不过？昨天晚上二黑他娘梦见庙里唱戏。今天早上一个老鸦落在东房上叫了十几声……唉！反正是时运，躲也躲不过。"他啰哩啰嗦念了一大堆，邻居们听了有些厌烦，又给他说了一会宽心话，就都散了。

有事人哪里睡得着？人散了之后，二诸葛家里除了童养媳之外，三个人谁也没有睡。二诸葛摸了摸脸，取出三个制钱占了一卦，占出之后吓得他面色如土。他说："了不得呀了不得！丑土的父母动出午火的官鬼，火旺于夏，恐怕有些危险了。唉！人家把他选成青年队长，我就说过不叫他当，小杂种硬要充人物头！人家说要按军法处理，要不当队长哪里犯得了军法？"老婆也拍手跺脚道："小爹呀！谁知道你要闯这么大的事啦？"大黑劝道："甭怕！事已经出下了，由他去吧！我想这又不是人命事，也犯不了什么大罪！既然他们送到区上了，我先到区上打听打听！你们都睡吧！"说着点了个灯笼就走了。

二诸葛打发大黑去后，仍然低头细细研究方才占的那一卦。停了一会儿，远远听着有个女人哭，越哭越近，不大一会儿就来到窗下，一推门就进来了。二诸葛还没有看清是谁，这女人就一把把他拉住，带哭带闹说："刘修德！还我闺女！你的孩子把我的闺女勾引到哪里了？还我……"二诸葛老婆正气得死去活来，一看见来的是三仙姑，正赶上出气，从炕上跳下来拉住她道："你来了好！省得我去找你！你母女两个好生生把我个孩子勾引坏，你倒有脸来找我！咱两人就也到区上说说理！"两个女人滚成一团，二诸葛一个人拉也拉不开，也再顾不上研究他的卦。三仙姑见二诸葛老婆已经不顾了命，自己先胆怯了几分，不敢恋战，吵闹了一会儿挣脱出来就走了。二诸葛老婆追出门来，被二诸葛拦回去，还骂个不休。

十　恩典恩典

二诸葛一夜没有睡，一遍一遍念：“大黑怎么还不回来，大黑怎么还不回来？”第二天天不明就起程往区上走，走到半路，远远看见大黑、三个民兵已都回来了，还来了区上一个助理员、一个交通员。他远远就喊叫道：“大黑！怎么样？要紧不要紧？”大黑说：“没有事！不怕！”说着就走到跟前，助理员跟三个民兵先走了。大黑告交通员说：“这就是我爹！”又向二诸葛说：“区上添传你跟于福老婆。你去吧，没有事！二黑跟小芹两个人，一到区上就放开了。区上早就说兴旺跟金旺两个人不是东西，已经把他两个人押起来了，还派助理员到咱村开大会调查他们横行霸道的证据。我赶到那里人家就问罢了，听说区上还许咱二黑跟小芹结婚。”二诸葛说：“不犯罪就好，结婚可不行，命相不对！你没有听说添传我做什么？”大黑说：“不知道，大约也没有什么大事。你去吧，我先回去告我娘说。”交通员说：“老汉！这就算见了你了！你去吧，我再传那一个去！”说了就跟大黑相跟着走了。

二诸葛到了区上，看见小二黑跟小芹坐在一条板凳上，他就指着小二黑骂道：“闯祸东西！放了你你还不快回去？你把老子吓死了！不要脸！”区长道：“干什么？区公所是骂人的地方？”二诸葛不说话了。区长问：“你就是刘修德？”二诸葛答：“是！”问：“你给刘二黑收了个童养媳？”答：“是！”问：“今年几岁了？”答：“属猴的，十二岁了。”区长说：“女不过十五岁不能订婚，把人家退回娘家去，刘二黑已经跟于小芹订婚了！”二诸葛说：“她只有个爹，也不知逃难逃到哪里去了，退也没处退。女不过十五不能订婚，那不过是官家规定，其实乡间七八岁订婚的多着哩。请区长恩典恩典就过去了……”区长说：“凡是不合法的订婚，只要有一方面不愿意都得退！”二诸葛说：“我这是两家情愿！”区长问小二黑道：“刘二黑！你愿意不愿意？”小二黑说：“不愿意！”二诸葛的脾气又上来了，瞪了小二黑一眼道：“由你啦？”区长道：“给他订婚不由他，难道由你啦？老汉！如今是婚姻自主，由不得你了，你家养的那个小姑娘，要真是没有娘家，就算成你的闺女好了。”二诸葛道：“那也可以，不过还得请区长恩典恩典，不能叫他跟于福这闺女订婚！”区长说：“这你就管不着了！”二诸葛发急道：“千万请区长恩典恩

典，命相不对，这是一辈子的事！”又向小二黑道：“二黑！你不要糊涂了！这是你一辈子的事！”区长道：“老汉！你不要糊涂了；强逼着你十九岁的孩子娶上个十二岁的小姑娘，恐怕要生一辈子气！我不过是劝一劝你，其实只要人家两个人愿意，你愿意不愿意都不相干。回去吧！童养媳没处退就算成你的闺女！”二诸葛还要请区长“恩典恩典”，一个交通员把他推出来了。

十一　看看仙姑

三仙姑去寻二诸葛，一来为的是逞逞闹气的本领，二来为的是遮遮外人的耳目，其实让小芹吃一吃亏她很高兴，所以跟二诸葛老婆闹了一阵之后，回去就睡了。第二天早上，她起得很迟，于福虽比她着急，可是自己既没有主意，又不敢叫醒她，只好自己先去做饭，饭快成的时候，三仙姑慢慢起来梳妆，于福问她道："不去打听打听小芹？"她说："打听她做甚啦？她的本领多大啦？"于福也再没有敢说什么，把饭菜做成了放在炉边等，直等到她梳妆罢了才开饭。

饭还没有吃罢，区上的交通员来传她。她好像很得意，嗓子拉得长长地说："闺女大了咱管不了，就去请区长替咱管教管教！"她吃完了饭，换上新衣服、新手帕、绣花鞋、镶边裤，又擦了一次粉，加了几件首饰，然后叫于福给她备上驴，她骑上，于福给她赶上，往区上去。

到了区上，交通员把她引到区长房子里，她趴下就磕头，连声叫道："区长老爷，你可要给我做主！"区长正伏在桌上写字，见她低着头跪在地下，头上戴了满头银首饰，还以为是前两天跟婆婆生了气的那个年轻媳妇，便说道："你婆婆不是有保人吗？为什么不找保人？"三仙姑莫名其妙，抬头看了看区长的脸。区长见是个擦着粉的老太婆，才知道是认错人了。交通员道："认错人了！这就是于小芹的娘！"区长打量了她一眼道："你就是小芹的娘呀？起来！不要装神作鬼！我什么都清楚！起来！"三仙姑站起来了。区长问："你今年多大岁数？"三仙姑说："四十五。"区长说："你自己看看你打扮得像个人不像？"门边站着老乡一个十来岁的小闺女嘻嘻嘻笑了。交通员说："到外边耍！"小闺女跑了。区长问："你会下神是不是？"三仙姑不敢答话。区长问："你给你闺女找了个婆家？"三仙姑答："找下了！"问："使了多少钱？"答："三千五！"问："还有些什么？"答："有些首饰布匹！"问："跟你闺女商量过没有？"答："没有！"问："你闺女愿意不愿意？"答："不知道！"区长道："我给你叫来你亲自问问她！"又向交通员道："去叫于小芹！"

刚才跑出去那个小闺女，跑到外边一宣传，说有个打官司的老婆，

四十五了，擦着粉，穿着花鞋。邻近的女人们都跑来看，挤了半院，唧唧哝哝说：“看看！四十五了！”“看那裤腿！”“看那鞋！”三仙姑半辈子没有脸红过，偏这会儿撑不住气了，一道道热汗在脸上流。交通员领着小芹来了，故意说：“看什么？人家也是个人吧，没有见过？闪开路！”一伙女人们哈哈大笑。

把小芹叫来，区长说：“你问问你闺女愿意不愿意！”三仙姑只听见院里人说：“四十五”“穿花鞋”，羞得只顾擦汗，再也开不得口。院里的人们忽然又转了话头，都说“那是人家的闺女”“闺女不如娘会打扮”，也有人说“听说还会下神”，偏又有个知道底细的断断续续讲“米烂了”的故事；这时三仙姑恨不得一头碰死。

区长说：“你不问我替你问！于小芹，你娘给你找的婆家你愿意跟人家结婚不愿意？”小芹说：“不愿意！我知道人家是谁？”区长向三仙姑道：“你听见了吧？”又给她讲了一会儿婚姻自主的法令，说小芹跟小二黑订婚完全合法，还吩咐她把吴家送来的钱和东西原封退了，让小芹跟小二黑结婚。她羞愧之下，一一答应了下来。

十二　怎么到底

三个民兵回到刘家岆，一说区上把兴旺、金旺二人押起来，又派助理员来调查他们的罪恶，真是人人拍手称快。午饭后，庙里开一个群众大会，村长报告了开会宗旨，就请大家举他两个人的作恶事实。起先大家还怕扳不倒人家，人家再返回来报仇，老大一会儿没有人说话，有几个胆子太小的人，还悄悄劝大家说："忍事者安然。"有个被他两人作践垮了的年轻人说："我从前没有忍过？越忍越不得安然！你们不说我说！"他先从金旺领着土匪到他家绑票说起，一连说了四五款，才说道："我歇歇再说，先让别人也说几款！"他一说开了头，许多受过害的人也都抢着说起来：有给他们花过钱的，有被他们逼着上过吊的，也有产业被他们霸了的，老婆被他们奸淫过的。他两人还派上民兵给他们自己割柴，拨上民夫给他们自己锄地；浮收粮，私派款，强迫民兵捆人……你一宗他一宗，从晌午说到太阳落，一共说了五六十款。

区上根据这些罪状把他两人送到县里，县里把罪状一一证实之后，除叫他们赔偿大家损失外，又判了十五年徒刑。

经过这次大会之后，村里人也都敢出头了。不久，村干部又都经过大改选，村里人再也不敢乱投坏人的票了。这期间，金旺老婆自然也落了选。偏她还变了口吻，说："以后我也要进步了。"

两个神仙也有了变化：

三仙姑那天在区上被一伙妇女围住看了半天，实在觉着不好意思，回去对着镜子研究了一下，真有点打扮得不像话；又想到自己的女儿快要跟人结婚，自己还卖什么老俏？这才下了个决心，把自己的打扮从顶到底换了一遍，弄得像个当长辈人的样子，把三十年来装神弄鬼的那张香案也悄悄拆去。

二诸葛那天从区上回去，又向老婆提起二黑跟小芹的命相不对，他老婆道："把你的鬼八卦收起吧！你不是说二黑这回了不得吗？你一辈子放个屁也要卜一课，究竟抵了些什么事？我看小芹满不错，能跟咱二

黑过就很好！什么命相对不对？你就不记得‘不宜栽种’？”二诸葛见老婆都不信自己的阴阳，也就不好意思再到别人跟前卖弄他那一套了。

小芹和小二黑各回各家，见老人们的脾气都有些改变，托邻居们趁势说和说和，两位神仙也就顺水推舟同意他们结婚。后来两家都准备了一下，就过门。过门之后，小两口都十分得意，邻居们都说是村里第一对好夫妻。

夫妻俩在自己卧房里有时候免不了说玩话：小二黑好学三仙姑下神时候唱“前世姻缘由天定”，小芹好学二诸葛说“区长恩典，命相不对”。淘气的孩子们去听窗，学会了这两句话，就给两位神仙加了新外号：三仙姑叫“前世姻缘”，二诸葛叫“命相不对”。

1943年5月写于太行

李有才板话

一　书名的来历

阎家山有个李有才，外号叫“气不死”。

这人现在有五十多岁，没有地，给村里人放牛，夏秋两季捎带看守村里的庄稼。他只是一身一口，没有家眷。他常好说两句开心话，说是“吃饱了一家不饥，锁住门也不怕饿死小板凳”。村东头的老槐树底有一孔土窑还有三亩地，是他爹给留下的，后来把地押给阎恒元，土窑就成了他的全部产业。

阎家山这地方有点古怪：村西头是砖楼房，中间是平房，东头的老槐树下是一排二三十孔土窑。地势看来也还平，可是从房顶上看起来，从西到东却是一道斜坡。西头住的都是姓阎的；中间也有姓阎的也有杂姓，不过都是些在地户；只有东头特别，外来的开荒的占一半，日子过倒霉了的杂姓，也差不多占一半，姓阎的只有三家，也是破了产卖了房子才搬来的。

李有才常说：“老槐树底的人只有两辈——一个‘老’字辈，一个‘小’字辈。”这话也只是取笑：他说的“老”字辈，就是说外来的开荒的，因为这些人的名字除了阎长派差派款在条子上开一下以外，别的人很少留意，人叫起来只是把他们的姓上边加个“老”字，像老陈、老秦、老常等。他说的“小”字辈，就是其余的本地人，因为这地方人起乳名，常把前边加个“小”字，像小顺、小保等。可是西头那些大户人家，都用的是官名，有乳名别人也不敢叫——比方老村长阎恒元乳名叫“小囤”，别人对上人家不只不敢叫“小囤”，就是该说“谷囤”也只得说成“谷仓”，谁还好意思说出“囤”字来？一到了老槐树底，风俗大变，活八十岁也只

能叫小什么，小什么，你就起上个官名也使不出去——比方陈小元前几年请柿子洼老先生给起了个官名叫“陈万昌”，回来虽然请闾长在闾账上改过了，可是老村长看账时候想不起这“陈万昌”是谁，问了一下闾长，仍然提起笔来给他改成陈小元。因为有这种关系，老槐树底的本地人，终于还都是“小”字辈。李有才自己，也只能算“小”字辈人，不过他父母是大名府人，起乳名不用“小”字，所以从小就把他叫成“有才”。

在老槐树底，李有才是大家欢迎的人物，每天晚上吃饭时候，没有他就不热闹。他会说开心话，虽是几句平常话，从他口里说出来就能引得大家笑个不休。他还有个特别本领是编歌子，不论村里发生件什么事，有个什么特别人，他都能编一大套，念起来特别顺口。这种歌，在阎家山一带叫“圪溜嘴”，官话叫“快板”。

比方说：西头老户主阎恒元，在抗战以前年年连任村长，有一年改选时候，李有才给他编了一段快板道：

村长阎恒元，一手遮住天，

自从有村长，一当十几年。

年年要投票，嘴说是改选，

选来又选去，还是阎恒元。

不如弄块板，刻个大名片，

每逢该投票，大家按一按，

人人省得写，年年不用换，

用他百把年，管保用不烂。

恒元的孩子是本村的小学教员，名叫家祥，一九三〇年在县里的简易师范毕业。这人的相貌不大好看，脸像个葫芦瓢子，说一句话十来次眼皮。不过人不可以貌取，你不要以为他没出息，其实一肚肮脏计，谁跟他共事也得吃他的亏。李有才也给他编过一段快板道：

鬼眼，阎家祥，

眼睫毛，二寸长，

大腮蛋，塌鼻梁，

说句话儿眼皮忙。

两眼一忽闪，

肚里有主张，

强占三分理，

总要沾些光。

便宜占不足，

气得脸皮黄，

眼一挤，嘴一张，

好像母猪打哼哼！

像这些快板，李有才差不多每天要编，一方面是他编惯了觉着口顺，另一方面是老槐树底的年轻人吃饭时候常要他念些新的，因此他就越编越多。他的新快板一念出来，东头的年轻人不用一天就都传遍了，可是想传到西头就不十分容易。西头的人不论老少，没事总不到老槐树底来闲坐，小孩们偶尔去老槐树底玩一玩，大人知道了往往骂道："下流东西！明天就要叫你到老槐树底去住啦！"有这层隔阂，有才的快板就很不容易传到西头。

抗战以来，阎家山有许多变化，李有才也就跟着这些变化作了些新快板，又因为作快板遭过难。我想把这些变化谈一谈，把他在这些变化中作的快板也抄他几段，给大家看看解个闷，结果就写成这本小书。

作诗的人，叫"诗人"；说作诗的话，叫"诗话"。李有才作出来的歌，不是"诗"，明明叫做"快板"，因此不能算"诗人"，只能算"板人"。这本小书既然是说他作快板的话，所以叫做《李有才板话》。

二　有才窑里的晚会

李有才住的一孔土窑，说也好笑，三面看来有三变，门朝南开，靠西墙正中有个炕，炕的两头还都留着五尺长短的地面。前边靠门这一头，盘了个小灶，还摆着些水缸、菜瓮、锅、匙、碗、碟；靠后墙摆着些筐子、箩头，里面装的是村里人送给他的核桃、柿子（因为他是看庄稼的，大家才给他送这些）；正炕后墙上，就炕那么高，打了个半截套窑，可以铺半条席子：因此你要一进门看正面，好像个小山果店；扭转头看西边，好像石菩萨的神龛；回头来看窗下，又好像小村子里的小饭铺。

到了冷冻天气，有才好像一炉火——只要他一回来，爱取笑的人们就围到他这土窑里来闲谈，谈起话来也没有什么题目，扯到哪里算哪里。这年正月二十五日，有才吃罢晚饭，邻家的青年后生小福，领着他的表兄就开开门走进来。有才见有人来了，就点起墙上挂的麻油灯。小福先向他表兄介绍道："这就是我们这里的有才叔！"有才在套窑里坐着，先让他们坐到炕上，就向小福道："这是哪里的客？"小福道："是我表兄！柿子洼的！"他表兄虽然年轻，却很精干，就谦虚道："不算客，不算客！我是十六晚上在这里看戏，见你老叔唱焦光普唱得那样好，想来领领教！"有才笑了一笑又问道："你村的戏今年怎么不唱了？"小福的表兄道："早了赁不下箱，明天才能唱！"有才见他说起唱戏，劲上来了，就不客气地讲起来。他讲："这焦光普，虽说是个丑，可是个大角色，唱就得唱出劲来！"说着就举起他的旱烟袋算马鞭子，下边虽然坐着，上边就抡打起来，一边抡着一边道："一出场：当当当当令×令当令×令……当令×各拉打打当！"他煞住第一段家伙，正预备接着打，门"啪"一声开了，走进来个小顺，拿着两个软米糕道："慢着老叔！防备着把锣打破了！"说着走到炕边把胳膊往套窑里一展道："老叔！我爹请你尝尝我们的糕！"（阴历正月二十五，此地有个节叫"添仓"，吃黍米糕）有才一边接着一边谦让道："你们自己吃吧！今天煮得都不多！"说着接过去，随便让了让大家，就吃起来。小顺坐到炕上道："不多吧总不能像启昌老婆，过个添仓，派给人家小旦两个糕！"小福道："雇不起长工不雇吧，雇得起管不起吃？"有才道："启昌也还罢

了，老婆不是东西！”小福的表兄问道：“哪个小旦？就是唱国舅爷那个？”小福道：“对！老得贵的孩子给启昌住长工。”小顺道：“那么可比他爹那人强一百二十分！”有才道：“那还用说？”小福的表兄悄悄问小福道：“老得贵怎么？”他虽说得很低，却被小顺听见了，小顺道：“那是有歌的！”接着就念道：

张得贵，真好汉，

跟着恒元舌头转：

恒元说个“长”，

得贵说“不短”；

恒元说个“方”，

得贵说“不圆”；

恒元说“砂锅能捣蒜”，

得贵就说“打不烂”；

恒元说“公鸡能下蛋”，

得贵就说“亲眼见”。

要干啥，就能干，

只要恒元嘴动弹！

他把这段快板念完，小福听惯了，不很笑。他表兄却嘻嘻哈哈笑个不了。

小顺道：“你笑什么？得贵的好事多着哩！那是我们村里有名的吃烙饼干部。”小福的表兄道：“还是干部啦？”小顺道：“农会主席！官也不小。”小福的表兄道：“怎么说是吃烙饼干部？”小顺说：“这村跟别处不同：谁有个事到公所说说，先得十几斤面五斤猪肉，在场的每人一斤面烙饼，一大碗菜，吃了才说理。得贵领一份烙饼，总得把每一张烙饼都挑过。”小福的表兄道：“我们村里早二三年前说事就不兴吃喝

了。”小顺道：“人家哪一村也不兴了，就这村怪！这都是老恒元的古规。老恒元今天得个病死了，明天管保就吃不成了。”

正说着，又来了几个人：老秦[1]、小元、小明、小保。一进门，小元喊道：“大事情！大事情！”有才忙道：“什么？什么？”小明答道：“老哥！喜富的村长撤差了！”小顺从炕上往地下一跳道：“真的？再唱三天戏！”小福道：“我也算数！”有才道：“还有今天？我当他这饭碗是铁箍箍住了！谁说的？”小元道：“真的！章工作员来了，带着公事！”小福的表兄问小福道：“你村人跟喜富的仇气就这么大？”小顺道：“那也是有歌的：

一只虎，阎喜富，

吃吃喝喝有来路；

当过兵，卖过土，

又偷牲口又放赌，

当牙行，卖寡妇……

什么事情都敢做。

惹下他，防不住，

人人见了满招呼！你看仇恨大不大？”小福的表兄听罢才笑了一声，小明又拦住告诉他道：“柿子洼客你是不知道！他念的那还是说从前，抗战以后这东西趁着兵荒马乱抢了个村长，就更了不得了，有恒元那老不死的给他撑腰，就没有他干不出来的事，屁大点事弄到公所，也是桌面上吃饭，袖筒里过钱，钱淹不住心，说捆就捆，说打就打，说教谁倾家败产谁就没法治。逼得人家破了产，老恒元管‘贱钱二百’，买房买地。老槐树底这些人，进了村公所，谁也不敢走到桌边。三天两头出款，谁敢问问人家派的是什么钱；人家姓阎的一年四季也不见走一回差，有差事都派到老槐树底，谁不是荒着地给人家支？……你是不知道，坏透了坏透了！”有才低声问道：“为什么事撤了的？”小保道：“这可还不知道，大概是县里调查出来的吧？”有才道：“光撤了差放在村里还是大害，什么时候毁了他才能算干净，可不知道县里还办他不办？”小保道：“只要把他弄下台，攻他的人可多啦！”

远远有人喊道：“明天到庙里选村长啦，十八岁以上的人都得去……”一连声叫喊，声音越来越近，小福听出来了，便向大家道：“是得贵！还听不懂他那贱嗓？”进来了，就是得贵。他一进来，除了有才是主人，随便打了个招呼，其余的人都没有说话，小福、小顺彼此挤了挤眼。得贵道：“这里倒热闹！省得我跑！明天选村长啦，凡年满十八岁者都去！”又把嗓子放得低低的：“老村长的意思叫选广聚！谁不在这里，你们碰上告诉给他们一声！”说着抽身就走了，他才一出门，小顺抢着道：“吃烙饼去吧！”小元道：“吃屁吧！章工作员还在这里住着啦，饼恐怕烙不成！”老秦埋怨道：“人家听见了！”小元道：“怕什么？就是故意叫他听啦。”小保道：“他也学会打官腔了：‘凡年满十八岁者’……”小顺道：“还有‘老村长的意思’。”小福道：“假大头这回要变真大头啦呀！”小福的表兄问小福道：“谁是假大头？”小顺抢着道：“这也有歌：

刘广聚，假大头：

一心要当人物头，

抱粗腿，借势头，

拜认恒元干老头。

大小事，强出头，

说起话来歪着头。

从西头，到东头，

放不下广聚这颗头。

一念歌你就清楚了。”小福的表兄觉着很奇怪，也没有顾上笑，又问道：“怎么你村有这么多的歌？”小顺道：“提起西头的人来，没有一个没歌的，连哪一个女人脸上有麻子都有歌。不只是人，每出一件新事，隔不了一天就有歌出来了。”又指着有才道：“有我们这位老叔，你想听歌很容易！要多少有多少！”

小元道：“我看咱们也不用管他‘老村长的意思’不意思，明天偏给他放个冷炮，揽上一伙人选别人，偏不选广聚！”老秦道：“不妥不妥，指

望咱老槐树底人谁得罪得起老恒元？他说选广聚就选广聚，瞎惹那些气有什么好处？”小元道：“你这老汉真见不得事！只怕柿叶掉下来碰破你的头，你不敢得罪人家，也还不是照样替人家支差出款？”老秦这人有点古怪，只要年轻人一发脾气，他就不说话了。小保向小元道：“你说得对，这一回真是该扭扭劲，要是再选上个广聚还不是仍出不了恒元老家伙的手吗？依我说，咱们老槐树底的人这回就出出头，就是办不好也比搓在他们脚板底强得多！”小保这么一说，大家都同意，只是决定不了该选谁好。依小元说，小保就可以办；老陈觉得要是选小明，票数会更多一些；小明却说在大场面上说个话还是小元有两下子。李有才道：“我说个公道话吧：要是选小明老弟，保管票数最多，可是他老弟恐怕不能办：他这人太好，太直，跟人家老恒元那伙人斗个什么事恐怕没有人家的心眼多。小保领过几年羊[2]，在外边走的地方也不少，又能写能算，办倒没有什么办不了，只是他一家五六口子全靠他一个人吃饭，真也有点顾不上。依我说，小元可以办，小保可以帮他记一记账，写个什么公事……”这个意见大家赞成了。小保向大家道：“要那样咱们出去给他活动活动！”小顺道：“对！宣传宣传！”说着就都往外走。老秦着了急，叫住小福道：“小福！你跟人家逞什么能？给我回去！”小顺拉着小福道：“走吧走吧！”又回头向老秦道：“不怕！丢了你小福我包赔！”说了就把小福拉上走了。老秦赶紧追出来连声喊叫，也没有叫住，只好领上外甥[3]回去睡觉。

窑里丢下有才一个人，也就睡了。

[1]即小福的爹。

[2]就是当羊经理。

[3]小福的表兄。

三　打虎

第二天吃过早饭，李有才放出牛来预备往山坡上送，小顺拦住他道：“老叔你不要走了！多一票算一票！今天还许弄成，已经给小元弄到四十多票了。”有才道：“误不了！我把牛送到椒洼就回来。这时候又不怕吃了谁的庄稼！章工作员开会，一讲话还不是一大晌？误不了！”小顺道：“这一回是选举会，又不是讲话会。”有才道：“知道！不论什么会，他在开头总要讲几句‘重要性’啦，‘什么的意义及其价值’啦，光他讲讲这些我就回来了！”小顺道：“那你去吧！可不要叫误了！”说着就往庙里去了。

庙里还跟平常开会一样，章工作员、各干部坐在拜厅上，群众站在院里，不同的只是因为喜富撤了差，大家要看看他还威风不威风，所以人来得特别多。

不大一会儿，人到齐了，喜富这次当最后一回主席。他虽然沉着气，可是嗓子究竟有点不自然，说了几句客气话，就请章工作员讲话。章工作员这次也跟从前说话不同了，也没有讲什么“意义”与“重要性”，直截了当说道：“这里的村长，犯了一些错误，上级有命令叫另选。在未选举以前，大家对旧村长有什么意见，可以提一提。”大家对喜富的意见，提一千条也有，可是一来没有准备，二来碍于老恒元的面子，三来差不多都怕喜富将来记仇，因此没有人敢马上出头来提，只是交头接耳商量。有的说“趁此机会不治他，将来是村上的大害”，有的说“能送死他自然是好事，送不死，一旦放虎归山必然要伤人”……议论纷纷，都没有主意。有个马凤鸣，当年在安徽卖过茶叶，是张启昌的姐夫，在阎家山下了户。这人走过大地方，开通一点，不像阎家山人那么小心小胆。喜富当村长的第一年，随便欺压村民，有一次压迫到他头上，当时惹不过，只好忍过去。这次喜富已经下了台，他想趁势算一下旧账，便悄悄向几个人道：“只要你们大家有意见愿意提，我可以打头一炮！”马凤鸣说愿意打头一炮，小元先给他鼓励道：“提吧！你一提我接住就提，说开头多着哩！”他们正商量着，章工作员在台上等急了，便催道：“有没有？再限一分钟！”马凤鸣站起来道：“我有个意见：我的地

上边是阎五的坟地，坟地堰上的荆条、酸枣树，一直长到我的地后，遮住半块地不长庄稼。前年冬天我去砍了一砍，阎五说出话来，报告到村公所，村长阎喜富给我说的，叫我杀了一口猪给阎五祭祖，又出了二百斤面叫所有的阎家人大吃一顿，罚了我五百块钱，永远不准我在地后砍荆条和酸枣树。猪跟面大家算吃了，钱算我出了，我都能忍过去不追究，只是我种地出着负担永远叫给人家长荆条和酸枣树，我觉着不合理。现在要换村长，我请以后开放这个禁令！”章工作员好像有点吃惊，问大家道：“真有这事？”除了姓阎的，别人差不多齐声答道：“有！”有才也早回来了，听见是说这事，也在中间发冷话道：“比那更气人的事还多得多！”小元抢着道：“我也有个意见！”接着说了一件派差事。两个人发言以后，意见就多起来，你一款我一款，无论是花黑钱、请吃饭、打板子、罚苦工……只要是喜富出头做的坏事，差不多都说出来了，可是与恒元有关系的事差不多还没人敢提，直到晌午，意见似乎没人提了，章工作员气得大瞪眼，因为他常在这里工作，从来也不会想到有这么多的问题。他向大家发命令道：“这个好村长！把他捆起来！”一说捆喜富，当然大家很有劲，也不知道上来多少人，七手八脚把他捆成了个倒缚兔。他们问送到哪里，章工作员道：“且捆到下面的小屋里，拨两个人看守着，大家先回去吃饭，吃了饭选过村长，我把他带回区上去！”小顺、小福还有七八个人抢着道：“我看守！我看守！”小顺道：“迟吃一会饭有什么要紧？”章工作员又道：“找个人把上午大家提的意见写成个单子作为报告，我带回去！”马凤鸣道：“我写！”小保道：“我帮你！”章工作员见有了人，就宣布散了会。

这天晌午，最着急的是恒元父子，因为有好多案件虽是喜富出头，却还是与他们有关的。恒元很想吩咐喜富一下，叫他到县里不要乱说，无奈那么许多人看守着，没有空子，也只好罢了。吃过午饭，老恒元说身体有点不舒服，只打发儿子家祥去照应选举的事，自己却没有去。

会又开了，章工作员宣布新的选举办法道：“按正规的选法，应该先选村代表，然后由代表会里产生村长，可是现在来不及了。现在我想了个变通办法：大家先提出三个候选人，然后用投票的法子从三个人中选一个。投票的办法，因为不识字的人很多，可以用三个碗，上边画上记号，放到人看不见的地方，每人发一颗豆，愿意选谁，就把豆放到谁的碗里去；这个办法好不好？”大家齐声道：“好！”这又出了家祥意料之外；他仗着一大部分人离不了他写票，谁知章工作员又用了这个办法。办法既然改了，他借着自己是个教育委员，献了个殷勤，去准备了三个碗，顺路想在这碗上想点办法。大家把三个候选人提出来了：刘广

聚是经过老恒元的运动的，自然在数，一个是马凤鸣，一个就是陈小元。家祥把一个红碗两个黑碗上贴了名字向大家声明道：“注意！一会儿把这三个碗放到里边殿里，次序是这样：从东往西，第一个，红碗，是刘广聚！第二个是马凤鸣，第三个是陈小元。再说一遍：从东往西，第一个，红碗，是刘广聚！第二个是马凤鸣，第三个是陈小元。”说了把碗放到殿里的供桌上，然后站东过西每人发了一颗豆，发完了就投起来，一会儿，投票完了，结果是马凤鸣五十二票，刘广聚八十八票当选，陈小元八十六票，跟刘广聚只差两票。

选举完了，章工作员道：“我还要回区上去。派两个人跟我相跟上把喜富送去！”家祥道：“我派我派！”下边有几个人齐声道：“不用你派，我去！我去！”说着走出十几个人来。章工作员道：“有两个就行！”小元道：“多去几个保险！”结果有五个去。章工作员又叫人取来了马凤鸣跟小保写的报告，就带着喜富走了。

刘广聚当了村长，送走章工作员之后，歪着个头，到恒元家里去——一方面是谢恩，一方面是领教，老恒元听了家祥的报告，知道章工作员把喜富带走，又知道小元跟广聚只差两票，心里着实有点不安，少气无力向广聚道：“孩子！以后要小心点！情况变得有点不妙了！马凤鸣，一个外来户，也要翻眼；老槐树底人也起了反了！”说着伸出两个指头来道：“你看危险不危险？两票！只差两票！”又吩咐他道：“孩子，以后要买一买马凤鸣的账，捡那不重要的委员给他当一个——就叫他当个建设委员也好！像小元那些没天没地的东西，以后要找个机会重重治他一下，要不就压不住东头那些东西。不过现在还不敢冒失，等喜富的事有个头尾再说！回去吧孩子！我今天有点不得劲，想早点歇歇！”广聚受完了这番训，也就辞出。

这天晚上，李有才的土窑里自然也是特别热闹，不必细说。第二天便有两段新歌传出来，一段是：

正月二十五，打倒一只虎；

到了二十六，老虎更吃苦，

大家提意见，尾巴藏不住，

咕咚按倒地，打个背绑兔。

家祥干眼，恒元屙一裤。

大家哈哈笑，心里满舒服。

还有一段是：

老恒元，真混账，

抱住村长死不放。

说选举，是假样，

侄儿下来干儿上。[1]

[1]喜富是恒元的本家侄儿，广聚是干儿。

四　丈地

自从把喜富带走以后，老恒元总是放心不下，生怕把他与自己有关的事攀扯出来，可是现在的新政府不比旧衙门，有钱也花不进去，打发家祥去了几次也打听不着，只好算了。过了三个月，县里召集各村村长去开会，老恒元托广聚到县里顺便打听喜富的下落。

隔了两天，广聚回来了，饭也没有吃，歪着个头，先到恒元那里报告。恒元躺着，他坐在床头毕恭毕敬地报告道："喜富的事，因为案件过多，喜富不愿攀出人来，直拖累了好几个月才算结束。所有麻烦，喜富一个人都承认起来了，县政府特别宽大，准他呈递悔过书赔偿大众损失，就算完事。"恒元长长吐了口气道："也算！能不多牵连别人就好！"又问道："这次开会商议了些什么？"广聚道："一共三件事：第一是确实执行减租，发了个表格，叫填出佃户姓名，地主姓名，租地亩数，原租额多少，减去多少。第二是清丈土地，办法是除了政权、各团体干部参加外，每二十户选个代表共同丈量。第三是成立武委会发动民兵，办法是先选派一个人，在阳历六月十五号以前到县受训。"老恒元听说喜富的案件已了，才放心了一点，及至听到这些事，眉头又打起皱来。他等广聚走了，便跟儿子家祥道："这派人受训没有什么难办，依我看还是巧招兵，跟阎锡山要的在乡军人一样，随便派上个谁就行了。减租和丈地两件事，在阎家山说来，只是对咱不利。不过第一件还好办，只要到各窝铺上说给佃户们一声，就叫他们对外人说是已经减过租了，他们怕夺地，自然不敢不照咱的话说；回头村公所要造表，自然还要经你的手，也不愁造不合适。只有这第二件不好办；丈地时候参加那么多的人，如何瞒得过去？"家祥着眼道："我看也好应付！说各干部吧！村长广聚是自己人。民事委员教育委员是咱父子俩，工会主席老范是咱的领工，咱一家就出三个人。农会主席得贵还不是跟着咱转？财政委员启昌，平常打的是不利不害主义，只要不叫他吃亏，他也不说什么。他孩子小林虽然是个青救干部，啥也不懂。只有马凤鸣不好对付，他最精明，又是个外来户，跟咱都不一心，遇事又敢说话，他老婆桂英又是个妇救干部，一家也出着两个人……"老恒元道："马凤鸣好对付：他们做过生意的人最爱占便宜，叫他占上些便宜他就不说什么了。我觉

得最难对付的是每二十户选的那一个代表，人数既多，意见又不一致。”家祥道：“我看不选代表也行。”恒元道：“不妥！章工作员那小子腿勤，到丈地时候他要来了怎么办？我看代表还是要，不过可以由村长指派，派那些最穷、最爱打小算盘的人，像老槐树底老秦那些人。”家祥道：“这我就不懂了；越是穷人，越出不起负担，越要细丈别人的地……”恒元道：“你们年轻人自然想不通：咱们丈地时候，先拣那最零碎的地方丈起——比方咱‘椒洼’地，一亩就有七八块，算的时候你执算盘，慢慢细算。这么着丈量，一个椒洼不上十五亩地就得丈两天。他们那些爱打小算盘的穷户，哪里误得起闲工？跟着咱们丈过两三天，自然就都走开了。等把他们熬败了，咱们一方面说他们不积极不热心，一方面还不是由咱自己丈吗？只要做个样子，说多少是多少，谁知道？”家祥道：“可是我见人家丈过的地还插牌子！”恒元道：“山野地，块子很不规矩，每一处只要把牌子上写个数目——比方‘自此以下至崖根共几亩几分’，谁知道对不对？要是再用点小艺道买一买小户，小户也就不说话了——比方你看他一块有三亩，你就说：‘小户人家，用不着细盘量了，算成二亩吧！’这样一来，他有点小虚数，也怕多量出来，因此也就不想再去量别人的！”

恒元对着家祥训了这一番话；又打发他去请来马凤鸣。马凤鸣的地都是近二十年来新买的，不过因为买得刁巧一点，都是些大亩数——往往完一亩粮的地就有二三亩大。老恒元说：“你的地既然都是新买的，可以不必丈量，就按原契插牌子。”马凤鸣自然很高兴。恒元又叫家祥叫来了广聚，把自己的计划宣布了一番。广聚一来自己地多，二来当村长就靠的是恒元，当然没有别的话说。

第二天便依着计划先派定了丈地代表，第三天便开始丈地。果不出恒元所料，章工作员来了，也跟着去参观。恒元说：“先丈我的！”村长广聚领头，民事委员阎恒元、教育委员阎家祥、财政委员张启昌、建设委员马凤鸣、农会主席张得贵、工会主席老范、妇救会主席桂英、青救会主席小林，还有十余个新派的代表们，带着丈地的弓、算盘、木牌、笔砚等，章工作员也跟在后边，往椒洼去了。

广聚管指画，得贵执弓，家祥打算盘。每块地不够二分，可是东伸一个角西打一个弯，还得分成四五块来算。每丈量完了一块，休息一会儿，广聚给大家讲方的该怎样算，斜的该怎样折，家祥给大家讲“飞归得亩”之算法。大家原来不是来学习算地亩，也都听不起劲来，只是觉着丈量得太慢。章工作员却觉着这办法很细致，说是“丈地的模范”，说

了便往柿子洼编村去了。

果不出恒元所料，两天之后，椒洼地没有丈完，就有许多人不来了。到了第五天，临出发只集合了七个人：恒元父子连领工老范是三个，广聚一个，得贵一个，还有桂英跟小林：一个没经过事的女人，一个小孩子。恒元摇着芭蕉扇，广聚端着水烟袋，领工老范捎着一张镘，小林捎着个镰预备割柴，桂英肚里怀着孕，想拔些新鲜野菜，也捎着个篮子，只有得贵这几天在恒元家里吃饭，自然要多拿几件东西——丈地弓、算盘、笔砚、木牌，都是他一个人抱着。出发地点是椒洼后沟，也是恒元的地，出发时候，恒元故意发脾气道："又都不来了！那么多的委员，只说话不办事，好像都成了咱们七八个人的事了！"说着就出发了。这条沟没有别人的地，连样子也不用装，一进了沟就各干各的：桂英吃了几颗青杏，就走了岔道拔菜去了，小林也吃了几颗跟桂英一道割柴去了，家祥见堰上塌了个小豁，指挥着老范去垒，得贵也放下那些家什去帮忙，恒元跟广聚，到麦地边的核桃树底乘凉快说闲话去。

这天有才恰在这山顶上看麦子，见进沟来七八个人，起先还以为是偷麦子的，后来各干其事了，虽然离得远了认不清人，可是做的事也都看得很清楚，只有到核桃树底去的那两个人不知是干什么的。他又往前凑了一凑，能听见说说笑笑，却听不见说什么。他自言自语道："这是两个什么鬼东西，我总要等你们出来！"说着就坐在林边等着。直到天快晌午，见有个人从核桃树下钻出来喊道："家祥！写牌来吧！"这一下听出来了，是恒元。垒堰那三个人也过来了两个，一个是家祥，一个是老范。家祥写了两个木牌，给了老范一块，自己拿着一块：老范那块插在东圪嘴上，家祥那块插在麦地边。牌子插好，就叫来了桂英、小林，七个人相跟着回去了；有才见得贵拿着弓，才想起来人家是丈地，暗自寻思道："这地原是这样丈的？我总要看看牌上写的是什么！"一边想，一边绕着路到沟底看牌。两块牌都看了，麦地边那块写的是："自此至沟掌，大小十五块，共七亩二分二厘。"东圪嘴上那块写的是："圪嘴上至崖根，共三亩二分八厘。"他看完了牌，觉着好笑。回来在路上编了这样一段歌：

丈地的，真奇怪，

七个人，不一块；

小林去割柴，桂英去拔菜，

老范得贵去垒堰，家祥一旁乱指派，

只有恒元与广聚，核桃树底乘凉快，

芭蕉扇，水烟袋，

说说笑笑真不坏。

坐到小晌午，叫过家祥来，

三人一捏弄，家祥就写牌，

前后共算十亩半，木头牌子插两块。

这些鬼把戏，只能哄小孩；

从沟里到沟外，平地坡地都不坏，

一共算成三十亩，管保恒元他不卖！

五　好怕的“模范村”

过了几天，地丈完了。他们果然给小户人家送了些小便宜，有三亩只估二亩，有二亩估作亩半。丈完了地这一晚上，得贵想在小户们面前给恒元卖个好，也给自己卖个好，因此在恒元家吃过晚饭，跟家祥们攀谈了几句，就往老槐树底来。老槐树底人也都吃过了饭，在树下纳凉、谈闲话，说说笑笑，声音很高。他想听一听风头对不对，就远远在路口站住步侧耳细听，只听一个人道：“小旦！你不能劝劝你爹以后不要当恒元的尾巴？人家外边说多少闲话……”又听见小旦拦住那人的话抢着道：“哪天不劝他？可是他不听有什么法？为这事不知生过多少气？有时候他在老恒元那里拿一根葱、几头蒜，我娘也不吃他的，我也不吃他的，就那他也不改！”他听见是自己的孩子说自己，更不便走进场，可是也想再听听以下还说些什么，所以也舍不得走开。停了一会儿，听得有才问道：“地丈完了？老恒元的地丈了多少？”小旦道：“听说是一百一十多亩。”小元道：“哄鬼也哄不过！不用说他原来的祖业，光近十年来的押地也差不多有那么多！”小保道：“押地可好算，老槐树底的人差不多都是把地押给他才来的！”说着大家就七嘴八舌，三亩二亩给他算起来，算的结果，连老槐树底带村里人，押给恒元的地，一共就有八十四亩。小元道：“他通年雇着三个长工，山上还有六七家窝铺，要是细量起来，丈不够三百亩我不姓陈！”小顺道：“你不说人家是怎样丈的？你就没听有才老叔编的歌？‘丈地的，真奇怪，七个人，不一块……’”接着把那一段歌念了一遍，念得大家哈哈大笑。老秦道：“我看人家丈得也公道，要宽都宽，像我那地明明是三亩，只算了二亩！”小元道：“那还不是哄小孩？只要把恒元的地丈公道了，咱们这些户，二亩也不出负担，三亩还不出负担；人家把三百亩丈成一百亩，轮到你名下，三亩也得出，二亩也得出！”[1]

得贵听到这里，知道大家已经猜透了恒元的心事，这个好已经卖不出去，就返回来想再到恒元这里把方才听到的话报告一下。他走到恒元家，恒元已经睡了，只有家祥点着灯造表，他便把方才听到的话和有才的歌报告给家祥，中间还加了一些骂恒元的话。家祥听了，沉不住气，两眼得飞快，骂了小元跟有才一顿，得贵很得意地回去睡了。

第二天，不等恒元起床，家祥就去报告昨天晚上的事。恒元听了，倒不在乎骂不骂，只恨他们不该把自己的心事猜得那么透彻，想了一会儿道：“非重办他几个不行！”吃过了饭，叫来了广聚，数说了小元跟有才一顿罪状，末了吩咐道：“把小元选成什么武委会送到县里受训去，把有才撵走，永远不准他回阎家山来！”

广聚领了命即刻召开了个选人受训的会，仿照章工作员的办法推了三个候选人，把小元选在三人里边，然后投豆子，可是得贵跟家祥两个人，每人暗暗抓了一把豆子都投在小元的碗里，结果把小元选住了。

村里人，连恒元、广聚都算上，都只说是拔壮丁当兵。小元家里只有一个老娘，又没有吃的，全仗小元养活，一见说把小元选住了，哭着去哀求广聚。广聚奉的是恒元的命令，哀求也没有效，得贵很得意，背地里卖俏说：“谁叫他评论丈地的事？”这话传到老槐树底，大家才知道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小明见邻居们有点事，最能热心帮助。他见小元他娘哀求也无效，就去找小保、小顺等一干人来想办法。小保道：“我看人家既是有计划的，说好话也无用。依我说就真当了兵也不是坏事，大家在一处都不错，谁还不能帮一把忙？咱们大家可以招呼他老娘几天。”小明向小元道：“你放心吧！也没有多余的事！烧柴吃水，一个人能费多少，你那三亩地，到了忙时候一个人抽一晌工夫就给你捎带了！”小元的叔父老陈为人很痛快，他向大家谢道：“事到头上讲不起，既然不能不去，以后自然免不了麻烦大家照应，我先替小元谢谢！”小元也跟着说了许多道谢的话。

在村公所这方面，减租跟丈地的两份表也造成了，受训的人也选定了，做了一份报告，吃过午饭，拨了个差，连小元一同送往区上。把这三件工作交代过，广聚打发人把李有才叫到村公所，歪着个头，拍着桌子大大发了一顿脾气，说他“造谣生事”，又说“简直像汉奸”，最后下命令道：“即刻给我滚蛋！永远不许回阎家山来！不听我的话我当汉奸送你！”有才无法，只好跟各牛东算了算账，搬到柿子洼编村去住。

隔了两天，章工作员来了，带着县里来的一张公事，上写道：“据第六区公所报告，阎家山编村各干部工作积极细致，完成任务甚为迅速，堪称各村模范，特传令嘉奖以资鼓励……”自此以后，阎家山就被称为“模范村”了。

[1]当时行的是累进税制。

六　小元的变化

两礼拜过后，小元受训回来了，一到老槐树底，大家就都来问询，在地里做活的，虽然没到晌午，听到小元回来的消息也都赶回来问长问短。小元很得意地道："依他们看来这一回可算把我害了，他们哪里想得到又给咱们弄了个合适？县里叫咱回来成立武委会，发动民兵，还应许给咱们发枪，发手榴弹。县里说，'以后武委会主任跟村长是一文一武，是独立系统，不是附属在村公所'，并且给村长下的公事叫他给武委会准备一切应用物件。从今以后，村里的事也有咱老槐树底的份儿了。"小顺道："试试！看他老恒元还能独霸乾坤不能？"小明道："你的苗也给你锄出来了。老人家也没有饿了肚，这家送个干粮，那家送碗汤，就够她老人家吃了。"小元自是感谢不提。

吃过午饭，小元到了村公所，把县里的公事取出来给广聚看。广聚一看公事，知道小元有权了，就拿上公事去找恒元。

恒元看了十分后悔道："想不到给他做了个小合适！"又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儿道："既然错了，就以错上来——以后把他团弄住，叫他也变成咱的人！"广聚道："那家伙有那么一股拗劲，恐怕团弄不住吧！"恒元道："你不懂！这只能慢慢来！咱们都捧他的场，叫他多占点小便宜，'习惯成自然'，不上几个月工夫，老槐树底的日子他就过不惯了。"

广聚领了恒元的命，把一座庙院分成四部分：东社房上三间是村公所，下三间是学校，西社房上三间是武委会主任室，下三间留作集体训练民兵之用。

民兵动员起来了，差不多是老槐树底那一伙子，常和广聚闹小意见，广聚觉得很难对付。后来广聚常到恒元那里领教去，慢慢就生出法子来。比方广聚有制服，家祥有制服，小元没有，住在一个庙里觉着有点比配不上，广聚便道："当主任不可以没制服，回头做一套才行！"隔了不几天，用公款做的新制服给小元拿来了。广聚有水笔，家祥有水笔，小元没有，觉着小口袋上空空的，家祥道："我还有一枝回头送你！"第二天水笔也插起来了。广聚不割柴，家祥不割柴，小元穿着制

服来割了一回柴，觉着不好意思，广聚道：“能烧多少？派个民兵去割一点就够了！”

从此以后，小元果然变了：割柴派民兵，担水派民兵，自己架起胳膊当主任。他叔父老陈，见他的地也荒了，一日就骂他道：“小元你看！近一两月来像个什么东西！出来进去架两条胳膊，连水也不能担了，柴也不能割了！你去受训，人家大家给你把苗锄出来，如今秀了一半穗了，你也不锄二遍，草比苗还高，看你秋天吃什么！”小元近来连看也没有到地里看过，经老陈这一骂，也觉得应该到地里看看去。吃过早饭，扛了一把锄，正预备往地里走，走到村里，正碰上家祥吃过饭往学校去。家祥含笑道：“锄地去啦？”小元脸红了，觉着不像个主任身份，便喃喃地道：“我到地里看看去！”家祥道：“歇歇谈一会儿闲话再去吧！”小元也不反对，跟着家祥走到庙门口，把锄放在门外，就走进去跟家祥、广聚闲谈起来，直谈到晌午才回去吃饭去。吃过饭，总觉着不可以去锄地，结果仍是第二天派了两个民兵去锄。

这次派的是小顺跟小福，这两个青年虽然也不敢不去，可是总觉着不大痛快，走到小元地里，无精打采慢慢锄起来。他两个一边锄一边谈。小顺道：“多一位菩萨多一炉香！成天盼望主任给咱们抵些事，谁知道主任一上了台，就跟人家混得很热，除了多派咱几回差，一点什么好处都没有！”小福道：“头一遍是咱给他锄，第二遍还教咱给他锄！”小顺道：“那可不一样：头一遍是人家把他送走了，咱们大家情愿帮忙；第二遍是人家升了官，不能锄地了，派咱给人家当差。早知道落这个结果，帮忙？省点气力不能睡觉？”小福道：“可惜把个有才老汉也撵走了，老汉要在，一定要给他编个好歌！”小顺道：“咱不能给他编个试试？”小福道：“可以！我帮你！”给小元锄地，他们既然有点不痛快，所以也不管锄到了没有，留下草了没有，只是随手锄过就是，两个人都把心用在编歌子上。小顺编了几句，小福也给他改了一两句，又添了两句，结果编成了这么一段短歌：

陈小元，坏得快，

当了主任耍气派，

改了穿，换了戴，

坐在庙上不下来，

不担水，不割柴，

蹄蹄爪爪不想抬，

锄个地，也派差，

逼着邻居当奴才。

小福晚上悄悄把这个歌念给两三个青年听，第二天传出去，大家都念得烂熟，小元在庙里坐着自然不得知道。

这还都是些小事，最叫人恨的是把喜富赔偿群众损失这笔款，移到武委会用了。本来喜富早两个月就递了悔过书出来了，只是县政府把他应赔偿群众的款算了一下，就该着三千四百余元，还有几百斤面、几石小米。这些东西有一半是恒元用了，恒元就着人告喜富暂且不要回来，有了机会再说。

恰巧“八一”节要检阅民兵，小元跟广聚说，要做些挂包、子弹袋、炒面袋，还要准备七八个人三天的吃喝。广聚跟恒元一说，恒元觉着机会来了，开了个干部会，说公所没款，就把喜富这笔款移用了。大家虽然听说喜富要赔偿损失，可是谁也没听说赔多少数目。因为马凤鸣的损失也很大，遇了事又能说两句，就有些人怂恿着他去质问村长。马凤鸣跟恒元混熟了，不想得罪人，可是也想得赔偿，因此借着大家的推举也就答应了。但是他知道村长不过是个假样子，所以先去找恒元。他用自己人报告消息的口气说：“大家对这事情很不满意，将来恐怕还要讨这笔款！”老恒元就猜透他的心事，便向他道：“这事怕不好弄，公所真正没款，也没有日子了，四五天就要用，所以干部会上才那么决定，你不是也参加过了吗？不过咱们内里人好商量；你前年那一场事，一共破费了多少，回头叫他另外照数赔偿你！”马凤鸣道：“我也不是说那个啦，不过他们……”恒元拦他的话道：“不不不！他不赔我就不愿意他！不信我可以垫出来！咱们都是个干部，不分个里外如何能行？”马凤鸣见自己落不了空，也就不说什么了；别人再怂恿也怂恿不动他了。

事过之后，第二天喜富就回来了。赔马凤鸣的东西恒元担承了一半，其余应赔全村民众，那么大的数目，做了几条炒面袋、几个挂包、几条子弹袋，又给民兵拿了二十多斤小米就算完事。

“八一”检阅民兵，阎家山的民兵服装最整齐，又是模范，主任又得

了奖。

七　恒元、广聚把戏露底

过了阴历八月十五日，正是收秋时候，县农会主席老杨同志被分配到第六区来检查督促秋收工作。老杨同志叫区农会给他介绍一个比较进步的村，区农会常听章工作员说阎家山是模范村，就把他介绍到阎家山去。

老杨同志吃了早饭起程，天不晌午就到了阎家山。他一进公所，正遇着广聚跟小元下棋。他两个因为一步棋争起来，就没有看见老杨同志进去。老杨同志等了一会儿，还没有人跟他搭话，他就在这争吵中问道："哪一位是村长？"广聚跟小元抬头一看，见他头上箍着块白手巾，白小布衫深蓝裤，脚上穿着半旧的硬鞋至少也有二斤半重。从这服装上看，村长广聚以为他是哪村派来送信的，就懒洋洋地问道："哪村来的？"老杨同志答道："县里！"广聚仍问道："到这里干什么？"小元棋快输了，在一边催道："快走棋嘛！"老杨同志有些不耐烦，便道："你们忙得很！等一会儿闲了再说吧！"说了把背包往阶台上一丢，坐在上面休息。广聚见他的话头有点不对，也就停住了棋，凑过来搭话。老杨同志也看出他是村长，却又故意问了一句："村长哪里去了？"他红着脸答过话，老杨同志才把介绍信给他，信上写的是：

"兹有县农会杨主席，前往阎家山检查督促秋收工作，请予接洽是荷……"

广聚看过了信，把老杨同志让到公所，说了几句客气话，便要请老杨同志到自己家里吃饭。老杨同志道："还是兑些米到老百姓家里吃吧！"广聚还要讲俗套，老杨同志道："这是制度，不能随便破坏！"广聚见他土眉土眼，说话却又那么不随和，一时想不出该怎么对付，便道："好吧！你且歇歇，我给你出去看看！"说了就出了公所来找恒元。他先把介绍信给恒元看了，然后便说这人是怎样怎样一身土气，恒元道："前几天听喜富说有这么个人。这人你可小看不得！听喜富说，有些事情县长还得跟他商量着办。"广聚道："是是是！你一说我想起来了！那一次在县里开会，讨论丈地问题那一天，县干部先开了个会，仿佛有他，穿的是蓝衣服，眉眼就是那样。"恒元道："去吧！好好应酬，

不要冲撞着他！”广聚走出门来又返回去问道：“我请他到家吃饭，他不肯，他叫给他找个老百姓家去吃，怎么办？”恒元不耐烦了，发话道：“这么大一点事也问我？那有什么难办？他要那么执拗，就把他派到个最穷的家——像老槐树底老秦家，两顿糠吃过来，你怕他不再找你想办法啦？”广聚道：“老槐树底那些人跟咱们都不对，不怕他说坏话？”恒元道：“你就不看人？老秦见了生人敢放个屁？每次吃了饭你就把他招待回公所，有什么事？”

广聚碰了一顿钉子讨了这么一点主意，回去就把饭派到老秦家。这样一来，给老秦找下麻烦了！阎家山没有行过这种制度，老秦一来不懂这种管饭只是替做一做，将来还要领米，还以为跟派差款一样；二来也不知道家常饭就行，还以为衙门来的人一定得吃好的。他既是这样想，就把事情弄大了，到东家借盐，到西家借面，老两口忙了一大会儿，才算做了两三碗汤面条。

晌午，老杨同志到老秦家去吃饭，见小砂锅里是面条，大锅里的饭还没有揭开，一看就知道是把自己当客人待。老秦舀了一碗汤面条，毕恭毕敬双手捧给老杨同志道：“吃吧先生！到咱穷人家吃不上什么好的，喝口汤吧！”他越客气，老杨同志越觉着不舒服，一边接一边道：“我自己舀！唉！老人家！咱们吃一锅饭就对了，为什么还要另做饭？”老秦老婆道：“好先生！啥也没有！只是一口汤！要是前几年这饭就端不出来！这几年把地押了，啥也讲不起了！”老杨同志听她说押了地，正要问她押给谁，老秦先向老婆喝道：“你这老不死，不知道你那一张疯嘴该说什么！可憋不死你！你还记得啥？还记得啥？”老杨同志猜着老秦是怕她说得有妨碍，也就不再追问，随便劝了老秦几句。老秦见老婆不说话了，因为怕再引起话来，也就不再说了。

小福也回来了。见家里有个人，便问道：“爹！这是哪村的客？”老秦道：“县里的先生！”老杨同志道：“不要这样称呼吧！哪里是什么‘先生’？我姓杨！是农救会的！你们叫我个‘杨同志’或者‘老杨’都好！”又问小福“叫什么名字”，“多大了”。小福一一答应。老秦老婆见孩子也回来了，便揭开大锅开了饭。老秦、老秦老婆，还有个五岁的女孩，连小福，四个人都吃起饭来。老杨同志第一碗饭吃完，不等老秦看见，就走到大锅边，一边舀饭一边说：“我也吃吃这饭，这饭好吃！”老两口赶紧一齐放下碗来招待，老杨同志已把山药蛋南瓜舀到碗里。老秦客气了一会儿，也就罢了。

小顺来找小福割谷，一进门碰上老杨同志，彼此问询了一下，就向

老秦道：“老叔！人家别人的谷都打了，我爹病着，连谷也割不起来，后晌叫你小福给俺割吧？”老秦道：“吃了饭还要打谷！”小顺道：“那我也能帮忙，打下你的来，迟一点去割我的也可以！”老杨同志问道：“你们这里收秋还是各顾各？农救会也没有组织过互助小组？”小顺道：“收秋可不就是各顾各吧？老农会还管这些事啦？”老杨同志道：“那末你们这里的农会都管些什么事？”小顺道：“咱不知道。”老杨同志自语道：“模范村！这算什么模范？”五岁的小女孩，听见“模范”二字，就想起小顺教她的几句歌来，便顺口念道：

模范不模范，从西往东看；

西头吃烙饼，东头喝稀饭。

小孩子虽然是顺口念着玩，老杨同志却听着很有意思，就逗她道：“念得好呀！再念一遍看！”老秦又怕闯祸，瞪了小女孩一眼。老杨同志没有看见老秦的眼色，仍问小女孩道：“谁教给你的？”小女孩指着小顺道：“他！”老秦觉着这一下不只惹了祸，又连累了邻居。他以为自古“官官相卫”，老杨同志要是回到村公所一说，马上就不得了。他气极了，劈头打了小女孩一掌骂道：“可哑不了你！”小顺赶紧一把拉开道：“你这老叔！小孩们念个那，有什么危险？我编的，我还不怕，就把你怕成那样？那是真的吧是假的？人家吃烙饼有过你的份？你喝的不是稀饭？”老秦就有这样一种习惯，只要年轻人说他几句，他就不说话了。

吃过了饭，老秦跟小福去场里打谷子。老杨同志本来预备吃过饭去找村农会主任，可是听小顺一说，已知道工作不实在，因此又想先在群众里调查一下，便向老秦道：“我给你帮忙去。”老秦虽说“不敢不敢”，老杨同志却扛起木锨扫帚跟他们往场里去。

场子就在窑顶上，是好几家公用的。各家的谷子都不多，这天一场共摊了四家的谷子，中间用谷草隔开了界。

老杨同志到场子里什么都通，拿起什么家什来都会用，特别是好扬家，不只给老秦扬，也给那几家扬了一会儿，大家都说“真是一张好木锨”[1]。一场谷打罢了，打谷的人都坐在老槐树底休息、喝水、吃干粮，蹲成一圈围着老杨同志问长问短，只有老秦仍是毕恭毕敬站着，不敢随便说话。小顺道：“杨同志！你真是个好把式！家里一定种地很多吧？”老杨同志道：“地不多，可是做得不少！整整给人家住过十年长

工！”老秦一听老杨同志是个住长工出身，马上就看不起他了，一屁股坐在墙根下道：“小福！不去场里担糠还等什么？”小福正想听老杨同志谈些新鲜事，不想半路走开，便推托道：“不给人家小顺哥割谷？”老秦道：“担糠回来误得了？小孩子听起闲话来就不想动了！”小福无法，只好去担糠。他才从家里挑起篓来往场里走，老秦也不顾别人谈话，又喊道：“细细扫起来！不要只扫个场心！”他这样子，大家都觉着他不顺眼，小保便向他发话道：“你这老汉真讨厌！人家说个话你偏要乱吵！想听就悄悄听，不想听你不能回去歇歇？”老秦受了年轻人的气自然没有话说，起来回去了。小顺向老杨同志道：“这老汉真讨厌！吃亏、怕事、受了一辈子穷，可瞧不起穷人。你一说你住过长工，他马上就变了个样子。”老杨同志笑了笑道：“是的！我也看出来了。”

广聚依着恒元的吩咐，一吃过饭就来招呼老杨同志，可是哪里也找不着，虽然有人说在场子里，远远看了一下，又不见一个闲人（他想不到县农会主席还能做起活来）；从东头找到西头，西头又找回东头来，才算找到。他一走过来，大家什么都不说了。他向老杨同志道：“杨同志！咱们回村公所去吧！”老杨同志道：“好，你且回去，我还要跟他们谈谈。”广聚道：“跟他们这些人能谈个什么？咱们还是回公所去歇歇吧！”老杨同志见他瞧不起大家，又想碰他几句，便半软半硬地发话道：“跟他们谈话就是我的工作，你要有什么话等我闲了再谈吧！”广聚见他的话头又不对了，也不敢强叫，可是又想听听他们谈什么，因此也不愿走开，就站在圈外。大家见他不走，谁也不开口，好像庙里十八罗汉像，一个个都成了哑子。老杨同志见他不走开大家不敢说话，已猜着大家是被他压迫怕了，想赶他走开，便向他道：“你还等谁？”他咻咻唧唧道：“不等谁了！”说着就溜走了。老杨同志等他走了十几步远，故意向大家道：“没有见过这种村长！农救会的人到村里，不跟农民谈话，难道跟你村长去谈？”大家亲眼看见自己惹不起的厉害人受了碰，觉着老杨同志真是自己人。

天气不早了，小顺喊叫小福去割谷，老杨同志见小顺说话很痛快，想多跟他打听一些村里的事，便向他道：“多借个镰，我也给你割去！”小明、小保也想多跟老杨同志谈谈，齐声道：“我也去！”小顺本来只问了个小福，连自己一共两个人，这会儿却成了五个。这五个人说说话话，一同往地里去了。

[1]就是说他用木锨用得好。

八　“老”“小”字辈准备翻身

五个人到了地，一边割谷一边谈话。小顺果然说话痛快，什么也不忌讳。老杨同志提到晌午听的那四句歌，很夸奖小顺编得好。小保道：“他还是徒弟，他师父比他编得更好。”老杨同志笑道：“这还是有师父的？”向小顺道：“把你师父编出来的给咱念几段听一听吧？”小顺道：“可以！你要想听这，管保听到天黑也听不完！”说着便念起来。他每念一段，先把事实讲清楚了然后才念，这样便把村里近几年来的事情翻出来许多。老杨同志越听越觉着有意思，比自己一件一件打听出来的事情又重要又细致，因此想亲自访问他这师父一次，就问小顺道：“这歌编得果然好！我想见见这个人，吃了晚饭你能领上我去他家里闲坐一会儿吗？”小顺道：“可惜他不在村里了，叫人家广聚把他撵跑了！”接着就把丈地时候的故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一直说到小元被送县受训，有才逃到柿子洼。老杨同志问道：“柿子洼离这里有多么远？”小顺往西南山洼里一指道：“那不是？不远！五里地！”老杨同志道：“我看这三亩谷也割不到黑！你们着个人去把他请回来，咱们晚上跟他谈谈！”小明道：“只要敢回来，叫一声他就回来了！我去！”老杨同志道：“叫他放心回来！我保他无事！”小顺道：“小明叔腿不快！小福你去吧！”小福很高兴地说了个“可以”，扔下镰就跑了。小福去后老杨同志仍然跟大家接着谈话，把近几年来村里的变化差不多都谈完了。最后老杨同志问道：“这些事情，章工作员怎么不知道？”小保道：“章工作员倒是个好人，可惜没经过事，一来就叫人家团弄住了。”他们直谈到天快黑，谷也割完了，小福把有才也叫来了，大家仍然相跟着回去吃饭。

小顺家晚饭是谷子面干粮豆面条汤，给他割谷的都在他家吃。小顺硬要请老杨同志也在他家吃，老杨同志见他是一番实意，也就不再谦让，跟大家一齐吃起来。小顺又给有才端了碗汤拿了两个干粮，有才是自己人，当然也不客气。老秦听说老杨同志敢跟村长说硬话，自然又恭敬起来，把晌午剩下的汤面条热了一热，双手捧了一碗送给老杨同志。

晚饭吃过了，老杨同志向有才道：“你住在哪个窑里？今天晚上咱们大家都到你那里谈一会儿吧！”有才就坐在自己的门口，顺手指

道：“这就是我的窑！”老杨同志抬头一看，见上面还贴着封条，不由他不发怒。他跳起来一把把封条撕破了道：“他妈的！真敢欺负穷人！”又向有才道：“开开锁进去吧！”有才道：“这锁也是村公所的！”老杨同志道：“你去叫村公所人来给你开！就说我把你叫来谈话啦！”有才去了。

有才找着了广聚，说道：“县农会杨同志找我回来谈话，叫你去开门啦！”广聚看这事情越来越硬，弄得自己越得不着主意，有心去找恒元，又怕因为这点小事受恒元的碰。他想了一想，觉着农救会人还是叫农救会干部去应酬，主意一定，就向有才道：“你等等，我去取钥匙去！”他回家取上钥匙，又去把得贵叫来，暗暗嘱咐了一番话，然后把钥匙给了得贵，便向有才道：“叫他给你开去吧！”有才就同得贵一同回到老槐树底。

得贵跟着恒元吃了多年残剩茶饭，半通不通的浮言客套倒也学得了几句。他一见老杨同志，就满面赔笑道：“这位就是县农会主席吗，慢待慢待！我叫张得贵，就是这村的农会主席。晌午我就听说你老人家来了，去公所拜望了好几次也没有遇面……”说着又是开门又是点灯，客气话说得既叫别人插不上嘴，小殷勤也做得叫别人帮不上手。老杨同志在地里已经听小顺念过有才给他编的歌，知道他的为人，也就不多接他的话。等他忙乱过后，大家坐定，老杨同志慢慢问他道：“这村共有多少会员？”他含糊答道：“唉！我这记性很坏，记不得了，有册子，回头查查看！”老杨同志道：“共分几小组？”他道：“这，这，这，我也记不、不清了。”老杨同志放大嗓子道：“连几个小组也记不清？有几个执行委员？”他更莫名其妙，赶紧推托道：“我，我是个老粗人，什么也不懂，请你老人家多多包涵！”老杨同志道：“你不懂只说你不懂，什么粗人不粗人？农救会根本没有收过一个细人入会！连组织也不懂，不只不能当主席，也没有资格当会员，今天把你这主席资格会员资格一同取消了吧！以后农救会的事不与你相干！”他一听要取消他的资格，就转了个弯道：“我本来办不了。辞了几次也辞不退，村里只要有点事，想不管也不行！……”老杨同志道：“你跟谁辞过？”他道：“村公所！”老杨同志道：“当日是谁教你当的？”他道：“自然也是村公所！”老杨同志说：“不怨你不懂，原来你就不是由农救会来的！去吧！这一回不用辞就退了！”他还要啰嗦，老杨同志挥着手道：“去吧去吧！我还有别的事啦！”这才算把他赶出去。

这天因为有才回来了，邻居们都去问候，因此人来得特别多，来了又碰上老杨同志取消得贵，大家也就站住看起来了。老杨同志把得贵赶

走之后，顺便向大家道：“组织农救会是叫受压迫农民反对压迫自己的人。日本鬼子压迫我们，我们就反对日本鬼子；土豪恶霸压迫我们，我们就反对土豪恶霸。张得贵能领导你们反对鬼子吗？能领导着你们反对土豪恶霸吗？他能当个什么主席？……”老杨同志借着评论得贵，顺路给大家讲了讲“农救会是干什么的”，大家听得很起劲。不过忙时候总是忙时候，大家听了一小会儿，大部分就都回去睡了，窑里只剩下小明、小保、小顺、有才四个人（小福没有来，因为后晌没有担完糠，吃过晚饭又去担去了）。老杨同志道：“请你们把恒元那一伙人做的无理无法的坏事拣大的细细说几件，我把他记下来。”说着取出钢笔和笔记簿子来道：“说吧！就先从喜富撤差说起！”小明道：“我先说吧，说漏了大家补！”接着便说起来。他才说到喜富赔偿大家损失的事，小顺忽听窗外好像有人，便喊道：“谁？”喊了一声，果然有个人咚咚咚跑了。大家停住了话，小保、小顺出来到门外一看，远远来了一个人，走近了才认得是小福。小顺道：“是你？你不进来怎么跑了？”小福道：“哪里是我跑？是老得贵！我担完了糠一出门就见他跑过去了！”小保道：“老家伙，又去报告去了！”小顺道：“要防备这老家伙坏事！你们回去谈吧，我去站个岗！”小顺说罢往窑顶上的土堆上去了，大家仍旧接着谈。老杨同志把材料记了一大堆，便向大家道：“我看这些材料中，押地、不实行减租、喜富不赔款、村政权不民主，这四件事最大，因为在这四件事上吃亏的是大多数。咱们要斗争他们，就要叫恒元退出押地，退出多收的租米，叫喜富照县里判决的数目赔款，彻底改选了村政干部。其余各人吃亏的事，只要各个人提出，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只要这样一来他们就倒台了，受压迫的老百姓就抬起头来了。”

小明道：“能弄成那样，那可真是又一番世界，可惜没有阎家——如今就想不出这么个可出头的人来。有几个能写能算、见过世面、干得了说话的，又差不多跟人家近，跟咱远。”老杨同志道：“现在的事情，要靠大家，不能只靠一两个人——这也跟打仗一样，要凭有队伍，不能只凭指挥的人。指挥的人自然也很要紧，可是要从队伍里提拔出来的才能靠得住。你不要说没有人，我看这老槐树底的能人也不少，只要大家抬举，到个大场面上，也能说他几句！”小保道：“这道理是对的，只是说到真事上我就懵懂了。就像咱们要斗争恒元，可该怎样下手？咱又不是村里的什么干部，怎样去集合人？怎样跟人家去说？人家要说理咱怎么办？人家要翻了脸咱怎么办？……”老杨同志道：“你想得很是路，咱们现在预备就是要预备这些。咱们这些人数目虽然不少，可是散着不能办事，还得组织一下。在人家进步的地方，早就有组织起来的工农妇青各救会，你们这里因为一切大权都在恶霸手里，什么组织也没有。依我

说，咱们明天先把农救会组织起来，就用农救会出面跟他们说理。咱们只要按法令跟他说，他们使的黑钱、押地、多收了人家的租子，就都得退出来。他要无理浑赖，现在的政府可不像从前的衙门，不论他是多么厉害的人，犯了法都敢治他的罪！”小保道：“这农救会该怎么组织？”老杨同志就把《会员手册》取出来，给大家把会员的权利、义务、入会资格、组织章程等大概讲了一些，然后向大家道：“我看现在很好组织，只要说组织起来能打倒恒元那一派，再不受他们的压迫，管保愿意参加的人不少！”小保道：“那么明天你就叫村公所召开个大会，你把这道理先给大家宣传宣传，就叫大家报名参加，咱们就快快组织起来干！”老杨同志道：“那办法使不得！”小保道：“从前章工作员就是那么做的，不过后来没有等大家报名，不知道怎样老得贵就成了主席了！”老杨同志道：“所以我说那办法使不得。那办法还不只是没有人报名：一来在那种大会上讲话，只能笼统讲，不能讲得很透彻；二来既然叫大家来报名，像与恒元有关系那些人想报上名给恒元打听消息，可该收呀不收？我说不用那样做：你们有两个人会编歌，就把‘入了农救会能怎样怎样’编成个歌传出去，凡是真正受压迫的人听了，一定有许多人愿意入会，然后咱们出去几个人跟他们每个人背地谈谈，愿意入会的就介绍他入会。这样组织起来的会，一来没有恒元那一派的人，二来入会以后都知道会是做什么的。”大家齐声道：“这样好，这样好！”小保道：“那么就请有才老叔今天黑夜把歌编成，编成了只要念给小顺，不到明天晌午就能传遍。”老杨同志道：“这样倒很快，不过还得找几个人去跟愿意入会的人谈话，然后介绍他们入会。”小福道：“小明叔交人很宽，只要出去一转还不是一大群？”老杨同志道：“我说老槐树底有能人你们看有没有？”正说着，小顺跑进来道：“站了一会儿岗又调查出事情来了！广聚、小元、马凤鸣、启昌，都往恒元家里去了，人家恐怕也有什么布置。我到他门口看看，门关了，什么也听不见！”老杨同志道：“听不见由他去吧！咱们谈咱们的。你们这几个人算是由我介绍先入了会，明天你们就可以介绍别人。天气不早了，咱们散了吧！”说了就散了。

九　斗争大胜利

自从老杨同志这天后晌碰了广聚一顿，晚上又把有才叫回，又取消张得贵的农会主席，就有许多人十分得意，暗暗道："试试！假大头也有不厉害的时候？"第二天早上，这些人都想看看老杨同志是怎么一个人，因此吃早饭时候，端着碗来老槐树底的特别多。有才应许下的新歌，夜里编成，一早起来就念给小顺了，小顺就把这歌传给大家。歌是这样念：

入了农救会，力量大几倍，

谁敢压迫咱，大家齐反对。

清算老恒元，从头算到尾；

黑钱要他赔，押地要他退；

减租要认真，一颗不许昧。

干部不是人，都叫他退位；

再不吃他亏，再不受他累。

办成这些事，痛快几百倍，

想要早成功，大家快入会！

提起反对老恒元，阎家山没有几个不赞成的，再说到能叫他赔黑款，退押地……大家的劲儿自然更大了，虽然也有许多怕得罪不起人家不敢出头的，可是仇恨太深，愿意干的究竟是多数。还有人说："只要能打倒他，我情愿再贴上几亩地！"他们听了这入会歌，马上就有二三十个入会的，小保就给他们写上了名。山窝铺的佃户们，无事不到村里来。老杨同志道："谁可以去组织他们？"有才道："这我可以去！我常

在他们山上放牛，跟他们最熟。”打发有才上了山，小明就到村里去活动，不到晌午就介绍了五十五个会员。小明向老杨同志道：“依我看来，凡是敢说敢干的，差不多都收进来了；还有些胆子小的，虽然也跟咱是一气，可是自己又不想出头，暂且还不愿参加。”老杨同志道：“不少，不少！这么大个小村子，马上说话马上能组织起五十多个人来，在我做过工作的村子里，这还算第一次遇到。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一般人对他们仇恨太深，斗起来一定容易胜利！事情既然这么顺当，咱们晚上就可以开个成立大会，选举出干部，分开小组，明天就能干事。这村里这么多的问题，区上还不知道，我可以连夜回区上一次，请他们明天来参加群众大会。”正说着，有才回来了，有几家佃户也跟着来了。佃户们见了老杨同志，先问：“要是生起气来，人家要夺地该怎么办？”老杨同志就把法令上的永佃权给他们讲了一遍，叫他们放心。小明道：“山上人也来了，我看就可以趁着晌午开个会。”老杨同志道：“这样更好！晌午开了会，赶天黑我还能回到区上。”小明道：“这会儿咱们到什么地方开？”老杨同志道：“介绍会员不叫他们知道，是怕那些坏家伙混进来；开成立大会可不跟他们偷偷摸摸，到大庙里成立去！”吃过了午饭，庙里的大会开了，选举的结果，小保、小明、小顺当了委员。三个人一分工，小保担任主席，小明担任组织，小顺担任宣传。选举完了，又分了小组，阎家山的农救会就算正式成立。

老杨同志向新干部们道：“今天晚上，可以通知各小组，大家搜集老恒元的恶霸材料。”小顺道：“我看连广聚、马凤鸣、张启昌、陈小元的材料都可以搜集。”老杨同志道：“这不大妥当；马凤鸣、张启昌不是真心顾老恒元的人，照你们昨天谈的，这两个人有时候也反对恒元。咱们找个跟他说得来的人去给他说明利害关系，至少斗起恒元来他两人能不说话。小元他原来是你们招呼起来的人，只要恒元一倒，还有法子叫他变过来。把这些人暂且除过，只把劲儿用在恒元跟广聚身上，成功要容易得多。”老杨同志把这道理说完，然后叫他们多布置几个能说会道的人，预备在第二天的大会上提意见。

安顿停当，老杨同志便回到区公所去。他到区上把在阎家山发现的问题大致一谈，区救联会、武委会主任、区长，大家都莫名其妙，章工作员三番五次说不是事实。最后还是区长说：“咱们不敢主观主义，不要以为咱们没有发现问题就算没有问题。依我说，咱们明天都可以去参加这个会去，要真有那么大问题，就是在事实上整了我们一次风。”

老恒元也生了些鬼办法：除了用家长资格拉了几户姓阎的，又打发

得贵向农救会的个别会员们说：“你不要跟着他们胡闹！他们这些工作人员，三天调了五天换了，老村长是永远不离阎家山的，等他们走了你还出得了老村长的手心吗？”果然有几个人听了这话，去找小明要退出农救会，小明急了，跟小保小顺们商议。小顺道：“他会说咱也会说，咱们再请有才老叔编上个歌，多多写几张把村里贴满，吓他一吓！”有才编了个短歌，连编带写，小保也会写，小顺、小福管贴，不大一会就把事情办了，连老恒元门上也贴了几张。第二天早上，满街都有人在墙上念歌：

工作员，换不换，

农救会，永不散，

只要你恒元不说理，

几时也要跟你干！

这样才算把得贵的谣言压住。

吃过早饭，老杨同志跟区长、救联主席、武委会主任、章工作员一同来了，一来就先到老槐树底蹓了一趟，这一着是老恒元、广聚们没有料到的，因此马上慌了手脚。

群众大会开了，恒元的违法事实，大家一天也没有提完。起先提意见的还只是农救会人，后来不是农救会人也提起意见了。恒元最没法巧辩的是押地跟不实行减租，其余捆人、打人、罚钱、吃烙饼……他虽然想尽法子巧辩，只是证据太多，一条也辩不脱。

第二天仍然继续开会，直到晌午才算开完。斗争的结果，老恒元把八十四亩押地全部退回原主，退出多收了的租，退出有证据的黑钱。因为私自减了喜富的赔款，刘广聚由区公所撤职送县查办。喜富的赔款仍然如数赔出。在斗争的时候，自然不能十分痛快，像退押契，改租约……也费了很大周折，不过这种斗争，人们差不多都见过，不必细叙。

吃过午饭，又选村长。这次的村长选住了小保，因此农救会又补选了委员。因为斗争胜利，要求加入农救会的人更多起来，经过了审查，又扩充了四十一个新会员。其余村政委员，除了马凤鸣跟张启昌不动

外，老恒元父子也被大家罢免了另行选过。

选举完了，天也黑了，区干部连老杨同志都住在村公所。因为村里这么大问题章工作员一点也不知道，还常说老恒元是开明士绅，大家就批评了他一次。老杨同志指出他不会接近群众，一来了就跟恒元们打热闹，群众有了问题自然不敢说。其余的同志，也有说是“思想意识”问题或“思想方法”问题的，叫章同志作一番比较长期的反省。

批评结束了，大家又说起闲话，老杨同志顺便把李有才这个人介绍了一下，大家觉着这人很有趣，都说明天早上去访一下。

十　“板人”作总结

老杨同志跟区干部们因为晚上多谈了一会儿话，第二天醒得迟了一点。他们一醒来，听着村里地里到处喊叫，起先还以为出了什么事，仔细一听，才知道是唱不是喊。老杨同志是本地人，一听就懂，便向大家道：“你们听老百姓今天这股高兴劲儿！‘干梆戏’[1]唱得多么喧！”

正说着，小顺唱着进公所来。他跳跳跶跶向老杨同志跟区干部们道：“都起来了？昨天累了吧？”看神气十分得意。老杨同志问道：“这场斗争老百姓觉着怎样？”小顺道：“你就没有听见‘干梆戏’？真是天大的高兴，比过大年高兴得多啦！地也回来了，钱也回来了，吃人虫也再不敢吃人了，什么事有这事大？”老杨同志道：“李有才还在家吧？”小顺道：“在！他这几天才回来没有什么事，叫他吧？”老杨同志道：“不用！我们一早起好到外边蹓一下，顺路就蹓到他家了！”小顺道：“那也好！走吧！”小顺领着路，大家就往老槐树底来。

才下了坡，忽然听得有人吵架。区长问道：“这是谁吵架？”小顺道：“老陈骂小元啦！该骂！”区干部们问起底细，小顺道：“他本来是老槐树底人，自己认不得自己，当了个武委会主任，就跟人家老恒元打成一伙，在庙里不下来。这两天斗争起老恒元来了，他没处去，仍然回到老槐树底。老陈是他的叔父，看不上他那样子，就骂起他来。”区干部们听老杨同志说过这事，所以区武委会主任才也来了。区武委会主任道：“趁斗倒了恒元，批评他一下也是个机会。”大家本是出来闲找有才的，遇上了比较正经的事自然先办正经事，因此就先往小元家。老陈正骂得起劲，见他们来了，就停住了骂，把他们招呼进去。武委会主任也不说闲话，直截了当批评起小元来，大家也接着提出些意见，最后的结论分三条：第一是穿衣吃饭跟人家恒元们学样，人家就用这些小利来拉拢自己，自己上了当还不知道；第二是不生产、不劳动，把劳动当成丢人事，忘了自己的本分；第三是借着一点小势力就来压迫旧日的患难朋友。区武委会主任最后等小元承认了这些错误，就向他道：“限你一个月把这些毛病完全改过，叫全村干部监视着你。一个月以后倘若还改不完，那就没有什么客气的了！”老陈听完了他们的话，把膝盖一拍

道：“好老同志们！真说得对！把我要说他的话全说完了！”又回头向小元道：“你也听清楚了，也都承认过了！看你做的那些事以后还能见人不能？”老杨同志道：“这老人家也不要那样生气！一个人做了错，只要能真正改过，以后仍然是好人，我们仍然以好同志看他！从前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尽责备他也无益，我看以后不如好好帮助他改过，你常跟他在一处，他的行动你都可以知道，要是见他犯了旧错，常常提醒他一下，也就是帮助了他了……”

谈了一会儿，已是吃早饭时候，老杨同志跟区干部们就从小元家里走出。他们路过老秦门口，冷不防见老秦出来拦住他们，跪在地下咕咚咕咚磕了几个头道：“你们老先生们真是救命恩人呀！要不是你们诸位，我的地就算白白押死了……”老杨同志把他拉起来道：“你这老人家真是认不得事！斗争老恒元是农救会发动的，说理时候是全村人跟他说的，我们不过是几个调解人。你的真恩人是农救会，是全村民众，哪里是我们？依我说你也不用找人谢恩，只要以后遇着大家的事靠前一点，大家是你的恩人，你也是大家的恩人……”老秦还要让他们到家里吃饭，他们推推让让走开了。

李有才见小顺说老杨同志跟区干部们找他，所以一吃了饭，取起他的旱烟袋就往村公所来。从他走路的脚步上，可以看出比哪一天也有劲。他一进庙门，见区村干部跟老杨同志都在，便道：“找我吗？我来了！”小保道：“这老叔今天也这么高兴？”有才道：“十五年不见的老朋友，今天回来了，怎能不高兴？”小明想了一想问道：“你说的是个谁？我怎么想不起来？”有才道：“一说你就想起来了！我那三亩地不是押了十五年了吗？”他一说大家都想起来了，不由得大笑了一阵。

老杨同志向有才道：“最好你也在村里担任点工作干，你很有才干，也很热心！”小明道：“当个民众夜校教员还不是呱呱叫？”大家拍手道：“对！对！最合适！”

老杨同志向有才道：“大家想请你把这次斗争编个纪念歌好不好？”有才道：“可以！”他想了一会儿，向大家道：“成了成了！”接着念道：阎家山，翻天地，

群众会，大胜利。

老恒元，泄了气，

退租退款又退地。

刘广聚，大舞弊，

犯了罪，没人替。

全村人，很得意，

再也不受冤枉气，

从村里，到野地，

到处唱起“干梆戏”。

大家听他念了，都说不错，老杨同志道：“这就算这场事情的一个总结吧！”

谈了一小会儿，区干部回区上去了，老杨同志还暂留在这一带突击秋收工作，同时在工作中健全各救会组织。

1943年10月写于太行

[1]这地方把不打乐器的清唱叫“干梆戏”。